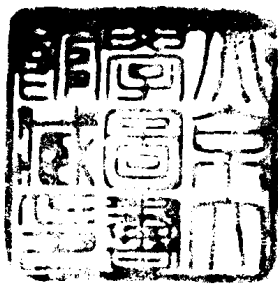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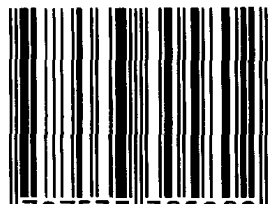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01/1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2.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四三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卷首一卷或問六卷

〔清〕邵坦撰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刻本

..... 一

讀左補義五十卷首二卷(一)

〔清〕姜炳璋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 二六三

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卷

首一卷或問六卷

〔清〕郜坦撰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集古

傳註二十六卷或問六卷》提

要

克寬先生存秋集古傳註序

孔子作春秋上於天道下質人情考之古今參之今據事
直書而撥亂反正之思隱然寓焉意之長後世因其文
約詞微體例指歸彼此前後不同於是乎爲之傳註左
氏公穀而外講是經者不下數百家求其上援淵源深
明體要與當年之大書特書撥亂反正之微旨一一有
當者蓋寥寥焉然或各有所見互有所長畧其短而取
其長自足以羽翼微言闡明聖教此克寬先生存秋集
古傳註之所爲作也先生姓郜氏坦名安徽泗州五河
縣人歲貢生家貧嗜古學研心經諸錢與外間斷絕見
問生平撰述於詩序傳論皆有發明而於二百四十餘
年之大義尤能洞悉其微而皆有以窺其大畧教十百

春秋集古傳註卷首

一

家之傳例不惟考訂其說而皆有以辨其是非是者從
之非者駁之意雖是而未暢論有偏而可疑者則姑從
其說而以己意參正之又以或問申明之善乎先生之
言曰其仍還其爲孔氏之春秋而已乾隆間

聖朝徵幸江南先生屢欲獻其書而無由一時名公鉅卿典學
至潤者耳先生名爭快觀其書欲爲之表章而不果聞
先生易賁之時顧其子若孫曰我一生精力全在集古
傳註一編顧無安棄遺失倘後之人稍有力能綴刻之
以行於學宮使聖人之遺經不爲浮言所蔽而後儒知
所適從庶不負余平生之願力云云今年三月其曾孫
荻洲東部雲鶴揀發南河學習特出是編求校正並求
爲之序以付梓人余因得縱觀其全編細尋其義類反

覆詳求諸款先生之深於春秋也於古法中具特見於
眾論內有定評綜聖經之前後意義會通貫串博考而
更前是不惟聖人之道昭然如日月之經天並後儒之
傳注是若著執細執隱皆得以判然著明而不夾其衡
先生之苦心孤詣易容沒哉余故亟取焉而爲之序
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仲夏之月壽陽祁寯藻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二

春秋集古傳註序

克寬部先生著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或問六卷乾
隆間兩江總督上其書於
朝經當時備臣校勘載入

四庫全書經部第三十一春秋類一百第八卷先生安徽五河
縣人卷中題作淮安人或係進書時傳寫之誤按先生
作書二十年始成壽陽祁相國序云乾隆間

翠華南幸先生屢欲獻其書而無由一時名公鉅卿典學至泗
者月先生名爭快觀其書欲爲之表章而不果則先生
在日其書固未顯也先生歿後百餘年其曾孫荻洲庚
部出家藏原稿謀付剞劂而問序於余竊維說經之有
門戶自春秋三傳始左邱明身爲國史間見最真公羊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三

穀梁同受經于子夏所說已不能無異後之傳是經者
或顛守一師之訓更非疊勝黨同伐異攻訐愈多經義
愈晦譬之醫之治病始也以藥救病逮誤一藥則又以
藥救藥輾轉訛謬洵所謂源遠末益分者與先生是編
事蹟據左氏其所集傳註則兼採漢唐以來諸家之說
融會貫通而又間出新意發前人所未發如春秋首隱
公之義諸儒皆謂傷世無道先生則謂隱公于次當立
而攝讓出於私意也隱二年夫人子氏薨三傳互異先
生証以全經而定其爲隱母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
邢諸儒皆謂傳寫之誤先生則獨考全經書名之義而
知滅邢者既滅其國又殺其君也惟改君氏爲尹氏孔
子越境乃免之言及滅楚邱一條傳註與或問兩岐伏

讀

四庫全書提要特舉此二條駁正則全書之善惡可知矣先生
世居五河南鄉讀書不仕以明經終所著尚有毛詩書
音集古序說今佚族洲名其說讀書成進士由部曹改
官外仕益能世其家學者讀是編喜先生之羽翼微
言嘉惠來學而又幸族洲之能守先澤也是爲序同治
二年歲次癸亥孟秋之月盱眙後學吳棠撰於清江營
次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四

春秋者誅亂賊之書也。亂賊之誅誅奸諛於既死以正君臣之
大義使大逆不道之臣子寤幸免當時之禍其不能其後世之
惡名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自左氏有春秋君無道之說當
時六卿分晉三家僭魯造爲曲論而左氏述之已失聖人之旨
唐劉知幾史通云賢君見趙而賊臣是黨求諸例理有獨違
元趙汭亦云君親不肖臣不可以不臣君父天也魯子枝得
失之地乎其義正矣嗣是說春秋者一壞于杜預再壞于胡安
國當世盛行而經旨日晦鄭君射王中肩而杜以爲邪志在仿
免王時之非以孔父仇牧之忠而杜皆深文周內理其義詳胡
傳史漢帝之死而斥李札之名賢河陽之狩而以爲全其忠是
虞之卒而以爲略其祇禍禍杜既習見典午之篡就胡又窮舉
奸相之誅抑二君心術若此宜其解經之頗也泗州邵克寬先
生著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或問六卷其會孫族洲太守以
家藏舊稿見示余受而讀之吾萃先儒之說斷以己意而於杜
胡二家從其善者不爲曲徇可謂擇精諦詳矣先生深斥感麟
而作以文成致麟之說爲情滯附會善夫家則堂之詳說曰春
秋以亂賊而王法之書也始于魯大亂君之仇以三世終于齊
大亂君之仇亦三世陳桓公執孔子時不行春秋所以作亦
春秋所以止此說深得聖經之旨何取于感麟之附會哉閱畢
即歸其稿附讀圖言以貢太守并以告後之善讀春秋者
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山陽丁晏書後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五

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聖人既沒諸弟子迺以所聞轉相授受不能無同異至漢惟公羊家最盛傳於學者皆左傳後進其進君子之六有失之謬者雖皆問學者多治左氏范甯注穀梁時有反唇而三傳浸微漢晉兩專門之學更廢自是以後著書者雖多而實則人自為例而實則一足難矣橫渠張氏謂非理明義精始末可學朱子亦言春秋義例時亦窺見其一二而終不能自信於心然則春秋一經其終不可通乎蓋哉子孟子之論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明乎春秋之作所以維王迹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明乎王政不及於諸侯不得已而與列國亦所以尊周也曰其文則史明春秋為魯史而夫子本先王之義修明之知乎此則知以夏時冠周月之非而黜周王魯之說其獲罪於聖人久矣董子曰春秋其幽而明無傳而著又曰春秋無達例此謂學者宜原其始終實事求是不可徒徇傳說以自縛而非謂傳之可廢也得此意以治經而諸家之離合庶幾可見矣五河郝明經克寬氏今茲洲觀察之嘗謂也食貨遺學二十年成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於古人之說無所偏主合於義則取之有不能盡者參以己意無可取者直以義止之又恐讀者不明其取舍之故別為或問八卷發揮其蘊奧並附問大吏經進著目於

四庫全書提要迄今百餘年學者慨慕而不得見觀察將授之制則以示後世屬序其概時而愛而讀之其持議平無深文苛察之弊其比類切無牽涉疏渺之謬理當其可而不苟異同辭達而止而不煩馳騁以此由孟氏董氏所論而上窺筆削之旨其不榮於眾說而有所折衷學春秋者之最也觀察續承家學

而公之扶休亦無忝祖德者哉時而老而荒經無以引中鄉先生著書之意而以附名簡凡為已幸也概其編注之私知此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孟夏之月全椒後學薛時雨

春秋序

子曰義以事文教有宗聖相承源流不息心法治法無味有也然三帝三王躬聖德而得時位故舉而措之無難獨孔子生於衰周天既未欲平治天下而其學實能法天地綜帝王集聖聖之大成謂升天之為生不可聖人上承天心知世運不能自治而無亂而後亂之世不可無治法以維持於其間治法之所出必本於帝王以來相傳之心法道既在已可無以垂法於萬世乎於是因魯史而筆削之其書益成於晚年故七十子之徒無言及之者獨孟子以爲孔子作春秋是太章之功在孟子矣其論治統則謂春秋天子之事引却我罪我之言以爲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治法之所繫莫如春秋其論道統則謂詩已然後春秋作引其義則某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七

竊取之所以爲不同於晉之乘楚之檮杌是心法之所寄莫如春秋山是觀之孟子固深知春秋而其所以爲說者皆必衷以孔子之言然則孟子以前百餘年孔子自說春秋之辭固猶在人口耳間也惜齊魯之儒不能心知其意以傳其是者如孟子曰自是以來幾二千年儒者之稱述難以編舉獨趙子所傳中庸爲得其要領茲於此兩言有悟潛玩既久則知聖人從心不踰之妙隨筆所至義理環生賢者皆當俯而就不肖者皆可仰而企竟命辭以允執萬象見而知之湯文間而知之皆是物也使堯舜生當定哀之時吾知其舍是無以爲教矣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在茲而不能播諸天下後世將蘊諸聖人一心而已乎吾知聖人有所不忍也其作春秋以垂文教是其所以師表萬世者

也論語以言見猶待於門人之記春秋因行事以見聖人之用固其所乎可以爲一生之業莫大於此也倘因其義之難通而視爲孤經聖道隱矣故不自量集爲傳註復爲之約其源流序其作經之意云
乾隆乙丑三月戊寅邵鼎序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八

春秋集古傳註序

春秋孔氏之書也經文既簡而意該非傳註無以明之乃
隋王通云自三傳作而春秋之義散論者謂其言之或過而
不察其見之為曲也傳者傳其事也使第傳其事又何必致
疑哉而三傳幸多論之之語其人之是而既不足以及聖人
之堂與則其發為論說固皆憑臆而造率經文以從己成一
家之言若是而稱曰某人傳註春秋即為某氏之春秋而非
孔氏之春秋矣矣不可耶然則說春秋者宜何如曰據傳之
事以推明經文所出之意不泥於聖人探事之模範取義既
合乎中正推之而可行行之而皆準世變雖百千其態而載
成不惑於毫髮之差如是則古今一揆之旨如日月之經天
江河之行地人人皆可得而見見之皆可得而學而後聖人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九

筆削之深心不蔽於護殘守闕之口指雖多而不離其本語
雖詳而不碍其通常持此以衡古先大儒之說得者固多而
失者亦不少也白漢以來習杜預一集其成而其注遂多確
不可易者矣歷隋唐宋諸儒輩出明道先生以爲開元秘書
言春秋者七百餘家今大全所載增以元明而祇存百餘家
此百餘家又有其有異者偶一言之中者有屢言之而偶
中者有屢言之而多中者亦有中者其屢言之而多中如晉
杜預唐孔穎達張助趙匡陸淳宋孫復劉敞孫覺程頤許翰
胡安國高閌陳傅良張洽趙鼎鵬飛家鉉翁元吳澄此十七家
集中多擇用之此外言有中者亦不敵遺至於經文有本不
可以遷就其說者而諸家互有偏執竟使聖意終晦則不憚
參互考訂勞情竭神以求其義之安集中如此則大疑者三

百餘條其他傳載顯然而未經融會其說者亦必撮傳意而
說之如此者亦三百餘條實昭而後古註漸少大抵人之精
力有限故如此自今亦必如前逐條發明又取會盟侵伐等
例先備所已言者與所未言者其幅十五篇并於古首以爲
提要更選其爲孔氏之春秋而已夫春秋所載上自天文下
至山川草木中括朝廷典禮以及立心制行經緯萬端無所
不統既有作於前豈可不彰彰於後將謂春秋祇利於二百
四十二年而不利於千世萬世之後乎不學春秋則不見聖
人之全身而所謂解聖者猶未至也聖人惡鄉愿其作春
秋明是非定猶象後世未全明乎春秋恐賢豪間者猶或流
於鄉愿也未有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是商鞅之法者

春秋集古傳註卷序

十

送爲廷臣所尙不猶是鄉愿之氣象乎學者欲一言一行不
涉於鄉愿惟究心於春秋之法而已是集雖未及夫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而於伊川所謂於一言一事求聖人之用心
者庶幾其不義云
乾隆乙丑二月戊子邵坦序

春秋左氏傳說

左氏之傳至今可謂大行矣而學者猶疑信之見其原皆由於韓子詳考之說韓子之說益由於范寧左氏疏而當其失也謂之說此其故又皆由於漢之明左傳後而遂滋異說耳據唐陸德明所考左傳淵源有自始則晉中傳之漢時則賈生昌之說生最早遇而安言治未暇以見書上開故文景之時未列於學官而弟子略學未見左傳祇得公羊春秋而昌之故公羊此有范寧方其說梁故不專信左氏而韓子論文前以為詳考異於春秋之詳嚴夫左氏之文充類廣引誠有如韓子所謂詳考者至其載事皆本於當年之史策非臆撰也苟因其辭華而並疑其事實是蔑古也蔑視此書又何從而得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迹乎故先儒謂左氏所記皆

春秋左氏傳說

士

有案據之書此言得之其間偶有貽誤亦非妄傳如謂莒莒弑君因當時人皆以為弑君也如記邾邾伯卒于春正月叙述邾邾亦因魯史未書邾邾之卒也若其論斷經義合者少而不合者多亦其詞力未遑所可與權之域故其所謂禮也乃列國之所謂禮也非聖人之所謂禮也其所謂君子曰乃其斯度之辭非聖人之本論也其發凡以言例合者十有三三不合者十有七八也今讀其傳不可輕信其例要必參觀經意不可輕疑其事要必融貫合經其事有不見於經者聖人之所刪也參考之而經意愈決矣且預以為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理或錯經以合異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誠知言也其書止于魯悼公之時其人之後聖也無疑而亦不甚遠也後世以秦始有臘祭而左傳有虞

不臘之言疑左氏為秦人抑思秦處西陲其地苦寒其有臘祭安知不在穆公以前而魯與秦近西北安知不皆有臘祭乎此未足以為斷也況秦初并天下即信李斯焚滅經書又烏有一人敢出而作春秋傳乎胡氏以左傳繁辭之書對帝言之故其解經雜用公穀信左不專其書不能為全璧也宜哉

春秋左氏傳說

士

公羊穀梁訓詁義問之功為多先儒解其清俊裁癖其
文辭則皆然矣其義理不告然也豈非聖人之道大中至正
得其傳者言而中失其傳者語之弊乎唐陵助趙匡宋孫復
劉敞皆據經義以明其說其詞多矣今其與存者尤不
可以不擇所從也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
同而盡識也夢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源遠而益分公羊穀梁何所
謂承其末流者乎語其序則公羊先而穀梁後故穀梁書辭
多同乎公羊而往往小變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至其敘述時
事有與左傳合者其辭亦大異有與左傳不合者其辭更詖
詭全非國史之體蓋取民間之私乘而潤飾之未可據以說

經也如充饒跋眇友琴相搏正所謂先生雅言者今以朱子
所云公穀去聖既遠都是想像胡撰因此而欲盡廢之則實
始開解經之法而有所不可也故莫若擇焉而後議之為
得也

經文悉遵用左氏本惟紀子伯左作昂戶氏左作君鄭輸
平左作淪三字不用左氏以其近似而訛也此外悉用左氏
蓋述一詳考之其義確也

據左傳以說經是此集本意而不引用左氏全語者蓋引其
全語數句恐所遺者正多也故止撮其字眼指歸以立說而
左氏全支因此而益富全讀矣

杜注集漢一代羣儒之說確切者最多不擇其確切者讀之
恐於經之文辭先有所不達也故首載杜注而其未確者不
錄

孔疏就杜注而分解之博洽多通其繁辭不勝裁切要者必
錄之

嘆趙二子推明經義片言居要陸氏師其說以傳於後精粹
多此唐一代之特出者也然亦有不協亦不敢徇焉

宋儒言春秋者最多今擇其大節者十餘家而氏於討亂賊
正人倫言之剴切故得列於學官其實春秋不止於此類而
已也向使無一紙父弑君者其時遂得言治乎蓋子固曰世
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則其所該甚廣也孫氏切允

當者尤多高張陳趙家氏融貫詳明者不少故取其於經義
尤備者用之而其未甚合者置之不必駁也他如石介王沿
楊時胡銓集中取用其說皆極精當但不多見不得比於孫
劉十數家耳

一元儒吳微誠議不減於高張其他儒有一言之中者固皆取
之

明儒言存佚者雖多誠義矣然亦有非其言而此條經意
卒不能明者何故不偏閱而取之也汪克寬今本上經卓
爾康等數家是矣

取用先儒之說各標其姓以識之不必全錄其名字以其皆
開列於首卷也相類同者後出則錄其姓名

一若連無庸自標其集凡自說之條選云參曰正曰者非敢自
拔也蓋家說林立不標明思不醒目

一凡傳參曰者參用傳意及先儒解意而非錄其原文故以參
曰起之曰非專出己見也即有可訂正於其中亦皆謂之參

一凡轉正曰者或經例顯然而古今說者不能發之或情意相
據而古今說者偏背不能達之或先民善說者片言居要而

後來說者不能推明之或執私以害公或見小而忽大其弊

春秋集傳註卷第

圭

不止一端愚竊究其旨殫力發明之說來邦易曉也故加正
曰以起之

春秋篇目

卷首

通例彙纂

第一卷

隱公元年至

第二卷

桓公元年至

第三卷

桓公八年至

第四卷

莊公元年至

第五卷

莊公九年至

第六卷

莊公二十二年至

第七卷

閔公元年至

第八卷

僖公元年至

第九卷

僖公二十五年至

第十卷

僖公三十三年至

春秋集傳註卷第

一

第十一卷

文公元年至

第十二卷

文公九年至

第十三卷

宣公元年至

第十四卷

宣公八年至

第十五卷

成公元年至

第十六卷

成公九年至

第十七卷

襄公元年至

第十八卷

襄公十一年至

第十九卷

襄公二十一年至

第二十卷

昭公元年至

第二十一卷

昭公十一年至

第二十二卷

昭公二十二年至

第二十三卷 定公
第二十四卷 定公
第二十五卷 哀公
第二十六卷 哀公

春秋左傳句解

二

引用先儒姓氏

漢董氏仲舒

徐氏邈

何氏休

晉杜氏預

隋范氏甯

唐孔氏穎達

啖氏助

趙氏匡

陸氏淳

李氏瑾

宋孫氏復

邵公

元凱

武子

仲達

叔佐

伯循

伯冲

明復

聖源

守道

原父

莘老

正叔

子山

中立

少蘊

居仁

石林

松老

邦衛

澹庵

春秋左傳句解

一

明復弟子

祇傳纂例一書後所用例語是

| | |
|-------|----|
| 王氏葆 | 彦光 |
| 胡氏安國 | 東侯 |
| 高氏閔 | 則崇 |
| 陳氏傳良 | 君舉 |
| 呂氏祖謙 | 伯恭 |
| 張氏洽 | 元德 |
| 戴氏溪 | 肖望 |
| 黃氏仲炎 | 若晦 |
| 趙氏禹飛 | 企明 |
| 黃氏孟何 | 木訥 |
| 黃氏震 | 東發 |
| 呂氏大圭 | 圭叔 |
| 家氏鉉翁 | 則堂 |
| 趙氏與權 | 幼清 |
| 元吳氏敬 | 子微 |
| 陳氏深 | 時叔 |
| 程氏端學 | 子美 |
| 王氏元杰 | 誦山 |
| 鄭氏王 | 德輔 |
| 李氏廉 | 明德 |
| 明汪氏克寬 | 彭山 |
| 李氏本 | 明逸 |
| 趙氏恒 | 方鑑 |
| 王氏樵 | |

蘇軾詩集卷之十一

二

| | |
|------|----|
| 黃氏正憲 | 去病 |
| 卓氏雨泉 | 天如 |
| 張氏湧 | |

蘇軾詩集卷之十二

三

春秋通例彙纂

年時月日

正曰春秋之名杜氏錯舉之論確矣然魯史之所由錯舉春秋以爲名者蓋前古之史與列國之史祇編年紀月記日而不書時惟魯史必書四時故得於四者之中錯舉其二以爲策書之名也既以春秋名其書故月日或有不備而四時無不備者其偶闕一二乃後世傳寫脫漏爾○孔曰年時月日四書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益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史文既有詳畧他國之告亦且有詳有畧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況仲尼從後修之何由而詳之乎既有詳畧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正曰以日月爲褒貶公穀之陋例也先儒亦既辨之矣然其事實有必案年時月日而稽者則其所係甚重也故愚每於日月考之而得舊說之所忽集中間有之

錫歸朝聘

錫予也天子寵嘉諸侯則有錫命然其或曰錫或曰賜何也文既不同義當有別有因而予曰錫無因而予曰賜皆以命爲言則以辭命爲重也或云賜以命圭或云賜以命服物各不同其有辭命以將之則一如昭七年追命衛襄其辭可考僖二十八年策命晉侯雖有大略等項然云策命則辭命爲重也莊元年錫桓公命因魯主王姬之昏而追錫也文元年開始即位而錫也惟成八年無事天子或降以殊恩誠爲無因故異其稱曰天子曰賜也○歸餽也有物賜之以示惠但指其物而言故曰歸

春秋通例彙纂

一

春秋通例彙纂

二

歸舍歸昭歸服是也歸之爲言列國亦得用之秦人歸從是也若錫賜則不敢干矣○朝者親君之義朝周之盛時諸侯五年一朝於天子東遷以後諸侯不時朝王者不朝之貶亦不能行於列國故經不書諸侯之朝王而於內之朝又皆因事以書凡以見諸侯之廢朝禮也書齊鄭等國來朝魯者又以見小之朝大書公如齊晉者見其專事強國而不能朝京師也宋衛未嘗來朝國勢敵則相聘而已○杜曰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家曰春秋時爲會爲盟皆非盛世之常典惟聘禮近古王制之所得爲也然聘不皆書惟天王使下聘不以小大皆書大國之使來不皆書有故則書列國之使來不悉書有所褒貶則書魯大夫之聘列國亦不悉書有故則書汪氏克寬曰經書公如他國者朝也書內大夫如他國者聘也故趙子以爲凡內朝聘書如以異外也

會遇平盟

周禮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王朝先爲四方之禁約有時會諸侯以發之傳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正謂此也曲禮諸侯相見于隙地曰會乃謂春秋所書之會諸侯相見者也會而不爲盟者以謀事也會而爲盟者以結其交也兩君相見曰特相會三君以上曰參會歟多曰殷會先儒謂凡書會皆惡之此舉以盛世諸侯不私相會爲是言爾其實春秋之時會盟征伐列國之大事天子欲作春秋含是無可書矣不得以皆惡之却經言也其書之者謂即以今時之所尙而論之亦有大中至正之理存焉惜乎其某事失之過某事失之不及某事顯然大悖某事雖微差而卽爲大謬此所謂見諸行事者也

凡會皆書所以其為嘉好之事孟子所謂朝廷莫如爵也非書爵即為衰惟此書之會諸侯始於魯桓為伯犯不韙之罪聖人則其例傷王降而伯一經之變例也志內之會則曰公會其不言公而但言會者誰公也志外之會則曰會于某又侵伐圍盟而言會者外為主而內往從之也及者內為主而與之也也遇者訪古遇禮而私謀二國各簡其禮若適相值者不使人知其謀也○平者平其忿怒創傳所云成也國勢相敵而日平交相平也小國之從大國而日平謂服也以一國而平二國服也凡書平者皆成而未及為盟之漸○凡曰諸侯各有責字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茹牲曰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

春秋左傳卷之四

三

數以盛血盛以盛百將獻則戎右執其器為陳其載詞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曰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歃血以授當敵者今舍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趙曰凡盟不日內皆指公也程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高曰凡盟必書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及魯大夫往他國盟不地蓋各於其國中故也愚謂列國有盟揆諸禮教信義之世誠為可鄙然世運既降當時競尚之聖人不得不因而書之以著其得失二國盟曰特相盟三國以上無伯主而盟曰參盟伯主殷會中國諸侯而為盟曰同盟書他國大夫來魯盟曰來盟其辭平吾大夫往他

國盟曰盟其辭

侵伐圍入

正曰書侵伐者先儒以為諸侯之損與大國不出此然侵伐之義應代傳註無確切者周氏的謂諸罪致討曰侵諸師掠境曰侵以為確矣愚謂不然侵亦有管罪書言侵手之強登不替其罪而侵且討不可以釋伐孟子言天子討而不伐豈非不易之論侵亦非諸師齊合八國以侵蔡豈能諸行乎然則何以書之伐者攻擊之辭故伐木伐水皆言伐齊氏履謙以為伐者之國之犯名引周禮九伐以証之經有言伐而又言圍者言伐而又言戰者言伐而又言取滅者其言戰圍入取滅而不言伐者以伐可知也此論甚善侵者近也揚兵聲言可以言伐而不可以言侵必實踐其境實被以兵而後言侵楚侵郢因其師

春秋左傳卷之四

四

卿伯卿侵蔡獲公子焚魯受晉命而伐齊宋皆言侵益不踐其境不被以兵不可以復於晉也如是則侵深於伐思請更之曰興師往攻曰伐師往掠境曰侵○圍者伐之不服繼之以圍孟子所謂環而攻之胡氏所謂繼其城邑曰圍是也○入者得入其城中有俘虜已甚者狄入衛吳入郢是也有俘虜未甚者楚子入陳是也有不事俘虜者公孫舍之入陳公子遂入杞是也既入其城中總謂之入而實不有其地故不云滅而曰入也胡氏造其四都之說城外乎城內乎殊未明也又公子爭國而得之者亦云入左氏謂國逆而立之曰入似也諸侯復國復得一邑未得國都猶不曰入而曰入大夫返國為逆曰復入左氏謂以惡曰復入是也

戰敗取滅

傳曰皆師曰戰謂兩君既成列兵刃相見存亡言戰謂其因忿
合兵變民以逞其志于日無言戰也戰而敗則言其敗其言
則當則曰戰而已志外之戰不志伐以戰為重也志外之戰
有先言後者內言戰言戰也其不言伐而曰戰者皆敗
也後言及而不曰內言戰者皆不敗戰變例以言納于糾不克
即于糾敗可也傳曰戰曰敗胡氏祖其說曰諸道而勝
之曰敗是皆不深考也志內之勝皆曰敗某師告文以守內也
于內之敗謂之于內之勝則不謂矣故皆言公若主帥左氏見
高有出於計謀者違以詐戰為言其實不皆計也皆之敗秋皆
曰敗者皆以言外也皆皆詐言故謂之為言與敗績同
文一任上一在下爾大崩之說亦太泥力屈而北即敗績也豈
必鳥獸散乎○取之為義趙子為確其言曰凡力得之曰取不

春秋通例彙纂

五

當取也不是其專奪雖取本邑亦無異辭又曰凡內取之邑不
繫國者皆本邑皆為他國所奪今却取之既是本國邑不
可繫之他國爾其論前人取舒曰國而曰取不絕其祀也由是
推之邑皆言取取年數取長葛取郕是也國曰取者本是小國
取之以為已附庸仍存其主不絕其祀取須句取郕部是也項
書滅者皆絕其祀云滅也胡氏滅而書取為君隱之說穿鑿
極矣其謂悉而得之曰取則專為取帥言可也○滅國大惡
也傳曰勝國曰滅之胡氏曰毀其宗廟社稷曰滅皆未確也狄
入衛鄭入滑毀其宗廟社稷矣胡不曰滅也滅者存併之辭破
其國奪其地絕其祀此其罪大惡極故皆書人以深貶之言罪
當視其所滅也又諸侯陣亡亦曰滅以君為重也

執獲戎殺

決者就而擒之也或因來朝或因在會或因入其國執之者討
之也然諸侯無置征討之義况又因其私忿乎故皆傳人以貶
之惟晉文執曹伯我討其罪是晉國之義也曹伯之執立執
得其罪又不以誦其國故皆傳人以貶之也然戰而得之
也杜曰國君生則曰獲死曰滅夫人生死皆曰獲亦言獲以
得而得之也傳例曰得用曰獲獲國君何用乎晉王大有用
矣何不云獲而曰得也蓋得其所本有者爾所以明先王之分
器世守之而不可失者也○戎者益兵而守之也或所得之地
或險要之處其本境雖不足守察故益遣兵以助之守也
戊卒必有歸故公子買戊衛不卒戊刺之○救者救其患難
鄰國有救患分災之義故書救多美辭然亦視其於義何如耳
若伐者合義則救者各為其私而已楚救鄭衛衛人救陳豈曰
予之乎而以爲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泥難而不可通矣又
云按在此則罪彼何牽引無據也惟救而書次則罪其緩救而
書以則罪其詐是為經旨

春秋通例彙纂

六

奔叛放殺

奔者逃往他國以避禍凡君奔者皆其臣逐之也而經一以自
奔為文所以明君臣之大分臣子不得加惡於君父也然為君
而出奔則其躬為不道不能於其臣可知矣臣之不臣逐其
君亦可知矣古臣奔者皆躬負罪惡懼討而出奔也故陳氏傳
良曰凡奔非其罪不書奔某國見某國之黨逆臣也傳曰君
子道不遠千里而經所書諸臣之奔多往盟國蓋欲因以為亂
也其實一書奔而罪自著矣本國之不能正典刑而至於佚賊
亦著矣列國之奔皆言出不言出者非自國中出也滅國之奔

不言出以其無所出也惟自周而奔行言出者不言出者言
出者以其於義可復也言出者以其罪大惡極天下皆周無
可出也天下不為言而居所以明尊也言者以夫人之奔不
言而居所以明其罪而示誡也他國來歸曰來奔據地以
叛而歸者言曰以某地來奔一叛者據地言不復為之臣或
服焉於他國或待其相仇宜成以前無言叛者大夫雖尊爵
未其也宜昭而後叛者紛紛大夫政既久故致此也故夫子
曰五世而天下不叛臣之叛不為大夫之同其邑而叛可知矣
蓋臣微賤名氏不合登於史冊其叛皆因大夫專國而致尤
其罪仍在大夫也杜曰放者受罪黜免有之以遠惡謂經書
放者非謂其放之當其罪乃謂其罪之有浮於放而僅以放之
者私宥之也若放之當其罪則是國之常典又何書焉○殺者

春秋通例彙纂

七

極刑也無論有罪無罪皆以殺為文其罪之有無則存乎其事
曰莫之命曰無辜殺大夫春秋之書殺大夫者皆尊殺也故
御國稱其大夫曰大夫乃國之股肱未可以擅殺也惟殺賊不
言其大夫以其逆情彰著故削其大夫而以賊討之也不解君
爵者以君臨臣不可以爵稱也殺世子母弟稱君者以其傷殘
骨肉非他人之所得預也若不出於君則稱人以殺雖出於大
臣亦曰人也惟盜殺則不曰其大夫殺國君亦不曰其君為其
既稱盜則是敵國之寇也下殺上曰弑名分攸嚴不可以刑殺
之誣施之故變文以別等別書君名者以其終而名之也古臣
名者曰其人而罪之也惟弑君非一人結黨以謀弑則書人以
見其凡與弑者有同罪也大臣弑君又非一人則稱國焉啖氏
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此言確矣而傳例分稱君稱臣益知其

而不知其凡也內殺大夫曰刺雖婉其辭以避極刑之名實
微其文以著無名之殺也

限字酌定

單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政而天乃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
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悔改乃至於此見天心之
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通曰凡山崩不舉國者以其自有常
處不比限星退駕也孫氏曰王道大壞堯舜一戰而天下之
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
所以召之在天下故沙鹿梁山崩雖在魯晉不可以言也程
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惑凡失其度皆人為惑之也故春秋災
異必書楊氏時曰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
於人事而先王為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故春秋日食必

春秋通例彙纂

八

書之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書史之詳畧異
也高氏曰曰書朔者三隱二莊一僖十有一桓一餘皆僖公之
後魯食苗心無所不食其為災孽輕而義重春秋之初災之
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其重者耳不然豈莊公
之後二百餘年皆無災耶朱子曰書山崩地震蟲螟之類知災異
有時曰書也愚謂春秋所書水旱蟲螟之災所以示人君當憂
民之心也書星隕星孛山崩地震每三十年上下之間一見所
以紀世運之遷變集中詳之惟日食之書全經三十有六以二
百四十年計之當有八十餘食經所書者皆于常度之中而見
災變其皆微必有所指其餘無所指者皆削而不錄也但所指
或近或遠如昭七年日食士文伯曰魯衛惡之則應在一年之
內昭三十一年日食史墨曰六年及此月吳其入郢則應在五

年之後聖人固肯默識其所以然而學者則難枚稽其數也

宮廟城築

古制左祖右社古人向有社者神位故祖廟次之周禮之曰太廟伯禽之廟曰太室公廟公孫說如是然魯宮廟之制所書其明證未有解之者是將桓公位公廟大昭穆之昭太廟而下有十餘昭穆也魯僖天子禮樂他皆有微指昭三昭未有明曉其辨昭穆之制用昭昭三昭亦未可知昭穆四宮皆不備說記禮者所謂是考廟祖考廟祫廟是也其辨昭穆者皆別立之宮集中詳之○孫氏曰城邑宮室而下大小皆有主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廟作一門築一園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樂

春秋通例

九

僭祔之深有也葉氏清臣曰城郭雖立以為國非特以守國故先王歲因農隙修之於無事之時而魯城多出於畏葸魯畏邾莒不然則大夫疆而自城其邑或過其度未有無故而為也既不能愛恤其民以時舉其政事至而旋為之備以奪其時此經之所以書也○築者興修之辭先儒以城為完舊築為創始殆未深考也城不皆完舊楚上蔡陵豈因其舊而修之乎築之為言春秋不以施之於城蓋樹苑囿可云築也由此推之耶之言築亦祇邑屋墉垣而已

蒐狩軍賦

蒐狩伯所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誠先王之制也而周禮謂蒐苗獮狩因振旅裝舍治兵大閱而行之且因田而獻禽以祭其祭名曰社社祔嘗然與詩所謂祀祔嘗者不合蓋此數者名目

皆古所有而周禮從後代服官之不能無誤惟時乃成周盛時所作其曰于公先王則四者皆宗廟之祭無從因田時之田以講武不過古制中之一端爾春秋時以兵事遂出其制以講武

使前言之蒐曰于敵獵于重于夷經書皆之蒐曰于紅于其滿丁呂間皆習戰也既多違時復非古法故書以訾其書行者又皆違戰之事非禮其矣河陽之狩托名以尊天王非設狩也苗圃之制蓋不行矣非因經不書而知其不行也以其屢書蒐而知其不行也倍伯又言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夫兵乃要務豈可三年一治之蓋謂四時之田已講習之矣至於三年國雖無事又一大習之經書大閱即謂此也其書治兵則因師次于外非舉國之兵皆在又非當大閱之常期故不言大閱而曰治兵且古有出而治兵之名故云然周禮竊之以對大閱

春秋通例

十

誤矣○軍者一將所帥有佐有參乘舊說以為萬二千五百人不過謂其數目晉初作二軍魯舊二軍豈二萬五千人乎經凡言帥師者或一軍或二軍或三軍人既眾故帥師也魯之作三軍舍中軍皆讓其變更軍制柄歸權臣○賦之名哀公時一見於經而傳言賦者多矣田民為兵併其所需皆取于民者也故謂之賦書用田賦通承作上甲之文謂多于上甲也書作上甲遠承初稅畝謂初之所稅者猶專在錢穀也後因錢穀增而益其兵數則專指人言故云甲也田賦亦但以人言其田財仍是什取其二非又增也

郊社考補

經書魯郊自僖公三十一年始蓋前此史無書下郊不從及牛傷牛死之事聖人不得而益也郊有二日至而郊祀天子國上

政而郊而殺于上帝經書正月日至之郊也書四月啟蟄之郊也其書九月及傳將以十月上享帝於上帝皆禮之未失也程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也而魯安得獨用天子禮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封也其曰如四月五下牛陽牛也其失禮乎中又失禮也又曰經書郊者九遍者四牛災者四非時人不殺者一益魯郊雖行之久視爲常事其不悉書惟有變異而後書因以見其體禮也三下不從而不郊正也下至於四至於五實甚矣牛災作亦可以見其禮之體更通弗與也五月雖不時猶夏時之存九月乃夏之孟秋不下口不下牲而強用其禮焉特書用非時不殺之大也○吳曰社者祭地示也其祭有常禮其日有常日其事爲常事故皆不書經書社凡四非爲社書也以題曰食大水之變而乃用牲于社非禮也故書○家曰常祀不書者皆早而零也大雩帝天子事也旁山田百神諸侯事也神爵帝故書大以譏之郊禘亦何何以不書大曰郊禘一而已矣旁則天子諸侯爲禮各異故書大以譏其僭○李氏廉曰經書禘者二閏二年及僖八年皆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失禮而不知禘本不當禘則能發明禘禘之非禮而不知禘本無合食惟趙子深得之而朱子取以釋論語不可不備載也其說曰禮大傳及禮服小記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廟就以始祖爲配此祭不兼奉廟之主爲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禘嘗

而郊禮也○其書曰郊禘始禘爲始祖所自出之帝故郊則以禮配天而禘則以禮配祖至於禘時明堂位所云季夏六月木夏之孟月也

諸侯書名

正曰凡書諸侯者皆取始終之義蓋諸侯以國世者也故於其世次用承之際卒則書者以志其終被執出奔而復歸者則書者以志其始其不能歸者亦書者以志其終其能歸者則并缺皆不書其書者以有代立者也若有代立者而不名則以不當代其位故不書其書以終之也國滅而不能復者則不書其書其世系已絕也其滅而復者則無父而生死皆書名凡若此者皆所以紀世次資考信也非關賞善罰惡之旨於名不名求有罪無罪則惑矣惟曹伯歸而不名義繫于自京師與在他國者不同若楚虔之書者以敵蔡侯般也衛燬之書者以楚虔何之而知其並滅邢也失地滅同好之說千古遺誤曰○凡經傳諸侯者皆書其世次後凡會盟異時故復舉諸侯再書盟地其不異時及有非諸侯而在會者則不曰諸侯若前無日而但以凡舉者不列序而畧言之以示譏也如文公之時會扈盟是也

諸侯兄弟

正曰舊說諸侯兄弟例稱字故蔡叔許叔蔡季紀季皆字而不名然春秋因事立文因文見義未嘗以稱字爲例故有時欲明其親屬之義則曰某侯之弟某鄭諸齊年斷蔡陳昭等是也有時以國卿從事者則曰公子某陳公子招是也有時欲明親貴之義則書其次第或叔或季是也至於將立爲君則不書公子

但書其名鄭哭齊小白陽生是也試言而自正其書夫鄭則但書其名鄭州吁齊無知是也皆為卿則曰公子某齊公子商人楚公子北是也

大夫名氏

正曰經書列國大臣皆曰大夫傳有卿大夫士之別說者謂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一卿命于天子以經所書考之宋國之卿亦有再命三命之分如隱桓莊之春秋內大夫有受氏之卿如公子益師公子邾受氏而為上卿者也無駭翟孩柔溺未賜氏而為次卿者也邴有宛廕宋有齊萬亦如是而已劉氏微曰春秋之初接近西周先王餘法猶存諸侯僭稱侯爵故魯卿執政多再命無駭翟孩是也何休亦曰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

春秋列國卿大夫

三

稱公孫思謂稱氏者皆上卿至桓公時稱公子鄭祭仲宋仇牧皆上卿也至莊公中年以後齊桓創伯列國僭佚益甚遂無不受氏之卿矣惟諸小國之大夫終春秋稱人有時必以名著亦不稱氏稱氏者齊魯宋魯簡蔡陳鄭八國之卿而已蔡楚雖大其未封爵微僭處抗遠故皆從小國之例杞薛曹滕地既偏小爵位既降故與諸同班惟楚白莊王稱伯以後國卿皆以氏書則與上國等矣

廟號卒葬

胡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往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程曰吉凶慶弔諸信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

書程氏端學曰諸侯卒正也書號者臣子之辭也故內書號而外書卒○杜曰魯使大夫會葬故書葬以顯公者據彼國之辭也○程曰會葬者有書告使告其不書使告者知是大

夫自也大夫奉命出使適正卿不書名喚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者不可言葬果王也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劉曰諸侯何為或卒或不卒或葬或不葬卒自外錄也葬自內錄也不卒葬外也不葬非內也葬者臣子之事國滅不葬無臣子也又曰諸侯卒即位即位稱君不即位不稱君此乃常禮以年為限不以葬為限若即以葬為限葬畢可以稱君何謂葬畢乃改元耶吳曰夫人之尊與君同故葬葬一如君禮也宋春葬書小國之君卒多不名舊說以為赴不以名或又以為史失之皆非也齊鄭等國無有不名者史何不一失之小國之事大國倍言

春秋列國卿大夫

古

何大國皆赴以名而小國反不以名如此疏忽蓋魯與齊鄭等國並密邇之邦邦交有常告終稱嗣必書其名以紀世次其他小國體勢不敵赴告難及史記其卒不記其名以示不得與等且我之思義亦不厚加於彼也及至後世彼之事我者有加而我之交於彼者亦厚故書名書葬不復拘前例矣○杜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趙曰外大夫卒不書葬內大夫吾史也不書葬降于君也程曰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曰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纂例跋語

右纂例十五篇竊謂讀是經者持此以為衡庶幾無越思矣所

述先儒舊說皆釋其確切者無庸疑也至於自為說解蓋似創
然皆合全經而考之無一言之所依據者故避賢而致順致
聖經終晦於岐出之見乎此外尚有歸納通篇攷女夫人稱謂
等項皆存伏大端也以其義易明集中解之不得舉例大例之
說後人之見也聖人擇筆時豈嘗先有例以閉之若其從心不
踰之妙處所書而自成例後人舉以為說亦不得謂無中造也
其有變例則以其事獨異故因而異其文以書之非違於前例
有妨也前例豈前定乎正例其常也變例其偶也惟說者以為
變例多始生人疑耳夫內說無事備益無異解豈有變乎苟
執之以疑正固失之而誤正以為變乃大失也是在學者循例
以達於斷因文而通其義以見聖人於千百世之上而已

杜曰春秋皆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
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
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隱公

正曰春秋之義在於明王法訓後世也有國者之所首重莫
大於嗣立故托始於隱公見其於次當立而攝讓出於私意
正王也元年史不書即位盟會不嫌與小國敵夫人薨
史不書之禮出不書至皆緣於攝讓之故而不知非所
以繼國也卒聞親親尤後世所當鑒者此春秋首隱公之義
也

已卯壬午四年元年

參曰謂始爲元唐虞已然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古之帝王義
重自取而後儒遂目爲聖人之書法鑒矣書法蓋不在此
春王正月

參曰周正建子何以爲春四時先春歲首正月月改則春移
建子之月一陽來復故周以爲春也加王于正者言是今王
之正月也春秋一書無事不出於尊王況首舉正朔可以爲
魯史而不著明治統繫天下之其主乎不書即位杜以爲隱
攝君政不行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也○程曰春天時也
正月王正也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
爾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
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程曰凡盟內為主傳及鄰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
朝下大夫也○參曰春秋首書內盟是東遂以後之諸侯無
復遵先王之法制特信則義以馬邦交而專事盟誓以相愛
禮儀公始立與附庸結好而為盟于蔑也儀父附庸之君魯
為盟國當時有朝嗣君之禮儀父宜來魯矣乃公出而迎之
于蔑以成鄰好自謂居攝而執謙以接小國之君謙而不中
禮者也

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孫曰克者力勝之辭鄭伯養成段惡至于用兵此兄不兄弟
不弟也故書鄭伯克段于鄆以交譏之○參曰不言其弟責
段之不弟也既不言弟而猶目君不殺其兄弟之實也始則
縱之以成其惡繼則用兵以除其害無復君兄友愛之義故

春秋傳卷之四 隱公

以如二君相爭之辭書之謂之克言其徒以力勝也段固有
不弟之罪而鄭伯之失道亦明矣春秋之初諸侯兄弟之間
有如此者夫子豈能已于作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冊

參曰宰官名而人名喪事有冊葬以來馬束帛仲子不稱諡
明其非夫人也隱公繼室之子于次當立桓公仲子所生不
可謂嫡惠公欲以愛易序隱公追成父志謂桓當立而少已
攝立焉天主知其然故遣冊惠公因冊仲子是成其為夫人
也弑逆之禍基諸此矣然天王失道其臣莫能匡正而奉命
以行是君臣有同惡也故傳名以示貶明乎所書之義而君
臣父子夫婦之倫正矣○程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
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

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大知人何之不最當先正以夫人體
明人之受亂倫之甚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正曰左氏稱宋魯有怨在春秋以前此盟為始通則宋不當
以敵者會今宋以敵者盟公而宿亦小國之君也於禮為不
敵故雖不書公見公之自中而與敵者盟失居尊之道均非
所以善其邦交也

十有一月祭伯來

孫曰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其朝也
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
王臣不能佐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
以明其罪不稱使非王命也○參曰不可朝而不與朝故言

春秋傳卷之四 隱公

來蓋王朝公卿豈可以朝禮施之於侯國者言有所不順故
不書朝也

庚午年五年

春公會戎于潛

參曰春下不書王正月蓋史官記事有以事承時者本無月
故無客益也會戎于潛左氏以為修惠公之好是魯與戎世
有交接隱公因而與之會春秋首紀內會而書會戎見戎儕
于列國等下侯伯公不能強于內治而與之私相會此魯之
所由積弱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參曰左氏稱莒子以向姜故入向此細事春秋不書然莒子
不能刑于寡妻而至於用師徒入人國暴矣故但書莒人入

向以盟之至于姜氏則置而弗道也首紀其端而書營人
向見當是時列國無大小皆附服師止自相侵陵是王法所
當治也

無服師人候

○曰無服師卿不書氏未賜族極附庸小國○參曰春秋記
向與鄭諸人人向而書無服師師人極其以著周室陵諸
侯盟之罪也

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參曰晉請盟而公辭今復請盟于情為不當拒也列國諸
侯皆恃盟以結好又何禁于戎此春秋忠恕之道故傳曰復
修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參曰傳稱卿為君逆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

四

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
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者迎于其所館有
親御授綬之禮豈有委之兩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
○陳曰內女為夫人凡八見于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
告女遭人偷之變者也伯姬喪在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
問不及焉故詳之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劉曰婦人謂嫁曰歸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參曰伯左氏本作昂於義亦不可通此闕文也○胡曰凡闕
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如昭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

之墓卒不書葬之類是也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
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
子盟于密之類是也闕疑而慎其餘可也必曲為之說則
誤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正曰此夫人三傳互異諸儒紛紛駁辨而折衷于穀梁愚意
穀梁最優出見經不書葬遂疑二傳而更之不知不書葬乃
隱公以攝位之故不備夫人之禮以葬其母而同盟亦無家
會之事故史亦不得書于策如不書葬則位也穀書夫人乃史
官本君之辭子為君葬召曰夫人如謂妾母不當稱夫人
孟子而在則然矣夫子修春秋至此豈苟然而已蓋時攝從
宜之道也愚初玩其文意即知其為隱母倘無公羊可証亦

○參曰傳稱卿為君逆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

五

斷然主此也穀梁何經率顛倒至于如此乎

鄭人伐衛

參曰傳稱討滑之亂滑段之子也鄭伯既克段滑懼而奔衛
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衛固長亂矣為鄭伯者克其父宜撫
其子為之規畫處置則滑有以安其身而衛亦滋其愧不此
之務而恃兵力以致討其何討之可名故稱人以斥之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參曰日者敬陽之宗也雖行有常度然每食必書謂其陰侵

陽也君子為之恐懼修省謹天戒而已且治曆明時此亦其
大端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杜曰周平王也不書葬魯不書（胡曰周人來而魯不往會葬是無告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正曰左氏本作君氏如當年相輔誥言尹氏下有誤樂左氏誤認爲君字公穀經文尹氏卒是也但以爲周之尹氏亦未必然夫尹氏之見於詩者當周上時已爲亂臣未必至是然後卒也況卒而不名與劉卷王子虎異矣安知其非鄭之尹氏僭公侯歸者乎公在鄭娶于尹氏而昌其卒亦未可知然存秋一書若此類者尙有之存而不論可也

秋武氏子來求聘

參曰求猶貢也聘送葬之貨財也魯聘不入周來求之故書以彰魯慢而王室陵夷下求于侯國不能明法飭罰亦見矣

素集傳墓之

六

曰武氏子者見其父有位於朝而其子聽命出使用以譏世官非公適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張曰齊鄭盟于石門二君終身未嘗相伐慈齊方盛強而鄭方無宋故鄭莊恃齊以敵宋雖齊宋間有盟好必多方離間使從己石門之盟雖不寒而宋許諸國交受伐矣春秋書之見二國相與之固祇爲不義之資也

癸未葬宋穆公

上桓王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范曰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

以彰其惡（陸曰凡先言伐國下言取邑者明是其國之邑也）

戊戌葬鄭僖其君完

曰曰州吁何以不稱公子諸弑君而稱公子公子而爲大夫者也公子而不稱公子公子而未爲大夫者也（參曰桓公已五十六年州吁猶稱先君寵愛之遺意以弑其君所謂堅其心而求知之何者也人爲朝夕之故哉爲人君父多疑寵臣而弑之則其心必固也春秋書弑州吁罔有餘言不單所之害矣

公孫于前

參曰據左氏稱未及會期間衛亂而遇清及下文伐鄭不異

素集傳墓之

七

時則知此遇也宋公三聽州吁要魯以謀伐鄭公未之拒而亦未決許也夫弑逆之賊公明知其惡而不以討賊之義命宋公退而與眾仲私議之宋來乞師而解師之命不能行于權臣則公亦附於黨也由此遇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程曰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據諸侯以伐諸侯固爲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徇其請與之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參曰宋陳書爵君將也蔡衛書人大夫將也爲此東門之役宋鄭之怨自此深矣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參曰鞏不稱氏非上卿也公辭宋使鞏固請而行強君以不義也書會四國著其與亂黨合也上伐鄭附其東門五曰夏

事也此五國復伐鄭敗其徒兵秋事也經書自明說者以為

之非兩役春秋後記言乎賢者過之之論爾

人殺州吁于濮
國地所以風忠臣孝子之義使人人皆得殺
國之亂欲無所也○參曰陳地也書于濮而陳人
亦喜矣

公十年春公大立晉

公曰人地公于晉十邪而立之諸國立晉何獨于
公由是得立此之謂以亂繼亂聖人憫衛之亂無已時故特
書衛人立晉以著衛人不請于王而擅置君不察晉之不可

春秋左傳卷之九

八

以為君而叛立皆非也詳味經意其請以桓向有子乎說者
則去其公子以明不當立非也春秋凡立為君者皆不稱公
子公子者皆為卿者也故鄭突而齊小白皆不稱公子

五年

春公矢魚于棠

胡曰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信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
為之解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特書矢魚以譏之矢陳
也陳魚而觀之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參曰弑而葬葬既討也歷十有四月亂故也

秋衛師入郕

程曰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居喪

為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參曰考成也始成而祀也禮曰妾母不世祀乃庶子為君之
禮也若庶子去為君而祭其妾母則固無其禮也隱公追成
父志欲以讓桓為別立宮以祭其母春秋書之譏變禮也稱
仲子而不諡嫡妾之名正矣○胡曰六羽者六射也射者于
羽之總謂射以象文德于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闕於文
樂故謂之射而不曰射也初者事之始仲子天子之體也
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于太廟以祀周公已為
非禮其後祭公皆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
用六羽書初獻者明習用八射之禮也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九

家曰邦小國而序乎鄭之上主兵也邪見侵于宋當告之天
子請之方伯皆其罪而治之今乃問宋鄭之隙而請師以伐
宋春秋所不與也鄭以伯爵而序于邦之下亦所以貶也○
參曰邪人不量力窮兵以逞鄭人欲報怨輕舉以從晉人
賤之也至謂以王師會伐則沒而不書知鄭伯以進王之故
而能左右王師王之不意也

經

孔曰與食禾心曰螟言其蝥螟災難知也○胡曰國以民為
本民以食為天詩云去其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以
為國之大事也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為災
傷之事抑何其不講於聖經而誤天下後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伋卒

孫曰公子翬威儀伯也孝公子高曰其子威儀達嗣是為
哀伯自是終春秋滅氏世預魯國之政
宋人伐鄭圍長葛

宋曰宋穆公受國于宣公及其卒也復以歸宣公之子而使
己子馮出居于鄭賜公不仁日以殺馮為事報卒者侯伐鄭
以有東門之役自是兵連不解宋惠實為禍首昔伐昔圍其
其暴也

春秋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胡曰輸納也平成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城止
及宋人盟于宿四年題于清又與陳會伐鄭然則魯宋為盟
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伐宋入其郭宋來告命魯救之

春秋六年
十

使者失辭公怒而止鄭伯知其有間可乘焉是以來納成兩
以利相結解怨釋難離宋魯之黨也○注曰輸之為言必有
貨賄行乎其間而非虛言求平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吳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自鄆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
鄆莊之謀也齊侯與魯為盟為鄆結魯也

秋七月

杜曰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成歲也○程氏端學曰凡夏
秋冬無事必書首月本與春無事書首月同義但春為一歲
之始王所頒之正朔而冬王字爾

冬宋人取長葛

杜曰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

○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正
○公殺皆言久諸備遂主其說以為圍之經年而後取愚謂
宋師若未退而鄭來輸平于魯凡入皆恥為之而況國乎即
或雖肯為之亦允其平而書于策當有救援之師不致鄭人
失地也儒者不達緩急不知兵事鄭豈有師徒屢境經年不
思所以退之者乎宋豈有暴師露軍選日寒暑而圍人之
邑者乎長葛豈有無盡儲蓄善守累久而後降人者乎東門
之役四國連兵祇圍五日伐鼓之師三國合攻應且見禽而
圍長葛之圍及期謀矣故杜以為上年圍師還而今年復興
師取之爾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春秋七年
十一

何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
入嫁備數十五從婦二十承事君子媵賤者後為婦終有
賢行紀侯為齊所滅紀季以鄰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
竟全婦道故重錄之

滕侯卒

參曰不名傳史書小國從畧也

夏城中丘

程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
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
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
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
民力矣夏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侯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後襲弒之禍昔弟見其
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參曰因艾之盟復遣使以結好

使公伐邾

李曰邾人與鄭伐宋已及二年而魯始為宋伐之者蓋鄭既
結怨於魯故縱於邾邾而鄭交猶未固也至是復替邾罪正
以魯之於宋猶未絕耳○參曰入邾之役欲救而不果今
用宋師始平而旋即伐邾見公之苟悅於宋而肆虐於邾也

大士使凡伯來聘

趙曰春秋書天王下聘者凡八責諸侯不朝而受天子之聘
也隱在位十一年天王聘魯者二亦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
以答天王之勤哉諸家多責天王反聘諸侯為非禮然是時

王室微弱諸侯強大孔子作春秋正以扶王室豈有反責天

王之禮天王亦豈得已而下聘哉

戊戌凡伯于楚丘以歸

參曰非國而言伐重天子之使也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賔于
衛衛不能為之捍於外侮而戎得以師徒伐之魯之以歸春
秋備書見其來也無拒其去也無迫如行乎無人之境戎則
大道而諸侯不能為王敵愾失屏藩之義均之罪也

西歷五年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參曰有會期而請先相見宋衛為黨無意于釋鄭憾也瓦屋
之盟議在此矣其以遇禮見者欲秘其謀也故雖不違齊命
而終不與鄭成

月鄭的使宛來歸聘

正曰助說者以為鄭之湯沐邑也在泰山之旁鄭始自公
王親視故賜之祔以為助祭泰山湯沐之邑焉此鄭始自公
羊諸儒多從之而為之附會其說孔穎達則謂既有此邑因
立州廟引劉炫之言以為邑內有宗廟之祀蓋祀田武之神
程子亦祇以為王巡狩鄭有朝宿之邑近于魯曰助愚以為
鄭之有祔當不如諸儒之論天子巡狩諸侯朝于方岳其祀
泰山諸侯咸與助祭鄭何得獨有賜邑十二年一舉其為時
亦久矣諸侯從王助祭其為時亦暫矣豈其置邑于此鄭伯
十二年一至供其時之湯沐乎且湯沐之名秦漢以來始
有之春秋時未有也公羊以後世之名號釋先代之典禮殊
欠雅馴且以為諸侯皆有更可替也東諸侯不下數十豈其

賜有多邑甚布星列于齊魯之間哉然則助之義何解乎當

玩左傳可推尋而得其義焉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
祀周公以泰山之祔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祔不祀泰
山也鄭桓公為宣王之母弟宣王中興修其典禮重泰山之
祀其意以為時巡而祭必需之十二年其為禮亦曠矣即古
有祀之典禮未足以中其敬也故於其封鄭命之以代祀
泰山則之祔邑以供養焉母疏母數一以示如視岳祀之至
意一以示寵嘉母弟之殊恩祔雖遠于鄭鄭必有秩官以撫
之至是而鄭莊意在結魯先王之寵錫土地有弗愛世祀有
弗修舉以與人春秋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祔左氏釋曰不祀
泰山也諱責之意顯然而鄭伯肯君忘親慢神三罪莫逃矣
若魯之不當受於下文見之書曰我入祔是我之取非其有

魯之有許田杜氏之論確矣其未嘗明言易程子已言之
李氏大之說尤周詳焉季日前年鄭雖納平於魯而交
賄未固不足以致宋室故復以初結之初田近魯魯所欲得
而鄭遠控制為難用東以助魯以利何魯之肯也然度其時
猶恐魯人不許故明言許田不然則許田何待四年之
後始加蓋以假乎左氏所謂易蓋因其終而逆探鄭志爾
庚寅戎人助

魯自桓元年乃卒易初田知此人助宋肯受而有之參曰
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當書曰取言人者未
卒易有之未固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參曰傳稱齊侯卒平宋衛于鄭而說者以宋為絕鄭蓋宋之
怨鄭也深不欲與之成好而鄭伯亦知其有異志也故不與
是盟然三君俱未嘗明言于齊侯也故齊侯與宋衛為盟自
以為能成三國矣方盟而退鄭伯偕齊侯以朝于齊鄭之交
不愈固於三君之相與乎瓦屋近在王畿而宋衛不朝此不
王之所由來也

八月葬蔡宣公

杜曰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家曰與小國之大夫盟不諱公以公自欲與之盟也魯莒有
禾平之怨前此紀人為之平而魯莒之好將未合也今公欲

降心以釋怨而莒之君卒不至以平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
諫而不中禮者也

冬十月無駭卒

魯不氏未賜族也羽父謂之而公命為展氏蓋公子展之
孫也其後世世為展氏

丁卯九年

春大王使南季來聘

程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
以信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
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可見答失道
甚矣○張曰隱公之時宰桓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

公之南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朝聘之禮不行於王
室春秋詐王使之來魯則知隱公之罪大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胡曰震電者陽精之發而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
也雷未可以見電未可以見而大雨震電此陽失節也雷電
既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公子單之
譏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
應俱存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
意矣

挾卒

杜曰魯大夫未賜族

挾卒

夏城郕

參曰或云邲迫于宋賊以備宋也非時而妨農務無愛養斯民之意矣

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參曰宋為瓦屋之盟在王畿內而不往朝于周不及鄆平鄆伯在王左右故乘其隙而加以不王之罪也前已輸平于魯歸勅于魯茲以王命來告伐宋知魯必從而齊侯亦怨宋公不終平鄆之約也故與公會于防以謀伐宋告以求濟其私爾春秋書之而不一言及于王命見其與擅興者無異也

七年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鄆伯于中丘

注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至中丘之會復偕鄆合謀而

參曰宋之役公將自行繫乃先期而往故經先書鄆帥師

大

決出師之期經備錄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

夏鄆帥師會齊人鄆人伐宋

參曰伐宋之役公將自行繫乃先期而往故經先書鄆帥師會齊鄆伐宋著其專兵之迹謂其有無君之心也齊鄆稱人明其所會者二國之將也等列之辨其嚴如此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參曰帥師書繫敗宋者公知公之所用者即繫所帥之師也公既會齊鄆二君不待被兵之合而以速戰敗宋師其急於功利如此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參曰鄆人乘宋師之敗入其二邑以歸于魯鄆則矯王命強奪之而私授之其罪大矣而經以自取為文明乎魯以戰勝

為功食其土田而私受之也以王法則不赦以邦交則兵端何日而已哉此者較量大小惡小惡非輕有也

秋宋人衛人入郕

宋人蔡人衛人伐郕鄆伯伐取之

參曰宋師既敗于菅喪其二邑未能即與三師相抗也然郕鄆之意不能少緩須臾故乘虛而入之更召蔡而伐其屬國而料鄆伯乘其隙而夾攻之三師皆為鄆無害也春秋書之非與其用兵之奇捷乃著其報復相尋殘氏覆轍王法所不容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鄆人入郕

參曰宋衛方睦鄆所與也初鄆人以王命來告伐宋並告蔡衛鄆鄆以衛故不會伐宋之役既罷齊人鄆人偕違王命

參曰宋之役公將自行繫乃先期而往故經先書鄆帥師

七

以討郕此交相倚恃侵小白利者也鄆固知伐宋之命非王之本意矣

已丑年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張曰二君同時至而不特言來朝者同日行禮也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今隱公于天子未嘗朝親而滕薛相率以朝又不特見而使同日旅見非禮甚矣

夏公會鄆伯于時來

參曰時來鄆地會于時來謀伐許也許與鄆接壤鄆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者也而公與謀益鄆莊數以小利術之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鄆伯入許

杜曰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陳曰以王命

討不應頭因以為暴許無君者十有五年其矣鄭之專也
莊公介衛不君其罪也凡非其罪不書

冬十有一月王辰公薨
程曰人言終于路寢見鄭大夫而終乃止終也薨于寢寢不
正其終也薨不書地祇也賊不書葬無臣子也

春秋集古傳卷之一 隱公 大

春秋集古傳注卷之一終

丹徒莊忠誠校

春秋卷之二 胡川集古傳注

桓公上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孔曰諸侯遭喪繼立者必於年正月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
國史因書即位于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今但雖實
正歸罪為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亦既實行即位國史
以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亦足以明桓之忍心害理不廢即
位以念先君實是篡也○程曰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
極也而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復如其意而書
即位與文成等同辭其惡自有不可掩者所以深罪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春秋集古傳卷之二 桓公上

張曰桓公篡立欲結外好以自固鄭當歸祔亦欲乘此機以
求許田故會于垂篡弑之人法所當討而鄭莊首與為會故
書公會鄭伯言出于鄭志所以深罪鄭伯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杜曰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朝宿
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又曰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
不宜易取祔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祔稱璧假言
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程曰隱公八年鄭使歸祔蓋欲
易許田魯受祔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為會以求之復加以
璧朝宿之邑先禮受之于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
正曰假田之說杜程論之精矣然聖人所書之意則猶有可
得而言者鄭賜魯桓之璧而索取許田魯欲結鄭自固而納

地致略一言而兩省之罪顯著矣其所以望假者從其所
執以通好之物而之猶處於征取也謂之假則取與均為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曰公以冀立而修好于鄭鄭因而迎之成禮于垂終易二
田然後結盟○程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
為盟也杜君之人人人當討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秋大水

○程曰大水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為災害不稼收其害宜
書之也水者陰也陰之盛至于大水為災則陽不勝陰而陰
專盛矣聖人既著其為災之跡又以見當時有召災之實○

○程曰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德而致陰沴有以

也夫

冬十月

宋十年二年

存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夷及其大夫孔父

程曰桓公無主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
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主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
惟書反以著其誡孔父名也○張曰公子馮在鄭鄭莊欲納
馮宋鄭屢伐伐華督馮之黨也將弑夷夷而惟孔父故先
攻殺孔父馮公怒則弑之遂召馮而立焉書與夷之弑而後
及孔父明孔父之死為君故所以著其節也

滕子來朝

杜曰隱十一年滕侯侯今稱子蓋時王所黜○楊氏士助曰
周公之制爵有五等所以擬其黜陟此時周德雖衰尚為天
下宗主滕今降爵明是時王所黜也○正曰十一年滕侯降
侯旅見朝魯用朝天子禮因是得罪王朝故皆稱爵滕稱子
薛稱伯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何曰宋公馮與督弑其君而立諸侯會于稷欲其味之受賜
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亦本弑隱而立諸子與同類引義小
同惡相長故賤不為諱也○程曰宋弑其君而四國其成
定之天下之大惡也○參曰書四國會稷而直言其所為春
秋不多見也宋有弑逆之亂而莫之討則亦已矣乃虛張討
賊之勢取其賂而定其位此又與於弑逆之甚者也故聖人
直書其誅貶嗚呼嚴矣

○程曰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割曰此取之宋其謂之部大鼎何部所守之大鼎也武王克

商封諸侯班宗彝以為子孫藏御以不義失之宋以不義得
之雖久非其有也故謂之部大鼎○程曰四國既成宋亂而
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明不
當取也以成亂之辭器重於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
納納者強致之辭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正曰左氏以為不敬其過之大小雖不可知下書入杞魯敗
於此也杞本侯爵稱三恪至其降爵當在齊桓糾伯之時故
莊二十七年書杞伯焉

杜曰蔡武王始僭號稱王蔡姬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季
曰蔡姬鄧王國皆在楚北境而鄧尤近是時能通始僭稱王
越陵注漢鄧先惠之故爲國主而會蔡姬于其國不知蔡桓
鄧王不能遠慮不足與謀後五年鄧侯吾離奔魯益曰迫于
楚而歸死于周公之後矣

自此人把八年伐邾其隊雖客而罪有餘也夫桓弑君莫入莫伐而已乃人人伐人是使天下其蒙其恥也

季曰懼戎爲患復修舊好

冬公至自唐

春林集傳註卷之二

四

社曰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不書至者告不告廟也○對曰曷爲或至或不至至禮也不主非禮也君行必告于廟反必奠而後入

申上
一
年
上
三
年

春正月

○程曰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
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參
曰桓公之世不書王者十四年是聖人之表正其罪也聖人
之作春秋年時月日仍史策之位而加王以示尊王則聖人
之垂法也故得有所增損以見意桓之弑隱考于傳而後知
考于經而未之知也幾不書地知其爲弑矣而未知誰弑也

公之初立事卽能此者以爲加其意而善其然例以遭喪

綱五者猶是史記之常也夫史記明其罪也元年書王弒
春秋之常法以爲王者歸罪在國法當討于桓也二年書
王與爲平有執逆法當殺于桓也桓桓也春秋以天下
爲一國以內外異法也桓桓當首與桓桓盟齊陳鄭次與桓
合成定宋鄭宋亂成而公之位愈固矣孰從而討之聖人於
魯爲臣子不當明書其惡迹苟終隱焉而無以止其罪是私
其左右而滯王者之法也其何以秉大義而作春秋故自三
年以後不書王焉見桓之無王而立乎其位也諫貶之義不
亦深切著明哉十年書王十數之終也王法不終絕也宜其
見討而猶莫之討也故自是以後復不書王見桓之依然無
王也迨十八年客死于齊無王之罪已伏天誅是王法之所

卷之三 相公上

五

當討也故書王于終以正之蓋桓公之弑傳爾羽父反譖公于魯而弑則是桓主乎弑也主乎弑者惡之極故春秋誅責之迄王弑命而猶不稱天則誅責之義嚴于既死矣

公會齊侯于城

杜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張曰亂臣賊子與會而為婚著齊侯之罪也

夏齊侯衛侯皆命于龜

正曰胥命之文荀卿以爲善之歷代諸儒因之愚考其所由盜不始于荀卿實始于左氏左氏作傳有事可紀則紀其事無事可紀則據經文斷之故于此斷之曰不盟也所命何事則無稽也公羊強其詞而附益之曰胥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又變而附益之曰相命而信諄謹言而退據

此淵源何怪諸儒咸以為善乎然亦有一二特見者如劉敞則謂春秋亂世齊衛凡君會而相命蓋何足算張洽之對朱子則謂諸侯上僭齊衛勢敵彼此相命以成其私意俱裁准適從焉愚謂劉張之說近是而未得所隱傷不足取信于後試再釋經文証以史事庶幾得聖人作書之意焉余得天下改命為制之為制謂之名三代未嘗改命也天子所命止行于國中故惟天子得以命諸侯而諸侯不得以相命今為侯伯會諸侯上僭以言事也所言之事必天子所以命諸侯者聖人責其不聽命於王而私相命以為是于天子之大命也故明正其爵貶言其命以制其無王之罪焉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六

參曰杞微弱國既被兵猶因郕以請成于魯而公會之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謂日既盡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變大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止曰翬稱公子桓德之進爵為上卿也○汪曰翬為桓執隱復為桓逆女以結齊好不待貶而惡見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

參曰據左氏逆紀伯姬傳曰卿為君逆也此齊侯送女傳曰非禮也上卿送之是賢之往逆猶為得禮而齊侯送之踰境為過於禮也

公會齊侯于讎

張曰聖人制禮不可過不可不及齊侯愛其女之過至乎此而而送之遂使齊侯之出不為親迎而為齊侯在讎特往會之傳公之送桓公之會皆非所以重其婚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以書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杜曰告于前也○不書以至於齊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讎○張氏謂曰自齊至手來聘成其志焉春秋惡文姜之終不得不詳其始○參曰文姜始至迎送之間雖未盡合于禮然有倚於情而流於過者無有簡於禮而失於不及也聖人詳書之見其為夫人也名正而實順卒宜其躬執小君之禮專主內治奈何肆為不道如後之所書云云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七

杜曰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有年

正曰年穀順成人民安樂有年之書史之常也聖人修之則有年不悉書謂天生物以養民其常理也今桓公甫立三年而經書有年說者以為僅有年者是也蓋元年大水其為無年可知矣五年旱六年非時而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四年無水皆微惡見自此有年之後其無年之多又可知矣桓行逆德召災病民他年之歉可憫也此年之有可幸也聖人重民命書之以為人君不德召災之戒也

十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孫曰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怠危治不怠
亂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然禽獸
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也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饌
下以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虐
殺不由禮謂之暴惟荒也妨于農惟暴也殄于物此聖人之
深戒也○程曰公出動眾皆當書于郎議遠也

夏天王使宰伯糾來聘

參曰宰太宰也梁宋地伯爵糾名也王朝公卿例書爵而名
之貶也桓公弑逆天王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其責當在
天王而移其責于宰者蓋糾位高職重宜其以禮匡正今乃
承命而來可知其為阿諛順旨不忠不智而不足為宰所以

春秋傳卷之二十一

八

不貶王而貶宰也

杜曰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
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也他
皆放此

劉曰何休曰下去一時貶天王之失刑非也史有遺缺日月
者仲尼皆不私益之日月無足見義而益之似不信故不為
也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參曰書二日先儒以為闕文甲戌之下有脫事焉傳稱公疾
而亂作化殺太子免當在此時此亦以意度之耳

夏齊侯鄭伯如紀

杜曰外相朝皆如齊欲其紀人懼而來告故書○劉曰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異之也齊侯之弟鄭伯助之以朝往
為紀人知之然後以朝反如者朝臣也齊不朝乎卑大不朝
乎小不重其為詳以圖人之國作若其朝然疾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胡曰仍叔之子云者歲世官非公也也古者世祿而不世
官周衰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
敗矣廷至季世小人得位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
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患處于草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
然則國家之亂自當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子仍
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
居公選之列以敗亂國家欲其深省之也○家曰宰糾名貶

春秋傳卷之二十一

九

也仍叔之子不名亦貶也責者以名為貶少且賤者以不名
為貶皆以其獎進之罪也○參曰寵用幼祖施惠與進一
舉而兩失之其責則在仍叔莫能回救之過也使其子而繫
之以其父與名糾之義同春秋以為王綱之不振非獨一人
之咎苟在朝者咸與有責焉耳

葬陳桓公

城祝丘

高曰祝丘齊魯境上邑齊將戰紀公欲助紀而畏齊人之侵
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參曰王自將以伐鄭而能合三國之兵其不能以上命命方
伯連帥可知非復盛世之征討矣三國稱人貶其不能為王

敵愾也然春秋之義時王為大故不先序主師而特言從王見三國之人猶知從上之義而君臣之分不終絕于天下也昔伐鄭見天子特其罪而三國從以伐罪在鄭伯可也戰于繻葛不書以天子之命非鄭伯可得而仇也敗績不書以王者之師非諸侯可得而禦也夫鄭伯以不朝之故致主親往之又拒而不服鄭伯之罪不容誅矣

大方

參曰春秋之記祀典皆謂非常者也月令大雩常用咸樂天子事也諸侯亦有雩祭蓋雩于山川百神每歲行于定已之月遠為百穀祈膏雨常祀也常祀不書故經無六月雩者他月因旱而雩則為非常故書魯僖天子禮樂舊矣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上

十

若其僭天子之失此大雩書於秋蓋因旱而雩春秋以其非時而書之志早也謂之大義僭也

程曰蝗也既早又蝗饑不待書也

冬州公如曹

止曰經書州公傳傳清于公未有一國二號者自當以經所書為正而傳所謂清于或氏或其本國主命為卿士遷于畿內之州故得稱公焉程胡傳俱謂其嘗為王臣得稱公鄭莊亦嘗為左卿士矣何以經所書者但曰鄭伯也皆謂州國在清于之地萬不可通矣其書如曹為下文來魯而書也

乙丑王十六年

在正月寔來

程曰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臣大也故書之來來魯也陳曰以為來朝則非朝也來奔則非奔也但曰州公來朝疑於來來魯曰則曹存正月寔來是不復其國之辭也古者君去其國大夫取羣廟之主以從而託於諸侯曰寓公先王所以通不得已也州公如曹寔來紀侯大夫其國不書奔通不得已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杜曰齊欲滅紀故來諸謀○高曰以紀之微而盟齊之強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憂畏諸謀之功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程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上

十一

也誠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矣物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參曰大閱簡車馬之名也古有其制冬則行之今魯懼齊鄭而以非時閱兵車故書詞氏謂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却倒說了即遵信周禮亦是先大閱而後狩此大閱並不狩

蔡人殺陳佗

參曰佗殺太子免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其為君以其見討名其為賊之義也蔡人殺佗而立厲公厲公蔡出也殺之似為私然而春秋與之不書人陳蔡人不用師徒也不書殺之地是殺之於陳也蔡人不煩兵而已殺其篡立之主是陳人不欲佗以為君而樂與蔡人殺之也故書曰蔡人殺陳佗于蔡以討賊之義而又以罪陳人之不能討也春秋之作首

重司適簡直以書明乎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能無懼乎
九月丁卯子同生

何曰所以書此公生者感應和之而生子無正故書之○映
曰召嫡子生以天子生之禮

冬之侯來朝
宗曰夏會于葵冬又來朝紀之求援于魯至矣卒不能有益
宗曰誠亡存亡之責紀之不能自治其國苟焉國存責存

十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曰焚火田也譏盡物也○參曰去秋大閱今春火田見桓
公志于觀兵肆行遊獵非安國恤民之道也

夏穀伯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上

穀伯來朝侯以小朝大勢之常也陸渚紀年平葛昔小國
也來朝未有書名者諸侯不名惟失地名葬則赴以名穀鄧
生皆失地也穀鄧皆在兩陽迫于楚距魯千數百里遠朝于
魯何益哉蓋爲楚所逼失地而奔越蔡許陳曹諸國不見
容者懼楚也至魯遠於楚而容之以朝是故書朝以失地
故書名

秋冬閏見四年杜注

八年

春正月己卯祭

胡曰周官大司馬然以中冬今以春正月何也周書以周月
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杜曰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
爲主皆故祭公來受魯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
蘇曰王將逆后于紀而使魯主之故祭公自魯如紀不辭使
謀昏也遂繼事之辭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

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曰命魯主昏也魯將爲紀謀納女于王王使家父來聘言
娶於紀也○家曰天王下聘逆人初而貶以正法也再而貶
申著其義也至於三貶盡於前不貶猶貶也

夏五月丁丑祭
程曰正月既祭矣而非時復祭者必以前祭爲不備也其黷
亂甚矣○胡曰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趙曰儀父益知義者也隱有遜于乘之心則即位三月儀父

來盟桓有篡逆之惡則定位六年儀父不至非義何恃哉桓
公欲其然無故而伐之責其不至也然知終不即至之十五

年因平人爲人之來不得已而與之俱而後朝焉以是知義
之果可恃也桓以不義而伐人之國用兵何名哉故不書公
不書帥以見貶

冬十月雨雪

程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杜曰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
爲主皆故祭公來受魯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
蘇曰王將逆后于紀而使魯主之故祭公自魯如紀不辭使
謀昏也遂繼事之辭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

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得失則視其實而已祭公自魯逆
王后以二事出者也 繼事者紀世于魯魯能
述紀於是為之謀傳納女 公事 紀世于魯魯能
繼紀紀懼求魯六年會于 紀世于魯魯能
魯也今祭公求受魯王后魯逆王后自凡不得紀紀情
公事 紀世于魯魯能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終

西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終

丹徒莊忠誠校

春秋卷之三

邵坦集古傳註

桓公下

成桓王十九年

春秋卷之三終

母之尊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尊之家而將歸於王本
其所自而言也○祭公求魯王后魯逆王后自凡不得紀紀情
為王則可謂紀國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舅姑來朝

周曰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皆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三 桓公下

一

君之禮一等未晉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
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朝於天子不敢後時故老疾者
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遽攝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
其禮亦無時曹伯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衰
之寵也危病邪之何也世子君之試也常享而射姑嘆踰月
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曹伯之過也世子苟焉
以從父之命又豈孝子之盡道以事親者乎

已桓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

胡曰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益數也天道十年亦一周矣
人事十年亦一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
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故十

年書王紀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宮高侯于祖正弗遇

胡曰高初約魯爲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自郕之師書曰弗遇惡高侯之失信也

冬十有一月丙午齊侯鄭伯來戰於郕

趙曰言來者言兩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言敗之常也○孫曰

之師法用兵之曲直殘民之輕重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

者○齊魯今年郕之爭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蓋魯桓之當討

固有天罪極惡齊鄭之君既不奉天討而與之會盟矣今

二

乃徇私欲爭小故以無辭伐有辭則罪在三國故書其來戰

此春秋之特筆也

庚申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陳曰此郕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

之畧之也趙曰三國既伐魯何用復爲盟蓋齊鄭連衛以

伐魯而衛嘗助魯爲桃丘之會猶疑衛復與魯也故盟之然

以私忿絕魯脈血要神盟雖固何益哉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參曰擅執鄭卿而迫之以亂嫡庶宋首禍也故貶人之祭仲

不能處而不論而以出君易死九大惡也鄭曰此無寧字矣

公子父爭二十二年宋鄭交伐連兵構怨皆始於此○正月

左傳祭仲人仲是有寵於莊公使爲卿克段傳有祭仲交質

傳有祭星爲傳有祭仲是古人傳名或多一字或少一字

往往有之此稱祭仲蓋止補其名之一字非傳其字也其曰

祭仲因其本爲祭封人而賜族曰祭使爲上卿也謂稱字貴

命卿曲說也

突歸于鄭

參曰子桐公子突未爲卿也曰歸自宋歸也宋納之故與祭

仲俱歸其不言祭仲者舉突爲重也忽未出而先書突歸明

突歸而逼忽其意也不繫鄭明突不宜有鄭也

鄭忽出奔衛

三

參曰忽繫鄭明忽之宜有鄭也○蘇曰鄭忽未踰年之君也

未踰年之君稱子不稱子何也不能君也國人附大國不

援以至於出奔故不成其爲君也

宋會不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且宋會魯大夫未賜族者○孫曰蔡叔蔡侯弟也○參曰宋

人既誘祭仲而執之與之盟立突矣又與三國爲盟約其定

突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參曰魯以大夫會盟于折宋公猶以爲未得魯君之會也故

至于夫鍾而公往會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闕

參曰宋公歸自夫鍾責賂於鄭而鄭人不與故復結魯以圖

鄭來會于盟

己未年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黃子盟于曲池

參曰紀黃小國見公數合諸侯有禮而兩盟故未至魯壇而公會之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參曰公之欲平宋鄭於下二會見之左氏逆探於此公尚未之明言也宋莊欲結前一會之好復約燕人與俱已有連兵伐鄭之意亦未之明言故三國遂盟以結好其欲交相為援之意則同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襄公下

公會宋公于虛

參曰宋之所以會魯者怨鄭背已而欲結魯以圖之也魯之所以會宋者將為鄭請而欲平其憾也二君意不相侔故數會而成未可知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黃氏正憲曰夫鍾闢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于魯地宋為主也虛龜之會是魯欲平宋鄭宋不受平故數會于宋地魯為主也

丙辰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參曰虛龜再會而不盟宋公辭平也武父一會而為盟謀將伐宋也鄭伯聞宋之辭平急欲得魯以為援而魯桓亦憾宋之不從已故與鄭遂盟公之所以結鄭者亦欲其背齊而共

援紀也

丙戌衛侯卒

參曰上書丙戌是十一月丙戌見魯與宋之連也此書丙戌從起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參曰宋人辭下聘未加兵於鄭而魯鄭已興師伐宋所謂生人之兵也然魯侯之義用賢治不肯不以亂易亂宋雖可伐而魯桓數與盟魯鄭安乃其所立何遽舉兵以相向乎故書師書伐而而書戰見魯鄭之情互也不稱與鄭伯貶也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參曰去冬魯鄭伐宋宋人憾之故與齊合兵不先宋而先齊者明是齊侯伐紀也伐紀者齊之本謀宋欲報怨而必偕齊伐紀者知魯鄭必救紀欲致其師而與戰也戰不書地于紀也以四國之眾而師敗績曲也豈起於宋而以齊紀主是戰者聖人重滅國著齊侯圖紀據諸侯以合戰之罪也

襄公下

三月葬衛侯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襄公下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吳曰前年魯鄭救紀而敗齊宋之師蓋齊宋之報怨也故

為會以謀之曹公故會鄭于其地

無冰

胡曰古者藏冰以節陽氣之盛亦輔相變調之一事也今建
子之月燥而無冰則政治強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
春林所藏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案於四時寒暑之變
詳矣

夏五

案曰夏五或以為舊史有闕或以為修經以後傳寫脫漏如
其舊史有闕因而不益是聖人之慎也如其傳寫脫漏則亦
無從稽考存而不論可也皆傳疑之意也何必執一之乎
鄭伯使其弟諸來盟

案曰盟于武父既合兵以救紀魯鄭親矣今年春復申好于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宣公六年

曹可以已矣乃鄭伯以篡逆得國惟恐魯援之不固也復使

其親信之弟以來為盟於是猶以曹之會未嘗盟尚不足
恃也春秋治其以私意交隣故直書使其弟諸議其同惡相

濟故書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杜曰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

乙亥嘗

參曰災之三日而遽舉嘗猶未及平嘗之期也魯之君臣何
急於祀先如此蓋因御廩大變必有譴之者以為害於案盛
將無以奉宗廟且大怒神怨此其見端也桓公不知恐懼修
省而汲汲焉以自媚於神速舉嘗祭謂御廩雖災固無害於
祭也左氏以為書不害魯人之私見而為之說也非春秋

之義也聖人所書之義謂其非時而安舉以災之餘而祭則

不敬莫大乎是且非所以消災變之道也

冬十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參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以用也惟天子得用諸侯之師列
國不相為用也若私用之則為之用以伐人國則大亂之
道也人合族以來諸侯連兵攻伐者多矣皆不書以其非
一國之志也突與其兄若齊衛陳蔡皆以討之則有名之
師也不然而替罪於宋問其所以立突者宋亦何辭以對乃
皆不出此惟宋以責賂之故徵師四國四國苟焉以從是宋
以一己之私怨挾四國之眾以求逞於鄭其矣宋之專也故
特書曰以以著其首惡四國協從均罪也故與宋俱貶而稱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宣公六年

人

宣公六年十有五年

春二月壬申使家父來求車

參曰書天王使來求車則知魯之職貢必有缺入者王室微

弱特遂其辭曰求車豈誠財用不足貪求無厭哉春秋於內

之惡皆婉辭以見義觀其所書而無王之罪見矣至於魯當

供車與否王朝求車何用或託車以為言或因王疾將弱而

備喪具皆不可考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正曰突實蔡立以其君鄭故稱鄭伯突避祭仲而出不言祭

仲逐之者凡諸侯出奔皆被逐而奔非自奔也春秋一以自奔為文者所以立君臣之大防不使亂臣得以加惡於君也然書君奔而逐君之惡自不容掩矣突出猶能復而經書名者以其正本不止有正者代立其位宜自此絕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杜曰忽實居君位故全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孫曰稱世子者明忽世嫡當嗣也○陳曰忽實不稱世子此其加世子何從其恒稱也○突國也不稱子以其歸國也稱世子春秋無加損焉○實而已矣○參曰忽因突出而復歸春秋原其始而稱世子謂是君終而未立者避亂出奔今復歸國宜立乎其位也惜也其不能據全鄭使突得入也有國四月而已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下 八

許叔入于許

參曰隱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莊公奔以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則固嘗召許而未絕其禮祀也所少者未得正位於其國都耳今鄭莊已卒公子爭立許叔乘其亂而遂公孫獲入其本國是謂有興復之功故書許叔謂其兄終弟及宜有許也書入而不曰復入謂其自許東偏而入非從外入也春秋之義以興滅繼絕為大非逆而取之則宜其與之也與叔而鄭莊之禍許至於今十有五年其罪亦著矣

公會齊侯于艾

高曰齊襄公嗣立復通好於魯也

邾人牟人莒人來朝

對曰魯薛之族見也與邾牟為無異魯薛之貶輕而邾牟為之貶重何也曰古之諸侯朝者固曰間於天子之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焉耳魯薛是也今天子崩魯與三國未嘗奔問弔唁修臣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猶是所以責之重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張曰春秋止書突入櫟而忽登儀之事皆不書者所以見大鄭掘國既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已制于突與入其國都無異又以見忽雖依之為君者未矣而不足紀也○正曰櫟鄭之大邑入櫟則未盡得鄭也而遽書名以忽之歸仍前不能君也忽不能君則突雖入櫟其有鄭自此始矣栽培傾覆天之道也推此固存聖之訓也春秋何容心哉所載皆經國要典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下 九

國不二君於是忽立四月遠君子近小人不與賢者圖事權臣擅命國人有殘童之刺將不能有鄭矣突入於櫟而諸侯助之國人君之春秋書名以著其失國四月始復有鄭也○以突亂故程子曰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參曰地而後伐先行台禮而後伐也突入櫟以逼忽諸侯苟顧順逆之理伐突以定忽斯義舉矣乃志在納突以四國之眾而攻偏安之鄭猶且弗克師之曲也故先書會而後言伐以著諸侯之蓄私謀而亂正也

西元年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杜曰前年冬納厲而不克故復謀伐鄭也○張曰於此又載

蔡與同事竊益張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

程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呂氏大圭曰會於曹蔡先備伐鄭衛先禁杜以為後至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禮春秋因事紀實以見當時之風無復禮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程曰不惟告廟又以見勦勞於鄭突也

冬城向

趙日向介莒魯之境上本非莒邑故莒魯交爭互以為己有而其交爭自今日城向始故謹志之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下

十

家曰朔謂殺其兄而居其處因以有國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因欲逐之而立黔牟春秋書名以奔之以其殺兄篡國罪固當逐蓋之也莊六年王命子突殺黔牟則知朔以有罪見黜於王而黔牟之立王實命之則黔牟不得謂之篡而朔非君也

成二年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參曰艾之會齊既通好於魯故今年公欲平齊紀齊侯亦欲納朔遂偕紀而參盟于黃也盟非春秋所貴刑牲歃血之文豈遂泯其爾虞我詐之情哉至夏而還戰于奚齊之不信於魯是滅紀之先聲也傳稱襄公立無常不誠然乎哉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

家曰隱公初立即為蔑之盟桓公十有七年始為此盟蓋篡

國之君儀父惡而遠之八年見伐十五年乃與平葛來朝至是始會而盟稱曰尋蔑之盟儀父之不肖有所附可見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參曰齊背盟而伐魯桓公但教疆吏以守備是齊人為志平此戰也故不書侵伐不與齊之背盟而伐我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李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

正曰蔡李桓侯之書於春秋說者以為不書名而書字不書奔而書歸為蔡李之賢桓侯不書公而書本爵為蔡李之賢而請諡是皆以意造作不衷於實而可信者也愚謂蔡君乃

《春秋傳》卷之三 桓公下

上

從君以次而稱非字也十一年折之盟有蔡叔在焉則知此時所立之弟獻舞即蔡叔也季何以當立季之去其與桓侯有所齟齬而去歟今此之召而歸在喪既踰月固非為嗣立而召亦但為親視而召耳二月而葬桓侯非禮也魯謂賢者為之乎春秋諸侯無大小葬皆稱公惟此一稱侯遂以為諡諡於天子夫周之舊典今不獲見然考之於史確有可據者參得天下以為周有諡法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其餘諡法此不可以証諡為臣子所定乎請諡之說不過據貞惠文子之事而比度言之耳他無所考也衛文子之事亦祇恃君寵愛而為之耳豈遂為周之鉅典耶若謂稱侯為請諡則宋之稱公豈世世請諡耶且侯爵稱公祇傳一級而子男稱公則踰三等豈小國之放肆三倍於大國耶而謂春秋

書公以著其僭則二百四十年間雖無大賢侯豈遂無次上之賢過于蔡桓者乎名卿大夫豈遂無過于蔡李者奈何皆問於其下耶諸儒之為此說者特以其可明仲王之義近於理耳不知欲明仲王之義自有大經大法因從違以定褒貶不在此一字之異也其有謂字誤者是也至於蔡李之得書春秋非無所謂也缺舞之立十一年即為楚虜在楚又九年此時蔡之宗廟社稷非李其誰祀焉李之居攝者九年而缺舞竟卒於楚李立其子暢是為穆公以是為蔡之社稷臣也故錄其歸

及宋人衛人伐邾

卓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趙之盟而伐邾故止書及以著其反覆之罪

《春秋左傳卷之三》 桓公下

主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丁丑王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參曰桓公終於是年無王之人已沒故復書王見王法之永存而試逆之罪王法之所不赦也

公會齊侯于濰

杜曰公本與夫人俱至濰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濰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呂氏大圭曰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毫髮不敢越者也夫豈強拂人之性情而以繁文末節為尚哉經國家定禍亂而杜未然也泉水在衛女思歸而不可得載馳載許穆夫人欲歸

唁其兄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則有歸寧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之制禮嚴矣違此者未有不敗公之與夫人如齊是夫而不能夫也夫者以智帥人者也智不足以帥人而可謂之夫乎○汪曰不言及而言與及者以尊及卑以此及彼皆及者為主與者相與而不相屬之詞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易曰天子制義從婦凶也桓公不能制義而從文姜以正其咎可知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胡曰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於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秋七月

《春秋左傳卷之三》 桓公下

主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參曰隱不書葬而桓書葬者桓公戕於齊不得以本國臣子弑君為例故書葬非謂可以釋讐不復也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三終

丹徒莊忠樸校

春秋卷之四

御批集古傳註

莊公上

成王元年

春王正月

孔曰無事而空書首月見莊公于此月雖不行即位之禮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謂此月公宜即位而先君不以其道終不忍言即位也問僖亦然

三月夫人孫于齊

杜曰姜氏齊姓于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于其奔去姜氏以示義○參曰夫人既如齊而齊孫于齊誅絕之義也不曰姜氏謂其與齊不為親也同姓宣淫尚可言其姓氏乎于其去魯書曰孫于其往齊創姜氏見其無地可容也

齊魯舊集卷之四 莊公上

一

晏單伯送王姬

正曰單伯天子之卿單采地伯傳也王將嫁女子齊命魯主其昏禮使單伯送至魯而後歸齊不言王使者王不自主也春秋所以紀之者見王朝不察襄公之悖亂反與為昏魯有不共戴天之讎反受命為主奉命而行使于其間者單伯也夫按正之術矣○單伯諸儒皆據經文書會書至遂擊左傳而以爲魯臣不知公穀命大夫之說原屬無據諸侯自分封以來大國三卿爲天子所命故卿曰命卿皆諸侯自擇賢才而任之既已受爵卽爲魯命後雖有罪國君不得而專殺之必請於天子今謂單伯爲魯之命大夫單氏之字則文十五年有單伯豈其子若孫可同于祖父之字耶謂後之單伯亦命大夫豈其子孫皆賢足當天子之命耶抑一命而子孫

世襲耶此又無其制矣其言曰午氏或於單子爲周臣故云爾彼爲單子非單伯也不思單爲斯內邑名天子封爵或曰伯或曰子因其功德之深深而命之非單邑止可稱子不可解伯也如祭邑前有祭伯後有祭公彼何不一之也有謂十四年單伯會齊侯等子郵書單伯會而不以單伯齊侯列序則其爲內臣明矣不知春秋內尊尊周有魯之君臣則書曰公谷或某人會無魯之君臣在被則書曰單伯會齊侯等于某見其以王臣而來會諸侯非諸侯之要結三臣以會于屬

同之體未爲失也又有謂單伯至自齊既爲王臣安得告至於魯不知彼爲魯事而來被齊人執不書其至於魯史豈其久繫于齊而不返耶趙氏鵬飛憤從左而不悔者欲聞其說安得以愚此說告之據經擊傳洵爲特譏然于公穀則可矣

齊魯舊集卷之四 莊公上

二

欲擊左傳勿輕改齒

築王姬之館于外

杜曰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于外○張曰築館所以爲王姬之舍以待齊侯之逆也然魯主王姬非一前此必有其所今特築於外者知哀痛哭泣不可雜于吉事故築於外也然桓公戕于齊未及一年其創鉅痛深當百倍于先君正終之日又可以于外爲安命國人以築與春秋所以著其忌父親讎之辜也○參曰或疑娶送秋築館不已後乎不知此築館乃魯人特起之見故春秋書之以明其雖築于外猶爲未安豈必館先成而王姬始至以居之王姬之至必有常所秋又築館于外者爲齊人來逆時之用也何妨既至而後築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杜曰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張曰莊公王姬之昏故王寵嘉其父遣使錫之策命然桓叔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罪乃司馬九伐之所宜加王不能討又以惡為善示以哀嘉故特去天而止書王也○參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大王今不書天見其所錫之誣也

王姬歸于齊

孫氏覺曰不書來逆者視迎常事不書齊與魯為隣國而魯主其昏又在衰經之中不書王姬之歸無以見魯之失禮而天王失命也

齊師遷紀邢部部

三

參曰邢部部紀之三邑也齊取而有之以云遷蓋陽存三邑之名徙其官署器用于別境而陰收其土地人民如此則必用大衆故書齊師雖不達滅紀而滅之形成矣紀為魯甥又王室姻戚齊娶王姬而魯主昏旋興師以迫紀非但無魯並無王矣其暴不已甚哉

己丑王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參曰慶父莊公庶兄於餘丘杜云國名公穀皆云邾別邑然未有伐邑而不繫國者杜註近之其所書之義或云罪莊公非所伐或云罪莊公初年即委政慶父以讓禍端亂本然傳

無其事未知其所以伐之故何從而決其是非也姑問所疑

參曰魯王其嫁故齊人來赴來赴故書卒或云比之內女或云公為之服皆非正義其書之者謂莊公宜與齊絕今乃因王姬而視厚若此非徒視王姬也實親齊也如不同天之恨何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祿

胡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祿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也或疑子不可以制母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

齊侯會齊侯之西莊公上

四

莫不俟命夫人徒往平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敬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

春王正月

齊王正月湯會齊師伐衛

參曰湯魯大夫未賜族者伐衛納朔齊志也魯何以與之會莊公尚幼謀國之大夫知有勢而不知有義主王姬之昏聽夫人之會與齊親矣故復與之伐衛皆庸臣詭隨之行君子之所深疾此春秋書湯之意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薛氏季宣曰七年而葬閔王室之無臣子也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

孔曰季紀侯弟鄒紀已也齊之謀紀久矣前年遷其三邑國有日夕之危紀侯不能自入為附庸故分季以鄒使事於齊大夫之後季為附庸先配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不書名書入不書叛也判分也傳曰始分為紀侯大夫張本也紀已之後叔姬歸于鄒明為附庸猶得專鄒故可歸也以叔姬歸鄒知鄒為附庸附庸之君雖無爵命而分地建國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胡曰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忠則春秋貶之則則書名書奔今季不書奔不書名見其迫於強暴奉命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乎是無識焉入者難辭也

冬公次于滑

齊魯會盟之書莊公上 五

祭曰次者止宿之名師過三宿曰次言久於其地也公往會鄭伯謀共救紀而鄭伯辭以難故止書其次滑見公此舉為無益之行也

春王二月

夫人姜氏享齊侯于臧丘

孫氏覺曰春秋諸侯相見皆謂之會未有言享者其因會而相享亦不書以會為重則享不足校夫人無道而享齊侯亦因會而後享也然經不言會而言享者姜氏會齊侯又享之播惡於二國之間會已不可況享乎以享為重故書享也姜氏齊侯之惡不待貶絕而見矣莊亦不免於罪也大飲賁曰享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鄒伯遇于垂

許曰齊魯陳鄒遇于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祭曰齊知魯之援紀不可回也然非得陳鄒之助亦不能獨援故託於不明而會者以見陳侯鄒伯令勿助魯則取紀之謀成矣兩君相見而曰遇春秋猶諱之況三君乎其為簡畧變詐亦甚矣

紀侯大夫其國

張曰自桓五年齊鄒如紀以至莊三年凡開紀之存亡者一佈書紀侯圖存不獲困強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去之故特書大夫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暴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也○祭曰前年使紀季以鄒入齊已有去志然宗廟社稷難以輕棄故猶遲之及魯君次滑而鄒不應陳鄒遇

齊魯會盟之書莊公上 六

垂而聽於齊然後遲難之議決脫然而舍去聖人通其不得已之情書爵書去書其國見其無自取滅之罪也不詳所如而特書曰大其以去之京師而依於天子畎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孫曰紀侯大夫其國紀無臣子故齊侯葬紀伯姬齊侯不道逐紀侯而併其國葬伯姬以市恩甚矣齊侯之詐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雒

祭曰齊侯稱人貶也哉桓公辱夫人乃罪大惡極之人無時焉可與通也祿卽二年姜氏會齊侯之處也莊公釋不共戴天之讎與之會獵於此徒知佚樂而不知內慚此之謂失其本心故書以示譏

莊王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參曰師者眾多之地不投人知而直往於此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記惡此賊固不能為夫人諱也由會而享由享而如師已甚愈甚之辭也

秋鄭黎來朝

孔曰鄭之上世出於祁國譜云祁祁挾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於祁曾孫黎來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為小祁子○王氏孫曰祁國小故與介同稱名祁猶有禮故不止言來而兼曰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卷之四 莊公上 七

程曰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陳曰不言納以朝人為重也入則不言納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矣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范曰徐乾曰王人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命以貴之○正曰杜云稱字以其加子也徐云加名以其稱突也愚謂稱名為是加子者乃春秋稱美加子夏之例書王人者見其出於王命也子突奉王命以存衛卒而拒朝如是則王命所臨宜其莫敢干矣故不言帥師正也言救非正也有不用王命者而後言救也諸侯苟順順逆之理問王命而輒止伐衛之師則廢置之

桓之天子暴逆之賊彼有退避不即為有道之世哉惟五國之意納朝以固其私恩抗王命而拒王師使子突此舉空存救衛之名而無其實則救之者未嘗不善而伐之者罪不容誅矣

夏六月鄭侯朝人于衛

劉曰朝同官有國矣入而不言復者不與復之意也為諸侯受之君君所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國之助六國之道也為此乃非所以復也○正曰朝有殺二兄之罪徒出奔黔牟之立王命之矣諸侯之納王命之矣乃以抗拒而入肆其放殺是與而已矣

秋公至自伐衛

參曰書至與之也傳曰不取則無用見公惡爭之成也

卷之四 莊公上 八

鄭

冬齊人來歸衛俘

高曰朝之奔齊侯容之其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故以賈賂齊而齊以分於四國焉故主齊言之而曰來歸衛俘則同黨之罪各有所歸而齊為首惡○胡氏銓曰諸侯逆王而納朔志乃在於衛俘豈志於利則叛其君矣春秋書齊人歸衛俘以見諸侯之違王命本志於利也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孫曰恆星星之常見者也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隕墜也夜中星隕如雨謂隕墜者眾也○張曰蓋王邈將終而霸統

方作之祥自此毫髮湯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矣○
正曰天地之運數與人事相表裏人生而父子相繼之際不
過三十餘年故論者以三十年為一世及其易世而氣象有
變者天地之運亦若是而已矣故春秋所紀天地之變異
不出乎三十年上下之間以為兆端應感之始其識於幾先
者微矣自入春秋以來三十六年王綱不振諸侯放恣雖極
變亂然而王迹猶未盡熄諸侯各不相統今天著其象前見
之星當夜而隱至於夜中星見矣而阻墜之多如雨此非常
之變也以言乎邇則大水為災以言乎遠則刑罰內侵王道
終而蒞功伊始越一年而小白君齊矣

秋大水無麥苗

杜氏諤曰入政以食為先一穀不登曰歉莊公不能以禮為

春秋左傳卷之四 莊公上 九

國屢致災異此年大水麥苗見害聖人錄之以示憂民之教
俾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為心也○張曰周之秋今五月麥熟
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民食乏絕有同之大事故
書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曰一歲再會稔惡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乙丑年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曰期其伐廊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參曰慶父
在而稱師師與大夫敵也書次又書侯深責其無名妄動之
罪也

甲午治兵

程氏端學曰自文事者必有武備故治兵於閒暇之時而用
之於不得已之際則師出以律矣今魯師輕次于外俟陳蔡
而不應眾心離散然後治之未矣

夏師及齊師聞鄭師降于齊師

張曰書及內之志也魯與鄭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富
親者莊公忌親而志于取鄭始俟陳蔡而不來然後要齊以
聞之鄭所以不服齊而降于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隣而貪
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不同心敵遂得乃同之魯師之出
大無功也故著其輕用民力之罪

秋師還

胡曰書師還讖役久也輕舉大眾妄動久役俟陳蔡而不至
聞鄭而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病民莫此為

春秋左傳卷之四 莊公上 十一

甚矣○正曰春秋凡書師皆公不在軍之際今先儒據左氏
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遂謂公亦在軍稱師為愛例不知
慶父之請自軍中請之於朝公之不可自朝止之於軍故往
反稽遲至秋師始還也若在軍中不可則疑即還矣不待秋
也春秋所書之意議其勞師於外與鄭棄其師祇一聞爾其
不書慶父帥師者猶制在公也若書慶父則專非慶父矣此
罪廟謀之失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參曰無知不稱公孫非卿也○陳曰弑君者連稱管至父其
專罪無知何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春秋誅利
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弑齊襄無知與聞乎故者也而無知
受之則無知為逆首○張曰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無

知之亂嫡積漸於僖公之時而獲公之積惡不可掩考其即位以來所善齊事無非匹國公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有餘殃也

春秋集古傳卷之四終

江都郭夔校

春秋集古傳卷之四終

江都郭夔校

春秋集古傳卷之四終

江都郭夔校

春秋集古傳卷之四終

春秋集古傳卷之四終

公伐齊納子糾則知齊大夫之背盟也
正曰齊有亂子糾在魯故公召齊大夫而與之謀立君稱大夫者當國之辭也齊無君則大夫當國矣公無所稱齊臣以大大稱而不名無嫌於仇齊其所盟者正也齊大夫既受命則宜其逆子糾而立之何為返國而即逆小白于莒也下書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

正曰齊有亂子糾在魯故公召齊大夫而與之謀立君稱大夫者當國之辭也齊無君則大夫當國矣公無所稱齊臣以大大稱而不名無嫌於仇齊其所盟者正也齊大夫既受命則宜其逆子糾而立之何為返國而即逆小白于莒也下書

公伐齊納子糾則知齊大夫之背盟也
正曰齊有亂子糾在魯故公召齊大夫而與之謀立君稱大夫者當國之辭也齊無君則大夫當國矣公無所稱齊臣以大大稱而不名無嫌於仇齊其所盟者正也齊大夫既受命則宜其逆子糾而立之何為返國而即逆小白于莒也下書

公伐齊納子糾則知齊大夫之背盟也
正曰齊有亂子糾在魯故公召齊大夫而與之謀立君稱大夫者當國之辭也齊無君則大夫當國矣公無所稱齊臣以大大稱而不名無嫌於仇齊其所盟者正也齊大夫既受命則宜其逆子糾而立之何為返國而即逆小白于莒也下書

春秋集古傳卷之四終

江都郭夔校

公伐齊納子糾則知齊大夫之背盟也

公伐齊納子糾則知齊大夫之背盟也

正曰左氏本作子糾証以經文後稱子糾不應前後互異故仍從左氏經程子以小白子糾為襄公之二子考襄公之立

在位十二年立五年而始娶王姬又一年而王姬卒則嫡子之有無未可知也若以子糾為襄公之長庶則必生於王姬未歸以前十餘年則襄公太長恐非王姬之匹也且倍之在

位三十三年則襄公亦未必甚長恐未有此二子也自此年至會于葵丘計三十五年而桓公已稱王矣則小白之少於

襄公能幾何故說鮑叔牙當亂未作即奉公子小白升莒是

襄在日而其臣奉其公子以外則可謂大駭恐無此情事也

如此則以為僖公之庶子者是已倍之庶子何者有臣以奉

之蓋鮑叔夷吾之事見襄公無道必不能久於其位見終弟及則二公子皆先呂之國也各平一公子全身遠害以爲將來親國之計耳然則二公子孰長曰先歸謂糾兄者是也夫以夷吾之智召糾之而不長而年少波知其不然矣且以子路子貢之言觀之更有可信者皆曰桓公殺公子糾則是殺其人而奪其國之詞也故二子皆憤其殺而責管仲以死也若使糾弟屬國無害於桓公之爲君而於其來爭拒之是矣既殺之而子路子貢亦但以桓爲忍人將置而不論也何皆切切於召義之間而夫子而致辨哉蓋鮑叔之奉小白又自有說鮑叔之智固不及管仲而其平小白卒能有成功則千慮之一得也彼固管仲於二庶子之爲人惟小白能得衆則以次之理或考定也是又鮑叔之獨見也公納子糾

《春秋左傳卷之五 莊公中》

二

而先言伐齊者齊大夫背就之盟逆小白而拒子糾故伐而納之也凡言納者皆內弗受之詞糾繫子明其罪嗣也小白繫齊非子其當立者其有齊人之內援也二子同時爭國小白有內援故得先入先入故得有齊人者國逆之文亦竊入之辭故凡有爭者皆言入也孫說得之○孫曰夏公伐齊納子糾其言齊小白入齊者小白爭立也言入者皆非世嫡

秋七月齊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正曰凡戰皆不言公諱也出師敗績乃敗矣此何以書敗績則不能納子糾也小白據國而爭立管納子糾而敗績故特書我師敗績以明小白之多助而子糾之弗勝也其弗勝者勢而已矣非義有不勝也故不諱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劉曰此齊人殺也其曰齊人取之何甚齊侯也內私人之國而奪齊人之師而殺之是取其子糾殺之而已矣○正曰前兩齊大夫此則齊人非止貶齊桓並貶齊大夫也此年書齊事詳且悉者齊桓始立之不止也猶次爭立又賊殺其親以是得國而衛諸侯其本固已失矣此其所以專事詭詞而遠於王者之道也

之說未

張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以齊之心故洙而深之以爲防禦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於無益古人未雨綢繆之意不如是之陋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莊公中》

三

丁丑王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正曰案經凡內勝皆曰敗某師則許戰之說謬矣前年齊已敗我師殺子糾今復加兵於我師亦何義哉故經不書伐深疾之不與齊之加兵於我也書公敗齊師見齊魯之自此相惡也

二月公侵宋

張曰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鄙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高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於魯而遷之○參曰遷宿于別境宋有其故地猶存其祀故不言滅

宿自是亦微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郕公敗宋師于乘丘

許曰齊桓始大未顯其民而輕用之是以而不志於魯○
宋曰齊宋書師著兵力之強也書次見其難出之無名也次
未及戰而書敗見其以計敗之也齊方圖衛而宋以威脅
齊自敗寇而詐謀以取勝皆非善鄰之道也故筆貞之

秋九月制敗於鄆于葵丘之會

杜曰制楚宋死其目制楚一六二書以爲國號亦得二名
終莊公之世經書書制之元會也書楚人伐宋以後常稱
楚也○葵丘之會自方叔魯伐之後人存其盟書其盟于不
作故也○吳曰蔡侯爲楚所獲而以之歸留於楚九年至莊
十九年卒○李氏廉曰楚勢浸強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東

蔡蔡侯蔡之五

四

而制亦執禁以爭強於南故執召滅國之禍皆始於此年○
正曰蔡侯書名不復其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解治

張曰齊桓方有志爲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興滅繼絕而以私
憾覆滅小國其罪大矣○正曰孟子曰霸必有大國春秋先
書齊襄仲紀大書齊桓滅諸小國所以著齊人之廣地以資
前詞也滅國桓書人以見貶此書師者著其始用師於人國
以聚暴寡也譚子不名卒以不祀也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

張曰宋師再至再敗兵端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其國亦困於

兵矣

秋宋大水

杜曰公使弔之故書○張曰此歲支辰怨不慶遺書古意之
存存者思自公不重慶遺之○而曰新宋災自禍乃童子
所制出災言以誡管之而不知變者春秋之存災異可不察
哉

冬王姬歸于齊

張曰王女下嫁與諸侯之女適人者無異詞蓋夫婦之道三
綱所繫宜於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侯女歸之辭焉
陰陽唱隨之義天地之常經不可紊矣○參曰魯王王姬之
嫁多矣正他公時以爲常事不書惟莊公時兩書之適襄公
書之詳議親饋也適桓公書之略齊魯數交兵亦敵國也不

蔡蔡侯蔡之五

五

然則以爲常事不書矣

冬王姬歸于齊

胡曰莊公四年紀王姬歸於今九年叔姬始歸於鄆者紀侯
方卒故叔姬至莊然後歸爾歸者順辭以宗廟在鄆歸奉其
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
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妨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
加焉是故其歸于鄆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
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焉後世勸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胡曰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有死於

正曰公子御說文仲久已知其宜為君則是賢也又為世子則是當立也為武逆所建商叔大心已合五族與齊師定亂而立之此齊之會也何德於宋而責其齊乎蓋當時諸侯繼立必視於諸侯會盟而後始定桓公就此以圖伯諸侯因此以尊桓宋公定伯位是則年矣無報禮於齊之事故桓公責其齊會約二國以伐之且謂王師以假示尊周之意然假之者宋有不自敗諸者也故不俟王師之至而先與陳曹專伐討春秋稱人以貶罰其專征以示威也

夏單伯會伐宋

正曰不稱王使明齊侯之請非王自命也繫之於夏非賈單伯之後至譏齊侯之先行也說者顧猶以為魯臣豈密邇邇國踰時而使人往會明示以慢乎且說桓伯者動云尊周室不於此著其尊周必待二十一年之後乎魯臣豈會伐鄭會伐宋皆書帥師此不言帥師王臣視列侯君將不稱帥師之美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莊公中 八

秋七月荆入蔡

事見左傳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正曰單伯取成於宋而還至冬復會諸侯于鄆以成宋好書曰單伯會見其以王臣而來會非主之也主齊侯也諸侯欲推以為伯春秋據其事而書之蓋亦因而予之矣

莊公二十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許曰自北杏至此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慎重是以盟則眾

信矣敬說也○冬曰復會于鄆陳侯亦至序於衛上重三落也宋衛鄭信從如前桓伯於是乎畧定故左氏曰齊始伯也夏夫人姜氏如齊

冬曰桓伯之人於今七年姜不如齊以齊魯用師也柯之盟齊魯已平今復如齊桓公不之拒蓋徒欲展親結魯以定伯業而不知詳於睦義者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冬曰鄭附庸小國而叛宋宋自伐之有餘矣必連三國者蓋齊桓尊尚威力挾邾以助宋脅服小國耳書人者畧之也鄭人伐宋

張曰問諸侯伐鄭而侵宋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鄆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

春秋左傳卷之五 莊公中 九

冬十月

齊侯王

春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孔曰往年齊桓伯救患討罪未敢即尸其任今為宋伐鄭仍使宋自報怨故宋主兵序於齊上也

秋荆伐鄭

王氏曰齊方圖伯楚亦浸強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衝鄭之要害尤在所先故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冬曰楚伐鄭及陳而還於是諸侯懼而歸從齊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鄆

陸曰清開於師口會公會也不書公為公諱也桓之謂諸侯服之矣不從之則禮廢矣故不書公為公諱○正曰按陸氏之引而不發蓋謂自糾糾以來數與齊爭衡會于柯諸侯相盟也至此則不得已而從諸侯服於齊矣故諱之程胡首叛盟之說蓋不如此之得其平也鄭伯一歲兩受伐焉至冬卒從於齊河濟秦岱之間諸侯之同方岳者無不合矣桓桓於是乎成故於此一書同盟傷周道之衰志弱事之興也

邾子克卒

甲午王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伯

祭曰去冬既同盟于幽今歲有諸侯朝齊鄭伯不朝而使魯

往故齊侯憤而執之春秋書人以示貶謂朝齊非典禮之存而魯以無罪見執也魯不稱氏非上卿也

夏齊人殲于遂

張曰絕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絕而齊之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已故聖人於此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眾也

秋鄭伯自齊逃來

陸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張曰列國大夫喻應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閑弛慢國因以遂齊之罪也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唐之罪

也○通鑑主以取伐於伯主稱之罪也

冬多瘰

○陸曰瘰瘰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

○陸曰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祭曰不言戎侵我又不言敗戎師而但言公追戎則知疆場無隙守之衛戎來侵掠已得其志而去公雖其後而追之○于濟西所極也濟西猶魯境追之至於此則戎先深入可知矣書之以明備預不虞為國之要務也

秋有莠

何曰言有者以有為異也○杜曰莠短狐也含沙射人○張

曰稂者迷也莠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也至哀姜卒再成穢亂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祭曰次年文姜再如舊○陸曰極又一年而文姜終淫風

庶幾乎息矣孰知哀姜接踵而至故陰類之異物屢有之春

秋悉書其觀於物者微矣

冬十月

○陸曰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服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孫曰服書者為違事起也結締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若云大夫出境得以專之則秋與齊侯宋公盟而冬齊人宋人陳

人加兵於魯非所謂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也陳桓人者勝不當書故曰之也○正月結稱公子已受氏焉卿也魯於是時列卿始齊等無不受氏之卿矣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咸稱展公子結皆見於經于鄭乃其盟之顯非賤之止處也盟必書地連上殺者正以見方行勝事而遂盟于鄭也賤止於何地不必追求矣

夫人姜氏如莒

家曰前此姜氏如齊齊莫之拒遂使肆然罔忌焉遊及莒非惟魯之辱亦齊之辱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何曰鄙者邊垂之詞○許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賄未討齊宋在鄆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

春秋集傳卷之五 莊公中

十一

盟不先下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盟焉○家曰是歲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天子攝遷於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是春秋所責也

丁卯二十一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張氏傳曰莒非父母國而如者意夫人為齊桓所絕也夫人行年六十而不知恥莊公成君二十年而不能子是可哀也夏齊大災

杜曰來告以大故齊天火曰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戊申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王氏孫曰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勲在王室而不免諡為厲者其始以略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何在臣子舉諡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考也

春秋集傳卷之五 莊公中

十二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五終

江都郭襄校

春秋卷之六

邵坦集古傳注

莊公下

已丑年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張曰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大罪極惡而列之於後災以從肆赦之例估終得志其善瘡暗謂之肆大眚以議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程氏端學曰姜氏弑逆淫亂得罪宗廟國人所當誅也而得成禮以葬魯之典禮廢矣其不從夫誰與七月而葬乃其細

春秋集解卷之六 莊公下

一

事不暇論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邵氏寶曰御寇陳世子也何以殺之欲立嬖姬子款也殺者宣公而歸之陳人者何陳人之志猶公之志也是以與申生異辭○正曰稱人而不名蓋陳之譏人陷世子於其君而君殺之也法不當專罪譏者故不目君而稱陳人以兼罪進譏之人也不曰世子而曰其公子者對陳人而言不失上下之分也若稱世子則當目君矣或曰申生之殺亦信譏也何以目君曰彼信嬖姬之譏女子不足責故專罪譏者觀此御寇之殺完以賢公子而奔則陳人之構禍大矣春秋之法條分縷析如此後世君臣所當深戒也

夏五月

祭曰以五月首時一經無之杜云闕繆是也或以爲譏莊公

要事聖人不如是迂曲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釋曰高侯上卿齊無仲殺首與盟之禮益詳公盟復與雋爲昏密之大也

冬公如齊納幣

呂氏本中曰莊公失禮者三娶嬖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

已丑年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張曰書至告於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于藝祖用特之意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

春秋集解卷之六 莊公下

二

也今莊公忌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其心將何如哉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比事屬辭示人之意顯矣○趙氏與權曰莊公踰年而後反居喪告朔之禮俱廢焉

祭叔來聘

正曰聘非自行之禮也何以不稱使蓋祭叔祭伯之弟也爲其兄來聘於魯時史得其情實故不書天王使之也言祭伯使則圻內諸侯上有天子不得有所使也故但書曰祭叔來聘聖人存而弗削以爲祭伯列爵王朝不能上輔天子明正典刑以令於諸侯而反私行聘問以結外好由是諸侯之無王者有內援而益肆行無忌矣周之衰也孰非此庸臣誤之也哉

晏公如齊觀社

吳曰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
而齊而曰觀社此何禮哉蓋齊俗每因祭祀則蒐軍以夸示
成衆而聚人觀之故莊公得此爲名以如齊也○祭曰公
如齊觀社曹劌諫而不聽春秋書之所謂君舉必書書而不
法爲後戒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正曰春秋小國大夫例稱人荆雖強實荒遠蠻夷故春秋從
小國之例於祭於吳亦然然既與通聘猶當稱君使稱臣名
而不氏若衡若椒乃止稱荆人者蓋隱桓莊之時小國來朝
大國者有矣未有行聘者荆遠行大國之禮故春秋抑之也

齊侯與魯侯之盟

三

後所稱屢異說者謂漸進之非也立文各有當爾本註詳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正曰造穀與觀社同時說者皆習焉而不察蓋公之如齊特
託于觀社以請昏期乃未見齊侯聞荆人來聘而即退故書
其至以著舉動之非禮及其既接聘聘旋復期齊侯遇于穀
凡稱遇者皆托於不期而會以爲私謀故傳聞志相得也觀
其至秋而即丹桓宮楹則知其昏期已定塗師官廟矣

蕭叔朝公

啖曰人君相見曰朝皆受之於廟以重禮也○胡曰蕭叔附
庸之君也爲禮必有其所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
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
有不愛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何曰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正曰五
廟不稱豈何以稱桓宮蓋桓公於隱爲弟未當易世遷主又
不可隱桓同宮故別立桓宮莊公將娶齊女於桓宮五廟
未必不修丹桓宮楹者則桓死於齊齊女不可入于桓宮
也況丹之亦非制乎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正曰公子結盟齊侯宋公子鄆至冬而有西鄙之役益大夫
而盟諸侯未足深恃也前年齊高侯盟公于防亦大夫而盟
諸侯者故齊桓以爲未足恃復爲扈之盟也書會齊志也蓋
齊桓欲得諸侯莫先於得魯猶有西鄙之憾故盟于扈以釋

齊侯與魯侯之盟

四

之盟會國之大事說者與遇穀同議以爲昏娶之故非其倫
矣○遇穀魯志也可以要結姻好論盟扈齊志也惡可以爲
昏姻之故而還至鄭地乎是其議之所從生不過因後二年
方逆故爲此說耳有謂齊女待年未及或可信也至謂文姜
所制踰時而娶則又不深考矣莊公年二十六豈有至今始
娶之理倍公之母成風說者以爲莊公之妻莊何緣而有此
妾乎蓋必其先安於風姓成風其賤也嫡既亡而始議娶齊
耳說春秋者皆執不再娶之說不思邾文公夫人有齊妻有
齊姬豈其娶一姓乎據經所書莊公如齊之類數蓋議其
依齊以爲安肆志寵樂動不中禮自待禮而已然矣然前十
五年猶望其有爲也故書其罔歸書其敗齊師于長勺北杏
之會不與柯之會與齊特相盟兩會于鄆皆不與是公之不

苟於從齊也豈不可以發簡自強哉迨十六年諸侯從齊于幽而公亦俯首矣故諱不書公所以傷其無能為也自是所書無非苟從於齊之事雖作得無事然不能正身以禮自治其國其如後患何

辛惠王
亥七年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楨

杜曰刻鏤也楨榱也將逆夫人故為盛飾○胡曰丹楹刻桷自常情觀之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齊桓之健國也為子者不能復而盛飾父宮夸示雖女廢人倫悖天理者也御孫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故詳書以示戒

葬曹莊公

春秋集解卷之六 莊公

五

夏公如齊逆女

啖曰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如魯往他國親迎皆常事不書他國來亦如之凡書者皆譏也

秋公至自齊

祭曰踰時然後至見公之久於齊也納幣久於齊親迎久於齊親在他國無異本國政治不固而溺於宴樂怠荒耽甚焉書公自至而不書夫人偕至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也故別書入以譏之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祭曰豈其妻妾必齊之姜不痛於文姜之亂而復娶哀姜者春秋於其始至書曰入說者以為宗廟弗受之辭也固得其旨而聖人書入之意則以其禍魯視文姜為尤甚若曰召慶父

之亂者已自此入也蓋比之興戎入寇者矣

戊寅大夫宗婦說用幣

祭曰左傳公使宗婦說用幣御孫議其同於男賁是為無別禮於微夸耀一時無別之亂由微而之著則其禍大矣越七年而見之○正曰諸傳皆以大夫宗婦並言是不細閱左傳單提雙承之過且大夫即見用幣亦常禮也春秋蓋不書正以示婦之用幣即著其無別非必待男女混雜相見然後知其無別也言大夫以宗婦繫之大夫爾

大水

冬戎侵曹曹出奔陳赤歸于曹

祭曰戎不逐焉而納赤何為焉之奔赤之歸曹在此時然春

春秋集解卷之六 莊公

六

秋祇書曰侵蓋不以廢立之權與戎也若曰戎以侵掠亂曹曹世子驚以戎亂故不能自定遂出奔陳庶子赤乘戎亂而歸國以竊其位曹之當國大臣不能輔佐嗣子捍禦戎師以致庶孽亂正則將焉用彼相矣

郭公

祭曰郭公先儒皆以為闕誤胡氏既以為義不可曉又取郭公之說載管子善善惡惡一段是以似亂真雖其言足以為訓見於他書可也

辛惠王
亥八年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曰女氏叔字李友與原仲有舊故女叔來聘李友冬亦報聘○正曰凡聘皆使卿卿例書名此稱女叔蓋叔為陳侯之

弟陳侯寵任之過封之別邑而氏曰女焉春秋書之正以見大都偶國爲非禮也二十七年季友會葬原仲比於國君著義益明矣○陳氏深曰自十九年公子結因腰而失原之好遂與齊宋來伐今乃來聘以結好故傳曰始結陳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杜曰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於社請救於上公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張曰日食陰勝陽微之徵事同天下固不止爲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貌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彤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如周

春秋集解卷之六

七

征周禮所載乃禮文之末爾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克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呂氏大主曰天子伐鼓於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諸侯鼓於社非正也復用牲非禮也

伯姬歸于杞

胡曰其不言通何也逆者非卿姓名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其禮之失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胡氏銓曰未聞大水而用牲者況伐鼓于國門乎此非惟惡其失禮惡其不務修政事以消患彌災而爲是區區淫巫瞽

史之見也

冬公子友如陳

杜曰報女叔之聘也凡魯君卿出朝聘皆曰如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春秋集解卷之六

八

許曰隱桓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陳曰凡殺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戎侵曹獨奔陳赤惡曹暴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此專殺大夫之

春秋集解卷之六

八

始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趙曰徐偃王偃稱王穆王滅之別封其系以祀伯翳其地介於魯宋之間爲二國患此必犯宋之牧圉故宋伐之然齊實伯主而以宋主兵何也僉徐者宋故齊以宋主之

冬十有一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集解卷之六

八

祭曰凡書會齊外爲志也蓋伯姬來寧其父至於洮而不肯入國故公用會之也如莊公者當以義訓之令其歸國何至輕身以往會于外乎春秋書之比於兩君相見之詞並責之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杜氏謂曰諸侯同志而盟共滅天子齊桓主之○祭曰此書同盟左氏以爲陳鄭服也晉考諸經自北杏以來陳人未有異志何與鄭並論乎蓋在會諸侯宋桓晉莊數從齊侯已狎伯政惟陳鄭差遠至是而同心戴桓願爲此盟以其尊周室則此盟出於陳鄭之謀也邇人安遠人至矣天子於是年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其亦因諸侯之所同欲而賜之歟春秋再書同盟于幽蓋亦節取尊周之義而予齊以伯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杜曰原氏仲字禮大夫既卒不名季友逆禮會外大夫葬其見其事亦所以示識○吳曰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請於公命之

春秋左傳卷之六

九

行故書

冬杞伯姬來

祭曰歸寧曰來常事不書此書者以其非爲父母而來爲叔姬之嫁也爲杞國夫人寄內政焉父母在歲一歸寧孝也他事則不可以輕舉今春來寧其父忌見後母但會于洮而反此則因叔姬之將適莒也而輕於一來故書以著其數爲非禮也

莒慶來逆叔姬

胡曰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紀伯來朝

祭曰杞伯來朝從伯姬也非人君之行矣伯姬以私事來魯

己虧國典杞伯不能閉自家而復以身徇之雖以朝禮來魯能掩其從婦之恥乎春秋聯書於此以彰其同時偕行而不能正夫婦之倫且以明朝禮之不可衰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曰賜齊侯命爲侯伯會于城濮將討衛也○祭曰君行師從桓公既受伐衛之命而至于城濮則其以兵臨衛也明矣公問齊侯在彼而往會之從齊可謂專矣公不與伐蓋齊侯辭之他事皆合諸侯今此奉王命以討衛乃獨行之則是欲專其名且欲專其利也當此之時爲衛計者知王命之不可抗則請服於會何至有來春之敗乎

乙未王十

二十有八年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祭曰衛有伐周立于頑之愆惠公爲之也今懿公之立已二年矣不朝於周以蓋前人之愆此伐衛之命所由來也幽之再盟衛又不至以抗伯主之令此齊人之伐所由至也城濮之會齊侯觀釁也衛不微辭請罪以彌兵於未動今春之伐齊奉王命也衛直抗拒而與戰故書衛人及齊人戰以明衛人志乎此戰也敗績不書師以明主戰之罪也齊奉王命以致討宜若無罪矣而稱人者以王命始而以取賂終春秋責其不忠於王室而貪以成私也故與衛俱貶焉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正曰救兵未有不善之者而齊宋稱人何也魯君親行齊宋
豈以救者會乎蓋齊晉之霸皆以爭鄭為先務此其始也荆
之伐鄭救之宜矣十六年之伐何以不救之也考齊桓之始
入也用管仲以圖伯內務富強外吞小弱無非驅逐迫脅利
己病鄰之事救患分災非其本心之誠然故荆人北侵蔡鄭
受禍而桓公若罔聞知甚至王室有難亦坐視而莫之拯也
向使率諸侯以舉大義北殺王都南紓蔡鄭登其力之不足
鄰之不附乃不勝其求利之心與小就之心也經營二十年
未道行義者有幾乎自幽之再會鄭伯伯輪誠以服天王因之
錫命桓公感而思奮於是乎有向義之心荆復伐鄭始救之
矣然其救之也猶以為可以圖伯而後救之也故聖人書救
以善其成一匡之功書人以譏其行霸者之術此王霸之辨

春秋集解卷之六

七

誠偽之分韓子所謂謹嚴者也說者顧猶以為將軍師少
欲為桓公管仲護並為聖人護愚姑勿多辯楚師強矣將軍
師少救之而不勝且奈何

冬築鄆

孫氏覺曰鄆魯下邑鄆故無城新築為邑春秋之法興作皆
書所以重民力謹天時也先書築鄆而下書大無麥禾則公
之興作不重民力可知矣

大無麥禾

張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也○湛氏
若水曰周之冬乃夏之八九十月也至收成之時而後知麥
禾皆無故曰大無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泰曰國有饑饉鳴出告糴古之制也故左氏以為禮然不曰
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所以著魯之君臣不能務農重穀
節用愛人歲一不登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遂仰求於鄰國也
而惠王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廩

程氏端學曰新者徹其舊而一新之也延馬廩名去年大無
麥禾告糴于齊上下困乏可知矣今春正當賑給勸耕惠鮮
窮困而奪其力傷其財見莊公無志於救荒而厲民以畜馬
有國家者知所鑒矣

夏鄭人侵許

蔡曰許不與於後幽之會又不救鄭故鄭人侵之
秋有蜚

春秋集解卷之六

三

蔡曰蜚不常有先備或以為預養蠶中之臭惡者左傳隱元
年有蜚不為災故不書今書者為災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杜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城諸及防

家曰魯國比歲凶饑莊公輕用民力不惟城一邑又併城二
邑故雖時而必書所以譏也

丁卯三十一年

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

正曰公次也不書公諱也齊將有事于鄭公次于成既不能
救又不能取無名妄動故諱不書公他本作師次于成文非

不順然失實矣不書公而公在可知師亦可知書師則公不在矣次郎是也

秋七月齊人降郕

杜曰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通以兵威而使降附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張曰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又

紀特之往葬皆以正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施行示後法也

○家曰梯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范曰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張曰簡禮以議軍旅之事所關定其交而後求者與

齊人伐山戎

齊人伐山戎

泰曰會于葵丘之日宰孔有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

伐山戎今書此役所以著齊桓始勤兵於遠也○張曰中國

之聲教未治近有荆楚為患尚未及制而勤兵於遠其治之

先後兵之大者皆失之矣

春梁丘子帥

胡曰何以書梁丘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

候四時夫國梁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為遊觀之所屬民以

自樂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鄭氏曰薛有二秦有二薛國在徐州秦國在薛莊公築臺于薛于秦皆魯地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趙曰獻捷於七猶可言也獻捷於魯其卑甚矣齊蓋以為威

魯而魯坐受戎捷其為榮大矣又何懼焉

秋築臺于秦

張曰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息放者則治國家

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逾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矣世而

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冬不雨

孫氏覺曰春秋不雨者七陰陽不和之異也人物在天地間

皆仰陰陽以生陰陽不和則物必不遂故春秋之法一時不

雨則書不止為災也異之大者不可不記也○程曰一歲三

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春城小穀

張曰小穀魯地孫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泰曰齊侯欲會諸侯以謀楚以其伐鄭也宋公請先見夏遇

于梁丘則其所謀者必曰伐鄭之役距今五年請君觀變而

動故遂不會諸侯所以志者為其深謀制楚也宋公亦善輔

霸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泰曰牙將助慶父以竊位辭露於君前季子致君命於鍼季

子致君命於鍼季

使敵殺之殺之當其罪而又微其跡蓋牙有兄弟之親苟過其惡於未形則遂隱之可也故春秋言卒使若死於位者然大義滅親而匹之立後度以大夫之禮變而適於中者也聖人無識焉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范曰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莊公太子不書殺諱也○陳氏深曰子般正任所出始之不正故羣公子心不服季子以死奉般而立之正也然季子不敵叔牙以過其惡則公不得正終般不得繼立既立矣其如哀姜如悍不樂孟任之子得立而慶父久通哀姜志欲取國哀姜力爲圖之則子般安得保其位此皆莊公內治之失終成其禍僅免其身卒就二嗣也

公子慶父如齊

春秋集傳卷之六

主

祭曰慶父如齊告立君也慶父敢於如齊者非既蒙弑逆之惡名而倚權藉之在手也彼不手刃嗣子而使國人舉賊之當其時豈遂昭然於人耳目哉固將歸惡於季以掩飾於一時立閔公以彰立嫡之義以此赴告於齊謂是齊之所出齊必爲援內有君母之助外挾伯主之令豈不可以泰然惟吾之所欲爲乎向使弑逆彰著徒倚權勢豈敢輕去國都以自取滅哉自事後而論以爲齊桓既新縱容逆賊徇私害義自當世而觀彼實家亂情事未悉欺以其方故齊以常禮接之而慶父安然歸國矣

狄伐邢

杜曰邢姬姓周公之後○張曰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

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並滅兩國首以伐者其強也

春秋集傳卷之六

主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六終

江都郭夢校

閔公

成惠王十一年

春王正月

葬莊公於八月子般卒於十月明乎子般已立為君也已立而見殺則嗣立者不書即位啖氏曰凡先君遇弒則嗣子廢即位之禮禮有所不備故史亦不書即位也齊人救邢

祭曰文王為西伯其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駕周祐以對于天下桓公欲修方伯之職自北杏至此二十餘年矣狄人肆橫侵陵中國且其振旅以往遏止狄眾各守封疆不復再出斯為義舉乃僅從管仲同惡相恤之言一紆

襄公

邢惠春秋書救非不善之也而猶稱人謂其不能服狄使蓄毒而復肆於後其視文王之業大小之相去遠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祭曰十有一月而葬蓋以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祭曰盟而後請復季友也春秋之初凡君即位必會盟於鄰國況伯主乎公子慶父守其他舊臣相幼君以出會齊侯既盟而請復季友其不自召諸陳而請於齊侯者蓋在內則制於慶父而在會則依於伯主故必次郎以待而季子由是得歸慶父亦不敢去之矣○正曰說者皆泥定一也字若特為請復季友而盟遂多方曲折以求通而議多不安愚謂也字乃左氏常調不必泥也因盟而請復季友亦可云請復季友

也是時慶父當國若前定請復季友之議慶父豈許之乎季子來歸

張曰邦之視臣有親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過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其罪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使召諸陳季子始歸春秋從諸侯昆弟之例而書子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為國之輕重而教魯人喜其來歸之情也○正曰稱季子內辭也若曰吾季子也云爾國亂君幼凡有裨於我者皆以內辭稱之不得其職名齊仲孫齊高子皆從內而尊禮之之辭也張註極其精核餘無取焉

冬齊仲孫來

正曰內難未寧而鄰國使使來省問是豈不可以深嘉其意乎故稱字而不名其不稱使者為其不能著罪致討以平皆

襄公

二

亂失救患分災恤鄰討罪之義則省難之舉僅等於私交故不稱使而但言來謂其無成事也侯其自斃非計也問管可取邪心也務軍魯難不即行之意也齊侯不讓於修伯業而仲孫亦坐無輔導之術矣

七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曰陽國名蓋齊人過徙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祭曰嘗用天子禮樂蓋習行之春秋不書今魯人以禘為大祭禮物儀章倍極隆盛專於太廟亦可移於他廟故意有所崇則舉所謂禘者而祭之蓋取其名之重與其禮樂器物之隆而於追配之義置不復論也禘本吉禮他日不言吉此言

吉對慶而言未應吉而吉也于莊公不稱宮廟即於寢而祀之也○張曰喪未三年主未達廟廟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忌哀情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與哀姜謀與而為之又非他日信禮之所得比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陳曰慶父使卜貽賊公於武園魯史必以實書古者史不諱國惡也聖人倚之曰公薨諱之也遇私君父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葬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吳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弑謀身負二惡自歎於心而畏齊相故不敢歸齊也

春秋左傳卷之七

三

公子慶父出奔莒

高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姜氏慶父實弑公者○張曰慶父與哀姜謀弑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乘機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公則正慶父之罪致辟於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來於魯不許其請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

冬齊高子來盟

杜曰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泰曰書高子美稱也書來盟定魯也二君見弑魯亂已極齊侯知而之而不早為安定故不稱齊侯使高侯也

今僖公新立高子一來魯亂已平因結盟以定其位聖人歸美於高子而書來盟謂其能終事而忘魯人之德之者深也

十有二月狄人衛

孫氏曰曰左氏載狄人伐衛之事是衛已滅也春秋但書入者蓋狄雖迫衛至於奔亡而未嘗居有其地其後衛復見於春秋非滅而取之故不曰滅衛○楊曰衛之淫恣亂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而成於衛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

鄭棄其師

胡曰人君置一國之名寵生殺子尊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而遽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柄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墜敵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而稱國者二三執政股肱

春秋左傳卷之七

四

心皆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藏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因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泰曰師者高克之所帥大於河上者也因惡其帥而不召遂棄其潰散則奔其臣不足責案其帥為可罪矣書國者國以民為本而謀國者君與大臣也以鄭之國是為日非矣何其不憂楚患也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七終

江都郭義校

春秋卷之八

鄧垣集古傳註

僖公上

壬戌年
春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高北救邢

參曰不言狄入邢蓋既入衛而又移師于邢也○說曰教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救邢之師先書次于高北誠不速救而下書救邢言有成事竟得其援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孔曰傳稱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則是諸侯遷邢也而

秦魯齊師次高北

文作邢自遷者以邢是如歸故以自遷為文謂是其國之意自欲遷非他人強遷之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參曰先書邢遷而再敘三師城邢別而言之不以遷邢累諸侯亦不以邢自遷而沒諸侯城邢之功也見聖人之所予矣

○家曰桓公存三匹國惟救邢最力使其疾驅而往尚能存之于未潰惟其有高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衛殺其宗社國召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其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成其緩繼書救書城再敘三國以美其救不沒其實也○正曰功在師逐狄人楚丘緣陵何有焉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張曰書薨于夷諱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為魯誅其罪而以

喪歸齊可知矣曰文姜莊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數十年間禍亂皆遂卒成再亂其亡之禍今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誅死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罪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楚人伐鄭

參曰前稱荆此稱楚杜云始改號蓋其國本號楚國于荊州之地之中故得稱荆楚詩云齊伐荆楚自武丁時已然矣春秋之初以其未與中國通故據其所居之地屬在蠻夷但稱荆以著之非以其盡有荊州之地也今併有申息之地已踰荊州之界起而與中國爭諸侯稱荆不足以盡其界分故自正其號不曰荆而專曰楚春秋亦據實書之稱人稱伐鄭恃強陵諸夏也

秦魯齊師次高北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榘

參曰七月鄭有楚師八月鄭伯在會則知齊桓徵會以救鄭楚師遂退諸侯會于榘謀將伐楚而不遽舉慎重而不輕出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參曰姜氏孫邾卒為齊戮株因懼魯出兵以成虛亡建會偃之後邾人以爲既結好矣故命還師公乘其將驕而討之是棄信而忘義也春秋書之非特著魯信無睦鄰之道亦以見霸政之不足一人心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郟獲莒軍

參曰莒人以求賂與師卒致軍敗將虜固為罪矣而季友於其仲奔莒之日不能聲罪致討僅以賂求及其既得慶父而

遂敗莒求賂之師獲莒子之弟雖曰有功亦但以詐而已聖人不貴也故脩書其事以交責之義利之防可不謂嚴歟

十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杜曰魯公請而葬之故告于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于魯魯公請其喪而還劉曰哀姜與乎亂安可復配宗廟臨羣臣故魯臣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于春秋故去姜以見焉○蘇曰不稱姜何也文姜之孫也不稱姜氏以爲義當絕齊也哀姜之死齊既自絕之矣是以不稱姜也

哀王十一年

秦魯傳事天 魯公上

三

春王正月城楚丘

正月楚丘桓公實帥諸侯城之而經不列序蓋列序諸侯則是序其績也故沒而不書止書曰城謂魯人城之也或曰人有功而沒之可乎應之曰功之成也必視乎其常人功雖小而不可沒也若王霸之功必有偉績然後足紀春秋之時王者不作而霸事始興如有偉績聖人亦必表而出之以彰其匡救之力如城邢召陵是也今狄之入衛也而齊救不至則是怠于救患而無功于衛也及其廬于曹而僅爲之遣戍歸之乘馬等物特小惠而已其爲安寢者何在乎論年而文公欲徙楚丘詩人脩述其望景觀卜營治宮室而歸美于其人口秉心塞淵則是文公猶能自立紹復先業而諸侯助之板築舉一魯而施可見矣此春秋設齊桓之微功而但

書城楚丘以志衛之自存也善哉乎原父劉氏曰齊桓城楚丘蓋城者非獨魯也而獨魯者以彼之爲未足以爲功故反脩吾之常義而博城焉耳春秋貴義不貴惠貴正不貴功畧小善而侵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公羊從左氏封字解出不與專目之說遂致後儒不能脫不知左氏封字乃安年之六非封建也蓋衛木宮滅于齊人可知矣何云復封乎故專封之說如嚼蠟耳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程氏論學曰姜氏淫逆得罪宗廟其死也不葬于其所而請其喪以歸葬之以禮又別爲之禮倍公知有母而不知有宗廟矣其十月而葬非非所論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秦魯傳事天 魯公上

四

程曰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爲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張曰晉武公以曲沃伯宴晉獻公嗣立尋以兵存陸渚地之小國虞虢與之爲鄰自莊公末年因虢人侵晉而謀于士爲以圖虢今始與虞伐之蓋先以重賂間虞虢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反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虢之要地晉取下陽而二國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以虞首兵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也

秋九月齊侯來公江人黃人盟于質

趙氏虞權曰楚強于江漢若舒隨鄧六皆屬之江黃介其間以弱役強聞中國有伯而危者安亡者存故不遠而來願就盟焉桓公之伯亦盛矣惜乎爲德不終卒滅于楚亦可傷也

齊亦病矣。○季曰：江黃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敵齊後者也。得江黃則師無左顧之憂矣。○正曰：此記江黃之所由滅，以見伯者之規模有始無卒，不能及遠也。故諸家舉齊者皆不錄。

冬十月不雨

孫氏覺曰：春秋之法，一時不雨則書過時，不雨則加自文以別之。僖公三時不雨，而首時皆志者，傳謂之閔雨。僖公有恤民之心，一時不雨則憂其災及于物，春秋據舊史書之以見其有志于民也。○參曰：此建酉之月，來歲之麥于是始播，久而不雨，生殖難矣，故以不雨告。而史書之是上下皆以無雨為憂也。

楚人侵鄭

秦書傳影之 僖公上

五

正曰：此言侵何也？前年伐鄭未得其志，今此迫近鄭地，因其帥勝伯書之以見其憑凌諸夏為已甚也。○家曰：會于懷謀，救鄭楚人比歲侵鄭而歸不出，何哉？王師不討有罪，幾百年矣，以伐楚為先務，可謂天下之至難，必萬全而後動。明年楚伐鄭師乃出，春秋不以緩為譏，矜其難也。

甲子十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杜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張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歷時不雨則饑饉，存養民命，貼危此雲漢所以編於詩而去冬及今年春夏三書不雨，雖記陽亢時災，然書法異於文公亦因以著其君尚憂民之憂也。

徐人取舒

正曰：書取或以為易，或以舒為附庸，或以為末滅之辭，皆非也。趙子以為不絕其祀，其說是也。蓋舒近楚而遠於徐，徐何能居有其地哉？徐服於齊，齊桓將伐楚，謂舒者楚之衝也，秘令徐人襲齊其險阻城池，因其資糧，師以守之，所以孤楚之勢而通諸侯伐楚之徑也。逮伐楚之役，罷則將棄而去之，舒豈能絕乎？如是則止可言取，不可言滅。故書曰取，或曰如此則入之例也。應之曰：凡書入者，雖不有其地而亦毀其宗廟，俘其器用也。今徐之取舒非為計利計而欲塗炭舒也，何云入乎？

六月雨

胡曰：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意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

秦書傳影之 僖公上

六

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高曰：建己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正曰：桓公將伐楚，復為陽穀之會，蓋江人黃人來盟于質桓，自喜已得遠國之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令母從楚而己，諸家言正言奇言關其前，躡其後是聖人為勸者考兵法也有是理乎？試觀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攻戰者多矣，烏有一國關爭而復有一國出奇兵以攻其不備者乎？但桓將遠涉江漢，乃頻數結好于江黃及其既得楚服，遂忘前好而不戰，二國之患也惜哉。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季曰齊桓將伐楚不煩諸侯而使大夫受盟焉不限先後故不以大會書○季曰蒞臨也往盟于齊故言往彼臨視觀此蒞盟則知實與陽穀之會惟來與江黃矣

楚人伐鄭

注曰楚師三至於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于懼于陽穀之會皆爲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參曰五伯獲諸侯以伐諸侯孟子以爲三王之罪人齊侯此舉猶未免焉而春秋詳錄其侵伐次止有許之之意何也蓋東遷以後諸侯相侵伐非報怨則利人土地耳無有以王事

齊人執陳轅濤

七

行者今鄭近王郕而數被楚伐不獲楚則鄭將與楚矣鄭與楚而楚之威令迫近王都不益遂其無王之心乎此桓公伐楚救鄭之謀始於過梁丘而定于會稽楚又再三伐鄭然後入國之師乃出也其先之以侵蔡何也蔡姬之故桓公之私憤也蔡久附楚天下之公憤也此蔡之所以受兵諸侯強盛楚不敢救而蔡遂潰矣蔡潰而桓公乘勝以伐楚春秋以遂事書言是諸侯之本謀也楚于是焉有畏服之心不以兵拒而使使來齊侯命管仲賁以王事則仗義執言之師也楚使一任其罪一云問諸水濱辭難未服而已不敢抗矣辭未服故復進兵不敢抗故師次于陘聖人節取其難王之義兼許其不暴之師故詳書以示意然而侵伐異文先蔡後楚則又以彰其不能一出於正也

夏許男新臣卒

趙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參曰屈完言名氏選同手大國之卿以其與諸侯盟也曰來盟言已服而求盟也曰于師陘也使即盟于陘焉失之符楚進退皆有禮矣故春秋交善之不曰及屈完盟亦不曰屈完及諸侯盟但言曰盟召陵序讀之辭也然楚盟亦不能服楚而楚于未會聖人之書法其于名分之際亦嚴矣善乎本訥趙氏曰楚服也楚屈完來盟于師不書使不與楚子當齊侯也曰盟于召陵以自盟爲文不與其得抗諸侯也此亦異于楚在完之陋解矣

齊人執陳轅濤

八

董曰齊桓合諸侯其後矜功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功未良成而志已溢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參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湯十一征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今師道陳而陳患之則齊侯之師不以律矣不知反求諸己而徒責諸塗之言爲不忠不顧陳君同伐楚之好而驟執其夫夫是謂不能慈忿望然以禮接下者也故稱人以貶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程曰齊命也○參曰大夫兒執陳侯歸其國心有所不服齊師道陳不加禮焉桓公命三國伐之我師不書主名以此伐非義舉也○吳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

且以其國近于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趙曰伐楚而至其功大策雖于廟爲得其實此因其實而書之以見善者也本訓○吳曰公與齊桓爲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月二日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杜曰茲叔牙子○張曰再侵陳者陳近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猶不服故伐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因諸侯故春秋詳書伐陳以著其罪

秦魯傳卷之六 僖公上

九

春秋十二年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張曰春秋斥晉侯而目殺世子者蓋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過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危可以示有國之鑑戒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張曰杞伯姬來杜云寧戚風也其子蓋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然朝者宗廟朝廷之上諸侯相見之禮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著杞伯與僖公之失正也○正曰杞之蔑禮於此見之矣後此所以貶稱子

夏公孫茲如平

杜曰叔孫戴伯娶于平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于平因自爲逆○注曰內大夫書如聘也戴伯因聘而娶不書逆者不予其因聘禮而行私事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世子子首止

正曰書及同列之辭也書會于世子尊之不使與諸侯齊列也○胡曰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秩禮敘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齊矣○高曰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侯以爲議之于朝觀貢之以諫辭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知也莫若爲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爲鄭而其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

秦魯傳卷之六 僖公上

十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正曰會盟異時則復舉諸侯再志盟地一經之通例也惟毫北不稱諸侯以有齊世子光在焉不可槩曰諸侯也說者以爲書重辭復於此見美惡焉陋矣○張曰會世子之禮既畢諸侯復爲盟約以同戴世子其義既明其禮復正所以成一匡天下之功

鄭伯逃歸不盟

胡曰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而行匹夫之事故書逃歸以深貶之或曰鄭伯亦聞王命而爲之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天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翼戴儲貳以正國本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不能以義制命

身取展春秋書逃者亦變之中也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故曰春秋以道義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祭曰弦為江黃之姻好以不事楚而見滅則江黃之會盟于伯主者亦徒然矣書之罪楚亦以病桓也

九月戊申朔日百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與曰下陽二國之門戶虞虢所恃不可失也今虞公台璧馬之進貨忘國家之將絕而以國之所恃資敵故書滅下陽於前而書晉人執虞公於後則晉虢無道絕滅號叔虞仲之祀與夫虞公之自取滅亡片言具見所以戒後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春秋左傳卷之六 僖公上 十二

丁丑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高曰鄭伯逃歸不盟遂與楚通是啟諸侯之伐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家曰桓公伐楚數其無王之罪此尊王也然自始謀至出師皆以鄭故鄭以齊之強不若楚楚之伐近齊之救遲不顧順逆蓋諸侯之首叛者齊侯之義不容已故皆爵而無貶楚乃圍許以救鄭齊侯以諸侯之師赴之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書遂美其救之速也

冬公至自伐鄭

參曰不以救許至而以伐鄭者以先事至且出踰三時見久

役之勞也

戊申王二十七年

春齊人伐鄭

祭曰鄭猶未服故齊復伐之其稱人何諸侯已加之兵已督其罪於是時也當修文德以來之不此之務而徒恃力征以致鄭之君臣有朝不及夕之慮殺其大臣以自解說則齊人急於用兵之過也故稱人以貶之觀其甯母之會納管仲之言修禮於諸侯至冬而鄭伯使請盟焉德禮之教順不遠歟

夏小邾子來朝
杜曰鄭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張曰傳言申侯出自楚者鄭蓋惟申侯不忌故國所以道

春秋左傳卷之六 僖公上 十三

鄭伯背盟從楚以敵諸侯之討而致殺身之禍與張氏曰申侯告齊桓以資糧屏風引鄭伯以王命從楚得以利誘人其見殺也宜矣然鄭伯於則比以趨利既則借以紓禍不罪已而移殺失道甚矣書殺大夫志非刑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參曰左傳首數句惟王氏略得其次第愚謂謀鄭句言其本志也管仲四言當在未會之前修禮句總會盟之始終言之蓋齊侯納管仲之諫而以通王貢召諸侯自始會至於既盟齊侯一勤於禮諸侯感而使官司聽齊約東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此句當在既盟之後蓋桓公責楚以不供王祭而楚人服罪改此盟以通王貢為先也鄭使世子華句當在未會之前鄭雖殺申侯以說於齊齊師退而鄭伯猶未遽受盟

此時聞齊有通王貢之命故使太子驪命于會非因兩伐鄭而來受盟也觀傳未便謂盟句可見中間解子華又以見齊侯能納諫以正待人也依此次第以讀左傳則知盟之美者無歸于此王元杰曰鄭伯逃盟于首止齊合六國以圍新滅後與伐鄭之師鄭猶未服管仲之諫修禮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乃使世子華驪命于會其德禮之效歟

曹伯班卒

齊曰不日闕文也

公子友如齊
祭曰此如齊與會盟爾母不異時說者皆謂勤於事親無謂傳稱諸侯官受方物此其證也

冬葬曹昭公

己丑年
十五年
春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正曰王躬而難作叔帶與世子相持未知其誰立焉然會于首止王世子已定雖未立乎其位位其所宜有也故其所使得稱王人王人者位卑之稱也而尊序乎方伯諸侯之上尊王命也尊王命何以使之亦與諸侯之盟蓋王人以告難而來必結盟于諸侯同獎王室故春秋不以盟王使為嫌也權事之宜正名定分莫善于春秋別言乞盟何也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逃在盟先也而書之于後者鄭伯之棄義也盟于洮鄭伯請服亦在盟先而書之于後非謂其不得與盟也謂其卑屈以乞異乎前日之逃也南面之君舉動不由于禮

豈能遠恥辱哉春秋不列序而別書之善其反覆之罪也○後儒疑左氏問月王崩次年冬來告喪之說以為祝之難祕殊為不達國體蓋首止之後惠王已不易太子王若未崩難何由作乎若王廢疾則中外事宜尚以王為主二子即行爭立乃不孝之大者此王人孰使之王既不使世子使之乃是背父私使聖人豈成其為王使而別無諉貶乎不發喪之說乃是謂君未立無主計者非祕之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乃是謂為冬十二月丁未王崩傳非謂正月二月位即定也諸侯盟于外未嘗躬履王庭且鄭與叔帶各有黨與亦難遽定於一時又安知其不至於經年也歲終平定始行告喪之禮魯史承告而書之亦非史之不信也且以見王室久亂而後安卒賴齊桓與諸侯之力也

夏秋伐晉
趙氏與權曰晉與狄鄰故有疆場之警教士以居羣公子又為采桑之役內聲類仍狄安得不肆乎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晉之謂也○祭曰齊桓嘗以諸侯之師逐狄人而救邢春秋美其功此書秋伐晉見狄之服於東而肆於西桓公之獲秋亦僅矣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正曰春秋書禘者二一以五月一以七月豈古制無常期乎抑魯人以意為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廟公于大廟其果是乎雜記又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此時獻子猶未生經現書七月何謂獻子為之乎孔氏以此禘為得常若非用致夫人則不書然謂于大廟為得常是則然矣

七月為得常登其然乎娶之禘之說聖人已不言其間書一
二於春秋者微示僭禮之意顯著變常之非至於周初所定
年數及時月日期則難稽矣說者以為三年一舉理或然與
其時月則經及禮文支錯互異未可取衷也用致夫人左氏
以為禘而致哀姜為非禮也又發凡以申之曰凡夫人不薨
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杜氏據經書
葬之說皆之以為已殯廟赴同祔姑惟以不薨于寢為不得
致何怪乎後人之不信此而歧其說于穀梁乎愚謂左氏發
凡言禮有是周之舊典者有是莊周列國之變禮者總非臆
造也如此四者哀姜俱有焉喪三日而殯經書七月薨于東
十有二月喪至自齊于外已半年矣其於三日而殯台乎否
乎齊人殺之于東以歸于齊魯人饋而復歸于魯遠近孰不

秦魯傳卷之六 僖公上

主

彰間魯豈遲之又久而行赴告以彰其穢德于同盟乎姜氏
刑戮之餘魯猶秉禮之國葬以小君猶可言也祔而列諸宗
廟禮臣持議有不許矣是四者哀姜俱犯之故曰則弗致也
經書用致固以著其用之非書夫人而不以姓氏謂前于薨
葬已著姓氏矣至此而削之以見義林氏以為見絕于宗廟
之辭是也穀梁以為非夫人則聖人全用反言且風氏於前
無明文至此而暗指風氏聖人必不為此埋頭語也諸家祖
其說言之津津而不知於聖人之文有弗順風氏之可貶於
王之昭葬而貶之不必於此暗伏也穀梁立姜之辭乃想像
語無足據者且經書夫人必其是夫人削姓氏而後可以見
義未有非夫人而先正其是夫人又削其姓氏而不知其誰
何也況成風間成季之緣遂事之而屬僖公焉固幸僖公之

立而已得為君母何用僖公以子立母致之于廟而適足以
彰其為妾乎凡此皆二傳以想像無據之辭致後人之紛亂
經旨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正曰此月之前雖猶未靖亦未改元故襲王定位而後赴以
十二月

庚申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季曰不書葬者襄公方有子喪而出會于葵丘故葬禮遂簡
諸侯亦不遣人往會爾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杜曰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祭曰會于

秦魯傳卷之六 僖公上

主

葵丘尋挑之盟且修諸侯之好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以饗
嘉之因列宰周公于台首此班序之自然東周之盛舉也而
宰孔有以窺齊侯之不務德蓋霸功極盛桓有驕色宰孔却
其有將衰之幾矣其先歸者為賜胙而來不至與諸侯結盟
諸侯亦不敢盟天子之宰此之謂有禮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孔曰此內女之許嫁於國君者故亦書卒但未往彼國不成
彼國之婦故不稱國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東牲載書而不歃血
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
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權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啖曰盟稱諸侯者前日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也不與盟禮也天子無疑諸侯之理○張曰一命之辭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義略備故曰於五盟之美者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宗曰甲子古于戊辰之後或謂從赴或作甲戌未知孰是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家曰奚齊死於喪次君臣之分未定卓子死於讒諸既葬君臣之分已定是以書法不同○正曰君之子則奚齊之非世子也明矣曰殺其君之子則里克之無君者矣以其殺之于

喪次未及葬其先君而稱嗣君故不成之爲君然不曰殺公子奚齊而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則亦弑君之變文也片言之

間而獻公殺適立庶卒致禍敗里克違命弑逆其罪莫逃昭然具見嗚呼嚴矣

然具見嗚呼嚴矣

春王正月公如齊

祭曰始朝伯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杜氏謂曰溫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攘而正之所

以病齊桓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張曰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

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譏賊之謀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弑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晉君也君臣之分已定而犯上作亂如此故正名其弑君而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節書此其定罪所以爲輕重之權衡非聖人莫能修之也

夏齊侯計男伐北戎

齊侯計男伐北戎

張曰里克再弑其君而其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蓋里克在

獻公父子則爲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已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也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已懼其又將害己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者無異固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之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趙曰非大雪之時而大雨雪常寒之謂也漢經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常寒則大雪非徒記異所以責時君不能建皇極也

王襄王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張曰惠公志於得國而無人君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忌

克多殺故平鄭雖有私謀其心春秋不以討賊之辭書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恭曰此齊侯之女也婦人不得與國事兩君為會國事之大者而使之與焉禮遠嫌者顧若是乎信公扶姻好之重以親結桓公挾霸功之盛以般樂皆越禮縱恣之為非德德思永之主也宜乎伯業遂衰四夷交橫黃虜而不能救均此陽穀之會前後傾殊矣惜哉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陳曰然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臥其國爾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八終

江都郭夢枚

春秋卷之九

僖公中

郇垣集古傳註

齊王十月有二年

卷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趙曰冬伐而夏始滅黃守以待救也三時而齊救不至黃向何以存之桓之伯業於是乎不克終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甲寅王十有三年

春秋侵衛

胡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志龍集其行荒矣楚伐黃而不救是不從僖公其棄寡矣故狄人復尋今年使衛明年使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也自古帝王之道至誠無息伯者之為假借一時雖欲無息焉得而無息哉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趙曰鹹之會謀城杞說者疑夏會而明年春始城之謂城萊陵非會鹹之諸侯不知夏會而冬城是乃所以為得時也然則諸侯止於鹹乎曰非也各返其國矣秋大等登公不在而魯公子友如齊登齊侯不在而聘耶先會于此以謀之至三務畢而戒事日至而畢務故書於明年春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於是而卒事諸侯至各書於冊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參曰夏會而冬復使大夫聘焉蓋其所以謀于敵者將畢事而致命於齊侯也

乙亥王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正曰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蓋避淮夷而遷之於緣陵則所以爲杞謀者亦隨矣國之所恃以立者在有令政不緣城郭溝池以爲固也若云緣陵阻險杞可以安則我能在遠亦能往杞不能自強而畏備於淮夷天子又不能討有罪而保小寡則所恃以存其國者惟伯主耳爲齊桓者不因淮夷之病杞而帥諸侯以致討如召穆公之來求來鋪平淮夷而定杞焉乃爲苟完之計輕舉土功遷徙僑勞重煩諸侯故書之於

齊侯城緣陵

二

策以善伯業就衰國小補非復葵丘以前之事業矣會盟所謀者成周城杞二事秋諸侯成周不書書城緣陵足以見意矣彼可毋書也○夏會而春城既不害其爲土功之始終則此總書諸侯乃前日後凡不比會扈盟扈也左氏有闕之說亦無足取況穀梁散辭之陋乎說者必欲與城邢城楚丘比豈城邢可曰諸師諸侯會釋傳有謀衛之說乎愈比愈不得其解屬辭比事非此之謂也經之意蓋謂諸侯城王城則可矣諸侯城緣陵不可也城邢之所以善者邢遭潰滅遷徙以救邢之師助之城有合乎濟變之宜若遇有敵國外患又未遭破滅而樂以此術施之則所見既小而失諸侯居尊之體似以羣臣而趨君上之事者惡乎可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陳曰朝未有言使者則其曰季姬使鄆子來朝何惡魯而賤鄆子也於是乎姬來寧公以鄆子之不朝也怒止之遂及鄆子遇于防使朝焉魯爲已汰鄆子爲已卑矣於婦人乎何議惡魯而賤鄆子也○正曰爲國以禮其禮先已而國隨之鄆子所以不能自存者兆端於此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正曰自莊七年星變至此凡四十一年中間無甚災異蓋伯功亦有補於氣數如此今山崩之異忽見於晉地以言乎邇則晉方內亂而繼之外患以言乎遠則桓伯衰而將終天下之勢日見分裂數年之間災變相繼內有廟震之警外有隕石退鷁之奇齊桓宋襄喪亂接踵天王且出居于鄭也此沙鹿崩之所以爲晉徵也

齊侯城緣陵

三

秋侵齊

張曰狄數犯疆內諸侯而齊桓不能治霸國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皆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薨卒

莊曰穆公也父獻舞見獲於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

內襄王十七年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楚人伐徐

季曰僖三年徐從齊取舒舒楚之與國其能不甘心於徐乎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

于匡

公孫放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張曰葵丘之會諸侯既聽命矣此爲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即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心怠而人心始懈乎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心之盛衰霸業之所由盛衰也故特書盟于牡丘而伯主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陳曰教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桓公合八國之衆以救徐而僅使大夫將桓志荒矣卒不競於楚故救而言次甚義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始於牡丘桓公爲之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祭曰不書日朔俱失之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中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祭曰厲楚之與國此分兵以伐厲翼楚之救以解徐也然楚有以窺其兵勢之不合救徐必不力故久而不退必勝徐而後已其不救厲者以厲猶可以自完也

八月

九月公至自會

祭曰以會至者出險三時救徐不親行無功而先返故不以救徐至也

李姬歸于鄆

陳曰內女嫁恆書歸不書歸必有故也李姬來寧公怒而止之故前不書歸至是而後言歸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杜曰夷伯魯大夫大夫既卒書字○趙曰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爲歷數之証○祭曰此必遠廟之宜毀者故於其殿而書之以示制

冬宋人伐曹

張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人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有事於厲而襄公乘虛伐之永嘉薛氏以爲伐厲而宋人內叛此則桓德之衰襄志之私皆可見矣

楚人收徐于婁林

趙曰八國之大夫救徐而徐不免於敗則大夫果用命乎八國之召各返其國是意於救患君忘向何以責其臣宜其運撓不進也則夫楚敗徐者大夫之罪而大夫不進者諸侯之罪也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中

五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祭曰韓爲晉地則秦伐晉可知既已戰矣無用言伐不書秦伯伐晉言文也自晉致戎又不召而逆驕焉經曰晉侯及秦伯戰則秦晉之曲直罪之輕重皆可見矣獲而不言以歸者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諸晉所以不言以歸也

丁卯年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杜曰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是月隕石之月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異告於諸侯故書○程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必有氣驅之者春秋所以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

廟此天應也。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言皆應之然。漢
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陳氏孫曰：
星陽之象，見於上而動，忽然而為石，石陰之類，墜于下而靜。
是陽化為陰，動而靜，故反為石也。獨見於宋，皆齊桓
與宋始禍也。然宋無其德，故天見災異之象於其地，以警
之。而宋不知警，六為退飛，欲進反退，倒逆而飛，其宋襄欲
霸反為楚解之兆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張曰：書季友蓋公子友以立僖公之功於其卒也。喪之有加，
禮賜之以氏，俾世其卿也。故特書其氏，以著待大臣不以禮
法為陰始變之戒。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中》

六

秋七月甲子，公孫拔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

王氏元本曰：淮，齊鄭相率諸侯而東，畧卻其國而會之。齊
霸於是乎益衰，其事才終於此矣。○卓曰：邢侯從未嘗與會，
今忽與焉，有邢伯前從與會，爾邢以侯爵而序乎鄭許之下，
主會者之所為也。

戊辰，王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張曰：英氏，齊陶後之封也。為徐伐英氏，桓公之與師未矣。

夏，滅項。

正曰：公出會，淮猶有諸侯之事，而我師滅項，蓋前定乎其謀。

也。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說者以爲非公命，皆臣所爲，夫傳
之在位已十七年，季友雖死，故文仲猶在，孰爲僭臣而專兵
以圖其君於不義乎？無據甚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平。

張曰：齊侯歸自會，道由平，齊夫人須其至也。會之子，非禮
也。齊夫人持齊女之親，以齊侯止公，故會而爾釋之。然而婦
人無外事，公不在而世境會齊侯夫人，蓋亦專矣。齊以南面
之君，而與女子會，如兩君相見之禮，齊侯亦忘矣。故趙子
曰：參議之地。

九月，公至自會。

吳曰：以夫人會齊侯，故公於中路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故云
至自會。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中》

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呂氏本中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無正
心，譚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
以有知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二歸之失，豈能正其
君哉？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杜曰：納孝公。○張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既失其制命之
義，而輕屬幼少，以爲亂階。今喪在嫡長子，已立宋襄，不能因
勢從宜，而長幼之序以無定，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
之私意。帥四國諸侯，奉少尊長，六亂齊國，春秋以宋公爲戎
首，專以伐齊而不及納深罪之也。

夏師救齊

正曰我師夏至齊已無救于公子無防矣而猶得以救齊者
盟人諒許其救之合義而不計其功之成敗也然魯衛祁已
是亦亦聞其而平乎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濟師敗績

杜曰無影既死曹衛祁先去故宋師獨與齊戰○程曰書宋
及則宋也宋少以奪長其罪大矣書齊師敗績實齊臣也
秋救齊

正曰齊師已敗而秋救始至則無功也春秋猶錄之不沒其
善也以是知宋襄公之伐為已甚矣○呂氏大圭曰桓公舍
當立而屬公子昭於宋不可謂之正又敵於雍巫之言而許
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死之後豈刀易身立公子無虧其名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八年

八

則立長也宋襄伐喪而納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
此交爭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為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
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救之事其義深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杜曰十一月而葬亂故也○張曰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
利志於富強其處已待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為務肉未及寒
而庶孽爭國宋伐其喪家子見殺國幾於亡足以見霸者功
烈之卑聖門不道之意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祭曰邢自遷於夷儀宋皆一與桓公之會以其國小而不煩
之也僖十六年忽會于淮其亦休息日久國勢漸張而有志
於諸侯之事歟今狄人狄齊無功而遷義於衛邢亦不念其

舊惡而借之以伐衛則是邢人志乎讎衛也故以邢主兵而

狄稱人則因乎邢稱人而並稱之非子狄也○劉曰驛駟角

弓偏其反矣兄弟昏姻無符遠矣爾之遠矣民皆然矣邢棄

兄弟之親而從狄其為反也不已甚乎使衛怨之卒以殺國

其為然也不已信乎詩又有云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

則雖閱猶禦其外矣奈何而內侮哉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八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曰宋襄公欲行而行事當命於天子齊召四方同聲

王室今執滕子及秋圍曹皆不待王命春秋所貶也○正曰

宋執滕子以其不從伐齊之命也自以為任征討之事可以

繼齊桓而伯矣不知其威加乎小國而大國未之或附也其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八年

九

奚以伯耶滕子書名執而不復歸滕更立君故與蔡獻舞同

書名也○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國同姓則名此是禮家殺拾前

人說春秋之言考之於經未為合也書伯襄衛侯鄭皆執而

不名歸而名是失地不名得地名矣楚滅麇不名殺般名是

滅同姓不名異姓心矣此其例之難通也使讀者因之二千

餘年莫得其條貫可慨也夫愚謂諸侯以國世者也凡書名

者始終之義所以紀世次資考信也故卒則書名既失國而

復始得國則書名若滅國而國遂滅者君死不名生亦不名

奔亦不名故譚子不名康公不名謂其無復世系之可稽也

滅國而國不滅滅者則書名以志其終以見其復有開立者

也故蔡侯般世子有許男斯皆名以此推之則諸嬰兒沈嘉

頓許胡豹皆可知也特以其國小而夷史有闕畧耳如此則

失地之說畧得其近似而亦非正義至於滅同姓之說專起於衛滅邢又其然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祁人盟于曹南

杜曰曹雖與盟而猶不肯致餽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國○正曰是年子魚有將以求南之言則知此盟為宋襄國霸也襄公既為盟主故首書其爵以著其事然非受命之霸曹祁小國之君迫於威力以私相從是無王也故奪其爵然則聖人不欲中國有霸乎非也霸之事古未有齊桓始創為之故北杏之會桓公為主首書齊侯以志其實而四國書人以貶之及其經營積累之久遂成一匡天下之功春秋於是乎有美辭今齊桓既沒宋襄慕其事行而未有德澤未加而欲合諸侯從之者僅二小國不待執于孟陽于泓然後知其無成事也故聖人與北杏同譏而曹南則兼以其卒致敗入而譏之若晉文能成乎伯則不復譏矣此聖人待衰世之意權衡悉中者也

祁子會盟于祁

杜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祁子乃會之于祁故不言如會○參曰言會言盟是祁子欲往會而受盟也可以諒其意之無他矣言于祁明其不及乎曹南而道經于祁也

已酉祁人執鄆子用之

杜曰鄆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不書宋使祁而以祁自用為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高曰宋公之盟曹南怒鄆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魚諫焉祁人修鄆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也不然則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中

十

宋修兩棄祁從宋盟安敢輒戮鄆而不懼討乎宋既不討則意從可知矣方欲圖霸而縱容同盟暴虐與國何以求諸侯經書鄆子與蔡世子有皆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逆蓋聖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其以人為用也諸侯終則名鄆子不名變文也

秋宋人圍曹

參曰夏與同盟秋復圍之以討不服者豈獨曹哉襄公不聽子魚之諫而意在速伯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曹叛而不反求諸已視齊桓之親魯衛陳鄭大不侔矣無怪乎諸侯之解體也

衛人伐邢

參曰莒國之役文公憤邢秋之伐而以國讓所以激怒國人者至矣故今年蔡猶未息而聽其君以伐邢也此後繼之師故與伐衛者同貶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中

十一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參曰傳謂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忌齊桓之德則此會是五國之君就盟于齊也曷為內則諱公外皆稱人以其引楚而與乎中國之會盟故貶之也○胡曰楚自入春秋其勢浸強齊修伯業猶能制之桓公既沒鄭伯首朝於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惡諸侯之失道謹盟會之始也

宋公

黃曰民罷而潰則國已亡矣國亡而後秦取其地非因秦取之而後亡也故春秋不得言秦取而以自亡為文明自亡者民之也

辛巳二十一年

春新作南門

劉曰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天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南其來舊矣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借制焉南門之制自僖公始築其不可為而為故曰新作○正曰案書顧命云遷太子於南門之外是天子之路寢宮門名南門也諸侯亦有路寢其門曰路門不得謂之南門今僖公改舊制而新理之名曰南門是僖王制也故書新作以示議

夏郕子來朝

齊魯傳卷之九 僖公中

三

祭曰郕之初封文王之子昭季之弟其後嗣弱附庸於宋意此時宋襄無道却以為難恃而魯為同姓望國故來朝以求依附先儒有如此說郕惟此處一見他無所考

五月乙巳西宮災

正曰西宮上宮也成風居之君所居曰中宮太子所居曰東宮成風屬僖公於成季本懷圖位之私今得居上宮已二十年天乃出災害以貶謫之春秋明於天道故書西宮災以見意

鄭人入滑

王氏孫曰滑與鄭為鄰齊桓時與鄭同盟于幽今列國無伯鄭首從楚遣二卿長驅入滑無忌憚甚矣故人之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祭曰前年諸侯會盟于平以無忌齊桓之德此復伯之責也孝公若能依服諸侯領承父業何憂乎衛之荀那不能平其怨哉乃不擇所從違避狄以為盟謂可以全邢而究無以全邢也邢之從狄伐衛已失齊之援狄盟邢豈得哉故春秋於其盟齊親楚而貶之於其盟邢親狄而亦貶之也

冬楚人伐隨

祭曰楚方欲爭衡於上國而隨顧以漢東諸侯坂之此楚人之所急欲服也隨服而楚勢愈張宋襄欲伯合諸侯以援而遠之可也乃引而近之可乎

壬寅二十一年

春秋侵衛

張曰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業楚狄皆因之以為患此

齊魯傳卷之九 僖公中

三

齊邢之盟所以兩害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祭曰盟齊之後楚人再至于鹿上所以視齊宋之能否也而齊宋皆庸主孝公之舉動好為苟同襄公之願欲專於侈肆楚人知其無能為也故因其求諸侯而以詐許之春秋列序而人之此三君者無一善可稱者也

夏大旱

杜曰雪不獲雨故書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正曰孟之會楚致諸侯以會宋公是許宋以伯也故序宋於首而稱爵楚及諸侯因皆稱爵會宋有不稱爵者也楚子之先諸侯何也諸侯聽命於楚故推而先之也然則此會也宋

公既成乎伯而忽焉中變即言以執之且加兵於其國則楚子挾詐之所為諸侯皆從而不敢宋於是不果伯矣其所以國伯者非也故詳言以參識之

公伐邾

正曰魯須句故而伐邾邾未終乎伐之事而楚便適至因遂罷兵設開年復伐之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參曰諸侯從楚以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若自屈於魯實假宋捷以威魯也故春秋不予其恃強挾詐而書人以貶之其不言宋捷何也不從楚以伐宋正也受其遺俘非正也故既貶楚子而又不明言宋捷見我公之不饒乎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鄆

齊侯使來元傳公中

正曰公受楚捷而往會盟皆其善楚矣乃但以凡事不予楚子以主諸侯也書盟于鄆而即繼之以釋宋公見我公之往

盟為諸侯宋公非苟從楚而已猶愈於會孟之諸侯從楚以執也且以見會孟之不與為得其正也雖楚人以執楚來誘

公而公以請釋往會盟宋為不我也春秋之處強暴惟化之以禮而已豈售其奸也哉執而不言以歸故釋而不言歸宋

其不書名與歸者猶未離乎宋也○或謂責我公之不能拒楚豈時措從宜之道或又謂不與楚以專釋將離欺耶

齊侯使來元傳公中

齊公伐邾取須句

杜曰任宿須句順與皆伏義之後封近於齊敵世祀之須句雖別國而剛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順與之比故滅奔及

反其君皆畧不備書○正曰取者收奪之名取非其有也苟不因以為利聖人豈書取乎邾滅之而公復之雖不絕其祀然遂以為已私屬則是我取之也蓋不子其借口於崇祀紆禍而增益附庸也豈謂其因威風之故而非之乎

齊侯使來元傳公中

家曰三國不以宋公見執於楚對從伐鄭問即楚之罪故魯之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張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也觀此則知春秋須句非有存已絕之公心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邾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張曰以宋公主是戰則知邾人罪其慢謀求欲曾不度德量

齊侯使來元傳公中

力而輕用師徒自取喪敗之禍其愛重傷與二毛視執滕君

用鄆子輕重為何如聖人蓋置而不論也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之也

齊侯使來元傳公中

齊侯使來元傳公中

參曰孝公承前國之餘業不能救宋其成安撫之功又肯納已之惡業其敗而加之兵此公私兩忌忍為不義者也故

目齊侯而伐邾並書以著其惡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參曰陳未有從宋之役而楚討其氣於宋蓋緣其後鄭而誣之此禍陳之始也

冬十有一月紀子卒

祭曰紀始書卒而子非其母其義安在左氏曰紀夷也儒者或不信夫左氏就事之外論斷之辭誠多不可信者若祭之於紀而自合則亦未可厚非也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家曰鄭伯不聽王命而執其使非叛而何王怒而討之齊魯宋衛豈無敵愾者乃命狄出師厥後從太叔以攻王遂至京師失守是王威之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齊魯鄭之元傳公中

去

張曰鄭非王居而言居于鄭者晉天之下莫非王土也然王之失德自我故寇故自周無書出者而特書出居于鄭如王者無敵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以見天難忱斯不易惟王不可以不戒也

晉侯夷吾卒

杜曰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

西歷王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正曰朱子謂諸侯滅國未嘗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傳寫之誤愚謂一字之誤或有之若謂此條全誤則是疑經也烏乎可然則衛侯何以名以其殺邢侯而名之也殺邢侯何以不書邢燬滅矣無復嗣緒之

存不當復書名不書名則亦不書殺於名衛侯而見殺焉蓋

諸侯敵體也不可以相殺相殺罪之大者也不可以殺罪首故書其名書名以滅則知其殺邢侯也國曰滅君死亦曰滅經曰衛侯燬滅邢既明著其滅國之罪而又較他滅國者別書名焉則是既滅其國又殺其君負兩大惡故必顯著其名以待罪之及焉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張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議之

宋殺其大夫

正曰宋成公即位及楚平往朝於楚今年晉文公即位成公以其善於晉也將叛楚即晉於此時殺其大夫蓋委罪於其

齊魯鄭之元傳公中

七

臣以掩其從楚之失春秋以其非大夫之罪故不著其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注曰頓國小弱而介於陳楚之間陳欲迫而兼并之故前年

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年納頓子保全微國以示恩義於陳

以示威其意皆預為圖伯之地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趙曰莒自獲季之後未嘗一通於魯其怨深矣衛成繼立蒞焉在衰經之中為會于洮以平之蓋有比小事大之義周禮有調人調和萬民合方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平怨於人亦聖人之所許也然平莒而莒子不至何以為平哉蓋平之意出於衛莒猶疑晉之不肯平也故以大夫奉命焉則夫

之盟平未成也明年向之會而後成矣○正曰衛稱子立未
踰年也稱慶而繁之以國不稱族小國大夫不得比於大國
之卿名稱之際其嚴如此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九終

江都郭慶校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九終

江都郭慶校

春秋卷之十

邵坦集古傳註

僖公下

僖公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趙曰洮之盟衛以君會而莒以大夫向之盟衛以大夫而莒
以君會何哉初衛欲平莒魯而已不親之何以必信於人故
雖難苦魂之次必躬行也莒魯之怨舊矣莒子安能測魯之
心哉故先以大夫聽而測魯之情也既為洮之盟矣莒知魯
肯下平已矣今將與魯為會而己不躬行非所以為平故莒
子必親之二國既從則斯盟之信在莒魯矣衛侯無與焉故
以大夫與敵質信而已聖人兩無貶辭外雖盟大夫內不沒
公不以為抗也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

一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鄙不及

趙曰齊魯固有怨矣宋納孝公而魯救無虧雖救之不捷而
於孝公為嫌也然既為齊之盟前怨固已釋矣魯無慮齊之
心孝公因其不虞而潛師畧其西鄙故書人以見其惡齊侵
我劉魯固當禦公追齊師驅而出境可也乃遠追以至于鄙
則侵非義師追非義師戕民而已矣○正曰初則忽于禦寇
後乃追之失也言有畏者則非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趙曰齊孝此舉不義甚矣鄙之役魯追而弗及初未報齊也
何為而有北鄙之伐哉孝公不知有義者也宋有納己之恩
尚利其危而伐之何有於魯

衛人伐齊

祭曰衛與魯盟于洮故憤齊之二再伐魯而與師伐齊不言救魯言不至危而望救也衛欲修四鄰之好平其怨可也伐之則過矣非已亂之道也故人之

公子遂加楚乞師

孔曰凡乞者有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偏成其討兵凶器戰危平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爲名○張曰僖公初年能勤於治務農閭閻以殷富中半以來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以刺其亂孔子罪臧文仲竊位蓋此行文仲爲介也使其立展禽以爲政所以輔信公者必有道矣何至乞楚師以伐齊哉○祭曰公子遂始見經而以乞師行然則遂亦便佞諂諛之流而不知義者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正曰楚人滅夔以不祀而夔辭涉於怨望楚人怒而滅之僭者言禮使其爲禮夔子豈不能據禮以對而待後僞言之乎但楚欲并其讓之者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夔子不名夔遂滅之夔子淹留於楚後嗣無與復者又何名焉故止著楚滅國之罪

冬楚人伐宋圍諸

范曰楚人出師爲晉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宋曰楚師一出而三國受其禍晉之乞師引之也罪可掩哉

公以楚師伐齊

正曰僖公此役雖能掩憾於齊而不知其即楚之罪爲已甚

矣春秋書以謂其倚刑權之力而陵辱齒之邪非所以爲自強之道也齊孝連兵構怨謂魯弱不能報乃楚師一至遂坐困失地是其自取之也

公至自伐齊

成襄公二十七年

春杞子來朝

正曰成公卒榘子桓公來朝復榘子傳謂杞不共豈非以其用夷禮爲不共歟杞之用夷禮自伯姬來朝其子已見之矣故春秋謹而書之也先儒謂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然則聖人何容心哉必謂聖人避僭不貶人之爵獨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況吳之本爵非子而榘子記曰四夷雖大榘子此言是也若謂時王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三

黜則當時王命樂不行於天下矣獨行於魯爾之杞乎且即以王命黜之春秋必不彰之權衡之精非淺識所能知也春

秋書王命者庸有幾乎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杜曰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爲昭公○許曰齊桓既沒諸侯思之而孝公不能借之以興觀其間楚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魯不得已有以知其爲謀不遠窮業之所以察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祭曰三月而葬速蓋昭公方殺其子而自立何有於哀戚之情乎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正曰責杞無禮而帥師以往蓋臨之以威也聖人惡其用大

寧陵小國故書人其質晉之入杞與他入國者蓋有間矣杞子任其咎而不拒則晉師亦未必甚焉暴也故大年伯姬來魯焉又四年而伯姬來求婦焉而知此人未絕其刺好也桓公在位日久能因此而復修其禮故文之十二年進而稱伯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程曰楚稱人貶其合諸侯以圍宋也○陳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嫌于楚以伯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杜曰諸侯伐宋公與楚有故而往會之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葉曰晉文公之與首伐衛以致楚而公為之成衛則公之附楚審矣圍宋之役初雖不與會而為盟意

春秋左傳卷之五

四

有意於救宋哉殆亦若成衛以屈楚而楚子居申而後子王夫宋是會陽非解圍也○家曰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自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盟也亦以正諸侯從楚之罪也

己丑王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家曰去年晉圍宋盟于宋苦宋之急也今年繼書侵曹伐衛攻楚之必救以救宋也楚攻宋不已是併兼之計也而文公首以救宋為事春秋不問事而重舉晉侯謂其先天下之所難慰諸侯之望爾○黃氏正憲曰是時諸侯俱已事楚獨宋尚存而今且受國晉所持以協力排楚者齊秦兩大國而兩國之師又未能即至於是侵掠曹境以搖四國之心晉言伐

衛以致楚師之救及楚救衛晉又不與戰而入曹不過使楚人兩地奔馳寬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張曰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戍衛者楚命也齊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則買之不卒戍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趙曰晉殺子買本有兩意謂晉云公子買比來戍衛今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令公子買戍衛買不終戍事是以殺之蓋以晉楚之強弱猶未判也楚勝則從楚晉勝則從晉殺一子買以從容於晉楚之間以觀勝負故城濮之戰公不與至踐土之會而後

春秋左傳卷之五

五

楚人救衛

高曰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若衛國附楚之罪晉文果能致楚師之出也○吳曰蓋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已先料其必然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杜曰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誦而不正○劉曰稱侯以執者伯討也其為伯討何曹其公為

無道遠君子而近小人服亦節者三百也界與也晉侯執曹伯易爲與宋人爲誦也○張曰自晉侯伐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師宋師圍曹是日城濮楚師敗績是日晉文始見於晉且曰晉侯與其功不旋踵而建也晉侯齊桓公是人也張則其不道欲宗諸侯與宋並爭會盟以害宋者數矣今又聞之蹇年天下諸侯莫能與仇晉文當起存征曹衛夏服強楚討逆誅亂以紹桓烈故召陵之盟敗績○戰事與齊桓晉文也○劉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晉侯志乎爲此戰也云爾當是時晉辟楚三舍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晉焉得臣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激之是以書晉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六

晉曰楚子自得臣伐陳立爲令尹授以兵柄無非狂勝之事故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罪方且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故春秋謂得臣乃楚子之大夫平日縱使求勝乃一敗而輒殺之也○黃曰楚殺得臣而晉文爲之深喜則知得臣者固晉文之所忌也國有人才敵國望而忌之今楚殺之以快陳以是知楚之無能爲也

衛侯出奔楚

吳曰衛侯黨楚之情深固晉雖私許復之終懷疑而不敢信故間楚敗懼晉害已而出奔楚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杜曰王子虎臨盟不同故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宋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高曰晉一戰敗是城濮諸侯向之附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於是遂霸諸侯也○張曰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爲文公而來若書天天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置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

陳侯如會

杜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汪曰陳穆公如會於盟踐土之後則不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

春秋左傳卷之七

七

先則亦與於朝矣是時晉文始合諸侯陳侯雖來與即同且疑且畏其來向緩故不及於盟歟也至于溫則共公居喪而亟會不敢少怠矣

公朝于王所

杜曰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趙曰王之所在諸侯朝之禮所當然然兩書王所之朝則見諸侯之不常朝也諸侯不因晉文之會未必朝也聖人書此以見諸侯之罪而顯晉文之功歟○吳曰諸侯朝王于踐土之宮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若晉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正曰天王下臨於其既會朝王而書之所以尊天王也而說者以爲踐土之會諱之豈知春秋之法者哉不曰公及諸侯見諸侯久不朝王於此一朝不足書也書公朝而曰于王所見公之久不朝京

師也於此一朝病爲得禮惜乎其不能斷而充之以復見西
周之盛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頃出奔齊

杜曰元頃雖爲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呂氏大
主曰凡書自皆著其昔在彼而今歸於此也書自楚歸則卽
楚之罪著矣○正曰衛侯初歸而殺叔武再歸而殺元頃元
頃書而叔武不書叔武無罪也謀殺也尊者謀殺無罪雖不
義不當治也又何書焉殺歐犬不足以償之然可以諒衛侯
之情矣故春秋皆沒而不書舊說皆載於書名雖多而無當
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春秋傳卷之六

人

杜曰莊公女歸寧曰來○正曰伯姬已老矣其來不止於歸
寧而人紀之貞杞伯白知其非故不深憾於魯而伯姬復來
親魯也春秋書之所以志其能篤姻好

公子遂如齊

吳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幸而孝公適卒未及報怨晉文既
伯齊魯均爲受盟之國故齊不敢背晉盟而報魯怨魯因使
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杜曰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
在鄭上蓋主自所次非褒貶也○吳曰諸侯從楚而圍宋者
陳蔡鄭許也楚既敗蔡鄭卽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獨許
最小弱而猶不改圖故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救之使復

國矣猶欲討衛者元頃之事之於晉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
踐土無邪奈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而至可見晉伯之
盛矣

天王狩于河陽

味曰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
其自歟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高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
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爲制以誠發禮者也○張曰召不
正則言不順以天子之尊而下從臣召其名不正古行巡狩
之制自王以來未之有改王狩而諸侯朝則名正而言順矣
故書之○吳曰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
晉侯以爲榮而夸示諸侯今溫之會晉侯又欲如踐土故召
王來狩於其國之地然踐土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

春秋傳卷之六

九

體也會溫則晉實召王故書天王自狩存臣禮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杜曰壬申十月十日有日無月史闕文○吳曰踐土之盟天
王在盟所若主是盟者然故既盟而晉率諸侯以朝王溫之
會天王在會所若主是會者然故既會而晉復率諸侯以朝
王也古者天子巡狩于方岳其方伯連帥率諸侯以朝焉此禮
之廢久矣今一歲之間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過
欲假此以夸諸侯非真能尊天子也實譎而名則正心非而
迹則是故啖氏亦有取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孫曰爲元頃故也晉文既勝殲楚不能招攜撫貳以崇大德
助其臣而執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疾之○程

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君臣無狀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願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正曰歸于者一之字猶所謂放之于越蓋禁制之傳曰與諸深室則其權在晉天王無與也故衛侯歸而不言自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高曰晉文公比之訟而執其君非伯者靖亂之道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陳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若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仇也是故元咺復歸魚石樂盈復入皆仇辭也○吳曰元咺諸訴衛侯之甚而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假王命而廢黜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衛即別立公子瑕為君而無所忌憚挾衛主之威而易置其君趙之罪大矣奚啻富服今將之談而已哉

卷之十

十

諸侯迷罔許
杜曰會溫之諸侯也○吳曰會溫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咺而後罔許故書罔許為繼事也晉文一年之間自春初侵曹伐衛入曹兵威若振稿又合諸侯勝楚盟踐土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民修德待義以服諸侯之心而禮煩威黷踐土之盟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盟城濮之大勞甫息又率諸侯以圍許諸侯亦罷於聽命矣是以合四國之力能勝強大之楚合十一國之力不能服弱小之許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蓋罔許之諸侯亦強從爾氣豈其心力哉

晉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罔許

孫曰三月曹伯襄執此言復歸者晉文放之也晉文執之曷為晉文放之春秋亂世強侯執導小國之君無復天子命執之故之曰我而已○孫曰此言是晉見曹伯方釋其兵趨伯主之令小弱之君不違處亦可憫也

庚辰王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廋來

杜曰葛廋介君名不朝朝不能行朝禮○陳曰介一歲再至意將安在乎故重書之介人侵蕭譏有以來之也公至自罔許

張曰其致以罔許久役而不能服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崔泉

卷之十

十

杜曰晉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連盟盟公侯王子虎連盟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陳曰此晉初以大夫盟于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盟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委數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偏人諸侯之大天以其偏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沒公也

秋大雨雹

泰曰董曰雹散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為雹程曰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診氣也陸佃曰陽散陰為雨陰包陽為雹據此則雨雹皆陽不勝陰之異言大則為雨矣當秋而一陰初動猶未盛也乃能散陽而大雨雹是其凝聚不和反其前道害及物類不善之積亦如是耳○汪曰僖公頗能勤於政

事以銷天災故及末年始有失政之譏遂為文公繼繼之張

木天之示人顯矣

冬介虢虢來

何曰前公剛許不伐故更求何

春三月

夏秋侵齊

何曰左氏云秋問晉之有鄭虞也侵齊晉文若移鄭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秋侵齊下書圍鄭義可見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殺

正曰元咺不君其君春秋猶曰其大夫不與羣臣之背其君

春秋傳卷之十

主

也殺元咺固得其罪而暇乃其所立故以殺之者及之專罪元咺也元咺之歸曰復歸則其損反而專衛也立取不書不與其立者得為君也故取立驗年而猶曰公子殺其與元咺並誅而書曰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殺一以君殺臣之辭言之明此則知君臣有定位而擅行易置者使取連坐之戮爾

衛侯鄭歸于衛

正曰歸不言復自京師歸非自他國比也復書名者外見執於晉內有元咺立取之亂故復書名以歸記其始得國也

晉人秦人圍鄭

正曰翟泉之盟非義舉也春秋深貶之鄭人不至可謂知義矣晉侯以其無禮於己即為貳於楚也春侵之及秋借秦伯

圍之是不自咎其盟之過而專肆其虐於鄭也春秋衛其本而以貶翟泉者貶之貶稱人焉秦伯如知其非義相與俱去可也胡為而私及鄭盟為之遺戍背晉徑歸以就秦晉交爭之費豈非見利而忘義者歟

介人侵蕭

張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張曰天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杜曰如京師報宰周公既命聘周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

春秋傳卷之十

主

禁曰如魯以言遂來不專於王也遂如京師拜周公之聘也曰因是而往聘晉焉非尊天子之道也

王姜上二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正曰濟西田魯之振壤也取之曹不繫曹者晉取之曹以分晉非晉力奪之曹也曹次國也能有幾何田以云分之諸侯乎益晉方伐衛晉殺公子買以助其威晉德魯之深魯事晉尤甚晉文憾曹故削濟西田以惠魯他國無有也春秋以其藉大國之力奪人之有故書曰取不繫之曹晉之惡亦著矣曹自是不與於晉盟者十有六年蓋削弱之甚力不能支也說者顧以為晉之故地曹侵之而晉復之不思曹最小弱每會盟從許男下安能侵晉之田乎況曹伯常朝晉又安敢侵

魯之田乎欲主汝陽田之例而棄左疎未有論世之議也
公子遂如晉

正日如晉拜曹田則知濟西之為特賜也
夏四月四上郊不從乃免牲

杜曰龜曰上不從不吉也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祫于上帝於郊故
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用天子禮樂亦有郊祭郊皆用辛日
故以二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
謂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趙曰牲一也或
曰免牲或曰免牛何也未牲曰牛既曰牲牲具而卜郊不
從則免牲免牲則不郊矣○正日入春秋以來近百年矣而
魯郊始以上書知前此不卜也前此不卜今何以卜蓋魯公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

賢君在位日久心疑其禮而決之於卜也卜之不從而不郊
書矣故書曰乃免牲惜乎其不備而充之以盡革其俗也猶
三望而後此之卜知其跡此而為之者歟然于四月則言卜
正月則言牛知正月不卜而輒行之也春秋於牛傷而書之
是亦卜之不從而書之之意也九月則書用矣亦甚矣

猶三望

次曰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望望猶非禮也○正日庚
書云望于山川左傳趙子軫云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
也其專以水言者對祭河而言也周禮有四望蓋天子有天
下者也故四方之名山大川雖不在畿內皆得望而祭之今
魯僭天子望祭而經言三者蓋東方之山川莫大於海與泰
山魯既得以封內之望而祭之矣南北西三方非封內也魯

亦故天子之祭法於郊祀之後而望祀之蓋既用天子禮樂

必備用之也而說者猶以為比天子闕一又以三望為泰山
河海豈天子之四望增一而足乎一者何乎江平淮平衛平
華平若疑望不止於山川則虞書一言比諸他書益顯宗也
秋七月

冬祀伯姬來求婦

劉曰其言婦緣姑言之之辭也婦人不專行祀伯姬來求婦
非禮也姑無自求婦者也○正日來正也來求婦非正也春
秋以其不謹於大昏之始故書以罪之夫始之不謹未有善
其後者也故叔姬歸紀不書於經而其終有見絕之事為人
父母而不備禮于婚娶之始遂致失所於其後禮之於人大
矣可不謹哉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

狄圍衛

吳曰去年狄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伯然豈以晉文居狄之
久而狎之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祭曰帝丘古帝顓頊之墟亦衛地也衛避狄難遷都于此蓋
亦擇其地利而為之春秋書之著狄熾也而晉文主諸侯狄
乃至於斯其為伯亦僅爾

癸丑王二月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狄衛人及狄盟

胡曰其不地者盟于秋也再書斬人而稱及所以罪衛也盟會衰世之事已非春秋所貴況即其禮制刑牲飲血以要之哉

冬十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正曰晉之亂防於殺申生故春秋專罪獻公至於重耳之出奔復國殺懷公皆略而不書以獻公為首禍也此亦如齊桓公屬其子昭於宋襄復有弑命以致無虧見殺昭弟潘復殺其子而代之春秋皆不書以為是其父之生亂其繼事不足以寓夫衰貶故略之也晉文之圖伯始於救宋春秋重與之豈非以其不滅二國不侈殺傷首以救民為務進賢為急制楚雖出於詐力而功實被於諸侯朝王雖不于京師而意實致尊於天子故一年之內五舉諸侯盟慶土會于澤均為美

秦晉盟于澤

左

辭惜乎其不能善持於後也自是執衛侯圖計盟秦晉無一不致其誠貶矣王道公而溥伯事私而偏經聖人之裁訂無不各見如此

甲襄王二十五年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正曰秦本欲襲鄭及滑而謀洩使其全師而退猶未為失也乃乘便入滑繼兵劫虜所謂動而無所必有悖心者於此驗之矣穆公貪而無謀三帥輕而肆虐君臣皆惡同罪之師所必加也然言入滑則不但無及於鄭而亦不能有滑矣既入滑則晉師雖至亦無救於滑矣是豈不可以徐為圖也乎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秦日報公子遂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正曰秦穆公克虜于鄭晉而去後聞杞子襲鄭之謀遂遣大臣之諫而專任孟明孟明不能權事之宜審酌行師之道以正救其君而喜於權寵出師而東皆所謂以貪勤民者也即使謀不洩於滑師能及於鄭越國以鄙遠知其難也況晉方強盛出師以斷其歸路鄭人必不用命以助秦三帥孤軍其不至於覆滅者鮮矣晉亦何遽失乎霸今既未能至於斯肆其悖心滅滑而還其罪自不可掩為晉計者崇本而後及於末先家而後圖其國葬期伊邇大禮當終人道莫重於斯時一失則後雖悔之無及矣晉之君臣宜慎其葬事俟其既畢而後告於諸侯明正其國鄭滅滑之罪合兵西向則吾意秦人束手而殽殽後也秦人既屈有晉之強有諸侯之從

秦晉盟于澤

左

秦亦安敢肆其報復之志而不務出此而必伐秦師之言盡功利於一時當是時樂枝已有違言矣豈亦有見於得失不在斯時歟其勢處同僚不能如晉文之止了犯也先軫激於一發襄公易衰而行連兵姜戎掩秦歸師殺傷慘烈三帥並囚彼以為可以懼秦而使之不敢再出耶殺尸成積秦人之怨深矣諒陰不終人倫之本薄矣縱敵患生殺敵而怨遂釋乎違天不祥豈天幸爾以為暴乎三帥獲而正其導君謀利之罪猶可言也從夫人之請而釋之遇先軫之怒而追之襄公之行事顛倒錯亂不可言矣殺之役晉人邀一時之功利而反致秦人報復之無已不能以其間修禮於諸侯同獎王室南服強楚此聖人之所深致憾於晉之君臣者也故於此晉人以貶之而於他年之交爭亦互讓之至文之四年始

正書曰晉侯伐秦則前此之同貶可知矣說者顧亦從功利起見謂殺之勝乃晉不失伯之機墨衰終乃以權變禮之義大衛以得中為貴也秦師還矣既葬而伐之未為不及也當喪而從戎日多殺則過矣

癸巳葬晉文公

高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

狄侵齊

吳曰據左氏傳狄之敢於侵齊者聞晉之虞因晉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為可罪焉爾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張曰信公廢升陘之祭以晉文方伯而未敢與報怨之師今

秦晉之戰

大

晉文方廢秦狄內訌故君臣厲有爭而交伐邾以取利據事

直書其罪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

正曰狄之為列國患自莊之季年始矣經齊桓晉文迭修伯事未嘗一挫狄師春秋屢書之傷王道之衰志伯功之狹也今晉敗之十算是不亦計之得乎春秋宜有美辭乃其書法與殺之役不與登謂狄不當敗耶蓋聖人以倡明大義責晉襄而不以一朝倖勝望晉襄狄之侵齊在文公既葬晉之敗秦在文公未葬與其廢喪紀而敗秦曷若既成禮而伐狄安攘之義前准之矣不務出此而聽其侵侮由是無所畏忌加兵於已然禮之雖能敗狄亦祇云自完耳春秋以其不足以示義故稱人以畧之獲白狄子不書以其績為不足序也

冬十月公如齊

家曰天王聘不往朝國歸文來乃躬報謝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十有一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胡曰左氏云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祇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眠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晉子謂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益降于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劉曰九月其封為剡剡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

秦晉之戰

九

君令而後殺也隕霜不能殺草此君詠不行舒緩之應也○孫氏覺曰陰陽四時之氣天地所以生殺萬物者也雨露生之霜雪殺之天地自然之氣而四時之常也皇極之道行而和氣塞於天地之間則陰陽有常而生殺以時舜倫攸敷天過於陰陽而常生者不生當殺者不殺○秦曰草可以殺而隕霜不能殺李梅未可以生殺而結實此萬物不順天威之象也繼公薨而書此異其以僖公猶能總理庶政而後此將有繼勉之患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正曰許從楚最堅雖十一國圍之且不能服今首合陳鄭伐之許即從晉豈非文公所不能致而襄公能之乎晉以是告於諸侯亦一時之盛舉也而夫子修春秋至此則從而畧之

祇書人焉謂襄公之圖伯伐小以示威雖得許之服未可卽
謂伯事之修也故畧之也觀楚師至而陳卽與楚成鄭亦受
兵則伐許之役何足與乎

襄公下

干

春秋卷之十一

文公上

乙未王二十二年

春正月公卽位

味曰廟子爲君明年正月朔就位南面改元○高曰卽位於
未葬之前稱公者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二君故終年稱子又
不可踰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杜曰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家曰僖公
魯之賢君晉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天子所以厚諸侯無貶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襄公上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杜曰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
合瑞爲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奈曰書錫命
於僖公既葬之後蓋以重天王優渥之典文公繼正以是加
之不爲過也特視文公所以仰答之者何如耳

晉侯伐衛

王曰衛成怨晉文執歸京師故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鄰國示
不從盟主也襄公嗣位欲修伯業先以衛侯之罪告於諸侯
復聽且居之言朝於王所乃命大夫伐衛取其戚田諸侯於
是畏威復歸於晉春秋以其克續父功繼爲盟主故書曰晉
侯伐衛與之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杜曰謝錫命也得臣叔牙之孫○家曰拜錫命也在喪不能躬往使臣可也除喪朝王然後於廟為盥而文公循習舊事不能往也

衛人伐晉

趙曰春秋之時所宗者衛主衛聖人皆苟抑諸侯而私衛主哉存衛主所以使諸侯有所宗也今衛成抗衛主而伐之是亦犯上矣故聖人於晉伐衛書侯而衛伐晉書人均諸侯也貶衛而予晉者存衛主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吳曰凡晉卿會外君直書不隱以見其非○正曰晉之取戚不書方于晉侯不即彰其取地之非也故會晉侯于戚晉侯之疆戚田者矣晉侯之取戚田亦書矣此春秋是非之公也

義集卷之三 文公上

二

惡不能相掩者也魯公不自往而使費失會伯主之禮此

之所以來討而處父之所以盟公取辱之由其在斯與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何曰言世子者甚惡世子弑父之禍也不言其父言其君者

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言世子所以明有父之親

言君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

公孫放如齊

高曰會晉歸而復聘齊魯人於是兩事齊晉且圖昏於齊故也

丙寅王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正曰伐衛稱晉侯于晉伯也此稱晉侯無異詞也書及秦師

也般不言戰秦師欲歸無意於戰也此言戰者秦人報怨晉美禦之均志乎戰也般曰敗秦師晉也此曰師敗績罪秦也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此類是也秦以貪勸民自取喪敗不思悔過思師而復事報復其仇晉之云晉侯方修伯業敵加於已然後應之春秋無貶也說者泥於書及謂晉不諱之以詞命為志乎此戰也下知稱侯稱師不書及何以成文城濮書及亦有責晉意乎使詞命而可以卻敵暴師露眾孰不憚之安見晉之無尺書至秦也茲彭衙之役書曰秦師敗績見秦人黷武累敗可以知止矣秦績敗而晉績亦有足錄者矣

丁丑作僖公主

正曰三傳言作主皆闕不時如左氏說則是自卒哭至今始

義集卷之三 文公上

三

作主也夫既葬而更置其無主況僖公之葬天便來會正以

五月之期禮莫隆焉豈廢廢祭既不廢廢又豈無主而虞此

必不然者也如二傳說則是練祭宜作主踰期二月始作主

也夫古有練祭小祥之祭也自虞而練自練而大祥自大祥

而禫皆在喪之祭以漸而殺不遽用吉也豈必易主如何氏

所云埋炭主於兩階之間乎此皆據禮文之末以說夫子之

經不知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求禮者當於春秋其所書皆

大義之所繫不區區於小過不及之間也夫十二公作主附

廟豈必毫無過差乃未嘗書獨於此書之蓋從古未有今乃

作主也變禮之大者史書於策聖人存而弗削其言作者安

作也然則所作何如主吉主也作吉主何意為將大事於太

廟欲躋之也喪主不可入於太廟故作吉主然則十二公之

主三年之內皆不廟祭平考左氏所得及服氏鄭氏之論得其樂矣左氏曰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主祭皆適於廟其說以耐爲時祭且勿論其言特祀於主服氏云特祀在寢是其義也又云三年喪畢遭公晉乃於廟立左氏意乎鄭氏云惟耐與練祭在廟祭之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思按此說則云反虞卒哭作主耐廟即於廟祭之祭說主反於寢其練祭及大祥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遺祭皆迎主於廟宮而祭之祭說主反於寢其禫不與焉故若禫於莊公則議之謂喪三年不祭者應說也三年喪畢主刻而文之廟則易橋改塗其謂於練焉壞廟亦應說也然則僖公此主一躋于太廟反於何所乎僖與閔爲兄弟不官易世還廟又不可同僖同官故別立僖宮其主蓋反於僖宮

襄公七年傳

四

也桓公於隱爲弟不當還廟又不可應桓同官故別立桓宮桓宮僖宮不在四廟之數此其制未爲失也但親盡則宜毀至哀公時親盡久矣猶不毀故見災焉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杜曰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稱○胡曰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吳曰晉以士穀主盟晉以公孫敖仇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故書以譏之衛敢於伐盟主者孔達之罪也今陳侯爲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故免於晉之伐也○程曰士穀以襄公之命

盟諸侯則是大夫主盟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祭曰自冬至秋中歷春夏久而不雨爲災已甚不曰旱文公不憂旱也在位十八年經不書等益知其不知憂旱也故歷時而總書不雨者三皆以著其情慢時政不憂天災輕忽民命之甚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祭曰祭於太廟或曰有事或曰大事何也先儒謂有事者時祭大事者合祭也合祭也毀廟之主求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廟三年一舉五年再舉是其制也不書祭名於祭無說也躋升也升僖於閔之上是爲違祀也僖爲閔兄繼閔之統不嫌以長雖幼猶至於祭事又可觀其君臣之分統承之次乎

襄公七年傳

五

聖人謹而志之以有其失垂萬年之法也此擲下惠所以稱夏父弗忌爲不祥而仲尼又以罪賊文仲爲不知與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祭曰晉合三國之兵以伐秦晉聲其闕鄭入滑之罪責其彭衙逞忿之私須其既服取成而還雖非招搖懷遠之道猶爲霸者已亂之師乃不此之務而徒曰報彭衙之怨報復相循寧有已乎取其注邑侵及彭衙秦人猶未心服先且居等依然無功而還也此其所以見貶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何曰僖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宋問名納吉乃納幣四者皆在三年之內○孫曰納幣之禮婚姻之將成也文公於納幣之時猶在喪制之月春秋以其喪而

婚故書以罪之也

丁未年三月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趙曰內書得臣則外亦大夫矣外書人則亦人內矣晉襄紹

南未嘗一出與諸侯為衣裳之會而輒以大夫主之吾於此

知其不足與有焉矣襄公之霸易於桓文桓制楚於方張文

敗楚於既城雖平為力襄公之世商臣有滔天之惡楚人棄

之此襄公之霸實也乃不能就而竭力於無事之秦以大夫

主會卒之大夫橫於內諸侯受其弊區區潰最爾之沈以為

能伐楚之國也嗚呼隘矣宜聖人之以示貶也○秦曰

征伐會盟使大夫專之桓文已見其端而襄公為尤著彼豈

知大夫交相依附無益於人國哉伐秦而僅取一任損楚而

止潰一沈以三軍之威要而於秦獨裨於天下之公義在焉

衛國之計耳聖人見微而知著於此兩役隱而帝之所以補

威福之下移而他日形諸嘆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夏五月王子虎卒

杜曰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輒假王命周王因以

同盟之例為赴○趙曰天子內臣無外交之禮今死而赴故

書以諷伯術

秦人伐晉

趙曰秦穆公伐晉以報前日三敗之辱也實忿兵矣前日之

兵端晉敗之彼君子欺固亦忿忿望秦實伐人自取

其敗論者徒見殺之敗有悔咎之晉孔子列於周書遂以為

于秦穆今自殺之敗兵連禍結以戕其民安在其為悔也

人特取晉之文而已非謂進秦穆也今焚舟之勝雖霸西戎

春秋書人其貶可知矣○正曰後世列秦穆於衛徒以王官

之役偶一勝晉耳聖人蓋不予秦以伯也彼徒與盟主爭而

又未嘗終能勝晉主盟中夏何庸伯哉

秋楚人圍江

黃曰晉襄嗣位伯業始衰楚人已有侮心矣近又與秦為敵

無暇圖楚商臣遂發兵圍江以威江惟間小國非專報伐沈

之役也

雨暘于宋

正曰彗飛過宋遇雨而降宋人以非其地之所生異且為災

故以雨暘來告春秋書之以示恒鄰之義○說者以為自上

而下眾多如雨故曰雨此雨近浮以為自上而下天降之災

取曰雨此雨近雖大無害也言非非也言非非也言非非也

雨則星覆當云雨星也使無雨而可云雨則雨也亦非無雨

也本水而言雨以其雨也雨不言雨以其無雨也聖言皆

實說者以游移之詞前後相蒙經義何日而明乎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秦曰晉以處父盟公於其國無禮甚矣今乃知懼而請改盟

宜若過而能改可復於無過者故書公之往朝而無所降乃

晉侯素懷不即修禮於諸侯使公久留於其國然後盟禮定

焉彼然知悔而不知改故書時書月書日以彰之見其所以

禮諸侯者不偽耳豈能免於無禮之譏哉

晉陽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孫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

陽處父帥師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國解
非救患之師也故明年秋楚人滅江○正曰晉侯致勤於江
請師於周周使王叔桓公臨之楚父苟能知義尊王臣以爲
上將帥師底江江奮於內王師晉師伐於外楚人不懼而通
者鮮矣如此則江國既解而楚亦不再動無益之師天討既
行而晉之君臣亦斯匡扶之力尊王救患定伯在此行矣乃
不此之務而獨出詐謀引兵伐楚以僥倖於江國之晉解遂
自謂其能救不知以是詐楚而益中楚人之隱憾是速江之
亡也往年夾泝之役陽處父以詐謀得志於子上春秋鄙之
而不書今復施之於救江是專向詐謀者陽處父也故書以
罪之王叔桓公之行非天王之本意故不書

成十九年

春秋左傳卷之五

八

春公至自晉

祭曰書公至於春見其以盟晉而廢朝正也

夏逆婦姜于齊

劉曰逆婦姜于齊書之畧者正始之道也待之不以夫人之
禮故夫人不以其位終由文公闇弱不能率禮而行以爲苟
若而可故卒至於禍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可不慎哉故鑒
末以原本因微以知著又非獨文公之過也雖夫人預有貶
矣當是時夫人冒大禮以往遂無所依據以危其身而凶其
子由本不正故也殆而呼天不亦晚乎以此觀之禮之於人
大矣是存則存是亡則亡文公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
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
之道也

狄侵齊

祭曰書狄侵齊晉襄無攘服之功也

秋楚人滅江

趙曰江之滅晉之恥而處父之罪也晉不能服楚則何以庇
江方江受楚圍使處父帥師直赴於江江闕於前處父持之
於後楚兵未必不敗而奔也乃揚言伐楚欲楚兵釋江以自
救宜其不能滅楚而致江之滅也

晉侯伐秦

正曰秦屢伐晉非止報被之役亦以爭強也蓋以爲得志於
晉則主盟中夏不得志於晉亦威振西戎聖人惡其伐盟主
連兵交爭使不能撫綏中國攘服楚狄故貶秦至是晉侯伐
秦秦人知晉之不可與爭也不復再出則晉伐爲有功故以

春秋左傳卷之五

九

晉侯得獲服之遺矣先儒皆以報復爲說不得經旨

衛侯使甯俞來聘

吳曰衛自孔達見執之後蓋甯俞代之爲政至次年春衛從
晉伐沈自此衛服伯主而無事矣又次年春晉逐歸孔達其
夏衛侯朝晉至秋而來聘甯俞事大睦鄰以安社稷或者皆
出甯俞之謀也夫子稱其知可及蓋如此夫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蘇曰僖公之妾母也凡魯君之妾母其生也稱夫人其沒也
以夫人之禮成之而天子諸侯亦以夫人之禮禮之考之舊
典則非禮也然春秋書之不爲異辭者君臣之禮也

己未王三十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杜曰秦王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贈成風莊公之妻天子以夫人禮贈之○胡曰贈含且贈者厚也及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夫婦人贈之車馬皆小失也故特不稱天以王不能正又使大夫贈含而威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位其道非小失也故特不稱天以詳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胡曰仲子雖聘其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何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別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附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附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葬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春秋左傳卷之五 文公上

十

杜曰召伯天子之卿召伯來會葬○蒙曰天子於諸侯有會葬之禮非所以施之妾母也元年書叔服此年書召伯五年之間後先兩會葬或稱天王或王不稱天比事而觀者豈不甚明乎○祭曰薨葬臣子之詞也貶斥之義無所施故書之無異詞天王法紀之宗也而優禮侯妾喪法亂紀故不稱天以示貶其再見者等失也故其貶同也

夏公孫放如晉

高曰王舍且聞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有特貶而惡見也

秦人入郿

趙曰穆公之霸西戎以威勝而已無德以懷之故不足以宗諸侯也楚商臣不君都叛楚即秦以穆公之霸為足恃也及

楚滅江則都懼而貳於楚秦不能以德柔之而稱兵入郿會亦念所以致郿之貳者誰乎秦誓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吾見能能言之矣

秋楚人滅六

正曰書滅六之意不出滅文仲數言惜乎解者之弗善也愚謂聖人之後三代紹其封所以建德也分其土而治其民所以庇民也今一旦滅六盛德之後失其封建晉為伯主不為之援故曰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其所以譏晉襄者深矣聖人所書之意亦若是爾

冬十月甲申許男棄卒

林曰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子十一年六年

春秋左傳卷之五 文公上

十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杜曰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為娶○范曰行父季友孫

秋季孫行父如晉

正曰如晉聘也求遺喪之禮以行蓋聞晉侯有疾慮事之周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杜曰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汪曰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葬事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正曰晉殺陽處父三傳皆非爲論左氏以爲侵官臆斷也公殺以爲君漏言聖空也彼蓋以爲襄公死而君功求其爲君殺而不得故鑿爲君漏言之說以罪襄公於既死至其所以爲說者一則曰射姑民眾不悅一則曰趙盾賢射姑仁意既相背語亦不經處父至自溫而有改蒐易中軍之事則不待君漏言而知其爲陽子之所致矣襄公亦可謂能從諫進賢者矣陽子亦不得爲擅權侵官者矣況襄公卒賈季猶與宣子議立君宣子不從其議使逆公子雍賈季亦召公子樂趙孟使殺趙盾賈季之怨始深思趙氏之所以班在已上者處父爲之也故使趙盾居殺處父則其謂聞言而怒出刺陽子於朝者安也然則聖人所書之義三子蓋皆不察耳若謂實處父之黨趙氏則不當顯其罪於孤射姑矣若謂專事射姑

春秋左傳卷之五 文公上 三

之殺處父則不當書殺而晉晉人殺矣蓋陽子之所爲者爲晉也事繫於公而射姑以私怨殺之則晉當以公義討之而宣子當國乃歸獄於趙盾伯釋首惡而不討又使史墨去其幣其於晉國之法枉矣故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實殺處父之罪在射姑也明矣晉國置公義於不問其過賊也罪亦著矣義開於國故稱國焉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何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敘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漂鬼神故事必於朝者感月始生而朝○杜曰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

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杜曰春秋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廟是幸其禮不盡廢聖人愛禮之深意也○王曰不曰朔而曰月蓋朔者月之初吉而月則積日而成也以閏月而不告則一月之政俱不舉聖人變文而書爲哀政而設也○朱曰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爲月而頒之焉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黃曰自文公忘棄時政以閏非常月而廢告月之禮漸至其後雖常月亦不告矣此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文公上 三

杜曰倍公反其君之後鄆復滅之今鄆文公子叛鄆在晉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也絕太皞之祀以與鄆國叛臣非禮○

春秋左傳卷之五 文公上 三

衆曰倍公取須句於鄆反其君書曰取遂以爲附庸也文公復取須句於鄆實鄆文公子遂以爲屬邑也苟因以爲利皆書曰取所以正封疆止貪暴其義嚴矣

遂城尹

杜曰鄆魯邑因伐鄆師以城鄆備鄆難○孫曰重勞民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汪曰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李曰昭公初立羣族作亂於是送終之禮廢矣故凡不書葬者非皆出魯不會亦有其國葬不備禮而謝絕諸侯者宋成公是矣

宋人殺其大夫

杜曰鄭固二子在公宮爲亂兵所殺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

者眾死者無罪○祭曰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
公孫固直書曰盜而曰宋人者著其惡眾也又以見昭公之
失眾也稱大夫不名無罪也大夫無罪而見殺君向何以堪
之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晉先蔑奔秦

正曰襄公卒太子幼有先君托孤之命而趙盾輕議立長君
逆公子雍於秦先蔑昧於奉使荀林父不規趙盾而規先蔑
知趙盾剛愎不聽其言也乃先蔑亦弗聽而違使於秦及夫
人曰抱太子以啼而誦先君之言以責趙盾趙氏始知其不
可而背先蔑立靈公迨先蔑還而秦人多其徒衛以送公子
雍事既驗年是明知其立君已定而輔雍以爭國也故秦晉
皆貶而稱人晉曲為甚故書晉及夫立邇之義春秋所重故
書子同生而趙盾謀國廢立之際反覆其難以致秦晉兵端
復起於令狐之役內則君臣之際不能善其後為大臣者可
不戒哉先蔑書者以先蔑為知罪矣盾罪不益著乎奔不言
出自軍中去也

狄侵我西鄙

祭曰經書狄侵列國所以責諸國不能禦也說者以為問晉
難蓋是時晉襄已歿狄復肆爾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

吳曰經書諸侯會皆前日後凡此年以前並無諸國之目若
無左傳則不知其為齊宋衛陳鄭許曹七國之君不列序諸
國而但言諸侯以無盟主而大夫強合諸國之君故畧之也
○正曰先儒多從左氏公後至之說不知左氏傳例原不足

以盡春秋之義據其事以說經可也據其例以說經不可也
吳氏此條深得經旨細釋之而趙盾不善相幼君以紹伯業
諸侯以親從而卿且會盟皆可見矣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蒞盟

高曰莒為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修挑之盟故娶於莒故許
其盟而請往蒞之○吳曰魯每欲娶婦必請於君行聘會
之禮假公事以遂其私君無政臣之無禮也況代弟逆名
况不正卒以淫奔禽獸行也

襄王三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子崩

祭曰扈之盟公有後至之慢晉人來討公子遂會趙盾盟于

衡雍因以無事斯盟所以志也然而晉魯之政在二子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孫曰一人行二事相去四日於經可以言遂乃兩稱公子遂

二事皆受命於君而後行非繼事之謂故不曰遂也○胡曰

聖人不以遂事書之所以辨內外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孫曰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文公不能

諒放得以自恣文公之惡亦可見矣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為

重也○張曰國君為天子斬衰於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廢君

命而徒反己爲不教之罪況懷柔中之行而淫奔乎文公容其復而奔魯之無政刑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正曰殺其大夫是矣而復稱司馬奔稱名氏可矣而止稱司城皆不齊其杜氏前明不名爲無罪此豈有異耶考傳之所載魯原合司馬以讓公子叩辭辭可城以與蕩意諸是一言者近君辭讓之任也豫辭懼禍不爲叩及意諸爲之皆一心以事其君也夫爲人臣者一心以事其君又未嘗有長君違君之事豈非君所持以無恐者乎乃公子鮑厚施於國裏夫人助之載穆之族協從怙亂志在翦君之翼殺公子叩等春秋直誅逆黨以宋人殺之不但曰殺其大夫而更曰

齊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明乎司馬近君而爲守衛者也且六官獨司馬意在君也逆黨殺之以孤主勢國法宜何如哉不曰公子叩稱司馬而其人可知也且明叩之無罪也孔叔鍾離不書非卿也奔者非其罪不書若書意諸來奔則罪在意諸也故書司城而隱其名且明司馬之外獨司城意在其君今因亂作而來奔則昭公固孑然獨立者矣此來奔之不可無書也然意諸非負罪而奔者又何名焉善乎黎氏錡之言曰司馬殺而司城奔則主勢孤矣宜昭公卒死於弑○說者皆云昭公無道二子不能其官信斯言也彼四官者可謂能其官矣何不已宋之亂也昭公無道傳誠有之其誤在乎欲去羣公子朱亂遂以不歇爾其他惡不少槩見考其始終不過無爲之人也視彼逆黨其輕重爲何如哉春秋撥亂反正於亂之中又亂

異其君若臣不衛之以國法大失經旨雖多言如嚼蠟爾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一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一

江都郭慶校

文公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高曰公孫放既不至京師魯遂不共天子之喪故毛伯於是來求金也家宰秉國之鈞豈可以用度之闕而下求於諸侯乎○趙曰春秋書天王來求者三求聘求金不稱使皆天王諒陰家宰歸政故不書使若家父求車在王未崩時則書使矣○不在是所書者責諸侯不貢而致天子下求也夫人姜氏如齊

說見下至自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春秋集傳卷之十二 文公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正曰詞先克之賊而殺先都士殺箕鄭父宜書國殺而稱晉人殺者晉君方少趙盾當國不能安靖羣僚使以爭政之故怨讎相殺交變四卿晉實內亂直以為趙盾殺之而已矣人者孰謂謂趙盾也春秋以趙盾之用法為已頗矣射姑與三子同罪射姑奔而且使史駢送其帑三子則殺之是以一人之私意為刑戮也故稱人以切責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案曰內夫人出十有四皆不書至非不致也諱而沒之也父母在而歸寧惟出姜得其節故書其正以見其不正焉泉水載馳之時婦人內不忘其宗國而外能止於禮義是以嫌疑之隙無自而萌而廉恥之心油然而常存而不以魯之亂始於

不能正家家道不正如自歸寧始春秋書變事不書常事夫人歸寧常事也宜所不書而不一書則終無以著其正故以出姜一見法焉○家曰姜氏始歸於魯不氏不書夫人至貶也全歸寧於齊○夫人姜氏如齊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歸既貶之於前復正之於後皆所以垂法也夫人歸寧無能其出至皆書辨上下之分示眾妾不與夫人等國歸寧而見義非為歸寧而得書也文公無正家之法驅臣僭妾比而為妾庶子尊嫡有萌而不悟春秋特書以正之晉人殺其大夫士殺及其鄭父

案曰言及之志兼也非因此而及彼也主少國亂多殺卿佐范山有以窺之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春秋集傳卷之十二 文公下 二

張曰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天下其君臣之心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為政欲攘楚而大其列國正當力振其始以振霸國之勢乃視為常役而緩不及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豈奉天討拯災溺之舉哉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何曰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為陽行是時魯文公怠慢政在大夫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屬同也○正曰自僖十四年山崩至此凡二十八年而有地震之異是氣連不轉而為治日入於亂之象也以言乎邇則大旱災年以言乎遠則上應星變弒逆之禍

接踵而起南北之勢受其危乎宇內之弗寧又將閱世矣

正曰楚君以自通自會而己然矣楚臣以名稱自獻提而己然矣合其與諸夏之通故建同於諸侯而昔曰楚子使微來聘然微不稱氏猶從下國大夫之例也至楚莊既霸則楚卿皆氏焉蓋同於大國亦其勢然矣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茲之來聘因晉君少而大夫交亂欲乘此以圖諸侯故來結晉耳

秦人來歸僂公成風之從

杜曰衣服曰從秦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僂公並及成風○高曰秦晉方不睦而晉數與晉通故秦人歸從以觀晉之情也○張曰是時秦楚交病列國秦欲伐晉而歸

秦人來歸僂公成風之從

從於晉獨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正曰僂公成風之稱自

殺梁生事候祥遂敗千餘年儒林之惑愚謂杜註確不可易先僂公而後成風程子以為雖子母先後夫人體當然也是亦一說也愚謂僂公先薨成風後薨僂死者之體以從之先後為序不以子母易也成風不稱夫人蘇轍以為非從非葬名有所不必盡是亦善解紛之說也愚謂舉諡配姓尊稱已極不當贊加夫人也全經曾見有稱夫人某某者乎或難愚曰如此說則成風無從矣應之曰王時合則曾葬兩不稱天矣何庸再舉乎

葬曹共公

二十二年

辛卯滅孫辰卒

張曰文仲魯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而四十餘年間晉政多疵文公尤甚○莊曰民伯之孫文仲也其子許嗣為大夫是為宣叔

秦人伐晉以彰其殘民修怨之罪而於晉無識乃晉人不悔其反覆召爭之楚而於今年春與師伐秦取其少梁秦伯因是伐晉以取北微此秦晉交攻亦頻數矣若詳書於春秋則是史也何名修乎故聖人削其兩役而於此書秦伐晉以志其殘怨相伐無復彼善於此之可言越一年而河曲之戰並

秦人伐晉以彰其殘民修怨之罪而於晉無識乃晉人不悔其反覆召爭之楚而於今年春與師伐秦取其少梁秦伯因是伐晉以取北微此秦晉交攻亦頻數矣若詳書於春秋則是史也何名修乎故聖人削其兩役而於此書秦伐晉以志其殘怨相伐無復彼善於此之可言越一年而河曲之戰並

稱晉人秦人與此文異而旨同○稱國即為狄之此無據應說聖人不如是迂曲也彼蓋以狄則書狄例之而徐吳多稱國所以外之故謂書秦為狄秦書晉鄭為狄晉鄭不思荆自改稱楚之後侵伐多矣何不一狄楚也制一例而不能通則其例於義無當矣又有謂此三條皆闕文以夏五闕月為比不思夏五闕月則不成文其為闕無疑此三條何不闕他字以害辭獨皆闕人字若合符契不潛心以考左傳求聖人情意而聊且遷就其說無惑乎聖經雖存而其義不明於世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吳曰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為工尹不能與同列其謀討賊乃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今將之

誅而以國殺大夫為文其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棠

杜曰蘇子周卿士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僂十年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家曰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盟魯文公儻知事君之道辭不敢盟躬謁於京師而請職事焉可也今及蘇子盟不恭甚矣故春秋諱公而貶之之意深矣或疑蘇子外交夫蘇子乃流離困頓之人何有於外此實王使之盟耳

冬秋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蔡曰楚蔡以晉晉伯之不競以致楚子齊蔡侯舉兵出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文公下

五

次以厥貉夏也先平厥貉之次則為會于息陳鄭從楚矣後平厥貉之次則為田孟諸宋亦從楚矣春秋皆沒而不書謂三君者皆迫於威力姑從楚以紓國難非果協謀尊楚以伯也惟蔡侯堅於服楚故於其次厥貉而書之見楚子僅得蔡侯之從先儒以為著楚之圖伯而未集得其旨矣

己卯王三年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蔡曰孟諸之田春秋不志以其為遊獵之事不足志也麇子恥從役而逃歸楚子怒而伐之既敗之於防渚復追之於錫穴而未聞其與楚成也是麇猶能自守而楚子出次伐一小國而未得其志安在其得志於諸侯也其稱爵者從次于厥貉之文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杜曰惠伯叔仲彭生會晉卻缺為會諸侯之大夫莫有至者魯獨遣彭生如會不以是強晉於從晉春秋亦褒魯矣

秋曹伯來朝

公子至自宋

秋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杜曰鄭瞞狄國名助風之後漆姓○趙曰狄侵列國自晉人敗之于箕後又侵齊魯宋而不敢犯晉之牧圉敗之之力也今八年之間侵齊三而侵魯宋各一可不有以制之哉叔孫得臣出其不虞追而敗之于鹹自是有懼心惟十三年一侵衛而已不敢窺齊魯之藩籬也則鹹之役不惟有功於魯且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文公下

大

有功於天下不可不錄也

西頃王四年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鄭伯來奔

正曰太子朱儒稱鄭伯立踰年也不稱名位未絕也書來奔而不書以地見太子即位欲徙夫鍾未為大惡而鄭人擅易其位罪在不赦故魯以諸侯逆之即以諸侯復之其不書先鄭伯之卒與朱儒之歸者春秋之紀小國每不致詳左氏既記鄭伯卒於今年春遂微異說之紛紛有劉調先鄭伯以去年卒太子即位日淺人猶謂之太子左氏遂誤以為太子出此不易之論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人歸

秦伯使術來聘

春秋集傳卷之十一 文公下

之強弱則其趨來之數進而後得也愈顯然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杜曰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程曰凡戰皆以主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張曰秦背盟兵殘民其罪甚矣故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也

季孫行父歸師城諸及郕

張曰卿嘗之東鄆苦役爭鄆始於此前此苦未嘗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於鄆今行父帥師叛二邑以起爭端魯自此與魯有讎由鄆始

有讎由郭始

丁亥年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郭子遊歷卒

至十月

大華屋

相曰然設室廟使政順禮故書以見臣子之不恭○正曰大室者伯禽之廟也謂之大室者所以別於大廟也周公封於魯伯禽始就國魯人以太廟祀周公立大室祀伯禽蓋緣其始就國之義而百世不惑其祀也諸侯無其制彷彿於周文武之廟而爲之此書屋壞言文公之意也或者猶以爲太廟之室如是則當言大室壞不當復言屋壞

冬公加晉衛侯會公子于齊

衆曰先之以承筐之會而後公朝於晉非獨魯之從晉爲堅
其所以謀合諸侯者在此行矣衛侯不欲從楚要公於路而
會之求通晉也衛而列國之情可見矣

春秋宋王偃能孝之王文公下

五

狄侵衛

十有一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杜曰梁鄆地鄆衛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趙曰衛鄆會
公益謀晉之伯也然不直附於晉而問交於晉者以晉深睦
於晉知晉之強弱從違之計卜於晉焉故明年遂爲新城之
盟此衛鄆所以會公之意也故三國皆無貶辭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參曰邾人報七年取須句之怨而魯師旋卽伐之何相報速哉春秋聯書交讓之叔下脫仲字李氏本云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之郭伯曰男曹伯晉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之郭伯曰男曹伯晉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之郭伯曰男曹伯晉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之郭伯曰男曹伯晉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之郭伯曰男曹伯晉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之郭伯曰男曹伯晉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之郭伯曰男曹伯晉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之郭伯曰男曹伯晉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之郭伯曰男曹伯晉趙盾於內同盟于
齊侯潘卒公陳侯為之郭伯曰男曹伯晉趙盾於內同盟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杜曰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孔曰郭璞云彗

彗星也亦謂之孛言其形彗也彗星長有尾入于

北斗杓中○黃曰晉居北齊宋居晉之東故晉齊宋當之斗

數七故云不及七年○正曰彗星干犯北斗不止兆宋齊晉

之亂其言入于北斗則自南入也可知是年楚莊即位其諸

以是為將伯之兆歟荆蠻創伯則宗周愈微故天見其象聖

人書於春秋以志世變之乘勢有所必至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留于郊弗克納

秦曰稱人貶其納不正也曰弗克納善其過而能改也春秋

之時諸侯不審於義為人納嗣君遂非積忿兵連禍結者多

矣如往年令狐之役其尤著者也趙盾亦蹈其轍是以貶之

貶趙盾而秦人納雍之非益見矣盾聞知人詞順而遂止豈

其不能致詞於秦自召之自己禦之則固無詞於秦也是

以不能善其後也若然之弗克納不遂非庶幾乎寡怨之道

矣以晉之強而云弗克又以見郭之能以禮義卻敵也

九月甲申公孫放卒于齊

杜曰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張曰特書卒于齊見其

俯仰愧怍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死而無所享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陸曰洎問於師曰春秋之作本懲奸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

殺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

其情以立此義晉奚齊本不正又里克不代其位故異於此

也○孫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人弑君則未踰年

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弑之禍

宋子哀來奔

張曰自宋昭公在位始終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比

比皆是獨高哀潔身而去不貽隕身之悔觀諸諸再

歸而卒不免則哀之見幾而作豈非既明且哲之流哉故書

子哀以與之○正曰先儒皆謂子哀為字愚謂不然王朝大

夫書字諸侯兄弟書字聖人豈何賢一人而自亂其例書字

以為無等之效哉左傳既明善宋高哀則高其氏也哀其名

也以其辭則不可以書高哀然則書名而加子者何義子者

男子之美稱也聖人欲著其見幾之哲故稱子欲成其不為

卿之志故不稱高子冠子於其名則是賢而無爵之稱也左

氏曰書曰宋子哀貴之也未嘗以為字也

正曰舍以七月見弑而齊以九月吉雖有疑於魯也不歸其
也也魯也魯不自前於齊而欲因王寵以求昭姬懼其
知也天王不因其苦而命力的連帥以討之使單伯如
齊以討故不書王使所以存大法齊人憾魯之暴揚其
未育如之何也

齊人執子叔姬

杜曰叔姬魯女齊君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嫁之父母辭○
正曰以不稱夫人為父母辭猶未為確愚謂稱子為父母辭
因其見絕於齊不當復繫齊故繫子以別之男子為子女子
亦為子○家曰是歲春頃王崩以不赴而不臨不聘不奔春
秋不書善天下諸侯之無王也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一 文公下

十一

己丑王

十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祭曰齊執單伯並叔姬非但不許其請且辱齊已甚行父為
是告於晉求合諸侯以討之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正曰稱宋司馬非其君所使也可馬華孫之官征伐其所有
事也華孫不名貴之也其所司司者盟討齊也行父以齊
難告於晉晉以兩令令宋司馬來盟于晉示從其請而為之
合諸侯以討齊也獨遺宋臣者宋先諸侯也傳載華孫為其
先人弑君之罪因感於所盟之事而言也聖人重討罪之義
且以我故故異其文以書之齊人問斯盟也亦懼而歸赦喪

釋單伯矣惜乎晉人以為苟若而可也

齊信來朝

正曰此書來朝因乎而朝繼華孫而來也故齊人憾之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祭曰大夫喪還不書此書者齊人之懼討而先之以歸赦
喪也左氏國故之說謂此也為孟氏之說杜氏所謂善魯感
子以赦父致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是其義也聖人書之自
有輕重之權衡故不曰公孫敖之喪至自齊而曰齊人歸公
孫敖之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高曰社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
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為先朝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後世人君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一 文公下

十二

有舉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
義者也

單伯至自齊

正曰單伯為魯事如齊被執若書齊人釋單伯是張之也豈
可訓乎書至自齊以禮書也魯君與之飲至故書以終其事
而齊之釋亦可見矣說者疑其同於魯之臣子豈至之一字
惟臣子得專之乎又疑其不言歸京師前不書王使後豈復
言京師自相矛盾乎春秋於王之使於諸侯前之者多矣皆
以其不足以明尊也此義其知之乎伯之為爵前辨已悉說
者謂如士伯趙孟春秋何不一書士伯趙孟高仲國叔耶達
臆叛左反笑人之黨左不自知其例有不通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高曰蔡侯既與楚于次于厥路故不與新城之盟晉卻欲伐之而自名矣凡伐不日人伐之不取然後人焉見蔡雖附楚而不乏救也且見楚之不至伐矣此雖蔡人自取之亦所自也而不可修所以謂是則蔡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是之強而不取則亦難矣故言伐言入甚之也

春秋左傳卷之四
晉侯與魯侯之合諸侯以討已而歸救喪釋單伯矣乃晉知其大而傷其細南伐區區之蔡齊人窺其無能為也旋而蔡侯侵其西鄙報其道晉以謀已也晉於此時即合諸侯以討之可以復伯而晉竟何如哉

李孫行父如晉

高曰一歲再如晉首為齊故

春秋左傳卷之五

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唐

杜曰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盟不足序列○家曰人同討齊之貳君者今以賂釋晉侯幼弱趙盾道以賂也不言晉諸侯則晉伯也

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石曰子叔姬先書被執次書來歸非鄰祀之北夫商人弑君自立又肅其君母夫子不能同諸侯不能伐季孫行父再如晉諸侯為是盟于唐皆無能為而退徒得單伯之至子叔姬之歸而已而與兵以侵魯者未已也於以見晉伯之不親諸侯有弑君者而莫之討也於以見齊之橫而魯之弱也○高曰齊賂晉侯以止諸侯之伐又自歸叔姬以解諸侯之意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高曰商人弑君自立諸侯會于唐討伐之晉取賂而還遂成商人乃書也故曰此諸侯會而商人弑君之無益也蓋無道足肆其虐暴自虐於位者以謀已故一歲再伐晉魯而及齊其意甚矣凡伐不日人入其地甚之也○正月左氏云討其朝朝可也○春秋以諸侯事天子有無盟則天反天之說直謂此爾必欲近言之淺矣

春秋左傳卷之六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程曰齊魯既先約盟而往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不及盟曰請侯君問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高曰期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秉天子之命下投萬民之

春秋左傳卷之七

宣

時故其季王朔告於唐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投民則謂之視朝前此未有書不視朝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耳此特書者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爾○祭曰文公之托疾其意有二一以惡商人之弑逆不欲躬親與會一以惡商人之數侵不欲親出俯首書四不視朝其義亦有二一以著公非真有不能視事之疾特托以遠齊侯遂至失季王命親宗廟之禮味輕重之權衡一以承閔不告月之文謂彼時一不視朝此則四不視朝見公之日即於慢有漸廢告朔之意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郟丘

高曰書公四不視朝非特諷公之怠亦以見公子遂得盟之由則知此盟非齊侯之欲故明年齊侯復伐西鄙僅少紓而

已○奈魯魯以略求盟而不自親往者不遠達其初心
此魯東門之說也齊侯受略而與公子遂盟忘其請侯君
問之言無往而不失其本心矣魯之納賂其亦厚其毒而益
其害歟

魯哀公十四年春齊侯使晏平仲來聘

杜曰魯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正曰國有大喪而汲汲毀泉臺知必因喪而毀也傳載蛇自
此出而夫人適薨故毀之而經止言毀泉臺所以著魯人之
惡也蛇自此出是為妖孽徒毀泉臺不足以息禍惟夫人之
薨有數矣豈出此哉聖人苟欲置蛇妖而不言則何如并泉
臺之毀而不書其書毀而不書有蛇者所以明魯人之所指

齊侯使晏平仲來聘 文公下 主

非其應也毀一泉臺以厭之亦誤矣然則蛇之為妖何在乎
蛇者陰類伏處者也今卒起而入於國是豈有竊柄之象也
言其近則應在惡視頃命言其遠則應在公室四分聖人於
此益有所不忍言者矣春秋亦不當書者矣蛇恆有者何書
焉泉臺雖有異毀之何益焉○說者皆主不如勿居之庸謂
則是書毀者明不當毀也為國者而多築臺成何理乎築之
議毀之議是聖人作春秋使人主無所措手足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張曰庸乘僕御鬻危楚楚一畏則無以保其國然御變
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克庸而
遂滅之其罪大矣是以人楚子而罪其滅也○戴曰秦楚相
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正曰公子鮑厚施以結人心遂廢成弑君之禍而代其位此
與齊商人不同然而得逃首惡之名者彼未嘗躬親弑也竊
夫人主平內國人懷惡者順乎外六卿獨司城左右乎昭公
則其餘皆逆黨可知矣故春秋直誅逆黨以宋人弑之凡與
於弑者皆莫逃其罪也而鮑亦在其中矣竊意諸死於君難
不得此於孔父仇牧荀息者往年奔智其行已玷不得以全
節書也聖人豈有漏義乎說者不察爾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高曰齊侯以公不親盟復來討而齊公出盟於此見鄭丘之
盟無益矣○正曰齊侯既與盟復有西鄙之伐季文子所
謂多行無禮者於此益信矣公始不出而今與之盟殺未能
始終不試其操也公性柔慢又迫於商人之屢侵故其氣遂
靡而俯首請盟二君者皆將殆矣

諸侯會于扈

杜曰傳不列諸侯而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盟扈之諸侯可
知也○家曰兩廂之會諸侯不序春秋所以削晉霸而著其
黨惡之罪也自齊桓之伯列國無弑弑之禍及齊商人宋鮑
弑君新國無討又從而安定之自是篡弑之禍接跡於天下

魯赤資靈皆斃於強臣之手趙盾實爲之也人以爲盾有無君之心故當通賊而不問盾何以辭其責故總書而不列序不以晉王諸侯之詞也

秋公至自說

公至自說

祭日何種拜殺之盟則魯之事齊可謂謹矣而齊侯又將戒師則喪心已甚其能久乎

壬戌王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於臺下

祭日前書毀泉臺此書公薨于臺下用見魯臺之多也臺下亦非正終之所以公爲未能得正而殞矣

齊伯斃卒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文公下 七

祭日祭人適赴魯登有不合其類者祭用人以殉聖人

之而削之故穆公之卒不書悼三良也而康公之葬不錄殯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正曰祁歇閭職侯御小臣皆齊人正也說者疑其不書盜謂

賊罪於齊人無乃鑒乎且商人之見弑有天道焉聖人直書

其事其義自見又何暇廣其罪於眾乎齊人者非一人之辭

謂二人也且賤官也商人弑君爲君旋卽見弑垂戒之意

然矣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家曰書如齊繼書子卒二臣挾強援以弑君也亦之死接之

立乃賊臣嬖妾之本謀文公憤而不悟爾凡使不書介得臣

預逆謀故並書

冬十月子卒

正曰諸侯未諱年稱子其不名者先君既葬也一年不二君故不曰公薨曰子卒文雖異而實一也此與隱閔之書法同見弑也惠伯不書卒嫌自卒也非自卒何以不成卒弑且不

言何有於及之者此諱國惡之體也使有識者問惠伯之卒於何年則知其懷忠義以死樂樂乎千載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胡曰稱夫人姜氏則知其正且非見絕於先君也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遺母其罪並見矣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文公下 八

季康行父如齊

高曰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實閭乎故所以惡齊也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乃遂仲

族則行父實與謀弑惡而立宣公故出姜歸齊而行父還如

齊焉惡實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於是議納賂而平焉行父之罪亦與遂得臣等爾

莒弑其君庶其

啖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正曰稱國以弑者有大臣與乎其間不得稱人稱人則其通乎賤者也故止稱國非聖人

得諸史冊者有不實而渾乎其辭也韓子曰春秋謹嚴況弑

逆大故尤宜謹者有一言之畧乎先儒疑傳中國國人以弑

紀公以字當改作之字又有謂以已二字通用作已字解則

不用改此皆說之未安者也左氏記事惟憑當日之策書載
諸大國之往來此皆詳小國不能煩交於大同大國之史
書其事每多遺漏絕唐之辭如紀公見弒太子竊殺出奔當
時人皆指為弒君如李孫行父罔以為言矣左氏無由詳其
事蓋是時平當自弒君之辭以記之其實大臣謀其弒君太
子懼禍出奔遂因出奔而得弒君之名且因其被弒而謂其
有弒君之心遂以弒君之名也聖人知其無與故以國書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二
九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二

江都郭嬰校

春秋卷之十三

鄒垣集古傳註

宣公上

宣公上

宣公上

宣公上即位者皆宣公實篡而比為繼正忍行即位之禮也
宣公上即位者皆宣公實篡而比為繼正忍行即位之禮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祭曰遂與得臣如齊謀逆時已結婚于齊故即位未幾而即
如齊逆女春秋首書以著其忌哀越禮急就其弒逆之謀也
魯之君臣同負大惡而齊人竊逆其罪不容掩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趙曰諸侯娶元妃以奉宗廟非苟務私黨以濟其惡也今宣

公娶齊何急乎公子遂與得臣之謀既成矣出姜歸齊猶恐

惠公聽其怨也故即位未幾不顧喪制迎娶於齊既得齊女
而歸則齊豈無親出姜有言惠公不信矣如此則宣公之位
定敬嬴仲遂可以無虞春秋悉書其事意可見矣不稱氏者
夫人不得以禮至也夫人亦與有貶矣婦者有姑之辭嫡主
母已歸齊其姑孰謂敬嬴也遂與敬嬴實為此謀其惡不
亦著乎

夏李孫行父如齊

高曰公既昏矣然後行父如齊納賂請會蓋當時國君不以
其道立苟一預請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文子此行欲
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竊
亂誤國之罪皆可以逃矣○祭曰嗚呼豈能逃春秋之誅哉

晉放其大夫荀甲父于衛

杜曰荀甲子軍在荀甲之子放者受罪則免有之以遠○男

曰秦晉戰于河曲凡東野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

荀甲自止治軍門之呼詰可也而獨放荀甲父則以

荀甲自止治軍門之呼詰可也而獨放荀甲父則以

荀甲自止治軍門之呼詰可也而獨放荀甲父則以

荀甲自止治軍門之呼詰可也而獨放荀甲父則以

荀甲自止治軍門之呼詰可也而獨放荀甲父則以

公會齊侯于平州

張曰凡亂臣賊子所以不敢繼其欲者以有伯主太國能討

之也齊與魯為鄰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

辨始許仲遂以亂晉之禍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

齊侯復何畏哉會者外為志皆宜求會以定位而書齊志所以

治亂惡之罪與桓公鄭莊垂之會同晉為盟主諸侯所取正

而齊宋弒君威弗能加晉亂不治失諸主之義矣

公曰公既會齊侯襄仲不踰時而如齊拜成弒逆之賊以得

免於討為幸是以如是其急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

胡曰齊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

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弒君篡國

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人類滅而為禽

獸也故齊侯受賂以成魯亂春秋明書取田以著其黨逆之

罪舉法如此然後人不放趨利忘義而亂賊之徒孤立無助

罪舉法如此然後人不放趨利忘義而亂賊之徒孤立無助

罪舉法如此然後人不放趨利忘義而亂賊之徒孤立無助

鄭庶可須矣

齊師伐宋

齊曰大國既與之會則小國自當朝之矣然朝者非獨邦也

而獨書鄭者以晉與鄭邦交有不終三十年而興敗之師

齊公之無政也

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張曰不討有罪晉固無義而亦未至如僭王之罪大也鄭舍

晉從楚故人之○呂曰盟會而書楚子自孟始征伐而書楚

子自侵陳始大厥貉晉書楚子矣未加兵於列國也伐陳書

楚子矣不過加兵於其與國也征伐而書晉者皆伯之之詞

侵蔡遂伐楚書齊侯侵曹伐衛書晉侯喜列國之有伯也侵

陳遂侵宋書楚子傷列國之無伯而楚執伯權也

齊師伐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正曰書侵陳遂侵宋是楚鄭既侵陳而移兵於宋晉師無及

於陳矣而猶得以救陳書蓋楚鄭雖侵掠二國間晉師起而

遂去未得其放故晉救為足錄也然止錄救陳而不錄救宋

則又以宋人有罪當討救之者非義舉故削之爾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棠林伐鄭

杜曰晉師救陳宋四國之君往會之其伐鄭也不言會趙盾

取於兵會非好會也○家曰不言晉會四國而言四國會晉

嘉四國也諸侯多從楚而四國去楚即晉春秋雖惡趙盾未

嘗絕晉也○吳曰晉師即趙盾所帥之師也陳被侵伯主所

有救鄭附楚伯主所宜討惜乎晉伯不說荆楚方強晉師能

救四國之從晉罪致討不能勝楚而反遺楚禽也

冬晉趙盾帥師侵崇

正曰晉將恆書趙盾此書穿者侵崇之謀出於穿盾規其謀
遂委任於穿也崇者秦之屬國趙盾度秦必救崇欲因以求
成此小人行險微倖之術也盾何以曲徇其言輕用為將哉
蓋盾倚穿為腹心故穿因盾而竊納春秋書趙盾帥師侵崇
若趙氏之專晉也秦林之役既未得志乃欲結好於秦未為
失也胡為乎不遣一介以通好乃用詐謀以取怨乎春秋謂
晉人既疲於東又驚於西權奸得政釀為亂階欲母失伯南
服強楚焉可得乎

晉人宋人伐鄭

正曰北林失解揚晉之恥也為晉計者修德息師以懷來者
上正其君心下開其臣僚無圖而動庶有濟乎乃以頓折之

春秋左傳卷之五

餘借資罪之朱輕用師於鄭未報復非義舉也故春秋貶
而人之大棘之敗實播端於此

甲寅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
師敗績獲宋華元

趙曰鄭伐宋而以宋主之春秋被伐者為主例之常也楚宋
皆伐鄭鄭穆無憂而從楚晉再伐而不反固已悖矣今乃為
楚伐宋可勝責乎華元兵敗身獲直書不隱傷其力不敵而
責晉之不救也書敗書獲甚鄭從楚之罪也○吳曰鄭附楚
侵陳宋晉為宋故再伐鄭而無功鄭受楚命一戰宋而乃大
勝楚之氣益張矣

秦師伐晉

呂曰晉文之前秦與有功晉伯之衰秦與有罪城濮之戰秦
附晉以助楚故晉伯而楚衰自文十六年秦黨是以諸國向
秦為楚伐楚方陳鄭北方而秦復興師伐晉是故楚伯而晉
衰晉欲通秦以執楚而趙穿為侵崇之計是動秦人之兵也
故書秦師見晉之被兵自致之耳宋方敗于鄭而晉復勞于
秦伯業之衰不已極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杜曰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為宋報
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高曰自是楚與晉爭
晉不能競反有弒逆之禍於是楚益自肆明年遂有問鼎之
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春秋左傳卷之五

五

胡曰趙穿弑其君蓋不義也然於盾其助盾之說辭曰子為
正卿且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趙盾受其惡而不敢
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蓋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其
歸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公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
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
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問乎故也假令不與問者而終
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其慘於
今以此罪盾乃問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
受可乎○正曰春秋誅意必有所據使盾非反國而不討賊
誰得逆探其出奔之前有弑君之意以命穿乎越竟乃免之
說為無今將之意者聞一門路非為盾鳴冤也正以盾罪當
其實百夫子忠恕之道見於言表諸家蓋不達而輕議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亥王

春王正月鄭牛之日傷改十牛牛死乃不郊

黃曰魯鄭借禮也鄭牛之日傷改十牛牛死是於借禮之中又知天意之不享也

猶三望

注曰襄七年三十不吉而免牲十一年成十年四十五上不吉而不郊雖曰不郊非其本意然因是而止猶庶幾焉僖之天年免牲猶三望此年成七年不郊猶三望可已而不已其

其益甚矣

胡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故者往會魯侯不臣其

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杜曰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逐之於伊川遂成戎號○正曰定王新即位楚子不惟不朝于周而且托為伐陸渾之戎近窺河維觀兵周疆示威於嗣王逆情彰矣乃王歲不振反使臣勞之楚子敢於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此其罪在必誅之律矣王孫滿引天命明德以折之是周猶有人也聖人閔宗周之危疾荆蠻之橫就其所伐而書之楚子親伺之情見矣晉伯之衰見矣周鼎之不可擬亦見矣

夏楚人侵鄭

正曰今年春晉侯伐鄭鄭及晉平不書不足書也而止晉楚

人侵鄭所以言楚之暴則鄭之從晉為反正楚之侵鄭為情

夏皆可見矣晉成初立未能修所以服晉而遂出兵伐鄭雖得鄭平楚之爭鄭方自是始也何足取責於春秋

秋赤狄侵齊

張曰春秋之別種謂之赤狄白狄晉向赤衣白衣也地諸

罪伯主之不能正也今別言赤狄侵齊者赤狄之所由滅也

宋師圍曹

祭曰曹從武穆之族以伐宋固不得為討罪之義而宋鮑身賈大惡與師圍曹適自彰其亂本也春秋書之見大國受其

賂而莫之討小國撥其怒而被其圍春秋以是為討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趙曰葬不月闕文也丙戌卒而丙戌葬無是理矣諸侯五月而葬今十月卒則葬在三月之間則鄭之葬速晉在歸生歸

牛富國者也

丙戌王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可公伐莒取向

高曰莒鄭相怨而鄭乃魯之姻國公欲為鄭平莒而挾齊以

為重公之義不足服莒人之心莒所以不可也向者心以為

然而從之也曰莒人見其不可者非特其君也不知自反而

伐其國取其邑為己甚矣公既無以得莒後書鄭伯姬來歸

則鄭亦不能固其姻好也

祭伯相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正曰公子宋與歸生謀弑君歸生以耆老憚殺之言止之則
歸生已不至其已亂之情已不為及宋反諸遂懼而
歸生秋獨書歸生弑君說者不察皆謂聖人移從為首曲
生說而恩謂不然向使歸生不親弑無由見其從之之時即
其以言同許諾則一言已足以殺其君矣如之何非歸生首
弑也則鄭人討亂弑子家之相逐其族則通國以為首惡何
必孔子歸獄歸生哉若疑釋公子宋豈罪趙盾而遂釋穿耶
呂氏重者爾

春秋傳

宋曰赤狄遠侵及齊其肆為暴亦諸夏之憂也故每侵必書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春秋傳卷之五

八

宋曰君行必書至重君舉也故義開天下之公則書至重其
事也行係比鄰之私則書至志輕舉也故宣公朝齊因其庇
已而結私好焉其出類數其書至亦類數人君之舉動觀於
春秋可以惕然深省矣

冬楚子伐鄭

正曰楚子再伐鄭以其未服也而經書僭書伐豈予之哉晉
為盟上不說於楚楚子自將憑陵諸夏如入無人之境則獨
著楚子之伐而已矣乃晉救不至而鄭亦不與楚成是鄭猶
能自固也○說者謂鄭弑其君諸侯不討而楚討之故予楚
而議鄭如此說寧不礙後再書楚子乎況傳無事跡何得想
當然哉使楚果討罪聖人亦必待其有成功而後權與之如
殺夏徵舒是也此處渺無形影只當靠左傳為說

丁未王
己三年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杜曰公既見止連皆於鄰國之臣祿尊殺列累其先君而於
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之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杜曰通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高固齊大夫
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家曰齊而求昏已為不可而又以大
夫伉儷於國君所以陵魯者甚矣春秋書之責魯也責齊也
正高固陵犯之罪也○正曰此處叔姬之上著一子字義無
所繫前世殊欠於左氏經文既無子字但當從左
叔孫得臣卒

春秋傳卷之五

九

黃曰其卒不書日諸家皆生義例未必其然或云闕文者近
之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杜曰禮送女雷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
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家曰反馬不躬至
歸寧無並行高固列國之卿而挾婦俱來前日以臣伉君猶
以為未足更挾婦以要魯宣仲錫之禮宜固無所嫌魯之宗
廟朝廷實重焉之辱矣○正曰叔姬繫子未成婦之稱也寧
在九月而來書冬未及乎三月也未廟見而來故不繫夫氏
而繫于春秋明微之意深矣卿非君命不越竟高固與婦俱
來犯禮以行其私能無咎乎

楚人伐鄭

正曰楚子三伐鄭亦猶去父之伐也而經更曰人登至此而
始更楚乎蓋晉以助伐文救鄭固不從楚矣乃救鄭而失
其意不足自滿是也故不書晉救而但記楚伐以林父之
討之是為晉之自辱也于厥後鄭以致陳懼而請十則惡陵之
言亦可以不斥也

晉趙盾荀息免侵陳

正曰晉之所以不親者以趙盾當國上不能輔功君下不能
正其屬遠不能服羣狄近不能安中夏情勢難圖自天
以啟明而沒細數侵諸侯皆得鄭而陳復叛遂逐焉卿師以
侵之縱能得陳能保楚師之不至哉聖人要其居卿相之位
不思修文襄之業故於林父之伐陳不書而書晉趙盾荀孫
免侵陳以陋之為大臣者可以為明承矣向使春秋不作須
宣孟之忠者且長在人口也

秦穆公薨于秦

宣王上

十

夏四月

秋八月

冬十月

紀元七年

存衛侯使孫以夫來盟

趙曰其夫之來為晉求咎也魯宣以援立之賜事齊而外晉
晉成公立將求諸侯以興霸業惟衛久睦於晉故晉將為黑
壤之會而伸衛求之文十三年晉為新城之役於時晉睦於
晉而為晉求衛衛成從之遂同衛城之盟晉衛成睦於晉而
為晉求魯魯何隙而不從哉故冬遂同黑壤之會交相求以

尊盟主所以外楚而為自安之計也故聖人予之無貶詞焉
正曰凡因聘而盟者先書聘次書盟此言來盟其大為為
結盟而來也

晉荀息荀息代蔡

高曰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雖兵以陵小
國此取辱之道也

秋公至自伐萊

蔡曰宣公苟從於齊以強陵羣晉民何不幸而從伐哉書曰
公至自伐萊坐伐萊於晉罪之也且是役又何功而飲至於
廟宣公有以謹其祖矣

大旱

胡曰軍旅之役必有凶年書民以征伐怨咨之氣感動天變

秦穆公薨于秦

宣王上

十一

而早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尋或尋而不雨不尋則無
恤民之心尋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正曰晉成合諸侯于黑壤以修伯樂春秋書之謂其猶有取
也以公闕於朝聘止公於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卒以賂免
春秋遂不書盟謂其不足取也夫諸侯之會講信修睦盟其
終事也事莫大焉而反削之正以見晉侯不以義結諸侯而
以利為重宜其卒無成功也說者皆謂為公諱恥夫恥固當
諱而有關於天下之故者因逆削之非聖人之權衡也蓋魯
宣以不宗盟主而見止辱納賂求免晉成以因會擅執終以
取賂均之罪也又何書焉況其夫來盟豈不致命於晉公之
往公之不渝盟也晉之執晉之渝盟也黑壤之盟宜其不足

書也

庚定王八年

春公至自會

祭曰踰時且廢朝正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杜曰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

非禮也○祭曰乃者專詞也復者事未畢之詞也不言有疾

有疾猶不得反也昭公言有疾君也人臣不得以疾廢君命

卒已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杜曰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為釋張本不言

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垂

齊地也非會竟故書地○陳曰大夫卒恆稱名其兼字之何

春秋左傳卷五

十一

自是仲氏世為卿故讀之也○祭曰蓋宣公得之故於其卒

而定為仲氏俾其後嗣世為卿如季友之比

壬午猶釋萬人去篇

杜曰釋者陳昨日之禮所以資尸萬舞名備管也猶者可止

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釋故內舞去篇

惡其習聞○胡曰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間則不釋

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釋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仲

遂國卿也卒而猶釋則失寵過大臣之禮矣聖人書法如此

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崩氏薨

啖曰成風之後姜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以著其非

晉師白狄伐秦

祭曰晉為盟主白狄既與之平無邊陲之患矣於是時也修

德息師懷服諸侯南抑強楚可以復文襄之業置秦勿問可

也不此之務而乘白狄與秦有微連兵報怨末矣楚以其間

信小國顧其為中國患也豈有已時哉

楚人將害晉

祭曰舒麥國名羣舒之一楚人滅而驅之東盟吳越勢益強

矣胡曰經斯世者當以為懼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范曰宣公立姜母為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之故主書者不

得不以為夫人義與成風同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春秋左傳卷五

三

胡曰敬嬴以其子宣公屬南鄭神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

於仲賁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傳而哭

而過市市人皆哭讀者有傷切之意焉敬嬴逆天理拂人心

其狀慘矣於其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微焉而謂無天道乎此

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正曰古者史不

諱國惡況逆終大典卜以己丑葬以庚寅惟雨之故尤不可

以不書聖人因之以明嚴氏罪大惡極干天之怒而降之罰

不允於身死葬埋之時所以示譏貶者至矣不必於其名稱

之際改其舊以示貶也說者又謂稱姬姜為罪敬嬴既迂曲

之甚又謂雨不克葬為治喪無備何好禮而不衷於實也況

其說又與著咎微意相背豈可並存以亂經旨

城平陽

高曰：置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

楚師伐陳

高曰：陳以晉為援，後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討。然晉不能救，陳遂復即楚。○注曰：晉師書伐所以著楚之強而傷晉之不振也。

九年

晉王正月公如齊

孫曰：公有母喪而遠朝于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公至自齊

夏仲孫段如京師

胡曰：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以觀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繼一往聘其朝齊者。

春秋左傳卷之五

宣公

數矣，何其輕重之倒置也。戰國時周衰益甚，齊威王往朝于周，天下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禍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也。

齊侯伐萊

萊曰：萊於齊為近，故齊必欲服之。觀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齊侯，則萊之屬齊有自來矣。

秋取根牟

奈曰：根牟微國，本非魯附庸，今用兵偏取為附庸，未絕其祀，故不書滅。

八月滕子卒

奈曰：不日不名，舊史從略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奈曰：會于扈，以司不睦，謂陳嘗即楚也。晉侯一出而四國偕會，是晉猶足以宗諸侯也。故列序而書之。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不往，亦不敢輕役其君也。於此見伯者之義，諸侯之師偕從，伐陳制楚，服陳在此舉矣。是以見貴於春秋，無如晉侯遂以疾終，林父聞喪而還，大勲未就，禮有以限之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曰：晉衛二君卒，何以不書葬？魯不會也。衛成事言甚謹，而魯宣獨深向齊，衛欲為晉殺魯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社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

春秋左傳卷之五

宣公

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家曰：匪惟因滕之喪亦因晉之喪，晉政不就，諸侯擅相侵伐，貶宋亦以譏晉也。

楚子伐鄭，鄭師敗于柳，楚子

正曰：楚子伐鄭，鄭師敗于柳，楚子而經猶書，何謂其爭霸也？晉侯兩合諸侯卒無成功，今已即世，景公嗣立，未有令政，楚子獨振其強之時也。故北向爭鄭，春秋書簡以著之。鄭其新得晉政，懼於矢伯帥師救鄭，可謂知務矣。故書救以善之。鄭伯乘晉之救，與楚師戰，敗之于柳，楚夫以楚之強，一挫折於

小國而遂歛首退縮哉故子良以爲憂而春秋不錄歸之微
也世世其部之可以必書楚子也部使我歸黃矣我黃而
伐者其不容掩矣

陳殺其大夫洩弒

黃曰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弒所以見君殺陳臣未有不喪
亡者也是故桀殺龍逢而夏亡紂殺比干而殷亡觀洩弒見
殺其明年靈公弑又明年楚莊縣陳可爲後世明戒矣○正
曰洩弒以忠言見殺春秋書名以旌之豈但曰無罪而已

春秋集傳卷之十三

江都郭夔校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三

江都郭夔校

春秋卷之十四

郇州集古傳註

宣公下

宣公十年

齊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入歸我濟西田

至曰濟西田魯有也以之賂齊書齊人取著齊人受賂黨道
之罪也今宣公數朝齊齊侯悅其媚已而歸田以示恩云我
者我何以與之齊何以受之而歸之兩罪俱見不足以爲惠
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春秋集傳卷之十四

一

張曰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強勢足以偏國今雖逐之他
日尚能復歸於齊如崔成之徒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
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必至因於家禍於國也歟○正曰趙
謂崔杼之事距今五十一年此時尚未成立疑非崔杼惡謂
惟其尚幼未能秉政故春秋不書其名而統云崔氏蓋列國
之卿例書名也未爲卿何云有寵蓋惠公任用其父其父既
死則寵愛其子高國雖忌嫉惠公而在不敢逐也今惠公卒
恐其爲先君之寵愛成立之時必得齊國之政故逐其族杼
幼無能爲仇因遂出奔耳張氏說本許翰而語較圓密

公如齊

杜曰公親奔喪非禮也

五月公至自齊

祭曰惠公卒後公既奔其喪自是不復加齊矣其德惠公之深為何如哉其事天子之禮何聞如也如至之晉見公之行悖也

祭曰陳夏微舒執其君平國

祭曰宣淫見執萬世炯戒單子過陳已知之而平國不自知也洩治盡忠以諫之而平國不納且縱賊殺之也身死株林名臭史策內多愆而外拒忠言者可以鑒然矣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為微舒者不勝其恥借其母以餬口於四方其亦可也憤而弑其君可無誅乎

六月宋師伐滕

趙氏孟何曰春秋舉重前年宋人圍滕今又伐滕其悉書之者聞晉之不競也滕小國也介於大國之間上無天子下無

齊集傳卷之四

二

方伯則為之私而已齊桓卒而宋人執其君晉伯衰而宋人固其國大國之無伯小國之憂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祭曰歸父襄仲之子遣卿會葬所以厚齊者過矣而缺於天子可勝責乎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家曰自晉襄沒成景皆不克負荷而楚莊日以傾盛北向而爭諸侯侵陳侵鄭觀兵周疆將逞其所大欲晉人僅出偏師畏縮不敢犯荆楚之鋒惟何其去釋憾於小國今又討鄭縱能服之豈保楚之不再出乎自趙盾為政宋齊魯皆弑其君盾內有所欲置而不問卻缺為政又不能治諸侯之賊其君者乃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遺楚遂使楚挾仗義之名以

風示夫下晉伯自是愈衰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祭曰王朝大夫例書字曰王季子以貴弟之親而為大夫者也此時尚未封劉故止書其字前年仲孫蔑如京師王使微聘而後往也天子厚賄之今年秋即使王季子來報聘王朝之厚諸侯亦至矣諸侯莫能相繼往朝于周是簡慢王室王聘自是不至王靈於是益衰可勝悼哉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郕

張曰詩云保有兗釋邾文公卜遷於繹皆此山之地為邾魯二國之境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齊集傳卷之五

三

冬公孫歸父如齊

祭曰季孫為頃公立故而如齊聘嗣君以修好猶可言也歸父為伐邾故而如齊則是聽命於齊也不可言矣聯書于策以著魯人昭就之非

齊侯使國佐來聘

高曰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惠公之葬既速又不踰年而君命遽遣使來聘焉議伐莒也當因而行吉禮忌豈而結惟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饑

張曰王政以民食為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饑饉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

百

楚子伐鄭

正曰楚子五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可謂能弱楚矣而鄭書而不書救也蓋謂鄭不當救楚伐為義哉四國伐鄭已書人以譏之此時救鄭成鄭不旋踵而鄭復即楚又何足貴於春秋蓋前年晉景初立卻缺救鄭春秋書之者以其捐志乎紹伯也今立既踰年諸侯不見德楚子亟尹鄭鄭人叛復之庸常晉於是不足以主諸侯矣故獨著楚子之伐以傷晉之益衰也

定王九年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正曰此書王者今年楚子主盟故特著天王一統之義示楚

春秋集解卷之四

四

子不得而無王也此之謂謹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正曰楚子亟爭陳鄭春秋每以爵書謂其駸駸乎有霸諸侯之勢也今台二國為盟又以爵書非予之也謂中國無伯楚子儼然主諸侯是中國之憂也陳鄭從楚以盟品不晉人以貶謂二國迫於強令晉人不務德以撫之懼而從楚非其罪也且不書其例則疑於微者猶不足以著楚強也此辰陵之盟序而書爵之義也盟討夏氏於傳無之不必章也俟其既討而後予之可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家曰前伐邾取繹此會齊伐莒皆歸父為國生患求多於小國書之所以罪也○汪曰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

此會齊侯會楚于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於魯也至筮之逐得非肇端於此歟

秋晉侯會狄于穀

陳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羣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是故楚莊之春秋晉有諸侯之事不悉書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范曰變楚子言人者弑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孫曰此楚子殺陳夏徵舒也其言楚人者與楚討也陳夏徵舒弑其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討而楚人能之故孔子與楚討也

丁亥楚子入陳

正曰滅而不有例書曰入入者暴虜之辭也使莊王不欲圖

春秋集解卷之五

五

陳無暴其民止取徵舒而殺之則春秋必書曰冬十月丁亥楚人殺陳夏徵舒不復贅一辭如此則討賊之義無欲之公豈不顯著於天下後世哉惟其縣陳得申叔時之諫而復封之春秋將書其滅則實能納諫而舍之矣將不書入則實欲得陳而縣之矣故先著其討賊之義而後紀其入陳之非冠以下亥實錄其入陳之日也上書冬十月而不言日事同日而先書其善者若不使其善惡混也

納公孫平儀行父于陳

高曰二子之惡乃其君之所由以弑者亦與徵舒何異豈可復居陳大夫之位已絕於陳故不繫於陳而書納○張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徵申叔時之諫則陳遂亡矣楚莊懷貪婪之志而尚能以義自

克故封陳而不取然見善不明非實有改過不吝之心故雖封陳而終宥其亂臣復納諸國聖人予善之宏待人之公先施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人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論非聖人莫能修之也

平定王十年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杜曰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余曰見弑之君書葬者以賊既討也於此見春秋重討賊之義

楚子圍鄭

正曰鄭既受盟于辰陵又邀事於晉楚之得鄭徒恃力爭非能服之也故今年楚子圍鄭春秋書之以著其暴不晉人者以其能許鄭伯之請退三十里而與之平雖克皇門未嘗辟

春秋集傳卷之五

六

虐於其國中猶未成乎人也故止書其圍以見無有能恤其困者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張曰林父此行本為救鄭而鄭已服楚先穀之徒恃彊專制

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春秋不書

救鄭而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罪也○趙曰鄭自春被

圍今六月而後救何益於救哉故晉本救鄭緩不及事而聖

人不書救無其實不可假其名也凡師被伐者為主楚伐鄭

而以晉主之內晉於鄭也晉雖安舉無功而聖人以內辭晉

之所以抑彊楚而存大義也若曰貶晉與楚則非經意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高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內地悉陵小弱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暴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程曰晉為楚敗諸侯既而同盟既而皆怨故晉人以貶之○

趙曰同盟非大夫之事也諸侯同盟不盟於方岳之下猶以

為借而況大夫乎晉景將求諸侯而以大夫用同盟之禮諸

侯亦以大夫受盟大夫果足以結信乎故性雖未掃而宋師

伐陳衛人救陳宋衛交兵互相矛盾則今日之盟何足恃也

故聖人皆人之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趙曰楚方雄視列國諸侯所宜戮力一心以抗其鋒者也今

晉為清丘之盟陳人不與宋師伐陳同陳故也而衛叛晉附

陳以圖宋兵卒之陳卒不至而宋受楚圍皆衛之故聖人於

春秋集傳卷之五

七

宋書師子其間罪之舉於衛書人責其交亂之罪也

乙丑二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正曰春秋舉重此知言也經文既言簡而意微舍傳以說經

吾知其難通矣如齊師伐莒之書傳稱莒恃晉而不事齊據

此以求經意則知晉主夏盟小國事之以為無恐非一口矣

觀春秋所書十數年來知晉之不競而當時小國未之知也

朝聘不缺於晉庭固以為可恃獨魯以齊為強與之比周春

秋固已屢書以譏之而齊亦自以為強故責莒人之不事已

也說者皆謂楚起於不肖平夫莒亦何恃而不宣哉恃晉也

莒恃晉而齊伐之晉為盟主也幾何矣春秋再書伐莒罪齊

之陵虐小國問晉之不說也是按之師所由肇端也

夏楚子伐宋

案曰宋晉救禍又晉伐陳以是見楚之怒而楚伐之春秋書楚子伐宋其為中國患愈深矣

秋公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案曰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然經不書海之師而書殺先穀於此其諸以刑之為已後乎

西定王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家曰據傳孔達自以其身紆國患然達為政而背清丘之盟

救陳諸楚謂之無罪不可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卒

晉侯伐鄭

趙氏孟何曰晉君將晉不書矣楚人陳得陳圍鄭得鄭且將圍宋也而晉師不出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景公為鄭故伐鄭告於諸侯鄭焉而還則其得書何天下不可以終無伯也景公有志文襄之業自伐齊而後一合諸侯伐鄭四同盟皆其君親之於是齊魯從而鄭服楚亦無能為是故晉侯伐鄭始書之子之以復伯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趙曰伐宋而宋不屈猶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番矣楚將橫行於列國陳蔡鄭許俱已服從乃次及於宋宋列國之門戶

也得宋則齊魯以此楚之必於服宋也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辱哉楚方用師也晉畏楚而不敢救宋宋豈能獨抗楚乎則及楚人平非得已也

晉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案曰申舟之聘齊不終楚子與圍宋之役齊侯因是至穀期晉為會魯又素倚齊以為重者故使歸父往會之蓋謀所以楚也楚子至宋而齊魯震悼有如此然會者兩君相見之禮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皆非禮也歸父佑寵兩會齊楚之君甚矣其專也故書以參議之

丁定王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案曰宋之會齊魯已定向楚之謂孟獻子又有惟恐無及之言故今春楚子在宋而歸父往會之為賄以謀其不免也聖人書之者楚之威及於齊魯而為諸夏危也議魯之君臣無善治以固其國失中夏信義之交惟荆蠻蠻力之懼而卑屈以圖苟免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陳曰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始書之傳二十四年宋魯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正曰義繫於平陳氏言之詳矣書及正以見宋人之不得已也說者猶從書凡生麟

以為貶下之專不知此平之書惟有背人而已矣華元子反議其始若書華元子反乃適以著其事也若書宋楚則疑其若自為之也古人既不沒華元子反之實又以見宋之謀國者詞窮力竭求服於是楚之謀國者聞宋以病告許其請而告於王王迎師而平若是則使元退師者仍在其君也何云下書平義繫於古人則誠貶為先義繫於書及書平則疾楚憫宋受天下之意深切著明矣若貶其人其必不平而後可若無其人其必兩君相語而後可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杜曰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正曰不稱林父疾晉庭諸臣導其君以從事於邊陲之役而不憂諸侯之憂言晉之失所當務非獨林父一人也赤狄肆其為暴兩見於侵齊又見於潰函之會戰狄叛之其致滅亡由來遠矣潞子國滅身而書名其後蓋有嗣立者不終滅也

秦人伐晉

正曰秦桓公伐晉未得志焉而春秋猶書之貶其交亂侯國與楚同肆其暴不以成敗論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杜曰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札也蓋經文倒札字○正曰春秋明大倫正大法大倫莫重於君父大法莫重於殺戮經意曰王有名札之子攬殺二卿是無君無父之人也罪莫大焉外有瀆楚侵陵諸侯齊晉不能修伯業為周室輔內有亂臣專殺卿佐宗周之危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傳稱王孫蘇使之殺而經坐首惡於札

春秋集傳卷之四 宣公下 十

子者所以戒後世貴尚不可與權臣交通而自蹈於無君無父之罪也故曰為人臣子而不問春秋之義者必陷於大惡之名

秋

胡曰人事感於此則物象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昭遺之末而不知務本故庚辰應之六年癸巳七年甲午十年大水十三年又癸巳十五年復歲府庫匱乏原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棣

奈曰齊惠公殺魯事齊稍怠公不朝齊惟公孫歸父兩曾齊侯自會楚子于朱歸父亦不復如齊豈以齊楚之交厚而魯有向晉之志歟至此二卿為會傳無其事亦以著齊魯之交

自是釁也

春秋集傳卷之四 宣公下 十一

初稅畝

杜曰公田之扶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黃曰古者井田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入家耕之以奉其上所謂藉也藉之為言借也借民力為之而非稅也今魯初稅畝是於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畝也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壤井田之制閱厚斂之門使民不聊生國無善治蓋自是始矣○正曰左氏云穀出不過藉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稅之為言是於藉之外又增益之無嫌矣古之大儒主此者甚多不獨朱子也乃胡氏以公穀無藉之言混入何也

冬蠶生

胡曰始生日蟪蛄既大曰蟪蛄蟪蛄未忘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者忘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念民事而不修而又為樂政重賦以成之國之危無日矣

胡曰春秋歲歲多災皆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年出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蓄雖有凶荒民無菜色是歲蠲蠲而遇至於饑者宣公財用耗竭增制取民水旱蠲蠲天降饑饉國無積積亦無以振業貧乏矣兩書饑示後世為國者之宜務本也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齊襄公嘗之書

主

杜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並盡其餘黨書及所以別二族○家曰晉滅潞氏則曰討有罪也既滅之矣而復用師不已是必窮其黨而盡滅之夫豈仁人之所忍為哉故書人以貶之楚人聞宋坐視不救諷曰報長不及馬腹既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可已而己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調諸侯何

夏成周宣榭火

杜曰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黃曰望望氛祥榭講軍實成周之地有宣榭者王之所遊也宣王承厲王之後積勞憂勞於是修車馬備器械南征北討中興王業其用武於四方則必有講肄之所即成周宣榭是也宣榭火興王之迹泯矣故聖人重之而書示不忘古也○正曰榭無神

主故止言火不言災人火之例未確

秋邾伯姬來歸

祭曰伯姬見出而來歸猶嫁邾者明不終絕於邾也邾子輕棄魯女其不恆於魯甚矣書之以見夫婦之道失邾邾之情疏皆由宣公不能無以懷服小國魯道日非至伯姬之復歸於邾不足書也

冬大有年

杜曰書大有年程胡二傳皆云記異恩謂不然夫異者非常之謂也以有年為非常則必以無年為常矣非天地之心仁者之言也二百四十年間有年多矣何不屢書以為是常道也天地常以養民為心聖人常以愛民為志故常有年亦不書也一遇水旱蠲蠲之災則謹而書之以為天地以非常者

齊襄公嘗之書

主

致戒於人君之不德民物因之以罹患為可憫也至於旋見有年亦不書矣惟宣公既以篡得國又不修所以愛民者水旱蠲蠲饑饉薦至不一歲矣幸天地不終絕夫民命於災祲屢見之後繼以豐年聖人書之以為天地始復其愛養之常道有如此所謂無往不復也既足以著宣公之世咎徵為多又足以著困微遠民有更生之樂然見於十六年不數歲而公已即世則亦未為宣公之幸也

己丑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趙曰初晉為清丘之盟以求諸侯而以大夫主之諸侯亦以大夫聽命直其不足以結信也陳人不曾宋師伐之而衛人叛盟伐宋卒致楚兵圍宋九月不解而宋與楚平其失皆由於清丘之會晉景不親之也今楚兵雖退而宋已為楚北方無宋藩籬益薄矣晉侯懼而為斷道之盟所以固晉衛曹邾之心躬親與會收其餘以為宗主故皆舉其爵而予之以振弱主之尊也○正曰觀左傳首一句則知斷道為復修伯而盟其辭齊人蓋亦有慈於清丘之大夫歟是盟為討重向使齊侯親至則所討者當在陳鄭諸國矣惟其不至而以四大夫應之故遂先討齊也前世大儒以為斷道盟討齊以繼事為正事誤亦甚矣

春秋左傳卷之四

南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趙曰經書內臣卒未有稱公弟而且字之者今公弟叔肸卒舍秋之變文肸恥食汚君之祿而不仕是以聖人異之書曰公弟且字之以別其賢也○程氏端學曰此記叔氏之始也肸文公子肸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輒輒之子叔弓之曾孫叔還世為卿

春秋左傳卷之四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趙氏孟何曰自晉文公卒齊不復從晉盟晉是以不競於楚而歷三君問不及齊齊東方大國也晉不得齊則諸侯不附景公為斷道之會始徵會于齊而齊侯不至於是自將以伐

齊庶乎知所伐矣

公伐杞

高曰杞自文十六年來朝宣公立不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正曰不言伐入蓋邾子假會盟之禮而陰賊之也邾郕世讎何以得入郕而戕郕子於此見邾人忽於禦寇幾於不國故言子郕以顯其臣子不能衛君之罪也邾人方從晉盟於斷道旋即肆虐於小國伯政之不足以已亂也如是夫邾子不名與僖十九年用之同解見昭之十六年

甲戌楚子旅卒

春秋左傳卷之四

主

高曰前此不書楚子之卒此書之者以楚人為害甚於前日列國不能自正乃相與為朝聘會盟以通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家曰楚僭稱王春秋改正日子書卒而不書葬抑之也示其主在周雖欲僭而莫得也

公孫歸父加晉

家曰歸父為宣公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彊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哉宜其謀之不遂也○正曰以有寵之故而欲去三桓借張公室以遂其爭權之私耳魯宣世卿太多文公時六卿見經宣公時又書叔肸卒怙權爭政公室日微自是始矣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

家曰季氏不以君薨為戚肆出怨言追讎既往首遂其腹心
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至春秋於公薨之後
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自茲以往
政在疆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正曰書還
自晉以為善之此左氏指祖括哭踊而言也然此禮文之末
凡為臣者皆能之且彼自謂能忠於君哭而盡哀亦其情也
但聖人所書之意不在此書曰歸父還自晉不止謂其聘晉
已畢事也謂其所謀於晉者洩也曰至華謂其未入國而已
問季氏逐之不敢以入也曰遂奔齊謂其負罪而逃始而謀
人終且不能以安其身也夫大臣之道同寅協恭以禮匡正

齊襄公之惡

未

豈可陰相謀哉相謀則是相奪也歸父不幸而謀敗權歸季
氏矣若幸而謀遂三桓族滅魯政必盡由於歸父位重權高
始則君德之深寵遇獨厚繼則威震其主嫌隙互生貴戚之
中復有如歸父者則又陰與其君謀之矣此長亂之道非靖
國之計也春秋之法凡奔非其罪不書書歸父奔言罪之在
歸父也季氏由是專魯延於奕世其罪亦馬可掩哉

論曰宣公之編悼晉伯之衰此與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者意若相背然亦各成其是而已道言也彼所學者正心
誠意等事帝王之遺業也則其視桓文之為無一本於躬行
心得者相去天淵矣宜其鄙之而不屑言也至於聖人之作
春秋舍桓文之事無以寄其褒貶蓋世運遞降已末如之何
而二百四十年間無非列國諸侯大夫會盟征伐之事其孰

得孰失無聖人筆削於其間則至理遂隱而斯文在茲者無
由見矣故聖人因當世之行事而作春秋以垂文教說者曰
春秋以道名分夫名分之天者莫大於尊其主為周之臣子
而一念不在於宗周非人理也齊元勳之後也許周之宗族
也二國相繼而主諸侯於其間有夾輔之義故雖矜其勳功
所有裨於當世是則辭應歸其借尊號是與周為敵其爭
諸侯未云但已也問鼎之意可無寒心乎晉伯之衰周室之
不幸也此宣公之編每致意於言也

齊襄公之惡

七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四

江都郭夔校

成公上

春秋元年

春正月公即位

三月丙午葬我君宣公

無冰

杜曰周二月今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參曰冰者陰之凝建丑之月水澤腹堅之候也凌人以此月藏冰而無冰可藏故以無冰告魯史書之以為寒暑失其序也聖人因之亦以為寒暑失其序也而其意則謂輔相燮調之不賦以致陰陽失序之變易使察乎此而振肅其紀綱庶政以制治於未亂慎其所成也○正曰胡氏成公幼弱等語專為魯言天時

襄公九年

十

不寒豈獨在魯一國乎況此時政猶未專在三家未可舉以為說

月作丑甲

正曰作者制制之辭丘者十六井之地甲者土率之總名也案胡氏所考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長較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又曰唐李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據此所引甸八里六十四井旁加一里得七十二井出步卒七十二人是井出一卒也其甲士三人必選才技奮勇者為之難限於一團此先王賦役之均若是則七十五人不止出於一甸而一丘所出止得十六人而已乃又謂丘出十八人甸出七十五人

是未合旁加一里而計之也夫甸出七十五人較之周禮左氏亦云甸是雖旁加一里仍謂之甸甸出三甲古軍制之名也二十五人為一甲此必不可易今魯以甸出三甲為少甸有四丘故計甸出之則一丘所增又得九人比前一乘之甲增四十人矣其所調用必自有力不必推求也但其變古軍制求多於民為可罪也故書曰作丘甲以志變法之始也其所以作者為齊難故也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正曰斷道之會魯已向晉齊使四大夫往晉人辭而執之旋有陽穀之役齊遂怨魯之不堅於從楚協己而抗晉也將出楚師以伐之魯聞之求援於晉晉雖有好今魯既易世使孫許請尋斷道之盟晉侯與之盟于赤棘以伯主而下與諸

襄公九年

二

侯之大夫盟是兩降魯要列晉侯不以為嫌者以晉侯新立喪制未闕也以大夫而上與伯主盟是謂抗位出位滅孫不以為戒者請修舊好要結外援以安社稷也聖人書及著其能從盟主知有所擇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杜曰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正曰不書劉子重王師也王師所以討有罪天下莫得而抗也惟王朝無與復之列以致諸戎逼近於王都內臣無據却之謀與師與戰而取敗以叔服之言觀之則背盟取敗者劉子也宜書以彰其罪然春秋之作明經世之大法不專為一人之失算較優細也若祇責劉子反若王師不可以伐戎矣故首書王師明至尊之不

可論雖為茅戎所敗然不曰茅戎敗于師而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則冠履之義既顯而茅戎之罪亦著且以明周道之衰而後望於振興之有時也

冬十月

申庚子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

正曰宣十八年晉衛伐齊齊侯既與之盟于綏以世子驪為質是齊魯衛俱從晉之國也乃齊侯信不可知旋加兵於魯則知其與楚之深而從晉者特詐而已矣故繼之盟不書而北鄙之伐目齊侯而深斥之也此蓋之師所由致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正曰傳稱衛侯使四大夫將使齊衛魯敵哉其侵齊者乘

齊師使魯而使之蓋將以救魯也齊知之以伐魯之師

三

之於新築故石稷欲運亦以伐魯之師既退衛師即可以還此全師之道也良夫不可而與戰喪師辱國其罪大矣春秋以良夫主此戰言戰之不可輕也於衛稱將帥師而於齊則畧言師其為伐魯之師明矣其戰之地以新築則齊之恃強而深入亦明矣既伐魯又敗衛晉師不出其將能乎說者皆主笑客跛眇之故謂四國之卿忿兵戰齊失經意遠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御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正曰凡內大夫帥師惟書主帥今四卿並書見行父不能統一軍政而分其權於四卿是公室之兆也春秋之法凡被伐者為主今書四國主之非經齊也蓋四國志在克齊招兵

齊齊也傳言魯衛如晉乞帥皆主御辭子益知節克齊獨深哉因之以請而晉帥之出則以魯衛被兵之故非徒為御免釋忿也觀齊侯請戰傲狠畧無遜辭高固入晉帥稟石以戾人齊之君臣氣輕而無禮特知而好戰其取敗也固宜自此之敗而從晉者十餘年則何如從斷道之會而與魯衛諸國講信修睦之為得哉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襄

止曰齊師既敗力屈勢窮然後使國佐納賂請盟此背盟棄信肆其長虐恃強好戰之所敗也書曰如師盟不盟未可知之辭也復書曰者見如師之時猶有違言至此日而盟禮始定也書及者四國之大夫已列序於前不當復序也袁襄之盟雖云以力服齊然亦乘暴已亂之舉也晉不失伯其在斯

齊魯衛皆主

四

乎○諸家多引召陵比說豈知召陵以大夫而盟諸侯聖人書法自是有別此四國皆大夫齊侯君也固當稱使來者魯內之辭齊侯以君臨臣自是不當書卑屈之辭曰來盟乞盟也聖人因事立文而禮義行乎其間未嘗取召陵為比而後書此說者何得牽引而鑿為之乎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遯卒

取汶陽田

石曰內取外邑皆曰取外歸魯地皆曰歸汶陽田魯地也齊以歸於我當日歸今日取者蓋固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於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宣來言歸之於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

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假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者齊取於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

冬楚師歸師侵衛

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胡曰案左氏傳衛從晉以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曰師眾而後可王卒繼行二國稱師著其眾也侵衛則書侵伐師於蜀致略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如降班毀列下與大夫會也○正曰楚大夫書氏書名非皆其盛也見莊王強盛之後楚政亦建於大夫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春秋左傳卷之五 五

趙曰公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此書之譏公棄晉從楚也○程曰楚為疆盛陵轅諸侯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楚與之要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國則魯可知矣○正曰說經者見蜀之盟從楚者十一國以為莫盛於此矣抑亦未識所書之意也乃經之意則謂楚莊既殲晉方服齊楚大夫挾師徒之眾要市於外以救齊為名侵衛侵魯諸侯畏其強也咸使大夫往會之以紓一時之難嬰齊以大夫而主盟已恃矣故貶而人之乃又以疆弱為先後也右秦於諸國惡齊之從晉於衰喪也降齊於鄭下禮樂征伐皆自嬰齊操之矣然則是盟也其不可以明示天下也故經皆貶而人之傳云置盟以譏之蓋畏晉而竊與楚盟亦云置而已矣豈所以講信哉次年晉侯伐鄭四國

之君從之諸大夫之皆從於蜀何足算也

九年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高曰去冬之役鄭為楚導而宋魯衛曹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鄭罪當討故春秋正諸侯之辭以示義鄭敗晉游兵於丘與使皇戌加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杜曰三年喪畢宜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高曰君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六

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秋君薨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張曰汶陽之田持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於伯國晉假然受之而八年復使韓宣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足見私情之納侮於晉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高曰疲命於晉楚而復怒許之不事已與師伐之君子以是惡鄭也

公至自晉

胡曰公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

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側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春秋所為議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胡曰傳言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棘者汶陽之邑也復其故地而民不聽至於用師蓋是時魯初稅畝作丘甲賦役日重所以棘雖故地不願為之民也成公不知補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

大考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皆如

宋曰克與良夫得志於寡不知自戢更為此舉春秋書之誅好戰也楚方聘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伯棄圖其遠者大者既滅諸氏又珍留吁以為未盡復與此役此逐利之師春秋

器之屢書皆所以貶
七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高曰庚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魯人盟之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強乎

鄭伐許

正曰鄭一歲而再伐許不書將帥前已書矣故此畧言鄭見其伐許之頻數也夫黷武窮兵為國之大忌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君子以鄭為不恤其民矣况鄭許俱為從楚之國均小弱也於弱之中而又以疆弱相侵陵甚哉鄭之不惡傷其類也

甲定王十四年
戊午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吳曰晉衛宋三國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伐鄭交結和好也三月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杜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城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郕

趙曰郕即汶陽之一邑也以田言之曰汶陽以邑言之曰郕

○戴曰魯既得汶陽故城鄭乃自國

鄭伯伐許

程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正曰公孫申疆許田鄭悼未嘗自出也觀其初心亦知居喪不可以即戎矣迨申為許人所敗遂不忍一朝之忿自將以伐許也因忿論開世濟其惡君子不能為悼公諱也故雖未踰年特書鄭伯以著其罪

乙定王十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家曰春秋之世倫分廢缺夫婦之道乖矣有出而允於義者有出而悖於禮者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乃歸此與他悖義之出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非杞絕之也故其卒杞復迎喪以葬叔姬葬於杞義未絕也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息于穀

高曰荀首逆女于齊而僑如往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

梁山崩

胡曰梁山在韓國韓滅於晉昔梁山崩而不繫晉者為天下記異也左氏載釋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及夫恐懼修省之實也豈足以盡聖人所書之意哉○正曰自文九年地震至此凡二十三年而復有山崩之異可以知天地之變定雖異世而不獲見矣山止而不遷者也今而崩頽異之大者以言乎邇則大水為災天王即世以言乎遠則晉景之紹伯也將數年而殲繼以不令之主得諸侯而不終非止晉亂亦天下之不幸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九

下之不幸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孫曰蟲牢之盟鄭服也天王崩晉合諸侯同盟于蟲牢不願甚矣○趙曰晉景即位十有五年矣蓋嘗為霸斷道之盟以求諸侯於時楚莊方張諸侯二三其德晉不能宗主也今蟲牢之會始能復振其勢且反鄭於久叛雖未足以成桓文之功而志有足嘉也

西曆于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參曰會而不致此其致者以蟲牢之會猶可言也獨惜其不如京師以奔王喪耳

二月辛巳立武宮

孫曰武宮者武公之宮也其毀已久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言立非禮可知也○高曰武公乃伯禽九世孫獻公之子於公為十一世祖毀之已久而輒立者蓋武公故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諡曰武焉至成公時李孫行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意再為立宮聖人於此書立武宮以著李氏僭亂妄作之由

取郭

杜曰郭附庸國○正曰凡書取者力得之不是其專奪之辭也郭不列於五等之爵故杜以為附庸今魯取之為已附庸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十

其與蟲異者不廢其主也胡氏滅而齊取為君隱之觀聖其矣

晉孫良夫帥師侵宋

家曰去年冬宋實預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為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莊圍宋歷三時之久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今宋人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憐愍諸侯大夫浪肆事多類此春秋聯書衛魯二侵責晉深矣○正曰主侵宋者晉伯宗夏陽說從之者尚有鄭及戎蠻何皆豈而不書而獨書衛孫良夫春秋欲著霸政之失使宋衛不得全其鄰好故獨書衛孫良夫若衛之自欲侵宋者且以著孫氏黨晉之深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要齊如晉

上中郭伯費卒

秋仲孫儀以孫倫如師師侵宋

高曰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喻之遽為興師

則軍事在魯矣故書曰侵與衛孫良夫同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正曰鄭既從晉為魯牢之盟楚伐鄭使晉宜救也聖人亦書

其救勤於鄭不背魯牢之盟而已矣其侵蔡復過楚師於蔡

既不戰而還能不遂其遷戮免於貶足矣聖人原不書也又

何說焉說者誤爾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十二

七年

春王正月癸丑食郊牛角改卜牛腥風又食其角乃免牛

趙曰腥風食郊牛角者三改卜牛而又食者惟此而已魯鄭

僭也天豈享僭哉腥風之害說者以為養牲不謹非也腥風

豈人致之而亦豈人所能驅之天意不允於魯也故遺其害

而著其譴魯不之察又改卜焉避天不詳宜其又食也○黃

氏震曰愚聞之師曰甘口風噬人畜不知痛

吳伐鄭

正曰吳蠻夷國也周制東建諸侯爵以五等地分五服蠻夷

要服吳雖泰伯之裔僻在要服其爵為子本微國也今雖始

大侵陵中國聖人猶從其本班而書之不稱將帥但曰吳而

已從卑稱也其後有必當以爵書者則曰吳子有必當以大

夫書者則曰吳人舍是則概曰吳而已皆從其本而卑稱之

也豈有所軒輊於其間哉其由微而漸烈大雖烈大而不得

陵僭意皆可見矣諸家守之外之秋之之說盛皆求其義而

不得遂為想當然之辭耳其伐鄭者始與中國爭諸侯也晉

用申公巫臣通吳罷楚吳於是兵連上國此時吳子壽夢之

二年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正曰前云免牛則不郊矣免牛者不卜牛也不卜牛向何郊

之可言哉此復云不郊者蓋魯如有一一在春正月一在夏

四月此五月矣云不郊者並夏四月亦不郊也承免牛之文

而言不郊猶三望則望行於五月也若春正月之望當在彼

春秋左傳卷之五

十三

時矣聖筆甚明說者誤釋免牛為放錯看不郊為複云間有

事以起下文徒費周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高曰去冬欒書救鄭而楚師還未得志於鄭故復伐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

同盟于馬陵

王氏葆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盟救徐也晉景之救鄭

後盟于馬陵非特為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解會魯

衛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

陵之會以固結之耳○家曰晉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

至是合九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

公至自會

前曰吳與楚伐鄭故入州來州來微國○高曰吳楚爭疆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恃疆而吳敢與之敵也○陳曰吳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乃亡也盟于蒲景公將始合吳吳不至于鍾離而後至盟于鍾離悼公又逆吳于吳不至于戚而後至吳不敢自列於諸國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入州來不可不錄其始也

簡孫林父出奔晉

高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驅

春秋集傳卷之十五

士

矣

庚子年八月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劉曰羣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朝晉而事之晉侯說使魯衛皆反其侵地古者諸侯不專土歸汶陽之田于齊非禮也○高曰魯國之分地晉不當爲齊請於魯齊不當求之于晉韓宣爲晉卿不當爲齊言於魯魯不當以晉令遂以與齊又曰歸之于者退歸之辭蓋以明晉之失言也夫汶陽魯田自齊歸魯曰歸可也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正曰說此條者皆善而季文子之言最爲精核來言者不當言也蟲牢馬陵二會伯事庶幾乎修矣而此一言諸侯無不解體是晉景之世一大闢會也

五言詩

宋曰蔡近楚服楚之日多從晉之日少晉未能制楚侵小國以爲功春秋不與也○正曰不書侵楚以其未能獲申驪未足以爲功也書侵蔡已足以著此行之陋矣近地諸侯且將攜貳何有於蔡

公孫嬰齊如莒

杜曰自爲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公使華元來聘

高曰凡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之來蓋圖

婚術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孫氏覺曰納幣禮之小者無事則不賁特書宋公納幣所以

春秋集傳註卷之十五

面

起伯姬之賢也婦人無外事其行事不見聞於人惟備書之可以見其賢爾伯姬傅姆不至不下堂而火死當春秋湣奔之世伯姬執禮以死春秋賢之故著其始終以見意納幣致女三國來媵卒葬無遺焉聖人樂人之善如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盾

參曰：子死於讒，晉失政刑矣。其罪不止於專殺也。然名氏

書於冊與殺有罪者無異其亦趙氏專晉之禍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杜曰大王天子王者之通稱○正曰簡王卽位於今三年魯未嘗有朝覲之事又未有勤王之積天子忽使召伯來賜公命其將以愧公之不朝欺聖人書之所以傷王靈不振王室益微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正曰爲杞所出猶繫杞者以喪歸杞故也卒而得書叔姬之於婦道爲無虧矣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胡曰吳初伐邾既不能救及其既成晉已也而又率諸侯伐之何義乎書來聘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可知也○正曰自春秋凡四書霸政之失

衛人來媵

程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一女子之賢尙聞於諸侯况君子乎○參曰諸侯有三歸固然矣而從媵之數與從嫡之數俱三及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春秋左傳卷之五 上 主

之說似皆不可信然此俱非經旨獨舉程子之說可也

己酉壬戌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胡曰凡書於冊者皆經邦大訓杞叔姬一女子爾而詳錄之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爲人倫之本也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爲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杞叔姬之行雖不可知觀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爲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家曰夫

婦大倫有過而出不獲已也而禮有無子而出禮之疑也檀

弓有孔氏不喪出母又疑也觀春秋皆以姬之事見聖人厚倫之意自始歸至卒以及逆喪皆繫之杞春秋與其能歸而爲之書也未聞既出而遂絕既絕而不可復也彼謂子思不喪出母齊東傳聞之說不得不辨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張曰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以威制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其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李孫行父如宋致女

春秋左傳卷之五 上 主

杜曰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婚禮爲昏姻之好○劉曰致女者何婦人既嫁三月而見於廟稱婦致之者成之也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高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於晉是已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當捨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况鄭使伯適行成而殺之耶春秋所以深罪晉而人之也又曰自文宣以來晉楚爭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自鄭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肆牢馬陵之會然

後鄭伯受盟及請之會所以善晉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使書伐之明年又使使辱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於鄭而鄭伯甘心於是者蓋適怨而不德轉辱其君故與楚伐許後宋同撓列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帥伐盟會皆無虛歲思然常以失鄭為憂是禍也實有以啟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冬十有一月晉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中為潰楚人入郕

家曰楚之自陳伐鄭以救鄭也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其危區而莫之鄭春秋所惡也鄭會楚則執其君以伐之莒敝於兵則置而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正曰不書侵陳而

春秋集傳註卷之五 上 七

書伐莒著楚兵之窮遠而伐晉之與國以救鄭也不言救鄭著楚人虐莒之罪晉無救莒之師徒使小國因敝為可憫也家氏之說得之情陋無備傳紀其事非經意所及也

秦人白狄伐晉

參曰此年晉執鄭伯以伐鄭又不救莒凡兩書伯政之失秦人乘諸侯之貳於晉而報輔氏之怨白狄亦背欒黶之會而從秦伐晉書之者不特以惡秦狄亦以著晉人之致外侮也○家曰宣八年書晉師白狄伐秦誠在晉也然晉猶書師今書秦人貶秦也何貶乎以其黨楚而為之出師也

鄭人圍許

參曰鄭欲得君而為讓以圍許聖人書之豈以著其讓哉晉晉人失道並許亦受其禍也鄭稱人貶其當國大臣妄生事

端徒以虐許也

城中城

趙曰前者楚人伐莒入郕郕逼於晉晉懼之今城中城備不虞也中城雖遠於楚觀莒之潰亦不可不備也况得時乎此不為貶

春秋集傳註卷之五 上

大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五

乃徒莊忠域校

成公下

庚子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胡曰衛以資師侵鄭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則孫林父衛卿出衛侯而面立則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此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為後戒也○正曰不稱公子黑背而曰衛侯之弟者衛侯逐孫林父而以弟代之為卿也黑背之子則卒有禍國之禍其亦衛侯遣之歟故春秋明著其始

夏四月五下邳不從乃不郊

師氏協曰卜至於五其筮矣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微其

吉耶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正曰晉執鄭伯其過大矣聞鄭已立君留一人無益疑書議伐鄭以歸鄭伯其事又不容緩而晉侯有疾方求醫於秦則往來非數日之期也至則病在晉自問其疾之久可知矣晉侯竟能扶病而往乎立太子州蒲攝君以行必出於晉侯之命則制而從權非出於私黨其亦至公而無害也聖人因之書晉侯亦其事有合於聖心之權衡自不得以處常槩論也晉侯卒以丙午距伐鄭歸鄭伯二十五日其不在軍明矣何謂傳安○晉以歸鄭伯而勸諸侯其行事之悖可勝責哉書晉書伐非子之也著伯政之失也晉侯將終而行事日非樂書為卿而煩擾益甚伯事不足言矣

齊人來媵

高曰伯姬嫁已久者侯以其賢猶來媵之所謂已高其數多則便如子

丙午晉侯歸卒

庚子月公如晉

高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之喪又為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於景公之葬設而不書也

冬十月

己未年十一月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杜曰三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參曰書公至以三月見公之久羈於晉為無道也

春秋左傳卷之十六

二

晉侯使卻曄來聘己丑及御驪盟

杜曰御驪御克從父兄弟○高曰公留於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公反於國而使大夫盟之見晉侯之無禮於公甚矣

夏李孫行父如晉

張曰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文子之聘亦且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御驪之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試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御驪來聘而游盟晉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婦人之夢愛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驪聘而盟春秋以苟庚辰大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游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爾不書而諱皆

魯之恥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正曰僑如以修前好其意也
會又使叔孫僑如如齊
空存仇讐之迹而不修前好
矣不問其有改否而改事齊也
聘不空行齊亦因聘而誠其於齊也

冬十月

王僑如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齊

正曰自周無出於以大一統之義固然然周公楚為天子三公乃與伯與爭政已失和衷之雅王既復之又違命而去書

春秋左傳卷之六

曰出奔言魯君也列國之臣言出奔為其各有疆域也王臣

亦言出奔是失周於列國也聖人何容心哉用兄周衰益甚
宰臣失職言為通逃王亦不能行之於魯矣其言出亦
因周公無人告等於天子之居鄭耳必執自周無出之說而
以自絕於周解之豈子瑕子朝尚有可復之理耶

夏公會齊侯衛侯于頃澤

家曰首是為成關係不細春秋畧而不書豈無意乎齊桓之
於是討而服之晉文之於是敗而却之禍者之賊舉矣晉自
靈成君昏闇而臣偷惰以邀楚為得計至是因停釁以通意
遂交聘而為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情其端大畧無息肩
之意後三年淪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彌兵
之說為盟而長楚遂使列國諸侯北而於楚庭其端實兆於

此故頃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為此會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高曰此蓋自狄也九年秦人自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
足知報九之役也
知晉為不義而視楚因此設定雖能攻其不備而敗之未足
以稱快服之功也故書人以畧之

冬十月

王僑如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祁鉤來乞師

杜曰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離辭○陸曰晉為伯主
其使之來召兵而已而云乞師者用明列國之禮小大雖殊
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宜有又非天子之命也○正曰晉厲

春秋左傳卷之六

初有事於征伐春秋書其乞師其執謙以接諸侯必有異於
前世者且秦數撓晉亦不善之積也說者因厲公為無道強

作貶辭不知厲之無道因勝楚而驕不能善其後耳其初蓋
有可觀者

三月公如京師

杜曰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曰書如京師或且以為美
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譏之也曰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
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時聘有時盡其誠敬專一之意以
將之所謂子事親臣事君之道也焉有挾二事以往哉重於
伐人輕於事君雖有朝之名而無朝之誠書曰享多儀儀不
及物惟曰不享此春秋所惡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

八伐余

高曰公引京師專行之旨也今春會齊伐余道過王城不得
不朝曰吾道者志欲救天下書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
還會伐余則是扶他事以主其言也志其不救也其辭
若之辭而高志不敬此會使然也高曰後指與以自去
于京師罪之大者故聖人言其罪也一宗曰劉康
公成肅公皆有不言者言與余私問上公不當與俱不言劉
成義在此乎

曹伯歸卒于師

高曰非戰死也死於行師故不書地

秋七月公至自伐余

孫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五

冬葬曹宣公

申元年十月四年

春王正月葬于宋卒

徐氏曰葬者謂諡而葬君無諡諡以公配而哭楚稱王所
以葬春秋亦不得稱葬

夏衛侯林父自晉歸于衛

許曰人臣不為其之為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
君之惡者也惟衛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
易辭也自晉本之故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正曰鄭介晉楚之間二國之所必爭乃鄭每於息爭之時又

自為挑釁公子去疾伐許卒攸執君伐國之禍今晉楚為成
公子喜又伐許是之北師非為九平故師敗不書鄭伯復伐
不書而獨書公子喜所以見其專國大臣不能安靖國家而後
為思敗君如內以逐君之惡也其意與於鄭同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張曰桓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

冬十月庚寅衛侯遫卒

卒伯卒

乙酉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劉氏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爾○孫氏贊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六

曰嬰齊公子遂之子而歸父之弟也公孫歸父奔齊而仲遂

之後遂絕魯不欲絕仲遂之後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也

○賀氏仲軾曰是時魯有兩嬰齊一為叔胙子一即仲嬰齊

皆公孫也皆見於經如稱公孫則此卒者知為何嬰齊耶

故仲嬰齊從君則稱氏而叔嬰齊稱公孫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

程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
之盟矣方決之楮大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與盟矣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陸曰春秋執諸侯者多矣此獨稱晉侯以其執既當其罪又
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故書爵以表其善也○張曰春秋

魯厲公而執曹伯與其討也然猶不弭曹伯之與盟者以為先決曹伯以今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曹伯人請於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之門意小失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家曰晉楚為成期以息兵甫及三歲而楚伐鄭首禍也書楚子曰其人而貶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七

杜曰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罪○王氏曰華元初欲奔晉至河而復是未至晉也今以自晉歸宋其又何也蓋其奔也欲求晉討強臣以張公室今為魚石所止許討蕩氏則與晉討無異華元遂反其位春秋善之故書自晉歸于宋以成其志也○家曰蕩山殺公子肥弱公室也華元起而討之以其族大不假霸國之援事弗克濟故自晉而歸山乃即刑春秋去山族與以討亂然不與元以逐桓族以其挾晉力盡去異已不純為國也○參曰魚石等五人與山皆桓族故山得罪而五人待放於雖上意在復桓華元止之不堅因送奔楚是又將挾楚援以求復也書奔楚志亂本也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貜邾人會吳于鍾離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八

程曰吳益強大求會於諸侯諸侯之眾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也時諸侯皆楚故與吳復相向之會與此同○趙曰於時吳楚兩敵晉也既楚則不得不與吳以益楚患此所以合諸侯而會於鍾離也然五年賊之會吳人在焉而不殊會何也蓋鍾離相向皆近吳晉合諸侯往會之故曰會以會成而地晉侯合諸侯於戚吳以大夫來會故不殊會事殊文異無用多疑○正曰殊會吳者或曰尊之或曰外之先儒亦既非之矣然殊會之義猶未盡其說也聖人必以吳為可會故書諸侯之會之也吳之強足以敵楚而又為周之族姓也晉伯之所以取貴於春秋亦以其為周之族姓也雖其志在於功利猶必假尊周之義以行之則於周有擁衛之益而無窺竊之患吳則僻處東南遠於京師未遽資其夾輔之力而其勢足以撓楚晉率諸侯與之通會未為失也故聖人本其結吳罷楚之意而以殊會為文則亦謂其以客禮待吳也不書爵者明削其僭王之號而隱謂其小之能大夫諸侯既以客禮待吳列序則非其實故書會吳稱爵嫌其過尊稱人疑於大夫故但曰吳而已此聖心之權衡不絕遠秦伯之高而亦不諱諸侯之遠與相親也

許遷于葉

杜曰許畏鄭而依楚故以自遷為文○參曰書許遷于葉危諸夏也許為周之封國不能安其故都而遷徙于荆蠻之邑此即謂之楚人遷許其亦可已乃聖人義不予楚故書許之自遷存周之諸侯也然目于葉則其實亦不可掩矣晉伯不足恃而小國遷都以附楚誠者能無憂諸侯之心乎至於許

之輕遷失所依歸則亦自取滅亡之道也

西曆一千九百零六年

春王正月雨水冰

王氏曰陰陽相則雨雨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於草木者也今乃雨雪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其矣○朱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參曰此亦非其大異而春秋於歲首紀之說者以爲涉陽曆之徵愚謂一大夫受困數月自是以動陰陽生備既云冰爲兵象則楚亦木名也則楚之敗六月而有鄢陵之敗春秋書此見天人之應若是則之敗宜也然此亦不必深究讀王氏朱子之說是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春秋左傳卷之六

九

高曰鄭至是附楚爲楚加兵於宋故書侵自是諸侯之兵無害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鄢陵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高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不服侯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敗之我既未致伐於彼彼志於來伐於我故直言戰而已敗不言師言楚子者楚子傷也○家曰晉自靈威景天下諸侯去而從楚及厲公者乃能率其驕狠侮慢之卿而楚一戰城濮以來所未有也論者乃謂欒黶欲戰不如士燮僞逃不然也惟厲公志得旋囑以速其死良可惜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欒公合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人固曰公不及鄢陵之戰且謹於言伯晉侯不察其實而信其言是罪不在公故書曰晉侯之信謹明我公之無罪也○程曰晉怨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毀之之過則固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是以不諱

公至自會

趙曰以會告也公雖不見而實往會曲不在己可以成事告也故書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杜曰尹子王卿士子爵○正曰春秋之世天討不行故王臣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

有與於征伐之事者皆非王本意所使亦不書也今書尹子豈無謂哉蓋晉厲於伐秦之役則合諸侯先朝京師曹伯有罪則執而歸于京師曹人請君晉侯爲請於王而釋之數持尊王之義有以感動乎王心故王知其有伐鄭之役而使尹子與乎其事春秋書之所以明天討也夫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知有楚而不知有周是天討所宜加也胡氏疑而不言其他說者皆謂晉假王命以行之不知聖人之權衡未之或爽加晉以伐鄭告於周尹子臨之則與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臨之無異矣於彼不書而於此豈書之儒者皆因晉厲爲無道之君遂偏持不善以說之百聖人權事之情義屬矣

曹伯歸自京師

程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正曰彼以歸者例曹伯所以不名也知有國也惟曹伯之
歸也且諸侯之歸京師曹伯未嘗立君曹伯在京師國猶其
國也且諸侯之歸京師曹伯未嘗立君曹伯在京師國猶其
人一再歸於晉晉侯為之命於王王命之則固無害於其
晉曹也曹人亦不以其罪建繫於京師者二年今幸得王命
而歸傷不敗晉侯之也論其進則名止而晉順核其實則
天子不能止而曹伯以冀試得國子滅不從諸侯之議亦
祇成其為石邑之流一書而義無不各見如此

九月晉人執李孫行父舍之于晉仁

程曰宣之於晉上也○參曰晉用僑如之譖執魯正卿伯政
非矣故稱人以貶之

春秋集傳卷之六 成公下 主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參曰僑如聞晉將殺季孫故懼罪而出奔

十月乙亥季孫行父及晉卻鞫盟于扈

孫曰不書却鞫晉大夫與之盟則盟之可知矣

公至自晉

高曰大夫執則殺行父不殺者公待行父借歸焉舉公為重
也然伐鄭之會公不得復而國之宗卿於是見執公旁徨於
外以求自明於晉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於難
焉秋而出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平其事君辱
臣執亦國之深恥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致故託云至自
會以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乙酉刺公子伋

吳曰彼謀殺及齊為天子則封之舜豈不知象之謀殺已
哉故孟子曰為仁人之於弟也不仇怨焉不宿怨焉親愛之
而富貴之此皆所以盡其心之謂也為人倫之至也似難為程
美所指然不過言其心之謂也○又曰有象之謀而假
寶其金物之謂也○又曰有象之謀而假
母威權任已則假雖有象亦為所愚乃不能悟其母而
怒其弟竟為之仇怨○又曰有象之謀而假
正曰之○又曰有象之謀而假

春南北宮伯士帥師侵鄭

正曰侵鄭所以救晉之二邑也鄭之侵晉所以堅楚志也不

春秋集傳卷之六 成公下 主

見於經君子以鄭之廷悍為已甚矣不足書也故止書侵鄭

而亦不言救晉所以正晉伯也言侵者侵掠其地傳言至于

高氏則不必及其國疆而攻之也

夏公會于侯申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正曰前年伐鄭諸侯之軍有領上之失今年春鄭復介恃楚

眾侵晉之二邑又使太子為質於楚以求助是固與楚以抗

諸夏也王復命子會諸侯伐之益之以單于士朝亦可謂

能振征討之義矣故並存而不削晉雖主兵必先尹單以王

命為重也至於曲洧而不進亦晉侯不善用之爾

六月乙酉同盟于洧

正曰伐鄭未得其盟而中道有事於尋盟是疑諸侯也况尹
單亦與盟尤非待王臣之禮晉厲之誠意亦已鮮矣不誠無

物又焉能有成事也

秋公至自晉

吳曰方欲營鄭之罪以致伐而楚長已不諸侯畏楚而還未嘗得致伐也故不以伐而自晉後

齊高無咎出奔齊

齊自國之國佐以高無咎故魯孟子之而而並及高無咎然則無咎之逐非其罪也春秋書之若齊之輕棄大臣以離慶氏之禍爾

九月辛丑用郕

吳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郕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豈故曰用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主

正曰再伐鄭而無功復來乞師春秋譏其德不足以服鄭而徒知用眾也故書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正曰王朝以子無功而獨使單子會伐晉侯以國有亂故而使微者來會則伐鄭之舉亦將怠矣而春秋仍前錄之所

以明大討之猶存也鄭恃楚援而不服其罪當討春秋謂是已討也故書至自伐鄭以終其義端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王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縠卻至

張曰邾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

罪無罪而用寶幸苟長魚魋之干一朝殺之則又規策責

中行保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古而深罪之也

楚人滅舒庸

庚申晉秋其荏州蒲

春于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高曰宋督殺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書假殺胥童

而弑厲公書晉殺其大夫蓋孔父忠於殤公者也發臣道君

為不道臣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為萬世戒

庚申晉秋其荏州蒲

正曰經書中行假使程滑弑厲公而經書國者益不可書二

人弑君滑又小臣從令者也故書國而三人之罪莫逃矣陔

春秋左傳卷之六 成公下

南

子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又何疑哉弑君殺大夫凡三稱晉

見晉為盟主其國大亂君臣皆惡亦天下之憂也○黃曰晉

厲公弑數年之間北挫狄於交剛西敗秦於鞏南破楚

於鄧陵名震赫赫遠過前代而卒以驕侈失德致殺身亂國

之禍此可為萬世永戒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參曰國佐間慶克之穢行徒以言諫之而不能制之於先迨

諸言既行高氏逐鮑氏則則佐亦危矣於是不忍其忿殺慶

克因遂去之可也乃據邑叛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遂復其

位其何以立於齊庭也哉卒以殺身佐固不免於罪而齊靈

將何以為國耶

公如晉

參曰傳言朝同君臣公立故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晉侯使士匄來聘。士匄，晉大夫也。魯人言魚石已去宋，宋不出木國之幣，故晉侯使士匄來聘。士匄，晉大夫也。魯人言魚石已去宋，宋不出木國之幣，故晉侯使士匄來聘。士匄，晉大夫也。魯人言魚石已去宋，宋不出木國之幣，故晉侯使士匄來聘。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晉侯使士匄來聘。士匄，晉大夫也。魯人言魚石已去宋，宋不出木國之幣，故晉侯使士匄來聘。士匄，晉大夫也。魯人言魚石已去宋，宋不出木國之幣，故晉侯使士匄來聘。士匄，晉大夫也。魯人言魚石已去宋，宋不出木國之幣，故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主

參曰杞桓公因朝魯而得聞晉君之明於是朝晉請昏而託

國焉

八月鄭子來朝

築鹿圃

許曰大夫擅國威權曰夫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正曰楚救彭城而以侵宋書不予其救也晉悼師于谷以救宋楚師遂去則有功也而春秋猶不書謂是不足以爲悼公善也

晉侯使士匄來乞師

十有一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谷

詩曰襄公不曾在襄公也晉侯不曾在襄公也悼公所以仁諸侯也。高曰諸侯師而先焉此盟也。陳曰崔杼齊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爲大夫也而曰崔氏今日崔杼則已爲大夫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已而殺高厚齊無世臣矣於是伐莒伐魯皆杼帥師焉而後弑齊之禍公爲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主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六

丹徒莊忠誠校

春秋卷之十七

鄆州集古傳註

襄公上

己酉年元年

春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師氏曰苟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獎與與夫諸侯討叛之功矣○趙曰伐叛討逆衛主之事○
公其列國和會而願率其役也然魚石之在彭城實楚置之
以逼宋前年伐宋取彭城則彭城非宋之有久矣聖人書之
必繫之宋者正名定分如鼎取於宋必繫之卽名分正則天

春秋集傳卷之十七

一

下定此春秋之教也彭城雖為楚所奪以封其叛人然本宋
邑也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故必繫之宋焉子孫
之義於是甚明觀乎此而知聖人重名分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高曰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次
于鄆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正曰彭城之役樂驥主
兵正月圍而克之執五大夫以歸至夏復使韓厥伐鄭討其
從楚取彭城之罪齊人以不會彭城見討故使崔杼會伐鄭
杞人亦至齊及曹邾前已會彭城今復出而會伐鄭故復書
會此兩役也其書大子孫者見晉人不急合東諸侯之師以
虐鄭而次鄆者足以為之援也至於晉既敗鄭以鄆之師侵
楚則不書矣以其窮兵遠畧不能得楚之服義無足取故止

書其伐鄭次鄆有合於討罪用師之次第以為晉悼始伯之
善也

秋楚公子王夫帥師侵宋

案曰楚實救鄭不書書侵宋見其已無及於救鄭猶不還師
復釋賊於宋以抗晉也鄭亦侵宋取大丘不書惡其既敗於
汭上而猶從楚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伋公孫剌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杜曰冬者十月初子計未至故傳善之

春王正月齊簡王

春秋集傳卷之十七

二

鄭師伐宋

許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案曰鄭受楚令以侵宋故書師
書伐以甚鄭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正曰晉宋書師荀偃華元在威微者將也衛孫林父亦在威
此書寧殖者一鄭並出蓋鄭人曾伐衛喪寧殖實為乘喪伐
鄭之謀以明於晉故獨著其名以寧殖為不仁矣此所以能
為出君之惡也然書伐則三國均罪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威

案曰會于威謀伐鄭於是鄭方有喪齊及滕薛小邾皆不至

未為失也孟獻子進城虎牢逼鄭之計荀息由是遂能以待告於晉晉請於齊行諸異日則亦有不伐喪之害矣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息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趙曰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之辭書之固宋彭城是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書之遂城虎牢是也固宋彭城為宋治叛臣爾其利不及天下故繫之宋遂城虎牢天下均蒙其安非鄭所得專也故不繫之鄭晉楚爭鄭五十年卒叛乍服惟強是從鄭成一叛入楚晉厲敗之於鄢陵三合諸侯征之而不反蓋鄭入楚則楚兵將橫行於宋

春秋左傳卷之五 襄公七年 主

衛之郊天下諸侯為之不寧今晉悼之興求所以得鄭諸大夫謀城虎牢以偏之虎牢既非鄭有鄭何恃以抗列國哉故兵出虎牢則直指鄭郊非特鄭無所恃楚失之蓋亦恐矣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至天下無兵車之役者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於天下也○正曰不繫鄭者若書曰城鄭虎牢則是為鄭城虎牢也言遂者見城虎牢之謀善而晉人從善之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奈曰申為司馬而以受賂問國為罪矣楚人殺之母亦聽說之故而濫於刑乎書之者所以著楚人內政之暴也

辛丑王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許曰國政失御大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內與晉讎此其王之所以不長也

公如晉

高曰童子侯不朝王豈不可踐以成人之禮也豈可以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葛

杜曰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家曰不於國都而盟於外謙也晉君童穉之年晉悼勤於用禮書以美之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杜曰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

春秋左傳卷之五 襄公七年 四

譏○高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上臣亦與焉故書同○正曰同盟大盟也始於兩國之盟後之修聘事者多用其禮以在會雖眾而志無不同也桓之同盟同尊周晉之同曰同外楚外楚即所以尊周也故惟弱之盟得書同虛打之盟晉悼始立而合諸侯也雞澤之盟鄭服而悼公之伯有駁盛之勢天子亦寵嘉之而使卿士蒞盟焉故聖人書王臣書同盟無貶詞所以予晉也而說者猶以盟王臣為譏蓋亦不察聖人所書之意矣楚子亦晉主諸侯盟何不一書同乎

陳侯使袁僑如會

杜曰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高曰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

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也今周鄭伯受盟故俾大夫求成於晉

皮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滿盟

杜曰諸侯既盟袁滿乃至以陳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然則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滿也○趙曰陳公與諸侯在雞澤陳鄭即楚久矣今與虎牢之役未加以兵而鄭來歸陳鄭之歸而亦遣袁滿如晉焉一會而得二叛國其亦偉矣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勢不可以君臣同盟故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成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尊卑之分正矣蓋鄭伯之來既與雞澤之盟袁滿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固苟復自及其盟則袁滿實仇而霸主之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

春秋左傳卷之五

五

屈己之辱而僞無仇君之罪其禮甚安而分甚明此足以見悼公之賢也書曰諸侯之大夫則大夫奉君命而盟袁滿也

秋公至自晉

冬晉荀息帥師伐許

趙曰陳鄭既服於晉甚比於楚者許也故夏盟陳鄭而冬伐許然許為鄭所虐遷於葉以避之葉逼近楚倚楚為重必不能遠楚而遠事晉也惟晉能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征之無益矣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候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壬子夫人嬖氏薨

杜曰成公娶襄公母嬖氏姓葬陳成公

注曰陳即晉晉會其葬故書○案曰陳方即晉而其君遂終嗣君從晉之不固良可惜也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嬖

許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嬖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禮此葬定嬖也○正曰魯自成風委母始偕夫人禮猶為未久季文子欲不成嬖氏以小君之喪猶未周禮之驗也但成風死之敬嬴後之魯人已習為故常故以君長誰任其咎恐季氏遂成夫人禮似此借差聖人宜有貶文即云國史宜諱亦當微示其意如書公薨不地乃所書全同乎正夫人豈非以正夫人先薨委母無厭之者即用夫人禮

春秋左傳卷之五

木

亦變之無害於義者也故因而書之如孔氏穎達之說歟

冬公如晉

案曰為兩屬鄭故有母喪而如晉朝後又不利屬鄭皆當國者之不善謀也

陳人圍頓

案曰頓雖為楚間陳陳宜置之不校完守封疆若楚人來侵則請救於晉以禦之如是則可以終先君從晉之志乃不忍其忿而遽圍頓以怒楚非息爭之道也故貶稱人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杜曰發子產父○高曰鄭白雞澤之會始來聘於諸侯得以

息兵修好也

○魯世子平如晉

正曰無禮無以立部雖小亦國也不宜爲魯附庸魯不宜爲部附不宜言晉以爲魯附庸部太子來於晉以成屬皆非禮也故晉書魯世子來此諸魯大夫參議之部由是而曰就滅公矣晉魯亦不能庇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杜曰晉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奈曰晉將合諸侯於戚使魯衛先會吳告會則其急欲修好者猶是通吳罷楚之計也聖人書之蓋亦許之

秋大雩

春秋集傳卷之七

楚殺其大夫公子王夫

杜曰其王敗於鄢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及王夫八年之中殺二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爲不刑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杜曰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石曰戚九年爲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於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會戚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正曰戚之會陳侯至言楚患故命諸侯成陳也吳使大夫來聽諸侯之好故列序於會稱人從小國大夫之例也鄆已屬晉復列於會晉人不利屬鄆使鄆大夫

聽命於會魯之反復連部之匹也然則此會也雖盟而不固矣故不書盟不以諸侯累晉公也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杜曰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成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程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成陳何哉蓋陳附晉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高曰陳方附晉諸侯既戍之復爲楚所伐又相率救之救之義事也○家曰成者戍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

春秋集傳卷之八

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戍之及楚師之來以戍爲未足又勦

大兵往救焉書戍書救以善晉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高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

忠慎僭亂未敢也其于宿嗣是爲武子季氏之疆萌於僖公

大於成公城於襄昭極於定哀

甲午五年六年

春王三月杞伯姑容卒

趙曰杞自入春秋至是始以名赴於諸侯而葬配以諱其初蓋微弱不能行其禮諸侯亦從而泐之葬有所不會至此始會之故書葬杞桓公

夏宋華弱來奔

祭日惟弱以見辱而彼遂疑非其罪然與樂許相押而至於相殺故序之由仍在此也故書宋公以爲大臣喪道之戒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正曰魯初鄆鄆既受其賂矣越一年復以屬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於會是委鄆也鄆人猶恃賂不愼守封疆至爲莒所滅鄆不能自立魯不終其託莒滅人之國晉不治莒惡均有罪矣

冬叔孫豹如邾

高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駟之戰至是往聘修平

春秋集傳卷之七

襄公上

九

以無忌舊好也○參曰蓋必邾人請平而後往

李孫宿如晉

杜曰宿代父爲卿見大國且謝亡鄆聽命請罪○張曰晉不討晉而討晉偏矣宜乎無以正小國之罪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高曰齊國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

乙未七年

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社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胡曰費李氏邑也支子相三君而無私禮則固忠於公室而

不顧其私邑矣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憂國是後子行卒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隨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昔城費志堅冰之戒強私室弱公家之漸也

秋季孫宿如衛

趙曰公即位衛侯使公孫剌來聘晉侯使荀息來聘既而公如晉者再大夫如晉者三而衛之聘則未嘗報也今七年而後李孫宿報之其緩可知矣衛弱於晉雖不敢責報然亦疑晉之外衛矣故冬孫林父來聘且要盟也

八月葬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王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春秋集傳卷之七

襄公上

十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正曰會于鄆以救陳也不言救陳陳不克荷也楚圍陳非諸侯救之楚聞救而遂解陳侯何以來會于鄆乎陳侯來會鄆伯如晉其從晉也而陳侯何以逃歸鄆伯何以被弑鄆子

志在從楚因鄆伯從晉之志不可回遂陰弑之於鄆託於疾卒以赴於諸侯豈果足以誑陳侯哉陳侯視此爲鑒又迫於二慶之言遂逃歸鄆晉已成乎救而陳鄭皆叛故不書救

陳責陳之背惠非責晉之不救也復詳書鄆伯之卒憫鄆伯之見弑善鄆之所由叛晉也陳侯逃歸則遂叛晉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而戍卒于鄆

杜曰實爲子駟所弑以癰疾赴故不書弑書爲卒書也如會會于鄆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鄆鄭地不當再稱鄆

伯故約文書其名於如會上○正曰鄭伯之卒春秋承爲赴而書里鄭之臣子忍心害理不討其君之賊聽其僞赴於諸侯春秋何緣書弑君然其形迹之顯著則有可得而詳者鄭伯之出從晉會于鄆也故書曰如會則非有疾矣諸侯在鄆鄭伯夕舍於鄆無諸侯之助及書曰未見諸侯若既見諸侯則賊臣無敢陰弑之矣然則雖書卒于鄆而鄭伯之冤已見乎諸賊臣可爲寒心矣

陳侯逃歸

祭曰陳之先君不待伐而從晉陳哀公爲權臣所脅而自會逃歸向何以責晉哉春秋書逃歸責陳侯效匹夫之爲非人君之禮也

申七年八年

春秋集傳卷之七 襄公上

十一

齊王正月公如晉

孫曰公會于鄆不書至公自鄆朝晉也○祭曰傳云聽朝聘之數蓋晉悼修文襄之業

夏葬鄭僂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杜曰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既無晉令又無直辭主少興師動而無謀以生國患故貶之稱人○王氏沿曰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春秋惡之故稱人以示貶○正曰人見子產之言正而有理多主其說而其父方以無知識之則鄭之秘謀當如王氏之說然無當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鄭人于鄆丘

杜曰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惟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

而公先歸○陳曰人諸侯之大夫不以大夫敵盟主也傳曰大夫不書晉侯也是其義矣○卓曰鄆丘之會諸侯朝聘胡氏以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是謂姑息愛人非也此正仲公之罪也○陳曰陳侯與諸侯與國爲我敵而諸侯大夫可以命之召而陳侯而臣附伏不失尊中之常又而政體其使雖以釋懷而晉特不令其與會也○正曰委政卿大夫誠有可貶如悼公初年彭城黃牛戰役皆使大夫在所宜貶矣而猶不貶者晉悼始人即云○二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自是以後前用鄭伯大夫直解雖以大夫從役皆其所使命非大夫輒專之也故聖人不貶焉鄆丘書人假爲貶辭然使書卿之名與晉侯鄭伯列序則是仇君失禮非聖命之體矣書人以後之示不敢敵尊也若云貶之則邢丘命朝聘之數亦未必專

春秋集傳卷之七 襄公上

十二

爲列國而全不及王朝也何貶之有若云委政大夫則晉侯現躬視之此言更謬矣烏可以說趙盾者說晉悼也

公至自晉

晉人伐我東鄙

高曰鄆丘接於晉而疆界不明故與兵伐晉以正之鄆遂屬於晉矣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鄆

家曰鄭侵蔡以自結於晉然從楚者本謀也楚至而服惟恐其後矣

晉侯使士句來聘

祭曰來聘以行禮所謂拜公之朝也告將用師於鄆是其事

也

九年

有宋災

杜曰大夫曰宋災故書

夏孫蒯如齊

五月辛酉大夫及氏楚

秋八月齊侯伐小莒廖姜

杜曰齊侯伐小莒而奔速

冬公會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十月己亥同盟于戲

杜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正曰晉率諸侯伐鄭

帥于汜將圍鄭鄭人恐乃行成晉人知其成而不結也苟假

春秋集傳卷之五 襄公上 三

則決欲圍之以致楚師而與戰此晉文伐衛致楚之謀也苟

晉則欲許之盟而還師三分四軍以敵楚此巫臣使楚能於

無命之計也晉於是乎用苟假計則鄭成而同盟焉是盟也

晉人安盟鄭人復自為盟辭然猶亂有以知其必叛矣聖

人猶書同盟于戲則以鄭之從晉於義為安既同盟矣在所

必錄不逆其將來以正待人之意也

楚子伐鄭

趙曰楚子伐鄭鄭復為楚故阻之會鄭不在焉○正曰盟戲

方罷而楚已伐鄭則諸侯伐鄭之績不必紀矣故不書至楚

以傳書非子之也著楚子之爭霸也

戊戌九年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會吳于柵楚師

杜曰吳子在柵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趙曰晉率十

二諸侯會吳於是界謀楚也宋晉伐楚何以知其謀楚蓋謀

制楚以服鄭不志於伐也晉楚平鄭久矣前日伐鄭鄭既同

盟而晉以楚師之也楚是年不出則鄭可久安故晉侯會

吳于柵以宋晉已得吳吳將長言而納楚楚謀出兵則懼吳

吳其後然後晉得以服鄭鄭得以從晉而無楚患也

夏五月中午遂滅偃陽

杜曰因桓會而滅之故曰遂○正曰偃陽姒姓之國也據傳

偃陽之伐桓會上句謂之罪會桓之本謀也乘便滅小國以

于宋新政之如此故書遂以惡之

公至自會

春秋集傳卷之五 襄公上 古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奈曰鄭從楚以伐宋固與楚也諸侯之師豈能已乎

晉師伐秦

正曰晉師伐秦事在前年而經不書者蓋是時晉無政怨

於秦之遠而楚子囊又謂晉不可與爭則楚之為秦援與秦

人之侵晉皆味於一來不足言也但書晉師伐秦則可以知

其先鄭秦後圖楚得用師之次第矣

秋晉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

杜曰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呂氏大

圭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

譏言專以強弱勢為先後也○趙曰楚鄭伐宋故晉金諸侯伐鄭鄭不服於是成虎牢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雍

正曰稱盜之義左氏言無大夫杜氏因之皆非也五族聚羣不逞之人以作亂非盜而何況又劫其君乎不言大夫杜云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者是也○胡氏銓曰盜乘勢而至者也苟無隙盜豈敢犯哉三子不能佐時憂國日尋干戈何異負販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乎如此則盜之招也殺之何悔哉○張曰鄭之從楚以勞列國皆公子騂之罪也鄭成公卒諸大夫欲從晉公子騂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鄭之役倍公加會以從盟主而騂弑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騂請從楚以任其咎故公子騂者弑君之賊也而公子發公孫雍雖騂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

春秋左傳卷之十八 襄公十一年 主

成鄭虎牢楚公子負師師救鄭

正曰諸侯伐鄭師於牛首未及攻圍通鄭有內亂若乘亂攻之入鄭必矣蓋不志乎克鄭而志乎服鄭也故聚兵於向所城之虎牢以敵鄭焉追鄭以必從之勢故鄭及晉平書曰成鄭虎牢言已得鄭也楚人救鄭鄭復涉頓而與楚盟晉救非子之也諸侯之師繼在鄭故得言救也諸侯之師迭還則不卒成矣故明年復伐鄭說者論鄭論救皆傷於鑿

公至自伐鄭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十八

江都郭雙校

春秋卷之十八

襄公中

襄公十一年

春正月作三軍

杜曰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家曰析二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為國君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與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示人臣負固跋扈之戒○正曰三軍之說杜云魯舊二軍如此則三軍之名始可云作故云魯舊三軍今廢公室之三軍三家各有其一是一是之謂作如此則作之名有弗順況夫子書作猶繫於公之辭也實則分於私而夫子以之繫於公所

春秋左傳卷之十八 襄公十一年 一

以存公家之典也師三家本以為國之三軍也特於各征其軍私竊其柄耳故私乘盡壞混入於公季氏尤專恣盡征其民人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叔孫取其子弟二家猶有留於公者其所以盟者知季氏於三軍取一猶以為未足也胡氏疏據詩稱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以為魯舊有三軍夫魯為大國孰謂其不能備三軍乎但春秋之時時勢變易衛孫夏夫同晉荀庚來聘魯人言衛於晉不得為大國當征役煩多之會魯豈肯拘給封之名自謂大國建三軍之號以應制乎況詩所稱本約畧言之焉可取以為証也公車千乘七萬五千人也不止三軍矣公徒三萬尚少七千五百人也不足三軍矣此何必多辨杜乃古注從之可也所以書作三軍者變亂軍制私家分公室也

夏四月四十日邾不從乃不邾

邾公孫之帥師侵邾

杜曰欲以救諸侯。邾曰邾至是亦欲固與晉矣。恐晉師之有致力故侵邾。以救諸侯之伐。復欲從是以擾之。待其師勞力竭不能與晉爭。而後固與晉舍之。之謀亦發矣。春秋據事直書。非予其謀之善也。惡其不直從晉而妄與大眾。侵犯鄰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邾

高曰以前伐邾得志而鄭復侵宋故也。○正曰光何以又進於邾。莒悼公以其先至於鄭而進之也。悼公以齊爲大國志在懷齊不顧等列進齊世子於小國諸侯之上。急功廢禮伯

春秋集傳卷之六

二

者苟且之術也。世子光失謙退之節。僣然受之。長於六國諸侯。抗亦甚矣。何以善其後乎。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杜曰伐邾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正曰會盟異時異地何以不言諸侯以齊世子光在列不可以言諸侯也。光未爲諸侯而僣然自列於諸侯之間。是謂棄禮春秋謹禮於微故變文不書諸侯以示教焉。

公至自伐邾

楚子鄭伯伐宋

高曰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楚而數叛晉使楚道敵而固與晉以託國焉。○參曰不書楚伐鄭者鄭伯逆楚子而從之伐宋無待於伐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邾會于亳城北

趙曰晉悼公年之中五合兵中何意於此。鄭莊公在楚則楚通於北方。其意欲易。故也。必得邾以爲羽翼。諸侯可以少安。然邾自子之。邾之死。晉自晉之心。戰之盟。毫城北之役。既服而又取者。邾之弱也。晉悼公知楚遠於邾。故屢出而援之。楚知邾終不能爲楚也。數發兵救不勝其叛。故亦置而不問。邾人欲固事晉。兩犯宋以致晉師。諸侯之兵叛楚而從晉也。蕭魚之役。楚疲於外。鄭服於內。不戰不盟。以會終其事。故列序諸侯伐邾而再言會于蕭魚。鄭亦默與其間。後此二十餘年。鄭不叛晉而楚亦不伐。明悼公所以制楚服鄭之功。豈不比於桓文耶。

春秋集傳卷之六

三

公至自會

杜曰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高曰春秋以變文爲褒貶。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爲貶。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書伐爲貶。

楚人執鄭行人其書

杜曰書行人非言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爲譏也。○趙曰執行人將使命於楚也。鄭既從晉。將命於楚。何故言絕也。故楚子怒而執之。然執鄭行人何益哉。適足彰楚之虐而表鄭之誠也。

冬秦人伐晉

正曰秦爲楚救鄭。雖師伐晉無及於鄭。而增怨焉。故不書晉敗。明不足以爲秦功也。

春秋左傳卷之四

春正月晉人敗狄於鹹陽

正曰晉自敗狄之後敗狄東鄙此則合者志在取台也迨

取台而後不無及於台鄙日破矣書之以見小之據大徒

取而使人鄙言其卑事之隨者其易也直落人之自取非責

人不能保部之見端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杜曰謝前年伐鄭師許曰晉悼服鄭却楚而聘晉善詩

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春秋左傳卷之四

高曰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楚也

公如晉

春公至自晉

夏取郕

正曰傳解救郕遂取之以救亂為名而因為利蓋郕人感

魯之定其亂屬屬魯為附庸魯遂受之故書曰取取非其有

之悔也雖不絕其祀亦貪其利矣

秋九月庚辰楚子涓卒

冬城防

高曰防滅氏也故武仲請侯畢農事城者備齊也

王十有四年

春秋左傳卷之四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蒯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子向

杜曰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

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吳宋在而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

正曰昭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是也師滅文仲為介亦卿也不

書是春秋無書介之例也今書叔老是晉人列二卿於會無

正副之別矣向之會因吳告敗於晉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

之吳代楚喪諸侯已心非之故皆不使卿惟鄭新附晉使卿

魯季孫宿專國欲謂事晉故挾叔弓以行晉人喜其禮之隆

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列二卿於會亦猶進齊世子光之意

也春秋書之著伯者苟且廢禮之失然是會也范宣子數吳

之不德以退吳人而猶書會吳于向者明不絕吳好也

春秋左傳卷之四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蒯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高曰春夏與師煩擾列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國之政衰

矣○正曰齊宋貶稱人以其不濟涇也觀聖人所書之意而

知伐秦之為是矣假為主帥號令不肅以致下軍怒而歸貽

遷延之譏春秋貶不濟涇者則知荀偃之罪大也以羣臣主

國是者類如此聖人洞徹萬世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正曰為君而至於奔亡不君甚矣考衛侯出奔之由不禮於

大臣並不禮於其母能無罪戾之及乎然君雖不君臣不可

以不臣為林父者見迫於君去之可也乃懷祿顧寵至於逼

逐其君則罪不容誅矣春秋書衛侯出奔非臣子逐逐之而何哉休父與前通至立公係制而相之存秋以制不當代立衛侯不當失國故不書其名以終其位見其宜復歸也

晉人侵我東鄙

杜曰報入鄙也趙曰李孫宿入鄙非兵首也而舊猶以為憾侵我東鄙報入鄙之役至十六年晉訴於晉人執而釋之然後少懷故二十年為向之盟而魯始無東鄙之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趙曰楚康公即位修睦之怨於諸侯謂楚所以不得志於北方者吳實為之梗也故置宋鄭而首伐吳焉此伐未得志故二十二年親伐之其讎吳也深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貜宮人邾人于

襄公

十

威

許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張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林父於會晉為衛主抑君而臣是助其善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

春秋王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杜曰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宰之盟

劉夏逆王后于齊

杜曰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胡曰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單子得禮者不書失禮然後書

夏齊師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邺

杜曰公畏齊不敢至成○高曰衛侯在齊季孫宿會于戚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邺

季孫宿與孫豹帥師城成邾

祭曰書二帥帥師善其得眾也書城成邾著其不協力以救成至齊師虞其邾然後勞民以城之謀國之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張曰悼公卒政建大夫之微也

襄公

七

邾人伐我南鄙

祭曰楚鄭之役方罷而邾莒不安於息爭無事春秋屢書以罪之又以見三軍既作反不能禦寇於四境私室強而不盡力於公有如此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許曰悼公之功功亞桓文平公父之道烈猶存祝柯澶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

甲辰王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鄭氏王曰欲會諸侯而速葬其親背禮莫斯為甚何以爲盟主而令諸侯乎宜晉霸之不競也

三月公會晉僖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梁戊寅大夫盟

往曰不昌高厚逃歸故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
遂自其盟離澤會重言諸侯今此並無其事即上諸侯大夫
可知正曰梁之會高厚逃歸故也後也實未及期要於溫
而使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故也後也實未及期要於溫
而齊以高厚來齊高厚逃歸故也後也實未及期要於溫
高厚有異志矣高厚有志乎以齊霸亦何必歌詩以見之此
取戾之道也宜並假怒而並疑諸侯矣齊侯使大夫盟高厚
以其分相敵也高厚逃歸不盟諸大夫宜復於君侯諸侯爲
盟可也乃遂自爲盟高厚甚矣其無君也夫桓文之衰杜丘翟
泉兩役是政運大夫之始也悼公歿而晉平始會諸侯即授
大夫以柄是列國之政終運於大夫而不返也故梁以諸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九

侯會而以大夫盟終其事張氏以爲著世變之益降也若齊
君臣之惡即其不列於會而可知已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高曰會于梁梁爲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於晉悼公
將爲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然諸侯有罪
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
人

齊侯伐我北鄙

高曰齊既叛晉問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強
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仇禮出會蓋
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伐爲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
伐我南鄙晉會梁梁以討莒莒邾長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

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於魯矣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盟於

正曰自城五年梁出師於魯五年而後有地震之異
陰陽忽伏君臣失禮故也爲無寧平之望矣故書
以志其憂世之心以言平過則早覺登見生成有虧以言乎
遠則八年之內日食六見天變應之大水爲災民食乏絕皆
非常之變也而見端於晉平即位之年所感徵矣自是積衰
諸侯遂自來事晉之事實復益損民命其何以堪之

叔老會鄭伯荀息偃齊侯宋人伐許

高曰許之衰也諸侯遂於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
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先書鄭君也宋稱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九

人蓋微者

秋齊侯伐我北鄙同成

高曰去年伐我南鄙而成其邪今春再伐此又剛成甚之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趙曰言齊之伐也故十八年晉率諸侯圍齊魯故也

己未年十月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孫曰前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此書邾子貜卒者晉人等

救之也孫子同此

宋人伐陳

余曰宋莊朝微者也書人非貶辭書伐陳之從楚也與伐

許義同

夏衛石買師伐曹

祭曰孫蒯因田而被晉自取之也則欲伐曹石買宜有以止之反與之同伐孫蒯氏也故春秋置孫蒯不書而專罪石買曹人之惡黨惡也如此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丘

祭曰齊侯未得志於戚復襲北鄙之役改命圍桃以桃為可取也孫蒯魯卿也其來高厚自漢梁逃歸急欲逞志於諸侯故不從君於桃則則一軍以圍防將使魯人兩不相顧勝之必矣春秋兩紀之以著其惡且以見高厚之專多行不義始將及也

九月大雩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

宋華臣出奔陳

杜曰臣華元子問之弟暴亂宗室懼而出奔

冬邦人伐我南鄙

杜曰齊未得志於魯故邦助之○高曰邦之先君以伐魯而為首所敗既歸而卒蒯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丙午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劉曰荒服者世一見於天子謂之來上諸侯不得而通也故春秋書白狄來而不書朝不與其朝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貢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杜曰因其為使執之故書行人○張曰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言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於京師三也三者有不得為治而歸者三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杜曰不書齊侯齊侯不入境○亦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疑鄙當以助其止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畿內其困

冬十月晉荀息來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宋公

杜曰晉荀息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鄭氏王曰莒邾莒病荀矣滕薛小邾皆屬齊矣今圍齊莫敢不同者晉人以大義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

擊之也○王氏樵曰齊侯恃其桀暴虐鄰國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不道甚矣為諸侯所共疾也晉討得其罪與

或同欲而非為其私也故書同圍以與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祭曰楚子使公子午伐鄭鄭子孔召之也問諸侯之圍齊而出師已不光明從逆臣之私謀以云修先君之業不亦誤乎徒肆其虐於鄭之郊邑卒之天寒大雨師徒多凍無功而還何足以法晉也

丁丑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柰柯

杜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祭曰不書同者齊不與盟也圍

齊之後復申盟約平公此舉猶足以宗諸侯也

晉人執邾子

許曰以伐我故執之不言以歸舍之也執之舍之奪取其田不以王命雖當罪非正也

公至自伐齊

正曰剛而以伐伐齊之有罪當伐也若書至剛則齊之未服見矣非所以示義也

取邾田自涿水

杜曰取邾田以涿水為界○高曰邾之病齊信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蓋已甚矣書取田於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罪公之意也自涿水者隨涿水以為界蓋著其取之多也

春秋集傳卷之六

襄公

主

季孫宿如晉

吳曰陽討齊且取邾田也

齊人執邾子

夏四月齊侯伐齊

高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衍奔齊故獨伐齊逐君之賊伯主所當討而與之會伐則晉平伯業可知矣○正曰不書樂勛林父志也若書樂勛則不見罪林父之意故獨書林父主兵以罪之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句帥師伐齊至穀問齊侯卒乃還

杜曰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王氏曰春秋之時伐伐四出或背殯師或冒喪伐人者眾矣而士句奉命出征既

至齊地問喪而還善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案曰高厚者分兵以伐諸侯之聞又從君廢嫡為公子身之傳故光立而殺之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案曰嘉嘗知西宮之盜之情而不言又問諸侯伐齊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鄭伯歸自祝柯而殺之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案曰說者謂書城為完備則此西郭非無郭也蓋有不完故城之以備難齊

春秋集傳卷之六

襄公

主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案曰士句何為至于柯齊及晉平盟於大陸故士句叔向既盟而過柯也叔孫豹會之所以固晉魯之交而察齊人之情也

城武城

案曰穆叔歸自柯知齊難猶未歇也復城武城以備之說者多以勞民為議其實城壞而亦不可但已也孟子言壑池築城亦禦暴之一事要必得人心以效死守之爾

戊寅王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齊人盟于向

杜曰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復自共盟結其好○高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會魯結好

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遂伐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宋曰會者為志於人有望於邦故來向修平速會而盟之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衛地

蔡曰齊莊新立尚無異志兼以晉人不伐其喪由是威服遂從晉而與諸侯盟也書之以見平公猶得諸侯可以為復伯之責矣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許曰盟利之會既執知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議已甚也且盟猶在彼何以盟焉

蔡其大夫公子雙蔡公子履出奔楚

正曰蔡文侯欲從晉而不果公子雙欲追成先君之志以利蔡謀國之善者也當此時楚之使蔡無常從楚豈久安之計乎蔡人不悟而殺之以類楚其母弟履既與變同謀謀敗而懼禍適晉可也乃出奔楚是蔡人固與楚矣書之者為楚之禍蔡起也厥後殺般用有滅國楚之禍蔡亦慘矣因失其親洵不可宗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正曰鄆之會二虜使楚執黃以殺陳侯今又殺黃之偏偶趙於楚欲因以除之然則黃固忠於公室者也書曰陳侯之弟黃所以明親也母弟之親而出奔權臣之如寵陰驕之亦可見矣然黃之所以奔楚者自理於楚欲因以除二虜也此與

華元奔晉同春秋書之見陳哀從楚而其臣因楚以為亂厥後楚因陳亂殺其行人滅其國楚之禍陳不誠於蔡皆兆端於此平公陳蔡從楚豈為計之得哉

叔老如齊

杜曰齊魯有怨朝聘絕不復繼好息民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宋曰國家無事報向戌之聘也

己亥年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杜曰漆閭丘二邑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

高曰庶其盜地以叛其君來奔於魯其罪大矣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是謂以利主通逃惡自見也○正

曰庶其邾大夫書名不書氏小國大夫之制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高曰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為范句所逐既取奔匹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於楚焉以楚疆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黃氏震曰欒書弑君而免於討欒緊汰而以內亂匹其家盈奔雖非其罪而情惡有自來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許曰比年食又北月食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曹伯來朝

公令齊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勅者後以是范款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爲古今至戒

春秋卷之十九

襄公下

夫

春秋卷之十九

襄公下

襄公二十三年

春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高曰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是爲子叔齊子其子弓嗣爲大夫是爲子叔敬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正曰樂盈以今年秋去楚適齊晉復會于沙隨以劉之齊侯在會蓋親從而心違也平公信譏爲一匹臣至於兩與諸侯

襄公下

襄公下

一

失霸主之義矣齊侯觀其不足以有爲也終保樂氏送之復國使生內亂隨加兵伐之春秋書商任沙隨二會晉晉之所

出失伯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正曰追舒字子南楚殺追舒傳謂其寵觀起而多爲之故此其精口之辭也觀楚王殺之之辭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

夫曰不能則實謂其不能有事於諸侯也豈止思其多爲哉

襄公二十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高曰自杞桓公與晉悼爲婚姻國恃以與而晉禮有加焉

夏邾界我來奔

杜曰界我來奔也此言同自邾已叛君之罪來奔故言

春秋公

邾界我來奔

家曰邾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於楚者亦二慶也楚人討而殺之帥黃於陳二慶之誅黃之復楚皆導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自殺之自復之不與楚之專制也

○正曰言及兩俱有罪之辭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高曰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譏誣不釋則忠良不顯奸究不誅則淑善不遂君子小人相為伏見故陳討二慶而公子黃返也

襄公七年

襄公下

二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注曰兵敗奔曲沃據曲沃還與晉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曰叛○胡曰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盈所食邑當是時權貴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也故間欒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秉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綱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陳曰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襄公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霸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正曰言

遂者齊以伐衛出師晉人猶未知其伐已也齊侯自衛將遂

伐晉安嬰適晉以爲不可明始出之時未嘗明言伐晉晉侯知欒盈亂乎內故既伐衛決意伐晉乘其不及備而取之遂意於大行少未聞則亦偷一時之捷耳及趙勝以東陽之師來追遂不能保嬰適晉禦一至晉師倚之其不大誦也鮮矣故經書遂著其與欒盈合謀且先以伐衛售其詐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劉氏綸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救之義也豹忘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能救豹罪明矣已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襄公七年

襄公下

三

杜曰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

晉人殺欒盈

杜曰自外入而犯君非復晉大夫

齊侯襲莒

宗曰襲之者掩之也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罪之尤者也凡用兵皆言彼罪執辭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爲耳齊侯還自晉以莒有同圍之憾潛師攻之反致傷敗聖人書襲與前書遂相應所以譏齊侯者至矣

王靈王二十有四年

春秋公

仲孫羯帥師侵齊

參曰爲晉故而侵齊蓋受晉命也

夏楚子伐吳

正曰楚子何所以伐吳傳言無功而晉書爵者晉伯侯而楚將復爭諸侯先欲制吳也聖人因其時勢而論之不計其功之有無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高曰去年齊侯伐莒已與莒平今崔杼因帥師遣使者如楚而遂伐莒是見利則棄齊人之無信也○祭曰命之遣使臣不命之伐莒也崔杼因而伐之專已甚矣傳言伐介根則是侵也而經言伐莒著其暴也祇逆之禍漸由諸此

大水

許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及廣矣非特魯

之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家曰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此年七月八月連言日食疏家引歷術謂無連月日食之事恐謂天道有時而變常若執一定之律恐失春秋記災示警之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高曰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乃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涉隨之會晉失其令齊於是復貳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於莒晉侯為是故會于夷儀帥十二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眾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辭不能伐爾下書崔杼伐我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五

四

北鄙之無能為也○正曰先書大水繼書諸侯會明

災見書國言宜首端賦重舉動及災恤民乃晉平不知遇災而懼頃刻列國欲以伐齊而不果徒使楚人乘間伐鄭故夷儀之會不言伐齊及還而救鄭又不書諸侯遂救鄭若無事而會者皆所以著伯政之失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正曰其實伐鄭以救齊而經不書救齊者蓋既不言伐齊則不當言救齊且楚之救齊春秋不與也齊之有罪義不當救也書傳書伐鄭著晉伯衰而楚復爭諸侯也先楚主兵也列書蔡陳許著三國從楚之罪也一書而義無不各見如此非聖人孰能修之

公至自會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五

五

陳鍼宜咎出奔楚

許曰宜咎之事無聞焉耳而以慶氏之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叔孫伯如京師

何曰魯公即位二十有四年如晉者五出會諸侯者十有三未嘗朝天子也是時穀洛間毀王宮而齊侯叛晉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於是叔孫約始如京師聘且賀城焉

大饑

祭曰此年以前天地之變屢見而大饑應之世衰民困顛覆流亡非常所有國何侍以立神何侍以主天地之心何侍以慰經世者能無愛乎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五

齊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鄰

許曰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悟人將殺其躬之不幸而後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戰而內傾自然之符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高曰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於家又不絕其妻而行大逆於君齊莊諸侯之盟數行伐崔杼因民之忿遂以宜淫之故弑之○程氏端學曰齊光自爲世子出與會盟伐伐或驕蹇序於諸侯之上及其即位則背喪出盟違盟伐衛遂伐盟主嬰伐魯莫非悖亂之舉春秋歷書崔氏之世卿崔杼之專權又書齊光之悖亂而終之以此亂臣賊子懼矣人君鑒戒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襄公下

六

子于夷儀

杜曰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也○高曰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既弑爲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故不書伐夫以義會諸侯而以義終之有以知晉平之不競矣○黃曰齊取朝歌者晉人之私憾也杼弑其君天下之大惡也今晉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弑君說而遂釋之是知有一己之私憾而不知有天下之大惡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正曰鄭伯在會舍之以七百乘伐陳報井陘木刊之怨非君命也非伯令也苟突入之蓋乘其無備也晉之者若鄭卿衛諸侯之會之威勝從楚之陳有伐叛之功猶愈于夷儀之眾置賊不討無所事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張曰同盟之書獨重丘爲罪之深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齊於盟天下之惡孰大於此即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罪亦一齊也

公至自會

衛侯人于夷儀

正曰晉人逆衛侯使衛與之夷儀蓋憫其不當失國也夷儀亦衛地入何以不名猶未得國之辭也則猶君衛諸侯已列諸會衛雖入一邑國猶割之國也故止言入不言歸不書名聖人於統緒相承之際何容心哉然則何以稱衛侯原是衛侯也與突之入操不同者忽雖正不能君故聖人不得已而以得國之辭與突也

襄公下

七

楚屈建帥師伐陳

容曰滅國惡者晉者強大吞併之罪傷與滅繼絕之無其人不書敗吳重滅國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正曰鄭雖入陳子產猶執臣禮未嘗肆虐於陳也如是則陳宜修平於鄭以復舊好乃陳人置而不問故鄭既執捷於晉子西復伐陳而取成焉春秋惡陳之從楚不悔也故兩書鄭人之伐以見罪之在陳然鄭於此時亦不懼楚由子產善爲國故弱而能彊所以取貴於春秋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陳氏宗之曰十二年楚圍巢至是巢屬於楚矣吳伐楚至巢巢人誘之吳子果親門焉見射而卒○正曰不但曰吳伐楚

而稱爵稱名者為卒書也書卒則但言吳子也卒而已必言
伐楚門下與者言吳子不得以正終也以是知國君不可以
輕身犯難

御十五年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張曰或問甯喜弑剽納衍既有其父之命矣經於衍之出不
書名是其位未絕也曷為書喜之罪不從末滅乎曰人臣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二者也殖既從林父遂衍共立剽
而臣事之十餘年矣豈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
分一正如天冠地履不可復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
故太叔儀責其視置君不如夷基而知其身之不免以及其
宗也甯喜輕徇父命而不知剽野犯大罪當以弑君不可得
而辭矣故春秋書所以定天下之大分示萬世臣子之法不
可不審思而明辨之也

襄公下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杜曰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正曰難作之
時林父在戚何云入乎此春秋明大法示臣子不得專地也
以戚如晉非衛臣矣故曰以叛凡叛必有為之援者林父遂
衍立剽晉人為之定其位甯喜弑剽納衍林父懼而以邑叛
衛歸晉不特林父有必誅之罪而晉人黨亂國失盟主之
義矣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正曰剽見弑而衍始得國書曰復歸則衍之宜有國也明矣
書名者始復有衛也

夏晉侯使荀息來聘

家曰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伐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戚殺
晉成三晉人皆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討於衛侯使荀息
來召公當晉平之世強臣僭橫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公會晉人鄭以齊宋人曹人于澶淵

襄公下

家曰所貴於前者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獎大夫以仇其
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遍列國晉亦坐受其弊矣林父遂君
悼公為之定篡立之位今剽死獻入晉平受賊臣之誅而止
獻公因再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甚愚亦何利而為此出
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交起為亂以為彼
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豈可謂也晉室三分悼平實有
以故之耳○正曰晉人貶也獨稱荀息以其先宋特著其驕
仇志亂本也於貶之中又有可貶者故書名以見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家曰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譏而殺太子宋
平尋知其子之無罪也僅烹一伊戾而芮棄之寵愛向戍之
權任不為之衰更立棄之子為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
而誡之直稱君以著其殘骨肉之惡也

晉人執衛甯喜

高曰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執甯喜非討其弑君也討
其伐戚而殺晉成也故稱人以著其悖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參曰甯卒于楚言死非其所並著其請帥伐鄭之過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正曰楚為討伐鄭子產以晉楚將平不期寇使還而歸似為智矣乃聖人書法與二十四年不異謂楚既得其志也

韓許遂公

乙未年二十七年

齊侯使慶封來聘

杜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趙曰齊自開成之後歸魯久矣今莊公見景公即位而修好於四鄰首命慶封來聘齊魯復通自慶封之時始故聖人書之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奭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杜曰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知勝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雖惟序九國大夫○陳

襄公下

襄公下

十

曰此晉楚同主盟之始也晉楚會盟於瑯琊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土燮會公子罷盟於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國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二國之從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矣天下之大變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孫氏覺曰喜欲刺而納衍衍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

衛侯之弟鮒出奔晉

王氏樵曰書弟書奔罪衛侯亦以罪鮒也衛侯依鮒以入國既與甯喜有成言矣復背信而殺之致鮒不能安其位衛侯

失其兄之道矣其罪鮮何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則既立矣言其義也欲堅其意無君臣之大義可指陳以感動之則寡人之云此信不近義言之必不可復者也彼重於失信而不知兄弟之親尤重也不忍背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為子鮮計初決於出以明無信者不可與居及獻公盛悟而止之則可止矣夫亦念國之無人公之無恆也而與太叔儀竭力以輔之勸公立甯氏之後亦無負於晉矣乃決於自絕止使者而盟於河終身不向衛國而坐不已甚乎

秋七月辛巳約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鄭曰漢梁之會諸侯在國大夫不書諸侯之大夫宋之會

襄公下

十一

諸侯不在而書諸侯之大夫蓋諸侯在會大夫固知為諸侯之大夫也故止書大夫以罪其臣諸侯不在會而大夫盟人將不知為諸侯之大夫也故書諸侯存其君○王氏樵曰鄆陵之敗鄭叛吳與楚少懦矣而悼公之亡晉亦不在諸侯故二十五年趙武告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弱然則合和南北以苟數年之無事晉楚有同心也使楚欲劫盟豈先使晉知之蓋形示而使彼懼則可以獲所求耳使晉誠不畏楚豈苟從之乃欲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計之爭長則讓之一一不較趙武叔向氣餒而無謀矣猶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慮也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虛為大語耳孔子相夾谷之會謂有文事必有武備聖人制事待人為何如趙武信楚而以晉為軍使楚乘其無

備雖左還入於宋不亦晚乎

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夏十七年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參曰無冰之書據梓慎之言上以應乎天文下以關於民命故春秋謹志之以示過災而懼之意

夏衛石惡出奔齊

參曰逐甯氏之黨也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高曰春無冰秋旱此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

穀梁喜夢夫

公下

士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王氏貫道曰崔杼弑君慶封與之爲比乃乘其家亂而滅之以當國欲不亡得乎魯敢受命是召亂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陳曰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舉魯以見其餘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胡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嘗閏月明

殺恩之非禮也

丁巳景王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高村公在齊晉矣矣閏朝止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聖人之旨深矣前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乃不爲君臣之義而大書之此所以俟楚子之葬久留於楚楚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止之禮書公所在正月日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自來傳止書不得其義獨高氏以爲聖人之旨深應義得之而其說猶有所未盡愚謂書公在楚外楚也亦外公也楚王是與周相抗也公爲周臣當朝正之期躬留於楚是自外於周之正朔也故春秋之義外楚以存周外公以存魯言是周之侯服也存魯則存列國矣宋公之返也可無議也公留楚以送葬天王葬葬問不及焉是還何義乎

穀梁喜夢夫

公下

士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衍卒

閏秋吳子餘祭

胡曰用越俘爲閏至於見弑亦通怨之失也○正日謂之弑則其君也盜殺蔡侯申書殺此稱閏故曰弑也不日其君以其爲越俘也試而書君得明越俘不可以爲閏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伋鄭公孫段曹人莒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參曰宋之盟霸勢分矣晉之君臣宜早夜圖維補周宗之闕抑刑蠻之橫則文襄悼公之業猶可復也今荀盈一出而諸侯之大夫會者十國豈非有爲之資乎乃不能權天下之重輕副諸姬之望率諸侯之大夫區區城杞夫杞爲悼夫人之

母家晉平即念烈威遣一大夫助之城足矣何爲煩列國
宣禦諸臣皆以爲說也聖人列序十一國之大夫而終之
以城杞說者謂晉之已細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高曰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杞子來盟

正曰杞自桓公在位日久國勢稍衰屢從會盟今其破二十
餘年孝文相繼不能自強於治以致不能自城借晉之力合
諸侯以城之則杞亦式微者矣魯承晉命少少歸杞侵田而
杞亦不能用諸侯使大夫蒞盟之禮至於親來則杞亦即安
於荒夷之俗而不得與侯伯齒故貶晉子以著其禮之失也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下

古

杜曰吳子餘祭既還札聘上國而後見魯以六月到魯未
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正曰諸侯之會吳者
屢矣吳之通使於晉亦屢矣猶未聘魯也至是餘祭祠位四
年其來聘也亦非止通嗣君也與隕諸樊吳之仇楚深矣今
使其弟賢季子通好於上國將復與楚爲難報舟師之役魯
先君之恨固當見貴於春秋其稱爵者行聘禮固當備述其
君命使臣也其稱札不氏者如秦術楚椒之例荒遠蠻夷下
國之卿不得稱氏春秋之常也諸說何須辨乎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許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
奔書也○參曰其曰北燕以燕在極北說者以爲從史文者

是也

冬仲歷陽如晉

成景王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張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
者故自宋之盟楚人行伯主之禮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哉

○正曰楚卿稱氏自莊王既霸而已然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參曰周雖失君父之道而般之逆不可以無誅也故書不曰
脫之

五月甲午宋災朱伯姬卒

許曰王化始於正家春秋穀梁傳曰宋共姬爲婦道之志

襄公下

孟

故詳錄焉

天王殺其弟倭夫

杜曰稱弟以惡王殘骨肉○張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
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僭括謀
亂而免倭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凶矣所以終欲黜嫡
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吳曰僭括爲亂倭夫實不知謀而
尹劉諸人乃殺倭夫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

王子瑕奔莒

杜曰不言出周無外括不書賤也○參曰子瑕書者括廢
爲亂子瑕知謀書奔以見罪之在瑕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杜曰共姬從夫也則其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陸曰

為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所以書之

鄭良書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書

張曰良書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罪而罪良書何也曰皆酒而不恤政法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豈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人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參曰華元書歸正也良書害人逆也逆而亂國則是賊也故不言其大夫而曰鄭人殺良書

冬十月葬蔡景公

正曰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蔡景公身賊之行也因是以死故春秋書弑以誅世子般書葬以絕蔡景公言其有死之道也桓公弑兄後賊於齊春秋不載其施而書葬又何

義舉高墓考

義公下

左

疑於國之亂倫乎說者連下文解之不知春秋一事自為一義聖人初不為從旁影射之辭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洧淵宋災故

正曰大合諸侯之大夫必其有關於天下之大故而以義行之也然後免於貶今為宋災謀歸財以恤之雖亦義事也而何以會為晉為伯主首倡之列國必將慕義而副從之各齎其財以歸於宋如是則宋受賑救之實德而列國之師徒亦不煩矣不務出此而大合諸侯之大夫于洧淵求其所以為會之故宋災而已晉之舉已細矣為細故而煩諸侯一見於城杞再見於宋災然城杞猶以卿序洧淵止以人書城杞猶卒事乎城也洧淵之恤宋災何有乎為細故而會已可貶矣

欲施惠而不成不重可貶乎故內卿不書以削之者貶之也列國書人以微之者貶之也是會也何貶之深也聖人慮人不知所以深貶者復明示之曰宋災故見晉之不修伯業蒞屏周室而徒以細故會諸侯也見宋災之甚亦所當恤而始謀歸財既而無有也匹夫猶不可以無信況列國之卿大夫乎晉失其義其甚於此會也而說者猶以為左傳不足以盡其義倡為責不討賊之說豈知聖人書宋災故固不予人以別生異說也

紀景王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何曰公朝楚好其宮而作之故名之云爾○杜曰不居先

義舉高墓考

義公下

七

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杜曰不書葬未成君○孫曰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王氏樵曰案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子野喪致乎哀損乎至性豈不賢哉而不能輔之以教開之以禮以保其躬使至滅性大臣之罪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許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程曰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弑也故齊國人
○家曰繁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弑之展與既廢於父而見立
於國人使展與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正曰傳
紀衛州事與庶其略同愚說已見庶其下彼稱國而此兼稱
人者太子僕去而展與為執君者所立故與宋鮑有同責也

春秋左傳卷之十九終

江都郭夔校

春秋集傳註卷之十九終

江都郭夔校

春秋卷之二十

部垣集古傳註

高曰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盟
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晉伯之衰可知也○家曰向戌
持弭兵之說而晉伯之衰可知也○家曰向戌持弭兵之說而
晉伯之衰可知也○家曰向戌持弭兵之說而晉伯之衰可知也

晉不敢與爭也○正曰讀舊書則楚當先晉今晉仍先楚者
存中國之霸也宋之會蔡先衛仍用周班也說之會衛先陳
蔡以晉楚之從書也先晉故先齊宋衛後楚故後陳蔡鄭招
實陳侯母弟稱公子者以卿也後楚稱弟稱罪之辭也序
爵則稱公子則罪則稱陳侯之弟此春秋權衡之持垂法萬
世者也

三月取郕

參曰直書取郕所以著魯人逐利之罪○季孫意如君初
立非但無輔導之術且兼鄰國之亂而貪利○以長君之
惡叔孫出會又不顧尋盟之信而伐魯致怨殺昭使臣於死
故書取郕於會前之下者季氏之見利而忘義上累主德之
清下失同僚之睦且以見晉之無政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參曰誠以有寵仇君至不安其國而出奔固有罪矣然春秋
言曰秦伯之弟則以罪秦伯夫秦伯之弟不能容一弟也宋
之會齊秦不交相見是也秦也今號之會齊至而秦不至是
病此秦也秦不預諸侯之會宜其自強於政治乃不能保其
手足之威以至自亂於仇國使無道之名鄰國因是而知
之則秦亦春秋之所鄙矣

六月丁巳邾子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南

趙曰僖文之世齊宋魯衛皆罹狄患文十一年魯敗之于鹹
成十二年晉敗之于交剛其害遂息今諸侯未受其惠而荀
吳敗之于大南大南即太原在晉之東北無乃為晉邊鄙之
患而晉敗之歟十五年吳又伐鮮虞十七年復滅陸渾之戎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

則吳蓋亦好武功者也於時六卿曰張各立功以固寵晉卿

書帥師著其無復憂諸夏之心而從事於拓土之謀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陳氏宗之曰案於次去疾為長木當立者也密州舍之而立
展與既立展與而又廢之國人患其虐而欲之展與因而即
之國本去疾之國也故春秋正之以莒去疾入于莒不與密
州之舍去疾也不與國人之君展與也

莒展與出奔吳

胡曰展與立踰年是莒子也易為不書爵為秋君者所立既
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問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
故聖人不與其為君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杜曰春秋取鄭今正其封疆高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
師而城之復為舊所取今乘舊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
必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
也何以書誠其乘亂牟利也

齊悼悼公

高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葬邾則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
邾公而書葬是魯發其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庚卒

陳曰爾弑其君晏然赴於他國如恆解猶鄭駢也而其臣子
聽焉相與設慶為後之辭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
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為也聞之未弑也魯蔡鄭之大夫固知
之矣會於申以齊慶封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三

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其王之庶子圍弑其
君兄之子庚而代之以盟諸侯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
世有考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高曰靈王既弑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為右尹力不能制是以
出奔春秋書之為十三年乾紀事起也

五年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黃氏正憲曰晉自趙武與楚弭兵盟諸侯出此不專事晉
韓起代武為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魯起可謂有志於治者
矣惜乎人心已散勢不易同而德又不足以服人卒不免於
示威平丘耳

夏叔弓如晉

趙曰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天國聘焉禮也韓起之來聘通嗣君也故叔弓如晉以報之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參曰黑有死罪三宣伏誅久矣今因其疾作而過之使給書曰殺殺有罪也且不嫌同乎無罪者有罪無罪存乎其人而其為殺則一施之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正曰公始如晉而見解文疏之微也公以知禮聞其交於霸國也不俟其無事而往朝以結好乃因少姜之疾而致弔焉毋亦不審於禮而過於恭乎晉以非仇讎為辭猶謹於禮公之始而如既而復將不勝其自失之悔矣觀始以知終亦何

春秋左傳卷之四

以善其後乎季孫蓋從君而往者也公返而使季孫致服焉

惜其先不使季孫自往也季孫不能以禮輔其君故至此爾聖人答司敗之問則曰知禮作春秋則首彰其不知禮是之謂謹嚴

壬辰三年

戊戌六年

春壬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杜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欒出奔齊

參曰燕伯欒去請大夫而立其寵人行事與晉厲公略同

不見弒有已而已晉君以晉見厲公已立燕伯不能復也然

諸臣比而逐其君其罪庸可逃乎書君奔者罪臣子也

春壬正月大雨雹

胡曰雹氣也陰陽臣傾君之象當是時季氏將毀中軍

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而豐歸咎於

冰之失夫藏之周而用之偏亦古者本末俱舉變調之一事

可謂能使無愆伏等災則誣矣豐蓋黨於季氏不肖端言其

事遂使昭公不知遇災而懼卒陷於禍亂也

夏是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

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春秋左傳卷之五

程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家曰宋之

盟號之會晉楚同之猶以秦內外之辨春秋歲焉今楚處新

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輕以許之楚遂令十

有三國而為此會會盟之一大變也○正曰胡氏謂推祗君

之賊為盟主在會諸侯皆王法所當斥此憤激之辭也五代

之際能禁梁之稱帝乎書中之會皆晉平公也程子家氏論

極平允然猶幸其用齊桓問禮於向戌子產循周班先蔡侯

以猶為周之諸侯也故書楚子以主之

楚人執徐子

趙曰楚子將以諸侯伐吳徐既聽於會矣而楚疑徐子出於

吳而執之此豈新討哉故稱人以執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決齊慶封殺之

也

春秋集古例註卷之十

六

遂滅賴
家曰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侯蔡遂伐楚遂事之正也楚
度枯其疆橫劫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遂之爲
義要當隨事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

九月叔部

黃曰春秋國言滅邑言取郛國也自襄六年見滅於莒遂爲莒邑至是魯乘莒之亂而有之故言取也書取郛著魯人貪其地無興滅繼絕之義也

冬十月乙卯叔孫豹卒

許曰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劉之无咎者歟

甲子年五月

春王正月舍中軍

莊周嘗作書自承行父爲叔卽威背以保障私家爲竊權之計而後三家叔伯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訓要之今叔孫死未期年而改吏前制蔑公室以歸私家利昭公之獨有雄心而穆叔既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之書著堅冰之已成也○家曰前作三軍非公作也三家作也此舍中軍非公舍也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之又非公國人盡屬於三家公室其貧乎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又曰舍中軍非復爲二軍乃析三軍爲四季氏有其二孟叔各有其一而孟則竭匹獲始立叔則約卒始未安於位皆惟季氏所欲爲書作於前書舍於後變更軍制之罪見矣左傳卑公室也得書法之旨

秋集古例辭整正

七

楚殺其大夫屈申

參曰前年楚伐吳屈申僅能克朱方執慶封楚子以其不致命於伐未得大進也遂謂其貳於吳殺之蓋將復伐吳以此示威也御將之道亦慘矣

公如晉

參曰二年如晉見辭此又三年復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晉侯善之其臣女叔譏其習儀以亟而不能以禮爲國洵短言也

夏苦年夷以年斐及防茲來奔

家曰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在行半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爲己之私有不顧魯人致淵公幾爲

晉所執蓋置其君於陷奔者也其無君黨叛人也有如斯

秋九月公至自晉

高曰書敗晉師卒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

宋伯卒

家曰史失其名春秋因之非貶也

冬楚子蔣侯陳侯計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正曰吳報朱方之役入棘櫟麻春秋削而不書謂楚方驕悍吳雖入其三邑不足以撓楚也聖人之釋吳而不責意可見矣今楚復以諸侯伐吳報其人棘櫟麻始敗於訶岸終阻於吳之有備遂無功而還似亦不足錄也不知楚欲制吳以絕近憂然後可以逞志於北方其惡未知所底故雖無功亦書

伐吳以著其積怨之深也越來助楚是助寇也其書人者從

小國大夫之稱與合敗之吳人同也有他義乎

九年六年

春王正月紀伯益姑卒

高曰即襄二十九年所書紀子也今復稱伯其後蓋復振歟

葬

高曰前年取魯卒夷叛呂蓋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

受魯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家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坎用性埋書以售其

檢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成之比伊

相似而平公不之悟也嗟夫閭閻輿人國家必外廷臣與之

合而其言乃售伊柳成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子蔣侯陳侯計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許曰敗楚師者非遠洩也而洩伏其謀故書楚遂能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移兵有事於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吳

冬叔弓如楚

趙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以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家曰齊侯伐北燕將納其君書爵書伐師出有名也不書所以伐貶也仗義而在納略而還是以不能成功也齊景賢君

每欲有為輒阻於近倖小人優游不斷以遂終老而國非其

國矣

十年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高曰齊魯世為婚姻至襄公時齊靈數侵伐魯自是盟好中

絕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魯方附楚而齊亦與楚睦是以與

之平齊欲平而我與之之辭也○正曰變及言暨字義必有

不同者恐謂當作既及之義蓋齊方出治燕先來修平於魯

魯既與之平矣明是齊志也

三月公如楚

高曰楚靈非疆君也數會諸侯皆微國又且多叛而吳人之

窺未艾也亦奚庸必朝哉蓋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

能自安而玉帛駟馳咸不違暇以是知主室不制而霸主猶
有功於諸夏也○趙曰魯文事有楚前年公如晉則今不得
不如楚耳

叔孫姑如齊盟

許曰始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參曰此書日食據士文伯之言魯衛惡之應在秋冬為災近
也

秋八月戊辰朔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

王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孫曰陳哀公二子太子偃師次子曹公弟招與大夫過皆愛
曹欲立之哀公疾遂殺太子偃師以立之曹庶孽也偃師家
嗣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家嗣以立庶孽致楚
滅陳皆招之由也故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甚
招之惡也○正曰前已稱公子招此云陳侯之弟者罪招並
罪陳侯也哀公有嬖寵之私招廷君之惡至親為逆戕其國
本故再舉陳言禍及宗社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金氏賢曰哀雖寵曹未有立之之意也無意立曹則無殺偃
師之情矣何以知之以間招之亂而自縊知之也

叔弓如晉

許曰昔曹國國貨役煩則民叛稱權離陳輸與之政
儉施之德良矣此之謂可弔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
危而不亡自矜蓋諷之者眾也當楚之隆勢傾諸國而晉弗
意圖惟富室之崇以為安樂平公可謂志卑矣

楚人欲陳行人于微師殺之

家曰陳殺太子罪在一招行人何罪而以爲戮乎蓋因陳
亂以為利殺人以行其詐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杜曰曹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孫曰公子曹已立復稱
公子者以曹公弟招殺世子偃師之罪且明曹之不當立也

哀王十九年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王氏治曰內朝聘皆言如今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
為文春秋不與楚滅陳故上書葬哀公下書陳災此書叔弓
會楚子于陳皆以存陳也○正曰四國之大夫胤見於楚子
春秋獨書內卿則他國而不序以示義有所不可也

許遷于夷

杜氏謂曰許自成十五年遷于葉至此又遷于夷春秋詳錄
以見許之微弱不能自守矣

夏四月陳災

胡曰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成為公
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史
乎當是時叔弓會楚子于陳目擊其事雖彼不來告此不往

弔叔弓使畢而歸諸陳故也魯史書之聖人存而弗削以
示典滅繼絕之義說者以爲存陳是也 正曰存陳之義
得經旨抑知聖人所以存陳乎陳未至於卒滅故聖人於其
既滅而書葬會于陳書災以示存陳之義存陳以示陳將
必復之義若後不能復聖人亦無緣而存之矣苟說成有意
聖人亦何事以意爲之哉

秋仲孫獲如齊

杜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

舊好

秋蒐于紅

劉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
然則曷爲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三家專之也○陳曰蒐

春秋集傳卷之十 昭公上 十一

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分公室季氏擇二子
各一皆蓋征之而供於公蒐于紅也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
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
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家曰過與招同爲亂招委罪於過而殺之招與過但首從之
不同自書其殺過而招之求脫可見矣

大雪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父

徐氏逸曰楚莊入陳先書殺者彼乃楚子行義故先書其殺
今楚子託義討賊書在滅後見其本懷滅心也○陸曰招殺
世子之賊也有而放之與招之黨也執而殺之楚子滅人之

國又爲淫溺惡可知矣○家曰陳自晉悼郕之會逃盟三
十國正謂楚可託國今乘陳招殺太子而掩取其國喪義
以行其人不義也存秋自春徂冬凡七書陳事閔陳而罪楚
也

葬陳哀公

杜曰變人哀克葬之○孫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
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

冬築郎周

張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逢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
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俞氏皋曰創立
例書築園有垣之苑勸民力以爲百目之娛故書以爲後世

戒

春秋集傳卷之十 昭公上 十二

己丑王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參曰齊樂施高彊與陳氏鮑氏爭至於伐虎門欲劫君此大
逆也而魯受其奔見當時之叛臣與爲援者眾矣不書高彊
從樂施者也書其首者一人而已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杜曰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王氏滂曰
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朋比專國而公不得爲政也○陳曰
舍中軍矣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襄
十年作三軍而三分公室三家各得其一昭五年舍中軍而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於是伐莒叔弓佐意如

仲孫僂之上而叔孫圉守自是迄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也

成子晉侯虎卒

九月叔孫昭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

孫曰此年無冬者脫也

春秋上十有一年

春上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高曰蔡般弑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子亦弑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楚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

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正曰蔡侯死矣當書

春秋左傳卷之十 昭公上 古

名楚子猶未死也何亦書名蓋不書其名則是以天子殺諸侯之辭與楚也故亦書其名以示敵體相殺若云不以討罪

之義子楚則固於其不稱楚人而見之矣不待書名也聖人

斷楚子之罪何在平曰誘殺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陳曰滅不言圍此其言圍所以病晉也韓起合八國之大夫

于厥憇以謀殺蔡而蔡卒滅於楚言圍所以病晉也前年棄

疾奉孫吳圍陳已而滅陳曷不於此焉病晉合八國于厥憇

而不能師甚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劉曰大蒐者何大比也大比之禮均土地閱老幼物六畜會

車馬齊貢賦治器械三年而修之者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議也喪不事夫人歸氏是大蒐于比蒲非禮也晉叔向聞
之曰魯公室其卑乎晉有大夫喪國不廢蒐不忘君也
仲孫僂會祁子盟于岐陽

家曰喪不事事也華復會皆繫五月之下所以貶也○參曰
祁自魯取其田至今微弱時晉方召諸侯為厥憇之會祁不
能自往供役欲因晉以通其意故則會于岐陽而仲孫僂出
會之也背賓行禮喪世荷且之法爾書以貶之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憇

杜曰不書救蔡不果救○許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
也厥憇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

春秋左傳卷之十 昭公上 幸

弱有以量諸侯之力而卒滅之此韓起之罪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正曰此昭公之母胡女歸姓者也齊其諡也左氏以齊歸為

敬歸之婦而輕無葬敬歸之文說者遂以齊歸為嫡不知經

書子野卒則昭公之非嫡已明矣敬歸之不書葬葬必魯人

之忍心害理不備嫡小君之禮以治其喪故史亦不書何可

輕疑左傳乎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孔曰父既

○師氏協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甚者聖人詳其

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蓋深疾其暴也○趙

氏與權曰楚度滅陳誘殺蔡君而圍蔡頓兵八月蔡城守不

下則以世子有痛父之凶不可為之服也城陷就執度念其
流楚師也執歸用之經詳其事窮楚惡也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

宋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

江都郭夔校

春秋卷之二十一

鄧川集古傳註

昭公中

辛巳年 十有二年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曰三年燕伯出奔齊不言于燕未得國都○高曰三年北
燕伯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欲播越在外十年矣不
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於別邑而已失國之難反如
此○正曰不書名者未得國而君之也齊之納雖正而僅能
于陽則齊之欲有所為而不終亦可見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高曰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反
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蕭然慈仁民蒙其惠蔚為春秋
之賢侯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

昭公中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高曰公始以卿其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曰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
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
為所御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
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參曰楚虔素暴又以信讓而殺無罪之大夫得之以見其暴
將及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然出奔齊

高曰季氏之臣南蒯謀去季氏而立然不克而以費叛然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

楚子伐徐

高曰徐吳之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

晉伐鮮虞

正曰襄林之役救者不力徐遂為楚所敗然猶救徐也至是楚子伐徐以懼吳晉之君臣不念通吳疲楚之本謀與救徐之師而別圖鮮虞失伯主之義矣夫晉已得志於肥而志於鮮虞復與此役已可貶矣於貶之中又有貶焉者故特

稱晉而削其將帥讓失伯也

王景王十
中六年 十有三年

春秋司帥師圍費

陸曰洧間於師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人之名蓋家臣微賤名不合登於史冊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以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家曰或曰家臣尊公室可乎曰可諸侯之臣皆天子之臣也大夫之臣皆諸侯之臣也當時有謂家臣不當言疆公室者乃亂賊之黨之悖辭而傳者有取焉不敢謂然也○參曰費季氏邑而叔弓帥師圍之叔弓附於季氏也書圍費著其叛也費胡以叛已宰南蒯欲弑季氏而不能也書之而季氏之惡著矣又以見陪臣之為亂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高曰觀從楚弑其君之命以召比於晉故晉未嘗納比而言自歸于楚明比非始謀為逆也蓋比奔晉十三年矣其能一日自外歸而弑其君乎比自內作故不言比復入及其既至而弑其君比而立皮白縊而死若比不從無疾之辭則皮未必死無疾不得比則無以濟其亂此見利而動遽欲為君則皮度之縊者比也比效死不立則可矣既立又焉得避是名哉若使人之受其名也已其利則後世姦人苟有以藉口而誣其私者莫不實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杜曰比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殺不稱人罪棄疾

春秋司帥師圍費

三

○高曰比復稱公子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討賊也殺而代之也謂比隨棄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棄疾本閹位而齊立比比既立遂殺而篡之改名曰居蓋弑君之人名在諸侯之策故公子聞改名度公子棄疾改名居○張曰公子比已為王棄疾為司馬則君臣若已定矣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疾誦殺之也比貪為君之利不能殺死而不立不立不服首惡之罪若夫分未定而以誦殺之於隱昧之中日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稱秋君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張曰晉平主盟內恐志於嬖寵外侈麗於宮室故楚慶之盡召諸侯而辱為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

楚度楚乃幸楚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
親雖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以此平丘之會所以益
霸業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正曰會盟不異時劉子亦與故不言諸侯重丘書同盟晉楚
猶未成也自會于宋諸侯兩事晉楚無復同盟之可言至是
楚國內亂晉昭復合諸侯諸侯猶能從之又將有可爲之幾
矣故平丘之盟復書同焉惜乎叔向諸臣不能以義匡其君
懷撫諸侯一改晉楚之從交相見之陋而信邪惡之怨絕遠
兄弟之國治兵示威諸侯由是益貳然則平丘同盟之書謂
一服而不可復合晉不能爲諸侯盟主矣自是所書於經者
皆列國分亂之事

春秋左傳卷之四

公不與盟

正曰前年公如晉見解以晉人之怨也今年平丘之會晉人
距公不使與盟亦以邪惡之怨也夫伐莒取郕固爲非義晉
若以伯令令魯反莒侵地猶知其罪既不失盟主之義亦以
全兄弟之好烏用於講信修睦之時大肆恥辱於有國之君
乎直書公不與盟以著晉人之無狀不能以禮義服諸侯而
徒侈甲車四千乘且以見季孫專國陷君於辱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參曰伐莒取郕季孫所爲晉執之可謂得其罪矣其稱人何
貶其徒恃威力以專執也晉若明正其侵小之罪令反其地
平魯及莒則方伯之職修矣乃遽執意如以歸使魯之臣子
有後言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則晉之執毋亦

逞臆示威而非討罪之義歟故稱人以貶之
公至自會

吳曰公雖不與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
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
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高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
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既即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蔡
靈之惡而歸恩於己春秋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
當復非楚得滅而復之也○廬蔡靈之孫隱太子之子吳陳
哀之孫悼太子之子

冬十月葬蔡靈公

春秋左傳卷之五

陸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汪曰公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即不得與平丘之同盟而猶
欲託躬朝之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宜其見辭
於晉而不得入也

吳滅州來

參曰吳乘楚亂而滅其屬國春秋志吳之嘗楚固不得逞志
於北方也

於七年十有四年

春意加至自晉

孫曰大夫執則至至則名不稱氏前見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家曰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為亂殺意恢逐郊公逆庚與於齊而立之意恢之死為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正曰小國之卿不得稱族春秋之書意恢意在國之宗親而君之所善者也故曰其公子則與大國之卿稱其大夫又稱氏族者異矣宗親見殺則君不能安其位而庚與以叔姪姪春秋所惡郊公之罪不當失國故不書莒君之奔而但書殺其公子則莒亂可知矣

景王十有五年

春秋集傳卷之五

昭公中

六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正曰夷末既卒吳之大臣宜明三君遞傳之意推季子而立之縱季不立宜依序立闔廬則爭端無自而起乃範僚之襲位其何辭以平闔廬之憾乎故僚之見秋春秋稱國焉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僑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杜曰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之廟成六年復立之孔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于鉦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僑始入叔弓暴卒故於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僑入之時故舉僑入也及其去之則鐘鼓管磬諸樂皆去故云去樂非獨去籥舞也○胡曰禮莫重於當祭雖大夫有變而不以間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存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

於宗廟大臣蒞事僑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

可以為也也深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間樂不樂樂孝子

之心也○正曰此之說必不忍輕微故去史而卒事其可也

合禮者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記禮之變也○正曰此之說

言有事得禮之安不可以類書於策也武公之廟不在王廟

之數今書其祭明非禮也叔弓之卒必書而適當此時故並

書於策也去樂卒事權變之宜亦足以示教也一書而有善

有不善無不各見如此皆足以為後世取法矣此春秋之精

義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正曰蔡之所以能復者朝吳之力也朝吳與觀從比而亂楚成棄疾之為王棄疾德之使仍處蔡朝吳必能治蔡矣其所

春秋集傳卷之五

昭公中

七

以出奔者蔡人逐之也蔡人所以逐之者楚之譏人賈無極

傾之也無極之所以去吳者翦蔡之翼也棄疾始德之而怒

其去繼間蔡必速飛之言遂聽之而不之罪也動於欲爾春

秋書之著蔡之終於不振也家氏蔡不能國之言得其旨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參曰傳載王子壽卒於是月是王室亂之本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正曰晉無憂請侯之心祇聽其臣邀功於戎狄之國此大夫

專政之尤著而晉室就杖之明驗也晉室衰則中國無盟主

宗周益微矣故春秋每書之其稱荀吳者吳不自知其非所

伐而謫然自市於眾曰不邇姦不賈忘示民知義當時或因

而賢之聖人直著其罪於克鼓之役使不得飾虛譽也

冬公如晉

吳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爲恥也

乙未年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許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略以齊之疆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刻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務爭徐莒之利志亦卑矣○正曰傳載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春秋不書嫌子齊以霸也書曰齊侯著其爭霸也叔孫昭子有諸侯無霸之歎經書伐徐意不出此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正曰諸侯終則書名蠻子被殺何以不名春秋變例以明有

春秋集傳卷之三

昭公

九

國之君非諸侯所得殺也考之於經小國之君被害而不名者有三邾人用鄆子邾人戕鄆子及楚子誘殺戎蠻子是也稱邾人削其爵也稱鄆子著其爵也若復書名則嫌於討罪之爵也春秋於小國之君多從略故可以變書名之例以正邾罪今楚子誘殺戎蠻子亦當書人而書爵者著楚以國弱之故而殺戎蠻子也傳言無質蓋蠻子不專事楚而貳於晉也故楚子誘而殺之春秋以其列於五等之爵故曰戎蠻子以著楚子無王擅殺其守臣也若書其名如蔡侯般則亦必書殺者名如楚子虔然戎蠻楚之屬國也又不當示敵體之義故不書蠻子之名以免書楚子之名而諸侯殺諸侯又未嘗不彰明較著也此春秋嚴名分辨等列無微不至者也若謂書名之例不可變蔡衛等國則然矣故有楚殺蔡般之書

法而春秋之略小國其常也君于邾子見執而不書其歸是其證也

夏公自晉

參曰公去冬如晉而今夏始至晉人猶以取邾之故而止公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一月晉昭公

丙子年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春秋集傳卷之三

昭公

九

參曰周之六月即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日有食之於是平有用幣伐鼓之禮平子不從祝史之請昭子知其有異志不言君矣遂君之惡其萌於此乎

秋邾子來朝

家曰周魯俱衰魯章閼壤而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並錄之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家曰書名書滅謂之非此不可也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非戎人侵犯王略口外居內也荀吳忽襲滅其國慘矣若謂其武於楚則諸侯莫不皆試何獨於陸渾有伐乎

冬有星孛于大辰

杜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孔曰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辰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辰主焉○許曰星字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正曰自襄十六年地震至此凡三十二年而復有星孛之異越二年而地震隨之君子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咎徵迭見禍敗因之以言乎邇則諸侯其有火災乎以言乎遠則周室其有二三乎然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數年亂定王室其少靖矣蓋吳楚方爭不復向北方而圖諸侯雖無霸宗周亦無恐焉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春秋左傳卷之十

正曰楚鄭書人見楚弱矣書及吳來伐楚而楚應之也楚實大國何以為吳弱乎吳為周之宗族數進而撓楚使不得逞志於北方則吳為有力焉故長岸之戰勝負相當書法如此聖人審於天下之大勢者精矣

景王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杜曰來告故書○參曰前年星孛大辰申須梓慎皆知四國之將火今夏五月丙子風梓慎又知七日而火作古人之於災祥前知如此四國豈其無備特以天之所為無如何也春秋志四國同日火其於弔災恤病之義不待言矣
六月鄭人入郕

參曰彖邾子之藉稻而襲其國盡俘以歸邾之肆虐已甚矣邾宋邾也其能免於宋伐乎
秋葬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杜曰自葉遷也○參曰邾人仇許楚遷許於葉所謂引而近之也今應鄭滅許而楚喪地復遷之於白羽所謂推而遠之也春秋義不于楚之遷許故以許自遷為文然國而數遷其何以能國乎此許見滅之由也

景王二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高曰天下無窮而宋元於此一正入邾之亂是以春秋錄而進之○正曰稱爵稱伐子其討罪也不書取邾胡氏所謂釋其取邑之罪善善長惡惡短之義也傳載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邾而經不書嫌于宋以霸也小善而大成之豈春秋之法乎

春秋左傳卷之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正曰春秋書弑最為謹嚴說者以為止不嘗棄故加弑焉何無據也止如以毒斃其父則當立乎其位何以奔為止不以毒斃其父則雖害之而止無害也止無害而悼公必將飲之矣飲之而亦必死也蓋世之遇殘而不可救者往往有之何獨悼公為必可治也則亦不知命之論矣且太子適藥侍者未嘗傳其不嘗國史未嘗書之於冊安知其非既嘗乎然則不嘗棄之說但因飲太子止之藥而卒臆揣言之耳不知以此為說而春秋別嫌明微之義隱矣凡春秋書弑皆聖人之

書弒也春秋原書弒也聖人酌其事而裁訂之然後爲聖人之書弒也趙盾原書弒聖人因之書弒以其間弒而反也莒僕原書弒聖人因之書弒以其見弒而奔也許止原書弒聖人亦因之書弒以其進藥不由醫君飲之而卒已逐奔晉徒知畏罪不顧親喪謂之以藥斃其君心惶恐而遠逐其何辭以對乎苟不書弒君則後世姦人實進毒以害君陽託於未嘗操刃者皆得以去解免也故書止爲弒君使後世臣子謹於君父之疾以醫視疾以醫進藥已執膏藥之禮如是而君飲之猶不幸而卒也則當創巨痛深親喪自盡焉用逃之遠方不立乎位以祈免於弒君之名乎

己卯地震

正曰地道安以承天者也上二年星孛大辰此年地震陰陽

春秋集傳註卷三

昭公中

三

乖舛見於天地之大如此固非一方之災而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春秋書之所以傷世運乎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參曰齊景欲與晉代興十六年伐徐今年遣卿伐莒春秋書之傷晉伯之衰識齊侯之亟爭也不聞令政而但聞有事於小弱抑末矣

冬葬許悼公

正曰賊未討不書葬許悼公何以書葬安悼公也悼公以殯卒非關於飲藥之故也即不飲藥悼公亦卒也如是則悼公可以安於地下矣君子所貴乎有侯命之學而不必苛於臣子也然則止之書弒毋亦過乎非也止自昭於大惡君子欲赦之而無從也爲人臣子遇君父之患進退不以禮則大惡

及之矣書止爲弒所以立臣子之大防書葬悼公所以弔疾終之爲正

己景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孫曰鄆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鄆出奔宋者以別從國都而去爾○參曰會之奔傳無其事經言自鄆謂不專其邑能潔身而去也曹人逐之可知矣曹之無政亦可知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張曰縶以有足疾不得列於公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不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爲於國此舜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靈公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

春秋集傳註卷三

昭公中

三

之預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以制其禍亂使盜竊殺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正曰書盜者齊約捕師圍等作亂殺公孟至於射公中南楚公奔死鳥則是早盜作於內也亂作於外爲寇仇亂作於內爲盜賊以爲賊而稱盜者誤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參曰華向三卿誘殺羣公子奔八大夫至於公取太子爲質皆亂極矣公將有討而出奔書以罪之其奔陳欲因讎國以爲亂也然宋之臣子死傷奔逃紛紛四出其爲亂原者誰乎是則無信多私之主亦與有責矣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庚景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士鞅來聘

正曰來聘之志有善惡焉非空書也如士鞅此來季孫欲因以惡叔孫而使有司降其年及士鞅怒而責之加半有過禮焉以致後數十年吳人借以爲口實孰非權臣越禮以行其私意之爲乎故春秋謹而志之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正曰傳載華多僚誣華軀軀將行遇多僚軀之臣張句等怒而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以人春秋不書但書華向三人者誅首亂也凡以邑叛者不繫國此南里繫宋者是宋城內之里名也華向人時非得樂大心等禦之則宋其覆矣華氏未盡得宋居廬門以南里叛宋城舊廬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春秋集傳卷之三 歸公中 十四

是華氏與君分國而處矣故以其地繫之宋而晉其叛所以誅討亂賊者其嚴乎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正曰朱見逐於國人是不以爲君矣其稱蔡侯者立踰年也春秋成宋之爲君以正蔡人逐君之罪出奔楚者恕於楚也書名以奔楚楚人不是其愆而命東國代其位也楚人擅廢置其君蔡何以能國乎

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曰叔孫爲政季氏惡而晉士鞅怒卑已故公爲所卻蓋季氏外交強國大夫脅制其上也

春秋集傳卷之三 歸公中 十五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終

江都郭夔校

春秋卷之二十二

鄒坦集古傳註

昭公下

昭公二十有二年
存齊侯伐莒

參曰齊北郭故伐莒猶可曰疆事也莒敗其師齊侯怒而親伐莒是志在於爭諸侯也故往年書高發此書齊侯其義同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胡曰三子據南里君臣日戰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怠於救患固謂逸賊而宋又從之皆罪也故諸侯之大夫救宋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讀宋之佚賊不能討也曰出奔楚楚人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見矣

春秋集古傳註卷下

大蒐于昌間

許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彌盛公失其政兵戎是講而禮防不修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備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故歷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卓曰景王太子壽早夭猛與勾臂為母弟子朝庶孽也猛幼而貴朝長而卑王愛朝將立焉未及而崩子朝恃寵爭立諸大臣不服于是劉子單子欲附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欲附立子朝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三月即葬景王者蓋劉單

欲使子猛急成懷以行事也

王室亂

高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見王室之亂聖人乃於此不隱其辭何哉而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尊之言王則曰天子不淫稱於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於列國也王敗于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王與成戰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至襄王出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譏可貶者皆婉其辭而為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家而至諸子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故特書之于賴于帶之亂不書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有甚於惠襄也○參曰未及悉書其事而先揭之曰王室亂言亂之甚而未能悉定也戴氏溪曰憫周室之衰微嘆桓文之不作有以也夫

春秋集古傳註卷下

二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正曰稱猛者嗣子未踰年對君言之故當稱名也繫王者明已為王也已為王故言居以者能左右之有夾輔之力者也于皇者辟子朝難去王城而次于皇也一書而猛之正與劉單之忠無不各見如此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高曰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陳曰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胡氏曰生則書王明實為國死乃稱子正未逾年未成大子之卒尊之家曰景王不及期而葬其得以先君既葬為說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王葬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然如晉

叔孫然如晉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然

杜曰稱行人誠晉執使人○高曰晉雖以取郟師為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為士鞅來聘以晉為卑已故也

晉人圍郟

襄公七年 三

正曰郟周邑子朝在焉書圍郟著其助王討罪之功也功在正室則其但書晉人何也書晉侯不親其事也勅王不力是以未書其成功故第書其圍而已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高曰周朝于楚而卒○參曰不書其葬則是朝也書卒于楚明蔡之為楚所制而東國死非其所也又不書葬義益明矣

秋七月萬子庚與來奔

杜曰庚與著丘公之弟鄭公著丘公子十四年奔齊○高曰庚與不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與鄭突同

戊辰吳敗頓沈棠陳許之師于離交胡子兒沈子逞滅陳

夏協

杜曰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其共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與故

曰獲獲得也○噉曰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言與國滅同也生

禽曰廢大夫死皆曰獲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正曰

春秋之治罪有等每見有加等者聖人必異其文焉如雞父

之役楚師六國之師以與吳戰者也及其敗也書六國不書

楚豈非以楚人襲六國之師於終鏘以致敗歟其罪有獨重

焉者其敗不足恤也序六國先頓胡沈君將也後蔡陳許大

夫將也六國從楚以致敗其師卒於其君有罪焉爾於敗之

中又有甚焉者胡沈之君死於戰君重於師不可言師敗而

遂沒其君死也書滅者君死之辭也書名者諸侯死則書名

也陳大夫夏徵舒亦死於戰不可以君死之辭施之也則言獲

而已矣又以見頓蔡許三國之師未死也輕重有等名分有

別此春秋權衡之精胡氏所謂雖顯沛必於是者是役也

襄公七年 四

毋亦罪吳之虐乎豈以為聖人實不罪吳也楚陵諸夏又欲

兼吳若非吳強足以制其後則楚人之欲豈但已哉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杜曰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孫曰敬王也辟

子朝居于狄泉曰天王居于狄泉明正也立者其辭則子有

常位故不言立王猛敬王是也此言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

知也○高曰敬王始立而遽稱天王者景王崩已逾年矣不

可曠年無王故稱之且明正也著天下已言尹氏立王子朝

以亂之也又曰衛人立晉獻所欲立猶曰不可尹氏一已

之私而立之以亂周室罪尹氏也尹氏即尹氏此稱尹氏者

其世執國柄也○陳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周之東王

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稱尹氏者奪其爵也

八月乙未地震

杜曰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傳言丁酉南宮厲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正日五年之間則再震是禍亂相乘之兆也於周則西王之大臣震而死長司馬人之棄子朝王室之亂將發矣于魯則叔輒既死而食而死仲孫忌子叔孫昭子皆魯之良也相繼而死國將安恃乎忠臣既盡旱乾頻仍君失其位權臣主守皆非常之變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參曰為叔孫故如晉遇疾而反邦文疏絕君臣際孤然則昭公其靡所依倚者乎書有疾苦其窮也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

春秋左傳卷五 五

船至自晉

正日一事而不再書氏常例也說者何紛紛淆亂乎

夏五月乙未朔伯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佛薨卒

冬吳滅巢

趙曰吳先謀楚故先窮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滅沈滅頓皆楚之與國也與國盡則及於楚此入郢之漸沈尹戌知之而楚平不能戒也

葬杞平公

甲辰三十有五年

春叔孫婦如宋

正日婦聘于宋書者著宋魯有交也為平子逆則宋與平子有私親矣及昭公出而宋元為之如晉是以公義為重而不顧私親也故見貴於春秋

夏叔孫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趙曰王室之亂至是四年諸侯無一念及成君者晉齊衛鄭而無功遂置不復試今以太叔一言而赫然內慚趙鞅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黃父謀定王室然是時諸侯之政類出自大夫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為己私志不在王事也建勉從人言為此會以示勤王之意實何補於王哉○正日黃父之會無貶辭以其謀王室也然以其時考之晉自二十三年圍鄭二十四年使士伯泄問周故則得其情實矣晉侯不於此時

春秋左傳卷六 六

修方伯之職合諸侯以綏定王都是怠於王事也又一年而始為黃父之會又弗躬親而使大夫糾合是委王事於大夫矣當是時大夫豈復有忠於公室以君事為己事者哉則以明年怠亦甚矣故春秋止書其會而終年不復書王朝之事義自見矣

有鸛鵒來巢

正日鸛鵒鳥名似鴝身首皆黑翼有白點飛則見俗謂之步鵒也又謂之八哥傳曰鸛鵒不踰濟注曰但在濟西魯所無也今有來巢者故以為異而書之且依師己所引重諸之言以為昭公見出之微或曰木局穴居或曰不止昭公出奔之兆皆未確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胡曰左氏以非雪為早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南甯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為禱祠求災異之甚也季辛又雪災之甚也考請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存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繼降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國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杜曰陽州齊魯竟上邑未可直而故次于竟○呂曰使叔孫昭子而在則昭公必不至孫也○季曰意如逐君無復臣禮

春秋集傳詳雙干 昭公上

而傳皆歸咎於公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正曰昔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皆情欲逐季氏之惡彰魯國之亂極矣○食地震鶴鶴來巢於是乎應之似亦非人之所能為也而實無人乎起而為之也後世臣子懷忠憤者讀此有不慨然者乎此春秋所以教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高曰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齊侯將唁公自陽州逆之蓋為恭也○家曰昔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禮其無救災恤患之實徒行虛禮而誠意不在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昭子卒

家曰叔孫氏之司馬驪反助季氏昭子必不與聞所以內歎所死即死繼公孫而背言葬之為公死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家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省而宋元特為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強家非能視天下之惡猶己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于行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呂氏本中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忌遠略可知矣○家曰是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召與國勅昭公於魯意如以示天下而霸政舉矣乃以取鄆為首務姑奪己責勇於義者不爾或謂其取鄆故爵之此目其人而貶之爾矣其爵

宣王二十有六年

春秋集傳詳雙干 昭公上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

杜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家曰居于郕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言居乾侯首地故言在

夏公圍成

王氏治曰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善伐叛也反惑於幸臣之說使公子糾帥師圍成公失國之君無師取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紀伯盟于鄆陵

正曰鄆陵之盟以齊侯主之以其謀納公也納公義事也齊侯以是召諸侯而三國從之盟可謂有行義之資矣會者外為志公雖有求入之心不害及而齊會存秋將以兩事責齊也乃齊景為善不勇終不能納公下書公居于鄆則知鄆陵之盟亦徒然爾

公至自會居于鄆

正曰公行書至常義也公失國矣猶書至自會者不以失國而有改於常義也季氏自無君爾國猶公之國也但居于鄆則不得入國亦明矣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九

李氏蓮曰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主盟於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驗五年然後與師納王原情實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功而善之則蘇蘇觀象不忠不臣者勝矣○正曰言入有爭也于時王室亂矣亦不諱言入也入于成周亂定矣猶有言未得王城者子朝既奔誰復據王城耶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氏浴曰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言于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于朝奔楚天子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家曰書法一以字在劉單為廢在

尹召為誅其所輔者正不正而已○正曰奔不言出者本非其所當原也

丙寅王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胡曰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諸樊餘祭夷末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于光其諸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于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爾周諸葛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

不審其序而惟意所欲立以啟禍亂則其罪有所不赦矣○正曰方夷末卒僚襲位之時必為吳大臣所翼戴故光亦無如之何觀孤庸所言有吳者其在今嗣君乎可以見其情矣胡氏所議甚當但未後有羣小間寺二語又似羣小所為而大臣袖手旁觀者自亂其旨故為正之以全其美哉子曰稱國以狀自大臣也此確不可易罪大臣亦非釋光也宋欽玠曰稱人豈遂擇鮑乎

楚殺其大夫卻宛

家曰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楚是以有入郢之禍○參曰傳稱卻宛直而和是楚之反也譏人諍而殺之是楚之虐也吳方有亂而楚亦殘害忠臣宜其不足以禦吳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躒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趙氏孟何曰宋元公為公故如晉次于曲轅衛靈公欲以其
公子及其大夫之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於是樂祁犁北宮
喜同請之則宋為猶知有晉臣之義也士鞅取貨于季孫辭
二子與曹驪之大夫而以難復與季孫同惡相濟者也以
宋衛君大夫季孫於納公而公卒不獲反國則晉人為之也
公曰齊景為鄆陵之盟而梁丘據入季氏之錦晉頃為尾
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惛然無知以為晉之休戚無
關於己孰知田常賴禍於齊六卿伏憂于晉屠火積薪而不
悟使二君能為晉討賊亦足以時內盜之勝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曰邾庶其昇我來奔季孫宿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

春秋集傳卷之三

十一

納之宿及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叛其君
而已為之通逃主罪可勝誅乎使邾之賤者不足錄也春秋
所以書之而無遺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肱以盜來
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詳書之
非但誅叛實誅季氏也

公如齊

杜曰禮君宴大夫使宰為主獻今齊使宰獻比公於大夫也
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愁十二年謀逐季氏不
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媼也

公至自齊居于郕

高曰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
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有納公

二十有八年

晉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孫曰公如齊者再皆不見請故如晉其次于乾侯者不遠
入于晉也○參曰次于乾侯亦猶次于陽州之意也晉為霸
國宜止君臣之義納昭公而去意如公以是望之晉故次于
竟而不送入其國都以待晉侯為之謀而無如晉之君臣置
不復計也故明年返于郕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卒卒

冬葬滕悼公

春秋集傳卷之三

十二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郕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孔曰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
雖未至齊都既入齊境得見齊侯故書至自齊往年公如晉
次于乾侯雖入晉境未得見晉侯故書至自乾侯○高曰野
井齊地也乾侯晉地也故唁皆書地郕魯地也故稱來焉內
辭也○汪曰齊侯始現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告
其至晉不見受且比公於大夫適以恥公而已書之者著齊
侯之無意於納公而漸殺其禮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家曰野井之唁虛禮也郕之取成之聞鄆陵之會虛惠也公
猶弗悟及使宰獻請安於是惜其卑已至高張稱主君以致

命公始去而之晉其去已後矣諸侯無為魯討賊者桓文之
遺迹掃地盡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鄭潰

杜曰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孔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
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
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道之使然○家曰論者多咎公之失
民此季氏凶威所脅非民之罪亦不可盡責特君

己敬王三十年

存王正月公在乾侯

陸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寄居故

春秋左傳卷之五 昭公五年 三

每歲首皆書所在○胡曰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所以存君
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正曰徐乃吳之姻國地在江淮間實句吳通中國與荆楚之
道也楚嘗執徐子伐徐所以絕徐吳之交而徐亦遂服屬於
楚矣至是執吳之公子吳怨之深遂滅其國志在併其土
而通伐楚之路也故徐子為乞憐之狀吳子寧居而送之亦
不與存其祀春秋書滅著其暴也徐子奔楚名者楚人城夷
而居之則徐子猶為有土也故書名以著其始居於夷此與
穀伯鄧侯州公書名之義同前古無聞此說者故後儒紛紛

也欲求其義之安也得乎

敬王三十年有一年

存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參曰晉侯本欲納公於井范鞅之私於季孫則季孫特刑戮
之餘爾何會之足云惟范鞅蒙君以售其奸故意如敢於來
而逃其死適歷以合晉譏晉之助亂也

夏四月丁巳葬伯殺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到曰會于適歷矣則易為唁公唁公使之入也○參曰荀躒
既會于適歷以意如之飾辭復於晉侯晉侯因使荀躒唁公
勸之歸國是不能討逐君之賊而納失國之君也故但書其

春秋左傳卷之五 昭公五年 昭公五年

唁公以著其空言而無實德

秋葬許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曰黑肱邾大夫不書邾闕也○許曰邾快黑肱用繼來奔
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敬王三十年有二年

存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家曰闕者魯墓公墓之所在公不得率宗廟祭祀而先君墳
墓所在以取書者賊臣據國拒君之罪所以致討於季氏也
○正曰取鄆書齊侯見公旅寄於外非有兵眾可以取地也
今在乾侯書取闕豈復有兵力可用乎況是時季氏據國闕

人非能自叛，曷公魯人亦非能違季氏致闕於公，然則公何緣而取閭以季氏歸馬與衣履之意而推之，其季氏以殺諸之心假伊尹放太甲于桐之義以闕為祖墓之所在致其邑於公以供其資禮之費，聖人亦不以歸闕之權授之季氏而特書公之取闕以誅季氏，據國拒君之罪如家氏所云者，此春秋之微意也。

夏吳伐越

高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始用師於越而國自是亡矣。○家曰：吳方抗楚，越誠其後自是吳楚越不相下而齊晉二大國之患在彊臣矣，盛衰倚伏其如環乎。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賈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

左

大宮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呂氏本中曰：周室雖衰，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者也。○家曰：此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城成周，霸政之僅克舉者也。○吳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于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以子朝餘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遷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圯狹，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之後，始撤諸侯之戍。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家曰：昭公習於周旋，指讓之儀當時有以爲知禮者，而在位不感要同姓，不以爲嫌，浮文雖勝於禮，何有哉？乃若忿季氏之專，一創治之，固人君當爲之分，以是爲過，則不然也。晉

秋始終書法於昭公之討季氏，尙有取焉。胡氏謂書圍成取，鄭爲絕昭公於魯，吾不知其說。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

左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一終

江蘇郭夢校

春秋卷之二十三

鄒坦集古傳註

定公上

王十一年

春

杜曰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於六月故也○張曰昭公自去冬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歸於國臣不書正月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正曰經文此二字自爲一條其不書正月無疑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孫氏覺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不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諸侯執人而自治之猶以爲不可韓不信以大夫而

春秋卷之二十三

一

在尊者之側不請命而擅執無王甚矣其稱人以爲難執得其罪不與其尊也○正曰說者又言其不歸京師蓋未深考經文于京師之義且傳稱三月復歸京師經亦書三月固不謂其不歸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參曰季氏逐君客死於外又不卽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庶弟故書喪至之日以罪其緩書公即位之日以罪其廢立且以見魯之五月無君而定公無解文之意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杜曰煬宮伯禽之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之、家曰公雖卜升魯之大慙而意如以爲幾神靈之祐爲立煬宮其無忌憚之心何所不爲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杜曰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商曰菽大豆草之雜殺者也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言殺菽則草皆死矣○參曰菽未熟而霜殺之是爲災公始卽位而九月遇旱十月霜災天時不淑皆人爲感之也

春王正月

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

杜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災曰災○正曰天子立

春秋卷之二十三

二

皋門諸侯立庫門天子立廟門諸侯立雉門兩觀在雉門之兩旁郭璞云宮門雙闕其上懸法象周禮所謂象魏卽此處也懸象出治之所而見災蓋魯政習非已久祿去公室政遷大夫其君至於擁虛器而不克終故天出災害以譴告之使知無往不可復也公之立甫踰年而遇此其可無興復之志乎

秋楚人伐吳

參曰吳誘楚以敗其師遂克巢以獲其守臣而書楚人伐吳見蕞瓦輕舉首兵之咎將至於禍敗失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正曰先儒多以譴僭制爲說蓋從新作起譏想謂新作之文不可以一例求也南門爲天子之制於書有之雉門兩觀亦

以爲天子之制未爲確也諸侯代天子分治豈無懸象遊羅之所哉云爾觀印室則諸侯亦當有之況別名其門爲雉正所以避應門之稱也且新作南門前不言南門以其實無南門之稱也西宮災後不言新作西宮以其義繁於災不繁於新作也今備書災與所作夫豈泛然記之而已以災爲一義新作又爲一義非謂其既災矣可毋新作也朝堂燬燒成積登谷已乎新作於災之後而工成於冬故書以十月其名爲雉門兩觀則仍舊也非徒飾觀瞻將以懸法象泄臣民也是故書災以著革故之意書新作以著鼎新之意公承昭公極壞之後而稍稍能自振刷此其兆端也

平王二十三年

平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書集傳卷之三

三

程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公往朝焉晉解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於皋鼬

二月辛卯祁子寬卒

夏四月

秋葬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祁子盟于拔

參曰祁君新立與魯結好魯以大夫盟之而祁子自卑而受盟甘居於附庸之列所以終定公之世魯祁無爭然而何忌不免於仇國君之失矣

乙未王十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

杜曰子召陵先行會禮入楚境故書侵○胡曰傳書侵而經書侵者楚爲無道遷陵諸夏爲一表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歸師師於晉晉人請命於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蔡行天討庶幾戡王者之師矣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解蔡侯止伐楚之役晉是以失諸侯書曰侵議其徒能舉大旗踐楚境卒無功而還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正曰晉人不知舉大義而徒能助蔡滅沈曰以其不會召陵也夫會于召陵者服矣何能爲哉沈人不合國小而逼於楚有段也若能服楚何有於沈公孫姓倚諸侯之強肆其陵虐蔡侯不勝楚忿遷戮於沈故春秋不罪蔡侯之請師而深罪

書集傳卷之三

四

蔡之君臣加害於沈也沈子書名其尙有後於沈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程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家曰劉子不下與於諸侯之盟得王人與會之體

○正曰諸侯會而爲盟異時異地當書曰諸侯盟于皋鼬春秋以此盟爲不足錄也故書公及蓋公立四年見辭於晉亦未與諸侯之盟今因會而求盟焉春秋亦書其得與於盟而已義繁於公及不繁於諸侯之盟也

杞伯成卒于會

高曰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王氏葆曰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悉以自遷為文蓋違害就利而顧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為後鑑

秋七月公至自會

高曰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至者不成乎伐也

劉卷卒

杜曰即劉卷也○趙曰諡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家曰劉子擁立二君卒安宗社二百四十年周室大臣未有其比故特書其卒葬

楚人圍蔡

趙曰諸侯侵楚不足以救蔡而適為蔡招楚今蔡受圍而晉

不救安事夫盟主哉故冬蔡求於吳以敗楚知晉之不足與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許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書卿貶師

若威勝不行於疆暴而行於寡弱也

葬劉文公

趙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

襄瓦出奔鄢

杜曰吳為蔡討楚從蔡討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襄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孫曰以者乞師

而用之也晉合十八國之信不能救蔡伐楚吳能救之伐之此吳晉之事無弱之勢較然可見也故自是諸侯大小皆宗於吳

楚人入郢

趙曰楚君尋反國不絕祀故不言滅○陳曰入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正曰傳曰若鳩楚竟經曰吳入郢秦師救楚故吳不能有其地此周秦一大開會也諸君其傷之矣

春秋十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於蔡

杜曰蔡有外伐饑乏故魯歸之粟○正曰蔡困於楚吳助蔡

復之春秋與之軍旅之後蔡困於饑我歸之粟此有無相調

大

之義春秋紀之亦與之也顧或者以為小惠豈春秋彰善以示貶乎

於越入吳

正曰越稱於越陳氏以為從其舊號是也越處荒遠先代苗裔周有天下因而封之未嘗徙其國都其舊號於越至春秋時中國猶以此目之也僻在蠻夷未嘗與中國有爭今吳在楚越乘虛入之必書於經者是盛衰倚伏之機也吳無特勝之道宜其無以鳩楚竟撫諸姬於越議其後周祚竟衰矣聖人從其舊號而稱之蓋隱然念諸姬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敗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許曰晉以上地之故縱兵於鮮虞而不能服則又附之兵益

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高曰許恃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遷鄭游速乘楚之敗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暴亦甚矣○正曰許男書名其嗣復有許也

二月公侵鄭

正曰傳曰為晉討鄭之伐百廢也鄭助子朝之黨以作亂於周伐其六邑其罪大矣晉宜合諸侯以討鄭匡定王室伯政於是平克舉乃僅令魯討之是自怠於王事也然自是書公

自將見政權漸出於公矣

公至自侵鄭

夏李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高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為陽虎所制也嗚乎天子微諸侯情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管理勢然爾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張曰諸侯惟宋事首權討而遣使善逆以快之猶懼不來而大夫賄貨助爭權利卒使來者見狀知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

冬城中城

高曰中城公之所恃以為國也成九年城之矣此復城者外

有齊鄭之怨故擢而城焉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鄭

杜曰何忌不言何閔文鄭貳于齊故圍之○高曰鄭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鄭潰遂貳齊至是卿圍之欲復取也

成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許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邾邾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廢會矣○家曰于鹹于沙齊景陶伯之始事也是時天王辟休霸之難出居於猶景公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今

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殖人之從己非心悅而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參曰衛侯以詐謀欺其羣臣齊侯依其詐而行之乃春秋不罪衛而罪齊以其所以國新者非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許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聖也○高曰執其使侵其國以求盟焉是劫盟也何有於信誠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許曰東夏諸侯惟晉事首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唯

德是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加己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杜曰報國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關心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杜氏曰未得志故

三月公至自侵齊

高曰公逾月之間再出侵齊繁於師旅雖小有獲非遠怨之道也故兩書侵至以見之○參曰兩役皆書侵其亦有晉令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乎觀於國夏來伐而晉救至則可見矣

齊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正曰魯言侵而齊言伐非謂齊之有言可執也著齊以爭霸之故而伐我也

公會晉師于瓦

杜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救不書齊師已去○正曰不書齊而書師者蓋不書師則不見救我之意書公會晉師見魯不肯言而晉猶能救魯不予齊之圖霸也

公至自瓦

正曰不以會至者非同常時會禮且非敵體也其嚴於名分

如此

秋七月戊辰陳侯卒

晉士穀帥師侵鄭遂侵衛

杜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是誘而欲恃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正曰晉文公侵齊伐衛不書遂此書遂者見晉之已失鄭衛而又遂一侵之也侵之而未得其成則晉勦替矣

葬齊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高曰以其為晉與師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春秋左傳卷之十

杜曰結叛晉○高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為晉故而士穀又曰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為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杜曰從祀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正曰三桓之盛自僖公始故三家從僖為獨深傳躋於閔上皆視為當然而不可易也陽虎欲去三桓故先假正禮以彰其悖順閔僖之位祀羣公之主陰以求神庇陽以貌三桓又恐僖公之神陰譴之也特于辛卯舉盛祭焉聖人以其非時矯舉故不書月日以適合祀典故書曰從祀先公以其不當復神僖公也故削而不錄此聖人權衡之精也夫豈有漏義何待說者紛紛乎

盜竊寶玉大弓

杜曰盜謂陽貨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黃
曰春秋言盜不罪爲盜而罪放盜也使爲國者紀綱素立刑
政素明則安有盜賊公行之事哉今陽虎以陪臣之職行亂
於國中賊害公室竊魯先君之分器以出則魯之無紀綱刑
政於此兩失故言盜竊寶玉大弓非徒罪分器以出也罪則
刑政之亡爲備○正曰陽虎專政久矣春秋宜言以討其惡
然而陪臣之賊名氏不合登於史冊全以其實寶玉大弓也
故言曰盜所以見陪臣之亂國也向來一竊何由名之爲
盜乎自而十三年言以弓聞賈見陪臣之害也此言盜竊見
陪臣之亂國爲已極也自是陪臣之禍落而不提則言國邪
則鄙以見之賤而書盜竊通論乎

春秋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卒

得寶玉大弓

杜氏曰言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今得而復善之不正其
得之於盜也直書曰得以明其失而復得也○高曰書得寶
玉大弓以見器之空還而不獲盜者以正典刑則幸而得之
而盜禍之罪於誰責而可乎○正曰陽虎歸之而書曰得善
其歸而有所不可也

六月葬鄭駘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正曰齊侯伐晉夷儀已克其城則其但書次何也當其時齊
侯在五氏衛侯往會之齊師克城而矯旋爲晉人所敗勝負

敵爾衛又後至故但書二君之襲晉而不成乎其伐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三

主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三

江都邵氏

春秋卷之二十四

鄒垣集古傳註

定公下

春秋王二十五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湛氏若水曰書及齊平蓋釋怨也孔子為政於魯釋怨以安民也於是再侵齊之怨平矣○正曰凡言平者釋憾結好之辭亦兩不相下之辭也故會于夾谷而齊人有要盟之事說者謂魯於此時已欲鄭衛而從齊矣殆非經旨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至自夾谷

正曰考諸全經特相會者不致特相盟者致以地此公與齊侯特相會也其致以地何以其盟也盟何以不書杜曰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絮故略不書此說是也僑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四

一

者疑左氏所記不似聖人舉動不知齊侯食其驛卒爾無足異也孔子以禮拒之而齊侯為之心忤此聖人之動物也及齊人要言而孔子使無還質之初未嘗以君相之尊而與於歃血也又何嘗盟焉辭享以禮不墮小人之術而適足以懾齊侯之心其服從也宜哉甲車三百乘之從微兵故事爾奚不可哉然必視齊侯之所以用之矣則未知其能率桓之功與否

晉趙鞅帥師圍衛

許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徒足以堅從齊之志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讎陰田

杜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

○高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効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於其人之天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術所能測也○家曰濟西汶陽昔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服也歸濟西歸讎及歸鄆也言來以其請之而後得也惟此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術而得之視其他歸讎有不得同也聖人道化所感邇暴為之中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曰侯犯不肖殺公若而武叔使閭人殺之故犯據郕以叛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胡曰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家臣不當言於冊書二卿帥師圍郕則叛可知矣夏國之不服秋再圍之則強亦可知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四

二

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疆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疆其逆愈甚則其失愈遠三家專魯為曰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應爾也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祿之擬其後也○家曰侯犯據郕以叛既而以邑奔齊齊受侯犯以師歸魯前歸汶陽今復歸郕此聖人道化所感不然齊何有於叔孫哉

宋樂大心出奔曹

杜曰罪其稱疾不遵行

宋公子地出奔陳

杜曰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奔罪之也○家曰宋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樂大心以讒逐也公子地以嬖臣故勅公族也公

弟辰爲地請請不許亦以嬰臣奔也奔者固有罪宋景亦少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山

家曰前此齊與鄭衛盟盟涉矣今又復爲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晉受晉命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霸也

叔孫州仇如齊

杜曰謝致邾也齊以致邾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高曰夾谷之會齊歸魯田侯犯以邱奔齊齊又致邾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杜曰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陳

春秋集傳卷之五 定公下

三

請自念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爲國難不能匡君靖難而爲辰所牽帥出奔亦罪也○家曰辰於君爲同母弟而地則順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絕於君兄又率仲佗石彊與之偕行佗彊身爲國難有君不寧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春秋集傳卷之五 定公下

春秋集傳卷之五 定公下

趙曰出奔書暨辰彊之二子有所不得已也入叛書及辰主之二子悅從之也難乎奔而易於叛仲不固庸臣乎初而奔也則疑謀有所不濟故難以暨之今而叛也以爲事無有不捷故易而及之奔固不難而叛何捷吾於此知仲石誠書天也○正曰地之僞出辰教之也仲石借奔辰率之也誠書格

君之木而僞者致亂之由也四臣先後出奔背君之罪已大矣雖其意皆以詐僞要君之復之也夫詐僞豈能感君哉及不復還相率而入于國邑以叛此其聚黨爲亂不容誅矣

大心自曹入于蕭

杜曰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胡曰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滋盟

杜曰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叛晉也

春秋集傳卷之五 定公下

春秋集傳卷之五 定公下

四

晉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高曰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不曰不月史文略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杜曰墮毀也愚其險固故墮壞其城○趙氏孟何曰州仇曷爲自墮其邑除家臣之患也家臣爲患之日久矣陽虎作難四季孫居郕陽關以叛三家幾不免焉侯犯以郕叛叔孫與仲孫帥師圍郕不克再圍之侯犯以郕奔齊齊人乃致郕而侯犯猶在齊也時邑宰數叛魯卿患之孔子方仕於朝而仲山爲季氏宰建墮三都之議以絕陪臣之禍故叔孫帥師墮郕易墮也

衛公子孟弢帥師伐曹

杜曰驅孟縶子○家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強伐曹者著列國無盟主也

李孫斯仲孫何忌師師賈

杜曰毀其所恃以爲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彌綏弱其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誠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爲三家忠謀使陪臣不敢恃強以叛君陪臣不能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然南蒯侯犯皆以叛爲季孫叔孫之害故費邱皆墮獨公敏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服雖定公聞之而卒弗克也聖人雖用於魯季孫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惑於僞不知之說陰與公敏處父比成既力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

秋大雩

春秋集傳註卷五

五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杜曰結叛晉也○參曰前年冬及鄭平鄭從齊者也齊侯因是欲與魯盟以中夾谷之好故公往會盟春秋書之見魯亦從齊齊可以霸而景公弗能振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杜曰國內而書至者成猶若列國與動大舉故出入皆告廟○黃氏案曰三都若盡墮登惟三家除跋扈之臣公室亦除三家之窟所謂惟禮可以己之若善行之公室可復張也邱費之墮非公之能也叔孫季孫憤家臣之叛已而自欲墮之也成之不果墮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氏比而孟孫自不

欲毀之也墮三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不幸季孫意欲因以青子路武定公而力言非孔子之心皆以成敗論也

春秋集傳註卷五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杜曰二君將使師伐晉大垂葭以爲援○參曰齊衛將伐晉河內諸大夫皆曰不可惟邢意茲曰可蓋料晉之不及備也此僥倖苟且之計齊侯從之軍中因是或言晉師至或言無晉師齊侯爲之恐動蓋次而未致伐也故書其次以見二君之窺晉亦晉衰而爲諸侯所窺爾

夏築蛇淵圃

許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動民築圃奉己而已志不及國也夫

春秋集傳註卷五

六

圍成不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季曰孔子去而君臣之志荒矣

大蒐于比蒨

參曰盛夏蒐田吾慮其害稼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高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高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士與兵之罪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王氏葆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之

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
敵以周旋矣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午之故與
兵首禍則又為無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胡曰
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諸侯
叛於外大夫叛於內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李氏廉曰晉六
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韓氏
魏氏趙氏荀士三家自此已知氏春秋後已故止韓趙魏三
家分晉

晉趙鞅歸于晉

參曰國內而書歸言遷家猶列國○胡氏銓曰先書晉趙鞅
入于晉陽以叛見鞅據地舉兵以拒晉也次書晉趙鞅歸于
晉見君許之還也大夫出奔書歸者君受之也晉入者臣自

春秋集傳卷之五 定公下 七

入也今鞅大惡已著但以君許之歸故書歸實在君也○胡
曰鞅以有援得復春秋書歸見晉侯狗韓魏之請而救亂臣
無政刑矣其能國乎

薛弒其君比

鄭氏玉曰薛比之弒傳不載其事不敢妄說

春秋集傳卷之五 定公下 八

存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家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戌以宗
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戌之所得為而非戌之所能為也人臣
欲正其君必先自正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
而措之於善今戌怙富而騷素無國中之舉乃欲以正君自
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

所從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家曰楚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以盛德之後猶比而
從之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夏其宮結來奔

高曰衛靈沈百於閭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驢
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正曰五年於越入吳未必至是然後報之其書敗于檣李為
吳子光卒書也此年以前及此年以後吳越雖有爭不書必
於越再入吳而後書蓋吳有制楚服越之勢可以衛中夏無
諸難乃越人以詐謀敗其師傷其君亦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春秋集傳卷之五 定公下 八

之敵也春秋於檣李之役能無深慨乎

公會齊侯衛侯于柽

張曰齊景欲求霸當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乃與魯衛合謀
救范中行氏三國同為不義矣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家曰自齊景圖伯衛鄭魯既與之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
為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然
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
霸明公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三國
之君往助叛人彼三國之君冥然與俱而不知黨叛輔逆之
為非世道至此一變春秋降為戰國景公亦有賈焉聯實二

以使甘而慙也

夏五月辛亥葬

參曰日至而鄭當在正月故葬而鄭當在四月今以改卜牛之故而鄭以五月其過時遠制甚矣故書之以彰其僭禮之中又失之慢也

王申公薨于高寢

杜曰高寢宮名不于路寢失其所○趙曰定公乘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祖能收國柄親盟親會親兵魯民粗知有君其實昭公之矣一則孔子曰夫公之會齊人攝服來歸後地借乎用之不久即亦人未欲平治天下乎

鄭軍達帥師伐宋

參曰時公于地自蒲奔鄭故鄭為之伐宋中國無弱各以其

春秋集傳卷之二十四

定公下

士

私意助叛臣此長亂之道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邱

杜曰渠邱宋地不果救故書次○參曰齊衛二君不能平宋鄭之有而徒合兵出次名為救宋而觀望不進名實兩無所主以是國伯不亦歸乎

鄭子來奔

杜曰鄭子來奔非禮○趙曰鄭昭公之世為魯所虐定公為拔之○終其世不犯於鄭知人德之故來奔來朝今又忘其卑屈而奔魯為禮雖非而於情則甚惻矣大之比小眷秋鮮能定公有之而鄭人奔喪廢于會葬者皆貴鄭子之非而善於此見定公之仁也

秋七月壬申如氏卒

啖曰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

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正曰如氏哀公之母不

稱夫人不曰薨說者以為定公之妾何無據之甚也如氏卒

在定公十五年之內則史氏自不得比於稱君母之例如前

所云夫人小君矣春秋嚴於追名分於此見之觀其從夫諡

又何疑乎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曰諸侯會葬非禮也○趙曰以大夫正也親會之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正曰言不克則雨甚可知矣說者責其無備魯雖小何至

不能急備雨具雨太甚何物可備乎又以為乃者緩辭著其

慢也亦非也葬既有日臣子豈有不急趨襄事者而甚而不

克葬不得不俟雨止戊午日下昃雨乃止於是葬故曰乃克

也其然者者以為適天之變如此蓋其初定公問季孫可立

己之言遂自壞墮先入有竊位之心矣季孫卒廢太子而立

定公至身歿而葬天示之譴貶彰彰於史冊問此春秋之微

意也

辛巳葬定姒

徐氏彥曰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並有喪禮是以先葬

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

冬城漆

杜曰漆庶其邑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四終

江都郭慶校

春秋卷之二十五

鄒坦集古傳註

哀公上

十五年元年

存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陰隨侯許男圍蔡

杜曰隨世服於楚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

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

楚討之○正曰楚卒而不亡復鳩集二三小國舉兵圍蔡以

報柏舉之怨是楚之復城而蔡弗能堪將繼賴胡而就滅矣

宜其固與吳也

譌說食郊牛改十牛

正曰定之季年哀之元年聖人兩書饑鼠食郊牛於此知天

意焉定之在位雖不可以言治然少能自立其過於襄昭遠

矣迄十五年而饑鼠食郊牛定遂以殽此咎微也哀公甫立

其資問弱天鑒之矣故於元年即出災害以譴告之饑鼠食

郊牛示不享饗祭也魯道自是益衰安得明微之主默議天

意用賢退不肖以善承其後哉

夏四月辛巳郊

戴曰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之若定之

終哀之始蓋習玩既久雖天災亦不知所畏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汪曰前此齊衛次于五氏伐夷儀次于垂葭伐河內蓋違偏

師伐晉二君次止爲之援春秋皆不書伐非諱之也二君實

未嘗親致伐但頓兵次止以觀其可否故皆書次以著其無

名妄動之罪今此直書齊侯衛侯伐晉者著兩統之絕而受

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諸國也夫是中行晉之

卿也卿叛而不能制何足爲諸侯盟主無惑乎齊衛伐之矣

然天下之惡一也不令之臣實人人之所同惡今乃無若助

臣不亦僂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者交貶之也自是晉不復

能有所爲又十二年吳人主會于黃池而春秋終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正曰前年城漆以郕邾今年出兵以伐邾蓋中國無霸列國

實倚近地之小國而欲併之以自封大此春秋之始終而戰

國之所伊始也故哀公之編所書多諸侯侵伐之事

中十七年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

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澤

胡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處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

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知在邦域之近不加矜恤而諸

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彌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

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邾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

也莫與乎季孫何獨無得益以歸之二家而已不取也○家

曰三卿自將不假他族爲師兵皆其兵將皆其將國愈不可

爲矣書取鄆東田及沂西田者魯人逐利而不知止也三家

俱出二氏初盟見季孫滅邾乃已此春秋所以誅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孫曰夏四月衛靈公卒衛人立輒輒者嗣續之子也故晉趙
鞅帥師納嗣續其言于敗者為輒所拒不得入于衛也定十
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靈公既卒輒又已立衛蒯聵之子
世于蒯聵當嗣惡輒負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
其名而書之也○正曰蒯聵當嗣之說朱子亦嘗疑之蓋當
時程胡諸大儒有告諸天王請於方伯立公子鄆之說以違
據以為正而不信明復之言也愚竊以為聖人之撰事自有
輕重之權衡銖兩不爽非大賢以下所及知況後儒乎蒯聵
欲殺母今將也將而必誅彼雖畏罪出奔靈公宜容諸宋而
殺之立公子鄆為太子則名正而言順矣乃靈公置而不問
是救之也及老將至而以私命命鄆鄆辭而靈公遂不果以
公命立之是未嘗末命廢太子蒯聵也今日告諸天王天王
久不與諸侯之事矣曰請於方伯奔宋而晉納之是有方伯
之令矣曰立公子鄆鄆辭立於父在之日而忽受之於臣下
是以讓為爭也鄆不言乎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鄆必問之是
臨終無成命也若是則鄆不可立不立衛可以無君乎非
蒯聵之國而何哉使晉納蒯聵而輒猶有人心焉必將迎其
父則蒯聵不失其奔喪之時悔罪於夫人之前朝於廟而嗣
乎位其前愆靈公既不治之豈今日臣子所得治乎夫子曰
必也正名乎蓋為此也若疑明復之說則世子二字聖人何
難制之春秋詳嚴正在於此何邪深考也若蒯聵立而依然
無道則蒯聵之不靈長也大福之不克荷也豈當時所可預
計乎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郭師敗績

家曰鞅國范中行鄭罕達以師救之鞅為主達來戰客也書
及所以明上客謂鞅為兵首而書及其不然歟晉國盛時兵
行天下莫之敢援今鄭人以偏師至幸而勝之書晉鞅帥師
戰言其敵也卑晉而罪鄭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葬邳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朔

正曰前年春楚師圍蔡既罷請遷于吳今冬始遷者中悔而
不欲遷蓋公子朔止之也及吳師入而無以自解殺公子朔
以說公子騶可謂暗於大道矣楚豈可託之國乎柏舉之役
吳子駒掩甲敗楚師以雪蔡恥又為同姓之國此豈可背
乎遷國雖勞民重事然既與吳有成言矣何得君臣異慮以
啟危疑哉今遷于州來迫而後遷也殺其大夫公子騶君臣
不能同心之禍也

己未王二十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許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
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霸而將有亂也
○正曰先齊次衛自是常序豈可借此為說其事自有罪何
待先書而後見之不言衛敗之說更為生事

夏四月甲午地震

正曰自昭二十三年地震至此八十七年幾閱世矣復有
地震之異此雖陰陽之事亦世運靡寧之象也故謹而志之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杜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故孔子問火知其必

桓僖○正曰五廟之宮不稱諱故宣之宮曰新宮其稱諱者皆別立宮也桓於隱為弟其薨未嘗易世隱未嘗遷故別立宮以祀桓謂之桓宮僖於閔為兄與隱桓同故別立僖宮此其權宜未為非制但隱之親盡而祧桓宮亦宜毀矣今不毀者三家以其私意存之也且桓之得國有悖德焉僖之為君成風有隱德焉皆足以干天之怒且而久存其廟豈其德厚流光乎大災見告君子於是知有天道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杜曰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許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好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適足

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圖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參曰中國有霸則得列於諸侯中國無霸則

五

宋起而圖曹矣其所以伐者曹奉樂大心入蕭以叛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雍于夷

高曰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罪人逐之也○正曰稱國者以君臨臣之辭也故雖放殺不當其罪而亦不稱人也稱人者非其君意而國人擅放之也蔡之遷吳乃其君意而非諸大夫之所欲也故殺公子則必告諸大夫公孫雍之放稱人公孫雍蓋從君者也罪惡而放之於此知蔡之君臣共國而不同心亂之作無日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許曰句釋之盟邾年而渝之師聞其國雖云邾政不修有以致邾魯之棄信亦已甚矣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家曰弑蔡侯者公孫嗣非賤者而書盜討之也賊其君以求說於是盜也首惡者不名亂黨默不容悉書概目之曰盜也○正曰凡稱弑者皆對異國而言闕弑吳子餘祭稱閔小臣也既稱臣矣自當稱弑其稱君爵者對楚國而言闕弑人也此稱盜者以其不與君同心與楚通也如此則非蔡臣故稱盜稱殺稱君爵極其誅討以警人臣之私通異國者

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公孫辰出奔吳

本

正曰弑君者書盜而奔者以卿書則非盜黨矣春秋責其不能制盜使君見殺被逐出奔固所宜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許曰天下無窮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趙曰小邾子國微爾微國必不敢犯宋宋執之非罪也書人貶可知矣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雍

正曰姓與雍皆歸族也嗣為盜姓當連坐而誅而大夫者罪其為國卿而從盜也文之錯殺之不稱人而稱國只是為國刑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胡曰：侮人者罪晉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界宋人。此云歸于楚，與歸于京師者無異。文公主夏盟，久矣，不兢至此。春秋所惡，○家曰：戎雖通於楚，亦嘗服焉。請夏昭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官無道，戎雖叛之，宜也。於是自敗歸晉，晉人備畏楚之強，拒而弗納。其後他國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晉之罪大矣。故古人以貶之。

城內郭

杜曰：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杜曰：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程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

七

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蔡昭公

平昭王三十五年

春城毗

杜曰：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汪曰：定十四年，齊宋會于洮，今忽興師伐宋，蓋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強陵弱，故託是詞之以圖霸也。

晉趙盾帥師伐衛

杜曰：衛侯出奔，故也。

○家曰：公行，事無一可辭，彼謂晏子以其君顯，殆不然歟。

○家曰：齊聞月葬齊景公。正曰：喪事數問與否，說者紛紛。乃聖人書聞月之意，殆不如諸家之說也。彼實以聞月葬故，書聞月，謂聞月已滿，乎五月之期也。當時三月而葬者，比比矣。何遲其數聞乎？蓋其時置聞者，率以成終，殊不得乎推步之精，詳故於此書之，以省其失。仲可，歷者有省也。

子十一年六年

有城邾瑕

高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城之見魯之迫邾也。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邾益微弱，魯以不義逼城之也。聖人陳其城而繁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并人士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八

參曰：晉之諸臣以中山未服為憂，而數出兵以伐之，不知貪近利而忘遠圖。諸侯叛之，鮮虞不懷，且從諸侯助范氏也。執之伐，所以報也。

吳伐陳

高曰：陳與吳也。吳之人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元年伐陳，今復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許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執君之。

許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執君之。

許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執君之。

許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執君之。

許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執君之。

許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執君之。

許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執君之。

許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執君之。

天○張曰國高爲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顛命力不
上安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

于祖

叔還以吳在祖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參曰陳蔡從
往會志吳之得諸侯也

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參曰楚昭卒于城父傳載其不移禍於股肱不越盟而祭河
聖人稱其知大道賢矣哉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

杜曰弑茶者朱毛與陽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茶
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于家悼老皆疑於
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弑主○孫氏覺曰陽生入齊而

義集高麗參書

九

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茶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
乞召之茶之弑陳乞爲之加陽生弑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
不明善陽生之人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
焉○正曰公子乃世族之稱故凡以臣稱者皆曰公子某楚
比之稱公子左丘不云乎其官則右尹也陽生於次當立其
棄在景死茶立之時固不得以稱臣者稱之也程子謂稱齊
陽生見景公廢立少以故亂正謂此爾何文定不達而遽
謂不稱公子誅不予也張氏治又從而文飾之乎齊小自又
將何說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於邾積
明年入都之亂

宋向巢帥師伐曹

高曰宋見伐之附未服故向巢復伐之且爲入曹起也

春秋王二十七年

春宋皇戌帥師伐鄭

家曰宋連戰有事於曹意鄭爲援而伐之也

晉魏曼多帥師伐鄭

杜曰五年晉伐鄭至八未服○高曰晉輒提其父至今六年
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於鄭故書
侯

夏公會吳于鄆

高曰吳欲納諸侯魯先往會之○參曰先之以叔還繼之以
親舍魯之所以遠齊晉而通吳好者亦未爲失也故聖人書

義集高麗參書

十

於經使兩君結好之後能善治其國以固邦交又何憾焉乃
特以伐邾致吳師吳以遠攻近患二國之不靖後事之失
也與此會何預哉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人邾以邾子益來

陳氏曰曰文陸而獲其君則曰獲入國滅國而以其君歸則
曰以君於諸侯則曰歸於魯則曰來○薛氏季宣曰伐邾本
三家而公自爲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家三家歸過於上
也○正曰書入者後歸邾子未嘗有其國也邾子得復此何
以書者謂邾子雖藉諸侯之力以復之而實不能有其位也
故於此即書名以著其義非逆探於未然也以其無道勢有
所必至也

宋人圍曹

鄭駟弘帥師救曹

今日列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廢春秋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與鄭也與鄭之能救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六

士

春秋卷之二十六

鄒坦集古傳註

哀公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六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正曰傳稱曹伯好田弋鄙人公孫強以田弋說曹伯說使為政因言弋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如此是小之圖大自取滅亡之道也宋人俘而殺之是曹之君臣亦有罪焉然春秋書入書名後復存其嗣也孟子之書有曹交說者以為曹君之弟非其意與

吳伐我

正曰吳伐魯以救邾直言伐我不言四鄙者著吳師深入內地受兵我有以致之也不書救邾我與吳成猶不歸邾子吳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六

師還還不成乎救也

夏齊人取讎及闕

正曰齊人者何謂鮑牧也凡力得之曰取不是其專奪所以貶也齊以私憾而取我二邑故書以著其罪說者舍左而以爲取豈知邾茅夷鴻兩救於吳又請救於齊乎是殆不然

歸邾子益于邾

正曰下書於吳伐我之下而書於取讎及闕之下蓋齊人取讎及闕怒猶未息於是假復邾之義請師於吳將以伐魯魯聞之而懼故歸邾子益也食邾地而俘其君畏大國而復歸之豈誠知義之不可而舍之者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謹及闕

正曰魯已歸鄒子益而與齊平齊已逆季姬以歸無憾於魯矣故歸謹及闕其取其歸皆以私意為之故不言來不言我

乙亥王九年

春王二月葬紀伯公

宋皇族師師取鄆師于鄆丘

杜曰左傳例伐而敗之曰敗某師謂威力兼備若獨羅所掩覆一軍皆見禽○計曰春秋之季曰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迭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誦惡其盡也鄆以不義深入敵境而闕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夏楚人伐陳

參曰前此晉楚有爭陳蔡不免焉今此吳楚有爭陳蔡亦受其禍經書楚人伐陳所以罪楚也然則陳之即吳不猶愈於即楚乎

秋宋公伐鄆

參曰此春秋之季世也其書宋公非復子之之辭矣若宋公之爭端也存取其歸秋又乘勝而親伐之招兵者固鄆也而宋公之伐其亦知進而不知止者矣

冬十月

春王二月郊子益來奔

陳曰吳人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苛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

丙辰王十年

春王二月郊子益來奔

陳曰吳人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苛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

之文書之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杜曰以疾赴故不書弒○參曰陽生之卒實弒而以疾赴蓋齊之奸惡乘亂而陰圖之弒之於眾所不見之地陽以疾卒赴於師葬其間有表而退也其弒君之謀蓄之久矣非徒懼吳而弒也以意度之其陳氏乎

夏宋人伐鄆

許曰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高曰齊師請侯以貳晉可以弒○參曰趙鞅加兵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句矣○參曰晉之欲伐齊久矣以范中行亂乎內故未能遽攻也寅吉射於五年奔齊晉卿

田是伐衛伐鮮虞再侵衛今年伐齊諸大夫請卜豈以齊方有喪而疑之乎趙鞅決意與師取邑毀郭春秋書侵齊謂其無救於失霸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參曰定十四年公孟彊以蒯聵之黨逐今彊立九年彊歸于衛其從輒而棄蒯聵可知矣然則彊固侯人也書其歸而衛之亂益著矣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正曰陳之從吳以楚之甚也今楚欲復圖北方先自陳始故再伐陳吳使季子救之季子請退以風動楚人息爭安民是未嘗進兵也而春秋書救豈非深嘉其意乎善吳教則惡楚伐可知矣

春秋三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師師伐我參曰鄆之師吳人主之齊以魯與其事與師以報書伐我者見齊人畏吳而陵魯弱也不言四鄰見齊師已入境加於國都也不言戰者勝負顯也時諸侯多從吳不獨魯也齊國書猶昧於一來以快風憾不知其敗亡之端在此役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參曰轅頗貪而營私當是時吳楚爭陳微役繁多供億不足

春秋左傳卷之五 哀公下 四

轅頗知有己而不知有國故見逐而出奔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杜曰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參曰吳欲主諸侯故為魯報齊之師敗將獲皆由於郊戰佳兵不祥其事好還有國者不可以不戒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正曰傳稱衛莊公復之然則世叔齊蓋意在嗣續者也故情洩而被逐出奔

庚子三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正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兵車芻糧之總名成公元年作丘甲是以丘賦也計丘以賦十六井之田出二十五人馬牛芻糧視此而增已變古制出一乘之制矣然猶不計其田也古者井出一卒準乎什一之法也今魯自宣公稅畝什取其二成作丘甲增三之一猶未及乎什二也哀公時以丘出一甲為未足故又計田以賦之使一井之田出二卒焉馬牛芻糧視此而增比丘賦之法又增七人一丘出三十二人比古什六人之數為加倍矣蓋準乎什二也故不以兵名而謂之田賦稅畝者計畝而出稅也丘甲者計丘而出甲也田賦者計田而出賦也制既變而名亦變各從其所取而命之也謂多於什二則過矣書曰用謂其盜取於民也軍旅之征繁重極矣夫子曰以丘亦足矣言以丘已重也非謂其為正法也用田賦則愈重矣民何以堪之蓋魯勝齊而懼為彊兵之計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哀公下 五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杜曰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王氏孫曰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而季氏不繞孔子亦放經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正曰孟子非夫人則不當見於經孟子見於經則知是夫人其不曰夫人者為其實同姓而例之也既不曰夫人則不可以言薨故書卒也其不書葬者魯人親先君不以禮葬之也或曰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子非姓乎既曰孟子卒何獨不可曰葬孟子蓋禮有所不備故不書也昭公娶同姓不可以見於宗廟故春秋深貶之聖人於司敗之詰則引為已過而作春秋則不曰夫人薨

其謹嚴如此

公會吳于棠皋

王氏係曰吳欲等盟非衛賜之言不可卻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正曰吳於此年微會所以視諸侯之從而欲主盟中夏也故公往會之使大夫請師等盟明遺矣故公使子貢之書以起黃池之會也

秋公會棠皋宋皇瑗子鄭

正曰鄭吳地也衛侯宋皇瑗何以在鄭而公會之乎宋衛之從吳可知矣吳以細分致諸侯之從春秋猶書之者將于吳以勦也至於吳不能善持其後大失聖人之望而拂其尊周之心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其不言二國會吳者吳人將執衛君而子貢解之其會不足書也故書公會以見之

春秋左傳卷之六

宋向巢帥師伐鄭

參曰宋自雍丘取鄭師復伐鄭者三不至喪師于鄭不止也故書以爲黷武之戒

冬十有二月

家曰十二月癸亥朔也宣十五年冬螽生與此記同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也

己未年十有二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囂

參曰宋師圍囂鄭罕達覆而取之其殺傷之殘爲已甚矣春秋之末南志取師傷主伯之不作列國皆殘民以逞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正曰黃池之會單平公在焉而經不書者以吳晉止知爭先

不知翼戴天子故沒王臣而不書也不列序而書及者晉實未與主會而先吳也猶先書晉者不改其舊也言及吳子者吳始主會也吳處蠻夷而可以主諸侯乎聖人不絕人以爲善晉固周之宗族而吳亦屬在諸姬均可可以匡輔王室緩靖諸侯也故如其下先之事而書之以著其主會於一時其不書盟者言斯盟之未可信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正曰陳即吳而楚伐之再未得其志今乘吳子出會而伐之書以見其互爭之勢吳不能成乎霸也

於越入吳

春秋左傳卷之七

薛氏季宣曰吳子不戒爭中國之諸侯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吳子忘不共戴天之恥而求諸侯於外此越之所以乘虛而圖吳且因以爭霸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多帥師侵衛

參曰黃池之會既罷晉之諸卿不以失霸爲恥輔其君以修德息師復文襄之業乃各自帥師侵接近地之諸侯其志在於枯權自私故釀成分晉之禍也

葬許元公

九月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正曰自昭十七年星孛大辰至此八十四三年中間地震者三諸侯散亂無統王室弊靈益微是其徵也吳人奮志抑楚

弱晉不可謂非興周之機乃越人伎焉思啟封疆敗吳入吳
是諸姬之國中夏之憂也故人見其象邪亂之象者下東方
下臨吳越之墟謂者知越將滅吳也聖人修辭至此觀東周
之不可為故書以志世運之遞降亦由於在天而春秋將終
不復悉著其事矣

盜殺陳夏區夫

正曰區夫之先微舒為楚所戮者也區夫為政於陳背楚從
吳陳之權奸殺夏區夫以說於楚春秋稱盜所以誅也

十有二月

許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月三益見
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
已矣

春秋集傳卷之五 哀公下 九

春秋集傳卷之五 哀公下 九

春西狩獲麟

杜預云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
言西狩○正曰春秋終於獲麟說者紛紛皆非為論也蓋不
復知其深意竟何在乎韓子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
雖聖人出也此一言可以思矣麟於此年見獲麟之生不
知其於何日也生有異形性秉仁厚當春秋時道於衰澤不
見稱於有識引為嘉瑞此何異生有聖德窮居而獨善乎乃
世運愈降世道益衰麟亦不能久隱投約長存於世間於是
隨就衰之氣數出而見於於虞人據傳所載仲尼知其為麟
然後取史官因其取之而後書此所以謂聖人者必知麟也
然休徵嘉瑞而以死特聞盛治其何日之與有越二年而尼

父亦終此詩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戰國之亂更甚
於春秋此其見端云

春秋集傳卷之五 哀公下 九

春秋集古傳註卷之二十六終

江都郭義校

先曾大父嗜古成癖市倉庫即棄舉子業而肆力於經
學所坐處典籍環繞如擁百城其學一以篤實爲主家
居以孝友稱刻意厲行言動皆可爲法歿後 當事採
士林公論開於 朝奉

旨入祀鄉賢祠所著毛詩集古序說十六卷正義或問亦十
六卷申明纂註之義小序正義二卷論語參古今註十
卷論語摘鈔十大疑前後著述共七十六卷而於春秋
一經則博綜羣言取歷代先儒義長之說折衷一是至
義有難通處開出己意以正之參之示有所宗而不膠
於一故曰集古傳註書成藏於家塾鄉人士時從問難
而借鈔焉乾隆年間

高宗南巡時江左右以

卷集古傳註書

一

召試起家者指不勝縷而 公猶孜孜矻矻研討弗輟邑令
孔公傳樞索而觀之謂春秋集古傳註允足羽翼經傳
徑詳 諸大府以進呈爲請先後經 觀雙南學使面
詢疑義條對無舛知爲宿儒而因循不果進後發回原
書尙缺一部問爲 兩江制軍雷去云 公於易實時
詣囑後人珍藏此書以待刊刻爲窮經助 雲鶴 自惟謙
陋不獲窺是書之萬一特以先人手迹愛護有加通籍
後得睹

四庫全書提要摘經部春秋類一百第八卷即 公集古
傳註之書由 兩江總督進呈乃知是書已達

天聽矣惟題作惟安人自係傳寫之誤此書蒙 當代大人

先生弁以序言謂宜出家藏以公諸世而力薄不能付
剞劂同治辛未謀於 都轉方子族同年慨任是舉用
敢付梓工既竣附識數語以明先世之苦心焉爾
光緒元年仲春月上浣六日曾孫雲鶴謹識

卷集古傳註書

二

春秋或問序

春秋者夫子特著一經以垂訓後世與天地相終始者也義例存乎筆削之間必待儒者之論說而學者始有以共明其旨苟或錯解其遺誤登徒在文字而已哉上以味聖人之用而下以率經世之方道學不傳職此之由乃自有是經以來左氏綴其事以爲傳而大義固已顯然可尋已然記事之外自出論斷往往於經意有合有不合者毋亦有所傳者斯得其合而附以己意者未盡其通與首受遺經者且若此況後世之轉相傳述者乎無怪乎二千餘年之間治是經者多而貫是經者寡也愚不自量竊參究而粗有得焉爰著爲果古傳註一編意存乎根據有緣而說義有宗也鄙意以爲祇求其與經意是而覽者或尤其與儒先違於斯亦極難爾繼而

春秋或問序

一

思之聖人於千百世之前作是經以訓後其必有以合乎心理之同者然則說經而果與經合當亦即乎人心之所同而前世偏蔽之言可立判於一覽之餘矣前世治是經者多醇儒故其議論可用者多然於眾說互見之中而獨取一說要必有所以可取之故此其有待於申明者也故設爲問答以彰其所以合經之處而他說可無煩雜取矣前世治是經者不一家故其議論每出於凌殘守闕之餘或遇一條經眾說林立而究無一言當乎經意故必盡棄之而特著一解其所以必棄與特著一解之故尤有待於申明者也故設爲問答以推明經傳之確義而摭拾相承之舊說不難割而舍之矣此或問一編所以附著而非敢強爲曲解以自護賢欲並舉根由以共証也以此相輔全經之義例違礙者亦罕矣聖人

之精蘊倘由是而粗傳亦不枉窮年俛首之力也斯編所不載皆於義無可疑者故卷帙亦不繁重云
乾隆戊辰四月壬午五河縣學廩膳生員 邵坦序

春秋或問序

二

春秋或問卷第目錄

- 第一卷 自隱公元年至桓公十有八年凡四十一則
第二卷 自莊公元年至閔公二年凡四十七則
第三卷 自僖公元年至文公十有四年凡五十五則
第四卷 自文公十有五年至成公十有四年凡五十一則
第五卷 自成公十有五年至昭公三十年凡六十則
第六卷 自定公元年至哀公十有四年凡四十五則

春秋或問卷第目錄

春秋或問卷之一

鄧坦著

隱公元年

或問春秋首隱公之義先儒多以平王在位日久政教不行三
綱九法豈微孔子作春秋撥亂反正始於是時以合孟子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之語子獨以嗣立爲
言是大反胡氏首紂隱公之說而以爲首神隱公也果且於
先聖著作之意獨據其確而不蔽於臆說歟抑欲於臆說平
常之中而別出新異以動人觀聽歟答曰先儒謂春秋常事
不書則春秋所書每於人所易忽者表而出之以示精義之
至垂訓萬世則其首紀一公不應如諸儒所論泛泛然傷世
無道而已也如但以世亂爲言西周厲王之虐不可謂不甚
三川之震不可謂不凶況再世而後幽王復重之以昏亂乎

春秋或問卷一

是猶不足以動聖人之深憂乎若云周室東遷而雅詩不作
黍離既降而春秋宜修則魯惠元年實平之三年其間下堂
迎覲之事諸侯朝聘之闕皆足以寄褒貶也何不始於此要
之孟子言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謂春秋所以繼詩也自有天
地以來代有文籍聖帝明王道脉所傳昭然紀載至周而詩
之興尤彬彬其可觀焉東遷之後又百年天子無採詩之史
諸侯無貢詩之文至孔子而詩之亡百餘年矣孔子懼文教
之遂湮而衰者終衰微者終微亂賊終無已時也於是因魯
史而修之始於隱公蓋因隱公以居攝爲辭有君之實而不
受君之名也夫子曰孰謂隱不當君也者春秋一書即托始
於此所以扶而正之也以桓爲當立者是邪說也知其宜黜
矣凡有國者以繼嗣不定啓篡弑之禍者視此爲鑒可也若

夫祖所逮聞之說既屬游談而猶用賢猶有詰命猶來朝之說更屬舉一而漏百也其棄九族不撫民之論又何其刻於平王而寬於幽厲也愚所舉出不書至以上等項實前人之所忽也

或問春王正月宋儒謂以夏時冠月其為曲說固已屢經先儒辯駁不待再論矣而以爲寫行夏時之意子亦不取何也曰行夏時乃夫子與顏子私論權制之語至筆削春秋則著之於公一以奉公爲主無暇他及也又問加王於正程氏端學以爲諸侯之史理當有王字似爲舊史所有矣而子以爲聖人之心法尊周之義與公羊大一統之說若合符契果且確不可易乎曰程說乃臆揣之見何不尋出他國之史有王字者以証之儒者滿懷雜亂聚訟安得不興乎

春秋或問卷一

二

或曰歸則節程子之說自應全載今刪去十數句文理便不貫經文惠公仲子四字極有意味如何全不說起此四字豈衍文耶且屢以已說列程子前位置亦未安 答曰經云惠公仲子是明列兩人也孔疏云遺則惠公因則仲子明白合經程子於二人中加一之字則是專明仲子也經何難書曰歸仲子之賵乎若云不言惠公則妾之義不見豈稱仲子而不稱蓋又不稱夫人尙不知其爲妾乎胡氏云書名以見宰之非宰其義不允故暗用之程子云名啗以見天王不王實開穿鑿之門如何可用所以刪去也 斯集採用先儒皆依世次自說附於其後其間有列於前者或訓詁字句或係經本義先儒一端可取遂列於後爾如此條既有訓詁字句又暗用孔氏正義故列於前程子之說祇取其講天王的當爾

故列於後

或問及宋人盟宿公殺皆云內之微者胡氏從之子獨主誰公何也曰此趙子所推之義例也劉氏微葉氏夢得皆主之說春秋而不從趙子吾見其鮮通矣

隱公二年

或問紀子伯義不可曉子既從左氏經文何不改曰子昂作裂繻之字乎曰以子昂爲裂繻之字侯國大夫無書字之例亦無序於君上之禮時代既遠恐左氏亦無他傳記可據只曰而不敢左以亂經例也

或曰夫人子氏薨三傳互異伊川文定取穀梁以爲隱妻今子獨斥穀梁而取公半以爲隱母何也 答曰愚著此書非止

春秋或問卷一

三

就一條解一條必合全經考之以觀聖人之書法如此條必合十二公夫人薨葬之文以審之其有書夫人某氏薨及葬我小君某某者皆君母也不然則君之祖母也惟定十五年書如氏卒葬定如此則君之妻也解之者曰哀未成君故不稱其母爲夫人也於此知薨葬書夫人者皆自君尊稱之如氏之卒猶在定十五年之內自定公言之故不曰夫人薨不曰葬我小君也以是數者例之此夫人既非仲子非隱母而何哉若隱妻則當云子氏卒矣此所以據經例而斥穀梁也 隱公三年

或問左氏經文君氏卒薨僞皆非之而以尹氏爲是子亦不從左豈非隨人俯仰者耶曰夫子既成春秋當時必轉相傳寫豈止一部而已公穀經文尹氏必其所傳者是尹氏也左氏

經文君氏必其所傳者非明明爲尹而擅改作君也彼既誤以子氏爲仲子故遂誤以端明爲像凶事此尹字之下必有誤染如今墨枋之類彼遂誤認爲君以解子解之此愚之所以不從君而從尹也然雖從尹實不可依諸家之解蓋春秋書男子之卒無有不名者秦伯勝子之卒雖不名然曰伯曰子則其爲國君無疑矣惟書婦人之卒曰某氏此書尹氏卒諸家以生尹氏例之烏乎可也愚以如氏卒例之知其爲隱妻似非妄而謬解者況左傳又有公與尹氏歸之語乎但文既互異說亦紛紛姑關所疑可也

隱公四年

或問殺州吁稱人從公衆以爲討賊之辭果且確不可易乎曰趙子甚明無庸疑也趙子曰凡作亂自立爲君而國人殺之

春秋或問卷一

四

者皆稱人以殺言成所其棄不君之也又董子論楚人殺陳夏徵舒曰不與楚討也恐經亦有此意避借止亂之道但當時天討既不行不應聽賊之肆爲暴放不得已而以討賊之義予人人也然必篡殺之極惡而後可其降於此者又不可樂論矣

或曰衛人立晉公羊葵子程子劉原父家氏鉉翁說皆善何不採之而苦心勞思爲此雲霧中語耶疑桓公有子乃是莫須有之事豈可指以爲說且去其公子以明不當立程子之言也如何可以非之答曰公羊以下說者十六條皆說得一個不宜立焉若用其說設有人詰之曰晉不宜立將立誰耶愚何辭以對國不可一日無君古今之通義也完被弑州吁見殺其國亂矣不立君以靖之患可勝言哉欲追先君之命完

豈料其被弑而先適命立誰耶欲請之天子衛有大逆而王朝不講於討又笑問其嗣立乎且即請於天子有不先議定立晉而後請之乎若然則他例是立晉也若云請而立則夫子使不書立晉矣二百四十年書立者有幾乎故以立子朝例之而知其舍正立不正也桓公在位十六年何以必知其無子父被弑而子使不可立古有此制乎聖人書立晉文義已自判然范氏竊云立納入皆非正也片言居要諸說盈紙只遺得一個不宜立何以從其國國語也晉不氏未三命也葉氏夢得之確論也

隱公五年

或曰所註考仲子之宮皆先儒說過但未免擇焉不精諸焉不詳答曰融取先儒舊說意期於簡括如此條見晉者只因禮

春秋或問卷一

五

日之下無庶母一世祀之之語愚意以禮文不世祀三字已該得了禮變禮三字凡一切啓後世借禮創立之意無所不包矣

或曰獻羽之說孫華老孫泰山劉原父程子皆善何故獨取明氏答曰此集凡擇用先儒舊說必通前徹後審酌有一說足以該貫眾說者然後用之如一說無能該貫又不足以盡經意則取二說亦非平列二說也取其二意相足間有用三條四條者皆取其相足經意所應有也如舊說雖正尚不足以盡經意則自立數語以足之如經意久屬難通處說無一可取然後參經考傳以創造聖人精義之權衡如此條獨取明氏者以其數行之中諸說無不該貫也孫泰山借禮樂及滅用意有之矣劉原父用四佾祭羣公何可信也孫華老之說

首數句包之矣程子之說後段無不該也惟有汪氏克廟又曰五行諸語令人情使但此集意盡而止不能繁引雖意著斯集此其大槩云

隱公六年

或問鄭人來輸平左氏作淪子何以不從也曰淪之爲訓變也更變前平而後修平語似支離即公殺作輸其訓皆曰墮也意亦未安以此知漢時皆訓輸爲墮毛公訓詩載輸爾載不輸爾載皆曰墮也與公殺同與左氏更變之義亦且畧同如此似可從矣然從之於文義不甚順自宋儒以輸納爲解於文義較妥故不從淪而從輸不從墮而從納也通輸委輸輸將皆取以車載送之義

隱公七年

春秋或問卷一

六

或問厥侯卒不書名以爲舊史之其果然乎曰鄭衛諸國敵體全經無書卒不名者厥國稱小雖赴以名而皆之思意不加焉故史存其卒而失其名公梁曰微國也意是也或問中丘傳既用程子刪其完舊例如二語何曰經亦有書城而非完舊書案而非創始者其例未爲確者故刪之

隱公八年

或問瓦屋之盟序宋爲首家氏經翁以爲實在宋也隱四年四國伐鄭胡氏亦以爲宋主兵也子皆不從其隙隙參盟之說流傳久矣子並去之其何所見而使覽者無異辭乎答曰序法本有次第豈可誣經以立論乎四國伐鄭衛之謀也而經序衛於末蓋衛非君將不得先陳又班當後蔡故序於末非減其罪也何得專罪宋乎此瓦屋之盟先宋許氏輔之論確

矣其言曰春秋之初宋公先齊序爵也其後乃以國之大小爲次惟主會者爲之矣觀此則以先宋起議者不誠爲生事乎謹參盟之說於書曰起見孫莘老版之矣何用守其陋例乎傳稱齊侯卒平宋而於鄭則此盟齊爲主也鄭不與盟而旋與齊合兵伐宋是齊淪盟而斯盟不足恃也書之者正所以譏之

或問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不諱公不幾與其他諱公之例有妨乎曰趙子確矣趙子曰莒小國若不書公則嫌於非公也屈禮以盟其卑者以病公也家氏說本乎此

隱公九年

或問隱九年十年齊魯鄭會防會中丘謀伐宋皆稱爵未衛入鄭則稱人豈非予三國之討乎而注無予之之辭何也曰此

春秋或問卷一

七

愚所謂凡會皆書爵也豈予其謀伐宋乎十年秋報師師會伐宋稱齊人鄭人雖指將帥言其實與宋人衛人入鄭無異辭也冬入鄭又稱齊人鄭人何彼善於此之可言乎王命既不見于經則所書皆私相攻伐而已矣此所謂征伐自諸侯出也

桓公二年

或問曾子稷以成宋亂春秋時成定弑君之亂者多矣皆皆如此書之豈不甚明何僅此一見耶曰此言亦淺之乎視春秋矣諸侯之惡無大小經皆於書會書盟以見之初無彼此明暗之異也如此既書四國會稷又言以成宋亂者此時宋國有亂人知之矣會者齊魯鄭衛而未書書宋也其地以稷而亦未嘗曰予宋也則安知其成定宋亂乎故衛經之曰以成

朱亂也則仍是書法之自然視其他非有增也洎淵會者十
一國乃大會也若下曰宋災故明人孰知其以大會而僅謀
宋災乎先儒謂春秋大義數十篇如日星若此之類以是知
先儒之於春秋有未逮也洎數十篇如日星若此之類以是知
其始也豈知聖人固皆一之乎

桓公三年

或問晉命之文自荀卿以為善先儒固多從之矣今子獨從劉
氏張氏以為非善豈非苟以求異者乎曰此韓子所謂擇善
而不精者也事出於正則以正許之何近正之可言乎聖人
固惡似而非者也相命而信論其信果近於義乎若猶未也
正春秋之所深議也方盟而即叛者春秋固貶之也盟不合
義而能守者春秋亦貶之也石門之盟能不寒春秋豈許之

春秋或問卷一

八

乎今彼此相蒙而從善晉命之說則必使當時諸侯疾盟會
如仇務晉命如寶動輒晉命而後可其事之是非姑置勿問
而但期於信論遂成有違之世矣可乎否乎故愚謂命之名
非諸侯所得行也即此已斷定矣況春秋之法比事屬辭此
下雖無諸侯之事此上則公會齊侯于贏也公始立而會垂
盟越則與鄭有好矣成宋亂則與宋有好矣盟戎于唐則與
戎有好矣會于贏而且圖晉齊固深與為好而衛之交猶未
固也齊故為公結衛而以之命衛侯衛侯亦無間言而倡和
維均若亦以命齊侯此所謂晉命也春秋正以其不知所擇
而干名號以安行何善之有

或問書有年之說乎乃不從程子胡氏於義果安乎曰自賈逵
有異之說孔氏穎達已擊破之矣孫氏復之說更為允當其

說曰桓立十八年惟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著桓
公為國不能勤民務農若是也而王氏熹合桓公十八年考
之謂此以有年見年為民之命國之所以存與聖人以天
地為心之理甚是符合不宜有之說何堪令人聞乎愚意正
本此三人以為說而宣公大有年之書更極言之

桓公四年

或問料聘傳不用胡氏何也曰胡氏紛繁雜引非註經之體今
故合張氏治趙氏恒而用之九十餘言之中經意已盡何用
累數百言乎

或問四年無秋冬何氏程氏皆有說安知其非也曰此必有脫
簡聖人何至削天時故用杜氏劉氏之說

桓公五年

春秋或問卷一

九

或問仍叔之子傳用家氏鉉翁之說少且賤者以不名為貶何
謂也曰方譏世官非公選而復紀其名是命以官也故不書
其名而奪爵之意所以貶也

或問大雩之書二十有一有異乎曰大約不出記災譴儆二意
諸家之說皆然皆不曰性命之文也是俗論也

或問州公如曹傳謂于公諸家皆非之子獨不以為非何也
曰經書州公左氏豈不見之而猶曰于公與經左平蓋必
有追于之稱而不書其為州公也故左氏稱之也若云在追
于即稱公則非矣以其為天子三公食邑于州故稱州公此
與曹君密州傳謂之賈朱鉏一例

桓公六年

或問寔來三傳皆云承上州公如曹而張氏治又旁引証據以

通之子獨從程子以爲州公之名何也曰三傳雖有明文張氏治雖有証據然無虛承上文之體況又問以年乎左氏云不返國不返國則書名也因宜來者王臣來朝之辭也或問特書子同生何也曰此平人小天下後世以立適之意也嫡家備位定于初生禮也

桓公七年

或問穀鄆來朝書名趙氏應飛圭一傳以失國爲言其果是乎曰葉氏夢得亦主此其言曰寓公之禮諸侯分地處之而不臣然則書名以志其始居於此地宜也

桓公十有二年

或問及鄭師伐宋既云諱公則言戰亦諱敗之常何以知其貶也曰四會二盟旋與師而與戰內之惡顯然矣鄭突資其力

春秋或問卷一

十

以篡國旋挾魯而與戰鄭之惡顯然矣故貶魯鄭甚於貶宋也

桓公十有三年

或問紀侯偕魯鄭一戰而敗四國之師亦偉功也胡氏何以有幸勝逆禍之說呂氏大主亦因之以立說子皆不用其議母亦謂其以事後成敗論人歟曰然兵刑禮樂國之大事聖人亦曰足兵足之何用乎齊合四國以來伐僞者謂紀當引咎責躬不然則效死固守又不然則上訴下告不可與戰如此則兵非禦敵之具而辭命有禁暴之能也吾見其迂闊而不近於事情矣紀之卒滅非此一戰之過也使魯桓而在紀侯何至有大夫之事桓戕于齊而紀亦危矣此後日之變非今此之所致也經書四國敗績正謂其圖入國而致敗非謂紀

不當敗之也

桓公十有四年

或問五國伐鄭既敗而人之矣即不書以而序宋于首宋人之惡自見況宋非小國又特書以何也曰所以甚宋也上年既敗于紀今復約四國伐鄭皆原於賁賂之故是宋自欲伐鄭也故書宋以之若從列序之例宋常先諸侯者也豈不失實乎

桓公十有五年

或問突山忽歸立爲鄭君是曰昭公自此君鄭又二年而高渠彌弑之子何以云有國四月而已曰以下書突入櫟而知之也自五月至九月中間非四月乎厲公入櫟而書召昭公之卒不書四月之外春秋豈復成之爲君乎此統緒之法可垂

春秋或問卷一

士

萬世

或問許叔入于許諸家之說如何曰無一善者蓋皆不知叔爲許君之弟之稱而嘉之賁之紛紛議論自隱十一年鄭莊入許取其國之半使公孫獲主守春秋不書滅不書取不書許莊公之奔皆所以存許而不予鄭之有許也蓋因許大夫率許叔以居許東偏以弟攝兄許固有君也今乘鄭亂而逐獲入許始得正位於國都不書其名正以見其原未失許而今之人負其全業爾此聖筆之妙也

或問鄭伯突入于櫟諸說如何曰程子爲正而末言書入以見義不容也未免多事蓋凡有爭者皆云入何必逐一爲之說乎厲公前已君鄭數年今入櫟而又遇不能君之忽縱櫟非畿邑而已有得鄭之勢矣欲不成之爲君可乎胡氏繁稱遠

引彌幹弱枝等語徒衍說爾

桓公十有六年

或問二年兩伐鄭皆欲以納突而傳無定突之事經自此亦不
事何據以考其言乎曰當於書公至自伐鄭見之兩伐
鄭而一書至必有故事可言突自此與忽分國而處也

或問冬伐鄭傳言時張氏張氏以爲縱與下十一月同月亦
是建戌之月此事未畢猶爲不時何言之也曰杜氏以辰歷
推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節前水星可於此月而正農事
子侯此月而畢於此月戍事未爲不時汪氏克寬曰凡城未
有繫月者以其事非可月成也戍事於建戌之月而畢功於
建子故總繫以冬

或問衛朔當宣公未卒之時尚在幼小何能攝禍殺急子曰幼

春秋或問卷一

十一

小之人與母同聲攝禍或有之其後遂因此得立雖免眾
怒二公子逐之而立黔牟春秋以朔之惡當絕故書召以奔
是成黔牟之爲君也年譜曰此當以黔牟爲正至朔入而止

桓公十有七年

或問黃之盟齊侯何以肯與紀盟也曰高氏聞言之矣是齊侯
之詐也

或問奚之戰我師蓋敗矣其不書公不書師爲內諱者毋亦內
有所曲耶曰既言戰以諱敗則沒內以諱恥矣其曲自然在
齊不在我也但不寫復與之會深爾

或曰請誦之說子力辯之今日公卿大夫必請誦於天子又何
疑於蔡季之請誦乎啖陸劉胡氏諸儒之說不可易也

答曰衛武公盛德君子也猶在此時以前百餘年是又近焉

不聞其稱爲武侯也請誦之說三傳無之始於啖子啖子雖

愚所尊奉之儒此一說不敢徇也蓋不敢信後儒之制古禮
爾紀載之中皆有郭侯昭侯魏有文侯何據而知其請誦乎
必欲置秦本紀之所論誦法而生端解經烏乎可也

蔡季歸蔡季所以書之之意愚之所以爲說者或且以發前
人所未發矣若然則經意亦止此爾又何取於請誦之說而
不能割而捨之乎以此知護殘守闕之口急切難變也

桓公十有八年

或問汪氏克寬所論及與二字之義同爲允當然猶不甚醒冷
子亦何言之也曰及者兩俱可行之辭與者由公所舉以行
之辭公若阻之而不與夫人豈能往乎咎公之失其爲主也

春秋或問卷一

十二

春秋或問卷之二

莊公元年

或問單伯逆王姬左氏經文作送亦可從否曰可從春秋正名分別嫌疑之書也立文一無所苟者如單伯爲魯人其曰逆王姬豈不嫌於魯逆之乎又須分疏出來爲齊逆之不嫌得其半文而非全文乎逆者迎娶之辭此所以不可用也於此益見單伯非魯人矣張氏治謂築館在秋若王臣送王姬必俟館成後方至魯此言更誤若魯逆王姬豈有不俟館成而逆使人往逆乎惟是王朝送之魯雖未築館且館十內之常所於秋而築館于外以備與齊人接

或問王姬之嫁若於例當書則不止書歸齊然春秋歷十有二王王姬之歸于侯國者不悉書此書王姬歸于齊經意若有

春秋或問卷之一

特重者其說何也曰自單伯之送至此凡三書王姬欲知詳書之意當備考前後事迹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而戕桓公今年三月夫人又來齊與襄公宣淫此鳥獸之行暴著一時莊公之所宜切齒桓王之所宜絕滅者也今乃不知擇配之道以王姬嫁之又命被書之魯主其禮禮是非所以重大昏而善處其女也是若不知有齊魯之故而強使莊公親睦也莊公復懷之志又不能堅而遂受命主昏故春秋備書以並著其惡之大者

或問齊師遷紀邢都孔疏以爲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程氏迥以爲逐其人而有其地今予以爲並收其土地人民然則經何不曰取也曰此易知爾若取其地而驅其地誰與制之且三邑之人又有何地以容之自古兼并者未有使于

萬戶拖男挾女而他往讓出空地以與我者也胡氏曰徙其朝古曰遷三邑雖無朝然亦有都宮市肆齊以師迫魯之令改置他所不必悉奪之而可曰取也書之者所以善齊人之豐食紀也

莊公二年

或問伐於餘丘不用先儒舊說而從闕疑何也曰左氏不載其事無所據以爲說許氏始以爲舍堂堂之魯國而用師伐於餘丘知莊公之無志然安知伐之非急務而爲是言乎胡氏安國主二傳以爲邑啖氏助以爲未有邑言伐者是二傳未可主也且陵父之亂在三十年之後設此時所伐爲援紀之故而伐齊帥之在於餘丘者以親屬主兵又安可以非之故凡無案據者皆不可以妄說也姑闕所未聞

春秋或問卷之一

或問書王姬之卒一經罕見此特書者二傳皆以我主之爲言諸儒亦汎汎立說經意究何在予曰此始卒備錄之意舊史只因其來赴而書爾禮弓莊公爲服之說不可信也聖人修經而錄之者以其始嫁一年而旋死弗與鳥獸偕老爲得其正而卒矣雖其自卒亦適合乎非嘉耦之義如其因喪公與文姜之事而葬之自殯其身則所謂舍生而取義者也直其見貴於春秋王朝降其嫁遣魯人豐其儀節皆昧然不察乎此也詩人稱其兩離春秋特書其卒其女子之德義並崇者乎註中雖未及此闕下卽書會于臨應亦有此意

莊公三年

或問書溺不稱公子不稱師師左氏云疾之將以其不稱公子乎則春秋之初固多不氏之卿將以其不稱師乎則

以爲師少意何在乎曰溺固未賜族之卿此不待辯但齊既稱師魯不應以一旅會之況溺爲下卿又無私乘此行又公家之事豈不與之師惟溺不知義而主謀會齊春秋疾之不言師師若其自便 溺不當納魯不當以師助之也

莊公四年

或問紀侯大夫其國書法特異於其他國滅者何也曰此亦自然之書法也以爲滅則宗廟尙存于鄆以爲不滅則當書紀侯之名今不書名是亦亡國之君也但以其不待齊兵至而先去台乎見幾而作之義故予以亡國之善辭猶所云大歸于國紀本天子所封今又爲王媿戚去依京師情理所宜春秋又不當明言奔京師以卑王室故但云大夫其國其所如之地蓋可知矣張氏治之外孔氏劉氏陳氏傳良陳氏深皆

春秋或問卷二

三

善獨其末句云異乎失地之君而不名爲不合蓋原不知書名之例不足怪也

莊公六年

或曰左氏以子突爲字孔氏程子多從之加名之說非也答曰古今命字者多有字子某故疏家兄有子字遂以爲字抑思春秋正名分之書君前臣名上有王人則是王所使也以其爵之卑恒不著其人若著其人豈得比於公卿而不稱其名乎稱名矣加子者男子之美稱也以其事之善故加子以貴之侯國之史書王臣體所可行也若王朝之史則不可矣杜云傳字非左氏

或又曰卽從徐乾之說加名亦當卽以子突二字爲名何得云名突而春秋加子也今使加子於今人名之上順乎不順乎

答曰以今人口語論之固無加子於名之事然世遠年久一微官必無名字並傳于外史之事魯僑史但知臣當書名爾所以知子爲聖人所加者以高哀亦稱子哀而知之也立文之際加一子以美其人自何不厭於體道乎非必欲其本君亦如此制也

莊公七年

或問恒星不見何氏休以參伐狼注爲言胡氏遂因其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之說子胡以不然也曰經不曾指某宿爲言何氏何得妄稱宿自然是凡在天之恒星爾事應雖不可印板言之等於術士之推測然經所以書之之大指又烏可以置而不道也故自此至終篇凡異之大者皆有說焉

莊公八年

春秋或問卷二

四

或問此年三時書師先儒皆以爲諱公子獨以爲非君將然則左傳公曰不可數言何以的知其非言之于軍中乎曰此處實微渺難尋無怪乎先儒之以爲公在軍也但公在軍而書師則爲變例經固有書及以諱公之例無書師以諱公之例也於此處特起一例則爲曲說矣且病其失實今以經書夏秋二時正之知慶父之請公之答非親面之辭也我實不德數語乃詔命之體蓋命之還師也若在軍中言之則經現書夏猶在夏初至秋乃還是遷延三月公豈無國事而久曠於軍中乎自言之而自遲之此不近情之論也故斷慶父之請公之答於兩地則於經書夏秋既合而於書師正例亦甚安穩矣且遷之爲言皆用之於臣下如士句聞齊侯卒乃還歸父還自晉若公出不書至而書還是蔑公也不止貶公矣聖

人豈爲此失實之事與無君之教哉

或問無知不稱公係先儒皆以爲制氏子之不從何也曰春秋名分攸嚴斷無任意稱謂之理況衛州吁齊無知皆蒙先君寵愛之過待以不次未嘗授以臣職春秋豈得混加公子公孫而同於卿大夫乎

莊公九年

或問納簡子糾雖有左氏經可據然先儒從程子已固結而不可解矣朱子亦在兩可子獨斷以糾兄小白弟皆僖之庶子辨晰雖深切著明恐只可以備一說爾欲變前說未必能也答曰此等處非可以血氣用事也平心觀理與聖筆脗合而無間然後可以內愜於心已心愜而人心有不愜者鮮矣執三傳荀子史記而信之曰子糾兄而小白弟也此血氣之偏

春秋或問卷二

五

於剛悍者也執薄昭程子而信之曰小白兄而子糾弟也先儒辨証其說之是又且甚多甚悉吾輩從之此血氣之偏於柔懦者也惟執聖經而信之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糾固可以稱子也而後聖人稱子則前條亦宜稱子也況又有左氏經文可據乎經現子之而儒者不子之豈非悖經戾聖之說乎糾得稱子其爲兄也無疑此則平心之論非血氣用事者矣程子既不信左氏納子糾而又曰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皆與魯盟于洮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一罪也此等議論豈可謂平聖人豈有既明其不當立復成其爲君之理爲此莫定之見乎其他主其說者欲通之於論語管仲之功百般撙拾吾見其徒爲游談以惑天下後世爾

莊公十年

或問齊師宋師次于郎觀此書法是專罪齊宋也而子兼有罪

魯之意何也曰齊報長勺之憾而宋報二月之役皆非無因而至者魯雖勝之豈遂爲息爭已亂之逆乎故書次書敗責有輕重而皆不得爲善也胡氏謂不其辭令二國去矣言之太易又謂倘提積忿小人之道言之太過陳氏傳長謂如厥貉之次者楚霸之難此著桓之圖霸而未集志齊霸之難皆極泛濫之辭也惟劉氏微云責齊宋輕用其眾以致敗則說爲允當

或問蔡侯之敗繼起於見息焉則荆之肆禍於中國息侯引之也經沒而不書其意何也曰經所書者皆舉其重大而其細微致禍之由亦可以尋事考實而知之也如蔡哀侯止息焉而見之弗賓是南面之君而狎侮戲玩蔑禮傷教有敗亡之

春秋或問卷二

六

道焉息侯因小忿而輕引虎狼之國以入寇幾何其不淪胥以亡也故息之折而入於楚爲最先然則此役息蓋不足書也特書荆敗蔡師弑蔡侯以著其遷陵中夏之始焉

或問胡氏所稱收滅諸例及孫莘老所分見滅者罪有三科合乎否乎曰其所論著皆有淵源故李氏廉備述熒子以爲胡氏本此今不可遽非之但書名之例未明於前代一誤無所不誤試以愚所纂集之例正之其不在取用之列者皆食不下咽者也即如公羊所云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此二語豈不如嚼蠟乎國滅矣何善之有又何同力之可見乎

莊公十有二年

或問紀叔姬歸鄭杜氏既云賢之其曰初嫁爲文何也曰此不

可用也大歸曰歸復歸曰歸皆可以初嫁解之乎此條諸儒之說皆信而胡氏尤爲完結然尙少繫紀一語當看劉氏敵之說而陳氏傳以曰存紀也國滅而復見善辭也何等精當

莊公十有三年

或問北杏之會齊侯而外四國皆稱人或者以爲厭辭言眾與之也引曹南稱人城濮稱師邢丘稱人爲例曰此曲說也曹南稱人貶與此同城濮稱師戰用師也邢丘稱人尊晉侯也何得妄舉爲說此會之書聖人傷王道之衰楊氏所謂貶之于始確不可易獨書齊侯舉其王爵以示顧名思義之意正以愧其侈然自尊爲伯主而不由於天子之命也何與之有呂氏大圭吳氏微之說皆善其他不可用也

或問柯之盟公羊所稱曹子事及史記所稱曹沫於齊桓公果

春秋或問卷二

七

可信乎曰此烏可信其辭則粗鄙而不雅其狀則急迫而無文其事則荒忽而難稽全無君與大臣之度何可雜之經傳中

莊公十有四年

或問三國伐宋胡氏極口稱道桓公大約本程子意子願反之以爲貶何也曰此春秋不白之冤也惟胡氏銓之說是其說曰惡其據諸侯以伐諸侯也程子云未嘗與大衆伐國舉兵可謂之不與大衆乎曰一國不足而又會陳又會曹尙不謂之與大衆乎又云其據於諸侯亦寡矣齊亦東海之侯封爾安得賦於諸侯而以寡爲美乎又云至于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彊致也案傳齊侯並無謀及秦晉之事何得憑空爲此說是時秦晉各安其國各子其民齊以其遠而未嘗變動爾

安能使之不競乎三國稱人貶之至矣何將卑師少之云爲之曲護其理乎

或問左氏以單伯爲王臣子何以知其可從也曰明齊桓之語於王議不作其至而取之信行無意不到而說者猶多辯以爲魯臣魯何得有伯爵之臣乎惟侯伯之伯可以父子同之若字若名則每人各異自莊元年至文十五年計八十年已經四世尙得謂一單伯乎既非一人則伯爲侯伯之伯可知矣

或曰子必欲以單伯爲王臣非魯臣與諸儒相反何也 答曰

主王臣者從左氏也左氏此處有取成于宋而還後單伯有因王寵以求昭姬既有事迹不可違也諸儒以爲魯臣者據經文書會書至也愚以爲王臣者亦據經文書伯不書帥師

春秋或問卷二

八

不書卒故的知其爲王臣也一單伯不能斷何怪春秋之贊然而列于孤經乎若以爲魯臣則會伐當稱帥師如輩之會伐鄭會伐宋固皆稱帥師此不言帥師以王朝公卿視列國諸侯君將不稱帥師之義也且內大夫卒皆書于冊此單伯如是命卿則既尊矣而不書其卒何也即此失書而文公之時內大夫之卒無不書者單伯之卒又何故而不書再考春秋之稱叔季皆諸侯之弟也叔者其次弟也季者其又次弟也此稱伯是何公之兄乎伯長也既爲長何不立以爲君乎若云繫之以單則是單之長也魯之單邑在何處單叔單季又是何人所居何官而長兄得稱單伯乎越八十年又見單伯有弟乎無弟乎祖父之字可同乎不可同乎凡此皆儒者強作解事以能闢左傳自詡不知其流弊至于悖經亂例

愚故盡言以質之

或問書荆入蔡必有義例子但欲人考左傳而知其事何也曰蔡侯之事君子之所不屑也春秋亦但書荆之復爾蔡雨其滅息亦不書矣何說乎

或問經書單伯會齊侯等子鄆劉氏微據一會字極論左傳之誤子以爲王臣來會諸侯亦可言會果不嫌子內辭乎曰會之一字何獨內可用乎單伯襄遂會諸侯圍許邾子來會公會王世子會吳于相會吳子向不皆云會乎劉誤以此欲成主會抑即書會正不欲成主會兩若成主會則當云單伯齊侯等會于鄆矣此乃齊侯主會而單伯來從會之辭也其推以爲伯也若云左傳有誤試一詰之曰單伯不書卒經不有大誤乎吾知其必爽然失矣趙氏鵬飛憤從左而不悔者欲聞其說惜其不得聞愚說爾

莊公十有五年

或問三國伐鄭齊序宋下似未成乎伯之辭而范氏以宋主兵爲言果足以盡其義乎曰傳云諸侯爲宋伐鄭自是宋主兵但齊桓之世而主兵者卽先序亦有不合會鄭既先齊侯此時亦不可以未成乎伯爲言祇因鄭是附庸小國宋人憾之鄭出自邾必有不禮於邾之事而邾亦憾之故從宋伐之然齊爲伯國當有以平之今乃爲之興兵釋私憾虐小國非義舉也故序法如此亦所以貶也

莊公十有六年

或問三國伐鄭序法並伐鄭同鄭之背會侵宋非但如鄭而已正伯主所當治者何亦序齊于宋下曰宋鄭仇怨相尋齊桓

隨人俯仰非伯主所以靖諸侯也故因宋主兵而序於齊上與伐鄭同意

或問同盟之書美志也公會之何故諱也曰齊桓多行不義而強合諸侯使王氣遂微伯事始興春秋之所惡也莊公又主納子糾者故諱公之與盟於其始然合諸侯以同獎王室亦衰世之所倚賴也故列序諸侯而書同盟又不得已而與之之意兩者各成其是皆聖人之所見者大也

莊公十有九年

或問滕陳之說程子以爲鄆之巨室嫁女子陳人結往滕之儒者多從其說子獨不然何也曰是膠粘于鄆講故生出此說其實此條經意陳所娶何國結所嫁何人皆不必論惟論其行滕事而矯命專盟非陳國之道既失臣子奉使之禮又啓

春秋或問卷二

十

鄆國聲罪之隙故書以晉西鄭之伐兼由於此也孫明復得其大旨其辭義則無人指出故于鄆二字膠連上文以爲滕之子邾如此則愈求愈不可通矣不知邾乃齊侯宋公所在其爲會爲盟亦不可確知大約謀魯也結滕之子邾而適聞其事遂矯君命而與之盟若不矯君命二君豈肯輕與大夫盟哉若知其爲滕而往又豈肯與之盟哉魯君決無以盟事與滕事並命之理結卽知齊宋之謀我亦當請復于寡君待命而行何專之若是乎愚以爲滕陳人之歸之讀于邾一讀及齊侯宋公盟者盟于邾也若是則于邾二字仍注在下文聖人因連滕而書故繫盟地于上筆妙如是也其曰陳人之婦者滕必送至嫡所從嫡而往以婦爲主故書法如此稱兩國稱夫人稱女皆非文也況其曰陳人之婦是陳人爲子娶

者也若陳君爲公子娶亦可如此稱也孫氏曰膝不當書故畧言之是也若以爲所娶之婦在鄭則齊宋二君亦似送膝者矣豈可訓乎若必欲過求以鄭爲衛地陳娶于衛亦屬無據不足信也

莊公二十有二年

或問殺御寇稱人似爲討罪之辭劉原父所以有病御寇之說三何以知邵氏之說爲是耶曰陳侯在焉而國人得以殺其太子此豈晉人殺士殺宋人殺大夫之例其君不得自主者乎經稱人而有其文故變世子爲公子是亦下賊上之辭也此邵氏之說所以爲得也若疑御寇有罪則完固賢公子也而以御寇之黨逐春秋不書其奔則均之無罪也明矣

或問是年以五月首時何休譏娶婦女不可以奉祭猶五月不

春秋或問卷一

士

宜以首時其說如何曰此牽合不可信也杜云闕繆孫明復云五月之下蓋有脫事是謂闕繆也

莊公二十有三年

或曰祭叔爲王朝大夫非王命而來聘故不言使陸氏潛曰不言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爾今日祭伯之弟爲其兄來聘又詆曰庸臣誤國何所據耶答曰凡親來者朝也使入來者聘也故祭伯祭公之朝魯皆言來此書聘者以有使之者也若出於王使何妨書天王使祭叔來聘乎惟其非王所使故不稱使若祭叔自行則但言來而已又書聘者明有使之聘者也非祭伯而何哉祭伯使之何以不可言使自王朝而來曰祭伯使非統一于尊之義也知其爲弟者王朝公卿視列國諸侯諸侯之弟得稱叔季祭伯之弟稱叔又何疑哉

凡此皆見春秋之書法情確不可易所以詆之爲庸臣者趙子云王臣無與列國交往之禮也

或問荆人來聘諸家皆祖二傳以爲進之之子獨以爲抑之何也曰是時楚成初立侈然自志於諸侯之事先通聘于上國行大國交往之禮也春秋若抑之于始不幾於張繆夷乎故來聘之書實與大國等荆人之稱名與齊鄭異汪氏克覽所謂不可言則來聘故謂之荆人實則畧之者是也而猶不能脫進之之說爲解之細人如此

莊公二十有四年

或問大夫宗婦注云左傳單提雙承何謂也曰首言公使宗婦說用幣是單提宗婦乃經之本意也下承以御孫之言謂男贊宜用幣女贊宜用果脩今男女同贊謂女同乎男贊何嘗

春秋或問卷一

士

謂男女同贊俱見耶杜氏誤加俱見二字後儒遂因之謂經書大夫是大夫親書宗婦是宗婦親不知經書用幣止謂宗婦用幣不以大夫之用幣夾雜於其中其言大夫繫宗婦於大夫見其爲有位者之妻也聖人每因微而示之以著卽一用幣之無別足以啓無別之大患此經之本意也

莊公二十有五年

或問陳女叔之稱殺梁以爲命大夫子以叔爲諸侯昆弟鄭祭仲則以爲名單伯則以爲爵似不相符曰單伯之說據左氏也祭仲爲名據杜注也此稱女而繫之以叔杜注以爲氏則與仍叔榮叔之稱無異矣夫春秋道名分之書豈有侯國之臣儼然同于王朝大夫之禮若云命大夫例稱字則齊之國高固曰天子之二守也何不一稱字乎故知命卿之說誣也

君前臣名既稱陳侯則所使行聘者固當書名也今不書名杜氏云季友與原仲有舊二十七年經書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合此兩處觀之知是陳侯封其弟比於附庸之待遠禮之大者也

莊公二十有六年

或問曹殺其大夫春秋首書專殺大夫者而不紀其名使人何從而推尋其義乎曰殺無罪之賢大夫而春秋紀其名旌之也陳殺洩冶是也殺有罪之大夫而春秋紀其名言罪之在也鄭殺公孫黑是也殺無罪之大夫而不紀其名以其人未爲甚重而國君濫刑不可不成宋殺其大夫曹殺其大夫是也二十四年書曹亦事此書曹殺其大夫亦赤之忌嫉擅殺可知已

莊公二十有八年

春秋或問卷二

志

或問齊人伐衛乃奉王命何與衛俱貶稱人更無差別耶曰此亦自有輕重之權衡曰衛人及是責衛深也高氏問趙氏賜飛家氏鉉翁說皆善

或問三國教鄭此桓伯之始事也聖人既書教以善之矣而猶稱人似非美辭此先儒所以有將卑師少之說今予不用其議何也曰自有將卑師少之說而春秋貶損之例亂矣貶損之例亂而聖人作經之義隱矣桓伯自北杏以來已有諸侯之號十五六年間其尊周之王之實歸安在哉今一會魯宋教鄭而夫子遂亟許之不幾于舍王室而專獎霸者乎況其救鄭一事始無王命而與師無入觀于王告荆人逆亂之罪請命致討之舉則其約諸侯救鄭是亦但知歸功於已而

不計及於匡輔王靈之道也夫始不請命猶曰不及請也既而不告王正典則是使天下不知有王而但知有齊侯矣故救鄭雖善而夫子猶必以大義裁之使人知勦功之狹不若王道之世世孫明復以爲自代宋至教邢凡十一稱人以切責之雖不可易儒者見論語稱管仲之功遂附會以將卑師少之說不知論語已自有不必附會者天子既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之名固甚美矣何以又曰管仲之器小耶是知義有各見非爲矛盾也

莊公三十年

或問次成之書從左氏無師字義固勝矣但杜氏以爲齊將降郭故設備夫設備於境內亦非過舉何至書于經又何至諱公以示譏曰凡書者必有關於大故者也謂郭爲紀附庸之

春秋或問卷二

志

國緣先年援紀之意欲以救郭此論迂矣蓋紀且不能存鄆且入於齊郭何能獨立至今乎意紀滅之時郭因近魯而附于魯齊今欲降下之故魯駐師于成以備之齊疆而不能與之抗故聽郭之降齊爾然則降郭之書與滅遂遷陽同責大成之書不止與次滑同譏也以其久處于魯而忽降于齊也故諱不書公

或問魯濟之遇左氏以爲謀山戎殺梁曰及者內爲志然則山戎之伐魯主之乎曰非也不書及何以成文可曰公遇齊侯于魯濟乎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莊公三十有一年

或問來獻戎捷稱齊侯是親來也孔疏云獻者下奉上之辭遣者敵體相與之辭經言獻捷傳言遣俘因其來辭見自卑也

似說以辭命來者果何主也曰經既言齊侯來又無使文非
親來而何王氏僅云有伶功夫節之說故掩之而稱爵其說
是也傳言遣俘者謂晉俘且無其禮況理來獻處乎

莊公二十一年

或說梁丘之遇殺與曰大齊也今不善齊桓之執謙定伯而
蓋宋公之端伯不亦弱乎答曰齊桓公諸侯將欲助也宋
公前先是然則此遇乃宋公前之至僖元年而後會諸侯于
盟此時不遠助也殺梁丘梁丘在曹邾之闕去齊八百里與
莊公在焉平昌邑縣不合蓋張大之也若兼美齊桓是無權
衡矣張氏傳執謙定伯之說未免太獎以衡為序禮之常也
或曰公薨于路寢但云以正終也恐非經旨啖子趙子胡氏范
氏甯之說皆善 答曰不于路寢既云不正其終既于路寢

春秋或問卷二

主

又不欲以正終了却如啖胡四濫之說豈幾于路寢之所致
乎莊公有失於他處有因而說起可也

或曰慶父如齊之說劉氏飲張氏治甚合情理何不用之 答
曰劉張之說辯論繁多非注經之體故本二家告立君之意
以明奸人之舉動如此蓋經以恒辭書之自當以恒辭解之
張氏後段有齊桓明知慶父弑逆縱容歸國說成齊桓黨惡
恒何以遂至於斯乎觀其於閔公請歸季子則許之仲孫高
子相繼來魯姜氏惡極則誅之猶不害其為正而不謫也慶
父之如而歸弑逆之迹未著也

閔公元年

或曰齊人救邢諸先儒之說皆歸功管仲與論語稱管仲之功
相合今又譏桓公立說不亦苛乎 答曰伯者渺渺之功若

不抑之於始是王霸之異紀為一途無惑乎識者識之也況
狄忠自前年起至城楚丘而畢經意一聯貫去如何說得不
相照顧狄今遇救而去再來幾至亡邢此亦有其極功

閔公二年

或問此歸于莊公所配何祖曰趙子得之趙子曰此歸于莊公
蓋用歸祭物爾不追配文王也
或問孫祁稱姜氏孫齊不稱姜氏說者皆以此較量輕重是乎
曰非也姜為齊姓與襄公宣淫又孫于齊蓋言姜也此係于
祁何妨稱姜氏乎言係其罪已顯矣不待制姜氏殺致夫人
制姜氏明姜氏之不可致也

春秋或問卷二

主

春秋或問卷之二終

丹徒莊忠誠校

春秋或問卷之三

邵垣著

僖公元年

或問次載北救邢三國稱師左氏經曹師作曹伯今誰適從其義安在曰稱師者著伯事之有功也說者以爲著兵力之有餘則專爲譏大而書師於救邢無著矣自此以前凡無關於伯事者則先宋凡有關於伯事者則先齊雖有救患之功而狹隘不足乎揚則書人以畧之此書師漸進之矣以爲既貶之於始後此但就伯功而衡其輕重曲直此春秋用意之次第也左作曹伯下作曹師不成義例不必從也此條列序三國之師於伯無譏於次譏之於救則予之矣一事而美惡不妨名者也若執例以求則書師不得爲君將然齊合宋曹以卻狄救邢且卽助邢城夷儀未可謂桓不在軍中而號令若是之捷且整齊也及其衰而杜丘譏用大夫此時方盛不當有此可無疑矣

春秋或問卷三

一

或問會于權傳言謀救鄭鄭伯已在會矣何須救耶曰以所書之月考之知楚師已退也然諸侯之會以楚伐鄭而謀仍不害其爲謀救鄭也蓋謀救鄭制楚之長策家氏鉉翁曰將伐楚召陵之師權與於此其說是也

或問公敗邾師繼會權而曹毋乃討其以大夫從會之罪乎曰此意無傳不可曉然言虛丘之成則公固有憾於邾言將歸則因會權而後歸師公出其不意而敗之且擯之永不使與會以此告于齊桓亦未可知但既列于會而旋敗其師非恒小之道也

僖公二年

或問城楚丘諸說如何曰大槩皆不離專封意若專封可言左氏所謂封衛者周屬之諸侯也則專封者眾矣諸家惟孫明復不言專封餘皆主之不思方中之詩乃衛人所作其言作于楚宮作于楚室者固自序其事耳序諸侯之力也春秋言城同言諸侯城之亦不謂衛不自城也但言魯助之城如三師擊之邾人全不自用力乎至氏言封亦不止此一處如復而封曹棄疾復封陳蔡復令其國皆曰封焉今除却專封不言看何等冷淡硬填一意經意隱矣

或問康師先晉小國亦可先大國乎曰此春秋書法所以甚戾罪也既受晉賂假道又與之合兵取下陽故既先虞又書滅所以見滅二國者在此一舉故後此滅虢不書而但書執庚公所以戒人君之愾然於喪亡者也此與邾先鄭同爲兵始諸家多以四國伐鄭先宋國夏曼姑圍戚先齊爲說甚不倫也

春秋或問卷三

二

或問賁之盟據二傳似舉齊宋及二小國以包中間諸國矜言其盛子之不從與齊何也曰桓公積威二十餘年遠近服從者眾固於此盟見之然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桓公之德禮未至而得遠國之來以之成服楚之舉則可矣以之圖久安之計則未也故吾謂江黃二國亦昧於一來爾開殺於楚其反速徒以與齊而不見聖人書二小國之意非却經者也彼曷嘗四方皆傾心哉汪氏克寬云舉此以見諸侯之服從者眾是二傳之意不可謂其皆至讀者毋以解害意其說甚善

僖公四年

或問屈完來盟不言使先偏以爲權在完今何以陋之曰不言

使者因楚子不來故削其使以却楚仇也今言權在完則是
獎臣之事也豈可以爲臣子示法乎既曰于師又曰于召陵
分明兩地而公羊一之是齊桓退舍召陵以禮楚使之意從
此湮沒矣故爲分虛之

僖公六年

或問新城之役亦是伐圍並書何云無誠乎曰春秋褒貶視乎
其事既合義不必去其圍以失實也言圍正以見鄭之不
服爾

僖公八年

或問鄭伯之盟曰杜氏以爲未與會諸家皆不敢言其得與盟
惟汪氏克寬言之今主其說確乎否乎曰孔氏穎達已言乞
得其盟但猶謂既盟之後別與之盟未免多費周旋不得其

春秋或問卷三

三

實汪氏克寬雖決知其得與盟而不能以逃歸不盟爲比觀
或未能了然也愚以逃盟乞盟兩處書法衡之則得與于
盟釋然矣汪氏謂不言如會是一證也愚謂逃盟亦後書是
又一證也

或問用致夫人自劉向本穀梁立姜之辭以爲成風諸家並無
異說今子獨主左氏以爲哀姜於心果慊然乎曰人生世間
不過數十年爾誰肯竭心血以闡聖經乎無怪其姑從對說
也愚於此條心力亦苦矣發明左氏無餘蘊矣諸家之說有
不碎者吾見亦罕矣

僖公九年

或問奚齊見殺自是已立爲君春秋不成之爲君穀梁曰國人
不予也今何以不用其說而主家氏乎曰春秋聖人筆削之

微權著筆之時固曰非聖人莫能修之而成文之後其義易
知然猶有不知而妄說者如國人不子也聖人戕之以義一
書而書臣父子之間罪戾無不各見矣猶授其權於國
人乎曰君之子雖不同乎世嫡遇弑即當得君然亦承嗣之
在喪者爾故愚謂弑君之變文也聖筆之妙可以思矣

僖公十年

或問卓稱君以踰年也春秋固有不當立者雖踰年而不成之
爲君此又何說也曰踰年而不放之爲君者篡立之賊見討
者也卓有先君之命有苟息奉命之輔豈篡立之賊可比乎
張氏此條說得義正辭嚴無微不至

僖公十有三年

或問鹹之會左傳云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今經不書戊周

春秋或問卷三

四

明年書城緣陵於此兼言二事可乎曰戊周雖曰勤王然區
區平戎致戎非方伯匡王之體春秋不書是削之也安可並
舉只當以謀杞爲說見諸侯之服從如故而桓公不能率之
一止淮夷是爲伯業之衰

僖公十有四年

或曰諸侯城緣陵穀梁曰諸侯城散辭也范甯之注甚明安可
輕詆爲陋乎答曰此會鹹之諸侯也一事而不再序但以
凡舉者一經之通例豈若會扈盟扈但以凡舉而前無目者
乎穀梁曰有散辭也孰有之而孰聞之於諸侯二字上生議
豈若於城字緣陵字上發議爲得其質乎

或問左氏有闕之說亦無足取何也曰杜云器用不具城池未
固此皆微末之論非大義所繫且經現書城則非不完具之

辭如淵淵謀邇宋災既而無歸則經止言宋災故不言賑宋災於此可見經意無不到矣如其有闕尙得曰城乎

或問春秋書杞郕之事子皆以危亡之兆端言之不幾于彰魯女之惡乎曰聖人之教以修身正家爲先務故明君不使婦人預國事今杞伯姬郕季姬皆參預國事二君之所以正家者安在乎故杞曰微病而即東夷郕被邢虐而見械于莒始卒彰彰春秋之垂訓至矣哉

僖公十有六年

或問公子友卒兼書季說者以爲生而賜氏今子改爲卒而賜氏何也曰公子友原稱季若以爲生而賜氏則其曰季子豈賜之者乎但大夫卒書名曰公子友卒可也曰公子季友卒則記注之時必非任意增加其出於君之賜氏可知矣若然

春秋或問卷三

五

是亦既卒而議定之爾故趙氏孟何之說最爲精確愚取之以移入張說之內

僖公十有七年

或問滅項之書內辭也又有左傳足據雖有他說可無取矣但諸家皆云公不在國權臣所爲子獨以爲前定乎其謀是有公命也其果然乎曰用兵大事也公雖不在國或先有成謀或乘伯主遠涉皆必由公命也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固謂其出於公意也前年冬會進今秋夫人會齊侯于卞齊侯之入豈外明矣九月公至自會公之後齊侯而歸亦明矣必言公不知謀此時魯之卿未有不令之臣閔官泮水之詩頌魯交作豈可矣謂權臣專恣乎然滅項之書與宋人伐曹之意同皆不畏伯主之辭也桓公之衰益見矣

僖公十有九年

或問孰勝子書名註中所言書名不書名之意皆前備所未道三年有原而云然乎曰原經之書法而知之經之所以號爲難通者莫大乎此此愚之所以不敢避僭而特立諸侯書名之例也縱一道破而豁然者多矣使有他據前儒寧不言而待愚言乎

或問曹南之盟謂與北杏同議是則然矣謂兼以其卒致敗而議之果何所見乎曰聖經無雷同之筆故文簡而義類各著若宋襄繼伯而不致敗亡則聖人書其始伯必有以異乎齊桓不僅僅以制伯爲議謂齊桓已見義矣後起者當有未滅之辭今書法全同是宋襄更深有可議者也

或問齊之盟胡氏謂謹盟會之始子謂以其引楚而與乎中國

春秋或問卷三

六

之會盟異耶同耶曰同文定亦是此意但未說得出爾

僖公二十有二年

或問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非邾有也何如此書之曰邾滅須句公伐而復之故左氏以爲禮然經書取於魯不能無責也尙得爲禮乎故高氏問使爲我附庸之說得之

或問經書四國伐鄭無貶辭而左氏載子魚之言曰禍在此矣是當時之伐鄭未爲得也又何說歟曰經所書者只論天下大勢不僅衡一時之利害也天下無伯鄭之歸楚如流水此義之不可者也宋公雖被執辱志猶不挫猶行伯者之事三國之君猶能從之公義猶在故聖人書法如此豈曰謂宋不可伯乎

或問莊之戰宋公傷焉何以但書師敗績曰汪氏克寬得之

說曰不言宋公敗績猶爲宋諱辱爾若楚君傷則直書之矣
僖公二十有四年

或問天王出居于鄭諸家皆有貶辭獨趙氏鵬飛以爲不得已
如何取衷曰趙氏極論三傳天子無出之說爲非其言甚正
但以爲於王無責則偏矣王不聽富辰之諫而使賴叔桃
子出狄師以伐鄭其後賴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天子如
播越在外復諫一失也用非其人二失也居尊不能制命欲
使諸侯圖之三失也經書狄伐鄭而不書狄伐周豈非以召
狄伐鄭爲已過乎書王出居非因狄難何由出居乎經書出
居自是謂王出國都乃大亂之事若以不得已爲言則天王
之輕身避難以存姑息之愛反爲合義之舉豈理也哉
僖公二十有五年

春秋或問卷三

七

或問衛侯滅邢書名引朱子之言而駁之何也曰朱子見解此
諸家又高其爲此說蓋亦不信滅同姓則書名之例然謂傳
寫之誤則益滋後人之惑愚編考全經書名之義知此書名
非關於同姓之故聖人之筆出於自然非他說所可夾雜也
以楚虔例之一洗前古之誤

或問宋殺其大夫不書名蓋無徵矣何獨爲此說曰今年殺其
大夫而明年楚人伐宋越一年而楚合諸侯圍宋前年傳有
宋及楚平經不書爲宋諱也書殺大夫非晉楚之故而何哉
若繁欲闕所不知祇見其不審爾

或問書楚圍陳納頓子說者皆謂一事其義安在曰公羊曰兩
之也是兩意也經所書者絕無間筆皆有關於天下之大故
者也前年書楚伐陳此書圍陳蓋圍而取服爾故二十七年

圍宋之役陳首從楚前年傳言城頓而還此書納于頓而不
書頓子之名頓子蓋未失國也楚城頓而納頓子是遷頓爾
春秋不于楚之遷人因故不書楚人遷頓而書納頓子于頓
是置頓以逼陳非因陳滅頓而納之也如陳有滅頓之事則
經必書之以他年書陳人圍頓而知之也然此兩事皆于王
生事邀功被囚迫秦師不及而爲此則亦非有成命矣
僖公二十有八年

或問內殺大夫曰刺似用公羊語而意實背之何也曰彼言爲
內諱實非經旨他國言殺者下有其大夫字則專殺之罪著
矣吾史亦可曰其大夫乎若但云殺某人是討罪之辭也故
變殺言刺則知非當殺矣春秋立文婉妙如此儒者或且謂
恐無只些曲巧的意思何其多疑也

春秋或問卷三

八

或問執曹伯畀宋人據傳似畀以曹田據經似畀以曹君其何
說耶曰專畀宋人以曹君不過宋人爲晉守曹君爾猶未足
以激楚當是以曹君並所分之曹田俱以與宋人使收掌之
然此時宋方告急楚圍未解安得遽以畀宋之君臣但以畀
宋出使之臣爾爲詐於一時豈可終畀哉

或問城濮之戰晉書晉三國書師說者紛紛子置而不論何也
曰於此起議皆不深考於經文者也戰在四月盟在五月一
月之間齊侯宋公在焉戰不書二君者二君以師聽命於晉
侯躬不與行間也盟不書秦者秦以師助君未至也春秋皆
據實書之有何異說楚稱人貶也貶楚則子晉矣

或問王所者踐土之宮也王來踐土勞晉侯策命爲侯伯春秋
不書天王錫命而但書諸侯盟于踐土說者皆以爲諱子獨

以爲非何也曰若云諱則不當落王今日朝于王所則是不諱天王之至也所以書于盟後者亦如首止之會先列序諸侯而後曰會王世子所以明尊也踐土之盟諸侯共爲盟天王何嘗臨于壇站之間而曰諱耶傳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經且不書謂載書之辭不列王子虎也晉侯爲有禮矣王自處于踐土之宮何由書乎諸侯先以皆獎王室爲盟而後相率以朝王此尊尊之常禮也故吾史不必誇大之而但書我公之朝以見諸侯之皆朝策命不書亦如召伯廖賜齊侯命不書之義二君先自國伯王朝因而錫命非盛世之典章不足錄也故削之

僖公三十年

或問元咺訟君輒自立君不臣甚矣何以言衛殺其大夫曰元

春秋或問卷三

九

咺無臣禮固有罪矣原其始乃衛侯所使率叔武者既無職命之事又無篡逆之謀固衛之大夫也衛侯失察而殺叔武惡得無罪春秋所書極爲平允

僖公三十有一年

或問三十一年如取田卜郊三望之說一反前儒毋亦求異乎曰前儒彼此相蒙互有違礙不得不依經求據一洗違礙之處豈苟以求異乎或曰三望之說公羊最近理汪氏克寬尤明白曉暢若之何駁之答曰公羊從魯生議汪氏克寬釋之全不合僖天子之禮與經書猶字之義相去遠矣若之何信之

僖公三十有三年

或曰殺之役陸氏以權變禮之說今皆從之不可議也家氏從

翁之說最精何不因之而別立迂論乎答曰此條經左殺皆作秦師劉氏胡氏張氏謬從公羊無師字遂致紛紛異說愚於此雖長篇多辭實非以口舌爭也按經字已至癸巳僅十有二月葬期已定可知矣據其輕重以立言俱從左傳中看出以合經文稱人之義蓋是時秦師滅滑欲還非正來致伐者宜急盟之也晉之臣於文公殯時因其極有聲而晉將有西師擊之必大捷蓋蓄是謀者久故借以惑眾爾今一遇秦師至惟恐其或失之遂大起而敗之不顧葬期豈知無窮報復從此起乎若葬畢而伐之以取其成必無報復相尋之事矣晉臣以爲開隴之固蓋難圖也此皆急功謀利之私見且毒見也何得輕以聖人之所謂權者許之先儒之說可徇其名而信之乎高氏問論葬晉文公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

春秋或問卷三

十

而尋千戈也一言而經意皎然不顧葬期之說亦非愚之私言矣

文公元年

或問書天王使會葬錫命說者有貶辭子皆不用獨主家氏無貶之說何也曰以時事考之知所書無不善之意襄王在位二十六年僖公從齊桓有勤王之績一也又爲魯之賢君二也文公初即位尚未有可貶之事三也稱天王而不削非隆重之辭而何哉偏於此案拈取非聖人尊王之至意也

文公二年

或問作僖公主三傳言不時皆以其緩也今註所云似以爲太早是前說皆不可用矣何謂也曰作主之時在聖人百年之前聖人何由知之以史官書于春秋也苟非駭人之事何以

記注于史冊間故吉禱于莊公作僖公主大事于大廟肅僖公昔魯所創見之事故史官謹而詳誌之聖人於此存而不削前後皆有深意豈僅曰時日少差而已乎吉禱之書權奸欺蔽幼主也作主肅僖之書刺變禮逆祀也由逆祀者之意而推之實欲過崇其先君豈復有緩慢之處當作主而過時始作乎諸傳所述喪祭廟主之名曰於古必有所傳獨其所以合經者無當爾

或問垂隴之盟晉討衛也晉侯不在會士穀爲盟主矣序於諸侯下說者以爲春秋不與然乎曰士穀主盟自是一大變然謂序於下爲不與則非矣禮當序於下爾雖序於下而主諸侯之罪自見此不待貶削而知者也晉襄亦太輕諸侯矣授其權於士穀而大夫遂自此專政矣

春秋或問卷三

士

或問僖公一條所用皆先儒之說果皆是乎曰此條前用趙氏匡吳氏澂後用趙氏鵬飛融成一片經意盡矣至大事以論言則劉氏敞之說也但其言或四廟或三或二既不恆見又屬笑亂諸侯之大事句脫去于大廟則空滑可憂矣不可用也世與昭穆孫氏并得之其說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矣至于左氏子不先父之說杜注云僖書爲臣位應下說得甚圓若謂即以國爲父則執滯而不可通矣

或問四國伐秦稱人子於殺之役既言晉當葬畢而會諸侯伐秦今晉會三國伐秦何以貶之深也曰非其時矣不有殺之師而會諸侯伐秦孰得而議之觀彭衙之役秦師先勤即於晉無貶今晉與師成爲報復相尋之事矣有何義乎況又

有委政大夫之失大夫又苟有所得以爲功此其所以貶也

文公三年

或曰經書雨蟲與雨水雨木同義今云蟲飛過朱遇雨而降恐非其旨■答曰凡言雨者皆自上而下之義水與木不能自動之物忽有于地則以爲天之所降也故曰雨蟲蝗也大曰蟲大則能飛即自上而下亦是從他處飛來不得曰天雨之也王氏樵亦曰蟲非上際之物今經書雨則以雨雹雨水木例之而知其不離乎雨也後段所引甚悉

或曰孫氏復說伐楚以救江太刻自當遵用四傳不必阿附孫說答曰此條最是難解竭力以玩經傳審思既久然後有悟見孫說較妥故用之於前而又不能盡經意復從公羊一經字發出此段議論若明氏之獨遺一單既遺卻王叔桓公

春秋或問卷三

士

張氏之不能諫討無君父尤非書教本旨唯汪氏克寬既不能伐又不能教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說得允當然其文單弱空滑令人無路腳處蓋此條經書以救江而明年江滅矣書處父帥師又三年而處父見殺矣誰知此意乎

文公四年

或曰書逆婦姜于齊聖人惡其納幣于喪中而成禮於婦家也殺梁之說最善不可妄替之■答曰稱婦爲有姑之辭不止此也何又生出成禮之說豈凡稱婦者皆成禮于外乎其曰親逆而稱婦宜公夫人成公夫人皆稱婦豈親逆者耶此曰何其速婦之彼亦可曰何其速婦之耶似此說這一面背那一面初出解經取取可也傳之既久一指即破矣若左氏鄭

則書歸而已以志其禮之失也非此一証乎此何獨生異說乎此雖於禮儀之外

或問伐秦恃晉侯胡氏謂不議晉侯所以善秦伯說本程子張氏治又謂深罪晉侯不討楚救江子皆不用其議何也曰春秋褒貶豈有誦僻之理秦屢伐晉梓住盟主以致楚狄肆橫秦之罪也今書晉侯伐秦分明予晉謂其無失伯也用別生異說

文公七年

或問扈之盟獨主吳氏激之說然則左氏公後至之說非乎曰雖有後至之事而經所書之意不在此也晉靈公雖在抱趙盾既立以為君矣猶當效周公負辰之禮奉以從會則春秋必書曰晉侯齊侯等盟于扈而不至書大夫矣哉之盟書齊

春秋或問卷三

三

大夫以有無君也此書晉大夫晉有君而無君矣非趙盾之不君幼君而輒自主諸侯之罪乎故主吳氏之說而愚末後二語所以足其義也

文公九年

或問倍公成風之說自有弗夫人而先備皆因之孫氏復謂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劉氏敵謂母以子貴故妾母繫子為重以公羊杜氏兼賄之說為非謂母不可殺子下自子言之稱成則無庸稱夫人歸祧以死之先後為序不妨母序子下前說甚無謂矣曰似此種於一偏者甚多不得不正之

文公十年

或問狄秦之說子以未嘗狄楚破之固是然春秋之初亦曾稱荆非以號舉乎曰春秋所書惟憑告命狄之飲食衣服不卑

華同其告命亦不與中國通凡書皆被侵者來告也故但書曰狄以其名爵不相通故從畧書之亦所以辨內外也荆之始入春秋亦未與中國交通故稱荆以畧之若秦之入春秋固書稱秦伯矣從貶損之例稱秦人足矣何至稱國以為狄之乎聖人作春秋亦使人易知爾何至迂曲若此乎且即有狄之之意而人或從而詰之曰秦固嘗稱爵則非狄矣今何以忽變為狄也聖人將何辭以對褒貶予奪在稱爵稱人不稱爵不稱人如徐如吳皆因其僭號寓以貶削之義至於秦晉鄭非有僭號之可貶也而亦有時不稱爵不稱人者皆因事制宜以示貶斥之義以為狄之則斷有不相假借者矣或問厥貉之次著楚之圖伯而未集何以知其然也曰楚以爵書者其圖伯也不書陳鄭會息不書伐宋而獨於中間擇一

春秋或問卷三

四

大厥貉而書之用見聖筆之妙次者止宿之謂亦無名矣動之謂舉兵以出猶在半上不落之間非事有未集之意乎

文公十有二年

或問鄭伯之稱劉氏敵之說何以知其然也曰觀左傳序法可以悟矣先說太子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然後說十二年可知十二年以前太子已即位也如未即位其安于夫鍾何預于國人乎其言春鄭伯卒蓋有錯誤左氏欲敘鄭人立君故以鄭伯卒起之而不覺其年月之錯遂致許多不合經不實鄭伯卒而書鄭伯來奔于正月劉氏之說洵不可易

或問叔姬繫子不繫杞或以為未嫁為杞國夫人如何曰叔姬繫子之義有謂先君之女有謂時君之女甚至齊高固來迎叔姬不從左氏經文添一子字此等處可哂愚謂繫子者

見絕于彼國或不成彼家之婦以父母國言之故曰子叔姬也其有絕而不繫子者不終絕者也舍左而訟無怪其紛紛矣

文公十有四年

或問新城之同盟序諸侯而終之以趙盾家氏言春秋異之豈與趙盾主諸侯乎曰與諸侯之從晉也所謂春秋雖惡盾未嘗絕晉也天下大勢所關豈可以不序諸侯乎豈可以不書同盟乎晉侯實未與會不得不書趙盾書趙盾而其罪自不可掩矣晉靈已立八年尙不可奉以從會乎趙盾爲有無君之心自扈之盟而已然矣

或問晉納捷菑一條既說貶人之又說善其不遂非中間又說秦納不正末後又說祁能以禮義卻敵頭緒毋乃太多乎曰

春秋或問卷三

主

皆是經所應有之禮晉人非貶而何晉弗克納豈真謂晉力不能納乎以齊之疆而宋襄尙能納孝公何況於晉又豈謂祁之力足以禦晉乎謂其辭順也順非據禮義乎此晉人趙盾也趙盾不替阻秦之納雍平今身爲秦人之所爲而不肯犯祁之順當時令狐之役豈非自己致之而又自己結怨乎春秋重立正故書弗克納以揚祁抑晉也

或問宋子哀子不以爲字恐屬臆揣其何以僣於人心曰士生千載下說先聖遺經而不能四通終屬臆揣無怪乎人之不信也但二百四十二年之時事景象非有左氏以傳之縱有遺經其不成爲黑闇之象者幾何矣謹按左傳云宋高哀爲蕭封人如其是字何不曰高子哀耶又豈有名哀字哀之理耶旋說以爲卿卽說不義宋公而出可知方用爲大夫卽解

位而去不可成之爲大夫矣若爲大夫既久豈復有可去之義此家氏旋翁所以有臨難苟免之責也彼特不知高哀乃不受位之封人可以去者爾聖人必不自亂其例書曰宋高哀來奔則是成之爲大夫而負罪以逃也書曰宋哀來奔則是成其爲宋賜族之大夫而苟免以去也書曰宋哀來奔則未詳其來省視耶來行聘耶來流盟耶書曰宋人來奔則又知其爲誰耶是皆不可豈不令聖人作難乎觀左傳自說高哀又說書曰子哀貴之也分明是聖人加于哀上如子矣季子高子之子非子同子野之子也蓋不加子則來奔爲有罪矣何以表其見幾而去乎加子而去高又成其辭卿之志矣不如此解吾恐出門卽面牆也

或問單伯如齊分明是魯臣往他國之常辭何得曰王臣耶曰

春秋或問卷三

主

如此說卽斷其非王臣乎州公如曹亦可曰魯臣往他國之常辭乎

或說齊人執子叔姬當主程子胡氏之言稱人者不獨罪商人兼罪舉國之人不討賊也曰凡執多稱人況執君母乎又生出旁議只是枝節爾

春秋或問卷三

丹徒莊忠誠校

春秋或問卷之四

文公十有五年

或曰行父如晉先儒皆謂四晉以求齊何據而云合諸侯以討之晉雖強豈能討齊乎 答曰左氏云爲單伯與子叔姬故未見有因晉以討之意以體統言之晉爲伯國齊有大惡不當置而不問被言者來告之豈僅求其說人情哉若云不能討齊今年冬扈之盟非謀伐齊乎自商人弑君經書魯齊之事聯絡不絕直至盟穀而止豈可各自爲說前後不相照顧耶

或曰宋司馬華孫來盟一條全與諸儒之說相反何也 答曰

稱謂之間乃其慎也我有事矣來盟者爲我來也自我致之豈可直稱其君使稱其臣名而不以客禮加隆乎故以齊仲

春秋或問卷四

一

孫高子例之而知其稱華孫者自我稱之之辭也以上書如晉此書宋司馬而知其奉晉令盟討齊也又徵驗之於自稱其祖弑君之事必非無因而云然如此說來覺諸家之說如捉風捕影

或曰歸放逐之說與諸儒不合何也 答曰諸家之說只是不

明左氏國故二字故舍其大而論其細國故者國之大故也且爲齊魯兩國之大故而歸放逐不惟爲孟氏謀也註中所用左氏杜氏之說而以國故爲重孟氏謀爲輕末二句叫明經意方合書齊人歸之之旨不然則但曰公孫放之喪至自齊矣徒依諸家之說差毫釐而謬千里

或曰單伯至自齊大夫被執則至經之常例也子猶以以爲王臣王氏葆張氏治趙氏鵬飛之說見之否耶 答曰三說固

見之矣莊元年已詳辯之矣此下復引齊二卿以証之管仲

曰天子之二守也經皆以名氏書有何不信於心乎

或曰左氏不序諸侯左氏既云無能爲故也又發例曰公不與不書何也曰趙子已非之不必復論聖人總諸侯之妙有可言者前左氏與新成晉靈以幼而不出今一出而受齊賂不討罪若序則必自晉侯起是猶得爲盟主也故總曰諸侯晉之爲盟主淹沒矣家氏吳氏之說所以爲精確也

或問來歸之義曰杜氏劉氏所說來歸直是子叔姬來歸爾今經文來歸在子叔姬上何其不察也在下者言見絕而來歸爾在上者言齊有使臣奉之以歸爾猶有尊國母之意不敢聽其自歸也用以自解於王與諸侯如來歸汶陽田之來歸不比鄆伯姬之來歸也

春秋或問卷四

二

文公十有六年

或問以楚之力自能滅庸何又會秦人巴人曰觀傳未始叙秦人巴人從楚師是二國附楚以滅庸非楚會之同滅也春秋書二國之意見楚曰此得秦之助而益與晉爭矣

或問宋弑杵臼稱人或曰君無道或曰罪舉國之人或曰赴告不實指其人故聖人懸案以懲惡將主何說曰罪君無道而弑人是於弑君者有恕辭也失經意遠矣罪舉國之人誅之不可勝誅也亦太寬矣懸案懲惡似聖人不能核其實也後之人更無從而核矣惟以爲凡與弑者皆有罪則懷惡者可不寒而慄也設有能舉法者黨而盡誅之亦不爲過矣

文公十有七年

或問四國伐宋稱人陵氏之說如何曰彼云不命之卿例書人

非貶也誤矣微者稱人次卿亦書名苟庚御缺非平諸侯有
受亦且稱人況大夫乎謂當貶於會冠不當貶於此時傳云
簡立文公而還此非可貶之實乎會冠之不序又以貶其君
也

文公十有八年

或曰齊人弑其君商人一條說得未甚合法不如胡氏孫氏注
之說爲得也 答曰此處宋軾梓曰書法同然雖與軾謀
而元不與軾則此條但當以微賤名氏不合登於史策言人
字與書宋人文同而意異也三家之說一日自以私非討賊
也一日諱亂黨欲於此人字透出助商人弑君者一日齊人
固惡商人而欲其斃也皆牽合無理

或問子卒之下何必補說叔仲惠伯曰春秋錄死節惠伯於秋

春秋或問卷四

三

初阻逆臣之謀至冬而以應君命見殺雖有公典務人之諫
不足以動其心此其忠貞爲何如春秋以諱國惡而不得書
書卒又不足以顯之故從諱君弑之例而沒之苟不表而出
之非闕微之義也或者猶欲指其失吾見其廟中所得者無
有矣

或問晉弑庶其左氏直謂太子僕弑君吳氏微卓氏爾康一云
以字當作之字一云以已二字通用皆因其與經意不合故
如此說其爲通子皆不用說左氏誤聽而記之仍是欲廢
傳矣何以言之曰二家只顧欲改以字季文子之言如何改
之此皆照近不照遠之論也季文子與晉僕同時尙且謂其
弑君况左氏乎可知四國人以弑紀公是當時實有此傳說
一入季文子之耳遂不察而信之爾使加察焉既與國人合

謀國人焉有不立僕者何用純實以奔乎聖人於察者而
能察之故書國以罪當國大臣而釋僕之無與也

宣公元年

或問稱婦姜爲罪破廢子不然其說矣此何以用趙氏駭飛之
說末後亦有此意乎曰經固有文同而意異者諸家皆如此
說亦無害於義如書即位是也故即依此例以用之

或問鄭子來朝朝嗣君也經未書他國之朝子何以知朝者非
獨鄭也曰近魯小國如曹滕杞薛固嘗朝魯豈有嗣君立而
不朝者乎今此年不書他年亦不書故知非不朝而不書無
甚見義處故不書爾書知者以起十年有爭也

或問四國會晉師于棠林伐鄭書者善伐鄭也吳氏微末後有
反遺楚禽之說不與經旨相背乎曰實有此事故帶言之於

春秋或問卷四

四

此益見筆削之妙書棠林不書北林是扶晉抑楚之意

宣公二年

或問大棘之戰孫氏復說鄧趙氏騰飛祖其說高氏張氏皆
言罪宋以前年晉宋書人之意觀之高張之說亦有理何以
獨主趙氏曰鄧受楚命以伐宋尙有可揚乎鄭人報怨爾登
誠討宋罪乎高張之說不辯而知其非也胡氏只論稱將稱
師累數百言何與於經意豈有不用師而一將相搏者乎謂
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故敗獲並書吳敗六國之師又書二
君之滅亦可曰與師等乎牽引高克得臣爲說甚無謂也
書趙盾弑君者盾有今將之意諱於事後董狐斷之孔子因之
惟胡氏此段得其平除皆未善

或曰用胡傳刪去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一段而聖人歸獄於盾

誅千萬世亂臣賊子說計獲免之心隱矣 答曰義盡於前
後而復引史事以証之朱子所謂作對策者已註經者只
完其末義而解類旁通則以俟乎人之自領也故直經之
或又曰所謂越竟乃免之意將欲為趙盾出脫耶趙盾之
敵朱子呂東萊孫莘老諸大儒皆以左氏越竟乃免之言為
非孔子之言辯之極明今反以諸儒為不達而妄議不亦悖
乎 答曰正欲勘倒盾罪非欲為盾出脫也三代而下識古
書之正偽者韓子為稱首固雖樂望於諸家如左傳所載孔
子之言惟此條及河陽條真是聖語餘皆未確趙子劉氏所
以駁左氏者自己語中尚且有疵況能駁倒左氏乎二家只
照越竟而還諱仍是未明越竟二字烏足以駁傳言此二大
儒尚且如此何況其他此一案歷代有辨紛紛盈紙大抵皆

春秋或問卷四

五

未看透聖言爾 畧為疏之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何良乎謂其所書之當也趙盾柄政勢傾中外董狐不
畏而直書但據兩言以服其心不以其手刃也此其所以為
良也又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何良乎謂其服
義而不誅殺董狐也良趙盾者正以惡權奸弒逆又殺國史
者也此其所以為良也非謂其始終相晉國者為良也然趙
盾之生平如皆庸惡陋劣便佞說隨則此一時之良亦不可
加矣聖人豈不斟酌而予後人以可議乎欲立雍而忠穆
遂改立靈公納捷簡而和入辭順順而輒止早朝假寐君過
賢諫當時誦宣子之忠靈無微但其人未能情義權事故
行事多誤爾孔子又曰惜也越竟乃免何惜乎董狐曰公不
越竟如公而越竟終不反乎晉國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弒君

而猶謂不可免乎孔子筆此條一因董狐狐之言尚有可
乎然亦有越竟而不能逃弒君之名者許止已進藥矣君飲
之而死止遂奔晉此雖越竟不能逃惡也豈趙盾之謂平翻
駁此條者尚其息口

宣公五年

或問高固逆叔姬何以不當繫子也曰他處繫子皆見絕之辭
如齊君舍見試則君母失位矣故經其為內女而繫子此處
繫子殊無義例葛慶來逆叔姬何不繫子乎若左氏經無
子字徒增人疑亦無從而辨之是宜從左下文繫子者以其
未及乎三月廟見之期也諸家未說到然經書逆書來必
不專為高固娶聘之是非而書繫子於去廟見之婦以著昏
禮之所重以訓天下後世此聖人作春秋無微不至者也

春秋或問卷四

六

或問宣公之編楚伐鄭者五或稱鄭或稱人諸家無甚妥謚子
皆依左傳說之經所不書亦牽入之可乎否乎曰傳既有之
說來皆成義例始見聖人筆削之妙晉自靈公以來伯業積
衰楚五伐鄭皆書而不削危諸夏之意可見矣

宣公七年

或問黑壤之會不書盟諸家皆主諱見止之義為說子獨以為
資晉成公而不書何也曰晉成公為會于黑壤亦是盛舉鄭伯
新附王叔桓公來臨修禮諸侯復振伯業之時也乃不勝其
貪忿之私執辱兄弟之國終以取賂是尚足以宗諸侯乎不
書其盟一為公不與而諱之一為盟不足恃而削之也

宣公九年

或問晉成公立七年春秋並無美辭今會屈伐陳旋卒于扈事

雖可予然亦未終事矣何爲書平曰累年所書皆楚狄建橫之事伯統之不絕蓋亦如綫矣而首成臨終忽然一奮身死是役豈可不一書以見伯統之猶在晉乎然書卒于屈則書會書伐亦爲卒起之常例也首成之事業仍在不足數之列也

宣公十年

或問濟西既本魯田取不云我歸云我者何也曰舉先祖之上田以行賄我自割之不當齊云我矣若云我是猶有不能自置之意齊人果強奪之乎今齊人歸田以示恩固以爲制在彼矣然其實本我田也我不當與齊不當取尙足以示惠乎一我字直判齊魯之罪惡矣呂氏大主或問說不言我見內無惜之之意是則然矣說言我見內有欲之之意未爲得解

春秋或問卷四

七

胡氏說相親愛惠遺之意更隔一層以之說歸可也汪氏說我者私己之謂皆出於相與之私語更腐矣

宣公十有一年

或問辰陵之盟書爵書盟是成楚伯矣何謂非予之也曰楚莊疆盛威迫二國以盟聖人述事書之在楚自謂爲盟主矣在春秋則未許其爲伯也定者主諸侯盟而不復叛然後成乎伯既盟辰陵矣今年入陳明年圍鄭是二國從楚而旋叛也惡在成乎伯也故聖人書辰陵之盟以憂諸夏登子楚乎說者求其書爵之義而不得遂將討夏氏牽入抑知楚伐鄭及櫟鄭子良白云不預信而從楚以盟此盟又安得信也

宣公十有四年

或問此年書晉侯伐鄭與襄公伐衛伐秦同辭然傳稱告于諸

侯蒐焉而還則伐鄭亦僞爾何足予耶曰傳不言示之以整使謀而來乎晉師敗于鄭當時疑其不敢再出矣乃以伐鄭告諸侯而整軍經武自如此晉侯之氣方自此始奮也豈必待其窮兵掠地而始知其可畏耶聖人方惡夫承戰者故伐楚次陸則與之今晉景此舉何不可予耶未幾鄭人果懼而從楚之志亦不甚堅矣故楚使于晉過鄭亦令其不假道以試之

宣公十有七年

或問陸道之盟有謂盟討齊者子以爲繼事何也曰諸侯往闕道之時豈料齊侯不親至乎故知同外楚者正事也說者又謂兼盟討齊若然則明年春之伐宜五國同之矣何故僅一衛耶卻克怒齊請伐之晉侯一再不許矣尙得謂此盟爲討

春秋或問卷四

八

齊乎惟晉微會而齊侯不親至使四大夫聽命高固又及欽孟而逃歸則齊之慢已甚矣晉於是辭齊人執三大夫明年存偕衛伐之齊侯會晉侯盟于櫟已結此案矣蓋之戰又從伐魯敗衛而起非緣此謀也說者不察爾趙氏鵬飛家氏鉉翁所議皆正

宣公十有八年

或曰左氏云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先儒皆以爲善之今必欲搜求之曰此長亂之道非靖國之計持論不已刻乎答曰左氏斷語固皆有據然就其所見之變禮而斷者有矣就其浮文末節而斷者有矣如斷宋司馬見殺司城來奔曰司馬掘節以死司城效節于府人而出書以官皆貴之也司馬華孫來盟亦謂其官皆從此等處登經意乎如此書還書奔當君

薨危難之際豈徒盡其禮文而已哉卿之問關係不細故詳言以見逐之者之罪而陰謀定者不免於貶也且公手遂以協謀弑逆而得權歸父與之召終而見逐亦足以彰其惡矣

成公元年

齊師伐魯之盟以大夫而仇諸侯非善也今反以爲善其能不切時事以爲言成公喪未及期可母親出求晉援以禦齊楚又目前之急務齊卿又無仇晉侯之勢盟固不嫌也宣王七年同斷道之盟此亦棘尋盟也昔齊楚而從晉是爲反正君在喪而大夫出盟是爲權宜可以免於貶矣

成公二年

春秋或問卷四

九

或問新築之役衛師將侵齊傳無救魯之文何以云將救魯也曰齊師伐魯而衛師乃出若非志在救魯則師出無名甚矣衛非齊敵而侵齊蓋攻其必救以解魯困也魯衛同斷道之盟宜其相救衛世子臧又從晉伐齊衛固不憚於仇齊也經文不言交兵之由而但曰及齊師戰齊之帥師者誰耶其蒙上文齊侯伐我北鄙也明矣

或問葭之戰內古四卿皆舊有四車耶曰胡氏之說是其說曰當此時舊制猶存一民尺土皆屬於公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而滅孫如齊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行使於軍中預議爾木不將兵此論甚善

或問諸說如何曰諸家皆從婦人笑客起見將國家大務置之不論成何條理左傳不云乎以救魯衛重仲舒亦責齊侯伐

魯敗衛侵伯國諸家何憤憤也

或問書及之義云何曰戰曰及戰盟曰及盟自是文法當如此極論其義不過著四國之以力服齊爾齊肆虐於鄰國不當以力服之耶若云以德惡難遠得之於春秋時也胡氏云反以晉及之不威可以國作及之師

成公三年

或問公會四國伐鄭左氏曰討鄭之役也今用高氏自去冬說起是討其從楚以伐衛似與左傳不合曰鄭從楚以伐衛其罪當討自去冬之役說起是爲切近但鄭之從楚自鄭之役始謂之討鄭之役亦可也書伐而不書敗存晉伯抑楚鄭之意皆可見矣說者猶以宋衛未葬稱爵爲言蓋不知除年稱君之義也

春秋或問卷四

十

或問此年鄭兩伐許一稱將帥一止稱鄭儒者有狄鄭之說子既辯之矣畢竟不稱將帥作如何解方爲義之安曰夏稱鄭公子去疾冬止稱鄭可知仍是去疾帥師也聖人從畧書之惡鄭可知矣

成公五年

或問蟲牢之盟用趙氏鵬飛之說子晉能合諸侯然則諸家責九國不奔于喪而爲會之說可不用乎曰喪在十一月安知其不於本月已赴天王之喪耶但於次月卽爲衣衾之會是爲不戚故孫明復亦責之然春秋之書同盟皆關於天下之大故同心外楚鄭既來服卽不容少緩須臾此趙氏之說所以有合於書同盟之正義而胡氏本程子說以見其皆不臣趙氏恒駁之曰非特爲此而立同盟之文也說甚平允

成公六年

或問立武宮左氏所謂先備皆非之何也曰左氏原無可非杜氏誤釋為武軍又引楚子邵之勝為先君宮成事之言以明其解遂微備者之議豈知左氏所言立武宮未嘗不以立武宮之宮也其又言聽於人以救難不可以立武議文于立武宮之意欲以自彰其武功也借用立武二字正左氏巧處何嘗謂李文字樂武軍乎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氏豈不知為武公之宮而於此以為武軍致後儒非之乎凡此皆左氏不白之冤也

或曰梁書救鄭書以善之自是不易之論何為別生異說答曰此條未嘗不善救鄭也高氏開善的直截胡氏將繞角之過隔過而以柔隱入講則非善救鄭之本旨矣家氏分出先後

春秋或問卷四

十一

庶幾清醒而以繞角與柔隱平說又從欲職者說起是亦因左傳之所詳而誤於立論不察經之所書與所不書之意也

成公七年

或問晉用申公巫臣通吳以罷楚宜吳兵去中國而向楚矣此其伐鄭何也曰記吳之始用兵今年秋巫臣請使于吳此時尚未通吳也其稱吳而不稱將帥孫明復曰惡其僭號也蓋僭號則稱謂之間宜有以削之矣

或問將言猶二望而先言不郊作此一見杜氏謂間有事故書不郊范氏謂言不郊以起三望此說相沿久矣子獨從時月看出不是如此說其果然乎曰左氏云望者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是望因郊而舉故傳三十一宣三年書猶三

望皆不繫以時曰此書在夏五月之後則其特言不郊非泛設以起下文是魯人因見傷牛角之事並收錄之郊亦不行而又以其時三望也諸家徒費周旋皆不參考於時月故爾或問九國之君既救鄭矣復身盟于馬陵疑其誼也春秋書同盟何也曰傳言晉服王氏豫言宋因解會見侵今二國皆主故盟于馬陵以固結之其說甚善

成公八年

或問侵蔡之役侵楚獲申驪侵沈獲沈子指初傳稱其從善有功亦偉矣經止書侵蔡不書二役子謂未足以為功何也曰晉方來言歸汝陽于齊諸侯自此離心紛紛用兵以侵人又未能服楚何足錄也此所以獨書侵蔡也

或問趙同趙括趙放趙嬰亦不得為無罪何言晉罪不止於專殺也曰信莊姬之譖而殺之未為國刑也況連殺二卿雖有罪不至於此聖人聯聯書之不稱及不見兩俱有罪之義著晉政之日非也狐趙二卿晉國同休戚之臣文六年狐氏出奔此年趙氏以譖誅晉之股肱廢矣欲毋失伯得乎

春秋或問卷四

十二

或問三傳說勝子以為似皆不可信何也曰去古既遠說得無甚確據有一不可信則其餘皆不可信矣說者固謂送女曰勝左傳異姓不勝之說先儒既非之公殺一娶九女之說又安見其必可信也衛晉既勝齊又來勝齊爭犯非禮而勝之聖人書三國來勝齊專為齊人不當勝而書之故三傳說勝存而不必深論可也以為賢伯姬故書其事說得有理是亦立教之意也

成公九年

或問經書記伯逆叔姬之喪家氏因疑無子而出之禮孔氏不
復出母之禮由此推之禮文之不可信者多矣似未可訓子
取取之何也曰春秋聖人之精義存焉由春秋而推之知其
不可信此家氏之待誠也彼家氏之待誠也下所得有淺深所
傳聞有真偽何可遽信盡奉爲律令也

或問同盟之書一也有能合諸侯而書同盟者此易知耳今蒲
之盟諸侯信不可知亦書同盟焉說者所以有惡其反覆而書
同盟之論子之不用其言何也曰同盟之相保盟之得者也同
盟之旋叛盟之不同者也故書之無異辭其信與不信則存
乎盟主之行事得失爾當其時固不禁其用同盟之禮也李
父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知其無濟也范父子所言乃強
制約束之辭此盟視羣年馬陵相去遠矣

春秋或問卷四

三

成公十年

或曰書晉侯者左氏以爲太子州蒲啖氏非之曰若然失禮之
甚經當有貶既無貶文蓋傳妄也子何以信左氏之爲實乎
答曰左氏之所記聖人之所書其不合者安在乎晉景在僞
疾中立太子爲君未聞其爲羣臣之所爲也非晉侯面命之
而何哉攝君以伐鄭事畢晉侯若愈太子仍居儲位不愈則
遂爲君當伐鄭之時信如啖氏將如何書之書曰晉世子則
現受父命爲君矣書曰晉子則晉景未死其不可也必矣其
云當有貶文者如何施之然此一事其咎不在啖氏仍在杜
氏彼誤云生立子爲君父不父子不子故啖氏因謂失禮輕
議左氏豈知制命者晉侯受命者太子名正言順何謂父不
父子不子也因疾爲此適合權且聖人因而書晉侯彼一偏

者其通權應未及此故爲異說爾愚於此事參之於求醫
之於辛巳至丙午知病在膏肓之晉侯必侯醫候于國中必
不能扶病而行伍太子又非有雙身之私其稱晉侯也宜哉
人或疑此事不可以訓後愚見直觀聖人之神通廣大以爲
千百世而下苟能如此之至公無私則不妨生立子爲君也
正以權示人而垂訓萬世權豈易言哉

成公十有一年

或問周公出奔晉左氏云凡百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杜氏解
云自絕於周書出以罪之今云書出奔言背君也是罪在周
公矣又云周公無大咎是於周公有恕辭又云等于天子之
居鄭語太不倫其故何也曰說春秋者貴平其辭則義理自
通不可有所軒輊於其間如自周無出何緣而有此說蓋因

春秋或問卷四

四

書王子瑕奔晉王子朝奔楚皆不言出故傳言自周無出是
時之天下周之天下也負罪而奔亦無所出不書出者深罪
之也知不言出爲罪之深則知言出者尚有可復之理也何
也天王居于鄭亦云出豈謂其不可復乎三公爲天子股肱
有居中輔佐與元首爲一體之意故其奔亦得言出故云等
于天王之居鄭其書出既與王同與逆亂之瑕朝異則其背
君之罪猶爲差薄視王命復之之愾是猶不絕其歸也自絕
于周之說豈經意乎亦豈左氏意乎

或問瑣澤之會傳與經全不相合儒者所以有據經非傳之言
今用家氏鉉翁之說亦只說晉楚爲成如何決洽曰儒者之
非傳皆由於誤讀之過彼將鄭伯如晉聽成連下會于瑣澤
讀之則經無鄭伯且其非傳也今將鄭伯如晉聽成讀住下

兩言方是解經則經傳各得矣觀書不仔細遂出悖言惡乎
可耶宋門外之盟四國之大夫也聖人削之矣鄭伯如晉
則成朝于其國中也經不當書矣魯衛會晉侯于瑣澤外地
晉侯之待晉衛視鄭伯為優矣其所以會者中成好于諸
侯也諸侯兩事晉楚實由于此故家氏曰其殆實兆于此書
之者不與晉為此會也是為得解

成公十有三年

或問獨書公如京師豈他國之君不道過京師耶獨書公自京
師還會諸侯伐秦豈他國之君侯公于外不自京師而西耶
曰吾史也書公如京師則是朝王平若書公及諸侯如京師
公及諸侯自京師伐秦則是旅朝天子受命伐秦得服之大
者諸侯果足以當此乎彼但知有伯主其朝王亦但因便道

春秋或問卷四

圭

而行此禮豈可以久不朝王之諸侯遽予其不誠朝者為得
禮而客無貶損乎故但以吾史而書公之朝以見諸侯亦朝
也以吾史而書公自京師還會諸侯伐秦以見公不專為朝
王諸侯亦莫不然也存朝王之禮責不朝王之罪皆見之矣
有說不書朝者失之遠矣劉康公成肅公皆與伐而不書亦
異於尹單之伐邲矣家氏之說是也

成公十有四年

或問公子喜伐許而敗似可不錄此其書伐許何也曰許之所
由遷鄆屢偏之故也子罕為國重臣而輕議起師以挑釁是
春秋之所責也雖敗而鄭伯復伐取許申叔之討許自此而
明年遷葉楚亦伐邲非子罕之咎乎

春秋或問卷之四終

丹徒莊忠誠校

春秋或問卷之五

邵垣著

成公十有五年

或問姜齊公孫歸父之弟而公子遂之子也其卒不稱公孫而
稱仲說者不一何也曰此易知耳公子遂卒稱仲遂其子卒
如之何不稱仲要齊則說者徒自擾爾

或問成之會傳云討曹成公也然則同盟之言豈止為討曹伯
乎曰觀晉厲之舉動似不安於晉楚為成而遂已者故伐秦
而歸復為此同盟所以約束諸夏之國也故執曹伯以示討
罪曹宣公從伐秦而卒其太子被殺宜討賊也左氏但就所
行之事而記之不及推明同盟之本意今說經者不可不知
之

或問宋殺其大夫山不稱氏果聖人削之則凡有罪見殺者皆

春秋或問卷五

一

富削氏矣何僅此一見耶曰此特筆也與夫人孫于齊不稱
姜氏同彼惡其同姓宜淫此惡其同姓殺害左氏言苛其族
此之謂也又問良霄之罪大矣何猶稱族曰彼惟罪大故不
稱大夫稱族無他說也此稱大夫與叔君之賊不同矣故止
去族以明其害公族之罪也

或問列國會吳既云吳為周之族姓又云以客禮待吳何也曰
此諸國之卿特會吳也彼所求於吳者重故不憚遠而往會
之吳雖同姓實隸蠻夷與中夏諸國非有歲時相見之禮非
有同方岳相朝會之事一旦出從前所未有合諸國往會之
非有主客之勢乎但曰吳者稱君傳則似諸國之朝朝宗于
吳也稱吳人則似以尊從卑之辭也故但曰吳使人知其價
號之不可稱也春秋稱謂各極其妙往往如此又問結吳罷

楚重臣說謀聖人亦許之乎曰權事之宜其周旋楚既爲急務則斯謀固有取爾

成公十有六年

或問子會伐鄭子乃大反前說何也曰前說之不善厲公之不善亦論其其他厲公一身有書有不善可以見春之不善矣秦不書劉成若以爲善則伐秦何善之有伐鄭書子若以爲不善則伐鄭何不善之有伐鄭既善則書子子爲善之可知矣前說何憤憤也

或問曹伯歸而不名有碍於一經之通例今以自京師爲言於經不加一字而義已明矣此說從何得來乎曰春秋愈說愈惑者莫大於書名以罪之之說如曹伯負芻謂之無罪可乎今反不書其名又何以解之愚於書名之例既言之矣此條

春秋或問卷五

二

之下又詳註之聖人之精義不昭然在目乎若自京師而歸亦書名則入朝者亦謂之失國也可乎

或問舍之于若上幽之乎抑寬之乎曰執而寬縱之惡無此情事必待改館而後見寬縱之意故晉惠見獲始舍諸靈輿既而改館晉侯饋七年焉今舍季孫于若氏既而釋之不即盟于若上而盟于屈焉

或問假未爲卿何亦稱公子曰假實公弟若不稱公子不見親屬之義故陳世子禦寇可曰公子成公弟假亦可曰公子又問刺之爲義諸家皆主假有罪爲說今獨用吳氏未知確否曰假爲姜氏所指若圖大事者豈肯如此輕率故知公子假無與也因姜氏一言而輒殺之豈有當乎故無論先名後刺先刺後名皆在不諱之例惡用刑之過也

成公十有七年

或問此年兩伐鄭皆曾王臣以行先儒之說豈無一得乎曰周氏問姚氏解牧之說皆善但皆不脫杜氏一假字則於經不協矣假之者聖人必不如其意而書之今除却假王命之說而用其餘則於經意有合也

或問公孫嬰齊卒于鍾廩十一月既無壬申然則此壬申前月乎後月乎曰若以爲後月則公至而嬰齊亦至不得卒于鍾廩矣若以爲前月則現書於十一月之下穀梁云致君而後葬臣陸氏謂駁之謂失編年月之實公羊云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劉氏駁駁之以爲嬰齊已爲大夫不待于其卒而命爲大夫自愚論之駁者皆未是如陸之說拘於紀月先後之例豈有君已告至而大夫猶後死於路之事若謂病殯在路則

春秋或問卷五

三

傳所言固粹然而死也如劉之說硬添爲大夫字於公羊語中則安知公羊之所謂待君命果是待君命爲大夫耶抑是待君命史官以書耶以後月丁巳朔正之此月定無壬申謂是史官待君命而書之雖在公至之後實按日而可稽非執簡在路書之必循其序也若依一家之說則此條萬不可通矣若云經有誤字則又支離不通之論爾

成公十有八年

或問州蒲見弑不稱臣名疑於深沒其文何也曰書僭主弑既無首從之可分韓厥又弑三子不能事君是此外尙有人也稱國以弑言自當國大臣及其黨與其弑其君也書一人不足以該之故稱國大臣僭國稱國而其罪自見矣非深沒其文以諱其人也其人孰不知之乎

襄公元年

或問開彭城紫朱左氏謂追書以成宋志劉氏謂不與楚之等其地趙氏謂正名分說皆有理何不於魚石復入之時即繫宋乎曰彼時彭城爲宋之有人皆知之既云宋魚石復入則彭城不待言宋矣此時已爲楚所據魚石等所居宋人請諸侯之師以圍之是欲逐叛臣而復得故地也未幾彭城果降五人果禽則不但空名繫宋而其實亦復爲宋有矣故必顯繫之宋以正先王之封域見春秋之予奪焉

或問伐鄭次鄭與上圖紫彭城自是兩役何用分別言之曰因胡氏聯說着一選字似說成一役故特爲分別言之

或曰註中窮兵遠略不能得楚之服義無足取三句不合聖人美其得問罪之義答曰以鄭之師侵楚及陳傳既有之不如

春秋或問卷五

四

此說何以見聖人筆削之妙乎而讀者得爲純王之政矣

襄公二年

或問侵鄭之役經先言宋何言齊殖殖實爲乘喪伐鄭之謀曰侵鄭者以其伐宋也經不著宋帥之名而獨著衛帥之名前此衛侯速卒鄭人侵之今此鄭伯貽卒晉合宋衛侵之衛豈不以師從而齊殖殖書名可知晉宋之將非鄭而衛獨使鄭彼尚有憾於鄭之伐其喪而欲報之而不知其失禮之罪大也故春秋推見至隱以責之所以重喪制而教以忠厚也

或問兩會于戚不言侵伐終之以逐城虎牢予之之辭平曰自是予之之辭春秋惡攻戰今設險以扼鄭制楚亦計之得也故趙子曰城虎牢可以安列國息征伐非獨取他國之邑而城之之比也趙氏鴻飛之說正本乎此

襄公三年

或問同盟三國之說如何曰皆備齊鄭正之辭下泚王人亦與盟何不曰同耶此王臣與盟之說非也盟以結信何盟不惡其反覆耶此惡其反覆之說非也今以爲大盟而霸主得用之又分異時異地與否之說則與一經之通例始合而書重圍復之俗說方不得此入矣單頃公奉王命而與於同外楚之盟與尹單會伐鄭正相照應何嫌之有彼時鄭不服而王臣與伐此時鄭服而王臣與盟又當天子新即位杜氏說又何疑乎

或問戊寅之盟既用趙氏鴻飛之說又刪去闕穀梁大夫專盟之說何也曰此不待闕而知其非也故刪之

或問荀偃伐許用趙氏鴻飛之說有不與之意何也曰張氏治

春秋或問卷五

五

譏其欲速甚得經有故用趙氏之說取其意同而詳明也

襄公五年

或問敗之會序吳于列胡氏以稱人爲進之公羊謂吳人云則不辭子皆黜之何也曰謂之不辭則是聖人祇順辭順而稱吳人也何爲道名分乎如此見議安可以說春秋吳使大夫來聽諸侯之好其大夫自應從傳報之例而稱人列序于會非往會于近吳之境何得云會吳也進之者俗說也非爲主之說更支離也或又問何謂雖盟而不固曰傳言盟而經不書則知盟不足書矣成陳之命亦非良策鄙人與會旋滅于莒皆足爲悼公累也故削而不書

襄公七年

或問七年冬書陳鄭事諸說如何曰皆未爲得解左氏杜氏趙

氏之說俱在故據以釋經意不必他求矣否則差毫釐而謬千里

襄公八年

或問鄭侵蔡用王氏沿之說毋乃太深乎曰觀子國之子曰爾何知則鄭之秘謀非王氏不足以發之

或問耶丘之會書法如是參差何說為善曰諸義無不包於左氏矣杜氏預杜氏謬陳氏傳張氏治皆善而卓氏爾康九精確其餘皆非也

襄公九年

或曰盟于戲會于蕭魚桓文以降於斯為盛先儒皆善之子何信鄭人反覆之言以為要盟也答曰鄭人當面說要晉人不能掩其口非過信也知武子說姑盟而還可知此盟不足恃

春秋或問卷五

六

矣况既盟而復伐之晉人之義安在乎悼公三駕而後服鄭聖人于戲且書同盟以見其為義舉也不書至以著鄭之未深服也

襄公十年

或問晉悼於此年春會吳夏滅偃陽伐秦秋伐鄭冬戍虎牢毋乃太多事乎曰此晉悼復霸之規模也東結吳以撓楚所以益楚患也楚患吳則不能致力於鄭矣西却秦以弱楚援則楚不得恃秦以同病諸夏矣南伐鄭以討其從楚之罪雖未能得鄭之深服而主謀從楚之三卿已被盜殺往年所城之虎牢聚兵屯戍以逸待勞故鄭懼而請平雖楚救輒至而鄭復為楚然而疲勞已甚矣此知武子之謀之一驗也

或問何謂說者論鄭論救皆傷于鑿曰諸說繫鄭之義皆不如此

左氏之平其曰晉將歸焉蓋合鄭及晉平而言之故曰言已得鄭也當鄭及晉平之時豈得不謂之鄭虎牢乎書楚救鄭直爭鄭南何善之有說罪諸侯者固非引救陳陪說者亦生事惟陳氏宗之嚴氏微隆說皆妥協

襄公十有一年

或問作三軍之說不用胡氏專用杜注何也曰周禮大國三軍不待引時為証也此胡氏之說所以為泛泛也杜氏注與左傳合孔氏正義疏解甚明陳氏宗之更清白何必他求乎

或曰以齊世子光為仇將必列光於眾小國之下方為不仇禮乎恐未有此意答曰此指燦若列眉睨如指掌世子出會必書其名以在會諸侯無大小皆南面之君也君前臣名禮之大者光初會于戲會于祖皆書于末此得禮也繼會于虎牢

春秋或問卷五

七

列勝薛小邾之上則漸進矣此會于北林列莒邾之上則大進矣悼公右之光偃然受之仇亦甚矣此不能善其終者也呂氏大圭程氏端學皆言及此若謂無此意聖人豈信手書之或又曰以不書諸侯為有齊世子光之故恐亦非經意答曰會盟異時異地而不言諸侯者以有不可既言者也王臣在會與世子在會皆不言諸侯聖人稱名之謹其情意無不到如此愚為之顯之其就不謂然哉又孰不知禮之當謹者哉

或問蕭魚之會不用程胡之說而獨用趙氏鵬飛豈以其詳畧異耶曰程胡之說非但畧也其言謂鄭不可信說鄭太無狀其言悼公推至誠以信鄭又言至誠誠之能感人何言誠之易也晉悼竟可以當至誠乎晉悼復霸其類能任賢和戎息

民韓楚服陳之功亞桓文則可矣謂之至誠焉乎可也桓桓之誠而仍使東政齊王于光復時之徒而降其序列然則亦純雜互見者爾猶猶台伐而又書會諸家皆以爲序始之辭是楚不敵救晉之制是有成功矣鄭之從晉非復子期之徒謀國能民者矣子展而人登姑從晉以紓一時而猶懷從楚之志者故故隨即使行人其書告絕于楚而罪人之書法亦特異曰會于蕭魚見其已集事也曰公至自會見其會爲成事而不必以伐致也

襄公十有一年

或問救台人卿之說全不用萬解何也曰春秋阻橫逆抑烈暴惡首惡者也昔人數伐我東鄰暴亦甚矣諸家何憤憤然曰宿也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故吾邑也昔人

春秋或問卷五

八

取之已非今又圖台又將取台也若非宿救台而兼破其鄆則莒之暴橫何日而已乎左傳言取其鍾以爲公盤未嘗有罪宿之言亦未有取鄆之說僞者又何據而云宿取鄆也若依公穀安說公不得爲政使公得爲政將讓于莒乎云惡季孫宿將害莒人乎此等惑人之說不悉除之皆聖經之累也故愚之爲說惡莒人之以小城大自取其禍也明此義則各守封域見乎寡怨矣

襄公十有四年

或問向之會齊宋衛稱人據左氏云亦如伐秦林注謂情慢不攝今云三國非卿於何見之耶曰左氏於伐秦傳帶言之亦非有甚確據彼不濟涇可云僑今會吳人何情之可云耶既無餐貶之可繫則稱人即非卿爾非卿而序鄭上亦非甚微

人也大夫而已

或問伐秦之爲是於何見之耶曰傳言報櫟之役晉方服鄭于蕭魚春秋予之秦人旋與救鄭之師敗晉師于櫟其抗弱國場春秋之明惡可知已故伐秦爲是而不濟涇者爲可貶也

襄公二十一年

或問蔡公子廋奔楚何謂蔡人固處楚曰彼不能安於蔡者以其爲蔡之母弟必知謀也不奔晉而奔楚祇知有楚也家氏謂履不與兄同志書所以貶故云然也

或問陳黃出奔書弟說者或云罪陳侯或云罪黃無可去之義今云黃忠於公室與華元奔晉同何也曰左傳所載出奔情由最爲明白言非其罪也又記其辱於室之言甚是忠實夫復何疑

春秋或問卷五

九

襄公二十有一年

或問庶其書名傳皆言重地又言三叛人名子獨以爲常例何也曰春秋於小國之大夫例書人今以地來奔可曰知人耶故必書名紀裂繡宮慶半更皆是也然書名而不氏視大國之卿有辨矣何前此皆習焉而不察也

或問商任之會傳言錮樂氏果然乎曰然許氏翰曰是時列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承會諸侯則知徒以樂氏信不誣也

王氏樵曰樂盈實奔楚楚非晉令所行也然則合諸侯而錮之何益哉蓋盈入楚必歷諸國還而求入亦必歷諸國晉知盈必求入故預約諸侯使皆勿容其踪跡所向以杜其還爾

襄公二十有六年

或問澶淵之會書得如此差異左氏之說劉氏誠既以爲不足

信今以爲重貶良霄果於義爲得乎曰加云爲公則良霄亦當書人矣惟以書人爲貶則良霄亦可知矣公亦可知矣宋後至始當依次而序今序良霄於其上上會者右之而書之仇不著矣良霄後爲亂於此會見其微故夫子修之而書之如此教後世人臣以禮自守以良霄爲鑒也

襄公二十有八年
或問無水之書以爲當遇災而懼何也曰梓慎言之聖人豈有異乎平歲星過次宋鄭必饑陰不壯陽地氣發洩大旱之兆今觀春秋所書八月大雩魯亦遇旱豈止宋鄭乎

春秋或問卷五 十

昭公數語恐未合經旨答曰仲舒爲公羊之學故本其存君以爲說忠孝隱側之意溢於言表胡氏又本其說而暢言之固足以垂世而立教矣愚寧非人情乎而故異之也但此書公在楚與昭公在乾侯不同昭公失國襄乃朝楚公在乾侯一國之辭也公在楚天下之辭也天下忽分爲南北大義不可一日而不明宗周不可一日而不懷無從著義則亦已矣今春王正月公如楚未至故特書以表之見公之所以闢朝正者身限於異域也所以明楚之不可朝者至矣所以愛戴於其主者亦至矣故曰天下之辭也諸儒之說爲公在乾侯言之可矣以其書法同而亦以此言之惜其不審於時勢而泛然以出也公如晉見止者有矣臣子獨不當思之乎故不用董胡之說而刪去高氏昭公辭語殺采聞公金氏賢罪公

杜氏陳氏非常之說庶幾近之

或問杞君來盟稱子以爲貶其降先儒皆不敢信人以爲說也曰聖人因事立文明善褒貶左氏於此屢有說矣桓公一身稱子稱伯文公一身又稱子稱伯若不如如此說寧寧如此此外耶當勿復疑

或問吳札來聘說者紛紛今以數行盡之果無漏義乎曰此秦伯使術來聘無少差異何得別生臆說但秦欲提晉爲春秋所惡吳欲提楚爲春秋所與爲不同爾

春秋或問卷五 十

或問殺侯夫者尹言多劉毅等五人何爲坐殺於天王不幾失實乎曰景王已立二年僭括於此時謀亂欲立侯夫尹劉等欲殺侯夫以絕其望必告諸天王即不先告既殺而王安之則是王欲殺也如何不曰王殺至子瑕與括同奔則是同謀也其罪自不可掩矣湛氏若水又爲交讎之說誠爲生事或問蔡景書葬一反前說何也曰前說皆無據之言何可從也說春秋者據事以論其義據例以申其旨有不合經者辭矣如賊不討不書葬者所以責臣子討賊也今雖臣子爲逆豈無諸臣與鄰國之可責而遽書葬乎胡氏反謂遍刺天下之諸侯豈不舛歟聞不書葬以責討賊者矣未聞書葬以責討賊也今故據蔡景之事與葬魯桓之例說此條前說不爽然失乎

或問澶淵之說一符左傳又增出宋災爲細故之意何也曰自入春秋以來皆大會盟大征伐然後動天下之衆猶有是非在其中以寓其褒貶今晉平昏愚以無關霸政之事輕煩列

國故春秋惡之者宋災故二字本有兩意若曰為宋災故附見其非修伯事也又若曰既為宋災故奈何歸而忘之耶經意本自傳神非若如增之也特左氏知其未知其而已若諸儒之說只是無字插入爾

昭公七年

或問齊平書於今年正月齊伐燕在去年冬何謂齊方出治燕先來修平於魯乎曰齊於去年冬出師今年正月癸巳次于號二月戊午與燕盟受賂而還足伐燕未卒事而來求平故云先來修平於魯也

昭公十年

或問高強與樂施同奔易為不書高氏曰此高氏非高固之族此與樂施皆出自惠公非高固之族為正卿者也故不書

春秋或問卷五

七

或問伐莒之役易為三卿並書曰此意無人會得自愚論之案之役四卿並書彼憤齊之數侵請師于晉與衛曹其伐之四卿並出益傾國而戰也此時平子始為政憤莒人之屢侵屢愬故三卿並出亦傾國而戰也故有取鄭獻俘用人于亳社之慘故聖人並書三卿以著其暴且以見平子能為出君之惡者也

昭公十有一年

或問晉伐鮮虞不稱將帥說者不一今以為深貶不救徐從未有此說得毋因上文有楚子伐徐而附會之歟曰上文既有楚子伐徐此解即不得為附會此事屬辭何以云也齊桓救徐春秋詳書其事豈謂徐不當救耶況前此狄侵列國春秋屢書之今數十年來不一書則是狄患已息也戎狄既不敵

縱恣而晉將伐之不已直是貪其土地爾徐乃吳晉往來之道楚伐之而不救是不恤患也是亦置吳也晉之君臣所以謂國者舍其大而治其細伯事尚堪問乎故聖人畧言晉以見其當國者之天良也

昭公十有一年

或問周費氏鉉翁謂家臣可以尊公室語似未安子取取之何也曰家臣雖私屬實公室所置也今謂家臣不當尊公室必使各為其主而後可設其主據國以弑君家臣當唯命是從矣孔子何以云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且九經言官盛任使周賈列於公者也勤於職亦公室之事也苟知有公而不知有私出其才力一正公義豈不甚善家氏之說拘義精仁熟之言也復何疑乎經書國者謂其以勢力相傾軋非善

春秋或問卷五

七

其剛也孝氏苟不以私害公南蒯何至以費叛乎

昭公十有六年

或問楚子誘殺戎蠻子何用遍考經例然後立說曰楚虔誘蔡般兩書其名楚子誘戎蠻子兩不書其名若不遍考經例如先儒之說終不得其合故以卬子例之知微國之君終固有名彼時卬雖未亡已有日就滅亡之勢故以匹國之君書之此戎蠻子後有赤之名則非匹國之君矣然亂而無實厥後又有執歸于楚之事亦微國之可鄙者也故以書卬子者書之楚不書人者然丹誘之楚子殺之若書楚人則疑於然丹而首惡者不著故書楚子也然皆蠻夷以大小相殺害故不得如楚之於蔡吳

昭公十有九年

或問許止不齊藥之說傳之久矣今一併抹煞何也曰此條說者紛紛皆不齊藥之說誤之也夫謂之不齊則非其真意母手藥也明矣如何即加以弑君謂之直真毒于藥以弑其君則不當言弑矣如何又言弑故知欲藥而卒左氏之說是也太子齊首自當情論之可不謂其弑君矣自聖人察微論之彼不出齊人亦未見其微何由加之弑惟其齊首是陽托于非藥立以自掩其進藥害君之罪也故國史有弑君之書而聖人因之亦謂其自蹈于法網爾所以杜後世殺人逃罪之門也其言弑者懷公實有痼疾非無疾者比也

或又問齊僕之奔子既以為非弑矣許止之奔何又以為弑也曰國人弑君而僕奔奔者非弑明矣許止進藥而君卒遂出

春秋或問卷五

南

奔晉非奔者弑之而誰乎

昭公二十年

或問曹大夫不以名氏書一經之通例也此其曰公孫會何也曰傳無其事則無從考其出奔之是非又何由知其變例以書公孫之意乎姑闕所未聞

昭公二十有一年

或問入宋南里經齊華亥等三人雖稱既不言宋註中必從此說起何也曰三人之入由齊召之也不然三卿在陳何遽得入乎

或問蔡侯朱之名人猶以殺梁作東而從之何以見朱之無可疑也曰下有東國卒于楚故疑此朱之為東未可定也曰觀左傳所載原原本本甚是分明出朱立東國皆由於費無極

之讒故以成朱為君解之書名者不反國之辭東國已亡

昭公二十有三年

或問難父之戰吳以詐勝兵禍亦慘矣子以為不罪吳何也曰不書吳伐州來則釋吳可見矣傳言楚師大奔而經不書楚曰城楚可知矣

昭公二十有四年

或問始至自晉公羊經有叔孫何以決知左殺之為是也曰一事而前傳族後不稱族一經通例何得於此處不避左殺而別生異說乎故以左氏經文為正

昭公二十有五年

或問次于陽州杜云未敢直前今改云未肯意何在平曰如是未敢則何如弗孫于齊當時列國君奔某國皆直造其國都

春秋或問卷五

左

受其寓公之禮然後徐言求納故往往久焉於其國今昭公欲去意如而不能至于出奔意在速反魯不欲直受其寓公之禮故次于竟以待益魯為望國昭性素傲不肯屑屑遠就其國都食其寓公之祿觀齊侯請致于社而子家獨言於君而弗受意可見矣

昭公二十有七年

或問晉士鞅會五國之大夫于扈許氏胡氏皆以能成周為說子皆不用何也曰晉之勤王納王且不書況成周乎列書諸國大夫者正以彰其有討罪之實而不討也許胡之說誤矣季氏本之說可取焉季氏本曰扈之會令成周齊魯鄭皆不至五年後始城成周可見晉霸令之不行而諸侯勒王不急也

昭公三十年

或問徐子之葬書名何以最廢諸家之說曰諸家皆因徐子賜名而曲為說者也愚初考其義亦覺難通若非左傳有城夷而居之何由得其解乎以此知左傳之為功於經者大矣又例以穀伯鄧侯州公一經書名之義帖然

春秋或問卷五

六

春秋或問卷之五終

丹徒莊忠誠抄

春秋或問卷之六

定公元年

或說春王二字當連下三月作一句正月二月無事故首書春王三月下繫以事一經恒有之日如此說是將聖人刪正之經可以憑臆更訂也考左氏經文春王二字自為一條古時昭然先儒皆謂此時魯無君不書正月不與季氏得承正朔也何至明儒而強合之漢安度古為可存其說也即昭不正終定不正始之說亦屬支離杜氏云公即位於六月故不書正月孫明復謂是時季氏專國不與其承正朔所以存公室義正辭明無可疑也

春秋或問卷六

一

或問執宋仲茂傳言以歸又言三月歸諸京師經何以書三月豈不沒晉人執以歸之罪乎曰杜氏云知以歸不可故歸諸京師觀此則是未嘗以歸也故但舉其執之于京師京師王之所在尚不棄命而擅執故不以城為王事而遂畧晉大夫之罪也

或問昭公喪至書月書日定公即位書日皆有義乎曰有先儒高氏家氏說皆善莊語本其說昭公於去年十二月薨何待今年六月喪始至定公已自壞墮入又何待喪至五日而始即位乎此皆季氏所制惡書之而其罪自見矣

定公二年

或問雉門兩觀書災書新作先儒皆以設僭制為說子何以知其不然也曰未見得天子之門其名為雉則僭制之說已無根矣若云惡其新作竟可以無門觀乎雖孔氏有云天之所災不可以意卜但此門觀乃出政令之所以魯政為說正見

聖人之所習勞微觀變之議大遇災而當知省懼也定公初年詳書災變後書天王使歸服中問定公之於政治視前數君有不同者矣

定公三年

或問公如晉見辭之故先儒以爲未有確據程子乃制爲不告天王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之說子取而用之於義果安乎曰以下書公及諸侯盟之言觀之知此說爲允蓋公非當立者也晉惡之而辭其朝亦情理所有公見辭矣四年何遠得與於會季氏必有調處於其間晉所以不終責也

定公四年

或問畢隲之盟書公及一經無此例趙氏鵬飛云變文以見義而之所以爲說者曰季魯侯之得與盟亦未爲允協今云此

春秋或問卷大

二

盟蓋不足據也蓋書公得與於盟何以見之曰凡諸侯立於與於諸侯會盟定公立不以正又朝晉而見辭雖得與於召陵之會終不得與於畢隲之盟今得與於盟是晉志也故書公及然公之得與於盟視諸侯爲會之本意其輕重大小蓋可知矣乃於大會而末言之亦如今人評議擇其小者以爲說而其大者由此湮沒蓋其大者非義不足爲言故舉其小者猶可道也聖人修之之妙如是無非示人以精義之學而或問相舉之職下即書吳入郢此正吳爲三軍晉山僻楚之時何以書蔡侯以之也若置平吳之圖楚者曰此春秋重復書之義也王氏樞言之詳矣王氏樞曰楚海陵諸夏陳蔡尤被其毒蓋書滅而夷之爲縣其於蔡也勢殷而殺之用隱太子於闕山逐朝吳出朱東國客死至葬其屍求美妾弟

與拘於南郢數年而後歸之晉極矣故蔡侯吳發憤請師於晉晉不足與兩師於吳吳士爲之興師大敗楚兵於柏舉吳其奔郢於是蔡人累世之憾少伸矣春秋書蔡侯以吳子所以伸蔡也

定公五年

或問歸粟于蔡諸家皆以小惠爲言今獨主左傳周坐之說何也曰諸家於此殊失計較謂諸侯皆歸粟此是想當然爾如經書晉人歸蔡粟或諸侯歸蔡粟則彼說爲長矣今但書歸粟于蔡左氏又無諸侯皆歸之說豈可遽云貴義不肯惠耶況粟必非無緣而歸者蔡人告饑民命倒懸莫急於此時魯歸之粟正得周亟於無資之義故左氏以爲說確切至矣不比修城遺戍可以含大務細言之也如諸家說此條亦爲刺讓之實則是聖人以民命爲見慮矣魯可謂乎

定公六年

春秋或問卷大

三

或問公侵鄭鄭高氏聞以鄭保盧瓦滅許爲言於經爲順今置之而用左傳討其伐齊庶恐伐齊非二月以前事曰杜氏云鄭伐周六邑在伐鄭取匡前序於四月後者爲成周起也不然左氏豈不知滅許在此月前乎而以伐齊庶爲說六邑獨言齊庶者齊庶齊庶是齊庶被兵尤甚也蓋瓦與許之事晉自召陵後已弗慮爾矣不可以爲說或說晉人執樂祁晉固非矣而樂祁未將事而飲酒獻相先私後公亦不得爲無罪故稱行人以罪之曰此支說也晉大夫以爭權潰賄之故請執列國之使所謂政方在家故春秋之以見其失諸侯若樂祁者固知晉政多門而此行不勝其

也見潤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將以求貽也其罪先在簡子矣何暇罪樂祁

定公八年

或問從祀先公如傳疏所言指閭僂無疑胡氏何以又引馮氏之說謂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曰此以時俗之語而論聖經者也時說從祀某廟特以某廟爲重而後有可祀者從乎其列此以隨訓從然亦必指言某人而後言從祀今此從訓順古傳文多有之作順祀非誣也從祀之上未嘗指言昭公何據而云昭公況從祀之下卽曰先公是祀先公也何得不論先公又况祀昭公自有一宮何得混稱先公且彼云昭公之主始從祀太廟經何不書曰以昭公從祀太廟凡此皆馮屬而造叛傳誣經不可以不斥者也愚解此經亦多所更

春秋或問卷大

四

定公十年

或問夾谷之會左氏所記先儒皆駁之以爲附會之辭子猶信其說何也曰全經証據惟馮左氏所記事跡隱桓遠年尙依其事以爲說何況定哀之遠乎後儒憑臆而駁之以爲必無使萊人以兵劫之事若有之是魯用孔子反召外侮也抑知歸女樂齊人尙肯爲之女樂淫荒之極歸女樂車汙之極載在論語可信之極儒者能駁之乎而謂非用孔子之所致乎若視歸平齊侯行法斬優施等語誠爲侈大附會之辭而左氏廼曰士兵之未嘗如其所云也儒者何得混一之而駁之

平又謂其於汶陽田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不知汶陽田難言也成八年首侯使僂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蓋因齊侯不得此田幾于廢飲食今言反于魯非天下之至難言者乎而聖人敢言之蓋因彼要三百乘汰侈已甚故舉其義所當反者雖他人不敢言亦不能言而聖人言之也若三百乘之從聖人不直拒之者萬一齊侯僂起能修桓公之業則伯者召兵鄰國固當應命也卒之景公國弱不成魯亦未嘗以兵從爾

或問侯犯以屬叛傳言叔孫使殺公若而弗能杜氏云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今云不肯殺公若似與傳不合曰侯犯爲屬馬止叔孫必知其能殺而使之也今但言使殺而弗能直是不能強其殺爾爾下卽據魯人之言是魯人與叔孫言承

春秋或問卷大

五

其意而爲是言也魯人尙能殺之况侯犯乎非不肯殺而何哉侯犯不肯殺其長此義事也及魯人殺之侯犯寧不懼叔孫而能安其位乎故叛也

或問安山之會傳無其事當作何解曰鹹沙一盟衛鄭處齊特相盟也今會于安甫三國之交合矣然衛以君會而鄭以大夫非禮甚矣齊侯乃不知所擇而與之會豈曰無所苟而已矣平書之者所以譏也

或問州仇如齊杜云謝致師披傳言之也今復用高氏兼謝歸田何據乎曰歸田重事也不容以不謝夏歸而冬謝未爲晚也傳言封疆社稷是以非指歸田乎奈何不論也

定公十有一年

或問及鄭平傳言始叛晉此時夫子用於魯叛晉恐非其所經

言曰述其行事前年反齊平今年及鄭平侵齊侵鄭皆奉晉
令今與之平是叛晉矣晉不能為諸侯宗主近地邦交亦不
可斷絕也平亦勝鄰之通易皆顯其可謂戰觀得之不被晉
兵則其不絕晉好可見矣次年黃之盟亦如是

定公十有三年

或問重侵之次與九年五氏之次同一書法說者謂不忍絕晉
然乎曰是有此意但五氏齊師伐夷儀衛侯未及致伐垂葭
議定伐河內傳未言乃止未嘗言伐河內之勝負是亦不果
伐也故城晉書之亦所以譏二君之妄動也

或問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據此書法是與叛矣而高氏注云
不知投鼠忌器之義不猶在疑似之間乎曰趙鞅專殺鄆郕
午已有叛之實矣荀寅士吉射伐之彼所帥者固晉兵也鞅

春秋或問卷大

六

懼而奔訴於公未必不可脫乃入已私邑以拒之是明知殺
午為有罪而與兵以拒問罪之師也况荀躒告公之言曰三
臣始禍而獨逐鞅是公家已知逐鞅荀士三家以其罪告于
公而伐之也可知矣鞅之叛又何疑乎高氏之說謂其所拒
者范中行爾意不在公也而其實鞅罪自不可脫春秋持衡
平之至矣范中行亦未嘗待君命而伐之專伐之罪本不容
掩故荀躒以始禍加之也况敗而奔朝歌以自固不顯然叛
乎

定公十有四年

或問蒯聵欲殺母劉氏使劉氏絢極辯其誣張氏冷亦是之今
何以仍用胡氏說曰一劉之辯特欲合夫子之書法雖亦有
理然傳中接續言之不可謂其必無也但從後而論蒯聵不

必為之洗冤傳中所載蒯聵曖昧雖靈公一怒之後不窮極
其罪而治之亦若因其事在無據而姑置之者及其將終立
後又未有成命然則蒯聵之以世子出而以世子入也奚不
可哉輒之立子貢斷曰夫子不為也當時止父子爭國爾不
為此則彼之宜有國也可知矣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是以輒
之立為名不正也輒立不正則蒯聵之正也可知矣後儒創
為立鄆之說乃列國必無之事而何言之易也彼父子相爭
立一鄆而兩人皆使之就戮然後可以無爭也天下又焉有
一人焉殺是兩人者乎吾見諸儒析義未精而輕於置議不
知聖人之權衡已審而後如此書於春秋也

定公十有五年

趙子曰常怪屬食如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

春秋或問卷大

七

牛災小風塵牛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或問所論似氏以定十五年為言無可疑矣何仍用咬氏之說
以哀未踰年為言似與本意不合曰用其說者為其足以破
眾說之非也然亦足以與本意互相發其曰哀未踰年非猶
在定十五年之內乎但未能指出爾

或曰而不克葬自是責臣子無備經文無甚字何得云爾甚又
以為定公有竊位之心身歿而天示之譴此與聖人稱昭公
知禮不相背耶且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聖人身仕定
公之朝而以曖昧無禮加於君可乎 答曰甚字從不克字
看出家氏鉉翁亦如此說聖人稱昭公知禮豈不可以說
也經乃不刊之書由不得聖人當書不書聖人答司敗之問
乃是自己身上事遂行其心之所安及被人難倒則受以爲

過而已若此等天人交感之近來到面前復引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禮以爲之庵師則先君之當尊豈有異於時君乎新宮災何以書葬敬遠道而又何以書葬之何意乎至於定公可以身仕于其朝而私之乎

哀公三年

或問同月當先葬定公之說曰禮會子問並有喪先輕而後重或問知微國也何用三卿帥師伐之聖人又何爲修陳三卿之說伐也曰此定公歿而大權復散之徵也去冬何忌自伐之而未得其志故今年三卿並出而伐之取其田者不一而足季孫返國而叔仲要知君以盟三卿張而且仇者也公室益微矣

春秋或問卷大

人

者胡氏說稱世子葬衛人之拒之既如此說又何得二三其見大抵儒者論此一事皆惑於立郢之說而不知郢必不可立天下亦必無可以立郢之人何也曹氏爲逮繫于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可不謂之告于天王方伯乎乃子臧執節卒不果立衛郢豈異是乎蒯聵雖有罪靈公既不討他人又何形據而討之如是則蒯聵固依然立于天壤之間也善乎胡氏有一言曰靈公未嘗有命廢太子蒯聵也祇此一言允當聖人一則曰世子再則曰世子固與鄭世子忽同一辭也孰謂可以二三其見會得罪於父不可立乎立郢而蒯聵之爭誰能止之是又將教齊小白取子糾殺之也備者橫議徒師心以悖經爾可勿復留載籍

或問蔡遷於州來諸說如何曰諸家皆不原其始末混爾欺也

誑吳不知戰于柏舉者蔡昭侯也此困于楚而論遷于吳者亦卽蔡昭侯也諸大夫易晉與之同心哉於此想見亘古且今庸庸碌碌見利忘義同設私謀牢不可破之態如孟德至江陵吳之諸臣言降者洵國蔡之諸大夫欲與楚亦如是而已豈復念其君累世之讐而爲之忠謀哉諸家說蔡事失聖人所書之意遠矣

哀公三年

或問圍戚之說先國夏戚不言衛自殺梁以來儒者莫不從此生議今以齊衛爲常序戚不言衛爲生事其說可得聞乎曰春秋征伐有一役衛在齊上者則彼說可通矣然而無有也何得謂此役以齊爲主兵既非變文則不得借以爲說矣衛人圍戚國蒯聵也齊人助衛者也言國戚而衛人以子國父

春秋或問卷大

九

之罪著矣齊國夏與之俱齊之罪亦著矣今云先齊以著其罪然則次衛是滅其罪也如此說可乎彭城繁宋者以其爲楚所奪圍而克之復遷於宋故繫之宋以明楚不當奪也今戚爲蒯聵所居蒯聵非衛乎而可贊加衛耶凡此皆造言生事以誣正經前後相蒙不覺其舛故特爲斥之以復聖經至平之本體

或問公孫獵杜氏以爲子驪之黨今以爲從君者也則非其黨矣於何信之曰杜氏因子驪見殺而獵被放故云然也不知殺驪者蔡君而放獵者蔡人乃欲弱君之翼故昭公由此見殺經意井然何得誤認以亂其旨

哀公四年

或問盜殺蔡侯申宣十七年蔡文侯名申昭侯不應與祖同名

疑有誤字因此並疑不稱弑亦有誤何以說也曰二申或有
誤外若並疑其餘有誤則非矣以盜爲文尙得謂之臣乎故
書殺言冠盜殺之也大抵說蔡事者惟家氏此條精確其餘
無可存者

或問公孫辰奔吳傳言逐之何不與姓崔同殺耶如皆與聞乎
試一逐一殺用法頗矣今云非盜黨何以見之曰卽於其逐
而知之也辰爲國卿必其漫無可否於其間故逐之也如是
必無無豈敢奔吳哉

或問殺姓與崔者文之錯也蔡又無君經不稱人不幾失實乎
曰春秋扶正綱常之者也文之錯得爲國討賊之義豈復書
人以微之故稱國以殺而又書葬蔡昭公

或說毫社爲周之毫社曰昭十年三卿伐莒傳言始用人於毫

春秋或問卷六

十

社則魯有毫社明矣何得移其說

哀公六年

或問齊陽生之事說者多矣何以獨用孫華老之說曰陳乞擅
廢立間將弑茶而涕泣是欲避弑君之名也抑思已不如此
做茶安得弑乎故取孫氏說以其該括無遺也家氏之說亦
善家氏鉉翁曰陽生實與弑而歸獄于陳乞者蓋弑茶立
陽生乃乞之本謀故事罪陳乞陽生於諸子爲長以序當立
景公黜陳乞幼以是召亂春秋不坐陽生以首惡之罪示人
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害戒之意深矣

哀公八年

或問宋公入曹傳言城而經言入諸家說者不一意子皆不用
而亦不以城言將謂傳不可信耶曰諸家之說皆多作周旋

而無當於經意傳言滅者實滅也與狄滅衛同也俘虜一空
殺其君大夫非滅乎經言人者實人也雖破其國殺其君大
夫不終有其地故云人也曹伯言不返國之辭以其見殺
也如實滅而有其地則當日宋人滅曹如實滅而曹有其地
後尋復之則當日宋人滅曹以曹伯陽歸殺之今不言滅是
狄人衛之例也不言殺是執滕子嬰齊之例也宋書爵者豈
子之乎若其來無霸而爭諸侯虐小國以爲威也

或問吳伐我不言四鄰以爲吳師深入將及國都是固然矣其
不書與吳盟胡氏以爲深諱之爲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
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凌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其說
如何曰春秋魯史趙子云示諱以明禮我師敗而止言戰諱
敗也若伐我而書盟有是禮乎胡氏強引國佐華元以爲說

春秋或問卷六

十一

是全不達國史之體也謀國之士等諸魯專爲南宋言其說
經也甚矣

或問齊人取讎及聞不言伐杜氏以爲兵未加魯與之邑程子
以爲入邦以其君來齊怒魯賂之以邑家氏以爲兵端非以
女故齊取二邑要魯以存知今子獨主左氏說雖豈非耶
曰雜用公殺之說似是而實非彼見下文歸邾子至冬而齊
歸二邑故主二傳爲說於經甚順不思左氏所載之事曲折
詳盡若按次依經傳說去自見恰合彼二傳者蓋不知其事
而祇據經文次第想像以爲說也後儒見其於經頗遠而
信之一經愚說以指破只如瞻廩附魯方受吳兵齊人乘約
而伐之魯豈復能禦故聽其取二邑其爲李姬而與師左氏
詳載其緣由兼以齊侯陽生之爲人負性兇狠得國而逐茶

斯亦已耳乃必殺兼又殺胡姬又誑鮑牧而殺之以致數年之問遂有見弑之禍孰謂其不以女故而怒與師取地耶如齊有致勤於邦之意兼成子何故舍近而遠求於吳乎經書齊人取二邑下即言歸鄉子益于邾冬又言齊人歸二邑各隨其時以紀事此是作經之體不比作文章取其一氣貫注也其各條緣由左氏始分明載之舍傳以說經吾知其難通矣

哀公十年

或問陽生之卒傳言試諸家皆不敢信子信之何也曰諸說皆臆度之辭謂齊之大何至弑君以說不知弑君皆非一朝一夕之故陽生之弑豈徒以有吳師乎乘有兵亂而弑之其赴於師自是以疾卒未有明徵故書卒然觀吳子三日哭于軍

春秋或問卷六

十一

門之外想亦微察其爲弑也其還歸只因循海之師敗故爾亦非聞喪而還也

或問趙鞅伐齊書侵毋亦譏其伐喪乎曰非也齊助范中行晉宜伐之久矣畏其強而不敢加兵今乘吳魯伐齊而亦伐之始得取其犁轅二邑毀高唐之郭侵掠及賴而還既無執言亦無取成故書侵而已若陽生之卒雖以僞赴鞅豈有不察其情實者雖不可以討罪言亦不必以伐喪言也

或問公會吳伐齊在春三月陽生卒吳師還吳公以五月至徘徊齊之境上何爲者也曰陽生卒時吳子未班師也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而後歸當延數月之期公安有不待吳子還而即歸者故至以五月也

哀公十有一年

或問齊國書伐我傳言爲郕胡氏家氏皆從我字生議子獨告齊國書何言之也曰我者內解也只當魯字用爾二家言反躬之責何淺俗之甚也且胡氏從人知以邾子益來說起將八年事複叙一遍已亂經傳次第矣尙何足以說經義也愚之所以獨得齊國書者謂其不當伐我也邾之役吳人以其請師師師怒其反覆而要魯以伐之魯亦來問而伐之國書欲報當在吳首矣乃舍強而陵弱卒致吳魯復合大敗之于艾陵孰云此役我當得報耶

或問艾陵之戰書法有可異者若依傳爲郕戰故則當云公以吳子及齊戰今伐書公會戰不言公又以國書主是戰其故何也曰吳知魯與齊有郕戰之怨故協魯伐齊其實吳亦爲郕之役未嘗得志於齊故復伐之也觀齊人將戰之言固皆

春秋或問卷六

十二

知必死而與吳戰陳僖子又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是欲戰者齊也故春秋以齊國書主是戰其獨書吳而不言公者見吳人好戰雖伐齊克博至贏與魯師俱而艾陵成列則不假魯帥而獨當之以邀其功也此一戰也諸侯之懼吳在此矣封豕長蛇之稱亦在此矣齊由是而祚移于田氏吳由是而折入于於越聖人書公之會伐而不會戰也以爲是一國之毀端也其所見有甚遠者矣

或問世叔齊之奔傳言耶是二者則是爲尊妻奪軒而奔也今云意在聊瞞情洩而奔無以見之曰若爲淫縱之事而奔春秋將畧不書今書其辭而傳言衛莊公復之故知釁起於君臣之際

哀公十有一年

或問田賦之說諸家皆言其數不可考予何以決知其數也曰
居今日而稽古制徒徇說恐微不盡力以研之而我踵其
說紛紛者伊于胡底如田賦之說諸家多家杜氏田財以爲
言則是又加於稅畝也抑知古者謂兵爲賦此用田賦雖軍
需亦增然所重仍在益兵也故從一成之賦推之知是如此

哀公十有三年

或問黃池之會書及吳子說者以爲兩伯之辭聖人何不抑吳
也曰若抑吳則當列序矣晉不足以主諸侯而吳又不能成
乎伯故書法如此盟不書者既不可以兩伯主盟魯之外諸
侯又莫有至者斯盟亦何益哉

哀公十有四年

或問獲麟之說除却取論獨引韓子觀韓子之作若非爲春秋

春秋或問卷大

孟

解者曰此自是諸家不察爾題是獲麟文中祥不祥字又是
從左傳中來非春秋之獲麟而何哉愚故因其言而說到麟
之生益麟畢竟是感德之應雖不爲聖人在位之祥却爲聖
人師表萬世之祥其獲也雖爲聖人將歿之不祥亦爲世運
大亂之不祥故聖人修春秋至獲麟而輒止亦不覺一年之
事其意無窮矣他如感麟而作與文成致麟之說皆粘滯附
會之辭爾孰如韓子之悠然神遠乎

春秋或問卷之六終

丹徒莊忠棧校

春秋集古傳注二十六卷或問六卷

兩江總督
孫進本

國朝邵坦撰坦淮安人是書成於乾隆乙丑首爲纂
例十五篇末爲或問六卷言所以去取諸家之意
經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
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事迹
亦據左氏其所集傳注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
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瀚胡安國高閌陳
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
採宋元諸家以輔之在說春秋家亦非純尙空談
者然持論亦多深刻又時時好出新意而不盡允
協如改君氏爲尹氏以爲卽公囚於鄭之尹氏沿
襲金履祥之說殊爲附會又如趙盾弑君越竟乃
免趙匡劉敞孫覺朱子呂祖謙諸儒皆以爲必非
孔子之言而坦於或問中則云越境而不返乎晉
國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弑於集古傳註中則云去
國不返然後君臣之義絕越境乃免之言爲無今
將之心者開一門路云云夫春秋作而亂臣賊子
懼曾謂聖人而爲後世開一門路使姦雄藉口乎

至於城楚丘之說其傳注本主劉敞而或問則以
爲王孫復二書之中不免偶傷牴牾猶其小節矣

讀左補義五十卷首二卷

(一)

〔清〕姜炳璋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序

春秋史而經也左傳史而翼經也其義一也始前漢諸經立學官公羊穀梁各有博士而左傳不與張蒼獨好是書賈誼劉歆之徒皆傳其學而集成於杜預其後諸家紛起穿穴揚摧殆無遺蘊然而或長於經或長於史分門別戶不可合併而得乎以史翼經之義者或已渺矣且夫左氏非一家之學也上自天文下及地理中合禮樂兵刑陰陽聲律巫醫卜祝之流胥綜核而條貫之而要領則在乎發明經義此吾友寧郡姜君白巖先生讀左補義之所由作也其書詳考於兩漢以後歷代諸家之說而搜羅也富研練也精折衷也當多暢前人所欲言而發前人所未發者於是乎傳之義明而經義讀左補義

張序

大著寧化雷翠庭師督學兩浙嘗亟稱白巖之經術予耳熟白巖之名也久師亦嘗稱予於白巖神相契者已數十載而獨不得一晤君把臂上下議論也已丑白巖與其徒毛君寅谷來越予得晤君因出所著示予予曰此真得乎以史翼經之義者矣寅谷復於白巖所未言者發其緒餘是白巖既於傳補義寅谷又補以文家之法而左傳乃更無餘蘊鈞左氏功臣也天下後世不乏力學之士必有能信好是書奉爲枕秘者豈獨予也乎哉山陰同學弟張嗣益頓首拜序

讀左補義序

春秋因魯史以示義而發明春秋之義者則自左氏傳始左氏聖人之徒也身為國史親見策書因博採列國之記載皆萃爲傳以發明春秋之大義使聖人之引而不發者昭然於簡策間班氏所謂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然則卽事爲經者聖人之義也論本事而爲傳者左氏發明聖經之義也皆不空言說經也後之學者以實事爲空言謹然於一字之褒貶曰此春秋之例也始求於左氏而義不可通繼求之公穀二家而不可通者愈甚則又自爲一例故釋例之書不下數十家例愈繁而義愈非用此例以誅人又用此例以賞人朱子所謂大類後世舞文弄法之吏之所爲

讀左補義

自序

而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抑知春秋無例左氏亦無例或曰左氏言例詳矣杜征南因分爲正例變例而謂之無例可乎曰傳之例皆史氏之舊例非左氏自定之例也傳曰來告則書又曰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豈作春秋時告於夫子乎曰辟不敏者豈夫子作春秋而辟不敏乎傳明言例之愛於史官矣蓋史官之例有五有舊典禮經至春秋而猶有存者例也卽義也有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則名存而實亡也有魯史自相傳受之例則得失參半也有霸國更定之例則勢利爲進退也有魯君臣私意自定之例則詳畧無定理也其例本於史氏其義不可深求而杜氏謂凡例皆周公之禮經變例皆聖人之新意則謬也或又曰左氏奚不直指聖人

之義曰不敢也春秋本朝之史宗國之書聖人但記其事以

讀左補義

自序

二

明王法未聞顯斥當時之君相而誅之猶且自聽於知我罪我而謂左氏敢乎哉或又曰史氏之例既未可以義求左氏何弗去之曰若盡去之則學者直以爲聖人手定之例而其誤轉甚隱桓以來兵加於魯者君大夫將皆稱人至文十五年稱齊侯襄十七年稱齊高厚小國之君忽伯忽子會盟之序忽升忽降秦鄭曹邾皆伯魯而或書大夫或不書大夫蓋史不一人則文非一手事非一朝則史非一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及書傳書人書國書名書族去族之屬是非或謬於聖人曾聖人手定之例而有此而卒不一爲之刊正者存其文也紀其實也著其失也左氏臚列

於石泉縣署之字民軒

序

左氏之傳春秋以經爲綱而傳爲之目無傳則綱舉而目不張傳之所以輔經也左氏學於聖人發明聖經之旨而不失聖人垂訓之義故三傳皆有功於春秋而素臣則獨推左氏漢魏以來學左氏者劉賈之後繼以服杜至隋而杜獨行服義遂微杜蓋以例釋左其說有正例變例非例之分而爲例之情又有五自是言經傳者鮮不循其涯涘矣姜子白巖獨以爲聖經無例左氏之言例從舊史氏也杜氏舍其義而專言例以致是非或謬於聖人非左氏傳經之義也爰作讀左補義一書因傳以釋經援經以立義發其微於博記之中會其神於文字之外如交質之發明春秋托始桓王之義如諸

讀左補義

彭序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孟夏長洲彭啟豐序

序

詩書聖人教世之書也春秋聖人治世之書也教則從乎言而治必按諸事教天下之公也而言即聖人之言治亦天下之公也而事非聖人之事言即聖人之言故言在即教在事非聖人之事故事不備即治不彰何也春秋之法遇事直書善惡自見而不能無筆削必有削乃有筆故欲探春秋之意者求其所筆不可得參觀其所削而知之矣若是者舍左氏無由肯止齋陳氏之學深於春秋獨宗左氏爲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作左傳章指樓鑰序之以爲自有春秋以來所未有可謂知言矣竊嘗譬之於日月日月之光無所不燭物失好醜日月不言而物自呈之然日月之光必

讀左補義

錢序

自其麗於物而始見左氏其光所麗之物也光之所麗又必有其所不麗者而借之以呈其象左氏又其光所不麗之物也而世之攻左氏者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夫左氏之言固有過謬且失實者然觀其言當思其所以言而推見其不言之隱且吾所取於左氏者謂能備其事而可循是以求聖人筆削之跡也非即以左氏之是非爲聖人之筆削也癸未之秋余試金華姜子曰巖方主蘭谿講席試舉來謁問所爲曰有讀左補義若干卷未及卒錄敢以前數卷先余未及觀及下處州中途無事乃悉讀之反覆數過歎曰姜子之善讀左也夫左氏之書通二百四十年之書爲一篇者也其脈絡貫通本末咸備讀者類能知之若其離合變化以斷爲續以抑

爲揚則有不得盡知者矣。姜子之讀左也，通其言并通其所不言，其言在此而意在彼，與言如此而意不如此者，皆一一深思而得其故，而要以是非不謬於聖人爲宗。學者循是而探索之，而聖人筆削之意乃可窺也。則謂自有左氏以來，未有此書可也。爰序數語寄之以函索其全帙。

友人錢維城題

讀左補義

錢序

二

刻讀左補義例言

讀左補義一書，吾師闡發先賢釋經之義，意詳辭簡，其中用杜者什之六七。先生嘗曰：杜解精確處一字一珠，任後人更張百變，細按終不可易。故用之獨多。杜所未明，採之孔疏，疏所未顯，採之諸說，或稱某氏，或稱某書，友朋相遇，輒爲商榷，一言之贈，亦著由來。諸說未明，補以已說，用按字別之，其不載姓氏者，皆杜解也。

春秋無例，左氏之例原非釋經，故凡杜氏云見某例者，剛經傳解複見者，剛有無待註，而自明者，剛有戾經旨違傳意者，並刪杜於地志水道最核，今姑畧之一遵。皇輿表便人易曉也。東萊呂氏著博議集傳傳說數種，并文集中雜

讀左補義

例言

一

記今引用者，並稱呂說。趙東山作補註，中有陳氏曰者，採止齋之說也。與陳後傳小異，而大同，其左傳章指則未之見。今統入陳傳，以便省覽。篇中兩說並存，備參考者已析表於綱領也。

是書起事於乾隆丙子二月，至丁丑五月中，輟先生初有事於詩經，脫稿未經抄謄，復加訂正，至己卯竣事。庚辰理春秋舊業，祇有總評未遑及註疏也。癸未掌教蘭江書院，示諸同志次君瑜侍因抄其總論若干卷，就正芝庭。稼軒兩師皆謂自有傳以來，未有此趣。卒業因命隨傳釋之，而附評論於後。甲申先生謁選入都，長嗣棟從得蜀之石泉縣，此書置行篋中，至邑百廢具舉，暇則談經，長君復取前稿續鈔。凡註中有按字者，皆先生指授而兩嗣手錄者也。

就稿購書人繕寫遂有清水焉戊子先生謝病歸象山過
郡另力贊此書之成明年奉先生居越之山寺先生寢食
其中增刪稿本時張百斯先生相過從商榷明年至昇家
同人重集又易稿至壬辰而書成

是集引用說春秋諸家書目一百數十種已刻於徐氏通志

堂見於朱氏經義考可覆按也其在二書外如王子長左

翼按經義考云烏程王震作左氏系同四十三卷又別有

也薛文介三省字春秋辨疑萬充宗春秋隨筆學禮質

疑何義門傳讀書記宋可亭春秋鈔方望溪春秋直

解通論比事日錄義法舉要徐健菴乾讀禮通考董次公

左傳簡秀姜上均北錫胡傳參義全謝山望經史問答齊

讀左補義何言二

河洲南春秋傳質疑及無名氏管見於李友立撰得管見

今李下世無山質之十餘種也

詳義畧文是書之旨恐學者專以文求而義爲之掩也昇謂

使絕不言文無以厭讀左者之心請用評文之語細書其

端如選家例何如先生曰吾老矣而有志而其爲之昇勉

承師命因稽之諸選質之同人參以己說開有餘文刺義

亦時補綴之而折衷於先生時正友素山出其尊人雨亭

先生左評相示融會馮天閑周聘侯二家之長書中多

所採用鈔成先生喜曰是亦讀左者應有之事也

是書初意藏諸家塾昇以爲先生十餘年之精力萃於此書

自當嘉惠後學諸同志遂伙助開雕至癸巳而竣事先生

下榻舍間者十年於酉同領鄉薦明年先生成進士昇遂
講席者幾二十年今復侍側得與參校之列誠幸事也因
識其顛末如此云

受業毛昇謹識

讀左補義

何言

三

| | | | |
|--------|----|-----|----|
| 同學恭閱姓氏 | | | |
| 倪承寬 | 仁和 | 紀昀 | 獻縣 |
| 朱筠 | 大興 | 范家相 | 會稽 |
| 茹敦和 | 會稽 | 宋弼 | 德州 |
| 宋鑒 | 安邑 | 彭紹觀 | 長洲 |
| 湯莠棠 | 仁和 | 任基振 | 高郵 |
| 雷定淳 | 寧化 | 魯仕驥 | 新城 |
| 齊世南 | 天台 | 鮑吳條 | 餘杭 |
| 范永澄 | 寧波 | 曾一貫 | 邵武 |
| 屠可堂 | 鄞縣 | 柳秉禮 | 蘭谿 |
| 徐木禮 | 寧波 | 呂儀表 | 梓潼 |
| 讀左補義 | | | |
| 蔣學鏡 | 鄞縣 | 盧鎬 | 鄞縣 |
| 董秉純 | 鄞縣 | 史節音 | 象山 |
| 萬維翰 | 嘉善 | | |
| 後學恭閱姓氏 | | | |
| 王鋼 | 鄞縣 | 林學本 | 鄞縣 |
| 汪國 | 鄞縣 | 邵寶階 | 杭府 |
| 邵鑒 | 鄞縣 | 袁鈞 | 鄞縣 |
| 門人恭閱姓氏 | | | |
| 董秉鼎 | 鄞縣 | 柴可安 | 鄞縣 |
| 李立楨 | 鄞縣 | 倪佈湖 | 鎮海 |
| 魏登龍 | 寧海 | 林鈺文 | 蘭谿 |

| | | | |
|--------|----|-----|----|
| 張應鵬 | 漢州 | 馮學鵬 | 郟水 |
| 馬士進 | 渠縣 | 李思理 | 新繁 |
| 金渭 | 鄞縣 | 倪象占 | 象山 |
| 周紅南 | 象山 | 王璠 | 江汕 |
| 張邵猷 | 浮山 | 段烈 | 石泉 |
| 毛政 | 寧波 | 陳琦 | 鄞縣 |
| 岑元鈞 | 餘姚 | 宋嗣燮 | 鄞縣 |
| 後學校閱姓氏 | | | |
| 倪沛綸 | 鎮海 | 毛忠棠 | 鄞縣 |
| 洪桂芬 | 鄞縣 | 宋肇經 | 鄞縣 |
| 讀左補義 | | | |
| 黃定豐 | 鄞縣 | 盧雲鸞 | 鄞縣 |
| 盧雲鵠 | 鄞縣 | 毛忠勳 | 鄞縣 |

讀左補義目錄

| | | |
|-----|-----|-----------|
| 卷之首 | 例言 | 綱領上 綱領下 |
| 卷之一 | 隱公一 | 元年至四年 |
| 卷之二 | 隱公二 | 五年至十一年 |
| 卷之三 | 桓公一 | 元年至七年 |
| 卷之四 | 桓公二 | 八年至十八年 |
| 卷之五 | 莊公一 | 元年至十六年 |
| 卷之六 | 莊公二 | 十七年至三十二年 |
| 卷之七 | 閔公 | 元年至二年 |
| 卷之八 | 僖公一 | 元年至七年 |
| 卷之九 | 僖公二 | 八年至十五年 |
| 卷之十 | 僖公三 | 十六年至二十二年 |
| 卷十一 | 僖公四 | 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 |
| 卷十二 | 僖公五 | 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 |
| 卷十三 | 僖公六 | 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 |
| 卷十四 | 文公一 | 元年至六年 |
| 卷十五 | 文公二 | 七年至十三年 |
| 卷十六 | 文公三 | 十四年至十八年 |
| 卷十七 | 宣公一 | 元年至七年 |
| 卷十八 | 宣公二 | 八年至十二年 |
| 卷十九 | 宣公三 | 十三年至十八年 |
| 卷二十 | 成公一 | 元年至三年 |

| | | |
|------|-----|-----------|
| 卷二十一 | 成公二 | 四年至十年 |
| 卷二十二 | 成公三 | 十一年至十五年 |
| 卷二十三 | 成公四 | 十六年至十八年 |
| 卷二十四 | 襄公一 | 元年至六年 |
| 卷二十五 | 襄公二 | 七年至十年 |
| 卷二十六 | 襄公三 | 十一年至十四年 |
| 卷二十七 | 襄公四 | 十五年至二十年 |
| 卷二十八 | 襄公五 | 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 |
| 卷二十九 | 襄公六 | 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 |
| 卷三十 | 襄公七 | 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 |
| 卷三十一 | 襄公八 | 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 |
| 卷三十二 | 襄公九 | 三十年至三十一年 |
| 卷三十三 | 昭公一 | 元年 |
| 卷三十四 | 昭公二 | 二年至三年 |
| 卷三十五 | 昭公三 | 四年至五年 |
| 卷三十六 | 昭公四 | 六年至七年 |
| 卷三十七 | 昭公五 | 八年至十一年 |
| 卷三十八 | 昭公六 | 十二年至十三年 |
| 卷三十九 | 昭公七 | 十四年至十七年 |
| 卷四十 | 昭公八 | 十八年至二十年 |
| 卷四十一 | 昭公九 | 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 |
| 卷四十二 | 昭公十 | 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 |

| | | |
|------|------|-----------|
| 卷四十三 | 昭公十一 | 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 |
| 卷四十四 | 定公一一 | 元年至四年 |
| 卷四十五 | 定公三 | 五年至八年 |
| 卷四十六 | 定公三 | 九年至十五年 |
| 卷四十七 | 哀公一 | 元年至六年 |
| 卷四十八 | 哀公二 | 七年至十二年 |
| 卷四十九 | 哀公三 | 十三年至十六年 |
| 卷五十 | 哀公四 | 十七年至二十七年 |

讀左補義目錄終

目錄

三

讀左補義卷首

白巖 姜炳璋 輯

綱領上

春秋書法有義有例有定者義也故定哀之微辭即隱桓之大義無定者例也故隱桓之定例非罔僖之成法左氏魯史也其所稱凡例前史所傳於作傳時復飭事而類推之使學者考見其得失而但於敘事中發明聖人之義也史官之例有五因約畧指數以例其餘

一西周舊典九則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一

外史之屬避而守之大雅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東遷後猶存什一千百史官紀事爲成例焉春秋踰年改元即位萊石林曰有喪次之位有南面之位喪次之位所以繼體也一年不二君故雖即位未成其爲君由見羣臣于寢門之外天子稱予小子諸侯稱孤是也南面之位所以朝羣臣也曠年不可無君至明年正月朝朔廟見以所受命者告而稱元年是也白虎通論曰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即位改元而未嘗號令也三年除喪乃即位踐祚南面朝羣臣稱王以發號令也兼此二說其禮始備胡傳謂凶服不可以入廟引伊尹祠於先王爲冢宰攝行之證然曰嗣王祇見厥祖豈得謂攝乎朱子曰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也

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猶以爲己私。服此定論也。告廟之後。仍反喪服。諒開三年三代同之。春秋寅王求金于魯。不稱王。使宋襄在喪出會。稱曰宋子。其西周之舊典哉。又按葬稱君。當時之禮制也。諸侯薨。以名赴於王。即述赴於王者。以起同盟。春秋告終。稱嗣以名赴。猶古道也。故夫子存之也。詳見隱七年。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書天王崩。乙未。書楚子昭卒。甲寅。距乙未四十有二日矣。繫於十二月。則閏也。喪不數閏。史因而不書閏。禮也。故夫子因之也。成三年新宮災。三日哭。新宮宜宮也。三年喪畢而後。新主入廟。亦猶行古之道也。春秋隱莊閉僖四公。不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無可書也。即位而著于策者。舊典也。其不書者。禮之變也。隱之不書。攝也。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二

莊閉僖則繼統也。桓宣亦繼統而書即位。自同於遭喪繼立者。不以弒告也。然踰年朝正。改元則無異。夫朝朔之禮。行于正月。則爲朝正。行於常月。則爲告朔。不獨即位。改元而後行之也。詳見文六年。僖五年傳曰。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爲告朔之禮。登臺爲日至之禮。皆舊典也。至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月。以閏非常月。故闕其禮。公之情也。十六年。書公四月不視朔。則公疾故也。而魯廢告朔。遂自此始。然而文以前皆告朔可知也。文以後亦非遺廢告朔也。至哀公之世。而僖羊致慨矣。然告朔廢而朝正則十二公行之。故襄之篇。書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諸公在外。闕朝正之禮者不一也。特於其尤甚者存一事以示法。且

以見在國之未有不朝正也。若即位而朝正。改元則王朝列國皆行之。又不獨魯爲然也。

春秋之世。惟桓王親將伐鄭。三國以師從。雖一敗不振。然不可謂非天討之正也。諸侯黨衛朔而伐黔牟。王人子突救衛。雖無補於衛。然不可謂非救無辜。伐有罪之師也。齊桓伐宋。請於王。王以單伯會之。雖志在圖伯。然不可謂非司馬臨成之制也。王命伐衛。敗其師。雖受賂而還。不可謂非元侯受命之舊也。晉之文襄徵兵討貳。未嘗請命於天子。厲公伐鄭。始以王臣會。楚強而伯不足以制。故假王命。一諸侯以伐之也。然不可謂非周室聲靈之倚。故也。僖公二朝襄王。不於京師。非其地矣。然志在於朝。不可謂非朝王之舉也。成公一朝簡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三

王於京師。禮也。而志在會伐。并不得謂朝矣。故曰如京師而已。然不可謂非愈於如晉如楚之屈辱也。王人而下盟。王臣而見執。諸侯之放恣也。然史猶以內辭書之。如書會伐。書會書執。書至書卒。皆同。內大夫不敢外王朝。而言周不可謂非大一統之義也。昭之篇。大夫城成周。諸侯不躬親。傲矣。執人於王都。悖矣。然不可謂非列國勤王之舉也。敬王入于成周。晉定觀望五年而納之。其罪多矣。然不可謂非諸侯敵愾之功也。若夫莊公敗宋而遣使弔災。僖公援楚伐齊。取穀而不廢喪紀。晉士句伐齊而聞喪而還。楚卻宛伐吳而聞亂而止。雖功利擾攘。多行不義。然不可謂非古道之在人心也。即以爲西周之遺意未亡可也。

五等諸侯。公侯伯子男。書皆稱爵也。春秋朝聘會盟之國。朱爲公。晉齊衛陳蔡邢紀滕薛杞鄆爲侯。秦鄭曹穀滑北燕爲伯。吳楚徐越莒邾小邾鄆郕沈胡頓爲子。許宿爲男。此三十四國最著者。邾小邾封於周襄王之世。餘皆西周舊國也。其後侯爵而降子降伯矣。子爵而稱王矣。降爵。爵可言也。僭王不可言也。然而春秋之初。桓與滕薛雖弱。猶以侯書。荆強。猶以號舉也。至荆敗號。楚始稱人。及陵夷日甚。降爵者如其自降之爵。而楚吳越三強國。卽進而稱爵。一稟周京之舊。而從其淫名。舊典未亡其大端也。若五等以下爲附庸。附庸不得謂之諸侯。胡傳附庸之君。例稱字。據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文也。杜解附庸之君。例稱名。據莊五年鄭黎來來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四

朝之交也。董子曰。附庸書字者三十里。書名者二十里。其或然歟。故蕭叔書字介葛廬。書名其殆舊典歟。諸侯不生名。諸侯之世子稱名。故僖七年甯母之會。書陳世子款。鄭世子華。附庸之世子稱人。故桓十五年書邾人牟。人爲人來朝。君生世子必書。而不以太子之禮舉之。則否。故子同書而子惡不書也。世子猶太子也。後儒以誓于天子爲世子。則楚商臣書世子矣。未聞楚人而誓于天子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繫之公者。不必太子之母弟。尊在父也。卽母弟亦繫之公。統于公也。二語本其云庶弟不得稱弟者。先王爲立儲言之。如景王既崩。大子壽早卒。悼王爲母弟。而子朝庶孽矣。蓋周之舊典也。春秋諸侯母弟稱弟以

其任用而見經者。皆母弟也。行葦之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苟知有母弟之親。而不知有父。程子以爲禽道也。豈先王之典法哉。

王世子不名。如首止之會。稱王世子是也。王子稱字。如王季子來聘是也。必見殺相殺而後名。如弟佖夫王札子是也。爭立則名。如王子朝是也。王朝必冢宰而後兼稱宰。如宰咺宰周公宰嚭。自糾是也。王朝大夫稱字。如南季仍叔家父榮叔叔服是也。傳稱內史叔服。內史於周禮爲中大夫。吳氏曰。王朝中下大夫四命。無封邑者。以字配氏也。王朝之士稱名。如劉夏石尙是也。而王朝卿大夫並稱王人。如翟泉之盟。王子虎稱王人。則知救衛之子突稱字。大夫也。謂爲下士之微而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五

嘉之不知嘉其救衛不在稱字也。畿內諸侯卒不稱爵。從天子之告命爲文。如王子虎劉卷是也。葬則舉諡稱公。同於諸侯也。王臣之見經者。祭伯凡伯毛伯召伯單伯尹子劉子單子皆畿內之卿。而或以爲大夫者。非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尊無與敵也。其嫁女於諸侯亦然。逆后使卿公監之。逆書后重。天子之命歸稱字。申父母之母也。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故紀季姜以主婚書尊天子也。諸侯之娶元妃。以其素盛。納徵曰納幣。逆夫人曰逆女。至則稱以夫人某氏。至有姑稱婦某氏。而未聞親迎於其國也。程子以爲躬逆於境內之館。卽禮所謂覲而親迎也。春秋諸侯有躬自納幣。親迎於其國者。則莊之於哀姜過也。有

一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六則

平王棄豐鎬徙國東都。號令不行。諸侯僭竊。越四十年。有九年。爲魯隱公之元年。入春秋。其間禮樂征伐。朝會聘問。非復王朝之舊典矣。史官載筆。相沿爲例。固無待桓文之變制也。

朝者。諸侯見天子而行臣禮也。六經言朝禮詳矣。而春秋獨言諸侯自相朝。周官言朝覲宗遇詳矣。而大行人邦交之禮。獨言世相朝。賈公彥曰。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本襄元年知武子來聘傳曰。小國朝之。大國聘之。文竊以爲諸侯自相見。不可言朝也。故魯朝伯國諱之曰。如先王之制。伯子男爲小國。非臣於大國也。伯子男之立。既朝于天子。又必偏朝諸侯。在補義。卷首綱領上。

方岳之列國。將比年不得周是率。小國諸侯而路也。何以貴三年之報政。王者省方。諸侯同盟。方岳之丁五服。皆相見而。又煩後此之朝乎。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皆所以事天子也。春秋列國不朝於天子矣。滕薛以侯國而朝魯。是如隣以臣禮也。穀伯綏鄭侯吾離以遠國來朝。又不止同方嶽也。而魯皆受之不報。儼然天子自居也。迨晉霸興而後。坐受天下之朝貢。文襄且爲定制。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子太叔猶以爲其令不煩。悼公平邱之會。定朝聘之數。其後一歲不朝。微朝之使出矣。再歲不朝。問罪之師至矣。又何怪申之會。率天下諸侯朝於楚。賦臣哉。吾故以爲世相朝之說。非周官原文也。否亦指當時附庸之君朝於所屬之大

國如孔子謂顓臾爲社稷之臣耳。而註疏誤解之也。然則東遷後之朝聘會同。其名存其實亡也。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春秋書伐者二百十有三。大抵諸侯攘諸侯以相伐者也。傳曰。有鍾鼓曰伐。無曰侵。侵曰襲。小雅六月之詩云。鉦人伐鼓。晉語云。趙盾伐宋。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皆爲有鐘鼓之證。侵與襲皆潛師而實不同。侵有率與國者。如齊桓侵蔡是也。有用全師者。如魯莊侵宋是也。襲則猝然偏師掩取。僅齊莊襲莒一見而已。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破。大崩曰敗績。得僞曰克。覆而敗之曰取。其師皆陳者。兵交之謂。彼來而我應之。兩軍相楚。如城濮之戰。鞅之戰是也。若敵未成列而我敗之。如晉人敗秦師於殽。讀左補義。卷首綱領上。

也。或彼成列欲戰而我故緩之。如曹劌之敗齊師於長勺也。或敵雖成列猶未欲戰而我以詐誑之。如越人之敗吳師於檇李也。未嘗兵交出其不意。皆未陳之例也。克者勝敵之謂。止鄭伯克段一見。此克而彼大崩矣。然不書戰。不書敗之敗。續而爲此文。君臣之分。非必盡如二君相敵聖人之特筆也。春秋書滅國之慘甚矣。而尤甚者莫如曰取某師。取之者。威力兼備。網羅掩覆。一軍盡禽。如宋皇瑗之取鄭師於雍。鄭罕達取宋師於郕是也。晉伯已鉞殺入無忌。幾同於滅國。始知伯者之有關於民命也。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勝國者大師陷敵。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爲我所勝而有之。之國也。通以滅爲文。獲大都得而弗有。如狄人之於衛。秦人

之於滑丘以人為辭而已。故又曰弗地曰人。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又曰凡書取言易也。而或以為國稱滅邑稱取。然春秋唯以難易為辭。其國邑非所論也。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如虞師晉師滅夏陽。吳滅州來是也。不用師徒。即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如宣取根牟。成取郛。襄取郛是也。或謂既書伐而又書取。安見其不勞乎。不知用師伐國而以餘力得邑。則猶以為易也。如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孫歸父伐邾。取郕。是也。或以為諱魯之滅國。故曰取。不知滅項不諱。此何取。諱也。且宋人取長葛。齊人取濟西田。徐人取舒。書取邑。取田不獨魯也。或云諱其取。故不稱公。春秋魯史也。但言取。則魯取之可知矣。猶項言滅。則魯滅之可知矣。然取國與滅國。

讀左補義

十

終有異。蓋魯為附庸。令其屬已如取須句。根牟。郛。邾之類。非必盡夷其社稷也。若夫君死曰滅。大夫生死皆曰獲。能左右之曰以環而攻之曰圍。聚兵守之曰戍。敵去而罷之曰追。徒其人民曰遷。脅而服之曰降。民逃其土曰潰。諸如此類。不能悉舉。皆東遷後相沿之史例也。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賊害賢良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伐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其曰青曰壇曰刑曰正曰殘曰社。皆各當其罪。而春秋列國互為併吞。其名例多於古。而青壇六者無文。大抵以侵伐為營私作亂之謀也。昭定以後。欲求桓文而不可得焉。春秋安得不作歟。

義。莫重於君臣禍莫大於弑逆。傳於弑君者。謂凡青君君無

道。書臣臣之罪。說者以為害義之甚。而不知東遷後史官之例也。弑君之賊。本國太史書於策。即以名告列國。列國之史亦以名書。如宋督晉趙盾齊崔杼楚公子比是也。若行弑之意。出於新君或新君有心庇賊。而董狐南史不常有其赴於諸侯。謂君無道。國人殺之。史氏因立稱人稱國之例。以為彼國弑其君。彼國人弑其君。書國書人。一也。無所主名之辭耳。獲麟後二年。續經之文也。二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實於舒州。此記者之特筆。執君為恆。弑君非恆。而誰至六月。書齊人弑其君王于舒州。不書陳恒。則史官從告之文。而記者因之也。可知例出于史氏。而非聖人定之矣。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十

此東遷後之變例。如蔡季自陳歸于蔡。紀季以鄒人于齊。齊仲孫來之類。以其事為賢否不係于字與氏。也有謂大夫賜氏稱公子。公孫不知君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是繫也。非氏也。公孫之子不得言公。曾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族如叔牙稱公子。其子茲稱公孫。茲之子得臣。乃為叔孫。叔者牙之字。所謂孫以王父字為氏也。季友酈牙立叔孫氏。可知僖公即位。俱立三家之後。蓋友尚未卒。即賜其孫之氏。世為魯卿。所謂生而賜氏也。若夫公子公孫。則繫耳。夫何待於賜哉。聘大夫特書名者。如秦術楚椒吳札是也。或以不書族為貶。則楚遠罷伐吳。書族未知札于吳何罪。罷于楚何功。且叔以聘而貶。而罷以伐而褒也。說不可行矣。弑君特稱名者。

四州吁無知公羊曰當國也穀梁曰弑而代之而齊商人亦當國而何以稱公子也其於朱督朱萬穀梁曰萬朱之卑者督為太宰胡為不稱族或曰未賜族也傳明有華父督南宮長萬之文非無族也殺大夫特書名者二得臣宜申是也或亦以為貶也彼公子側成能諸人固書繫諸族矣何以于三子而獨去之也然則特稱名者之非貶可知矣或曰史氏之例凡殺大夫皆謂有罪書名何也曰從告也如衛殺孔達以悅於晉辭曰寡人有不令之臣達既伏罪矣政告可知當時雖賢大夫之戮必致其罪而史氏因以罪書名其出奔者則曰某氏之守臣某某失守宗廟敢告而史氏因以出奔書名有但書殺大夫而不名者僅之篇宋殺其大夫莊之篇曹殺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其大夫文之篇宋殺其大夫史官有無罪不名人衆不名之例而聖人因其舊文據事直書或名或否無義例也杜氏謂聖人書法名卽有罪而於孔父仇牧荀息洩治之死祭加貶斥則杜之謬也春秋凡殺罪臣及討弑君之賊與殺忠良無罪人之特筆也凡殺大夫三十二皆筆此西周盛時諸侯有罪方伯奉命討之執而歸諸京師聽命於王無擅執之而歸者也傳曰凡諸侯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蓋強國諱其所以執之故而以不道於其民告人者衆辭以為衆人討之爾書執稱人者二十五皆是也若聖人書執未有不惡之也謂恃兵力之衆如晉人之執虞公宋人之執邾子爾執當其罪者惟晉厲

討曹負芻之弑君故稱晉侯然晉文執無罪之曹宣亦稱晉侯可知不以書爵為衰矣其反國或書入或書歸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日復人杜氏曰此條所以明內外之援辨順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例而有不盡合者如衛朔入國係諸侯納之何以不書歸國人方立黔牟未嘗逆朔何以書入也逆臣如孫林父叛臣如趙鞅皆書歸何以不書復入也蓋當時諸侯納朔自嫌抗王而托於國逆之例以告也晉臣黨於林父鞅不以為大惡故不以復人告也失國復歸並書名史官之慎以有二君也有不名史氏詳畧之異也若以名為有罪則勝子嬰齊被執何罪而書名以不名為無罪則曹負芻有罪矣何以不名也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天子之喪赴至遣上卿奔喪共弔贈器幣至送葬六服諸侯親赴京師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是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若不親往也弔遣大夫送葬遣卿諸侯之夫人弔遣士送葬遣大夫此弔喪會葬之禮經也春秋歷十有二王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遣使會之也平桓惠定襄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介也莊僖頃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而宣如齊奔惠之喪成如晉奔景之喪襄如楚奔康之喪昭如晉且奔少姜之喪史氏據事直書以及贈時含祔之屬無一畧焉而周王之崩從無列侯入都門而執縛聖人之所傷也列國之喪亦多不循五月之制史於過

期者其緩不及者書其速不赴者不書亦有來赴而不書葬者如昭十四年莒子去疾卒則意如積憤而不會也大夫書卒不書葬亦有道上卿葬外大夫者如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也

一魯史自相傳受之例七則

春秋列國皆有史官而魯史尤著志本國之事則有臣子之道焉如諸侯各以其而內稱公諸侯皆稱卒而內稱薨不成喪不書葬合葬隣國曰葬某公皆國初相傳以至春秋無異也然世有升降執政有賢否史官或與爲倂仰而其尊君親上彰善癉惡之意自有存焉者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古

春秋魯史也大事無不書而不書者有三不告廟不書非君舉不書隱諱不書此史氏相傳之凡例也公行一百七十二而不書其至者九十七夫人之行十二而不書至者十有一此不告廟者也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郕公子豫及知人鄭人盟于葵皆不書此非君舉而不書也善則歸君惡則歸己蓋言諱也若每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故諱惡爲禮無隱爲直兩者通之亦史例也公羊乃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不諱然莊之篇公娶嫁女大惡也何以不諱而諱戎之來侵僖元年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辟難而出爲事之大既出而入則常事矣何以諱入而不諱孫公羊之說未安矣蓋諱之法不一端有隱約其辭

者有辟諱其名者有全隱其事絕不見經者傳述史例曰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諸如此類皆隱約其辭也諱奔曰孫諱殺曰卒諱殺大夫曰刺諸如此類是辟諱其名也諱在外則不書其事如宣九年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諱之也成十年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魯人辱之而不書也他如文二年適晉不書昭十年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皆諱之也此全隱其事而不見經也雖於聖人之義有合有不合要皆魯史自相傳受之例也

馬氏辨例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五

史官多諱辭而魯史則終異於列國諱弑君非其志也隱十一年有所制而不得仲則諱之然大義亦自見焉公之薨於齊氏也討弑君於齊氏矣繼弑君而不行卽位之禮者隱之也大書曰公卽位則公無隱先君之心矣卽其無隱先君之心而知其與聞乎弑也桓之薨於齊也莊不書卽位隱之也而夫人忽孫於齊知夫人之與聞乎弑也子般之卒也公子慶父何以如齊聞公之薨也夫人姜氏何以孫慶父何以奔也則其卒其薨知姜氏與慶父爲之也子惡之卒也夫人姜氏歸於齊非結何以大歸也季孫行父又何以如齊謀之於齊也宣公儼然卽位而使公子遂逆女於齊不問而知公與遂行父之行弑也雖其屬辭聖人問有筆削而大槩則史文也以是知弑君雖諱而實未嘗諱也淫惡至文姜而極矣從母

之命而忘其父至莊公而極矣。史官於會。雖會防。諸城跡歷。書八事。蓋君舉必書。夫人一出一入。必書。援成例以著其惡。而公及季孫以爲夫人會。享其兄弟常事耳。使悟其書。姦有不如崔杼之殺太史乎。魯史策書遺道。猶存此其微也。列國皆有史官。他國之事。苟非赴告。莫知其故。若傳聞所得。卽據而書之。是列國無信史矣。故會盟侵伐。奔放弑殺。死喪災異。諸大事。非其國告。卽吾大夫親蒞其事。亦有書有不書。齊氏展謙以爲春秋不從赴告者。謬也。隱十年傳述史例曰。告則書。不然則不師出。城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文十四年云。凡別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慈不敬也。此赴告之例之大綱也。故有雖告而不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六

不以其實者。如文十四年。晉人潛師夜起。敗秦師於令狐。而以戰告史。無由知其未陳也。有告之而異其文者。如宣十年。齊崔杼出奔。而與族以告史。無由書崔杼也。有全沒其事。不以告者。如僖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於晉。穀懷公於高梁。而不書。文六年。楚人滅蓼。滅文仲憐之。而不書。襄十年。王叔奔晉。而不書。皆未告故也。惟哀元年。吳入越。不書。傳曰。吳不告。慶越不告。敗學若疑之。以爲夫差方爭伯中原。自喜其功。而置之不告。無是理也。不知經書越敗吳於攜李。吳子光卒。斯時吳告諸侯。謂越王殺其父。志在復讎。勾踐一日不殺父讎。一日不報。是以有立庭之呼也。一旦與師破越。入其國都。爲宰詔所愚。而報讎之志頓墮。夫未入越。而還讎。猶可說也。既

入越而赦。則不可說也。荷誇入越之功。適貽忘讎之恥。故井入越而不告也。左氏與夫差同時。豈有不得其真者。而以此攻傳誤之甚也。若夫天王十二而不書崩者。三楚十二世而旅以前。並不書卒。邾莒薛宿。問書其卒。鄧息申唐蓼六。肥鼓之。皆不見經。諸侯侵伐。會盟奔放。諸事有傳而無經。不能更僕皆不告不書之例也。

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也。啓蟄建寅之月。閉蟄建亥之月。龍見建巳之月。始殺建酉之月也。蓋月分四時。間之以問。其節未必恆在其月。故四者以中氣言之。自此以迄來月。三句之內。皆爲祀限。故卯月猶可郊。而子月猶可烝也。禮不卜常祀。卜其牲日。而魯以郊爲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七

常祀。非禮也。不卜而郊。尤非禮也。蓋相沿而不自知其失也。郊望詳見儀。凡設壇祈雨曰雩。用盛樂曰大雩。禮天子大雩三十一。凡設壇祈雨曰雩。用盛樂曰大雩。禮天子大雩帝用盛樂。建巳六月。祭於天帝。遠爲百穀祈膏雨也。諸侯雩於封內。山川經稱大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者八。昭二十七年七月上辛雩。季辛又雩。則旱甚也。雩而得雨。喜而志雩。雩不得雨。則雩不雨。爲災甚。雩常禮也。魯書大雩。則雩也。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魯以周公爲始祖。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太室卽世室。杜氏作太廟之室。公羊改太爲世。無庸也。羣公曰宮。則以諡名宮。如桓宮。僖宮。襄宮是也。祠廟曰新宮。若夫四時之常祭。祈祠烝嘗是也。經但言烝嘗。而不言祈祠者。或曰。采周公之典。裁約以爲文。非也得禮則常祀。

不書桓公八年之兩膏烝以漬祀而膏也十四年之書乙亥
以御厲災而膏也不然十二公烝膏多矣豈獨此二年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傳曰魯有禘樂晉有
禘祀則借禘不獨魯矣魯儒托爲成王康周公以自表異乃
作明堂位祭統而其實不然也先儒之論禘祫者曰天子喪
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趙東山謂天子有祫諸侯有祫無禘魯用
天子禮樂故以禘代祫如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文二年大事
于太廟晉人亦曰寡君之未禘祀此喪畢而第一禘也自此
而五年再禘八年又禘傳八年禘於太廟宣八年有事於太
廟左補義卷首補正上
廟定八年從事先公喪畢之第三禘此其徵也唯第二禘不
見經以無他故則不書也就本東山又公羊以時祭時田爲
故書同與致幣併郊禘自僖始而潛禘最先閔二年禘於
莊公然但用於未入廟之主猶未今乎禘也至僖公以禘代
祫用於太廟則真禘矣嗣後大祫之日皆爲禘曰魯進有禘
無祫而禘爲常祀夫子因史官之交待存二禘以志僖禘之
始而不係於哀養之致與不致也後凡書禘皆以常禮創之
至文二年禘祭紀躋僖公此人倫之大變故書大事若曰舉
大禮而大無禮如是乎若仲遂卒猶稱叔弓卒樂去此事變
之小者故曰有事因事之大小爲文之詳畧也從祀先公其
云順祀則正閔公僖公之位云祀先公則合已統未統之主

而禘不待言也其不明言禘者蓋無侯平魯禘之名也故
魯僖八年但書初獻六羽而後此之書高禘其爲八佾可
知也此兩書禘而後此之大事有事從祀之爲禘可知也仍
不設其實矣蓋魯史相傳而聖人筆削之者也或曰郊禘等
耳何以屢言郊蓋舍郊無以屬辭也若云有事于上帝舜登
彭矣且嫌混於大雩之祭故直曰郊也或又曰經云有事得
非時祭乎不知經同大書已卯烝乙亥嘗矣未聞言有事也
且時祭及於五廟不得專書太廟政官也唯五年大禘之說
終不見經意者魯有三年之禘而無五年之大禘殆僭所
殺之郊而未嘗僭日至之郊乎

春秋大國之卿書於策而小國無聞大國公侯之國也小國
伯子男之國也然曹伯何爵第亦伯何爵何以曹無大夫而鄭卿
屢書亦伯何爵何以大夫俱見於經滕薛侯爵也何以滕薛
無大夫或曰強弱之分也先王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安有強弱之懸絕哉舉以勢力兼併論而不論
先王之封國夫豈尊王之義而抑知春秋之無王久矣史不
得不因其勢力而詳畧之也鄭之強也始於莊公平王末年
敗於交貨桓王初立敗於伐夷或合諸侯以舉諸侯或聯諸
侯以伐諸侯而交親於魯故死防助田而鄭大夫見經自此
始追桓文與與楚爭鄧無虛日書名之大夫或執或殺與鄭
之同於大國非鄭之幸也秦自穆公始通中國齊桓已沒晉
伯未興一置晉君使中國無弱而有霸自此而秦大夫之文

伯未興一置晉君使中國無弱而有霸自此而秦大夫之文

於中國者常見於經若曾無大夫而公子首以駁駁書公孫
會以待放書都莒無大夫而三叛人特書鄒世子孟以如晉
書而勝薛自同於都並屬於宋君會稱爵臣會稱人此歷世
史文相傳夫子安能備其封國之舊考其名氏而書之哉時
會所流世風之變皆史官以爲例而聖人因之也

魯史諸侯嗣立先君未葬書名如子般卒子野卒是也既葬
書子如子卒是也踰年稱公十二公皆同公羊著以爲例而
左氏不言例者畧經所已明也微獨魯鄒衛皆然桓十一年
鄭莊既葬而世子忽書名鄭伯爵公侯降名稱子則伯子男
稱名可知也傷二十五年泚之盟衛侯稱子皆未踰年也當
是時降服稱子以自通則主會者書子以告如宋襄陳共陳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于

懷是也。不然則從其恆稱如宋共衛憲衛定是也。而其時列
國又有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之例如晉獻未葬而奚齊稱子
既葬而卓稱君左氏屢著其例所以示失禮也元凱誤以列
國例魯史又以列國例鄒衛故於子卒則曰魯人諱弑以未
成君告不知傳言諱弑書卒非諱而書子也於鄒忽之奔謂
鄒人賤之以名赴不知例應稱名非賤之而名也於衛成洩
之盟謂降名以承父志不知喪自降名非爲承父志也傷九
年傳曰公侯在喪稱子喪者三年之喪未踰年而稱子也杜
氏曰在喪未葬也明既葬免喪則稱君矣不知此春秋之亂
制鄒衛猶不其然魯史更可知也若諸侯書卒別於內也大
夫書卒終其事也內女爲夫人書卒爲之服也許嫁書卒成

其喪也王姬書卒主其婚也然以齊襄之婦而魯爲行服其
何以誌喪車者之靈則魯之慎也若外則從告凡喪赴以往
日者書往日平王之喪是也以來日者書來日靈王齊桓公
靈公是也所赴而異日者再書之陳侯鮑是也不以時告者
卽告時書之傳四年冬晉殺太子至五年春來告卽書春是
也皆魯史自相傳受者也

一春秋霸國更定之例五則

聖人之重霸不得已也魯周懷楚不無小補然自此
而禮樂征伐係於霸國矣變周之舊章去周之典籍
每一令行諸侯風從而史官因以爲成例魯史所書
皆從霸國來告之文也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三

五霸桓公爲盛其所定之例高出晉之世霸不獨首倡伐楚
之謀已也莫重於王世子之位而桓以外藩定之天下不敢
搖國本也於世子殊會於宰孔不盟而晉則上盟于子虎於
翟泉矣莫大於哀姜淫殺之罪而桓以至親誅之天下不敢
有弑逆也而晉且爲臣之訴而執君矣侵伐不與大師大衆
故史屢書齊人而晉則無從不連諸侯矣會盟不困小國故
小國闢焉晉自文襄以後凡勝薛莒杞邾小邾皆奔命矣莊
僖二公書如齊未嘗朝也而晉則魯衛皆屬國矣會于野進
陳侯於衛上以尊三恪遂終春秋之世而晉則諸侯之進退
任意爲之矣張氏溥謂桓所存者中外之大防桓所持者上
下之大分有王者起必任之以方伯如唐虞之四岳成周之

二伯焉雖揚之太過然跡其行事亦幾幾近之矣

自隱至僖凡會盟戰伐之大者皆諸侯主之然十世希不失矣自僖之末以至文宣則諸侯之恣而大夫之張也自宣之末以至襄昭則大夫之恣而諸侯之微也諸侯之權歸於霸國霸國之權主於大夫於是晉卿制為大國之卿而小國之君而公然會伯子男考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是侯伯之卿同命於天子晉不甚懸安得侯之卿同於伯之君也大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富其下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是三卿為察采其於上卿不過如論語所謂閭閻與言而已未問輒以君禮事之且次國之君七命小國之君五命而大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三

國之卿三命安得以三命之臣與七命五命之君比肩為耦耶然則春秋何以有是禮天子之卿受田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晉僭天子之禮而晉卿亦自同於天子之卿故謂可以當伯子男之君而諸侯之趨晉卿甚於晉君而或執或廢遂懸於霸國卿大夫之手矣是故荀偃會鄭伯而傳曰為夷故也史例也澶淵之會不書趙武尊公也趙武德公故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詳見二十七年宋之盟曰書先晉晉有信也此皆魯史承霸國之告命而變文以書也夫子脩春秋以大夫不當先諸侯則荀偃自居鄭伯下宋之盟趙武先至會則會先趙武史例則非史文猶順用其文不用其例也澶淵之會不為刊正者存其文明著其失也

西周諸侯無有弒立或有之施即伏法知魯伯御弒其君懿公而自立宣王即殺伯御是也周官大司馬九伐之制放弒其君則殘之殘者非徒殺之裂其肢體如宋人之醢南宮萬齊人之轅高渠諸之類也大慈何至漏網哉東遷後弒立之君輒倚強國為援如魯桓弒立與鄭伯會於垂盟於越以固其位然猶未定為何例也故州吁兩會諸侯伐鄭其殺也史不書君追晉崩與而定為成例矣弒立之君列子會則諸侯不復討觀成十六年晉人曰若有罪君列諸會可見此例行而宋鮑弒立至靈定之衛林父逐君晉悼定之而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三

舊以大夫稱人為貶而以書名為無貶先儒謂桓文之霸盟有大夫但稱人以為其國之人耳必世子始得次於小國之君大夫未張也自晉文翟泉之盟則列國大夫上干王子虎矣然猶未主諸侯也大夫主諸侯自晉襄垂隴主士穀晉靈新成主趙盾始而晉大夫橫甚無怪定十年安甫之會君大夫並列矣據事直書其義自見何待稱人以貶哉若以稱人為貶則隱桓以來外兵非君將皆稱人齊桓之霸伐宋伐鄭伐鄭伐英氏皆人之其皆以為貶乎殺之役謂以晉子主兵而稱人以貶則凡在喪出會盟而君書爵大夫書名皆喪也昭十一年厥慙之會大夫皆名是殺兵不動坐視蔡大子為俄而春秋猶褒其功也蓋君將稱爵大夫將稱名或稱人若君將或稱人則不以親將告知僖三十年圍鄭晉秦書人是

也。如稱人貶君復稱人貶大夫是上下混也。被殺者名為罪而會盟書名為榮是褒貶亂也。且以貶君者貶大夫是尊之也。安見為貶以大夫之叛君罔上豈一書人而足蔽其事乎。謂此成公二年以後之史例也。晉卻克率四國七大夫戰於鞍齊人敗績自侈其功而大夫皆書名以榮之。魯四卿並書齊公子首具列焉皆從前未有也是冬楚人盟十二國大夫於蜀列國之史既盟畏晉不敢張其事皆稱人自是遂有稱名為侯稱人為貶之例曰蜀之盟何以知非從楚告命之文也。如從楚告蔡許二君必不以失位削之矣。晉悼之季賊臣荀偃為政士句趙武士鞅繼之。所定之例更為嚴厲。當其意者雖小國之卿亦書其名而與之為伴。雖上國大夫不以名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告左氏作傳遂以為程泉以來凡會列國大夫者人皆史例有意抑之而豈知成公以前何嘗有是哉。諸侯有會同侵伐之事王人序諸侯上畿內諸侯之卿序列國士大夫各序其班無越次也。魯以周班後鄭遂有鄭之師然其叙三國來戰仍以周班故傳曰先齊衛王衛也雖衰世而古道未盡其矣。自桓文主會霸主序諸侯之上而有子男序侯伯上男序子上者如同盟于幽許男先於滑伯伐楚以後桓先齊伯會淮則先于邢侯同盟于申則先于子先於杞伯同盟馬陵莒子邾子先於杞伯以後莒邾恒先於杞是也有世子序小國之君上者數十年齊世子光序滕子薛伯之上十一年序莒子邾子之上傳以為先至也。蓋齊為大國而每貳

於晉故悼公因其先至而進之以說於齊也在喪稱子有居本班者有降其班者如葵丘之會宋襄稱子在本班也。會溫陳共稱子班鄭之下定四年陳懷稱子班鄭之上杜氏曰皆主會者所為也。諸侯之角攝位受盟稱子衛序鄭之下則信八年會踐上之叔武是也。晉卿序齊宋上自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始也。齊卿序宋卿上自襄二年底之會齊崔杼始也。然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王臣蒞盟其職書有與會次不同者踐土之盟齊宋先也而載書則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濟宋王臣莒期召陵之會蔡先衛也而傳稱襄去告劉子乃先衛侯皆王臣以周班為序也。楚卿序諸國之上蔡卿序陳上秦卿序宋上則楚主夏盟而尊其所驕也。於是而晉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伯思矣

一魯君臣私定之例五則

史官載筆時而受命君相而詳畧異焉。鄭子產為政蕭墜之盟公孫崇強與之命太史書曰七子而不敢問故昭三年鄭殺黑以大夫書然則君相之意旨史官不得忤之也。魯自強臣專國君如寄生史有承其命而書者有畏之而不敢書者無君而托為尊君媚晉而時為尊晉例益謬矣。大夫非君命不出竟而或書名或書人有當書名而不名者如高侯將南陽之中以靖魯難而曰高子來盟魯人害之也陳初聘魯而云陳侯使女叔來聘魯人嘉之也皆不書名也

天子之卿恒稱爵大夫書字皆不書名有不當名而名者如歸惠公仲子之賵而書宰嚭王越禮而賵且緩而豫凶事故名其宰也桓慕立而天王不討又下聘焉故渠伯糾稱名或曰仍叔之子家父皆聘桓也何以不名曰宰任國政王有過舉則失其職宰冠六卿奉使下國則發其尊魯史疾而名之若大夫奉命其職也無可責也顧以爲大夫褒貶而書字書名則又非也使女叔如宰嚭之書名夫子何以知其字使宰嚭如女叔之書字夫子何以知其名也衛蒯聩出奔父逐之也如晉殺申生之例稱世子宜也鄭忽之奔歸慕之也何以不得書世子蓋突即位而不以世子告魯復黨突而仇忽故不謂世子也猶之曹爲赤篡竊立踰年而出奔不稱世子未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美

不以告而魯史承之也輩一人而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而內卿可知也陽處父一人而或氏或不氏而外卿可知也春秋於爵次名氏一仍舊史之文而已然則宋昭公之大夫俱齊官而不名或夫子之特筆乎曰亦史官之例也公子鮑上結君祖母下交六卿公族以及國人盡殺大夫之忠於君者書宋殺其大夫鮑殺之也而告於魯曰昭公無道殺大夫之多也其告司馬之殺司城之奔亦猶是也於是華孫秦鮑之命結接於魯襄仲陰附之而弒成矣昭公之後四國伐宋而魯獨不與知華孫之來有力也以官書者承告之文皆以暴其君之無道而聖人因之以見被罪者昭之臣而來盟者鮑之黨也宋子哀出奔而不名亦猶是也

事非有關於天下一國之故則不書齊鄭朝王盛典也齊鄭納王及晉文勤王大功也而皆不書非夫子削之也魯王之義不明魯人以已不與而不書也鄭昭弒於渠彌子墨殺於齊襄子儀結於傅瑕而史不之書齊竊於突以突爲君也雖齊人之討賊大快人心亦不書也滑抗宋以納無虧無虧見殺魯人恥之故無虧之殺孝之歸皆不書也叔仲彭生不從襄仲之弒逆仲殺之而理於馬矢之下是忠義之士也而史不書齊林願氏批之匹夫匹婦之自經而聖人削之何以孔父仇牧之以節書也望溪方氏謂聖人削之發後人之疑以旌其忠則慶父何以不書卒於密而墨柔嬖結何以不書其卒也則又曰慶父出奔故也故亦出奔一請於齊一請於莒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毛

何以赦齊卒於齊也又謂魯柔嬖結皆隱之臣臣於桓爲其黨賊而削之而叔仲彭生又以其不黨賊而削之得毋自相背乎公子結於莊十九年始在使命未知其生於隱之世桓之世也桓弒隱時未知有公子結否及卒而追治其黨桓之罪不已苛乎先儒云春秋闕文於桓獨多正月不書王諸臣不書卒皆闕文也杜氏云彭生不卒史官畏趙不敢書也說皆不易而不必過求其義也成之篇齊侯伐北鄙取龍襄之篇季武子取下昭之篇晉爲杞取成皆不書季孫不欲書也魯政主於季孫季不欲書執則書之而事者以爲出於聖人之意則愈求愈遠而不得其說也文宣失政權奸用事此後史例更謬文八年十月壬午公子

遂合晉趙盾於衡雍乙酉會維我盟于暴兩晉公子遂傳曰
珍之也。蓋魯人不知其人而珍重之。非聖人珍之也。宣元年
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杜云出入稱名氏。所以
尊君道不害公子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成十四年叔孫僂
如齊逆女。僂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稱族尊君命也。
舍族尊夫人也。夫逆之首尊則夫人益尊。豈有卑其逆者而
夫人反辱乎。此義甚顯。而或以為後人增之。理或然也。昭十
四年晉免意如意如歸自晉。傳曰晉罪已也。統之盟叔孫
豹去族。傳曰逆君命也。季孫欲媚晉。故平即之歸。去族以媚
之。若就盟之君命。乃季孫假之以令叔孫。而叔孫不從。因命
史官去族。以示違命之罰。史氏承謬而不敢更也。夫子作春秋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秋以為史文。非大經大法所係者。如兩晉公子遂。順文也。於
義無傷也。上書季孫意如叔孫豹。下但書意如豹。省文也。於
辭無害也。則從其文而已。於豹無貶於意無褒也。
閔僂以前魯君主之。文宜以後三桓主之。而史職命焉。故夫
人有不赴不附而解夫人薨。非小君者。如僂公以夫人逆哀
姜也。魯人迎合僂意。以桓殺之太過。而大義昧矣。其後成風
敬嬴之卒。並稱夫人。君以為夫人。史安得不書夫人也。僂之
文十二年。卿太子來奔。而公以諸侯逆之。安得不書。卿伯也。
有非卿而書。獲者如公子友獲。嘉獲之以張其功也。外相
如不書。而齊卿如紀。書之者。魯為紀謀。而紀告之也。來不見
公而亦書。如介葛盧來。公在會。魯人喜能來遠人。先儒謂魯

頌何懼彼淮夷。來獻其琛。即其事也是。君主之而三家附和
之也。諒君國之恥。史例也。惟成十六年沙隨。公不得見。昭十
三年平邱不與盟。未嘗諱方望。溪曰。魯至成襄季孫威重。過
於沙隨之役。行父見執。平邱之役。意如見執。季孫之執。不
得不書也。則公之不得見。不與盟。亦不敢諱也。其說是也。夫
至於欲諱。而不敵則其情苦矣。或曰。何弗并季孫之執。諱
之曰。季氏方以代公之執。為忠而有功於魯。史敢快之乎。非
公命不書。邪。庶其以邑來奔。時公在晉。而宿愛之。莒牟夷和
黑肱以邑來奔。公一在晉。一在乾侯。而意如受之。安得有君
命。而史書於策者。季孫重其地也。不奉君命。又文豈以從之
史例也。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元

吳楚徐越以號舉其伍。稱也不從其伍。稱而人之爵之。則魯
人為之也。夫豈聖人進之哉。僂以前楚侵伐皆書。則而來聘
獨稱人魯人。以其有禮而人之非聖人。謂其有禮也。僂文以
後。楚日益強。與晉相主。齊盟故列國之侵伐。少則稱人。衆則
稱師。君將則稱君。卿大夫將稱人。而楚亦同於列國。焉其於
會盟亦然。自成二年戰於穀。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六年楚公
子嬰齊伐鄭。亦以名見。矣。自是列國之卿帥師悉書名。而楚
卿亦同。蓋諸侯之視楚猶齊晉故魯史之記楚事亦同。齊晉
也。徐勢未張。吳越後起。故宿以號舉。而徐為齊取舒伐英氏。
五年會戚。吳人與焉。故稱人。栢舉之戰。敗楚救蔡。故書爵。皆
魯人私書之也。入郢之役。使從楚人。殺陳夏徵舒。舒楚子入陳。

之例。當稱爾。然魯以齊晉視楚。而吳則外之也。使從楚。嬰齊伐莒。楚人入郢之例。當書人。則疑於大槩等帥師而君駐於柏舉也。故既爵於前文。後則仍其恆稱。以號舉而已。昭五年楚子率諸侯伐吳。而越常壽過稱人。重楚也。重楚不得外越也。黃池之會。兩霸也。兩霸不得不爵吳也。吳楚徐越皆外裔也。而於楚則內之。三國則外之。而或私喜之。則稱人稱爵。直書其事。則從其恆稱。皆魯人私意也。嗟乎。楚強極矣。晉日趨於弱。使非吳為之議。其後則泗上十二國。安能終春秋之世。故柏舉入郢。謂有功於中原。諸侯可也。然則外吳而內楚。夫豈聖人之意哉。前中參用通論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上

三

讀左補義卷首

綱領下

讀傳者莫不曰左氏之傳。史家之宗也。馬得其奇。班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有其一體。皆蔚然文名。於後而抑知傳非文也。傳聖人之經也。文極其工。正以發經義為工。傳非史也。傳聖經之義也。事極其備。正以開明經義為備。貌取而遺其神。可乎。綜其十有二善。臚列於篇。非敢謂已盡乎左氏也。學者因是而類伸之。則左氏之善。有不能更僕者。亦讀左者之一助也。

一躬承聖教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劉子駿云。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與親見。詳畧不同也。自漢迄隋。無有異說。集解序所謂受經於仲尼。不其然乎。至唐啖氏助。趙氏匡。據傳有不更庶長二官。皆商君爵級二十之內。以為秦人在職國之後。不知二官。秦先有之。後增至二十。非商君倡之也。朱子據傳云。虞不臘。臘為秦祭。亦謂秦人說者援應劭風俗通義辨之。又疑為楚左史倚相之後。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不獨楚為然。即以官為姓。當云左史氏如司馬司空之類。不當舉左為氏。夫宣王時有左儒。魯有左師。展孔子弟子有左人。郢安必其為楚人乎。蓋左氏春秋時人也。其文雖汪洋奇變。而不失三代渾穆之遺。黃氏澤曰。真春秋時文體。全無戰國

意思戰國書戰伐如所謂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擊等語皆左氏所無則項平甫所謂魏人王荆公所謂七國時人皆不攻自破矣趙氏汾陽以稱風稱魯頌商頌為疑不知皆聖人編詩手定故記述孔子兩引國風孟子亦言魯頌受經仲尼此其微也太史公以為魯人劉向別錄亦以為魯人其云左印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檀弓曾元曾申皆曾子之子史記謂起為曾子之門人趙氏經因謂從學于曾子雖未必然然與曾子同時可知也通義又云印姓魯左印明之後朱氏經義考云史記左印失明厥有國語是左印為複姓周人以諱事神孔子既卒弟子諱師之名故但書左氏傳而不書左印理或然也夫事必徵其可據國史非史官不能見夫人以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為然者也左氏非世為史官安能得如此之詳非稟命于君安敢以國史示人非親炙之久信聖人安得如此之篤師說本皆事理之確鑿可據者非因藝文志謂左印明魯史官也是也其云仲尼思存前聖人業以魯周公之後史官有正樂必也注故與左印明觀其史記則左氏為魯史官可知正樂必謀之樂官脩春秋必謀之史官史官欲成夫子之志諱于君為之倘哀公使儒悲學士喪禮於孔子也黃氏不然夫子安得而見國史且反魯後不過歲月間其成之能如是之速哉左氏之言曰春秋之術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春秋雖經聖人之筆削而藏之太史氏人不能盡見故欲其君相宣布于國中使大義彰著為萬世法信于左氏之為魯史而篤信聖經唯恐其不昭明于天下也

或曰續經二年門弟子為之非也高弟雖多未見國史且二傳必共聞之何以俱止於獲麟竊以為左氏續之也欲顯聖師之卒續經而為之傳傳者釋經者也無經安得有傳哀公十七年以後家氏以為印明既卒其子孫續成之是也世掌國史述前人之事故王守溪氏以哀公後文頗不類竊意國語亦續傳者彙集以補內傳所未備故陸氏以內外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之筆也然則左氏魯史而得與於聖人之春秋猶師塾為樂官而得與於正樂乎師塾未經執贊于門牆左氏安必入室而稱弟子故史公以為魯君子而不入弟子之列傳也然未嘗不以師禮事吾夫子時相同必年相若某事斯經篤信之久即以愛經于仲尼可也左印明恥之某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亦恥之微斯人其誰與歸
一親見策書
史官紀事之體有二曰策書曰記載策書者提綱挈領辭簡而該諸侯以是告即以是書而聖人有因乎史文者有不從史文者有刪去史文者晉董狐書趙盾弑其君齊太史執簡而書崔杼之弑而經無異詞則固乎史文者也溫之會晉侯召王而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甯確謂其子曰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叔孫昭子謂意如亦曰子以出君成名經乃為自奔自孫之辭則聖人自為立義不從史文者也其餘多據策書之文而刪其禮之常者事之不足為法戒者班叔皮所謂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是也記載者窮源竟委

辭繁而不殺如周志晉乘鄭書楚書之類與春秋之體迥不相侔杜預曰仲尼皆承策爲經謂但據策書而不難以記載也左氏親見當時策書而知聖經大義所在因以列國記載之事詳叙於編以闡其義杜預所謂傳采衆記是也

一傳王重霸

左氏之義首在外王尊王不得不重霸而讀者據孟子而曰聖人黜霸夫以萬世之人心而論則霸者常黜以春秋時勢而論則霸者當尊霸之當黜也爲其於仁義而假之陽爲尊周室之名陰遂其自私自利之實也故孔子以爲器小孟子以爲三王罪人然假乎仁義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也陽爲尊周室之名者猶知周室之當尊也嗟乎東遷之後天子之喪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四

求購求金不能應至王室不能以喪赴天王帥諸侯以討寤生不朝之罪而射王中肩此時求一假仁仗義以尊天子者其可得乎官受方物脩其職貢使衰周猶繫乎人心霸者之力也惜夏者楚也有霸以後止有一楚無霸以前秦晉齊宋皆楚也小國日就夷滅矣齊桓創霸存三亡國義聲震於天下而諸侯不敢肆自是晉文至悼世爲盟主傳尊周恤小之美名不敢貪諸夏之尺土也受小國之懇而時合諸侯以討之執之也雖楚之橫暴猶挫其鋒惴惴恐霸者之議其後不然而旅何人所肯存三國而不有哉迨襄二十七年宋之盟而南北分衡定七年鹹之盟而天下無霸於是七雄起小國滅而周鼎亦侈然則桓文於三王爲罪人而視春秋之諸侯則

功臣也管仲於聖賢爲器小而視春秋之卿大夫則仁人也此孔子所以仁管仲而孟子亦稱桓公爲盛也

一寢兵息民

左氏叙戰具有六陷三累之奇故古來名將無不熟讀左氏杜征南軍典芳干取以自隨非無意也讀者幾疑其爲兵家者流此明人王長民陳錫元黎美周宋尚木諸君左氏兵法之所爲作也不知左氏之義不貴用兵而在寢兵不忍殘民而在息民於州吁則云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於宋瑒公則云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於陳桓則云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去草焉以親仁善鄰爲寶以攝怨殘民爲惡與春秋無義戰之旨昭合故春秋猶爲近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五

古使當七國方以首功多者爲上將安得開斯言也故壤楚者霸者之烈也而以名陵爲盛服鄭者爭霸之事也而以三駕爲優蓋予其不嗜殺人也僖十九年宋襄求霸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僖曰傳德而舉文王爲法吳師救陳延州來季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遂退師以爲其名此其當時所未有傳兩書之爲春秋之法信乎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止戈爲武不殺爲仁蓋寢兵息民春秋之志也

一羽翼六經一則

目三易行而龜卜之說微而傳曰筮短龜長自周易行而連山歸藏之制廢而左氏猶存三易之說自王弼註易而京房焦贛才虞翻之說俱微左氏則占主三易而兼用雜占之

辭於引書可知古文尚書之爲後出於有窮滅夏而知史遷夏紀之疎於命晉以唐詰命魯以伯禽而知周書之未備於引詩可知鄭風二十一篇絕無怪女之譏恨於朝廟典章可知武王周公之大禮大樂未盡民於春秋傳且爲功於羣經所謂五經之餘派而古聖人之羽翮也

周衰禮廢聖人作春秋以維之傳之發明經義者皆所以維周禮也田制壞矣傳述夫子之言曰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敘從其薄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而知稅畝田賦之爲厚敘也軍制壞矣傳載晉初一軍繼爲三軍五軍六行而州兵而崇卒齊爲先聖中興或廣驅乘楚爲左廣右廣鄭爲先偏後伍宋爲鶴鵠色則深惡三家不能守周公之典而知

讀左補義

卷首

六

邱甲作軍舍軍之爲亂法也講武之田不時矣傳曰農隙以講事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而知大蒐大閱之非時制也朝覲之禮不行矣傳曰天子不稽首朝以重班爵之位帥長幼之序諸侯罷於朝會加一等公當饗卿當燕而知朝於王所雖出入三覲循非禮也九伐之法不振矣傳曰以王命討不庭諸侯敵王所愾則賜以彤弓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諸侯不相遺俘而知擅與擄伐者之非道也司徒之封疆廢矣傳曰天子一圻列國一同以降而哀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溝塗相限不使戎車是利而知取田歸田疆田之非制也十二荒政不修矣傳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勤分而知告糴之爲未務也司燧之禁不修

矣傳言出火納火不得其節則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水火

交而致火宋占星而爲火備鄭修德而不復火而知成周宣

榘火及內外災之由於人道也大行人之邦交不明矣傳曰

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七姓從王王

賜之駢旄之盟而知春秋之書會盟皆非古也宗伯之典

不著矣傳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有取於楚昭若晉祀夏

郊亦有禘祀魯以禘樂賓祭宋以桑林饗賓而知吉禘卜郊

之非禮也馮相保章之職不修矣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

日御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

則不悖言置閏也三辰有災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

又曰伐鼓於朝用幣於社言救日也而歸其要於慎政一日

讀左補義

卷首

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而知日食星變之務修省也五禮

六樂之教不明矣傳載周公之辭形鹽衆仲之論舞佾甯武

不拜彤弓穆叔三拜鹿鳴以及子太叔吳平仲周倫秦醫之

徒皆暢言其所得傳備錄之而知凡變禮易樂者之必誅也

他如力役則非時而書雖時亦書馬政則日中而出日入而

入水政則北陸藏冰西陸頒冰諸如此類不能悉數其有功

於周禮者大也

一表裏論語

聖人之心法具見於論語而左氏無不與之表裏微獨桓之正文之諷景之無稱武子之愚武仲要君之類班班可考也而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三致意焉然後知禮讓之可與爲國

備揭小人之情狀。然後可與知言。變患之來。以天爲斷。不用
屑與小人爭得失。然後可與知命。治人必先立本。用民必先
教民。而書戰敗。則不盡其情。本之節愛敬信。時使以論政治。
本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品騁人物。孔子志在東周。世莫
之宗。春秋所由作也。凡低同於周之德。三代之治。如季札如
韓起。卽倣如祝鮀。猶必備錄其文。蓋無一不以聖人之心爲
心也。或謂左氏熟習史事。以求合於論語。則又不然。於弗狂
之叛。無名孔子之文。於齊景公。無君君臣臣之對。不載太宰
之問。後世因不知其爲吳爲宋。不載南子請見。後人因誤爲
南蒯。於陳無絕糧事。於宋無向魋欲殺事。於齊無歸女樂事。
其他遺漏不可勝計。而七十子之附見者。落落如晨星。誠以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八

一屬辭比事

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敘也。屬辭者。聚合其上文下文之辭。
比事者。連比其相類相反之事。孔氏以會同褒貶分言之。非
也。左氏本此義。以作傳。如周鄭交質。大書王崩。又曰王未葬。
也。觀其屬辭。而知取麥取禾。宿生伐天子之喪也。晉悼服鄭
而驕。楚其臨沒而悔。越武之新政。偷安屈建之新政。敏肅北
於比事。而知楚強晉弱之故也。若夫經之屬辭比事。顯然可
見者。傳每舍其大而論其細。如天王歸賂。不言賂惠。則仲子
之非以屬辭已明。而但以緩急爲非禮也。澶淵之會。不以不
討蔡般。弒君爲非。以比事已明。而但譏其無歸也。若一傳之

中彼此相形。而得失見一人之事。前後相照。而是非昭。晉楚
俱用夾寫。傷楚強之山。於晉衰也。魯鄭每爲並叙。傷季孫之
不如鄭臣也。快盛衰之關。立事爲之矩。莫不舉一例餘。而旁
通四達。桓與文相比。襄靈厲悼與桓文相比。而升降可見。伯
未興之前。與有伯相比。有伯之後。與無伯相比。而世變可知。
條理燦著。脈絡貫通。觸處皆屬辭比事之旨也。

一文緩旨遠

東萊氏曰。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而意獨至。
唯左傳爲然。卽杜氏所謂其文緩。其旨遠也。蘇籀雙溪集載
張嘉父以春秋義問東坡。東坡云。惟印明識其用。終不肯盡
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求之。故不敢輕論也。此深知左氏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九

之用心。得其文緩旨遠之趣。張氏本此作通訓一書。必有先
得我心者。惜乎未之見也。蓋左氏之傳。或長篇而餘情自示。
或隻字而函蓋無遺。有似刺而實褒者。如洩冶之傳。引詩之
類是也。有似褒而實刺者。如宋之盟。號之會是也。有補經所
未備者。如曲沃兼翼。晉鄭納王之類是也。有略經所已明者。
如北杏諸會。皆不叙列國之類是也。前有綱領。後有歸宿。各
爲數十年之始終。篇見而必舉義精仁熟之言。以爲圭臬。其
尤要者。則在無文之文。如齊人之弒商人。由公子元。而通篇
絕不言元。宋人弒杵臼。由公子鮑。而通篇絕不言鮑。而元與
鮑已隱躍於字句之間。諸如此類。其可以輕心掉之乎。蓋奉
二百四十二年之經。而疏之導之一以貫之。使人悠然會其

皆所謂其文緩其旨遠而不肯盡言者也

一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故其辭多恕

或曰左氏論人多溢美之辭故范氏以爲誣昌黎以爲浮夸其信然乎曰溢美之辭蓋述史官之意也第就其行事之迹而不論其從來之心但執其偏端之是而不求其錯見之謬如鄭莊之人許以爲有禮而不計其利許之心也楚莊入陳予其存國而忘其置二虎之惡也諸侯朝聘往來昏禮納幣遊女之類俱謂之禮蓋當時以玉帛相見爲禮而以干戈相接爲禍故文九年傳大書曰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身爲國史史例所在從而述之其於聖經之義兩不相與也安得盡以義法求之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十

一言有不駁事有未詳故其說非誣三則

或曰左氏之億中未必可信而其記載安必其可據乎三頁殉死知秦之不復東征乃至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季札聞齊風謂國未可量而齊篡於田氏聞鄭風以爲先亡而鄭後復麟一百四年滅於韓號之會公孫揮以國弱齊惡爲召憂而二子無憂昭四年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勝先亡而勝滅於宋王偃於諸姬最後衛遷於帝邱下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始廢蓋歷四百二十六年也魯三家至戰國無聞知已滅也而云季氏亡則魯不昌若莊二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而傳不能知其入僖十九年宋人執昭宣公昭二十七年邾快來奔傳不能舉其事在二

十六年經自爲經傳自爲傳後二年往往無傳予謂其不駁可以知其驗者之非妄也有其不能盡知可以知其所知者之非無據也

左氏好言前知然其爲前知者不外見乎筮龜動乎四體二語亭林顧氏曰天文五行之學愈疎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古不之及其簡也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忌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其他則筮龜而已言筮不過貞悔互變之象言龜不過兩霽蒙騁之常則其所謂前知者非猶後世穿鑿之論也且城濮之戰其兆在郊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十一

可知楚成子玉卜吉而凶也衛侯將過五氏卜之龜焦而卒受齊邑是又卜凶而吉也史多載其驗者不載其不驗者而說者以爲事後之附會夫自漢以來卜筮奇中者多矣而春秋卜筮獨不許其一中乎

左氏之論事往往歸之天道後儒多議之夫王曰天王亦曰天子則天命天討天若付之矣周之盛也天監在茲上帝臨汝君即天也及其衰也蒯伯凡伯家父之徒作詩呼天非呼天也呼君也東遷以後雅詩既亡無贊天之謀格天之事而亦無能呼天以入告者人事日益微而天事有權天方授楚致毒中原天將興晉遂爲世霸皆天之厭周德也他如陳氏篡齊兆先伏於桓桓季孫竊魯占已見於莊信凡當時之言

星言卜言筮言夢率多奇中而於諸福善禍淫之天道有不
爽者有甚爽者晉嬴之衰也卿大夫宮殖私家其於當爲之
事多援天以迷其媿情甚而般之弑父虔之弑君拱手以待
天誅陳蔡復由需之天數則居天位而食天祿者何爲乎故
春秋之世有大事而無人事也其實開劣如魯昭即無季孫
何必不齊昏庸如齊景即無陳氏何必不亂亦人事耳否則
晨門沮溺之見高出聖人矣豈其然哉長叔欲支天而賊臣
殺之聖人欲回天而列國沮之迨三蟲疊見西狩獲麟聖人
告終之兆也故經以獲麟終而續經以孔子卒止嗚呼春秋
之天亂世之天也天之爲亂世之天者春秋之君相爲之也
左氏傳以天爲樞紐其大旨如此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主

一小疵而大醇

左氏受經於仲尼非即仲尼也春秋夫子晚年之筆夫子既
卒左氏乃爲作傳非一字一句而承聖訓爲之也其於大者
不謬矣而學問之小疵詞旨之失當不能免也子產聖人以
爲惠人其將卒告于太叔之言大非聖人居上以寬爲本之
旨此誤採鄭書而失之者許僖以爲而縛卿璧賴子亦以爲
面縛此誤採楚書而未經刪去者魯哀姜與閔子弑齊桓討
之而傳以爲已甚宋元公章厚葬之僭侈仲幾不能將順葬
如先君而傳以爲有禮黃池之會吳語云吳公先歿則淫名
去也而傳猶據晉乘之文丁背上曰叛上背下亦曰叛如王
版王孫蘇是也背盟主曰叛背蠻夷亦曰叛如諸小國舍楚

歸晉皆曰叛楚是也一字不慎大義有乖如此類者不一胥
失之也亦有左氏本未嘗誤而簡編遺漏劉歆補苴之而
失者韓之戰穆姬登臺以請而晉君朝以人嬖子夕以死數
語古本俱無以稱公子爲稱族稱族爲尊君命以去公子爲
舍族以舍族爲尊夫人史墨蔡龍之說與范句相左鸛鵒之
語絕不類西周氣象而其文俱工使人有魚目混珠之憾至
韓魏多嘉予之詞趙鞅多隱約之語或其子孫當七國之世
避禍而潤飾之未可知也然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後之言春
秋者不能出其範圍其立論與聖人實相符契豈可以一節
之疵而疑其全體之粹

一闕幽而微顯

讀左補義

卷首綱領下

主

文中子謂三傳作春秋散退之附盧仝詩謂春秋三傳東高
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知不讀公穀猶可以意逆之不讀左
氏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蓋經有無待傳而明者屬辭比事
無不可見其槩也若州蒲之弑自成九年伐鄭之後樂書並
不見經至十八年忽書晉人弑君微傳安知弑君之爲書也
鄭伯如會卒於剡微傳安知爲弑弑也楚子麇以疾卒微傳
安知其爲弑弑也他如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微傳則相傳
爲佞人也僖十四年季姬及鄭子遇於防微傳則或以爲自
媒也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微傳則且以爲導淫也定四
年吳入郢微傳則以爲掘平王之墓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
手抉目而且辱及昭王之母也家氏鉉翁曰使左氏不爲此

書後之人何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乎不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故左氏傳為聖學之階梯實全經之表綸

讀左補義綱領終

讀左補義綱領下

函

讀左補義卷之一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 錄

明 堉 校

春秋左氏傳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論史記

受其傳者左氏春秋杜預明經傳弟子人異論各安其志失其

直故成左氏春秋杜預明經傳弟子人異論各安其志失其

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

之名也周禮有大事官掌其事而達四方之志諸侯

亦各有國史大事官掌其事而達四方之志諸侯

轉日周禮有大事官掌其事而達四方之志諸侯

人不能見春秋之舊典告經也周禮有大事官掌其事而達四方之志諸侯

書成之法其春秋之舊典告經也周禮有大事官掌其事而達四方之志諸侯

其餘即皆用舊史公存其文辭有文辭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左氏明

其辭即皆用舊史公存其文辭有文辭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左氏明

或後經以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

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謂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也

對時論公羊氏春秋之法亦云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也

禮不存推魯春秋之法亦云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也

已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也

爲優蓋公羊穀梁之義也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也

是左氏傳中矣

隱公一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周書論法隱公之子母

隱公一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周書論法隱公之子母

隱公一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周書論法隱公之子母

隱公一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周書論法隱公之子母

隱公一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周書論法隱公之子母

隱公一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周書論法隱公之子母

先儒始事
始門明
詩前附之

傳惠公元妃孟子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孔氏

之龍村
為夫人此兩
叔子平仲
子孫出夫人
二子如仲
正隱桓二
傳侯孫仲

也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治內事不得稱夫人故稱之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之為次正也
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
容有似之者按仲子手有魯字文宋武公之曰是當為魯夫
史記索隱謂有魯字文非也按宋生桓公而桓公之
子所以南公即魯公今山東曲阜縣生桓公而桓公之
生男也公不以是為隱公立而奉之以為公之祧也父志
為桓公少是以立為太子而國人奉之為祧也父志
仲子有文在其手季友亦有文在其手桓則躬蹈踐逆季
則世擅國命其所謂瑞乃天之降孽於魯者也故傳首揭
此以為鑒或謂左氏好言嘉瑞又謂三家子孫飾言皆非
也古者諸侯無再娶之禮孟子為適夫人則聲子仲子

請主補義 卷一 隱公

皆妾也且繼室以聲子攝內政則隱為庶長矣桓母安能
貴桓安能以母貴乃宋武以祥瑞之故寵異之而公亦求
接大國故宋以夫人歸公以夫人娶觀後歸賄不及聲子
知已聞於王也當時諸侯妻在猶再娶如衛母為夫人子
不為太子乎然非禮矣惠公志在立桓而不以告廟者以
桓尚少耳左氏逐一清出蔽罪惠公正亂本也
經 未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攝政不即位然攝行 三月公及
邾儀父盟于蔑 凡盟必刺牛耳執以盛血樂以盛耳將
神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辱以次殺戎有傳教樂以長
當飲者令合其血既飲乃飲其肉以次殺戎有傳教樂以長
使魯盟之禮也按春秋列國私相盟誓始此蓋盟非所貴而
彼魯於此有之胡傳言之詳矣魯盟附庸國得姓今山東而
縣有姑蔑故城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云戰勝其師得

一周年所估
月為等一
年為等一
公十一年心

其傳者鄭國姬姓宣王母弟友之後宋子詩傳本在
今河南新鄭縣地武公得號鄆之地乃徙其封是為新鄭按
今鄭陵縣地音假也仲子惠公之妾婦人無諸當繁夫
子之昭之說以明所繫不令繁夫當以字體其聲子
故呼阮反明也始周反 〇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凡盟以兩地
盟按此亦東平州東小國 〇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為王
國伯也按此王臣封府東此有祭伯城 〇祭伯來 祭伯為王
祭仲 〇公子益帥卒 祭仲 〇公子益帥卒 祭仲 〇公子益帥卒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攝也 杜預曰攝君政下修即
附注蘇氏曰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大夫奉鬯主于西
南面攝主謂攝姬之子次當立者故隱公亦攝主也
人君即位之始年曰元年此史氏之成法非大義所寓也
何休云必天子然後改元說者因謂開卷元年使見訪侯
之僭愚按春秋魯史非天子之史也以魯為主而王朝列
國之事因告附見故君稱公國稱我皆本國臣子之辭三
代王者特重正朔而無年號春秋大書正朔明天子一統
之尊自記元年識本國一君之事何氏所云秦漢以下之
史非所語于三代列國之史也魯史曰春正月夫子增王
字魯王之大義也傳加一周字以發明聖人尊王之義王
周二字連讀後世皇唐皇宋皆本此春為周春正為周正
子月一陽始主可以為正即可以為春其義甚明何休之
熱周王魯及胡氏之夏時冠周月蔡氏之改歲不改月皆
可以此一字正之 穀梁氏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
也又謂隱之讓為成父之惡黃楚望曰先君之失禮再娶

請主補義 卷一 隱公

邪子克也自注一句左氏憤川之法有注于事先者提筆也有注于中間者前注後闕也注于後者通體歸宿也

讀左補義

卷一 隱公

四

矣

夏四月費伯魯大夫○費如字帥師城郕魯邑按今山東魚臺縣東北有郕城西南有費亭

師大衆也城夫役也而非公命豈以其攝而藐視之歟傳爲蜀氏之禍伏筆

按費耶極地皆接壤城耶爲明年人極張本。周禮史官有大史內史外史小史之屬。春秋魯史也。左氏獲觀十四國史書而於魯加詳。其有當時記載未登策書者。錯舉識之以明魯史不書之故。前後事蹟無甚關係者畧之。

申侯召大戎
陷京師弑幽
王鄭桓公死
焉由亦鄭之
讎也而平隲
舅氏思深武
亦岳翁情重
成申成甫掘
井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按中國姜姓今河南南陽縣北有故申城生莊公及共叔段仕解段奔共故曰共叔按共國今爲輝縣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按寤生之說不一史記鄭世家云寤生生之難疑高愛極寤絕生而驚寤也正字通寤同還逆也則改字矣共叔段請弑鄭公弗許及莊公卽

突與有力影
 雖傳無此意
 而詩云君子
 不厭抱恨丘
 獨影生
 征昭平白樹
 武人誰及中
 兵曹初字呼
 康中守役於
 三昧於公口
 中道說不義
 明知其不義
 而聽其肉及
 其志便不可
 聞

位爲之請削公曰削嚴邑也號叔死焉他邑惟命
 嚴險以西號叔爲仲羅必國名紀吳仲傳稱號叔封東政乃
 紀叔爲西號叔爲仲羅必國名紀吳仲傳稱號叔封東政乃
 所號叔者即叔後接西號叔爲百城此東號爲仲號制一名
 虎申今河南杞水縣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今河南蔡
 西東今河南杞水縣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今河南蔡
 屬縣東南有京縣故城天子諸侯之弟有稱太叔者如大叔
 帶大叔僕之類曰京城外之也即此見其失教或謂故後其
 名驕之祭仲鄭大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方丈曰墉三墉
 長也三丈有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步故大都不得過
 百雉云有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則公七里
 侯伯三里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
 害。按稱姜氏不以爲得也。曰。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
 所無使憾。莫也。莫延也。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

卷一 經公

五

上面篝火蓋
攀進出可夾
二字駭然而
起
先後兩受字
極相闕考叔
愛其母能愛
及莊公之母
公愛其母不
能愛母之所
愛純孝所以
編稱考叔

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歸也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鄭鄭邊邑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鄭邑按今津縣子封公子呂也曰可矣朱解言今厚將得衆厚謂土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之人大叔索聚完城郭甲兵具卒乘步曰卒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或意兩將字爲疑據不知不義不暱襲鄭之謀必有人發之而子封伐京居然拒駭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按魯史恒法當書鄭伯之弟段出奔共今與秦絳陳黃宋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補注

男是一新境
界休者亦寧
筆飛舞

伯議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伯議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為文明鄭伯志在
于殺難言其奔按經不言殺則遂實姜氏于城穎鄭地城今
段之奔可見○附注難如字
此西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
谷封人按今登封縣有穎谷蓋段在則全體皆昏段去則天
有母遺緊我獨無助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
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隨若今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太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
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賦賦詩也融融有樂也洩洩舒
讀左傳義
卷一
公
六
碩情何詩大隧四語左氏極力形遂為母子如初毛獻來曰
容其母子如初也○幸世反
日血未乾而割刃矣獨於母子之間必黃泉之吉是踐何敢
於悖義而不敢於悖不義也考叔曰吾姑使吾君母子如初
而已隧而相見可也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
蓋納躬自備之道
公詩曰幸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穎考叔子為千愛
婦人之孝是能錫爾爾類也詩之所謂惟孝叔足以
當之也解傳引詩不肯與今說詩者同後皆倣此
鄭伯克段之獄或以為故予大邑陌之于死未免深文或
以為善全兄弟聽其出走未免失出惟左氏罪其失教抑
得春秋之義非為段寬也段之叛逆人所共見鄭伯之志
隱矣故鄭志二字是主庸首黜母子三人不重姜氏釀亂
見莊公與段同胞何忍疾視其不義而致之死已隱射到
志字請制引號叔為鑒以為生死之機間不容髮利段所

讀左補義

卷上

七

以死段也於兄弟之情猶未盡泯魏水叔謂提出死字使母嫌疑不欲者非也姜猶不省爲之請京段甫入京凡舉動深中莊之所忌而克段之志已決故二子三諫極張皇而莊三答極冷淡是鄭莊有死其弟之志也及反謀已露曰可矣從前積忿盡洩後來隱禍俱銷先發制人別無他議云公問其期夫人將啟想見京城內外夫人左右皆密布私人動靜消息莊必知之穀梁舜其處心積慮夫豈誣之乎子封伐京而莊以一軍邀其去路難之者難乎其出奔也四面皆兵投生無地段雖困獸猶鬪克之者已無緩追逸敵之心矣段是日出走莊卽于是日逼母出宮而已俟諸城賴單車輦至白髮頽然毫不怵心生無相見遂字

左補義 卷上 隱公 七

遙接出奔十九字作一氣讀而莊于是乎如其志或云上一截是克段下一截爲真母總以姜氏始終不知左氏釋經者也經但言克段而已母子如初而段不敢歸母不敢請兄弟已不能如初也試思考叔之子公公之于姜及段執親而叔能以一言悟主公乃不能積誠以悟母婉轉以訓弟且純孝如考叔其調停母子曲至而公不能使爲段傳令其多方開悟設法補救以至于融融洩洩傳特爲教字作一樣子而鄭伯失教之罪乃無可辭或云段非可教然則將不教而誅之乎或曰祭仲子封三論是欺非欺引詩言爾類以見諸臣皆莊公之類從無失教之言但有剪除之策皆有媿于純孝之封人也爾爾公也類兼二子也

有一字涉漏乎

前以似事發
即斷解已
活大意下乃
詳言之開文
家無故法門
焉天則曰而
事理從而論
有詳於仲
子兩行五字
後亦三字一
惠公前只一
字後却整排
較十字變化
不測

汪云莊補也
禮收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
名。莊公之孫也。在春秋前故曰緩。子氏仲子也。竟在二年。期
及宰嚭之孫。公羊曰。車馬曰賵。皮裘曰。春秋。齊。魯。伯。糾。季。周。公。
子。氏。之。非。也。使。舊。史。如。仍。叙。以。行。次。書。事。周。公。以。爵。貴。孔。子。
無。從。得。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謂。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
其。名。而。葬。先。儒。非。之。多。後。顧。命。為。據。或。又。疑。成。王。崩。於。乙。丑。距。
境。而。葬。王。即。位。僅。九。日。五。服。豈。能。畢。至。恩。謂。康。王。九。日。即。位。
而。葬。康。王。之。諸。侯。集。可。知。天。子。諸。侯。五。月。同。盟。至。盟。疏。云。昭。三。
十。年。傳。諸。侯。之。喪。大。夫。三。月。同。位。至。土。踰。月。外。姻。至。此。言。赴。
土。而。大。夫。送。葬。大。夫。三。月。同。位。至。土。踰。月。外。姻。至。此。言。赴。
遠。近。為。差。因。為。葬。節。疏。云。踰。月。通。死。月。亦。三。月。也。彼。同。位。言。
同。為。大。夫。者。外。姻。謂。他。國。有。婚。姻。之。好。者。故。雖。記。有。大。夫。士。
赴。於。他。國。之。君。之。禮。此。同。位。外。姻。兼。他。國。言。雖。記。有。大。夫。士。
之。若。大。夫。士。有。官。守。則。大。夫。遣。陪。臣。士。遺。僕。隸。贈。死。不。及。尸。
尸。未。葬。用。生。不。及。哀。按。杜。解。既。葬。則。屍。除。除。葬。則。屍。除。葬。則。屍。除。
之。通。稱。用。生。不。及。哀。按。杜。解。既。葬。則。屍。除。除。葬。則。屍。除。葬。則。屍。除。
讀。左。補。義。卷。一。隱。公。八。附。注。云。杜。於。晉。議。
太子之服。應既葬除服。後此傳文及鄭伯辭享景王。景樂為
證。今考傳。生不及哀。言惠公薨久。今來。謂不及哀。哭方盛。
之時。耳。至。如。子。產。為。鄭。伯。辭。享。直。云。免。喪。聽。命。傳。亦。但。言。葬。
鄭。簡。公。杜。何。由。知。其。定。為。既。葬。而。除。也。叔。向。據。景。王。明。言。三。
年。之。喪。雖。貴。遠。服。禮。也。乃。謂。葬。而。除。也。叔。向。據。景。王。明。言。三。
樂。而。不。疑。除。服。可。乎。益。顯。其。謬。諒。凶。事。非。禮。也。仲。子。在。而。
說。者。多。疑。傳。妄。朱。子。曰。古。人。不。諱。凶。事。
如。國。君。則。位。為。碑。之。類。按。碑。音。闕。棺。也。
傳。謂。天。王。賵。惠。公。兼。及。仲。子。仲。子。固。未。卒。也。未。卒。而。賵。似。
非。人。情。然。當。時。非。禮。之。禮。原。有。不。可。意。測。者。諸。侯。再。娶。強。
國。自。矜。依。附。故。仲。子。得。聞。于。天。王。時。將。改。葬。惠。公。故。賵。惠。
而。加。禮。于。仲。子。也。夫。車。馬。非。殉。葬。之。物。不。過。為。葬。時。儀。文。
身。後。之。榮。耳。故。大。夫。有。生。而。賜。諡。夫。人。有。生。而。歸。賵。皆。寵。
異。之。過。禮。衰。世。之。事。也。且。惟。仲。子。尚。在。故。二。年。之。卒。越。三。
年。而。考。宮。適。當。除。喪。之。後。諸。經。無。不。合。也。或。曰。周。魯。隔。遠。

傳聞之誤謂仲子薨豈啗入魯境而不之察耶或曰如云

兼。謂。當。云。惠。公。及。仲。子。僖。公。及。成。風。此。何。以。不。言。及。惠。公。
死。者。也。仲。子。生。者。也。死。不。可。以。及。生。也。僖。公。子。也。成。風。母。
也。子。不。可。以。及。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按。之。書。法。有。所。不。得。
施。也。如。曰。歸。惠。公。夫。人。仲。子。之。賵。止。見。謂。仲。子。而。不。兄。惠。
公。之。賵。也。成。風。已。稱。夫。人。如。歸。祔。曰。夫。人。成。風。不。見。為。僖。
之。母。也。本。隨。以。春秋。大。義。言。之。微。特。仲。子。為。妾。王。不。當。賵。
即。隱。公。之。立。未。嘗。請。命。于。王。天。討。不。加。而。反。賵。其。先。君。故。
賵。惠。公。仲。子。交。失。之。魯。史。深。惡。其。事。以。一。緩。一。急。為。言。若。
曰。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天。子。七。月。而。葬。一。段。已。為。三。年。
天。王。崩。武。氏。求。購。作。斷。案。仲。子。未。卒。天。子。命。賵。收。葬。惠。公。

讀左補義卷一隱公

衛桓親會而天王之崩葬未聞如京師哭臨遣使加賵同
軌之義謂何比事以觀嗣後王不書葬不必有傳矣讀者
毋以一傳止釋一經也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杜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
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則。書。不。然。則。百。故。
氏。所。紀。其。不。見。于。經。者。皆。夫。子。所。削。既。非。經。旨。亦。失。傳。意。按。
紀。國。姜。姓。今。山。東。壽。光。有。蜚。不。為。災。亦。不。書。蜚。負。蟊。也。按。春。
秋。亦。書。者。因。知。史。例。不。一。
而。聖。經。之。義。不。係。此。也。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宋。邑。按。今。河。南。杞。縣。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
宋。八。盟。于。宿。始。通。也。
據。下。傳。宋。人。伐。我。大。無。禮。也。而。公。亟。於。求。成。宜。其。見。侮。而。
以。大。夫。應。命。也。魯。人。恥。之。故。不。書。公。

中點六子二
字是承慶公
立而祭之來

衛公孫而
伐鄭而後王
師而後伐諸
鄭而後伐諸

鄭公孫而
伐鄭而後王
師而後伐諸
鄭而後伐諸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謂義舉惠公之薨也
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孔疏有宋師是報黃之
于大子故有闕後黃氏澤謂得見惠公在時桓衛侯來會葬
已葬大子非也傳見隱公立奉桓為大子也衛侯來會葬
不見公亦不書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今河南淇縣
改葬惠公公不為喪主者以桓為大子當主喪蓋為前傳
攝字證也衛桓會葬以公非大子不主喪無以相見成禮
故不見公蓋為公不臨喪證也皆所以明隱讓之實公但
不為喪主耳至葬事則竭力經營否則不必改葬矣或譏
其畧者謬也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共叔殺出奔衛彼國者奔不書衛人為
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衛侯見鄭為鄭上私號師西

讀左補義卷一隱公

鄭國也按今河南陳州補伐衛南鄭請師于和按使和
注畿內封國與王師同伐衛南鄭請師于和
使私于公子豫魯大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
于翼和地按今山不書非公命也

叔段奔共共衛邑閔二年狄人衛傳云益之以共勝之民
即此毛氏條實以為鄭邑謬也段奔于衛故其子滑亦奔
衛衛桓遭州吁之寵幾致奪嫡乃入公孫滑之言為叛兄
之段報讎伐鄭又何怪他日州吁率數十亡命人國乎鄭
欲報衛結和却欲附鄭牽魯兵聯禍結皆衛桓啟之請師
非禮也請于公復私于豫公不許而豫遂行固豫之逆命
亦公之無刑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史官載筆君為重故君不臨喪實不見公帥師非公命與
作不出于公史皆不書非聖人不書也若史書於策則聖
人莫知其不見公非公命矣至三家專政大夫之命即公
命而悉書于冊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歲內諸侯不知有王列國所以無王也諸侯無王大夫所
以無公也三書非公命而此曰非王命權之下移由來漸
矣

衆父卒公子益師字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曰禮葬之喪小
臨之崇恩厚也

不與小斂見公恩誼之薄按公穀皆以日月為例而左氏

讀左補義卷一隱公

僅一見于此比事觀之猶未合也左氏熟知史例間有以
臆度舊史之意失之者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杜預潛魯地近戎按戎今山

月莒人入向孔疏莒國已姓諸云莒姓少昊之後杜預云向小

親將也師少故不稱師師少稱人地曰人按將早者非君

也按此人國之始莒今山東莒州向今江蘇南境遠縣西

駭帥師入極無駭莒國極附庸國按今山東

辰公及戎盟于唐魯地按今

十月伯姬歸于杞伯姬魯女嫁杞所

按此外相盟之始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也何以知之由三年喪畢考宮告祭也按杜曰桓母也蓋隱

以桓為惠之大子其母之薨以夫人告廟杜預謂侯也然猶不

敢反哭則姑盡同于嫡何以見不反哭也于不書葬知

之何以見不葬姑也于考宮知之魯乘周禮此其後也

人伐衛凡師有鐘鼓曰伐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莒或

莒子娶于向邑大夫以兵入向取向姜還未嘗有其地也

司空無駭入極費序費伯也勝之

本父城郎早已窺極意極爲莒之與國報其入向之怨歟

自此極不見經

九月紀裂繻來遊女卿爲君遊也按程了云君遊於其所館有

讀左補義卷一 隱公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陳綱杜云子帛裂繻之字

杜氏曰莒魯有隙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

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史稱字嘉之也趙木

納曰終隙及桓無東鄰之侵子帛之功也愚按紀爲魯平

莒故爲魯之盟諸儒俱謂大夫不先諸侯杜氏比之內臣

似牽合意莒來盟者亦大夫耳當云紀子帛莒人盟于密

子字或入字之譌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杜解治元年

廩延之取鄭報之伐其南鄙未得志也因率和魯之師然

邾以小國魯無公命但爲與之盟而散至此鄭人聲罪伐

之呂氏曰於伐國見無王之罪于討衛見不忘之怒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解今釋例以長歷推

四月辛卯君氏卒隱不敗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敗備禮

武氏子來求聘王喪在戰新王未得行其命故不稱使

宋公和卒外諸侯書卒從也赴也

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國姜姓太公望之後今山東臨淄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周太史所記是壬戌而魯書庚戌從赴也史官以赴書於

策聖人安得改之不書葬魯不會葬知天下諸侯之不

葬也

夏君氏卒隱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耐于姑故不

葬也

日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杜解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

三薨則赴于同

三薨則赴于同

街

本公司

結說竟若不
知有華賢事
何也與此
錄此公水
如此公水
汪云公水
結說竟若不
知有華賢事
何也與此
錄此公水
如此公水

此公之
作西陽侯
先君傳也
立於無窮
移正形其
移正形其

病在大水不立癰疽五十餘年以致日腹月削至交臂而
陵夷極矣桓王從此而不禮鄭而伐鄭寤生從此而伐喪
而敗王師周之衰鄭為之桓王之不振乎致之此篇其發
明春秋托始于桓王之意歟 僖二十七年齊孝公卒公
有齊怨不廢喪紀傳以為禮也杜云喪紀者弔賻之數是
于鄰國猶然況天子而待其求且求之而不應乎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湯公焉曰先君杜解穆公舍
與夷即公而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
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
寡人雖死亦無悔焉按穆公之言出于至性對曰羣臣願奉
馮公也音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
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先君之
令德可不務乎君子其無廢先君之功若賢是廢之按不
為一已之名而為先君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
公卒殯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變
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有兄弟相及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按引詩言與夷固荷此
亦必不靖失在不知鄭莊好雄使馮居其國

左傳開卷識讓國兩人一魯隱一宋穆隱為桓所弑恐于
心跡未明或有以致之故于不書即位不臨喪仲子聲子
之卒逐一清出以著讓國之誠宣與穆各成其讓而與夷
與馮化讓為爭或穆之讓處稍有依回則亦有以敗之故

于屬殯公事高得極詳明以著讓國之決稱宣為知人非
表宣也正以表穆之賢耳論者必窮亂本歸獄二公過矣
宋華督弑君傳于孔父不下斷語細讀此傳孔父受命明
知衆心不屬生死以之其忠類荷息而無斯言之玷者也
冬齊鄭盟于石門齊盧之盟也杜云齊鄭盟在春秋前盧庚戌
鄭伯之車債于濟水東流為濟

鄭莊挾馮以饒宋固滑以饒衛且以交臂之故陰欲抗王
也非黨強齊不足以勝之故齊僖侯于境內而莊急赴焉
杜云既盟而遇大風車覆于濟水之旁見鄭伯冒險違出
幾危其身而不顧陳止齋曰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杜解齊太子也之妹曰莊姜

讀左補義卷一隱公
之立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春秋前八年莊姜
美是莊公之女僖公姊也得臣為大子早死故立也
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杜解厲嬀
按今河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
南陳州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按先儒謂莊姜也位處高
可方后此而傳中未盡表章不知莊姜賢行已見于詩錄衣
燕燕諸篇故點賦碩人一語若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其詳已見衛風耳于戴嬀亦然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幸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大夫諫曰臣聞
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嬖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
寵祿過也按自由也四者邪心所由起也將立州吁乃定之
矣按莊公明知不可立而為之者所由起也將立州吁乃定之
大教子封可以執鄭莊而執立其妾若猶未也借之為禍夫
里克不以晉晉執立其妾若猶未也借之為禍夫
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鮮矣必恨則

○思亂不能自安自重○眈之忍反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
○加大○附注小加大以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
○班位上下言之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
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
不可○按著此四字知石碣未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四年經
傳先經○以始也

此篇明桓公所以立州吁不敢肆惡之故蓋母夫人調護于內賢宰輔捍衛于外而亂臣賊子竊發無因不然吁之又何待遲之十六年之久哉上段惡之下段乃老爲通篇眉目惡之者不止嫉其人惡其有寵奸兵將有篡奪之事也桓公一日不立石碣一日不請老明寫石碣之諫而莊

讀左補義

卷一 隱公

大

姜維持于內可知且碓之諫語詔注著桓公又若爲莊姜惡之作左券一以見兩人保護之功一以見兩人先見之明也此時儲位未定嬖寵睥睨碓名爲諫寵州吁其實欲公使子完早正位東宮耳故以將立州吁一縱隨以階廟折轉驕奢淫佚適以啟其邪心邪心者弑兄篡立之心也夫寵以下是邪字注脚又分別六逆六順將孽子怙寵嗣子孤危嬖姜席尊夫人失位皆在其中並未提出桓公無字不射到桓上結出桓立乃老隱然與母夫人始終保全大子也按史記桓公立絀州吁想石碓與有謀焉吁旣絀故石子可以安心退老後此死灰復燃碓與姜皆不及料也

經宋公是
 主州吁為客
 物必曰腐而
 後生非宋
 欲去焉呼安
 得中之發謀
 為呼之誘謀
 正餐餐對宋
 之面
 旅仲一討全
 神注在宋公
 總下文宋公
 名雖可見
 濁云以兩共
 州吁提超作
 討中間又次
 似并之遷都淳于傳十四年又遷綠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
 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經卒年費卒為莒有昭五年莒卒
 夷以牟婁來奔又為魯有也按杞國姓夏之後河南杞
 縣牟婁杞邑今山東諸城縣有婁鄉城杞史文有詳杞之始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史原有從名之例按此若弑之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南阿縣
 此書遇
 之如
 二縣此諸侯會伐之始
 亦東諸侯大夫黨之始
 秋聲師帥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
 鄭伐鄭大夫不義宋弱居喪而與魯南
 濮按州吁兩會諸侯伐鄭則已列于會矣而殺州吁史不書
 為未列于此時無霸無所謂一列于會則不復討之例也杜以
 君誤濮陳地○昔北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元恒王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
 讀左補義
 卷一
 公
 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陳傳言所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聞衛亂即不尋盟且簡其會禮同人亂賊之地果何為
 耶蓋宋素黨吁以叻吁者要脅也
 宋驪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後州吁立
 將修先君之怨于鄭杜預謂二年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
 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謂宋公君為主敝邑以
 賦附進兵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
 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言經所以公問于衆仲魯大夫曰衛州吁其成平對曰臣
 不書聞衆仲以亂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見
 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而安忍
 棼組茲所以亂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
 棼扶云反

一六字
非偶之迹

叛親離離以齊矣特兵則民殘民殘則家叛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州吁弑君列國不問問罪之師而宋獨有與之會伐鄭由鄭欲納焉州吁以此投其欲也傳提清此旨發明聖人罪宋之義又補叙陳蔡見助之故為首為從罪狀分明州吁書弑于前不必復斥于後而眾仲再斥州吁何也曰即以斥三國也州吁為賊便見三國皆黨賊之人公不言賊之當討而但卜其成知情之過已與宋謀將必乞師于魯故極言其無成以逆折公成其亂之意兵猶火之喻隱與好戰之宋獨相照見其言不可從也

讀左補義 卷一 隱公

三

乞師是呼而
徐退谷曰以
伐鄭見州吁
欲以亂成為
上下篇過族
九而起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陳隱見外乞師不公辭之從齊惟晉特書之仲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盟師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卑戰按

以呼為主請
却將厚為引
繼而呼乃成
手而將呼成
故遂隱州

黨惡也專兵也強君不義也一疾字該之然書聲帥師而疾之義自見非因疾之而去其公子也與無駭溺扶同子程謂再叙四國重言其罪以傳再伐為妄按經始伐在夏再伐在秋初伐時但圍鄭東門五日耳能至秋耶程說非也州吁本能和其民厚問定君子石子石子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林解桓公向存未應陳衛方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

呼三生更六
義疏亦收
人惡呼中而
正不後在誠
親也實主極
分明
魏水叔曰細
細而益勝寸
禁之不可勝
斷何言情在
惻惻必為所
唐虞周目三
使字凡屬電

之八十口義疏正大夫七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蒞人九月衛人使右宰視蒞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僞侯反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或曰使陳桓而如齊惠碯將若之何予謂首云未能和其民便為謀呼主腦蓋未和之故不特踴躍用兵民怨入隋亦公行弑逆眾憤所歸給之入陳碯復以忠義感激使人人有討賊之志萬一陳不能從併力拒守別立嗣君必不使其再入此碯之運籌千萬全也呼甫離衛境使已間道先入陳都云衛國禍小明示以衛國臣民皆為我用又云此二人者明示以通國仇之必不肯為其臣子想見眾志

讀左補義 卷一 隱公

三

成城便足資制陳人不為呼用矣夫子書衛人殺州吁以表衛國臣民討賊之心以著石碯至公無私之美口于濮則陳人之功亦著矣石厚問定君想見石子家庭間不露聲色故畫策而深信不疑王觀為可晉武得此四字便已收拾故翼此亂賊之常法可以使其子之信二月弑君九月授首一紙誅亂不必傾國之師大義滅親獨創人倫之局傳以純臣許之而孫華老猶以書于濮為譏遠地責衛之臣子豈通論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眾討賊聖人所予也賊討自應立君傳曰眾也明其為眾人

所欲立然立于衆人而不立于王則悖也衛人既誅州吁當告于王卽以諸子當立者請而後奉王命立之名正義順矣春秋列國諸侯之立無不告于同盟亦自必告于王然既立而告猶弗告也故賊未討而立君如宋殤之弑馮立晉靈之弑黑臀立是也賊既討而立君如宋閔之弑御說立是也史官悉書于冊夫子樂從刪去特書衛人立晉之文以見諸侯放恣擅自置立習爲固然若曰諸國立君不過如衛人立晉而已

讀左補義卷之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 瑒 參 埭 校

隱公二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孔疏使陳捕魚之具觀其取魚以爲樂按棠魯地今山東魚臺縣有觀魚○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稱師疏云郕魯國文公仲子王○鄭叔武之後今○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宮成仲子山東寧陽縣○音成○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宮成仲子主而祭之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別立宮○邾人鄭也按齊有干羽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翟羽也邾人鄭八伐宋邾主兵○嶺食許○音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

兩層俱順於

傳伯首二句
起點出老字
隨帳在君字
一語領起全
神而下而亮
星說來俱始
宿于此文極
應結語帶鋒
後想見古大
民隱善開邪
氣象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公子孫也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杜解大事祀典戎疏云僖伯字子臧其孫始得也凡物廣言諸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軍國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按度審度也軌法度也量猶分限也禮運月以爲量禮儀之采飾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所獲也○數所主反昭文章旌旗明貴

月遊望來往
支命註

取應南君子
命筆世日人
君往往權
權以多其
所飲而希
賢德之土
所以損也

賤辨等列等列順少長前則火者在習威儀也鳥獸之兩不
登於廟祭宗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以飾法則公
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用澤之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
司之守非君所及也物以資器備是小事有司之職也
亦公曰吾將畧地焉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大數捕魚之備而觀
之僖伯稱疾不從臣風度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
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按矢魚俞氏成引周
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駿之類補注引
淮南子時訓訓云親射魚觀君不射句可見
按周禮天官甸人春獻王飾月今季冬始漁夏之季冬周
之仲春可漁之時然有司之事也僖伯將君身看得極重
當納民軌物安得不以軌物自處反覆開喻俱就大槩說

讀左補義 卷二 隱公

未段方當指觀魚復以阜隸官司與君身對勘稍知自重
當廢然反也季氏謂民事多端以未及省耕議僖伯不知
篇中農隙二字最著眼當周之春農功方暇偶爾遊觀何
至病民此公之隱畏然公所謂暇日即幽風于貉獵武之
日也劉炫氏曰捕魚獵獸相類然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
戰獸之齒牙皮革可克器用而捕魚則否故人君可觀獵
而不可觀魚隨手點出農隙蓋逆折其乘時佚遊之心而
明示以及時當為之事耳公雖通辭心實內愧故後此猶
勤沒後之恩歟錄此諫章凡治兵大閱大蒐皆準此
曲沃莊伯杜解成以鄭人邢人伐襲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
晉都今王使尹氏武氏同世族助之翼侯奔隨按沃翼本末

燕師伐鄭
燕師伐鄭
燕師伐鄭

讀左補義 卷二 隱公

故翼而立兵侯或曰哀侯在翼莊伯何以不殺曰二大夫
至翼早有立光之命故不敢也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葬十四月乃葬明其非慢呂氏
四月鄭人侵衛收衛邑按今以報東門之役東門衛人以
燕師伐鄭按傳見鄭南汲縣不告故不葬燕鄭祭足原繁洩
猶以三軍軍其前使受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
軍而不戢制人北制鄭邑一名虎牢按洩水縣西六月鄭二
公子雙伯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按補正子元疑即厲公
鄭莊公城濮而真子元焉按補正子元疑即厲公使耶公不立
為子元之邑按出奔之後取之特易姓以為別一人非也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初寫戰事只數十字而兵法皆具鄭莊泉雄善為攻瑕之

晉地今介休縣東有古隨城補注獻公末年晉
晉告命始通前是告命不行非作經時制之也
春秋十二王惟桓王尚有與周之志思振九伐之威觀其
後以秦師執蒍伯以三國伐鄭即繻葛敗後猶與虢公立
侯緡合五國伐沃晉之臣民為故君效死皆王師風之也
成師弒耶侯其子莊伯弒孝侯又率二國伐翼王何至以
二大夫助沃乎如果助之何以忽而叛王或曰沃不堪王
之求也不知武公定翼猶盡以寶玉賂僖况此時欲伏王
靈更亟乎吾意莊伯不能定翼使人反譖翼侯于王王誤
聽之如桓十年詹父訢執公王遂伐虢而出虢公耳因命
二大夫助沃逐翼侯命立其子光主晉祀叛王者莊伯自
取之不奉王命而并逐其子也于是王怒命虢公伐沃取

使反命而齊卽爲艾之盟。因鄭而求好于魯也。說委木訥

朝周三才龍王居於今吹西峽山縣南

之東遷晉鄭焉依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善鄭
以勸來者猶懼不其至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為桓五年
伐鄭

鄭伯王卿士也八年傳云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則以
前皆鄭莊為之為周室輔秉國之鈞而三年始朝可乎斯
時君臣之隙已成周桓以為前之晉鄭乃心王室而今日
之晉自救不暇鄭伯泉雄東結強齊為黨王欲鋤鄭勢有
大難不如因而善之庶不至于決裂也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杜解叔姬伯姬之姊也至
與嫡俱行張注勝不書此特書者後必錄其本也五廟歸于
克宗謂叔姬紀季之配則當如莊二十七年書莒慶來勝
逆叔姬宜五年書齊高固來逆叔姬此不然其說非也勝

侯卒按勝國姬姓文王子靖叔嫡○夏城中沂州有中邱
城此書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按此列國○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正以歸凡伯周卿士伯
以伐天子之使凡伯強楚不書凡伯敗軍使無眾非戰陳
也伯言以歸非執也凡國今河南輝縣楚地今山東曹
縣有楚邱亭此王
聘之始戎患之始

傳七年春勝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
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杜解告亡者之以繼好息民謂
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
策為經印明之傳博采眾記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
倣此按左氏謂葬以名赴為周公禮經耳而杜以為凡例皆
則誤也

諸侯薨稱名以赴之例諸儒多非之謂即位之初以名赴

我國其卒郎以名書于冊者孫氏覺也謂嘗同盟未必
皆名不同盟未必不名者劉氏敬也謂臣子當制痛深
之口必不忍稱其君之名者趙氏匡也謂禮備書名不備
不書者呂氏大圭也然左氏亦有說焉凡諸侯卒必立
嗣君嗣君之立必請于天子曰某侯某卒當嗣子某立王
立為君然後請先君之諡于王諡定而後葬其赴也不可
以稱某君察德諡詞非可以加于先君也初薨無諡又不
可以稱某公若但言先君則祖考以上皆稱之國不可一
日無君故赴于列國上言某侯某卒當嗣子某立述其告
王之辭故亡者嗣者皆稱名如必天子命下而後赴則恐
違五月而葬之期如不待天子之命而直赴列國則無王

讀左補義卷二

九

也故述其所以告天子者若曰侯天子之命耳不敢冒言
嗣君之必立也同盟者同方嶽之盟也告之同盟不敢煩
遠國之赴用此皆成周有道時之禮經也東遷以後諸侯
不守臣節立君則竟不請命輒赴同盟約其辭直曰某侯
某卒嗣子某立史官即以其來赴書于策夫子作春秋于
其書某侯某卒謂猶不失古初之意皆存而不削而其云
嗣子某立則但存衛人立晉之文而餘皆削之惡天下之
無王也杜氏求其說而不得謂盟以名告神故薨以名赴
夫告神之時即知其名又何待他日之赴則杜之誤也其
有同盟而不以名赴不同盟而以名赴者春秋之盟非復
方獄之盟事益變遷聽其所為耳如曰備禮則告喪何禮

之信也至楚以涇名赴于諸侯而曰楚子某卒者或聖人之特筆。採史官之舊文。又豈特不書其葬。謂其號之不可登于策哉。

夏城中邱書不時也。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程子曰先儒母弟之說。結艾若以同母為加。近於禽道也。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按不書以宋鄭終不為宋討也。

隱公拒宋而與鄭平及宋鄭平而懼。鄭交未固。宋好已離。恐合以謀我也。故伐鄭以媚宋。五年鄭伐宋。宋報鄭而未及鄭者。以馮故。離鄭更深也。然鄭實主兵。宋所怒也。

讀左補義

而力弱于魯。公毅然伐之。於我無挫衄之憂。而於宋有淺忿之德。君子不為也。

初戎討于周。勝幣于公。卿。狀貌如今奉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歸。杜預傳言凡伯所以見伐之報。周始悔不自重。自此王臣不下聘者七十四年。

范香溪議左氏謂戎執凡伯由朝周不賓之故。則聖人之義果安在哉。愚謂不然。傳以為不賓失禮之小者也。輒敢執天子之命使。則戎狄陵中國之甚。衛人不能救。凡伯不能死諸義皆括其中。二年潛之會。戎請之也。諸盟公不許唐之盟。亦戎求之也。戎猶未強。倚魯為重。至此忽伐天子之命使。蓋列國無王。效尤而起。而戎遂世為周患。

以亂字總結

陳及鄭平。杜預六年鄭伐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泣盟。泣盟不書王甫及鄭伯盟。如忘志不存。洩伯鄭洩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則義不以鄭洩佐陳大如陳泣盟幸已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佗之弒太子在桓五年洩伯知佗之不免。其佐知陳之將亂。並在十年以前。此時陳桓有寵。鄭伯求昏。國勢全盛。而幾已先兆。詩刺佗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先知者固不獨鄭二子也。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和親以忽鄭伯許之乃成昏。

八年春宋公偃侯遇于垂。按衛地今山東曹州北。三月鄭伯使

宛來聘。宛鄭大夫。前鄭祀太山之邑。今庚寅我入陳宛氏曰受而有之。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桓侯封。

辛亥宿男卒。元年宋魯盟于宿。宿與盟也。秋七月庚午宋公偃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序齊土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三月而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按山東莒州。西北晉君持會。外大夫之始詳。凡公與強國之大夫盟。不書公諱。強國以無道加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盟。則書公以公自欲與之盟也。以望國之君。○煥為。○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杜預平宋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齊衛侯許之。故遇于大邱。垂也。地。

宋鄭相辭以公子馮。故鄭衛相辭以公孫滑。改然鄭仇衛。

周禮侯曰泰
山當有桓公
武公廟祀
是不祀桓公
矣桓公以爲
無王而更祀
其祖

前不難明自
周二字而於
送女者看出
後祖作橫案
格而上案下
斷首矣矣生

淺而仇宋深於平衛易而平宋難齊僖欲爲瓦屋之盟盟
有日矣宋公忽邀衛直先相見也王氏謂必以去馮之意
以衛以邀于鄭鄭不從故瓦屋之盟不與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祔易許田三月鄭
伯使宛來歸祔不祀泰山也杜解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
之邑後世因立周公廟而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
助祭泰山祔沐之色在祔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
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鄭桓公以周公廟爲疑故云已廢
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前年鄭欲平于魯以批宋黨而魯爲宋伐鄭則宋黨未即
離也鄭艷許田而又欲好魯故初以祔易既乃使宛歸祔
若曰能絕宋而好鄭則許田姑不必致蓋餌之而爲後圖
也公遂受祔故瓦屋之盟鄭人不與而公與齊鄭一局而
讀左補義 卷二 隱公 主

夏號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杜解傳申言鄭黃之隙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
鄭陳鍼子鍼其庶反也送女先配而後婦鍼子曰是不爲天
婦証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杜解傳申言鄭黃之隙
之婦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厥叔曰先配而後婦
陳鍼子送女至鄭見忽此時方告于祖廟因知其自周至
陳未嘗告廟而往人本于祖本不立則枝葉無所附何以
成生育之功蓋忽質于周便道適陳而鍼子所言後竟不
爽人道之始可不慎歟

玩卒字若
已平宋鄭一
會一盟則鄭
亦與以起下
八年三月廿
國之難而正
越於齊國不
中法會鄭不
之盟之意矣
高氏兵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補注會溫不書以瓦屋之盟爲重併
下事書之義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杜解言鄭伯不以號公
三國盟於周地而咫尺不見天子乎鄭人挾齊以朝蓋揣
知王意而以齊脅之也前此鄭伯朝王王不之禮今又號
公稱用于是以齊僭入覲示強國如齊吾能左右毋得輕
言黜鄭矣諸侯朝王書曰三接至榮遇也而傳曰齊人蓋
王知其意怨之益深并齊亦漠然處之歟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杜解二年紀莒盟于密爲
好

讀左補義 卷二 隱公 主

其民君之惠也蔡君閣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三國宋衛鄭也鄭未受盟而齊遽告魯故爲揚言強之使
平衆仲不置一辨意中默會其不易平也瓦屋齊僭小
朝之始也僖以鄭莊爲雄平陳盟魯相爲一氣外此惟宋
衛自爲一黨皆與鄭讎故毅然欲平之非爲宋衛也欲兼
收五國之用而已執其權爲機伐計也追鄭終不受平與
其失素醜之鄭寧與新交之宋而卒與宋絕秋盟瓦屋
鄭已與宋絕至冬而齊猶隱隱以平告魯用如許心而卒
不可得見鄭之黨焉者至而宋之讎焉者深
無駭卒羽父請誼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
以爲諸侯因生以賜姓國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胙之上
以爲諸侯

而命之氏命氏曰陳諸侯以字其氏曰陳其氏曰陳其氏曰陳

而命之氏命氏曰陳諸侯以字其氏曰陳其氏曰陳其氏曰陳

公孫之子不得稱公官孫故禮以王父字為氏周襄禮廢
氏族不明此無駭之卒有待于羽父之請也無駭卒于是
年十二月即子是月賜氏猶書無駭卒者史辭畧也聲漸
梁桀鄭宛楚板吳札並準諸此豈因未賜族之故哉傳立
此篇見春秋初之史例如此而去族示貶者皆後史之謬

例也三十餘字無所不包後世氏族志不能出其範圍
先儒云衆仲博物可方鄭僑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三月癸
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挾卒○夏城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杜解書癸酉始

杜氏謂經無霖字經誤劉氏做謂傳不宜革電為霖傳誤

然皆不誤也自三日以往為霖今癸酉始至庚辰相距七

注云書時失
也總一句前
後皆分說

日其為霖雨可知經不誤也言霖以震則電在其中傳亦

不誤也
夏城耶書不時也經登即通宋魯將比會
宋公不王其王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
入和之役怨公不告命人知在五年公以七年伐公怒絕宋
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宋使致王命也伐宋冬公會齊
侯于防謀伐宋也宋而齊侯會魯以謀之
王喪而魯不會來聘而魯不應則天下之不共王職者豈
獨一宋而鄭為焉謀伐之又以死屋之盟齊已告平三國
于魯而與師無名且千三國之怒故假不王名色討之因
以王命告魯邀齊僑為援說者謂王人不出故經無異文
不知鄭伯與奉命正宋不王之罪何必王人之出蓋王實
無是命而鄭伯假之以濟其私也然其假之也以爲王左
卿士之故故起處點明時王分左右二卿士以右卿士與
號公而以左與鄭至桓五年王不能堪并左卿士削之于
是奉王命討不度者爲驕焉之戰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
徒步兵公子突鄭馬也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也
剛則能往無君爲三覆兵以待之我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敵必速奔後者不
校則無繼矣乃可以退從之戎人之前遇獲者奔祝明鄭大
乃甘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殲也杜疾人分前後二軍於

鄭如意視會
會亦出力助
鄉二邑歸之
爲許田地也
伐宋二字包
括前後齊師
用明教編五
不合所合者
別有在也且
以見公之會
也

經成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地夏聲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陳傳一役再有襄聲傳人前日而後凡也春秋無一字褒貶之義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宋地反辛未取郕辛巳取防鄭得郕防二邑歸功于魯程子曰取二邑有之也今山東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城武縣今金鄉縣師音告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虢戴國名今河南考城縣孫氏曰戴鄭之附庸吳氏曰取者敗其兵而悉俘讀左補義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癸丑盟于鄆。爲師期。杜預：盟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按鄆，魯地，當在今兗州府境。此盟與下老桃之會不背，猶注謂以中邱爲重，非也。蓋重在伐宋，而其地防，節不肯。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六月無戊申，老桃，宋地，按今山東濟寧城北有桃鄉城。敗宋師于菅。宋地。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王戊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庚辰。後矣。何以取宋？傳公入邑，獨鄭齊阿竟無著。藉公不與入郕，何以庚午入郕？明日歸於公，人郕入防，宋何以驕？日不見戰，皆不可解也。按上文成師，初即戒會伐宋之期也。彼使單先往，公後至，二君以公未至，故但以大夫主會，繼所以責人也。二君侯伯志取二邑，分三路進師，齊師直向宋齊，不明叔者已該于伐宋內也。鄭以一軍圍郕，令公驍軍于菅，以爲後進。近師之地也。於是宋圍三圍入境，遣師境，截而鄭已圍郕，急

二邑之取以
三國之和也

宋衛之敗以蔡人之不和也兩相對照得失自見馮曰上段各開說此段稍叙用出說

鄭伯之假王命不可以欺五尺而傳曰王命又曰以王命討不庭又曰不會王命討遠王命若真以寤生爲能尊王者然蓋周衰極矣得一人提起王命則津津乎樂道之其後齊桓晉文假此以興托尊王名義一呼而響應

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杜預不伐宋也錢老桃之會蔡邾皆不至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邾鄭師還駐兵于邾邾人入鄭宋衛

并兵陳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也八月壬戌鄭伯圖戴卒亥克
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也八月壬戌鄭伯圖戴卒亥克
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鄭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
伐戴乃禁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杜解蔡怒宋衛
不同其伐鄭之功故不和以致

宋以三國退師卽連衡以構鄭之處時鄭師尚在遠郊也
既入鄭又恐鄭師至而無以敵因與蔡共伐戴戴鄭屬國
也鄭伯至戴先敗蔡師後攻宋衛于是戴師內擊鄭師外
攻三師皆不支未但言蔡人致敗之故而鄭人因此而勝
自見公穀以爲取戴胡傳以爲兼取四國皆非也今從程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補注自宋公孫以諸侯伐鄭去寫連兵
至此報復之禍烈矣按宋自夏入秋師
屢敗至此鄭入不
能禦而賦臣生心

冬齊人鄭人入鄭討違王命也

齊鄭石門之盟固結不二謀宋齊為鄰用謀紀鄭為齊用

此則合兵陵陷而以鄭不與伐宋鄭以為違王命也

經已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薛侯相朝按今山東滕縣南有薛城此諸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河南榮陽縣境今秋侯朝魯之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人許與謀曰及後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按見魯受薛侯曰我先封

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諒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

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諒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

有禮主則擇之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先同姓寡人

若朝于薛任不敢與諸任齒也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

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劉也志兼矣

大行人言邦交世相朝之制漢儒依托春秋竄入周官予

別有辨即云列國相朝而曰世則一君之身一行朝禮必

非如文襄之令五歲而朝也曰相朝則彼此往還必非偃

然受之而不報也滕薛與魯等班同聲言寡人朝於薛

亦禮所當然其云不敢與諸任齒則以魯將旅見二君故

馬云主嗣白
在宗盟二句
然則使魯
庶幾若此
若先平放一
條原在寡人
下另作機托
於甚異姓為

後已所說
乃又預定
從對面翻轉
覺心平氣和

公為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

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郟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

大宮鄭公孫開鄭大夫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轡

車以走孔疏鄭公孫開鄭大夫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轡

穎及子都穎考叔九連謂之遠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

辰傳于許傳于許城下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郟以候反

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穎考叔而死王臣傳以考叔

登大又以登郟登周之純孝而將以甲兵與之

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其

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

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也陳

以書入惟是一二父兄同姓不能共德其給德其敢以許自

為功乎寡人有弟共叔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也

三國伐許
鄭公孫開
鄭大夫與
穎考叔爭
車以走
穎及子都
穎考叔九
連謂之遠
秋七月公
會齊侯鄭
伯伐許庚
辰傳于許
傳于許城
下穎考叔
取鄭伯之
旗登郟以
候反

安順許叔
卷二 隱公
左補義

後已所說
乃又預定
從對面翻轉
覺心平氣和

後已所說
乃又預定
從對面翻轉
覺心平氣和

後已所說
乃又預定
從對面翻轉
覺心平氣和

明鄭而後
詳見卷一
馬三夫子
計於天而
失其序之
是乎有禮
而伐之服
後人之○
鄭伯使卒
卒之行○
以治民刑
刑人而詛
左補義一
卷二鄭公

偏曰凡而需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按即上文得
之白言吾先君新邑於此今河南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
失其序鄭亦周夫許大岳神農之後也胤也胤繼也疏云武
叔於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
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也
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
後人之○量音良可謂知禮矣
鄭伯使卒出穀行出大雞以詛射類考叔者百人爲卒二十
卒之行○補作爲不知使軍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敗
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
刑人而詛之將何益矣
左補義一
卷二鄭公

通曰亦是
文似以多
少前後文
以無易有
延例

身後寧復諸許君無歸諸他族不特爲許兼亦爲鄭蓋以
子孫不材不能禮祀許故也其命獲也謂非不知有許之
利但先人逃死本無過望而天厭周德同姓弱異姓昌獨
提大岳之亂者許與齊同姓而齊好未必如初暗指齊僂
恐未必不定許也語意蓋實有不忍明言者傳云利後嗣
又曰無累後人可謂洞見其隱矣度德量力亦暗指後嗣
之德力說經書入許而不以鄭主兵以未嘗滅許也傳謂
其知存國之禮而取其一節夫豈諛哉唐氏
王取鄭劉按鄭今河南偃師縣爲邢之田於鄭爲邢二邑
聖之問邢今河南縣有邢而與鄭人燕忿生周武王司之田
溫見原今河南縣有溫與鄭人燕忿生周武王司之田
讀左補義一
卷二鄭公

金仁山曰鄭之伐宋取三師又八師蓋假王命以報怨非
王意也桓王知其久假多俘是以有四邑之取知其長於
用兵是以授之專據之邑可謂以詐取詐矣
鄭息有遠言杜預以言息侯伐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
而還按息國名今河南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
而進兵不量力息侯不親視鄭息同不微辭不察有罪當用

宜乎

於策

于

讀左

之魚口

夫

死者有

非也

骨史

四明 姜炳璋 韓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堉 校

桓公一孔疏史記名允世族諸亦名桓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以桓王九年即位法詳士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此解嗣于位定于初喪而改元

志不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必謂年終父之業成父之

立而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桓公基

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諸侯亦足見桓之賢也

月公會鄭伯于垂按鄭伯修好于垂也鄭伯以璧假討田

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地名也○秋大水書災○冬十月

元年春公即位按華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故欲掩其即位

也此修好于鄭伯見盟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訪田事在

終前此易訪田之事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

訪故也言訪鄭伯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按為周公

易訪田故也此言為祀周公

桓執隱而以繼立赴諸侯于隱之葬實未成禮史子桓書

即位隱不書葬紀其實也其在九伐之法當伏罪於賊殺

其親之科而魯之臣子勢無能為斯時張國莫如齊鄭且

與隱最睦盟會之久矣乃鄭以許田邀魯魯即以以此賄

鄭遂為越之盟而位定若齊魯方以愛女事弒君之賊又

安望其聲罪致討哉然而鄭伯拜盟早啟渠帥之失公子

逆女遂償位軒之車吾猶恨不以高伯之輶輶羽父也

此時已有秋
心此時已有秋
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訪成也結訪成也二田

而訪故盟曰淪盟無享國淪變也結訪成也二田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此大水也結訪成也二田

冬鄭伯拜盟此鄭伯拜盟也結訪成也二田

宋華父督弒公見孔父世祖之妻子路目逆而送之曰美

而此宋華父督弒公也結訪成也二田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名此孔父也結訪成也二田

禮朝此禮朝也結訪成也二田

子自此子自也結訪成也二田

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此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也結訪成也二田

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此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也結訪成也二田

來朝此來朝也結訪成也二田

于鄭此于鄭也結訪成也二田

九月入杞此九月入杞也結訪成也二田

致地也此致地也結訪成也二田

二年春宋督攻孔父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

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外惡故先書弒其君

立殤氏也宋穆公立十年十一戰殤氏也宋穆公立十年十一戰殤氏也

周云一曰
上對先王
各處見其
已定一統
後百九
受命者無一
事矣

父嘉其子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賦命先立言曰司
馬則然則司馬使爾已殺孔父而弑弱公名莊公公十
而立之以親鄭與宋不書不告也按公親以部大鼎賂公
如國所造器也故繫名于部接傳二十年部子米朝不知誠
千何時部有南北二城比為部南為宋邑俱在東城武
齊陳鄭皆有路故遂相宋公以諒于討今合四國之君以
立督遂相宋莊君

或曰宋弱連年黷武民不聊生何以不從此叙起愚謂正
賊臣假以為辭者其無君之心不係乎此也若先叙此則
似其君自取于賊臣反寬故先說督之淫凶令讀者髮指
氏誤認為女色叔佐之淫遂至此孔父生而存公不可得
而弑孔父死而空無人矣皆體經義為之也羊 宋之

廣左補義 卷三 桓公

臣民以弑君殺大夫告則曰蓋諸侯之討之也四國受賂
立賊亂賊公行矣督不氏與宋萬同督未去位且非君何
以言立立其後也疏述世本云載公生好父說說生督是
說為公子督為公孫華父者督字也四國受賂思厚報督
故逆焉而脅之立華氏一宗即以督字為其子孫之氏又
不拘以王父字為氏也二百餘年世專宋政馴致華亥南
里之叛宋幾亡四國之詒禍烈矣 督厚交四國力足以
制其君後此莊公諸過惡皆督所為傳未嘗一字及督獨
于此篇一相字括之 或曰督安知不與馮驩而弑不書
馮何也曰馮不討賊謂黨賊則可而公辛直以馮弑與夷
夫以督之無君加以不仁之不仁雖無馮猶弑傳著督有無

此目正一
反宋字備二
越席大器
昭令德以示
伯千禧曰君
夫千禧曰君
夏四月取部
君之心二語
經義自明

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滅哀伯
伯千禧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百官猶懼或失之故
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廟猶屋之清也清大
越席大器昭王路祀天車也越席茅屋廟猶屋之清也清大
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廟猶屋之清也清大
伯千禧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百官猶懼或失之故
夫千禧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百官猶懼或失之故
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滅哀伯
君之心二語經義自明

儋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
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讀左補義

卷三 桓公

五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謀補傳史記楚世家熊通紂紂而自立伐隨在桓六年稱王在桓

謀補傳史記楚世家熊通紂紂而自立伐隨在桓六年稱王在桓

八年按琬楚國芋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曾孫熊繹於楚今湖廣江陵縣

荆楚居國南鄉。亂則先動。治則後服。蠻夷之一種也。詩六月之序曰。小雅俱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況平桓之世。乾綱解紐。諸侯不臣。忝爾蠻荆。能無熾乎。故自此前之春秋。天下無一人知有天子。自此以後之春秋。天下無一日不患蠻夷。楚氛惡而天下雲擾矣。傳未著其發一卒滅一國。而曰始懼楚也。氣談憑陵。使人不寒而慄。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按麻公時杞來朝而杞耳
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杜預惠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
公穀皆言危桓恐爲戎討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苟或能討賊聖人猶幸之也。反行反自行役也飲至告至而飲酒于廟
爵策勲焉禮也。也舍張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勲勞

讀左補義

卷五 恒公

與六

干策犯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
有功也。兩讓會事。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肯
爲主二人獨會則莫肯
不成故但書地。管吏舊法陳氏策以筆削求之誤。

杞弱則脅以兵。戎強則邀以禮。比事以觀。亂賊之行也。凡公行以下。釋吏官書。至書會書地之例。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杜預意取于戰
 相仇。怨林解穆侯七年伐條。以是年生大子文。其弟以千畝。侯按條音地。今山西安邑縣有之。
 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意取能成其衆。
 今山面介休師服晉大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名
 縣有千畝原。師服夫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名
 言也。義以出禮。禮從夫。禮以體政。政以成。以正民。是以政成而
 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古

此于命名論
其兆亂從轉
侯之夫人淑
起婦人愛山
子穆侯從婦
言亂所由生

法無此解不
成片破

輩因爲叔擇一大都師服深明尾大不掉已知桓叔之必
 叛也昭以樂賓傳沃留賓之子共叔于晉如爲質然此則
 昭之謀也。
 經申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按桓之篇正月不書王者
 胡氏駁之而謂以桓之篡弒故不書趙氏曰非以一國一人
 之事乃以天下之無王也桓弒隱有弒宋公陳佗殺太子王
 師敗于鄆鄭突筮兄刺楚師解無王甚矣故不書王若未敢
 以爲然也聖人作春秋正以列國無王則楚僭王故加于正
 正治以正法而以去其不正且十二公之書春而不書王正
 月者多矣豈皆此五國爲之也左氏于經不書即位不書朔
 不書日者亦正明其義豈無王如此之久而反置之可知作
 傳之時齊邑今夏齊侯衛侯各命于薊命而不祇血也接
 之也前齊邑今夏齊侯衛侯各命于薊命而不祇血也接
 山東泰安州
 藩衛地今直隸長垣縣治
 食之既日月同台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
 讀左補義卷三桓公
 先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繼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
 掩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口而以自食爲文闕于所不見
 ○公子翬如齊逆女按禮使卿逆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國故不齊
 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人謹魯地按山東肥城縣公舍齊侯于讎木遷公之行在齊
 夫人姜氏至自齊齊侯送之公受之于讎冬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有年五穀皆熟若有年
 傳以喜著也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廪庭林解管陞十年晉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
 代立是爲韓萬杜預註御戎僕架引爲右之右逐翼侯于汾
 曲沃武公驂結而止驂結于木而止夜獲之及樂共叔桓叔
 隱汾水驂結而止驂結于木而止夜獲之及樂共叔桓叔
 獲而之死按樂晉地晉大夫樂氏封邑今直隸樂城縣
 會于羸成昏于齊也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文姜前欲妻鄭忽今欲妻管植忽去之惟恐不遠桓成之

公不自送
至尊且然
亦不送之

惟恐不速蓋據君位故汲汲連姻于齊耳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按命辭命也謂以言辭相結

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按二年入杞故今求成成伯亦

會自此會後杞

秋公子翬如齊迎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杜解昏禮雖奉

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按稱公子史以爲嘉禮修好于先君故

也劉氏謂非修好而稱公子者其多不知史特列乎聲師師

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門凡公女

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

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

讀左補義

卷三桓公

九

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疏云其

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

凶人而與昏禮故聲逆女而彭生乘公母弟而敗膺使命

故年席寵而無知作亂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杜

爲明年秦侵芮本按二國皆姬姓芮今陝西旬

邑縣有芮故城魏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

芮姜其密康公之母耶抑孤氏之惡雲昭訓耶然逐之

而別立君過矣明年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于是芮

伯在秦者八年至桓十年而後納于芮一廢一興國之所

傷已多婦人誠不足與謀或疑芮姜逐子自立然九年號

仲偕四國伐曲沃芮伯在焉杜氏芮更立君之說非無據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解郎非特地故書時

來聘春秋官渠氏伯糾名也不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杜解郎非特地故書時

地即近朱昭九年蔡昭圖爲田獵苑囿之地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王何以三聘魯蓋隱之譏無人不知固不疑其以弒報且

桓自同于遭喪繼位意者王未聞其弒歟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杜解秦以芮小輕之故爲芮所敗

西清水縣有故秦城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

之

讀左補義

卷三桓公

十

春秋大國爲諸侯患者莫如楚其次莫如秦據史記此秦

寧公時也秦自僖十五年韓原之戰始見經蓋自穆以前

告命不通于魯而傳細其事實始于此以其有從王討亂

之美也秦欲討芮爲芮所敗請王師圍魏以芮伯歸將納

之桓十年復芮伯于芮雖其時寧公已卒繼以出子三父

之亂然不可謂非義舉也至穆公而窺中國襲鄭滅滑諸

夏受其患矣

經甲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弟佗殺大

鄭伯如紀杜解紀人懷而來告故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

聘仍叔之子大夫稱仍○葬陳桓公○城祝正齊鄭將廢紀

沂州境○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爲伐鄭之主

以告○大雲山○爲災故書○冬州公如曹不書奔以
來書也疏云州國名姜姓按州公嘗爲王三公故稱公曹姬
姓久王丁叔攝鐸之後州國今山東安邱縣有淳于城曹國
今定陶縣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
 子佗桓公弟殺大子免桓公大子而代之佗非桓公弟明
 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按史記以臨母爲佗母以
 而其敘鮑卒則曰正月甲戌巳丑陳桓公鮑卒聞與傳合知
 傳再赴之書非無據也甲戌巳丑相距十有六日趙氏云此
 所以避不敬也史氏傳疑之法亦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爲明年會成起覓
 齊鄭忽朝于紀不待智者而知其誘紀人却二國之陰謀
 不知費幾許調停傳不能詳也

學生傳義

經書從王伐鄭
鄭子元也
王所以著師
生之惡世傳
爲王師其詳
而鄭蔡甚許
子元一段是
說交字一敗
是陳至戰于
結句可互接
三國分忽
捷勝而鼓
覺上文字字
新而實處
皆合例後主
傷而不忍王
而得者三層
未竟鄭伯從
家問勞正見
主面信德
在好來聲

王禽鄭伯敗鄭伯不朝按王但欲彰其前愆明示以易從之罪而秋王以諸侯伐鄭克仲康之師也而鄭伯禦之按只此四字寫生當服上刑王爲中軍號公林父上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周桓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鄭公請爲左拒也方陳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校固將先奔不能相持也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集成也曼伯自檀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同馬法車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際而戰于繡幕鄭地也繡幕圍蔽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陣法今大將之麾也執命二拒曰旂動而鼓旂解也通帛段文以旂爲發石塊作發命二拒曰旂動而鼓旂解也通帛段文以旂爲發石塊作發

石車引此爲證非磨古外反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

齊民要術

人敗祝明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而不奔故言能軍祝明討之
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
隕多矣鄭收兵自退夜鄭伯使祭足祭仲名仲勞王且問左右
勞王問左右皆恭而無禮之辭

此與交頤篇相似而不同彼則天經地義如賓不言此則以陵天子三字作斷從鄭伯說出卽鄭伯之爰書也桓王率三國伐鄭斯時陳佗方藉鄭力弑太子有國其從王師不過勉強應命否則恐王之討已也子元獻攻瑕之策曰莫有關心言德我而莫敢闕也觀蔡衛不支知二國猶爲王敵懷而陳則南接刃而棄甲矣蔡衛之奔王卒之亂皆由于此然則王何以用陳師徵兵列國皆畏鄭黨鄭無一

讀左補義

至者其不得已乎然計亦疎矣及併力攻王王卒大敗猶欲奮還寤生思及名義斂旂收兵嗚呼陵天子至此而猶云不敢乎哉傳寫王分三軍儼然盛世王師氣象而賊子亂臣獻謀布陣寤生之罪無可容九伐之權出自諸侯大夫春秋所由作也大書三國從王伐鄭征伐自天子出諸侯用命二百四十二年從未有乾綱之振如此者乃至一敗不起先儒謂鄭不朝王罪止削地貶爵王置宋魯弑君之賊而親伐鄭故王不稱天非也方望溪曰幽平之後欲振既墜之王綱當先之以征誅而征誅之行莫急于討鄭鄭爲王室近親甸服之伯王朝卿士也王崩之次月興師以伐王都其罪乃九伐之法所未有也王固知其力之

楚人以小國
何則不信
民神之王也
奉牲以告曰
大蕃熾也
國無疆也
小人而一
事五子
一層事而
子之六世
也如以禮
弟爲主則
弟似嫡之
聽且英
事與而
子小人
天無以見

何則不信楚人以小國民神之王也鬼神之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
奉牲以告曰博碩大肥腍謂民力之蓄存也謂其畜之碩
大蕃熾也謂其不疾瘵也謂其備膺威有也唯告神以博
國無疆也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亦
小人而一事五子
事五子一層事而
子之六世也如以禮
也如以禮弟爲主則
弟爲主則弟似嫡之
弟似嫡之聽且英
聽且英事與而
事與而子小人
子小人天無以見
天無以見

而修政楚不敢伐
豐其何禍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
而修政楚不敢伐
一部春秋不越尊周室攘荆楚兩言楚何以機以其僭王
猾夏而已開端大書曰楚武王侵隨而二罪並著三代天
子皆稱王無二王也成王封熊繹于楚傳至熊渠僭王于
夷王之世至厲王時畏而去號厥後東遷能通殺太子自
立復僭爲王即楚武王也據史記楚世家桓八年熊通稱
王合諸侯于沈鹿終春秋未之改雖其間有子文孫叔敖
子西沈諸梁之賢王孫圉觀射父子華倚相之淹博無能
明大義守臣節則愈有功于其國愈得罪于天王亦何足
取哉周封諸侯八百江漢之間大牙相錯自熊渠滅陞濕

滅揚與至于鄂入春秋滅國無虛日跡伯比之畫策已驗
駭乎有席捲天下之勢夫儼然居天子之尊而日肆剪滅
我諸姬此亂臣賊子之虎而翼者也故赤狄白狄北戎姜
戎陸渾之屬有時竊發而未嘗稱王徐子吳子越子雖稱
王子濱海而未嘗殘滅小國如此之多兼之者惟楚矣而
郝氏敬毛氏奇齡謂聖人未嘗擾楚不亦謬哉傳者是篇
明其僭王猾夏之大旨如此人君守國民爲貴社稷次
之故思民信神已盡修政之道而意寔重民隨侯撤過忠
民自謂榮盛豐滿詎知民乃神之主神降之福以成民之
故凡一姓一盛一體皆成民所致而民之成在務三時修
五教親九族也節節將信神收八成民上養教全備斯謂

之成猶恐勢力單弱又必親兄弟爲唇齒乃不爲強暴所
陵然則小人之狡謀未嘗不在君子犀照中而君子自有
自治一層在此一篇王道文字儼然讀訓之遺而若巴若
郤若絞羅貳軫等皆坐不知修政而自取滅亡也
夏會于成紀來諒謀齊難也紀故來謀之
言諒又言謀齊之禍棘矣紀之情至矣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夫子忽帥師救齊按傳稱大
世子序當有國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
於齊莊甲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饋生日使
魯爲其班後鄭不書蓋史闕文已說春秋之初以周班後鄭
春秋之末非天子不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鄭之師師在十

王使戢聃于魯魯非無寵也紀侯屢謀齊難桓非不恤紀也蓋繻葛之戰王靈替矣齊方虎視而王欲以一言令之小釋必不能也故不得已而爲邲后之計

經子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也咸丘地今山東鉅野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不終稱朝古行自千載
搜穀國今朔廣穀城縣鄧

傳七年春穀伯郢侯來朝名賤之也杜解薛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按諸侯不卒至滅亡故名然失地故名衛與陳趙桓桓楚京朝惡人蓋僻遠之國自以名通非國君之禮故魯桓譚欲安知其惡盧僂來書名然竊行朝禮也者介葛盧則并不能備矣故沒其爵不著其明皆舊史之例也經書夏傳言春當在三四月之交耳

詩之補義 卷三 經公

九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杜預注向二邑名陳十一秋鄭
 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郊王城按今河南洛陽縣西有郊郭陌
 王以十二邑與鄭盟向與焉鄭違受之者以爲己之兵力
 足以脅取之也而盟向不忘舊民終不能服于是鄭率二
 國之師伐之盟向之民嬰城固守寧與俱燼而必不肯服
 不義之鄭王于是徙其民于王城以其地歸之

冬曲沃伯也武公誘晉小子侯哀侯殺之

曲沃既虜哀侯殺之矣國人又立哀侯之子小子侯至此
又殺之孺子何辜乃膏曲沃之刃

讀左補義卷之三終

讀左補義卷之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増恭

男
直
校

桓公二

絕了八年春正月己卯孫註解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王使家父來聘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經烝父知義者也而有篡逆之惡則定位六年而不至今伐之
 終不即冬十月雨雪得爲異可正春秋用夏正之變說
 至也○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王使魯
 無外故稱王后卿不書卿重略輕

讀在補義

八年春滅郢注解曲沃滅之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注解蒙瑕
者寢國之費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楚地按今湖廣鍾祥縣東有鹿湖地黃隨不會
黃國麻姓今河南光州西有黃城使蘧章讓黃黃其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
間季梁請下之請服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
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鄉之望楚師楚師見李
梁曰楚人上左君楚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
敗偏敗眾乃構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注解不背楚王不足言封
敵乃不從戰于速杞隨地隨師敗績隨侯逸也楚大獲其
季梁謀戰于速杞隨地隨師敗績隨侯逸也楚大獲其
戎車與其戎右少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秋隨及楚平
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謂少師見隨未可克也
獲而死

季梁二策。怒我怠寇。卽城濮退三舍之策也。此則楚師未至先請下之。益以驕敵。偏敗衆。携卽難父先敗三國之策也。此則一國而分其堅瑕。更屬分明。墮之敗。有謀不用也。少師寵而仇有蒙。少師死而天去疾。小人之死國。祚賴之。

冬王命號仲
王卿士
公林父

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

按桓王以隱三年立至此十六年早能自將伐鄭今始逆

天子使同姓主昏早已命魯矣非逆后

時方有是命也。以魯爲主人則當受主人辭命。祭公來者。

既告于廟受命于魯以逆之也。或責其不反命。若反命仍

讀左補義

以王自主昏矣。杜解其明。遂者迅速之謂。祭公來。魯受命。

遂適紀逆之無所爲專也。故傳以爲禮。公羊記逆爲生。

事穀梁謂遂爲繼事夫祭公因逆后來來而遂往紀以逆

本非一事。而何生事繼事耶。蓋禮逆王后使卿而公監之。

祭公逆后劉原父以爲王輕使之是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有疾故使

其子來朝
射音亦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壽爲

婦人行例也通漸侯即告魯終不齊補注傳依乃魯
更舊法非魯主昏天子制之存魯主昏者以見義

巴子使韓服杜預曰
行人告于楚請與鄧爲好巴國先時持
今四川巴縣楚子

此爲楚視
張本楚與師
全無交法忽
巴家之勝弱
人之攻守速
及楚以軍事
者巴楚論者
翻成師者楚
其實務若爲
楚伐師之津
遠贈承天方
援楚米
注云謀師令
殺

使道朔楚大夫將巴客鄧以聘于鄧鄧南鄧人攻而奪之鄧營

師合攻其後楚師反擊其前腹背夾攻因而大

也見

秋曉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宋桓公嘗國名云
莊公世本荀員皆姬姓

晉人乃有得賈氏並晉滅之以順大夫呂臣曰以衛五國皆不見傳盡爲大國併吞按芮伯墓立乃亦命之共征伐耶

卷四
三

今山
西絳州賈今山西臨汾縣有賈海

袁侯既弒王立侯緡又集五國之師討之蓋其時故晉之

忠臣義士呼號奔告而其遺民不忘故主不肯從叛逆之

沃是以王命一呼而集五國之師也。侯緒支持二十四年。

皆遺臣之力王師諸侯之功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其君則以皮帛縷子男此

周禮文諸侯朝天子老疾者與世相見天子位繼子男之後急速職也享尊天子初

樂奏而歎泣始施父會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曹小國強大見陵國君。腰疾大子不得親侍。湯藥而奉命。

朝聘諸邦。至于開樂而歎其情苦也。施父知其有憾而不

知其心之悲非知已矣明年正月曹伯卒爲太子誓果復

視金飲石

經已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的終生卒子莊公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正弗遇。杜預衛侯與公為會則中而不相遇也。桃正地名。今山東東阿縣西有桃正。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年春曹桓公卒杜預終施

號仲卿王謂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號曷大夫曷云是曷自得加罪無詹父有辭以王師伐曷曷公出奔處。經姓今山西解州東有古曷城。

號公屨泰王命帥諸侯伐沃圖明于君臣之大義者何至謂其大夫于王傳云詹父有辭豈飾非文過足以壘王之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四

地耶又豈沃忌號公假手于詹父以逐之耶以曷大夫而速與王師王不綱矣王自棄其輔而師不再出沃益強而翼危。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杜預四年圖魏所執者按去年借號此時或卒或奔皆不可考

國語小傳
晉見大時及
無足戰臣謀
無之辭

初虞叔之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情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買也善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按今山西平陸縣西有共池

詹父逐號公虞叔逐虞猶借王師虞獨出已力兩股並叙昌勝世道之憂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桓公在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魯直衛侯曲故言我有辭先書齊衛王爵也齊兵而下所以見魯無乘周禮

軌弒兄立十年天下諸侯從未有伐之者而齊鄭且與為黨一旦鳴鐘鼓以聲魯軌之罪則軌將何說之辭乃齊以謀紀之故率鄭衛而來而桓王右紀季姜初歸不便顯斥紀事故但聲言為鄭修舊怨傳詳叙之蓋其所以為名也然而我有辭矣邈周之制安得以為罪哉惜其不為討賊之師而為挾私之舉也聖人如大書伐我及郎則疑于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五

討賊故以來戰為文傳以我有辭三字釋經義約而精矣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杜預此即上友戰即諸侯夏五月癸未鄭伯宿生卒世子昭立此即

葬鄭莊公三月而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按此書突歸于鄭突也鄭忽出奔衛忽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魯大夫鄭忽也折地名○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魯大夫鄭忽也折地名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杜預此即上友戰即諸侯三國賊魯何以又盟蓋齊鄭一黨無待于盟此盟以固衛也衛宣從王伐鄭而敗君子憤之而於魯復有桃邱之期於是二國盟衛以固其交將王不能再使魯亦不能再合

六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杜解在六年。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

七

經 143—327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

曲池魯地也今曲池在魯國○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正

宋地魯地也今曲池在魯國○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按此左史五

正之厲公名驪驪之子太子免之長弟也桓公弟也卒按此左史五

免自立於宋人謀之立驪之子免即敬仲也不得立驪卒弟

林代立是○公會宋公于虛宋地也今在河南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

宋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鄭地也今在河南○丙戌衛侯晉卒

重言丙戌義文宣○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鄭地也今在河南

人總文已明○句瀆反音音豆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

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食鄭

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履盟亂是用長

無信也

則之戰魯與忽而忽既出奔魯又與突比因欲平宋鄭

之際恐不能平故與燕人共平之宋平未可知故又為兩

會蓋宋有功干突而取昭不已平之者今宋哀多使鄭益

寡而宋必取盈鄭難再索于是鄭聲宋罪魯助鄭討廉耻

盡矣傳之所謂亂也亂之初生宋為之也助突之篡亂之

又生亦宋為之也取突之賂善三國皆逆惡其心甚鄭傳

云宋無信也而突之以亂伐亂軌之以亂助亂皆犁然矣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國而輕

則寡謀請無行采樵者以誘之楚之伐宋也必使正軍行衛

以往今不使師南來從之殺入獲三十人按楚明日殺入爭

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置諸山下按楚役徒

而待之楚軍南門而北門先移近山故入車東望楚大敗

又反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按楚大敗之役楚師分

涉于彭水羅人欲伐之使伯嘉按羅人欲伐之使伯嘉

輕則寡謀是屈瑕伐羅敗關而却于瑕自說出未閉閤現

出一伯嘉已寓荒谷之繼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敗績按齊師宋師衛師敗績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敗績按齊師宋師衛師敗績

公未葬也公稱侯也○三月葬衛宣公按公未葬也公稱侯也

不忘親也○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敗舉趾高心不固矣按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諷誦楚子辭焉按諷誦楚子辭焉

夫其非衆之謂也按夫其非衆之謂也

德而威其教以刑也按德而威其教以刑也

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按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而勸之以令德按而勸之以令德

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按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

安邑而致也
其不遠方
也勝其而
限早本如
以

今何前莫放使拘于師曰諫者有刑何宜及耶亂火以濟
水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按
大敗之莫敖繼自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荒谷治父皆楚
州水名治父今荆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呂東萊曰盜亦有道內有鄧曼之賢外有鬬廉伯比之智

所以如此強盛
衛驥不過偏師伐絞亦非大衆伐羅則傾國而來莫在滅

此朝食而全軍俱覆一挫其鋒主將繼衆帥囚不敢出關
者八年皆伯嘉之力也傳特著之以爲召陵城濮之先聲

鄧曼扼定伯比明知楚師盡行而請濟師則非衆之謂
矣數謂字俱是伯比意中語而曼代之言總歸到天命之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不易有此婦人與參確確所謂天方授楚也楚子自罪可
方秦穆之降服出知

宋多賁賂於鄭杜預立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
戰不言所戰後也公後地期不及其戰

趙東山曰紀先鄭序爵也齊魯爲先宋以強大而易周班
也會何以不地以戰會也戰何以不地戰于宋也公辱平
宋鄭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伐宋戰焉勝敗相當而主
客之情未已於是鄭連管仲宋連齊衛及燕相與期期一
戰以決焉不言地蒙上文也

叙宋多賁賂鄭不堪命扶出所以再戰之故已已即所定
之戰期也去伐宋甫一月此尤不義之甚者黃楚望曰公

以兩中義
門所屬
叔孫之

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皆非也觀明年冬
經書宋人以四國伐鄭傳云報伐宋可知則左氏之事深
可據焉又傳謂公後地期此得于舊史者然與經異未敢
據也自此而齊益離紀矣期背齊從宋而國人益不睦矣
魯懼而會襄于艾彭生之禍兆矣

鄭人來請修好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杜預修十二年武父
無冰書時失按子五月無冰所以夏五不書月鄭伯
使其弟諸來盟秋八月王申御廩災盛之會也天火曰災
乙亥齊先時亦過也與齊自二冬十有二月丁巳
齊侯祿父卒諸侯立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師

讀左補義
卷四 桓公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僦禮也杜預曰
夏鄭子人爲于氏氏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秋八月王申御廩災乙亥齊不害也建未是始殺故爲
先時鄭氏杜預曰必十日戒享越三日而齊蔡盛已出康
王申致齊之初乙亥齊不害也建未是始殺故爲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杜預曰在焚梁門鄭城入及
大遠伐東郊鄭取牛首鄭邑按今河南陳留以大宮鄭和之
據歸爲虛門宋城之據伐而不肯入取故不書按豈取牛首
自十二年穀邱之盟公會宋二盟鄭一及鄭戰宋二會鄭

祭仲雖好非其意不能殺其母而殺其父也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恐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鄭大之汪其尸以示戮也公夢以出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恐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鄭大之汪其尸以示戮也公夢以出

左氏補義

卷四桓公

主

一此則宋人以諸侯伐鄭而傳皆未明言其故惟已已戰四國傳特管宋人責賂于鄭一語乃知宋鄭之怨魯欲平之宋不肯平而兩伐之皆為此也一語而前後事皆貫

祭仲多忌祭仲立突非其本心突負宋賂宋以三國伐鄭已失所援矣昭公在位祭仲倘思復辟突安能禦之此突欲殺仲而不僅以其專也然突以弟篡兄使糾以壻殺舅婦以婦叛夫致仲以臣逐主而突奔昭立矣傳但罪突且為忽幸而祭仲雍糾不足言

左氏補義

卷四桓公

主

許叔八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管子明傳實其不告復王方伯可恃則鄭莊何能滅許胡傳非也自許叔由東偏人許都復奉社稷也寤生在日不特子忽子突人人出色祭仲渠彌原繁脫明璽亦事事稱能寤生死而彼奔此豈爾詐我虞國無人矣此所以自料不能久有許也許叔既入齊鄭會魯以定其位豈非太嶽之亂又將復起乎鄭氏曰許叔稱人難辭也

第一卷三十一
手一
文也
止在
男言
杀手
立之
將之
二公
于

葬連集傳謂文誤也
○公宋人德人仗制○冬十月

以書期
口爲例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紀衛逐其君

及邾儀父盟于越越之盟也

夏及齊師戰于奚戰事也

告公曰疆場音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度也不虞猶

魯欲平紀于齊故爲黃之盟齊襄聞而背之因以怨紀者

怨魯故有奚之戰夫桓欲存紀亦一節之善也謀衛則黨

篡而已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

也桓侯之故以字告何休云蔡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

讀左補義卷四桓公

怨心年卒無

劉公是曰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蔡季

是也胡康侯張元德葉石林陳子微及朱可亭並云蔡人

望之陳人奉之而讓而不有且謂賢與季友等乃杜氏以

獻舞蔡季爲一人先儒謂獻舞執于楚不能拘節疑非蔡

季或又謂季雖賢不能保其見危授命也愚謂獻舞舉息

婦導楚滅息而虜其妻因以禍蔡固大不類者豈獨不能

死義哉何氏謂封人不欲立弟而愛獻舞則獻舞爲封人

之子顯然昭公之篇云劉子棼無子單子立其庶子食則

古人所云無子無適子也又無賢子亦云無子叔向云胖

又無子知封人非眞無子矣且傳不言立季其曰嘉之也

知所無而不
能去以蔡去
蔡桓侯卒

與季友同友亦未嘗爲君也蓋蔡人以季之賢來告千魯

故魯史書之非如曹豎弑篡立不以子滅之入告也莊十

年獻舞爲楚執豈季已卒歟

伐邾宋志也莊初邾未平極魯從宋志昔趙之盟隱七

凡伯主齊盟之外不復受

盟于黃者百六十五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趙氏曰此非也或史

何謂日天子有日官請侯有日御莊初日官失之或年蔡宣

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

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歷也底不在六卿之數而位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

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亯昭公弟按魯人鮮

讀左補義卷四桓公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亯大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

說者以昭公之弑仲與高渠彌共爲之不知突之立迫于

宋人使仲與昭有隙當厲奔之日子亯子儀皆君也而迫

昭仲不忘昭且有功于昭昭又未嘗有雍糾之謀仲何爲

而弑之據史渠彌與公獵射殺昭公于野變起倉猝仲不

及防君既弑仲即與之立君仲之罪也而以爲弑則謬也

故傳但歸獄渠彌按魯怨忽黨突以突爲卿君故忽廢儀

以三君之弑告而已之入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社邾公本與夫人俱行至陳公與齊

經 143—333

年

禮哉杜氏誤傳云文姜出者指濫之行非出奔之謂也。蓋

桓之弑由于姜之出而姜實與弑莊公枕戈復讎既制于勢絕姜于廟又牽于情一時難言之隱皆此五字盡之姜何以又孫于齊魯人創鉅痛深通國號姜不自安爲自全之計也不書姜氏人受生于父母則有姓氏以別于禽獸姜氏經于同氣而賦其夫削其姓氏人道絕也說本齊夫人魯親之而不能絕之以絕不爲親爲禮知親之而不能絕者之非禮矣魯之臣子可以大義曉其君而行而深惜其不能也公羊史記謂文姜尙在齊杜氏謂文姜當絕齊不當復齊齊皆謬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杜預哀制未開故

此極魯人忍辱之事王不能諒魯不能辭皆失也穀梁子

讀左補義

二

曰仇雠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而傳俱寘而不言但曰爲館于外猶爲得禮之變無可奈何僅于內外間別之也呂東萊曰欲與主昏內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強而不敢絕相商一個兩不相妨道理夫不知不其戴天之讎一朝良心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而欲委曲回護則終于此而已萬充宗曰人情怨讎難于初合自王姬一歸與齊暱就而後此之會夫人遂得託國計以遂其姦矣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杜預魯往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耳國名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秋七月齊王姬卒魯爲之主北之內女孫云檀弓齊告王姬之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騰齊地音灼乙酉宋公馮卒公捷立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騰書姦也

騰齊地泲汶水而會之載驅之詩所由作也不必諱直曰書姦

經庚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杜預朔魯大夫夏四月葬宋

莊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酈八于齊季紀侯弟酈紀以邑人爲附庸先紀不廢後紀人貴之以字○冬公次于滑地按河南睢州有滑亭

傳三年春朔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朔之會公使之也疾者疾魯之忘讎非疾朔之專命也衛

讀左補義

三

朔奔齊衛已立酈牟朔之母宣姜爲齊襄之女召營助伐之主之者文姜也

夏五月葬桓王杜預以桓十五年三月

春秋之緩葬多矣未有遲之七年之久者蓋不克葬也赴喪而諸侯不聞求賻而諸侯不應至莊王僖王之崩經皆不書并不赴矣王室之微至此天下尙知共主乎桓文興而官授方物聘使時至周室以尊管仲之力也

秋紀季以酈八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爲

冬公次于滑將會酈伯謀紀故也酈伯辭以難杜預在凡師

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爲輕也言凡師過君臣紀季之請爲存宗祀奉紀侯之命也故聖人聞之自伯姬

歸紀後魯君臣為紀謀者三世桓不能平紀于僖莊豈能
平紀于襄鄭突方自櫟厚結于齊明年為奚之過矣莊猶
次滑待之不亦愚乎

經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三月

紀伯姬卒

侯

伯姬遇于垂

垂

而謀紀也

侯

大去其國

伯

姬齊侯歸

公

羊齊侯歸

侯

伯姬遇于垂

垂

而謀紀也

侯

大去其國

伯

姬齊侯歸

公

羊齊侯歸

侯

伯姬遇于垂

垂

而謀紀也

侯

大去其國

伯

姬齊侯歸

公

羊齊侯歸

侯

伯姬遇于垂

垂

而謀紀也

侯

大去其國

伯

姬齊侯歸

公

羊齊侯歸

侯

伯姬遇于垂

垂

而謀紀也

侯

大去其國

伯

姬齊侯歸

公

羊齊侯歸

一役如此故
東正與侯戰
相與治為
王定於行國

左傳卷五

四

左傳卷五

五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于焉以伐隨也
也公羊曰不言滅為襄公諱也哀公烹平周紀侯諸之襄
公能復九世之讎故為賢者諱夫擬以太王固已不倫而
復讎之說即襄假之以為兵端者也黃楚望曰漢武執此
一語遂開西南夷殲財喪師流血千里然則春秋果可易
言哉紀侯連姻王室倚魯鄭為援桓王崩突復黨齊遇
垂以齊紀故妻館在殯委之而行聖人變文書之罔紀也
惡齊也傳云違齊難發明經義盡矣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五年秋鄭忽來朝名未王命也

我此云魯莊公蓋述他國評論之詞此君子如荷嗟詩人之類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註）皆齊大夫也戍葵邱（齊地按今山東臨淄縣西）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固不至也（註）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子太襄公絀之二人至父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註）捷克也之冬十一月齊侯游於姑蘇遂田於貝邱（註）姑蘇貝邱皆齊地東博縣縣東有薄姑城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註）公見大豕公懼除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註）徒人費者齊人

讀左補義 卷五 莊公

田及徒人費（註）田及徒人費者齊人弗得視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切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註）我何祖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嗣死於門中石之紛如（註）死於階下死於階下（註）亦謂遂人殺孟陽亦小於莊公代居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註）無知者齊人傳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註）小白者齊公子出奔莒（註）莒者齊地亂作管夷吾召忽糾傳子奉公子糾來奔（註）齊桓公齊桓公（註）齊桓公通篇以無知爲主入手先叙賊黨而無知來歷都用另敘只因之作亂四字而外賊通矣以連稱妹爲內謀曰以女爲夫人于是連稱之言得達于從妹從妹之謀得致於無

知而游獵而歸宮而伏賊互調交構內外之賊通矣此無知布置于事前也公田貝邱歸宮之後已將遇賊又得徒人費一番賺賊伏公多少急智于門于階于牀多少替身而諸兒之足已見此必急欲爲無知之夫人者爲賊指得之也一路並不提起無知處處暗藏以發明破罪無知之義然公爲人君弑之何以甚易中間捕貝邱一見見天倫滅絕無路可生薨車隊車如同一般于是助我者舍生無益謀我者唾手成功而無知儼然也也未點出無常二字將此段意收入以示失國喪身之由復以二公子出齊和開又以無知虐于雍廩折轉爲殺無知張本結全篇主腦

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註）莒者齊地夫得無知于公蓋欲逆子則也來者非一人於夏公伐齊納糾（註）糾者齊公子不稱名者魯地按山東嶧縣東○其器反○齊小字安扶公穀今本無子字與左氏古本合宜從之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註）齊襄公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註）乾時者齊地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註）子糾者齊公子在魯城下合師（註）魯城下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註）桓公自莒先入小白自魯自莒須伐乃得入（註）小白自魯自莒須伐乃得入小白之立魯爲之公（註）小白之立魯爲之公時我師敗績公喪我降傳乘而歸（註）時我師敗績公喪我降傳乘而歸公及以公旗辟於下道（註）公及以公旗辟於下道齊師是以皆止也（註）齊師是以皆止也鮑叔帥師來言

從魯納糾下（註）從魯納糾下魯桓公自莒先入（註）魯桓公自莒先入小白自魯自莒須伐乃得入（註）小白自魯自莒須伐乃得入小白之立魯爲之公（註）小白之立魯爲之公時我師敗績公喪我降傳乘而歸（註）時我師敗績公喪我降傳乘而歸公及以公旗辟於下道（註）公及以公旗辟於下道齊師是以皆止也（註）齊師是以皆止也鮑叔帥師來言

成之節傳特

三字可當一

口子糾親也請君討之也傳見書子糾親也管召鮮也請受而

經書齊人殺無知而傳云雍廩殺之明聖人以討賊之義

九年之夏公赫然震怒大舉伐齊比魯國臣民枕戈以

小白繫齊當有齊也糾弟而小白兄無疑矣傳先叙小白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杜預二月公侵宋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

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
制也懼有伏焉恐詐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桓殺子糾甚矣而又討納糾之罪暴矣齊師之不義不待
言也然乾時之敗公幾被獲斯時歷境幾於衆明愕眙曹
劌知君臣之亟于用士也故自媒而請其見也先審君德
其戰也一鼓而勝而所以得勝之故于事後著明雖老于
行陣之宿將不能易此也此真可以振衰魯之氣愧肉食
者之心矣然傳之發明經義者不備此莊公事繼以齊與
魯勢不能敵也妄動而蹶社稷以殉是以忍辱待時而苦
無可乘之時也豈知長勺之役齊桓立國仲父行師較之
諸兒何止百倍乃一朝不坐燕不與之曹劌以一乘從而

讀左補義卷五莊公

左

以大義激臣民之心絕文姜而復薨車之繼用曹劌爲師
義旗所指一鼓而破諸兒之魄矣不此之務今日曰待時
明日曰脩德這貝印田而時不再來豈非莊公終天之恨
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蓋深惜肉食者之誤公而使
公不得爲孝子也運籌決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
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爲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
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絕人本
領然皆逢閭君不得竟其施爲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
人徒知下半篇爲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
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郕公子偃魯大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郕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
齊師敗走之比蒙氏以爲勝齊師乃還

齊宋兩大國師次于郕以禦衰魯管仲爲之謀南宮長萬
効其力猶強弩穿魯縞矣而公子偃者差爲肉食之鄙且
以長勺之捷知魯人之大可用也雖違命竊出不可爲訓
而皐比先犯已挫宋師宋師既奔齊師亦退隱桓以來未
有克捷如斯者假以禦敵之師爲復讎之舉大義凜然戰
無不勝然則肉食中未嘗無人而無如公之不用何也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嬀也

讀左補義卷五莊公

左

楚人八年萬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
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
九年人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按譚無禮乃齊譚子奔莒同

地當在今
經戊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
州府境○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趙敬方知
公之設獄

方敗宋于鄆而使弔焉以弔災之禮爲脩好之誠公庶幾
有息民之心後述御說恤民隱與弔災相照
冬齊侯來逆其姬在解齊桓公也陳傳凡諸侯親迎合禮不書
齊仇讎之國不可以主昏然元年已然矣元年襄之昏也
是年桓之昏也衰絰之中猶與吉禮况無事之時有王命
焉故經傳俱從略然則齊侯之相見其盟柯之胚胎乎
乘邱之役莊公在公以金僕姑名矢射南宮長萬夫宋大
公右欲

三教圖之多
力一以見
公卿小人之
罪一以見大
心計強賊之
巧術山字字
映合不獨以
金佛始始以
輝至終

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蕭宋邑。按仁南蕭縣北有蕭城南宮。
牛。其萬。猛獲黨之帥師圍毫。冬十月蕭叔大心。孔疏。蕭大夫。
之。以諸邑別封爲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按附庸之
人。以諸邑別封爲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按附庸之
君。例。例字如祁。祁父之類。則取其字。大心其名也。大心率蕭
厥。後復爲宋。有仍爲公邑。故定十一年經書齊氏突諸爲楚
此。大心爲宋。戰公後。大心爲公邑。故定十一年經書齊氏突諸爲楚
爲。蕭叔大心以爲載公之高封于蕭。穆矣及戴武宜穆莊之
又。毛氏謂宋有附庸之蕭。又有蕭邑亦誤。
族。宋五公。以昔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
御。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釐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
輪。八日。鞶宋主陳二百。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
衛。六十里。言萬之兵力。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
夫。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
厚。日名臣之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言。可制萬世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何云桓桓侯
也陳胡公
之小宗
桓桓侯
者而為陳氏

左傳卷五

大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
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陳南宮萬并歸其
宋王者之故故有大牢華齊為之仇牧大夫也督與牧並
死史宜齊督于前即其告魯無舍督而專言仇牧者然督
有弑君之惡故以全節予牧而督則削而不書傳並叙之
以明聖人筆削之義也御說奔亳賊國之以人蓋所屬亟
欲除之也大心兵力未盛而擊罪致計兩月間或殺或奔
立君以治其功不在石碯下若夫陳始則受賊繼乃受賂
故傳叙石碯子告衛人之言正以著聖人罪陳之義然受
賂在陳而不以討賊予宋或曰惡宋之行賂也夫宋不行
賂安所得罪人誅之豈得為宋罪哉時宋魯方惡不書役
萬宋不告也何以知其方惡魯不告葬故知之也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
之會一按北杏齊地當在今山東阿縣境
在會山東阿縣境○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也
今山東阿縣境○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今山東阿縣境
西有遂鄉○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今山東阿縣境
元年十三年春齊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亂見齊桓公
桓公欲有桓公之志
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也也守之也○宋之亂賊既討齊君既立矣而桓為弟羣公子未之味
也齊桓率諸國以平之師不臨其境大夫一列于遠姑而
規視諸國本立是其大義夫豈列國諸侯之所敢望故桓
之圖霸自此始而桓之有功于中國亦自此始齊侯書爵
親至也列國書人以大夫會也然而大夫與諸侯會自此

左傳卷五

左

盛矣桓公求霸未成諸侯多貳故救患以昭德誠國以
示威至齊人成遂而一軍戡焉夫然後知立威者卒自挫
其威滅人者卒自戕其泉于是翻然改悔以信義結天下
之心而威力不用此召陵之役以德綏諸侯而楚服也
冬盟於柯始及齊平也也切聖事並詳史漢俱傳之然不見左
信也
當襄之世而不能離舍襄而離桓則慎也傳曰始及齊平
母伯主勳王室恤中國雖平可也
宋人背北杏之會
齊有平宋之功而宋背之何也荆楚方橫鄭人懷貳宋恐
桓之未必有成因以挑楚繫故觀望而未即服從
經十四年春齊侯伐宋齊師師於周齊侯伐宋師伯周大夫
齊侯伐宋師伯周大夫○秋七月荆人蔡人邾人會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鄆今山東阿縣境○冬單伯會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師師於周齊侯伐宋師伯周大夫
齊侯伐宋師伯周大夫
前此鄭莊嘗以王師伐宋又以王命伐宋曰以者權在下
也而桓之伐宋傳曰請師于周請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
權在上也於是而知桓之尊天子也單伯天子之卿二傳
以為晉大夫故元年送王姬改送為逆黃東發不能決也
呂圭叔云單伯周之世族諸侯大夫無稱伯者即吾大夫

未有不書名。然則單爲畿內采地。魯有單父。不得爲單也。或云旣稱單伯。後何以稱子。按畿內諸侯。亦以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昭十八年。叔向曰。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其奉命出使。或稱單伯。或稱單子。史官因所告記之耳。如謂單伯爲魯臣。則伯其名也。在元年卽有單伯送王姬。文十五年又書單伯至自齊。相距八十二年。其爲一人不應如此久。存如爲兩人。亦不應同一名字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在櫟厲公以桓十及大陵使傅瑕大陵鄭地按今河南臨潁縣北有大陵城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闕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問之間於中綯曰

讀左補義

卷五 莊公

猶有妖乎孔疏古由簡二字通用按公對曰人之所忌其氣之問已在厲公僂入之後對曰人之所忌其氣

酸以取之按或謂子儀之忌致妖固非即云厲志尊國子儀忌厲皆蛇也亦非關之筮兒即云厲志尊國子儀

儀及其二子內蛇也始則相與終則相比而外蛇也取殺子蛇之毒酸足以取內蛇故飛伏跡而及原繁也妖由人興也

人無藥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附注人棄其常使則致妖接突

彼詐挂無厲公人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我仍有二

心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

夫之事也卿吾願與伯父繁罔之疑原繁且寡人出伯父無

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附注不親寡人愾焉對曰先君桓公

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社稷有主而外世爲宗廟守臣○音石社稷有主而外

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貳

心天之制也子儀鄭子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用非

取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將行賂勤賊而可以
 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凡就莊公子傳唯兄四
人子忽子盩子伋莊死
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稱正桓十四
年諸語來盟傳稱其子曰干人亦其一也
 子儀于莊元年卽位十四年中齊魯紀五國抗王納朔皆
 不與其謀差勝乃父矣然北杏之會桓方銳意求霸鄒乃
 高枕不前孤立無與故傳瑕弑之易也突殺瑕而不得謂
 討賊者突亦竊兄之賊且瑕之弑突使之也左氏遇一
 類事必有理義至當之言以爲圭臬春秋納君者多矣原
 繁所云實爲千古人臣之法故西山讀書記王氏困學記
 聞皆取之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杜解莘役在十年繩嬀也楚子如息以

卷五

三

5

食入亭遂滅息。使不備之具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
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
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蔡侯秋七月楚入蔡。史
記哀侯兩楚此年穆侯居守也穆會于北杏楚卿之故闕始
言而起自此而蒙取于楚矣至十九年哀侯死穆卽位齊桓
伐蔡正在穆侯之世哀侯卒葬不見經不敢起君子曰商書
也至僖十四年齊蔡侯辟卒辟穆侯名始赴也。君子曰商書
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禦迺其猶可撲滅者其
如蔡哀侯乎。前書錄其言惡易長而難滅

豺狼搏噬之毒王綱不振無如何也是以不能無望於桓文。

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杜氏曰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于天子故起以單伯會諸侯為文然則桓公之尊周室蓋欲天下其由之也。

經王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三○夏夫人姜氏如齊莊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宋主兵伐鄭○鄭人侵宋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為諸侯

讀左補義卷五

北杏之會諸侯以桓主魯桓而宋皆之則桓猶未霸也復會鄆宋衛鄭畏威而來則諸侯奉命矣故云齊始霸桓之先陳于衛不徒以其備三恪也蓋陳蔡尤逼于楚舍陳蔡而爭鄭是爭室與而去門戶也故與會則重禮之其後晉之世伯陳蔡入楚爭鄭較難方知晉仲智謀在知武子之上齊桓連年合諸侯魯皆不與而桓姑置之桓之善處魯也莊忽以文姜如齊非禮甚矣而桓竟受之蓋急欲得魯耳故明年公同盟于幽或疑國語非左氏所作如管仲內政軌里連鄉之制正不容略何以一字不存不知左傳傳經者也國語記事者也義主于傳經故其敘事全為釋經而設非比國語專識列國之事也或作傳後其子孫

以所采列國之史復成國語以補傳之未備

秋諸侯為宋伐鄭附庸屬宋而伐故鄭人問之而使宋

為宋伐也桓之于諸侯動矣下不叛上土不陵不諸侯之所以安也鄭突習見乃父駭駭乎有爭霸之勢今相率

以盟主奉桓故從而間之於是而知桓弱之難也其使宋

何也在機時宋莊欲納之而閉公桓公無聞焉積怨故也

經王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莊王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陶陶國都費地按今河南偃師縣南為古滑○邾

子克卒克魯父名稱子者蓋齊桓立

讀左補義卷五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使宋故也

宋故也釋宋主兵敘于齊先之義伐鄭而宋鄭俱安安二

國則霸成所以安天下也

鄭伯自櫟人在十緩告於楚○鄭伯自櫟人在十緩告於楚

禮故也

鄭之向背為伯之盛衰始於齊楚之爭鄭而晉楚爭鄭繼

之緩告者以此為名也自此而鄭無寧歲矣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莊解在桓十五年九月殺公子開別強組

日用○仲黨斷足公父定叔孫定也出奔衛三年而復之

曰不可使其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注云解數始于一盈于君子謂張組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

鄭突虺蜴性成。強組不能見幾而作。不如公父定叔遠矣。
天下有極克狠人。却作一件最壞事。如齊襄之悞。高
渠彌是也。有極殘忍人。却作一件最盛德事。如鄭厲之復
公父定叔是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或曰同盟諸侯之心一矣。非也。所以一諸侯之心也。張元
德曰。古者方歲有同盟。桓因舉是禮以約束諸侯。自此欲
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曰同盟。黃若晦曰。凡我同盟之人
同盟之辭。當時已有之。非孔子新筆也。此桓伯之成也。公
與會何以不書公。賈養敬曰。大合諸侯。為伯王稱尊。無上
之始。故殊公不書。乃春秋筆削之大而存周之至情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王

其寶王賈命十六年冬。命為晉侯。武公伐翼。翼以
武公蓋有晉地。更號曰晉。始居晉都。初晉武公伐翼。翼
說諸夷。不地名。為國大。請而免之。既而弗報。諸夷不報
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翼取遂以晉
師伐夷。殺夷。說諸周公忌父。王出奔虢。一君。稱弒三君。惟
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
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
曲沃于晉。受恩反噬。成師弒二君。鯀弒一君。稱弒三君。惟
鄂侯令終其餘六世。皆不得其死。自古亂臣賊子之禍。未
有如斯之烈也。王朝屢世命將討賊。至僖忽愛賊。賂命為
諸侯。此桓莊所必不為者。可哀也。侯綿立二十四年。晉武

弒之自立。而必藉說請命于周者。一則翼民。不肅慮生他
變。一則齊桓創霸。王靈頗振。故借王命以服本國之心。以
拒盟主之討。此其志也。至是而忠喪之士盡矣。史記晉世
家云。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
平代晉為諸侯。蓋傷之也。惜魯史不載。筆不書。而傳禮
之甚詳。翼經之功大矣。晉武甫得一軍為諸侯。而稱兵
畿內。殺天子之命大夫。逐天子之卿士。傳曰。子國作亂。而
助亂者為晉武也。

讀左補義卷之六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填 堦 校

莊公二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莊解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齊見執不稱夏齊人殲于遂康反○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不能仗節寧死以解國患○冬多聚粟多則害五稼故以
聞立是為惠王晉侯
齊卒子獻公使諸侯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讀左補義

卷六莊公

服諸侯于天子有朝覲宗遇之典王十二年不郊待則六
服諸侯于天子春秋諸侯不行朝禮于天子而行于大國桓公
以尊周為已任當首復周制乃終身不見天子而且以不
朝討鄭何也蓋尊周者其名也若朝率天下諸侯朝于京
師則天子之聲靈震盪而霸國之威令微矣與周意凌圖
伯意深鯁鯁以不朝見討此首止之會鄭伯所以逃歸也
傳曰鄭不朝也以著桓為微朝罪也 管仲富辰皆以鄭
叔詹堵叔師叔為三頁而公羊以管仲富辰皆以鄭
叔刻柄卒為後收故二傳皆以詹為倭人夫夷吾天下才
辰亦周名臣而以倭為良乎
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饒齊成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滅遂成之在十三年○領鳥約友

齊以兵力滅遂而齊人卒殲于此傳並書四族乎其能復
君父之讎也然桓未聞以兵力滅此四族猶見桓之寬大
桓自此不敢滅人之國尤見桓之能改過也

經

一書示

乃用人之奇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莊解不書日官失之○夏公追戎于濟西○秋有螽
人在岸上投人景則殺之或謂合沙射人為災齊又作
其希如赤又去生于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
則行祭禮先置醴酒云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行皆賜玉
助也所以助勸教之意言備設醴醴時惠王新即位
五穀馬三匹非禮也 雙王為穀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不以禮假人 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按傳展其朝王
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道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
鄭王鄭伯又以齊執其鄭故求王為按皆在明 實惠后陳嬀
伯義為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 實惠后陳嬀
陳嬀為王子帶起傳

號公黨弑君之賊挾之以朝王繼后聖人不取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戎來侵魯人不知去
秋有螽為災也 按南越產此物魯中國忽有之故
初楚武王克權使闢疆大夫尹之 按據國名今屬湖以叛
圍而殺之 按以遷權于那處南○那乃多反 使闢疆大夫
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 巴人叛楚而
伐那處取之 途門干楚 城門闢放游涌而逸 游涌水而走
申息俱滅于楚而傳未及滅申於六年及此年帶弑伐申

情激發而楚臣不以爲疑楚君不以爲罪君臣相與何可

[illegible]

是解伯後段
諸侯亦
見其功也
字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于頤歌舞不倦樂
禍也夫司寇刑行數君爲之不舉去處而况敢樂禍乎奸王
之位禍孰大焉臨禍而憂憂必及之蓋納王乎號公即號曰
寡人之願也

鄭伯入於鄭王所取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頤享
五大夫樂及備舞林鄭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號叔公
字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于頤歌舞不倦樂
禍也夫司寇刑行數君爲之不舉去處而况敢樂禍乎奸王
之位禍孰大焉臨禍而憂憂必及之蓋納王乎號公即號曰
寡人之願也
或謂齊桓方盛而天子蒙塵不能削平禍亂翰齊文一著
矣呂東萊曰周室東遷號鄭秉周政與周最親凡有患難
二國首先任爲已責齊桓雖圖霸終退然讓之知當時尚
不以甲兵強弱爲事諸侯尙稟王命據此則王室之亂初
不告命諸侯而獨與二國謀觀齊史不書其事則齊桓未
讀左補義卷六莊公

可厚責也

戊申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葬之於葬兄之罪亦有勤王○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葬之於
之葬兄之罪亦有勤王○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八月乃葬
二十一年春齊命于弭夏同伐王城按今河南新蔡縣
鄭伯將王自閭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頤及五
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闕東魏也樂備備六代王與
之武公之譽自虎牢以東鄭武公傳平西辟王賜之自虎
與之按河南沁水原伯公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符言
五月鄭厲公卒王遊號守之按今河南新蔡縣王與之
諸侯故不書號公爲王官于玆按今河南新蔡縣王與之

首虎並其於
酒泉而王用
特以卿伯
爲之樂
鄭伯之
伯之之
伯之之

酒泉周邑按陝西同州有甘泉造酒尤美名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王之聲
鑑于之方楚胡猶然古之遺服號公請器王于之爵飲酒
鄭伯之由是始惡於王郭執王使張水冬王歸白號
之伯也
鄭伯勤王先奉命執燕伯遂入王城得子頤五大夫殺之
定天王之位誅逐君之賊當理盡情絕大奇勳也奈當時
大義不明周不肯命鄭伯既卒號亦隨亡魯史不記聖人
無由筆之於經傳特詳之以不沒其功而諸儒曲求不書
之故非鑒則年矣
西已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肆大雩雩祭也雩祭大雩
經而制之千有以故之書用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左補義卷六莊公

可厚責也

史記陳宣有嬖佞生陳公子完與顯係皆鄭伯之孫奔齊
子欲立之乃殺公子完與顯係皆鄭伯之孫奔齊
侯使敬仲爲卿辭曰歸也旅之臣幸若獲有教及於寬政
救其不閑於教訓而免于罪戾施於負擔也君之惠也所
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勸請以死告自誓詩云翹翹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貪顯命懼爲朋友所誹責傳

經

齊因祭社蒐軍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侯某來聘齊故公許穀之始通未成其禮按史記成王熊渠統其君堵敖而自立楚交中國始此○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蕭附庸國叔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秋杜云叔桓此情領於方爰之禮按杜云叔桓以爲字成二年傳有蕭同叔杜云同叔蕭君之字不得以先君之諱爲字宜從胡傳宮楹杜也桓公廟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剺姑卒○公夷立○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按扈鄆地今河南原武縣西北有扈亭○言戶

讀左補義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桓公貢賦多矣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用命諸侯有王從王王有巡守省四方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實于策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前年冬往齊納幣。今夏又如齊觀社。或謂公聘齊女。至齊觀之。此不然。齊桓豈容女公子有壻外之窺乎。然連年大書特書。則程子謂讓昏尙疑。故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譖。爲得其情。而其所以疑者。或曰公初立。孟任爲夫人。生子般。孟任之前。成風生僖公。公於納幣時。年三十有六。齊女尙少。旣以公年過長爲嫌。又以旣立孟任爲說。此其所以疑。

讀左補義

而後謀然又恐其中變也。於是親至逆女焉。自古請昏許昏未有若斯之難也。蓋齊襄被絃。桓公有園。撫襄之女以嫁。而莊欲締姻于齊。倚桓爲重。屢以文姜遺命爲辭。必得後已。豈知齊桓之意有難。以聖言者哉。曹劇諫草想見三代盛時禮度。莊之僕僕於齊者。非朝會征伐之事也。乃欲昏仇女耳。托爲觀社盛服而行。何可爲後嗣見也。言後嗣已隱含先君不明白提出。有所不忍也。長勾立功後。又聞議論豈非挺挺者乎。

秋丹桓宮之極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杜刻也桷椽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何休曰

姜氏入哀姜也丁丑入戊寅大夫宗婦親用幣大水何休曰

制陰氣盛故○冬戎侵曹曹驍出奔陳不稱世子曹史承赤

明年使大水○冬戎侵曹曹驍出奔陳不稱世子曹史承赤

告而書也驍奔而赤告不肯以世子稱明矣接遺喪逾年稱

爵而赤立驍以未逾年之例名其兄故同于郭忽死云實

遠以為驍是曹君亦是戎之外赤歸于曹亦曹僖公也蓋為

孫故戎使曹驍而赤也○郭公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

賢君也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德之共也修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

讀左補義卷六莊公十一

天子之極黜諸侯之極墜其桷則天子斷之諸侯葬之今

丹刻之踰制矣何休云娶齊女以奢示之胡傳誇示讎女

也然於先君無與而御孫以為納先君於大惡者何也蓋

先君凶德醜行國人共知而其人已亡衆怒亦釋今羣宮

黜淡桓廟輝煌刺目怵心者將曰何為有此非常之崇奉

也拜其下者即歸人之女天將假手以報也是先君大惡

已消而今復標識之猶納之也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親用幣非禮也杜解傳不言大御孫曰

男賁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請俛小者禽鳥御孫曰

執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賁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乘情

男女之別

其名以示教今男女同贊是無別也杜禮夫人至大夫郊

宗婦見于內不同地大夫用羔雁宗婦用榛栗棗脩不同贊

幣者元纁束帛鴈皮大夫用之已非禮而宗婦同之無別矣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秋公至而八月丁丑哀姜入入者難辭也張氏曰見後公

而至之日多也又逆辭也殺梁曰宗廟弗受也蓋公白夏

徂秋不能久待姜倚強作勢分外從容公之不能制姜兆

乎此矣傳但云哀姜至一則寫莊公無限得意從前納幣

觀社經書十事皆取償于此一則寫臣民無限哀悼從前

葬車孫齊如齊十餘年通國積憤竟結局于此傳只三字

而兩向俱到樂之行申補以爲男女相漬知其必敗哀姜

之觀御孫以爲男女無別知其必亂二姜淫毒竟如一轍

讀左補義卷六莊公十一

可不畏哉

晉士蔣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士蔣告晉

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盡殺羣公子蓋有見于桓莊之於故晉也後遂殺申生欲

殺重耳夷吾恨心辣手至此漸熟然諸富子得士蔣之譖

出奔他國終其天年未嘗非幸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杜解女叔陳鄭女氏

之始○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公亦立○六月辛未朔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伯姬公女歸杞成公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報陳女叔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杜解

印傳諸侯
鄉子元款
卿有功
自魏耳
臣市金
得歸人

大旨在於驕姬欲立其子。然獻有大子諸子。則其子安得立。須先分敵之姬。不與外事。不得不借助于二五。而二五分散羣公子。甚難下手。蓋申生重耳之才。公素知之。而二五發出一段爲民爲國絕大謀畧來。是用其所長。必不可已。

七

未四句忽作餉語軟動貪人爲後來伐畢落氏伏毒千是
大子諸子皆出惟姬子在側初以姬爲主至此陰刺其動
靜輒轉告公則二五爲主而姬轉爲輔二五耦言兩人爲
耦而大子之狐突里克先友丹木一班謀臣皆無用也
首段總叙或以烝出或再娶出或以驛出姜固不正姬並
亂宗閭門如此所以亂也劉繼莊曰後之讀斯文者皆歸
罪獻公然尤而效之踵相接是以君子清心寡欲固所以
利國家保後嗣也

楚令尹子元元子，楚文公也。欲壘壘，以父夫人也。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葬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尋，也。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竊自補。

人。徐人侍人以骨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嬖，嬖我反忘之。
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徐遠郊之門也。杜預云：紂反，柣得結。
反子元闕御，驅闕梧耿之，不比爲施。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施以居，而猶廣文幅長尋。
日統繼。闕班王孫游王孫喜殿爲反，繫衆車入自純門。外
施曰：施闕班王孫游王孫喜殿爲反，繫衆車入自純門。外
門及達市。郭內道。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按
十年，疏云：縣門偏版，廣長如門。施闕耿以縣門上有寇，則發
機而下之也。今不發機，開門且出兵而效楚言，蓋示楚以開
戰。故子元畏之不發。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邑名
南許州。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據問也。暮，帳也。
東北。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據問也。暮，帳也。

春秋凡牧皆善此荆伐鄭而諸侯救至小國以全尤救之善者也傳寫子元草草與師似諸侯不救楚師亦退而不知非也子元振萬欲盡息媯媯導之伐國卽伐鄭以媯媯

可見野子狠心感而卽動迅速而馳實出館人不意初人
郅門繼入郅門及于遼市勢如破竹若內城再入則社稷
墟矣斯時諸侯之救未至鄒君臣議奔桐邱又恐欲奔無
及故用疑敵之計如李廣之解鞍卽馬以疑匈奴唐太宗
之開門掩旗以誤突厥於是子元果不敢進幸緩須臾將
率臣民啟行而忽報楚師宵遁則以諸侯之救至也諸侯
救郅只一語點睛而鄒國不亡全在乎此讀者徒知上段
盟暇幾千主客游戲傳補將奔桐邱句則上西盟暇處正
是無限倉皇也楚幕有烏不特形容夜遁光景乃見救兵
方至敵兵隨遁城中居人全然不曉齊桓救忠實爲功首
矣

冬饑滅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大無麥禾於冬周之冬夏正之八九十月也詩七月篇曰八月其穫禾之早熟者十月納禾稼禾之遲熟者蓋麥既薄收至冬告盡兩禾不登民無以食故曰大無麥禾而傳直曰饑也諸儲賁魯君臣不能務農重穀以告糴爲末務是也而以告糴罪滅孫則身爲上卿將疾視民死爲無罪乎魯語又以滅孫急病讓夷爲賢則必疾視民死而後不賢乎傳曰禮也言國之常制耳則堂曰亦以善齊人之能恤災也

築郛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注郛則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城也毛傳先君之廟宗邑廟也凡易一君其君之

讀左補義卷六莊公
亦謂之宗廟如鄭友立焉上季氏立桓公廟之類按對舉則城築有別專川則兩字相通

經書冬築郛于前無麥禾告糴于後明年又書新延廐若曰工役繁興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之時也胡氏以爲費用廣故舍廐竭若因築郛而致無麥禾者按魯語藏孫告糴之辭云天災流行戾乎敝邑知是年必有水旱蟲蝗之災不書者史文闕也

經書一十有九年春新延廐○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注紀叔姬國雖叔紀執節守義故繫之謂叔姬再嫁于季則失身之婦夫子○城諸及防魯邑何爲卒之葬之乎諸儒立說可怪也○城諸及防魯邑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巾而出日巾而

人往解日中春秋分也治廐當以秋分四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延廐名經曰新脩舊之謂傳曰新作傳寫之誤也日中春秋之分也周正改時月不改分至故至在春秋分在夏冬春分出馬者牧馬于郊外也秋分人馬者入于園中以避霜雪也脩廐當在秋分周之秋分在冬今新於春故云不時也年饑興作雖時亦謬而況不時之役乎廐有肥馬恐民有饑色矣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注伐其罪無曰侵注侵其地無曰襲注襲其不備陸氏攻傳以爲行師安得無鐘鼓愚謂鳴鐘鼓曰伐不鳴曰侵言諸遺宣子曰伐備鐘鼓其罪也襲侵無聲事也

許爲鄭併穆公新臣乘鄭亂復國至此已三十三年中興讀左補義卷六莊公

之令主也齊桓桓弱而不與于會故鄭文侵之蓋受命于桓也于是僖四年同會于召陵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劉向曰蜚南越盛暑男女公發淫故蜚生蜚氏曰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爲災傳失之羅願氏曰負蜚今謂之蜚蜚食稻花使稻不蕃又劉原父曰蜚若牛白首二目蛇尾行水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按雖時凡土功龍見而畢功成事也經書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火見而致用心星致角亢見物水昏正而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日而至日南至物水昏正而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日而至

與類稿載城大文
左氏但以舊例釋之妙說者得議其非
大無麥禾之後有蜚爲災又城諸及防雖時亦書爲玩災

厲民之戒

樊皮周大夫樊其叛王。

經丁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夏次千成按公穀有師字此疑脫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

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齊人伐山戎北

仲皮歸于京師謂法不

奉命討叛執罪人而歸京師公聽處置遠過齊桓之伐衛

取賂矣傳特表之補魯史之闕

卷六莊公

主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莊解欲楚關射師關射師則執

而格之足曰格手曰格秋申公闚殺子元申楚射師

關殺於苑子文○殺奴走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結處點出殺於苑為令尹傳若曰此人得志諸夏君臣其

盱食乎

冬遇于魯濟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伯也

或以書人為貶非也伐楚而徵實包茅伐山戎而燕脩職

實皆桓公尊攘之烈安見伐楚可予伐山戎獨加貶乎宰

孔譏桓勸遠畧原兼伐戎伐楚及葵邱之會今但以伐山

戎當之豈伐楚非遠乎稱人君不親將也不書殺山戎去

燕而齊伐之故書伐不書救也或曰齊欲伐楚恐戎之議

其後故伐以威之也

經戊午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莊制齊且○夏四月薛伯

卒○築臺于薛按齊地今山東○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秋築臺于秦方經一歲三築臺○冬不雨齊

三十二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

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

侯不相遺俘桓何以親至魯廷則已注到明年齊侯為楚

伐鄭矣傳有語似盡而意實未了者此類是也齊侯報魯

莊二至之助用示昵好

已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莊齊色○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也依說而死

故得齊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正寢也公薨者

子般卒莊公子公子慶父如齊慶父既殺子般李友出奔國人

之禮而行○秋伐邢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成齊桓之德故魯管仲

傳以爲魯邑無據

齊伐山戎以其病魯魯未得以師從而桓親獻捷公受其殊禮而有歉也適齊有城小穀之事穀近于魯故魯以師助之猶申侯賜邑而齊爲之城耳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爲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邱

齊侯連年用師戎在魯西南伐戎以其病魯也徐介宋魯之間伐徐以其病宋也山戎在燕南伐山戎以其病燕也此桓公之勤諸侯也然桓之意則不在此桓欲伐楚久矣惟恐伐楚之師出而諸戎或搗其虛宋魯之師會而諸戎或謀其後故以兵威之知諸戎皆取所可獻捷親至魯庭

讀左補義

卷六莊公

重

梁邱遠隔宋境齊人蓋恤其患斯有以得其心而洽其歡斯有以致其力望溪傳于敘事俱作不予之辭而此篇特提出齊侯爲楚伐鄭之故始知從前僕僕于魯宋之國者皆爲此也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預注地有惠王問諸內史過周大夫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與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

神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也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以若之按過立於不判然多此一享又何責于神王從之內史過

往聞號請命賜土田之命求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路享焉神賜之士田祝宗宗人

史大史應史謂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政順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

春秋每一種事傳必窺聖經之義錄一篇至理之文二百四十二年其間說神說怪而括之以監德觀惡四字使人凜然可畏傳之所以輔經也

此秋子般傳

初公築臺臨黨氏杜預注黨大夫見孟任當氏從之闕不從而以夫人言許之補正夫人言公語立爲夫割臂盟公生子般

牙

牙曰慶父材成季季友使以君命信叔待于城巫氏大

八月以下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杜預注黨大夫見孟任當氏從之闕不從而

公羊言歸休成季奔陳陳傳傳非其罪雖吾公立閔公庶子此爲子般卒傳般杜云莊公太子母爲夫人子不爲太子

平。自哀姜至而孟任黜。哀姜無子。般未嘗黜也。觀圍人與其文翁。則知般年已長矣。上兩段寫出公昏。不。正。閭門無禮。御下無法。釀成弑逆之禍。而般之宜立已在言外。然則公意立般。托孤可矣。何以問後。或曰。叔姜有子。未知齊人之意也。則謀之慶父可矣。何以問叔牙。蓋仲叔同母相比。而慶父兵權在手。出入宮闈。早疑其有異志。問後於牙。所以將之也。而悍然以慶父對。則慶之殺般。牙之黨慶。情見乎辭矣。慷慨餘思。其如之何。既而問友。友以死奉般。是思於般也。知其忠而不欲顯示。以討賊。恐哀姜為之洩也。因將叔牙之對述之。而討賊之命已陰授於意。象間矣。故謂友耽之太早者。謬也。不討慶父。力未能也。然而慶父卒然般般。結而友奔矣。於是慶父以兄弟相及之說。請於桓。而桓乃拒之也。何以知桓之拒也。下傳云。閔公。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桓欲立閔。則不欲立慶父。而獨情桓不於此時執慶父而誅之也。

讀左補義 卷六 莊公

重

讀左補義卷之六終

讀左補義卷之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埭 校

閔公。禮。魯世家云。名開。莊公之子。以惠王十六年即位。世族譜名。魯方漢景帝名。啓。因是而亂。母叔姜。諡法。在國。逆。難。曰。閔。

經。庚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按在山。季子來歸。其。還。魯。而。呼。曰。季子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冬。齊仲孫來。按。來。魯。省。有。難。故。來。魯。人。處。而。書。字。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在。經。國。亂。不。得。成。禮。

讀左補義 卷七 閔公

狄人伐邢。在。經。秋。伐。邢。管。敬。仲。夷。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宴。安。耽。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美。文。王。為。西。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管子一生尊懷大義。聖人所謂一匡九合。民到於今受其賜者。其主腦皆在此。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乃葬。

慶父歸魯。傳無明文。說者謂落姑之盟。乘慶父在齊為之。不知桓既立。閔。慶父。而。齊。無。益。歸。魯。當。在。葬。公。之。日。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季子來歸。葬之也。

日以待之三
字。舊。山。諸。子
侯。立。時。望
先。是。德。然。水

齊桓立閔公慶父腹陰而歸彼國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器也

閔公齊所立也季友齊所復也其仲欲動于惡如齊何當

仲孫之來慶父懼不免為季友者略出其仇叔牙手段與
仲孫謀則逐慶父一吏足矣無如般之立季友之心也閔
之立井友之心也故則志在親國友則欲立傳公日與奸
人周旋掛議無所設施而反於是慶父曉然知齊之無心
於閔而無所忌吾有以窺仲孫知友之必立倍公也其告
桓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固知慶父之再弑君也桓曰若
何去之是桓固有志于閔公急欲恤其難而欲乃遏之且
曰將自斃知友之才必有以制之也然後曰君其務寧魯
難而親之俟閔弑僖立而後寧之也親有禮即所謂秉周

卷七

閔公

二

此一國兩
又字以首
為首以首
侯所統桓
國同姓以
子孫不絕
其後知下
分晉之
伏於此
起二行
有勢

禮者固重國暗指僖公能安重自固則成就之也問携或
暗指閔公季友則問孤立也覆昏亂暗指哀姜慶父故
慶父殺而哀姜殺也故固情見乎辭矣謂能愈魯之忠耶
傳云書季子來歸嘉之也言魯人慕之書仲孫亦嘉之也
言嘉季子倫之嘉仲孫也於是詳叙仲孫之事而兩人行
事皆見然則皆有負於魯人之望春秋因衛史之文書之
而謂聖人嘉之者非也立般友之忠也立倍友之功也
閔弑友之罪也環瑜不相掩耳
晉侯作二軍莊不補本一軍見莊十公將上軍天子申生將
下軍趙盾見莊御戎畢萬將上軍公以滅耿滅潁滅魏
三國晉侯見莊御戎畢萬將上軍公以滅耿滅潁滅魏
山西河津縣東南古公城霍州西有霍城今遺為大子城
曲沃賜趙夙賜畢萬寵以為大夫王為曰大子不得立矣
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不如逃
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父欲立季友故讓位而適
吳猶有介名與其及也言難去猶有介名且諺曰心苟無瑕
何恤乎無家天若祐大子其無晉乎為晉殺下僖大夫曰
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高氏之名以是始賞天
啓之矣天子曰兆民為北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
數其必有求有求從萬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震下坎
之比三三初九變而為比中辛庚大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
孰大焉其必蕃昌屯親比所為聖震為土震車從馬
坤為車足居之震為兄長之震為母覆之坤為眾歸之坤為

此與陳敬仲奔齊篇相爲全卽世家之旨而實有不同彼則深惜桓無賢嗣國將陳有而歸之於天眷舜德桓無如何也此則極寫獻公軍威所及三國立亡天道好還不仁之人詎能裕後共蕃昌者轉在他人也傳之所以扶世教也下兩截又以大子爲主公與大子分將二軍與趙舉同滅諸國兩人之功未必過於大子乃畢萬得衆利其子孫萬盈數也而大子先爲之極魏大名也而大子將胥不

題之名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而大子毋讒其子
 弟問其兄骨肉乖離衆邪不附類然孤處而無以託足於
 晉是公侯之子必復其始而大子未卜所終寫畢荷處無
 非反托太子也士薦說到與其及也竟似歇後語蓋哽
 咽欲絕不忍多說一字欲太子出亡而申生不答一語吾
 知其早拚一死也

經辛酉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莊公遷陽人偏徙之據今山東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卽陽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未當遷人祫因是
大攄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與制未明時別立○秋八月辛
廟廟成而吉禘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升公薨實秋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邾有邾邾哀姜
試謀牛負二惡畏試謀牛負二惡畏公子慶父出奔莒私聞冬齊高子來盟莒
齊桓故不致歸齊

侯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十有二月，狄入衛。魯入不能有其地。○鄭棄其師。

號勤王敗。戎與齊桓聲勢相倚存之。周室之輔也。爲晉獻所併。惜哉。

喪畢卽吉在二十七月。今距莊薨止二十二月。故傳以速
轍之。望溪曰。淫遊之人所忌者。羣臣百姓有先君之思。故
早用吉以變人耳目。其所謂禘。趙氏曰。蓋用禘祭。禮物耳。
不追配文王也。此慶父欲侈尊先公。假禮物以張大之。至

讀左補義
卷七 閏公
五
僖公禘於太廟則真禘矣故僭郊禘皆自僖公始詳見僖八年。

通云此兩人合傳卽欒穀
初公傳奪卜鮑魚鱗反田公不禁公卽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繼成其意以

仲上載壽共中下半載寫亥癸
奪請用爾念其傅并秋八月辛丑其仲使卜鮑魚鱗反駮公子武聞宮中小門成季以僖公庶兄適邾補注傳見季友不書奔按謂之聞

又云此係某仲傳故成風屬傷事不得夷人而成季只用輕點
其仲奔莒乃入立之公入魯立以爲君以賂求其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幽魯地使公子魚也吳斯請不許哭而往其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綰廣父之葬季子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畧禮成喪也在遠刑莫修於城逆淫莫醜於姦上廢父有弒而

又云前三獻公若與哀姜無涉到此車出是前疎後密法
之問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其仲遁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

殺之于夷以其尸歸爲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僖夷魯地按高氏謂當卽其死所葬之然夷爲魯地當出魯境葬之耳僖倍公請而葬之之適膠鬲之請也

閔弑慶父得而有國。哀姜方幸之。而倏然抱頭各竄。此何爲也。杜亦以爲友自邪。告之非也。時齊桓有討賊寧魯之心。南陽之甲。高子將至。聲息直達於魯。於是各自逃死。其逼其奔。皆爲高子也。若齊桓之功也。不云伐魯。賊已出奔。無所爲伐也。若云齊侯使之來盟。則討賊之義反不著。魯史欣幸之辭。曰高子來盟。一盟之後。君定國安而無事。而天子固之也。哀姜通於慶父。叔姜則否。大歸於齊。豈不訴之桓。而益其怒乎。故州吁石厚之執。戴嬀與有功焉。哀姜慶父之死。叔姜與有力焉。

卷七 明公

六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註) 楚邱，魯掌三巫之職。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註) 在右言用蓍，休戚大夫。凡入皆右手執事。開于兩社爲公室輔。周社在左，兩社在右。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三大有之乾三三三六五變而爲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之辭也。乾爲君，父隱變爲乾，故曰同復于父。見敬與君同。元
凶隱是子，還變爲乾，故云同復于父。國人敬之其敬如君。
也。而玉變爲陽貞之合，正如三桓鼎足而兩三陽爻被壓無
勢故有專國奪君之應。然內卦始終不變而離爲臣子，雖已
違禮而不離其類且止下皆秉陽德無惑以邪。其正如魯承
周禮而季終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傳起季氏
不敢算也。

春秋人物表表者。傳皆不載其降生之兆。卜筮占夢之祥。而獨於齊之陳氏。晉之魏氏。魯之季孫。津津樂道。說者謂

左氏之諫而非也。蓋春秋始於隱桓而作春秋實始於定哀。定哀亂極之世也。聖人之憂懼由茲而極。左氏之悲憤亦自此而深。卽以魯言之。周公之裔魯公之後。其間賢卿大夫輩出。前有柳下。後有孔子。篤生其地。何至篡弑叠見。國爲煤奸所踞。而君如寄生。無所睹管則天實爲之也。盛世之天理與數合。亂世之天數與理曉。成季之生。先有異兆。與魯終始。而其占卒驗。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已將魯國二百四十二年專政奪君。盡揭於此。齊陳氏晉魏氏亦猶是也。傳爲鋪張翫美之詞。寓扼腕悲愴之意。豈爲亂臣長其聲價哉。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鵠鶴有乘軒者杜預注大車將戰

楊致示開書
 一策以一生
 是亦韓公之
 鶴也
 此分兩義上
 以明兩義
 絳城衛事所
 之下下知立
 載成功由立
 齊桓所以發
 明經不齊城
 之義也中問
 鞏出子女五
 人正是與亡
 轉轉
 周云益風瓦
 解如人無入
 之義之易也
 又云諸姬環
 利無有男一
 以種族種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
 玉與寧莊子逆矢使守曰以此贊助國擇利而爲之以贊
 決斷矢示與夫人繡表曰聽於二子章順序渠孔御戎子伯
 爲右黃東前驪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棠澤衛師敗績
 死遂滅衛君死國報經不書滅者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已
 與鄭州之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爲文此棠澤當在河北接
 梁澤不同衛侯不去其族是以甚敗狄人內史華龍滑與禮
 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夷狄畏鬼故恐乃先之至則告守大夫曰不可待也夜與
 言當先自神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初惠公之
 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初惠公之
 卽位也少五年十齊人使昭伯惠公復還而敗之初惠公之
 昭伯張之生齊子按謂女於齊者戴公文公朱桓夫人許穆
 不可張之生齊子疑卽衛姬也

而迎立衛成
乃在齊桓公
又云齊桓公
敗夫人所以
至情何故
公云齊桓公
也何故
齊桓公也

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
齊濟其後衛之遠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勝之民
爲五千人衛別邑立戴公以盧舍于曹其年而文公名中
許穆夫人賦載馳驅風也詩穆夫人病衛之亡齊侯
使公子無虧齊桓公武孟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
曹桓公之賦見于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
與門材歸也四馬曰乘衣重稱夫人魚軒夫人車以重
錦三十兩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匹也

此分兩大段上段說滅衛君死國亡日滅則全軍皆覆斃
公與渠孔子伯諸人皆盡矣二守與國人將渡河東走狄
又敗諸河則宮中府中亦散亡盡矣遺民僅男女七百三

讀左補義 卷七 閔公

十人及其勝二邑之民合之五千人耳奔實死亡之慘未
有甚於衛者後段寫衛中與提出子女五人而皆賢或曰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非也康叔武公之德之盛何至不祀
忽諸時當大劫不可無此會聚故有求公而後衛中與有
戴公而後廢酒有齊子而後公子無虧成滿有宋桓夫人
而後宋師迎於河有許穆夫人而後穆於大邦與齊桓同
謀與衛可知一敗塗地死灰復燃當其穢德廢行之時而
享屯傾否之人亦並生焉此祖德宗功之源遠根蟄而數
天之朽尋丈之污皆不足以蝕之者也讀左者不但當
諸視之尤當細聽之如此篇諸視之懿以好爲亡國凡玃
矢絢衣祭服佩軒重鎮首尾映耀將衛國一種荒涼慘楚

此亦以殺甲
生於國有故
之之意而深

讀左補義 卷七 閔公

景狀寫得綽綽有餘及細聽句中有奔突之軍有戰敗之
卒有徧野呼號有遺民懷有衣舟爭渡有車馬馳驟使
千載下覺耳邊百刃交攢而不明叙出者蓋亡國之慘不
忍形容也宣王之世王師敗績於姜戎馴致驪山之禍
東遷以來戎狄逼中國春秋之初狄最盛滅黎滅衛滅邢
伐晉戎且伐周執凡伯未有能正其罪桓文疊與諸侯聽
命於是淮泗伊維之間諸戎皆皆惴惴不敢肆且北戎敗
於鄭又敗於齊狄屢敗於晉長狄亡於宋魯西戎敗於秦
及白狄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陸渾蠻氏無終之屬皆敗滅
於晉主終春秋之世戎狄少安者盟主之有以制其命也
鄭人惡高克杜解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
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時解也則文公退臣
杜註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他無所據以殺申侯傳知好
利爲鄭文所惡因惡變克之見惡亦以此耳夫鄭文殘忍
過人如執王臣殺二子皆優爲之使克專利何難數而誅
之而反授之以兵耶故孔疏以爲無罪可告諸侯是也且
文公非忌虎而假之翼也清邑之兵非其素將翔翔河上
人心自離及師潰而歸則欲止不能欲歸不可不得不舍
鄭而奔經變文曰鄭棄其師不書高克出奔歸獄鄭文而
是非定矣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臬落氏也臬落氏別種里克晉大
諫曰大子奉冢也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

獻公最精熟
得明聖克最
理會得則孤
與最處最得
宜德不出一
端字

曰。寡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審軍旅宜號。與國政。正之所國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東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爲帥必不威也。且臣聞魯蒯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皆之以隣民。謂居教之以軍旅。而將不其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中似公服。說云公以身衣之。偏牛衣。大子知其中似偏之金狄。以金狐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父行重乃生御由生以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罕夷賈下爲申大子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爲右。

爭衣半舌大夫祖父爲尉軍先友曰衣身之偏也握兵之要也
爲佩金珙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愆分身衣之半兵要
將上車威權在己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微也
道災可以遠害不親以無災又何患焉孤突嘆曰時事之微也
孤先友爲衣身之章也尊貴佩哀之旗也表明其中心故敵
不知其心其事則命以始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色爲服用其衷則偏
之度衷中也偏王者士君子常度補正偏之合法度也記云世子佩瑜玉而綦纁今命以時卒閔
其事也冬十二月衣之袍服造其朋也袍莫江反佩以金珙
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閔之袍涼冬殺金樂珠離朔可持
也非京從縫言無須調袂如環而缺不連林解衣之袍雖則
而有涼弊之意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爲秋方其性剛
而寒袂知環而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
跌蹶不相連屬命於廟受服於社縣宜社之內盛以有常服矣羣矣
縣市衫反有常服矣羣矣不獲而

湯云通篇精
注透切文無
虛其本意以
欲使師作一
指尾龍形

龍俗命可知也。宋程今大子不得常服而化而不孝不如也。
 之罕與曰龍有無常難色奇怪金決不復則去故曰不復。
 復何爲君有心矣按大子行也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也。
 之言雖在夫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
 不如遠也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遠命不孝棄事不。
 忠雖知其來惡不可取子其死之齊然去之是取不忠不孝。
 之飛大子將戲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告也音善周桓公云。
 事在桓十八年內竄竄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水成矣齊正嬖姬嬖立可必乎。
 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爲孝不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名罪。

首段是下六段之膏里克之諫曰。墨子曰。嗣適明明射著。變華奚齊而難於顯言。故謂大子當問視寢膳。不可命以出師。升不宜使居曲沃。公觀其意曰。未知誰立。直破墨子辭。嫡之說此際更何從替一語。其教大子也。脩已而不責人。所以盡孝免難。後世張曲江之爲瑛謀。真西山之爲端。謀皆如此。大子幸師以下偏衣金玖。故爲不情之賜。盡敵而反。故爲不情之言。明明示以選去。使我立奚齊耳。而申生全不會意。遂致聚議哄堂。先友之言非迂也。父子天性。豈有猜貳盡敵之言。不過策之立功從尋常倫理忖度。不忍以私意窺之也。狐突則早崩。述字却名而不露。專就衣玖零星洗發而歸到功必無成。梁餘于義使趁勢想出。

那如有風之
有不爪之

逃之一策。至夷又從衣佩上申明之。先丹木又從公盡敵之言。推進之。皆力贊其逃。於是狐突以為甚合已謀。束裝欲行。已是羣山萬壑。赴荆門矣。忽羊舌大夫別開一議。以為逃不如死。正如峰來天外。非可意度。人皆知其不可而大子却以此為定。密針於是。平將戰。將戰者不肯行也。其立意。在死猶冀立功倖免。不知戰而有功。其死愈速。狐突因將姬。說齊嬖。明白指破。謂即不能行。亦不必戰也。說到與其句。更不多贅一字。與士薦如出一口。事親之道。小杖則愛。大杖則走。況欲殺乎。為吳太伯不易之法也。前篇士薦。猶以復國為望。尚寬一層。至此時勢一步緊一步。孤突云。雖勉之。伏可盡乎。則公於賜決時。早有請左補義。卷七。問公。主。盡敵之語。傳不明。似以先丹木既述公言。則已補足前文也。又晉語云。申生敗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此傳竟無收拾。傳之意。謂申生不行。惟有一死。初不關戰與不戰。功之高與不高。深為申生惜也。成風。莊公母。聞成季之辭。乃事之。曰。事如北之古。徐黃。楚望。勝之事。後散。而屬信公焉。故成季立之。通人臣。窮交官。私事。義同。求得其時。國之巨。何也。閉弒信立。總歸根於此。數語足定季友之罪案。信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甿。即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之因。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杜云。諒問之。服非。

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元年。車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此與定之方中相表裏。美衛文中興之功也。傳附綴於此。有微意焉。蓋邢衛並為狄滅。而衛尤甚。並賴齊桓之力。以復國。不二十年。邢復滅於衛。不能發憤自強。如衛文也。故於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之後。附綴此段。為衛文幸正為邢侯惜。

此又為國亡而圖中興者。立一標準。勾踐棲於會稽。臥薪嘗膽。其開衛文之風。而興者乎。

請左補義

卷七。問公

主

讀左補義卷之八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恭
男 埭 校

僖公一 孔疏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母成風以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杜解次

者案兵觀以特事也肅北邢地夏六月邢遷于夷儀按邢地

技今山東鄆城縣東北有肅城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

薨于夷齊人以歸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之會通歸歸

薨于夷齊人以歸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之會通歸歸

二月喪○楚人伐鄭杜解始改號曰楚齊侯宋

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檜宋地按河南陳州城縣○九月公

讀左補義 卷八 僖公

敗邾師于偃邾地當在山○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

師于鄆莒莒莒子之弟鄆魯地○十有二月丁巳天

氏之喪至自齊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人不書諱之也諱國

惡禮也按史官

非為公出而不稱即位也公為閉弒而出君弒則嗣君不

忍行即位禮也傳嗣閉位亦嗣君也劉氏不體會

妄加非訛誤矣

諸侯救邢杜解實大夫而曰諸侯總眾國之邢人潰出奔師

奔聶北之師也邢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杜注傳見以自還為文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

矣伯救患分災孔疏有災害討罪禮也

閉元年秋師在邢齊師出而邢圍解然未嘗大創狄也猝

然入衛眾潰散而齊不及救桓公有鑒于此次于聶北知

其必伐邢而預待之也桓公用兵持重師于聶北以為聲

援狄懼而遁則師不勞而救有功也狄不具而邢即不支

秋終不敢入邢亦逐之易也乘其易不犯其難此桓之慎

也傳于救邢之下云邢潰奔師則不與狄戰而奔赴諸侯

之師也云師遂逐狄人狄欲偪邢而諸侯逐之去也吹叔

佐猶云書次為不速赴邢未被狄而先次以待猶云不速

乎正月逐狄六閱月城畢始還猶云失救道平書次書救

書城皆予之也傳曰分災討罪發明經義盡矣

讀左補義 卷八 僖公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鞏傳注經言會謀救鄭也

楚即偃也地有二名經至

謀伐楚而未能圍城也

自子元之亂楚師不出者五年子文為政國勢益強此第

一次猶夏也桓會檉謀之不同宋襄之浪戰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邱之戎將歸者也杜解邾人既送哀

乃歸故要而敗之虛邱邾地按當在今山東費縣界

公窮則依邾得志伐之矣會檉同盟盟後則敗之矣

冬莒人來求盟杜解求盟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

卿也杜解復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

按今山東東寧縣

莒人以慶父歸魯因以責賂深入魯邊友以全師詐敗獲

之較乘即長勺之勳。遼東豕耳乃曹劇子偃。不開上賞而
友公然受邑受田。報功耶。毋命耶。不知二君之刃血未寒。
賊臣之蔭誼如故。國勢雖盛。遂成私門。數十世
不可拔之根株。安社稷之臣。顧如是乎。傳云。非卿言所獲
不足重也。痛獲之也。言公嘉其獲。故賜以汶陽及費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役。哀姜也。為已甚矣。女
子從人者也。杜預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
家所宜計也。按齊宣時魯人有是言。故傳述之。
齊桓英主也。有鑒于文姜之失。故以鄰國之清明。施天討
取哀姜殺之。與草廬曰。自此諸侯無敢有弒君者。霸者之
有功於世道也。齊齊人予討葬也。夷杜云。魯地書以歸
姜得葬于魯。生不得受魯之養。死不得安魯之土。皆所以

絕也。不稱姜并絕之於齊也。書夫人書至。傳以夫人之
禮迎之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杜預言邑不言城。衛未遷故
今直言城。縣東有古楚邱城。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反哭成喪。故傳小君。虞師晉師滅下
陽。虢公醜始見。晉城山西。陽。虢公醜始見。晉城山西。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
盟于貫。江。國名。在河南。貫。縣名。在河南。冬十月不雨三年。楚人
盟于貫。宋地。今山東曹縣西南。

二年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杜預言死國不書所會後
也。
或曰桓有全衛之功。而未嘗有封衛之事。合其功而刻求
其過。為善者懼矣。予曰非也。凡諸侯封國。王命大臣往營

其城邑。黍苗之詩曰。蕭蕭鞠功。召伯成之。蓋申伯出封于
謝而召伯城之也。黍民之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毛
公以為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
去薄姑而遷于臨淄也。齊桓之為功于衛大矣。城楚邱而
不請命于王。曰城也。非封也。然與封國之事。何以異哉。
或曰城邢何以想之。曰非怨城邢也。桓公率宋師曹師救
邢。邢奔于師。而徙于夷儀。即以救邢之師。助其搖搖。亦猶
齊城小穀而魯助之耳。若秋之入衛。時桓公命城楚邱而
遷之。或同盟諸侯受役。或魯獨受役。皆可無辨。而其規模
較召伯仲山甫之城。齊謝則更過之矣。而無赫赫之王命
不謂之車封。得乎。曰城楚邱。累之也。傳以魯不及期。蓋失

之。衛遷在前。當書城。衛則遷在後。當書衛遷于楚邱。或
曰。朔歌已失。亦廬于潛耳。當書衛自潛遷于楚邱。而皆不
然。畧之也。後城緣陵不書遷杞。亦猶是也。

晉荀息。杜預言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虢地生耳。馬乘。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公
虢。遂出于虞。故借道。虞今山西石樓縣東南。有屈產。乘公
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庫也。公曰。宮之奇
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也。而不能強諫。且少長
於君。少長於公。宮之奇之雖諫。將不聽。必輕其言。乃使荀
息假道於虞。曰。為不道。入自顛。於伐。知三門。其國名。如虞
也。虞至。而攻其三門。其在今山西河津縣東北。又今平陸
縣東北。七十里有顛。城。二十五里有故。城。城。東北。又今平陸
縣。其之既病。則亦唯君故。道。故。務。虞。虞。以悅其心。今虢

國不亡者
病而不亡
為國
請先伐趙
師出於
下
文成先
師出於

陳元曰
天壽之亦
自也
在哉
其失金
其也

為不道保於逆旅。客舍也。就遣人分依客舍。以侵做邑之南。鄭
空。遊旅近晉。南鄭之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問號伐已。虞
客舍出則後退則保。公許之。且請先伐號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
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
按莊二十六年秋。號人侵晉。冬。又侵晉。荀息云。保于逆旅
以侵南鄭。非誣也。是晉為報復之師。猶情之常。而虞與號
從無過惡。忽為晉先驅。是晉之陰謀其罪後而虞之貪賄
其惡先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杜解。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齊寺人貂。內奄官。始漏師于多魚。地。閭傳。言貂始擅黃龍。編洩。初公軍事為齊亂張本。

讀左補義

卷八 僖公

五

傳于齊。霸赫突事懸空著此一語。直從根本上發明寺人
漏師。桓不加罪。尸蟲出戶外。其禍機已伏此。

號公敗戎于桑田。杜解。號地。今河南靈寶縣。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所以而益其疾也。生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號。張本。

傳于號。公節節為其必亡。而于虞則不下一語。不記一事。
蓋深為號惜。而虞則不足惜也。

冬。楚人伐鄭。鄭章囚鄭明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杜解。一時不雨。則書。不為。徐人取舒。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舒。舒楚之與。今江南。泗州北。有古徐城。統。六月。雨。竟夏。秋。齊侯宋。

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杜解。齊地。按山東陽穀縣東北。陽穀故城。是冬。公子友如齊。泣盟。楚人伐鄭。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
為災也。杜解。經。周六月。夏四月。為災也。千種。種五稼。無損。

穀梁氏曰。不雨者。閏雨也。而云者。喜雨也。有志于民者也。
若文公則變例。兩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從省減。
著其無志于民也。李廉氏曰。經書雨。此為特筆。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

前曰服江黃也。不遽以謀告之。此曰謀伐楚。則江黃交固。
以伐楚告之矣。蓋江黃偏近楚之東南。令其為犄角之勢。
召陵之役。楚師不出。亦恐江黃之乘其後也。

讀左補義

卷八 僖公

六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誘盟。冬。公子友如齊。泣盟。杜解。公時不。侯自陽穀。遣人請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請齊受盟。謙也。

楚人伐鄭。鄭大夫將也。鄭伯欲成。孔叔大夫。杜解。鄭不可。曰。齊方勤。我勤。棄德不祥也。

黃東發曰。自元年至今。楚兵三加于鄭矣。汪氏曰。齊桓不
能救。而孔叔云。齊方勤。我知于檀于陽穀之會。皆伐
楚救鄭之謀也。愚謂魯未與陽穀之會。而齊侯遣人請尋
盟。知桓于他國。亦如是也。此桓之勤也。

齊侯與蔡姬。杜解。齊侯夫人。乘舟于圓滂。公。蓋魚池也。在苑中。公懼。變
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傅簡。注。當時適
有是事。假此為名。欲出楚人。不意。

蔡人嫁之恃楚也蔡服于楚故以此為優蔡之兵端即為伐楚之過役

經五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陘楚之邑也其地在今湖北漢陽縣東南為召陵故城

南鄭城縣東南為召陵故城夏許男新臣卒位四十二年卒子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陘楚之邑也其地在今湖北漢陽縣東南為召陵故城

陳大秋及江人黃人伐陳與謀曰及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

八月公至自伐楚順告于○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

國大夫台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而甘心即楚故齊桓

先事侵蔡蔡潰之也陳侯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

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南望楚國北望

楚國所近服虔云風故也北相訪曰風南望楚國北望

楚國所近服虔云風故也北相訪曰風南望楚國北望

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

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奪楚

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

乃途西孤竹服虔以爲大公受封竟界不然而蓋言征伐所

至之域林解楚方問其地之故不應厚言受封爾貢包茅

竟界以自狹司馬之說近是以上答他法吾地茅貢包茅

不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茅而灌之以酒為禋

尚書州包匭菁茅王成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南

祭云縮酒而灌之昭王不赴諸侯云舊說誤寡人以爲楚

故得水而灌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補正齊侯以爲楚

罪而問之以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

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孔視昭王時漢非師進次于陘楚不

進師按次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強射師退次

于召陵完詰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

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附從非

已乃尊先君之好謀而自廣因求對曰君惠微福於敝國之

與楚同好茲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

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

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

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山名漢水名言其險

關至我城下耶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桓二年鄭之盟傳曰始懼楚也是時楚爲中國巨患儼然

王號自尊漢陽諸國幾以爲東南天子數十年來惟有車

楚求成于楚否即爲叛楚孰有統八國之師以伐之

者管仲提出命我先君天子命之也賜我先君天子賜之

也包茅貢供侃侃而談曰是微曰是問彷彿大司馬張九

伐之威聲罪致討楚使曰寡君之罪也彷彿賊臣俯首伏

罪二百四十二年列國猶知周室管仲之力也然不能明

斥其僭王僭夏之罪蓋此時敵于爲令尹子文兵練勢強

無瑕可攻非如子玉子反可以計取故舉其小過支吾遠

引明使易以爲詞耳或曰齊桓伐楚一役于里彌糧以烏

合之衆當全盛之敵只得草率結局亦未盡然夫桓以春

正月乘蔡潰之勢伐楚斯時師未老也然計出萬全以爲

申生傳已見前年此只寫二公子出亡之始開元年
殺申生傳已見前年此只寫二公子出亡之始開元年
殺申生傳已見前年此只寫二公子出亡之始開元年

卷八 僖公

殺申生傳已見前年此只寫二公子出亡之始開元年
殺申生傳已見前年此只寫二公子出亡之始開元年
殺申生傳已見前年此只寫二公子出亡之始開元年

下固宗子三字為太子計也而傳則又重在三年尋師為
伐蒲作引起耳蒲屈與屈不慎寅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

卷八 僖公

下固宗子三字為太子計也而傳則又重在三年尋師為
伐蒲作引起耳蒲屈與屈不慎寅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
伐蒲作引起耳蒲屈與屈不慎寅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

杜云復字承
下賜篇來
公提出宗牛
便於宗上指
點特說這話
是從現在一
點則處亦接
也相莊爲義
是從前事一
照度更不知
相莊也復入
愈顯俱作話
問之辭使之
便括

讀左補義

卷八僖公

子文作此等事不仁實甚鄭逃則已奉王命而服於楚矣

故楚乘間而滅弦弦黃之滅宰孔致之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杜解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

晉道滅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

牙車輔頰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輔頰如公曰晉吾宗

唇在表二者相須以生去一不可車只唇反車只唇反

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

補正不從謂大伯不在大王之側後儒據以証太王剪商

嗣之志誤矣按史記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

從父命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有太伯虞仲之母弟也

爲解也仲叔皆號君字疏云鄭誤一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

母弟也仲叔皆號君字疏云鄭誤一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

號晉滅一號詳見鄭伯克段篇注

藏於盟府之官將虢是滅何憂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

亡

讀左補義

卷八 僖公

七

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桓叔莊伯之族
見弟歎公患其偏盡殺親以寵偏猶尙害之況以國乎公曰
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偏猶尙害之況以國乎公曰
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
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孔疏蔡仲之命文也
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孔疏蔡仲之命文也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疏不見古文故以爲
惟德馨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
非德民不和不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
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也
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疏云月令孟冬臘門閭及
已補注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秦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
矣今案蔡邕月令章句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
之臘史記秦惠文王初臘正義云始效中國爲之亦在此行
明臘不自秦始或疑傳作於秦誤矣臘力查反
讀左補義卷八晉公
也皆不更舉矣不更舉兵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虢國都問於卜偃
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
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號之旂
振振盛貌旂戊事上鵠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下同服
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無光火星
也言丙子平旦鵠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
鵠述秦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
交晦朔交台補注傳見赴告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
至且而鵠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補注傳見赴告
過在策鵠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補注傳見赴告
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膠秦穆姬晉獻公女
以屈而脩虞祀命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

罪虞且言易也義虞公貪賂自取滅亡

傳以一易字釋經義而虞之愚晉之諷皆見於此
字至末方點明宮之奇首提號亡虞必從之滅號自滅也
已為易字伏根因引卜僂一節九月十月之交其即虞亡
之月乎丙子之旦其即虞亡之日乎號之童語虞之童語
也號公其奔虞公其執也語寫號正語寫虞館於虞
遂執之自古亡國未有如虞公之易者故言易也虞公而
秦勝矣宗子哉虞祀而晉脩矣神乎哉晉不以滅二國
告諸侯故魯史不言滅古者諸侯各脩職貢於天子東遷
後王靈替至遣使來求而不之應齊桓尊周室合諸侯官
受方物二國職貢晉代輸於王者齊桓之力也

讀左補義

卷八倍公

左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
鄭國新城莊公新城鄭新密按今河○秋楚人圍許楚子不
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冬公至自伐鄭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大夫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不校力不能守言將奔狄鄉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
不加重耳之賢將奔狄鄉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
伐屈夷吾史記述葬芮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不
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且穆姬在焉故因以求入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首止盟國新密鄭所以
不時城也甫正齊宋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為鄭
鄭逃首止之盟而即楚桓會六國之師不直抵鄭都而圍
其旁也自夏徂秋但以兵威恐之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

尊王懷楚無自利之私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莊公武城
罷兵於武城楚子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莊公武城
其而以壁為質楚子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莊公武城
之禮也楚子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莊公武城
克股微子楚子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
秋楚子圍許冬則未嘗國許也諸侯救許乃還則楚師已
還未聞及冬又至許也武城楚地豈有國許不降而師在
楚境反從而降者乎且師未入許又何用而縛舍壁之感
也以上傳經之可知必無之事以此誣微子則更謬矣昭

讀左補義

卷八倍公

左

四年楚滅賴賴子面縛街壁而椒舉以為許僖公如是皆
楚臣相傳之謬言以虛張國威者國亡君死日滅經祖書
滅賴則賴子街壁已屬烏有况許僖乎皆傳誤承楚書而
未及刪去者也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莊公來朝始得
之別封故曰小邾按今山○鄭殺其大夫申侯鄭師利
東勝縣縣並有鄭城○鄭殺其大夫申侯鄭師利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秋鄭世子華盟于夷母夷母
按山東夷母魯地○曹伯班卒公襄立公子友加齊而聘
也○冬葬曹昭公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
何憚於病解言既不能日強既不能弱又不能弱所以競

一語所從來
中侯賦之章

天子聽命
是禮所成

誤聽申侯之故以侯爲申甥因以貳楚者告之齊也結出
子文聞其死謂以貪故而刑不當罪之義顯然

秋盟于弇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搖以禮
懷遠以德德離也德勝不易無人不懷按此禮二字貞則爲王道假則爲霸功管

仲相齊絕大經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司給不出此數語天子之物疏云周禮六行人侯服貢祀物甸侯貢壤物男服貢器初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賁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宴諸侯前設鼓鼙主總帥諸侯見其時王室氣象使所出之物以真天者也按官受方物思見盛時王室氣象所謂種受諸侯之貢物恐非鄭伯使大子心功正不小諸儒必謂種受諸侯之貢物恐非

華聃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皆鄭大夫實達
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
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

此後禮之效如

謀鄭是一篇之主。蓋鄭逃首止之盟。王輔以貳楚。緩則相
爲觀望。急則楚交益固。故前伐鄭以兵威之。此謀鄭以禮
服之。皆管仲之籌畫也。中叙脩禮諸侯。見德禮爲霸者絕
大主。將非徒服鄭也。乃鄭世子忽起一波。利心頓起。而德
禮名目都忘。故桓非仲父。正恐假亦不能。或疑仲謂會而
列好。何以示後。不應復列子華於會。不知齊侯辭焉。但謝
其諫不用耳。其於仲言。只聽得一牛也。

閏月。惠王崩。襄王莊公惠王太子鄭惡大叔帶之難。大叔帶襄王弟
及而卒。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雉于齊。爲八年盟洮。傳陳也。惡
於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帶有大紼

填左補義

散帶雖不敢肆橫而睨睨之心未已也故遲之久而行卽位之憂告夷於諸侯及蔡邱之會復尋前盟前盟者兩戴天子之盟也於是襄王安帶無所用其覲覲矣然桓終身未嘗朝王以致重耳有溫之召皆倡始之不善也江氏曰安知蔡邱之會非會葬旣畢歟予謂果爾魯史不應略夫子當大書之爲萬世法而不然者知其未嘗有此也

公疾大子茲父公固請曰曰夷公愛之茲父見千魚長且仁君其立之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
順立庶不遂走而退

子魚上三句
破其仁字是
對面翻轉不
求口破其仁
字是新截說
明有却無駁
盾舌

目夷公問其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可以處目夷之上後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桓公疾使人召之茲父乃反茲父立夫人在衛恩之義不可往乃賦河廣詩然則襄公之不肯立爲母出於衛而欲時時見其母也托言舅而不言母恐傷父之心也所記與傳略同且與詩合曰固諒殆深知襄公之心矣故傳持著茲父之讓而衛詩猶存河廣之篇

經庚午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立三說音悅

陳留之外黃一在汾陰杜預以此葬即爲外黃也孔明言西畧而一以爲陳留是以改之亦霸者之用心也至晉侯不陳桓公特爲會于晉地以攻之亦霸者之用心也至晉侯赴西畧者其言虛矣然則蔡邕爲汾陰之葬卽方谷按何了復西畧者其言虛矣然則蔡邕爲汾陰之葬卽方谷按何外黃者宋地今河南考城縣東在汾陰者晉地今山西解州縣○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復殯也婦人許嫁而笄猶大夫○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正○甲子之寇拔伯姬僖公妹○晉侯嵬諸卒○僖公夷齊立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獻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拔是年里克弑卓子惠公夷吾立

傳元王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十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按謂三年喪杜預子者繼父之辭公王在喪稱子一人制禮稱亦不言

小童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

夏會于葵正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胙侯胙杜預胙祭肉尊

此二王後補述王公卿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有祭使孔

上言同盟作

大夫史皆不名解每詳之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有祭使孔
賜伯舅胙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
孔曰以伯舅耄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日對曰天威
不遠咫尺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小侯余也敢食天
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上故言恐隕越於下以遺天
子羞收不下拜下拜登受胙於堂上
桓之勤王室也始於首止繼於桃終于葵卯定襄王之位
而大本立明天子之禁而大法垂厥功大矣乃前此鄉厲
勤王虎牢有錫後此晉文勤王遂啓南陽齊則繫乎其未
有聞惟賜胙以尊之無下拜以寵之非賞薄也齊侯矢心
王室磊落光明無有曖昧舉凡絕大經猷未嘗厚自表暴
讀左補義卷九齊公五
故王無割地之事桓無分外之求五霸桓公爲盛於此見
之問宰孔賜胙之言即趁下拜正此心誠恪虔而說者反
以爲僞謬也幸孔止之發端一以天經地義在當時其得
未曾有遂使乾坤暗而復明冠履倒而再整聖王復起不
能點竄其一字非惟實利無所與并虛文亦不敢當以視
鄭厲求爵晉文請隧相去何止霄壤哉孔孟交與之非偶
然也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卯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
好補注此即孟子所述五命之末句惜五命之辭傳不能舉
家傳齊王之立非惠王意而惠王意存此伯主所當愛故
無易辭子宰孔先歸孔不向盟過晉侯曰可無會也杜解
載之爲命宰孔先歸孔不向盟過晉侯曰可無會也杜解
齊侯不務德而勒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南伐楚

古必不難西

欲飲立安公

在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其王
亂乎君務靖亂無動於行按孔謂東略之時必齊內亂之時
後之亂可也十六年傳云且東略又云齊有亂正與此處社
精晉亂非也然桓卒靖晉亂安能靖齊亂也孔言全誤
晉侯乃還陳傳言齊桓
晉獻賦國驕見而桓不之較恐兵力不敵待其自至此東
萊之說也至是齊獨正職壹明天子之禁晉侯服禮歸化
將與葵卯之盟其撻荆楚豈非諸夏之幸哉宰孔略遇遠
止其行孔爲天子宰不能定天子之位明天子之法已足
內愧乃覲面未聞以德相規而退有後言阻從義者之心
安得謂之宰乎黃東發曰伐山戎伐楚桓之大功而孔反
以爲非楚滅弦滅黃而齊不能救正由晉不協力而孔反
讀左補義卷九齊公六
阻其行意襄王雖立而叔帶旁晚孔固貳於帶者也是說
可謂深知孔矣吾觀其從王亂命名鄭從楚叔帶堅奪嫡
之謀王室生肘腋之變是周之罪人公旦之不肯裔也此
後不見經傳明年與齊立晉侯者爲忌父想歸即就末耳
夫不能知已與晉侯之即死尙能料齊桓之必亂乎其不
與盟桓尊之也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大夫解晉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由
重耳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
諸孤也弱也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荀息而對曰臣竭其股
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
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

言襄之所以敗也猶用其人襄之所以不亡也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此謂魯朝齊始○狄滅溫溫子

奔衛溫蓋中國之狄○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事在前年書以今秦從也○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呂氏日

戎也其類實繁○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

雪為大焉

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

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後也國於澤故曰溫子叛

王事在莊

十九年

夏四月周公忌父莊公王子黨周大會齊隰朋立晉侯前

秦師不待言晉侯殺里克以說不真將殺里克公使謂

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

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言欲

罪不忠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

不及平鄭里克黨以在秦

里克手刃二君惠公即位誅之而經不以為討賊殺梁子

曰里克所為弑者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可謂深

知夷吾之心而傳云殺里克以說者何也據外傳里平使

居岸夷告重耳秦穆使公子繫告重耳皆許其得國而重

耳仁親為賢不顧也惠則重賂四出隨處乞師於是入晉

之後先諫里克言此來為二君復讎非為得國以弑其篡

兄之迹藉以服臣民之心固周齊之寵而陰以除重耳之

羽翼也故惠以討賊告而經與事殺同特筆也

晉侯改葬其大子此謂申秋狄突適下國新曲遇大子

使登僕按此尋而相見孤突木為而告之曰夷吾無禮按夷

禮云鬼神之意難知夷吾無禮或非一事不可指言余得

請於帝矣夷吾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

非類民不祀非族君視無乃殄乎殄絕也且民何罪失刑之

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至者而

見我焉新城曲沃也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及期而往

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敬於韓敬敗也韓晉地按今陝

改葬易名在夷吾為極有禮事且以要結人心卻芮之謀

也然却引出一段鬼神事來此狐突夢境而未嘗點明是

讀左補義卷九傳公

夢至戰陣傳云妖夢是踐竟若為此篇點睛且以見晉侯

歸國秦伯賂未人手日刺陰事幽暗如烝於質君恍惚如

申生請帝遠在千里無微不知正大有深心也此雖為

戰韓張本亦以見夷吾行賂魯國鬼謫人非不能一日居

也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荷莊公實為不

從苦重問以名之不從不與秦賂臣出晉君君納重耳殺不

濟矣補注為秦納冬秦伯使治至秦大夫報問且召三子

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卻稱冀夫及七與大

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左行其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歇鼎

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維音雖欲而專反平豹了平奔

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也秦而忌小怨也秦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秦焉能殺之秦之黨遠禍誰能出君為明年晉伐也

此見重耳應有晉國人心歸附惠以賂得者失衆心也秦穆索賂不顧名行洽至一來為呂卻所殺遂至公卿屠割橫屍國中是誰之罪歟其於平約之怨語若經已戰戰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卸父夏公及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陽穀齊侯使人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公女則其間非禮也秋八月大雩過時冬楚人伐黃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卸之亂來告楚楚人伐黃

左補義卷九僖公

夫從天王使召武公周內史過夫賜晉侯命即位

命主為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

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

晉未入視而王遠錫命王命襄矣晉之情王自致之也

夏揚拒泉泉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泉泉皆戎

水雖水之間者王子帶召之也召戎狄因秦晉伐戎以救

周秋晉侯平戎於王為二十四年天

黃人不歸楚黃冬楚人伐黃黃人特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朔官失之夏楚

人滅黃下以死社稷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齊

左補義卷九僖公

夫從天王使召武公周內史過夫賜晉侯命即位

命主為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

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

晉未入視而王遠錫命王命襄矣晉之情王自致之也

夏揚拒泉泉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泉泉皆戎

水雖水之間者王子帶召之也召戎狄因秦晉伐戎以救

周秋晉侯平戎於王為二十四年天

黃人不歸楚黃冬楚人伐黃黃人特

比諸如左

侯梓白卒公秋立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邱之邦懼秋難也
齊桓勤衛之至故德無倦也文公慎守其國故請之陳也
役不及魯史不書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其怨職日自郢及我九百里焉
能害我夏楚滅黃楚滅黃而近楚楚伐而不救無以宗諸侯矣
管仲有未盡其謀者

呂東萊曰附中國者未有禍忤變夷者立有禍是驅天下

之人而歸蠻夷也其詞云焉能害我其心則恃齊蓋合

陵之役江黃有功於齊乃伐在去年之冬而今年夏始告

左補義卷九僖公

滅區區小國死守踰時民無叛志以待諸侯之救卒之城

破國亡君死社稷而桓公仲父衰如充耳也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桓公仲父衰如充耳也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隔明平戎於晉平仲也

晉不報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卿也莊二十二年高侯始見經傳二

十八年國師父乃見傳父之若節也春秋承王命何以

禮焉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呂氏此見當時周室與法

上卿元帥不請命於天子仲父王曰舅氏故曰舅氏余嘉乃

君如此之專退然於天子仲父王曰舅氏故曰舅氏余嘉乃

勤應乃德謂管仲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位卑而

執事也故欲以職尊之按應侯報也管仲受下卿之禮

左補義卷九僖公

夫從天王使召武公周內史過夫賜晉侯命即位

命主為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

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

晉未入視而王遠錫命王命襄矣晉之情王自致之也

夏揚拒泉泉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泉泉皆戎

水雖水之間者王子帶召之也召戎狄因秦晉伐戎以救

周秋晉侯平戎於王為二十四年天

年而高國不
有容其休休
之也

而遷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
楚賢大夫管仲之後補正史記索隱云世本管氏自莊仲山
生莊仲夷齊生武子鳴生桓子齊方生景子耐步耐
步生微耐步以上皆有說是亦世祀之說但無功業可見耳
左氏習聞聖人禮讓之訓故凡辭氣謙冲受爵能讓必多
方推許以扶世教可決其為聖人之徒 晉惠公受玉情
而知其不長世管仲受下卿之禮而知其世祀於齊

經甲十有三年春秋侵衛杜預傳在前年秦經蓋以衛納溫
橫甚○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于鹹杜預傳在直隸開州東南○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續左補義 卷九 僖公 左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杜預傳年
齊侯使仲孫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王怒未怠耳
十年平不十年王弗召也

桓公定襄王之位復貽後患子帶卒戎伐周盟主不問
王自討之齊又受帶之奔又使仲孫為之請吾不知桓何
愛於帶而保護如此也戎應帶召連兵以伐天子入王城
而夷吾和戎於王又和戎於晉吾不知桓何畏於戎而周
旋如此也力量未優凡事苟且小補之無當於王道也

夏會于鹹杜預傳在直隸開州東南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為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杜預傳成卒於周
侯成卒於周
冬晉狩鹹杜預傳在直隸開州東南外不省不省 使乞糴於秦秦伯

治邑百里之
人必多其
有清名心
內有清名心
唐云只知
一命而加
字然亦復
紙上再加
字如如如
者如如如

謂子系與諸平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杜預傳言不重施而不報
損秦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杜預傳言不義故謂百里大與諸平
民難故謂百里大與諸平
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較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
子約在秦請伐得杜預傳言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則伯
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則伯
過矣其為先君謀也則也杜預傳言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則伯
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則伯
於是平輪聚於晉自雍及絳相繼杜預傳言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則伯
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則伯
命之曰汎舟之役杜預傳言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則伯
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則伯

明年閉關即晉公無不怨否

經乙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杜預傳在直隸開州東南
今山東樂昌縣東南
○夏六月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冬蔡侯於卒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續左補義 卷九 僖公 左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會城之時遷杞成周兩事並謀成周更急於城杞故夏會
而秋成明年春復會而城杞非成周緩而城杞亟矣桓德
雖衰此猶見其勤也杜謂為惠不終固非林謂散辭亦非
也云有闕者傳意史氏不滿是役故略諸侯不序不知即
會城之諸侯前日而後凡蓋前謀之而今城之也不書杞
遷則略之也義與城楚同

鄒季姬來寧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鄒子以分則卑以情則戚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其使其制皆志也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鄒季姬來寧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鄒子以分則卑以情則戚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其使其制皆志也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杜預傳言季姬及鄒子遇于防使鄒子來朝

邠季姬來寧公怒邠子不朝止姬將以絕昏姬因爲防邑之遇強使來朝俾之請已還邠罪在倍公也書及邠子又書使邠子則姬爲邠子夫人明矣不言邠季姬省文也公穀二家從無季姬自擇配之說而何休造言誣之莊齊注穀梁已斥其妄且女子許嫁而字若身自擇配不得言季矣信如鍾愛其女其幸當會其葬矣即按之經文無有一合如姬私奔也書季姬及邠子過於防邠又謂姬許嫁於邠邠子奪而有之則以邠人用邠子而妄爲是說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也

山崩之徵

妖夢鬼譎也山崩天怒也閉邠人怨也

前二傳無此

周三傳無此

冬秦後使乞經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邠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傳言既言秦施爲怨以所許秦城毛以喻而施毛附注諸侯與姓大夫曰身通慶鄭曰東信背鄭稱耳傳言小戎子生夷吾夷吾非戎人思執恤之無信思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不不足解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爵之况怨敵乎按言以若所爲雖親近之人猶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言能悔禍成之斯時呂卻宣拔斥開散故無能爲存盡一策以致關十倍我而君貽之禽

經子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杜預謂侯五年○楚人伐

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正北地有牡邱今山東聊城縣東遂次于匡匡地按直隸款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徐公孫叔敖○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隨州北有厲○八月爲九

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邠邠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

不見中絕之意故若初嫁者志過也杜解本明而謂爲常事

婦人之歸即以爲子歸故細姬之歸鄭以爲再醮季姬之歸

是誣之也○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

書字震者雷電擊之方解連大夫殺驪書於○冬宋人伐曹

君所稱說若字與生卒稱名異無可疑者

○楚人收徐于夷林徐地按江南○十有一月王戌晉侯及

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晉地按北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杜邱尋蔡

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徐即諸夏而爲齊滅徐楚所深怒者伐徐在正月而三月

齊始合諸侯已不如救邢救許之速况諸侯皆次于匡而

遣大夫往救乎桓之志益息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伐厲以救徐也林大夫救徐徐師不

張主一曰厲在徐楚之間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

晉侯之入也杜預在秦穆姬中秦穆姬中秦穆姬中

秦穆姬中秦穆姬中

韓康公引康母與女簡璧... 韓康公引康母與女簡璧... 韓康公引康母與女簡璧...

付也... 付也... 付也...

韓康公引康母與女簡璧... 韓康公引康母與女簡璧... 韓康公引康母與女簡璧... 韓康公引康母與女簡璧... 韓康公引康母與女簡璧...

方云... 方云... 方云...

此云... 此云... 此云...

又云... 又云... 又云...

韓康公引康母與女簡璧... 韓康公引康母與女簡璧... 韓康公引康母與女簡璧... 韓康公引康母與女簡璧... 韓康公引康母與女簡璧...

周云獻公嫁
金不吉也若
從之則伯之
無不吉也
事而先德
方云晉侯
事而先德
由已遠焉

讀左補義

卷九 僖公

三

四其必何也蓋離以焚木亦以遇水變為船而卦二
突如其來如死如焚如焚而當重離之四位矣矣所
高梁在二陰之間故知其為高梁之虛也其者捕虎之詞
疑必當時奇驗傳為美談故史志之耳或又以高梁因此得
名亦非也今山西臨猗縣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
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筮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
益知吉凶不能變吉凶補正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
志於史蘇之言從不從皆無益也抑考國語獻公勝詩曰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晉背憎職競由人邪惡非天所降
齊面語皆相傳疾主于就遠為惡者由人耳因以
諷諫惠公有以此此禍也傳尊本反皆徒合反
此之謂慎兵不書伐晉卓氏曰韓晉地於韓則伐晉可知
省文也不書以歸實之於外也傳釋經義未嘗不兼罪秦
伯而失德召寇其曲在晉覺秦伯之猶為彼善也此篇
分四大段以天人兩字作線秦伯伐晉以上為第二段人
君王地受之先君尺寸不可假人河東之地一時盡棄傳
曰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晉雖負約秦實非義而惠公所為
種種非復人類秦伯還藉之為聲罪口實是伐晉者之由
晉也獲晉侯以上為第二段以晉之強何至遇秦即敗怨
之所聚衆叛親離韓簡我意秦晉之言盡之此時勸之謝
過猶可及止乃諸臣或以為君實深之或以為幸而得囚
知其必敗絕無救敗之方輒轉相誤而君執矣是獲晉侯
者之由晉侯也作州兵以上為第三段賈禍甚易銷禍甚

讀左補義

卷九 僖公

三

勳乃諸大夫君辱而感矣穆姬以德報怨矣子桑轉饒為
思矣而晉侯於事窮勢盡時猛然想起平日同心替之環
呂鉅甥遂使子金出一頭地征繕輔圉絕大較時良策秦
安得不許平傳前路寫來都是土崩瓦解氣象至此人心
國勢勃焉振起其尤得力在爰田一賞轉怨為恩可見晉
未嘗無人由於敗德者自階之厲也嫁姬至末為第四段
點出敗德兩字以收拾全篇先君敗德已及於君隱然見
君之敗德將又及於後嗣然則卜也筮也妖夢也其實由
人致之耳而顧云天降之禍此深責晉惠之義也然則秦
其無罪乎隣國有款君之禍同盟者討賊立君理之正也
何至彼以賂行此以賂納則失信之罪小輔寡之罪大秦
伯前番是計取便欲其出君此番與師而來直是虐取故
傳於賂地界至點出以明伐晉之由一直貫至秦征河東
言為此而來得此而夫也公孫之對極婉極工言外便見
奄有大邦伊誰之力而負心如是乎故穆姬有登臺之請
公曰以厚歸也直是探囊取物繫有請殺之語子桑曰質
其大子猶恐過水援橋何一非貪賂致之乎當此輻輳旗
焚肝腦塗地惠見縛於靈臺穆亦危於韓簡姑姪相從惟
晉之殃棄家再醮亦秦之恥然而傳不責秦穆者蓋惠公
篡兄入國總無一事一言之善此歸曲在晉直自在秦故
以敗德結之所以深惡晉侯也州兵一段竟無著落下
篇直接鉅甥盟秦伯於王城讀者以為已許晉平而子金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隱慝惡非佐所
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劉渾紀
異也。旅注君子知天之曰變而畏其威所以事天也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杜解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讀左補義
卷九
傳公

美

齊桓公二十一年諸侯無桓相侵伐者宋人伐曹可知諸侯之援謂本印之盟宋齊皆在伐厲之師齊曹與俱宋襄不以較徐爲念而伐曹以尋舊怨乎本所謂舊怨者宋背北杏之會和合陳曹二國伐之事隔三十餘年蓋桓公避楚不獨爲楚所弱且爲宋所窺也本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齊

傳發明經罪諸侯救徐不力爲楚所敗也不能禦楚而分
兵伐厲欲楚移師救厲以解徐圍也乃楚師不救而厲卒
不克至九月而公歸知諸侯之皆歸矣諸侯歸而徐不支
遂爲所敗觀宋襄之伐曹此救徐之所以無功也

十月晉陰飴甥

陰按陰今山西霍州會秦伯盟于王城秦地今陝

齊謂中與德
婉婉
何云片男之
言近於板
爲因探道
捌捌動人

晉侯列於
克其無後也
於茲憂難知
之亦移到底

實仁其德而
成也於又德
之飛見之
遠思納重耳
伏朕
位云十七年
十國實事
歸伺東而安
之

兩朝志 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爲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解不以其親所殺爲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心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請三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附述服皮曰一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蛇析晉大絺魚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誤敗而石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

下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儼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之封也箕子紂庶兄紂曰其後必大晉其脂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方艷著也公見文公爲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天所啓秦伯啓口不問國謂君何而云晉國和乎的是從聞州兵既作來蓋胸中已有成竹不過看其若何置對因而分外討好也餽甥報讎報德總不離征繕二字可謂直中其隱而以脅制之辭歸諸小人以知罪歸之君子以後極力推尊一正一反皆中窾要而秦伯更添一番興會矣必報德有死無二七字是對證之藥隱然見前件重賂必不收再負而純以仁義之名動秦伯若再加一語便中所忌故只

此七字已足斯時秦伯更加老到一面晉侯歸國一面秦
官布置河東不肯再放賒債乃知秦伯伐晉全是為此以
統結兩篇

讀左補義卷之九終

國左補義 卷之九終

三

讀左補義卷之十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
男 堧 校

僖公三

經 丁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石數之五各隨其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言是月隕石之月重
水鳥飛過而記之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言是月隕石之月重
災也於諸侯故書之如仲夏之月也而為叔孫氏之孫也
云爾字者貴之說云如仲夏之月也而為叔孫氏之孫也
新日書之見季孫行父之由生也而為叔孫氏之孫也
老慶父之孫為季孫行父之由生也而為叔孫氏之孫也
以行次為字在季友之世則命立後為生而賜氏○夏四月

讀左補義 卷之十 僖公

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車之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隕星言星則隕星使石

隕星不言隕星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隕星使石

隕星不言隕星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隕星使石

隕星不言隕星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隕星使石

隕星不言隕星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隕星使石

隕星不言隕星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隕星使石

隕星不言隕星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隕星使石

隕星不言隕星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隕星使石

隕星不言隕星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隕星使石

隕星不言隕星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隕星使石

隕星不言隕星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隕星使石

隕星不言隕星言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皆隕星使石

只三字而後
九國之說
齊亂之說
鄭亡之說

徒問吾不敢逆君故也按不敢逆君者不敢直言其不
附德致此故假他古以對也

星隕而爲石風逆而倒飛記異也傳只五字而公羊龍開
記見穀梁耳治目怡該之矣叔與對不以實而其言竟驗
可知術士欺人其所以前知並不係乎此傳特識之以例
其餘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伐厲救徐俱是前年事未聞今年楚又伐徐也此採之他
書未經削去者

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鐔涉汾及昆都固晉敗也杜解狐厨受
邑陳傳爲僖三十三年晉敗狄傳按狐厨
今山西襄陵縣也平陽府南有見都聚

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戌伐京師
以求遷爲王室難

十二年管夷吾平戎於王則已和戎矣十四年會于鹹謀

戊王室至此又告戎難又徵戊王室雖亦見桓之勳而養
癰疽則貽患將來勦者之於王事顧如是乎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杜解管仲之言事在
七年按不齊不告也

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杜解管仲之言事在
七年按不齊不告也

鄭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杜解管仲之言事在
七年按不齊不告也

以淮夷病鄭合九國之師于淮兵威之盛使不戰而服
所謂東略也乃城一小國役人一呼不克卒役而散此時
管仲已死桓公老及志昏而收氣乘之矣然言東略則已
堅定淮夷雖非心服亦自震懾魯頌以淮夷率服作頌豈

盡影響之談乎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杜解英氏與國按今江蘇
六安州西有英氏城

○英滅項公在會州造師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杜解英氏
泗水縣東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孝公立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襄林之役也襄林役在
十五年

驅楚肆惡與國受兵於霸業適增其恥

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杜解秦征河東晉
官司在十五年

惠公之在梁也杜解惠公以
六年奔梁梁伯妻之梁麻孕過期不產懷

子曰卜招父杜解梁大卜○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
招上通反

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姜開義馬者
不勝曰姜

讀左補義卷十 僖公
三

及子圉西質秦爲臣女焉杜解秦爲妻陳傳
爲晉懷公起傳

河東即秦取於晉之地也秦以愛女妻圉爲秦媼令

其夫婦食邑於此觀後罔欲挾蔭氏以逃則知不在秦宮

矣一則官師布列規取東方一則仍歸國有飾其食利

師滅項杜解項師滅則師可知也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杜解
在會

年冬指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

夫人以公故會齊侯于下杜解齊侯以諸侯公案糾桓公防
會下各有所

之也杜解見於前公毅以爲齊滅之非也齊爲逐破之後未嘗有所滅也存

三亡國今又謀鄭設移師彼項前功盡棄桓德雖衰不至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天下無有殺其君以說之而復拒之者蓋武孟之殺四公

子殺之也武孟序當有國且桓公有命今既立矣拒孝公

為武孟拒之也武孟不死則四子安得而爭國故二國師

至以說宋為名愚其國人遂相率而殺武孟何嘗欲迎孝

公乎武孟既死則四公子皆有得國之意遂相率而拒宋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廩丘孝公而還

秋八月葬齊桓公

黃若晦曰襄公自僖十五年已有圖霸之志齊桓死無廟

立孝公奔宋襄之得孝如獲重寶矣於是挾之伐齊曰是

齊桓管仲所屬於我也名正辭順雖齊人亦有不可致詰

讀左補義

者幸而卒立孝公國史書之以為信不知皆誣死誣生之

語也夫國家未有事變早立嗣子何待屬於鄰國之君以

召外來之變此非傳之誣乃不能辨誣耳

桓以孝公屬喪無論其事果誣也事即非誣亦猶晉以奚

齊屬荀息耳然荀息不食言為是而襄公則非者何也荀

息晉臣也以君命為尊宋襄隣邦也以天下名義為重凡

桓自知非義而易之更立無虧已為無立孝之理襄欲藉

以求霸且以孝公開弱可制陽以踐言為名而陰遂其亂

齊之實故經傳以全節予荀息不以納孝與襄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固莒國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

日苟能治之嚴請從焉

齊襄公

衛忘齊桓之德借宋伐襄以納孝此書邢狄伐衛張氏以

為應致聲罪致討之師也然狄亦邢之仇也當仇讎以構

怨於兄弟可謂知類乎衛文對衆自名再三讓國以激父

兄子弟之怒的是中興手段狄師還而邢從之進退由狄

也杜以為邢師尚留非也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勝子嬰齊

而執不勝公固霸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讀左補義

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秋宋人圍曹○衛人伐

邢之君孫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

邢之君孫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

宋人執勝宜公

傳不能詳其事子魚曰一會處二國之君則知來會而執

之矣蓋勝自盟而後不與盟會者幾四十年齊怨之而無

責桓之所以極盛也宋執之以立威襄之所以無成也

齊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邾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馬子魚曰占者六畜不相為用

一段論用部
子
一役論用部

又反小。事不用大性。孔疏：謂言樂廟用羊門，次室用雞，及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詐也。齊桓公存三亡國，魯衛以屬諸侯之義，屬諸侯以存亡繼絕之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侯之兒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補正：得死，猶云考終。

上書宋公盟曹人邾人下書節子會盟于邾而邾人執節子則受命於宋，顯然矣。經書邾人蓋宋襄以邾附已故張大其威以告諸侯，見從我者之可以制人之命也。傳述子魚之諫以發明蔽罪於宋之義，所謂錯經以合異也。宋襄公嗣立，正值齊桓經略淮夷，霸圖極盛，因侈然有繼桓而起，歸附東夷之心焉。東夷信鬼，故執節用社以求福立。

威子魚兩層意，上言用人之謬，下言圖朔之難，提出桓公足資揭其隱。左氏謂用之爲犧牲，公穀云叩其鼻以繫社，謂取鼻血以繫祭器，皆非人之所爲也。蓋邾節世雖藉宋以肆虐，而何休謂禍由季姬，然則宣八年邾人執節子亦由季姬乎？

秋，衛人伐邾，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也。齊莊子曰：昔周微克殷而年豐，今邾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邾乎？從之，師與而雨。

齊莊事懿而亡，事文而興，用典不用故也。然大旱與師衆心惶惑，故以此愚其衆，即讓國於父兄子弟之故智也。挺吉不倫，適逢其會亦幸耳。篇中著諸侯無伯一語是前後

莊公問其故，齊桓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侯虎退衛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雖言不增兵，詩曰：大刑于寡。」

陳穆公謂衛侯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齊桓功業幾以爲更無高出其上者，而子魚獨以爲薄德。

齊桓功業幾以爲更無高出其上者，而子魚獨以爲薄德。伐叛討逆，正齊桓之事，而子魚獨舉文王，隱然有貴王賤霸之意。又言省德無開而後可伐人，其本願誠非管仲私趙驪所及也。惜哉！父負此賢佐，傳特錄此二篇以見聖人之垂誦，不得已也。齊桓且不足言況晉乎！一部春秋前

後皆歸束於此。陳穆公謂衛侯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齊桓既沒，宋襄起而合諸侯，曹衛邾滕從之，楚額以爲大，不利於已，思諸侯能助宋之強，昔惟齊而宋實有德於齊，然可得而間也。陳蔡鄭楚之與國也，因使陳侯倡爲脩齊，盟盟之好，就盟於齊，國陽以媚齊，陰以間宋於齊，而宋之勢孤矣。後此之盟，薄戰加橫行於中國者，皆此盟爲之地。齊孝負德忌功，後宋之盟，宋已久，謬以楚爲曜已而不知，墮其術中也。昔人大夫會也，楚後於陳蔡，名爲二國倡是盟也，先於鄭，鄭尤明楚楚楚也。

倡是盟也，先於鄭，鄭尤明楚楚楚也。

取字書出自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滿公宮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滿公宮

命曰新里蔡取之已足為前車之鑒而梁即以蔡將襲我命曰新里蔡取之已足為前車之鑒而梁即以蔡將襲我

恩其民而蔡遂取梁如影隨形不爽纖悉傳若曰猶彼自恩其民而蔡遂取梁如影隨形不爽纖悉傳若曰猶彼自

逆去而蔡得之所謂自取之也以釋經變文曹梁亡之義逆去而蔡得之所謂自取之也以釋經變文曹梁亡之義

已一十年春新作南門已一十年春新作南門

人伐隨人伐隨

周之正月夏十一月土功自此而畢無日至猶勅役也且周之正月夏十一月土功自此而畢無日至猶勅役也且

後已此發明聖人深惡滅邢之義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闢穀於荊帥師伐隨取成而還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闢穀於荊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

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季梁以一言存隨楚不敢伐者四十年觀隨能以漢東諸季梁以一言存隨楚不敢伐者四十年觀隨能以漢東諸

侯叛楚則知世守明訓而親兄弟之國也侯叛楚則知世守明訓而親兄弟之國也

得而誅之然當量力而行妄動則非耳楚武伐隨卒於櫓得而誅之然當量力而行妄動則非耳楚武伐隨卒於櫓

段名古

宋襄公欲合諸侯城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宋襄公欲合諸侯城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

義公求諸侯只一欲字子魚曰君欲已甚正典文仲之言義公求諸侯只一欲字子魚曰君欲已甚正典文仲之言

暗合以欲從人是弱者大本領蓋不能無欲而屈已之欲暗合以欲從人是弱者大本領蓋不能無欲而屈已之欲

從人之欲其欲乃濟如齊桓之尊周懷楚存三亡國皆因從人之欲其欲乃濟如齊桓之尊周懷楚存三亡國皆因

人心所欲而從之者也人心所欲而從之者也

許之者...
公之後...
至而...
至而...

若將...
層...
此...
其...

諸...
公之...
諸...
諸...

無會期...
二十一年...
公之...
至而...

人以大夫...
桓召陵...
敵而...
人以大夫...

文仲之言...
明而...
也...
文仲之言...

本...
本...

結...

以...
孟之...
於是...
以...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封者我取其地以封其君因其國為我附庸此成風之教也然則傳公是役何異鄭莊之於許叔齊僖之於紀季安在其為與滅繼絕者亦取之而已矣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勝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言公又不言臨敗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宋公傷而死也此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舉稱人方解宋公身傷而書法與邾陵異蓋宋人諱之而楚則不得其詳而陵則名今在河南和城縣北

經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莊公得鄭家小經不書邾滅莊非於魯呂氏曰周禮之說如齊仲孫季孫宜子皆言之至周禮之說成風一人而已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邾人敗之他微此子魚曰所期

讀本補義卷十僖公初平王之東遷也莊公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幸有周大適伊川周地伊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

先亡矣伊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伊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伊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

伊維之戎木為周思今又無故而遷陸渾於邦畿之地秦晉之無君至此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乎羸氏曰子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秦君之使婢子侍執中櫬之身稱也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

七上結上而

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之謀歸而阻其行則子園廉之告必不敢逃而父子夫婦兩全情之微義之帶也

不敢從亦不敢言處置亦妥若燕姬則人盡夫矣故知後來一著的是秦穆之過子園質秦猶逃歸者以後此嗣位必又徵賂晉地幾何不抵再索也

宵辰大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莊王于帶詩小曰協比其鄉昏烟孔云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則昏烟其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之也傳終仲孫之言之也為二

趙東山曰齊侯之請已失之宵辰之言亦非也舜封象於有庾未嘗留之京師子帶志在召寇作亂與象不同宥之

列國可矣乃還京師以起後患謂之協其兄弟豈不謬哉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也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

邾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小也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

命不易哉明臨下不承其言其難先主之明德無不難也無不懼也現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邪小謹有奉文云盛長

我師敗績敗傳見不書邾人獲公肩豸縣諸魚門城須句之役義利兼收故得志而驕豈意魚門之縣自求幸整傳首提出須句人以爲是邾人與師之故不知正公敗績之由也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
君將與之弗可救也已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
君將與之弗可救也已
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獲焉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獲焉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獲焉

鄭文何存

之乎當是時襄離見執而三國旋且弃楚即宋陳亦離心
誠以楚人凶詐不足庇而思中國之有賴也苟能脩政布
德以禮綏諸侯未嘗不可自強威楚乃急於爭鄭率三國
伐之楚師來救宋獨與戰不待智者而知其必敗矣子魚
提出天命不有使之惕然罷兵猶可自保今以寡敵衆即
使阻險致之或未能勝況待其成列也猶有懼焉一層正
指此以下節節與此反應宋襄平日執勝用節無一不爲
至逆戰時偏學起仁義來彼見齊桓伐楚以德禮爲主楚
人遂服故欲以堂堂之陣威服蠻夷及至敗後自明其心
原非飾說而豈知仁義非一時所能襲取哉子魚從重傷
二毛上儘力批駁以見公之所謂仁義乃賊已害民之仁
義也
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真知文王者也其諫伐曹謂
文王固壘而降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其諫襄營
揚激烈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此真學
文王者也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丙子歲鄭文夫人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
夫人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
夫人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
夫人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

叔齊發難
盜賊耳何足
責其責顧者
正深責難文
也
有乃父虐
之風

辛送於軍取鄭二姬文辛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
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
遂言楚子所以師敗城
謝楚救也辛氏出勞又加姜氏視楚子真是至親及入享
九獻旅百又加籩豆視楚子真是嘉客於是母女送賓遠
郊夜出忽地變顏樓二女以去乃悟勞非禮近俘非禮送
非禮夜出非禮所以致其無禮也

讀左補義

卷一 僖公

六

讀左補義卷十一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堃 堃 校

僖公四

經甲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宋邑按今山東金鄉縣東北○音民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成公卒子成公王臣立○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杞公姑嫁立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在十年齊已與鹿上之盟矣忽以宋不與盟于齊為討非其本意也楚勝故緡之宋敗故侮之是勢利之徒以怨報德亦是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背義之徒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杜解終子魚之言得死為幸者葬

或曰以宋襄之情德而許之為勸何也曰此聖經之義也齊桓既沒鄭伯先朝於楚小侯蟻附楚遂與中國之盟齊孝晉惠坐擁大國恭然無志也而襄公乃毅然欲繼齊桓之業以攘楚為心伐從楚之鄭此其志非聖人之所簡取者哉楚有僭王猾夏之罪譬如人之悍奴竊主人之爵位據主人之田宅而又夷戮主人之族屬為之子孫者莫不俯首聽命轉為之役而有一人焉視為不共戴天而與之鬪事雖無成不可謂非烈丈夫也故齊桓宋襄晉文其霸

周子文
其爲亂而
之耳

汪云凡公
懷事和爲
耳伏厥

不同伐楚則一也。伐楚之利鈍不同。討亂賊則一也。桓文之霸。以其功也。宋襄之霸。以其志也。故戰國之世。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春秋之世。能言伐楚者。桓文之徒也。秋楚成得臣。子玉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皆陳今俱在江。城頃而還。城陳傳爲二十五年。納頃子張本。子南。其爲亂而之耳。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楚大夫曰。子若國何。以子玉不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其能靖者。與有幾。言必於功。爲亂不可不賞。此例句也。若曰。其有幾人。未必皆有是心。子文何樂以此待天下。耶。自非賊盜小人。吳章廬曰。考之經。唯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陳未朝。楚卽誣以貳宋之罪。其勢不至於滅陳不已也。頃小國。近陳而服於楚。陳嘗病傾。故爲城之。取邑城頃。本非大功。酬之爲太厚矣。朱子謂趙汝愚曰。當厚賞促胃。而不使預政。天理之公也。子文已知子玉敗。關君用其人。猶當諫止。而使爲令尹主國政乎。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子無從亡人。耳。重期。如。上。基。而不至。無赦孤突之子毛及促從重耳在蔡。弗召。冬。懷公執孤突。曰。子來則免。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也。補正。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柯疾不出。曰。周書。康有。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二

之乃大明服。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百懷公必無後於晉。爲仁親爲賢父教之忠。君臣父子之間。綽有可觀。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誓之。未同盟。則不然。否。謂同盟而辟不敬也。敬。猶審也。方解伯姬在杞而杞子之卒。不以名告。辟不敬也。不名知舊史記事有詳畧而不可以義矣。杞之封爵。史記無明文。班固地理志。謂武王封夏後東樓公於杞。遂謂杞爲公爵。不知東樓公云者。猶言陳胡公耳。陳爲侯。杞亦侯。爵桓二年。書杞侯來朝。是也。自後降稱伯。又稱子。後復稱伯。又復稱子。傳明降爵之故。云杞夷也。又曰。用夷禮。杞爲夏先王之後。屢世連姻大邦。安得遽視爲夷。諸儒以晉疆杞田於魯。司馬侯謂杞卽東夷。卽猶睦也。東夷如淮夷徐夷之類。春秋時最強。杞與偪處。故親睦焉。非必卽用其禮。亦降稱子。豈亦夷子。杜預范甯求其說而不得。以爲時主所黜。朱子曰。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並其子孫而降稱子。晉平爲於母家。何難請於天子。復其故爵也。宋子述程氏通訓。春秋時小國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崇卑。可謂深中當日事情。蓋國小民貧。庭實多闕。因托言地處僻陋。不能如禮。以子男之會。公侯者相見。禮者交隣之器幣也。當時弱國小國來朝。用伯禮者。以伯書。用子男禮者。以子書。春秋夷狄之君皆。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三

而宋未一段
步段段自
為結此用
作結此用
其結此用

汪云起結把
忠孝大題目
伯大能得五
此補張揚厲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遠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公
子欲南遊楚而歸陸於楚乃適鄭不禮直造鄭館遂為子玉
所忌安能前之秦既絕望齊宋楚又無能為則山窮水盡矣
適子園目秦送諸秦而伯納女五
人懷嬴公嫁焉為懷嬴與焉秦區沃鹽既而揮之也
也嬴洗手也沃水也嬴區沃鹽既而揮之也
手按揮之公子揮嬴使去也杜解誤○望古後反○秦晉
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史問答辰嬴無論會配懷
公即其未配乃公之甥他日公變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之女便是文公之甥
有文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違詩義取何水朝公賦六用小
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秦衰曰重耳拜賜公子
晉必能匡王國陳傅賦詩始于此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
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附一級辭衰曰君稱所以佐
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六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過遷可知秦伯以為快惜嬴亦以為蓋世之英而不必更
贅一言也雖然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君子不為嬴氏為穆
姬之女懷公之妻顧視顏以為婚媾豈非不義之大者哉
秦穆不能成人之美而陷英雄於不義文公山窮水盡無
以堅持初志而五臣坐失事機不能輔公子以有國而隱
忍為此皆可惜也夫始則見親親之仁後乃勉匡王之義
未嘗不正而本領不優內多愆德他日事業功罪相半職
是故焉
按外傳晉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卒鄭使屠岸夷迎公子重
耳於狄鼻犯不可日因喪得國何以導民遂謝里克人莫
不仁公子而吾以為鼻犯之言非計也於是奚齊與卓俱
弒矣主晉祀者非重耳而誰他日文公謂寺人披曰女為
患公未殺子故中宿至則伏之於晉二日可入其都斯時
里克孤突七與大夫下及奄豎莫不延頸以待公子之入
使五臣者能如鮑叔牙以莒師從間道疾行則有國如反
掌即惠公輾轉行賂以西師來而吾已援甲禦秦人於河
上矣若之何守匹夫之硜硜者耶或曰里克弒君之賊賊
可與立乎子犯之所以謝絕也曰非也豎牛立叔孫昭子
而卒豎豎牛丁公或於漢高而卒斬丁公大義所在可以
並行不悖也然則公子之辭秦使子犯仁親為賢之言其
亦非欺曰據檀弓秦穆之使弔也在奚齊未弒之前孺子
因為利是反父命而稱亂也里平之迎公子也在奚齊

七

此亦錄其
作爲五
人頭用
見其用
總之其
理愈精

請左補義 卷十一 信公

均結之後是以亨屯傾否者爲仁其親而秦越其親則忘
親之甚者也萬一國虛無人他人襲而有之祖宗不血食
仁親者固如是耶至後惠公得國晉有君矣公子崎驅齊
宋曹衛假假無稅駕之鄉予塊之辱修爲天賜何始則仁
而卒以利也且五臣斯時獨不知秦晉之已隙乎不遠皆
烟之秦而投虎狼之楚欲其置雄才大畧之晉君爲已敵
其計爲已悖矣公子復以大言翹過幾育子玉之刃是五
臣之知在鴻門謝楚之下又在開霄失箸之下也嗟乎始
則請因謝罪繼而絕惠珍懷其於親親之誼爲何如者身
犯人傑也乃舍仁義之師而爲爭奪之計哉

乙酉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秋伐鄭秋七月冬天

王出居于鄭大之孝不顧天下之重
而後告後史記惠公之卒在去去年九月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莊公納不書不告人也
以掩殺之之通日同於兄弟繼位而不告以秦納也及河子
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說文羈馬絡頭
列戶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
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至諸諸言有如日有知
也投其璧於河濟河圖令狐人桑泉取白衷二月甲
午晉師軍於虛柳城公遣軍秦伯使公子繁如晉師退軍
於柳城今山西猗氏縣西有介休城其西北爲虛柳城晉
縣東有桑泉城其東北爲介休城今在解州西北
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王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

段序舊自按
非不敵之也
不敵之也
故其心於
故其心於
以敵其法
以敵其法
知不敵其
知不敵其
他人而從
他人而從
君田而從
君田而從

請左補義 卷十一 信公

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武公之廟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不
書亦不告也九年十五年及此杜三注稍異其實一地也
呂卻畏偃呂甥部萬惠公善臣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得罷亡
使反側自安方知漢高封雍曲是王若氣象
公使讓之且辭焉辭曰蒲城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
即日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
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公衣袂也女
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八也其知之矣知君人若猶未也又
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
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爲蒲秋今君即位其無蒲人狄人
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故以兵衛文公衛門戶僕
謀之也昔秦卒其之按綱是大綱紀是細綱僕者使門戶僕
也言大小事皆僕代理之晉侯會秦伯於王城殺呂卻內難
秦通夫人以歸至初晉侯之堅小史頭須見須守藏者也
其出也竊藏以逃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及入求見公辭
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韋昭云沐則低頭
起放所謀反常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
純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離匹夫懼者甚衆矣

侯人以告公遠見之耳不一其人悲懷無親於此驗之秋人
歸季魄於晉而請其二子伯修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
於季魄只點一筵而備詳叙季魄並無一句起筆也
射起筆也
子餘言臣
同是外得
寵已則君
文
重三氏如
以同結爲
趙氏安能
顯則開統
者姬之力
介母不求知

侯人以告公遠見之耳不一其人悲懷無親於此驗之秋人
歸季魄於晉而請其二子伯修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
於季魄只點一筵而備詳叙季魄並無一句起筆也
射起筆也
子餘言臣
同是外得
寵已則君
文
重三氏如
以同結爲
趙氏安能
顯則開統
者姬之力
介母不求知

卷十一 信公

侯人以告公遠見之耳不一其人悲懷無親於此驗之秋人
歸季魄於晉而請其二子伯修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
於季魄只點一筵而備詳叙季魄並無一句起筆也
射起筆也
子餘言臣
同是外得
寵已則君
文
重三氏如
以同結爲
趙氏安能
顯則開統
者姬之力
介母不求知

卷十一 信公

不能無婉婉也 二三節當合爲一大段得國之後又賴
岳翁削平內患故親逆新昏分外加禮而却以寺人頭須
兩番危厲之言叙在前後以見怨不必報而深慨晉文之
不然也 第四節是寫季魄事復國之功秦厲第一披則
錄其告難之德而救其斬社豎則予其求納之功而忘其
竊藏公於報施可謂明甚若狄之季魄爲公元如請終待
子固有德無怨者也乃聽其自歸而以視夫人處氏炎涼
迥別因借趙姬之斥子餘者曰得寵而忘舊遂爲晉文之
斷家 未節述介之推事暗照齊姜殺驢妾登懷安與
子犯謀遣公子高出季魄一等其肯向得寵忘舊者乎一
日之庸福耶桓公既卒孝又不材齊不見歸晉不之逆而
美終老齊官明人詩云精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
矣能不察介推之心耶蓋上節專言夫婦已照起君臣此
節專言君臣已照射夫婦推言復國由於天命於貪天爲
已力者一番痛斥又云且出怨言不食其食語爲齊姜
吐氣然則晉侯賞功凡寺人豎子並樂自獻而變然物表
者一介之推晉侯歸國凡君臣忠難絲羅相締者無不漸
至而夷然不屑者一齊姜篇中血不明點姜氏但將其事
之子犯入手一寫令人想見與謀者何人末節詳述推事
恍然筆墨中有一無字之齊姜也總歸到得寵忘舊本旨
綿士志過之言怡與白水之誓相照而終寂然於妻月謂
忘舊也 傳每以今事補前事寺人求殺於此方說明文

或謂鄭執主使安得言四德曰此誠其先世言之有不可沒其先而用之也

四章曰兄弟鬩閭訟貌于墻外禦其侮言內雖不和猶宜共禦然○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英如親兄弟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美也親也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也勲親也暱親也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嬖從味與頑用器茲之大者也棄德崇茲禍之大者也附註崇泰晉宗信意回鄆有平惠之勲○子玉與志皆朝是依惠王出奔時鄆納之是其勲也又有厲宣之視○始封之細垣公友周棄雙龍而用三良○七年殺雙臣殺寵王子孫之子宜氏之母弟叔師叔疏云能用三良則是鄆伯之賢王當尊於諸姬爲近暱之中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聵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瞽狄皆則之四莢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言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

讀左補義卷十一倍公

周公分作兩層召公只以一筆納入極變化

兩弗聽有止者

點出鄭叔申子與王昭且昭相照

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肝周召穆公亦云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兄弟之道民末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願之說中有叔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王弗聽使頰帶召伐敗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頰叔桃子大夫出狄師夏秋伐鄭取櫟天王之九伐而用狄師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狄固貪恤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無所正極忿怒之心無有終已○懃力南反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食邑於甘按今河南洛陽縣西南有甘水帶自齊名歸仍食惠后將立之采於甘作亂被逐猶立後子昭想見天王孝友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至此而絕筆十二年王復之二年又通於隗氏新王

前倂作二八

極高處也

王替也。陳氏。願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率大
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周禮王之御。將禦之。王曰。先後。其
謂我何。寧使諸侯圍之。王遂出。及坎。飲。周地。接。今河南。大威反。國
人納之。秋。顏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
思父。原伯毛伯富辰。史皆不書。為王室。譏。按。周師。獲。大威
則。五子。皆。死。節。之。士。王出適鄭。處於汜。襄城縣南。音凡。
大叔以隗氏居於溫。

鄭不從王命。又執天子之使臣。其罪大矣。然何至使顏叔
桃子出狄師伐鄭。二千者。叔帶之私臣也。請滑伐鄭。二事
皆叔帶使。二千為之。朱氏睦。釋曰。二子將欲叛王。皆為叔
帶謀也。若果出王意。豈伐鄭而復出居於鄭耶。其說是也。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十四

蓋滑久服於鄭。屢為衛文所誘。反覆不常。為衛請滑。知貪
戾之。鄭文必不許也。伐之而鄭交離。矣。因伐鄭以立隗。又
替隗以怒狄。而叔帶於以坐受其盛。襄王仁孝性成。其
於叔帶嫌怨。悉捐棄以心腹。故富辰兩次進規。皆所不納。
辰諄諄於兄弟之國。曰。外禦其侮。又曰。民未忘禍。已。陰如
其誠。而未敢顯斥。故危言刺之。而王不能喻也。叔帶之罪
浮於象。其罪播播。王其於管叔兵已犯關。衛士欲闕。猶曰
先後。其謂我何。幸而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譚伯。指軀
赴敵。王可適鄭。然其將貽以衛桓之及鄭昭之矢矣。而
曰。上慰先后。下傳書。貽於王出之上。為王危之也。幸
友至。肆而極。然其於象也。封之有庠。未聞長處。宮禁也。源

字著眼

結又一生

歷年長久

王使來告

源而來。未聞譚庭內也。襄王為於友愛而不能制之以
禮。卒使奸宮禍國。匪曰愛之其實害之。此非孝友之過。幸
友而不知道。則不得為孝友也。

鄭子華之弟子。咸出奔宋。解十六年。好聚。鵠。冠。聚。鵠。羽。以
之。服。疏。三。鵠。鳥。毛。○。解。尹。諸。鄭。伯。聞。而。惡。之。非。法。使。盜。誘
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問。子。曰。服。之。不。衷。也。適。身。之。災
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子臧之
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詩。遠。也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
按。子。華。既。諫。子。臧。出。走。當。被。殺。而。引。書。天。地。喻。父。子。即。管。仲。子
父。位。不。稱。子。臧。伯。之。惡。也。引。書。天。地。喻。父。子。即。管。仲。子
之。說。也。

讀左補義 卷十一 僖公 十五

呂東萊曰。鄭伯之怒不在冠也。特遇冠而發耳。已萌於子
華賣國之時矣。按。宣三年。傳云。子臧得
華賣國之時矣。罪而出。補此。傳所未及。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
子。鄭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事。祭
則以祭。膳焉。有。喪。則以。喪。○。宋。昭。王。喪。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
宋成公。有禮也。○。昔。鄭。伯。能。事。先。代。
宋成公。賢君也。何至忘不共戴天之讎。而輕身朝廷。蓋齊
桓既沒。晉霸未興。新敗之後。不得已為安宗社之計。其如
楚也。不知若何吞聲飲泣。而強顏將事也。迨晉文初立。翻
然歸晉。而楚遂為締之國。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按。言。母。弟。子

三事附三
尊先代也
不脩富也
尊天子也
俱有先
王之遺
德也
宋以
朝廷故
越王
以台於
臺晉
故而不
至
無節尚
有非
特晉
諒也

春秋於天王事尤極恭謹。後此天王居於皇居。翟泉在畿內。故不書出。襄王歸在鄆地。雖與畿內不同。然天子天下爲家。有事則曰巡。曰狩。而不言出。所謂天子無出是也。今何以書出居。蓋避母弟之嫌。素服降稱。不穀。自同於諸侯之出奔。以待列國勤王之師。史官因其來告而書之耳。出者避也。因難而避居於鄆也。聖人存之以著天王以服降名之實。表其遇難脩省之心。非有所貶也。公羊以爲不能平母杜氏。謂自絕於周。常山劉氏。謂才出畿內。則非王有皆非也。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宜多省視官具于汜三子鄭大夫補正官官司
具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衛人將伐邢禮至
我請見弟仕焉乃往得仕爲明年
衛侯燬卒子成
宋蕩伯姬來逆婦杜解伯姬當女爲
宋殺其大夫未聞
秋楚人
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收衛成公降名稱子

諸侯滅同姓多矣而獨名衛文其義云何蓋深惡痛絕之也邢周公之裔且與衛同爲狄滅賴齊桓並存今以小嫌陰謀以滅之劉氏畝所謂詭計險謀使臣反其君下畔其上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不得與他滅國者等傳備載禮至銘爵卽是奸人供狀以發明書名之義齊桓之卒晉文未與諸侯相率朝楚楚人竟主夏盟宋執鄫子而祭社楚執宋公以伐宋自宋襄公卒齊宋大國無不南向者且

此竹矣反國
第一功而祿
求却不得
仇天子家
則期哲而不
輕何卜之
昔私意也
幸城以事
功有過
矣怨德之
焉隨國焉
動王即王
題目只欲
二字停
事得此
陸渾伯於王畿王使執於侯國魯封須句衛虜邢社戎稍
燕息狄吏囑張天子出居爰爰乎不能守其社稷苟非晉
交繼霸則衰周一綫以及泗上小侯其能終春秋之世乎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經史問答穆公生平狐偃言於晉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
於諸侯今爲可矣杜解晉文侯仇爲平王依伯匡輔周室使下偃卜之曰吉遇
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袁氏戰於阪泉公曰
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爲已常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
也吉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乾
也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辟公曰遇公用亨於天子之
大有之變三三兌下變而爲大有曰吉遇公用亨於天子之
射註此真事本文九三爻辭未及於變卦戰克而王饗吉
卦也其下至天爲澤以當日乃訖更卦義耳

孰大焉。言卜辭且是卦也。方更經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天爲澤以當日
天子降心以迪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
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迪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
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秦師使還
月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左師造王夏四月丁巳
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臨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
醢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醢酒又加之請隧。弗許。謂地通路
葬也。諸侯曰。王章也。附註猶云王制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
皆莊而而下。王制未有大德而有二王。亦叔父
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櫟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
河北。言自南陽而南。平州豐鎬子秦惠。虎牢平鄭。又以酒
泉。柳平。獲發以溫原。等子晉決。敗月師而回。益衰仲叔。子奚
有功於櫟茅之繁。綴其子不如多子之色。子奚內臣也。陽
多典之。呂猶衛地也。晉文外臣也。朝受國而夕殺取矣。陽
讀左補義。卷十一 僖公
樊不服國之咎焉。人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
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
向不忍服鄭陽樊乎。已呂說盟
服晉民不聽棄周如此
晉侯納王。且行朝禮。此春秋所未經。一見者而聖人沒而
不書。或曰。以其請隧。圍邑也。然罪與功兩不相掩。豈因罪
而并沒其功。崔氏趙氏黃氏因謂王久居踐土。晉侯既克
楚於城濮。而後王歸成周。則三傳皆妄。夫總畧而傳詳者
多矣。安得遽斥爲誣也。望溪謂魯史以魯不與事。故畧而
不書。疑之者曰。晉侯欲求諸侯。必以其功告魯。安敢不書。
予曰。望溪之言是也。此時晉文初起。仲遂構怨於齊。方乞
師於楚以伐之。夫安知晉之霸也。故天王出居。以魯奔問。

官守而書也。納王朝周以魯不與事而不書也。聖人不得而增。然又以爲忌晉之功。則不然。蓋魯與晉無怨。直謂他人之功。於已無與耳。何忌之有哉。勤王大義也。而先之以求諸侯。則伯者之心也。然子犯之謀。猶是公私兼舉。而公則一於私。阪泉之兆。以黃帝爲周王。其所戰者。乃叔帶也。非吉而何。公忽以帝自疑。幾忘周天子已伏請隧。圍陽之根平難之後。因而朝王。亦大義也。不比河陽之待朝於王所矣。乃侈然請隧。王拒之。傳接啓南陽於後。知南陽之田。非天子所樂予也。拒其請隧。不得已賜之田三邑。不服公然稱兵於天子之畿內。倉葛一呼。足震晉人之魄。以義始而以不義終。其後事多類此。傳以魯史未備。故功罪並

著之

秋秦晉伐都。莊解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按今在河南

楚闕克。申公屈禦寇子逸以申息之師戍也。商密都別邑二

析以爲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與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析楚

商密接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與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邑一

名曰羽嬰隱蔽之處係結與人詐爲克析得其四俘者昏而

傳城不欲令商密知因非析人析今河南鄭州南有析隈山

有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據血加盟書其上

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休解見縛囚故疑取析見乃降

秦師秦師四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楚

令尹子王追秦師弗及。秦爲兵主遂圍陳爲顓頊子于

顓頊顓頊子楚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

傳大書秦伯師於河上將納子讀者以爲秦伯當不知若

命三日權便
爲示信之地
國原信開
國也爲取人
諸耳誰信之
故晉公
兵思民信有
取焉

何作爲而深惜晉侯辭之不令一展其才及讀至過析圍
商密機詐橫生遂虜子儀子邊夫乃知秦伯爲之有其不
及無或過也雖然以起王室之難求以囚楚臣去尋周縫
楚能世守之豈非霸者之羽翼哉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莊解開也出曰

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

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賈周守

夫於冀趙衰爲原大夫狐肸爲溫大夫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勃鞞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從

讀左補義卷十一 僖公

餒而弗食言其難且仁不忍也故使處原從後

齊霸正盛多魚漏師晉霸方新勃鞞預政柳州西山諸公

之論曰是不刊或曰鞞之對動之以豆粥表飯之威也不

知於翟於齊姻好看作等閒蓋喻何有子餘爲從亡功臣

又爲公增原守之問明中已有成竹鞞特箇小善稱之並

不說起大功若說大功則功臣不少何必得原當處其塔

蓋公暇其塔欲遊其名此鞞之巧於迎合也

讀左補義卷之十一終

讀左補義卷十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埭 校

僖公五

丁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向莊解開也齊地今山東莒州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

弗及公逐齊師至齊地故齊之鄙齊○夏齊人伐我北鄙

齊人伐我北鄙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

見齊師之可畏而書簡可知齊人齊君更文詳累不問大夫

夫將齊大夫自莒十七年齊高厚始逐齊秋惟邾莒同大衛

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

讀左補義卷十二 僖公

借成皆以乞爲名○秋楚人滅麇以麇子歸麇楚同姓國

城○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莒平公莊解開也以號爲稱齊莊子

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齊師助無

宋納孝而公拒之又與楚爲薄之會未聞遣一使於齊也

政齊孝來伐以此二盟爲辭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詳說衛之強大

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詳說衛之強大

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詳說衛之強大

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詳說衛之強大

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詳說衛之強大

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詳說衛之強大

其和之否

王趾將辱於敵邑使下臣執事言執事者齊侯曰魯人恐
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
待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
詞如當謂是也齊侯曰然則無乃齊侯曰然則無乃
室處但有積聚如齊侯也齊侯曰然則無乃
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
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也哉在盟府大師職也太公為太
相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
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共率也桓之功我敝邑
用不敢保聚用此昔盟故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
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齊伐西鄙公追齊至鄆故齊侯怒公前至魯境靡微景况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

盡入目中故整旅復來也不然伐北鄙在魯境外室如懸
磬何以知之且夏為卯辰之月何至草猶未青乎傳音
衛人伐齊於伐北鄙之下蓋衛以偏師伐齊雖不足以乘
齊侯之勝然國已被兵而君猶在道未免驚兢和聖廟定
此意便展喜棄其未入魯境以大義折之可以立時歸去
則衛人伐齊二語正全篇眼目也何恃不恐提出先王之
命盟府之言又迷乃父桓公扶災恤小一段功業今君嗣
位當繼桓之業使先人功烈不墜於地方為象賢之子乃
以弱業襲人盟伏盟逆事反乃父所為而形微之隣稱
兵構怨無已豈非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五字直令愧死
無地隨以君必不然捧轉所謂和而介也微邑不敢保聚

乃不敢以不肖子視君耳孝公如有血性定當憤憤自雄
為齊國繼嗣之主矣仁人之言其利至博非徒解魯難亦
以訓齊侯尼山宋錄大聖東魯先有至人此夫子所以痛
恨於蔽賢之域文仲也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

東門襄仲滅文仲如楚乞師杜預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滅
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
荆舒是德矣斯作頃於前今誘荆伐齊是引封豕豺狼而
噬我姻親也齊亦援盟府之言復之和聖不深恨乎蓋退
師則受命乞師不與知即此便是文仲蔽賢之實前不親
謀柳下而使展喜是與君子臭味不親今乃身隨襄仲而
獨見子玉是與小人氣類相合 齊宋絕無抗天子事而
云不臣大抵告難諸侯時二國未嘗奔問官守故辰以此
為辭
襄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杜預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
封故亦世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軾有疾鬼神弗救而自
殛于夢熊軾之子熊渠有疾楚人廢之而立其弟熊延吾是
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子剛宜申西帥師滅麇以麇
子歸
或曰經襄子不名麇無罪矣然則經書名者豈皆有罪而
應滅乎不名告辭畧不知名也劉公是云衛甯桓叔不敢
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祝融魯后稷甯桓公劉
寧可復責此二國耶楚特利其上地耳

師無城之

都為懷侯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杜預）耳之出也（宋）四年朝楚為平至是叛楚即晉侯自二十傳凡言叛楚當云東楚其說是也（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絳）

宋被圍六越月嬰城死守內外接應必不肯與楚平也觀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想見此時玉帛皮幣盤載八晉而於秦於齊又不知凡幾也蓋殺父之讎剝鉅痛深宗社之外皆非所計至城潰戰後顧不敢出關卒死於絳而襄公嘆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杜預）左右謂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宋與魯公爭立）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言公族）

魯之不義莫大於此發仲為之也然穀何曾為魯有蓋真雍於穀以納雍者誘雍以援魯者誘魯伴與魯結特著申叔一軍伺其動靜如奕者閒閒置子到後來無非要著也下篇狐偃曰齊宋免矣以成穀與魯同觀可見子犯窺見楚人底裏桓公六嬖之子皆不材七大夫桓餘子也並仕於楚可見名陵之盟不特諸夏頌桓之功即荆蠻犬豕不服桓之德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立公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杜預）三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八杞弗地（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杞子來朝也明年執曹伯之下始云楚子八居於中使子王去宋是楚子去後子王獨留圍宋耳按此則圍宋者君

臣遷更無所主名故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宋）公與楚有奸而往會之疏云楚侯一而再見者前目後凡常例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說見二十三公）杞杞不共也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杜預）前年不廢喪紀禮也（不廢之數）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

信公前趨於齊今趨於楚其於杞則春來朝而秋殘其國煽強侮弱何以安伯姬之心乎公於天倫薄矣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郢（杜預）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欲要重於子玉故舉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蔣（子玉為令尹終日而畢舉七人貢三人耳）

老皆賀子文（杜預）子文之酒為賈伯廉孫父向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王曰以靖國也（杜預）此舉其前言之非之請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按人者戰勝而歸也左傳之役以役勝又掩人二息人子不讓而今又讓楚以快子玉而欲他勝也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圄（杜預）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衛已聞是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矣前年楚使申叔於於是乎范於被處（杜預）改政以散其怨也作三

馬云上年秋
命師下牛
無可出也
後生驚恐
前事一併
使便令精
神圖結

鍾云教信
木竹好事
左氏用三
是子除得事

事有必自
行也

軍閔元年晉缺公作一謀元帥中軍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
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
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夏書也
賦納取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
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偃之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
枝欒枝之孫也欒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息父中行御
戎魏犢為右及先軫死又讓於先居後季曰見其缺而薦
之為下軍大夫是田疇之間莫不皆然至晉侯始入而教
公時范宣子能諷其下皆讓皆你趙伯之也晉侯始入而教
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則有
生於是乎出定襄子以示事晉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
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也其用未明於見於是乎伐
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明徵其
信重公曰可矣乎了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
蒐以示之禮明蒐畋作執秩之官秋以正其官民聽不惑
而後用之出穀茂穰宋固穀子玉去宋一戰而伯文之教
也謂明年戰城濮解也
城濮之役晉侯第一偉畧也夫子雖病其論未嘗不大其
功傳體經義力為是戰鋪張而此一篇以臨時選帥平日
教民二意為主戰之勝敗係乎帥傳先從子玉叙入見楚
之敗由帥非其人城濮之帥原軫也宋使方來而報施救
患取威定霸已括城濮一篇大旨作三軍謀元帥非軫而
誰而趙衰忽薦卻縠似故抑原軫然說禮樂而敦詩書與

讀左補義

卷十二

七

剛而無禮正相反與後篇上德德攻者正相合穀如不死
必用軫謀以其有針芥之投也戰之勝係乎民未有文德
不脩而武功成者文德養教之謂也純則為王假亦為霸
晉自戰韓之後幾無一卒可用晉文初入一番振厲示信
示禮示義加以訓練它日晉侯既有畢之虛以觀師曰少
長有禮其可用也根本全在於此故臨時決勝功在先軫
而戰之所以勝者子犯之力也楚賴執宋于孟敗宋於
泓襄以傷斃其子成公不肯終於事雖豈非令子哉楚前
此猶夏猶自出師至此則牽帥陳蔡鄭許圍宋而魯且走
會於圍城之下又得曹衛更服齊宋則中原大勢去矣觀
其將圍宋即選帥帥定即至宋雷厲風迅使中原人自
危豈獨宋哉然後逼出未段方見徒薪止沸如解倒懸後
子玉死晉侯曰莫予毒也已說者謂有喜聲出不知此一
結作者早自傳其事聲矣子文狠心實見子玉有揮霍
才可以毒中原豈知飲醴策勳轉屬他人也子玉伏辜子
文漏網武侯街亭之敗以誤用馬謖上書貶罰子文安得
望其項背哉救患定霸本無病加以報施取威四字其
中便有流毒後此執曹伯配衛侯諸弊政皆先軫其為之
經丑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成衛不
卒成刺之用周禮三刺之法不相沿也疏云刺說也訓而
殺之楚人救衛衛侯曰非晉之罪○三月丙午晉侯入曹
執曹伯界宋人界鄭也執諸侯當以與京師晉欲起○夏四

襄牛衛地按屬河南睢州出居襄牛觀
晉楚之勝敗耳出居不過悅晉之辭
自此至城濮本三篇文字以原軫將中軍上德也為綱篇
末德攻正與此應先軫以下軍佐拔置中軍出自獨斷無
待他人之引屬矣

公子買成衛往解晉伐衛衛楚之晉 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
晉殺子叢以說焉子叢欲與楚成衛 謂楚人曰不卒成也
據經則殺買全為媚楚蓋晉人取五鹿公方在宋郊楚命
移師成衛公遣買成之買以為衛晉師出國人惡楚則楚
不足與也故不卒成而還公以新造之晉豈敢久樹之楚
怒其違命殺之故經誓于救衛之上此實事也方殺子叢
則問救衛不克復懼晉於是告晉曰成衛由買之故今晉

九

歸殺之其告楚則曰買不終成事是以殺之兩借其辭皆
以殺人媚人也此傳書殺子叢於救衛之下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杜解攻曹人戶諸城上 樂晉死人於城
晉侯患之聽輿衆 人之謀曰桡也舍於茲合墓為 將發塚師還焉曹
人克懼遷至曹人墓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死也而攻
之杜解克克恐曹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死也而攻
以其不用倍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
責其功狀 今無人倍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施也
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聞報於何有二于各有勞焉 魏犇負羈
氏按三百人不遇月時亦帶三百部非謂曹大夫如此之多
亦非詩為其公作也先軫能說詩書矣此其後得風致
即共無人倍負羈之宮亦以為保護賢人而報施二字在魏
意中看出耳曰無八負羈之宮則晉師有八人望矣曰免

九

方云叙事之
文最善故
惟左氏於此
篇大義貫穿
兩兩相對此
篇之妙處而
動民所以勝
子正無德無
所以取兵大
魏也中取晉
保能用人言
不獨和夫大
且下及與入
子玉不特不
樂其不從

方云叙事之
文最善故
惟左氏於此
篇大義貫穿
兩兩相對此
篇之妙處而
動民所以勝
子正無德無
所以取兵大
魏也中取晉
保能用人言
不獨和夫大
且下及與入
子玉不特不
樂其不從

王云又倩還
子口中提喻
應字句尾照
臨而所問在
柳只是寄興
雖知誠偽焉
耳

臣等伏以伯樂之孫，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問執也。
伯比之孫
說遷若萬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枹子
漢恩之口
五不從王命曰自枹中使伯樂赴申以請戰請濟
師宋圍依
王怒少與之師唯南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
然宋權也
之楚千選申遣此兵以就南國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太子
有宮甲卒取以給之若敖楚王之祖父葬若敖者手玉
之禍也
六卒子玉宗人之兵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
衛侯而封盟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
取二臣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
不可失矣
言可
先軫曰子與
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
按與精許也言子玉之言有禮子當
不許楚言是
案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
言將爲諸
楚有三施
我有三怨
怨讎已多將何以戰
按子犯之謀先軫一筆描却從亡不如
讀左補義
卷十二
伯公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
私許二國便告絕於
執宛春以怒楚既
戰而後國之
按言既戰決勝負而衛之復不便再
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按
此宋國方撤臣氏謂伐衛之時已撤非也
晉師退軍衷曰以
其云舟宋人蓋以田昇宋人之在會者
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重爲壯曲爲老
豈在久乎
微楚之惠不及此
重耳過楚楚成
退三舍辟之所
以報也
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
皆惠食言以元其
辭注元蒞也其歸謂宋宋若楚之歸
我曲楚直其衆素飽
按
外傳所尚先也宋謂而宋若楚之歸
其衆退氣
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
他有事也
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
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
皆齊
蔡小子杵臼
穆公
次于城濮
地

方云晉侯行
德有禮而勤
民俱見於此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傳公

生

十三

金卷二 儲公

十三

金卷二 儲公

十三

此出德政
拾金局

踐王宮之庭。言曰：皆獎助王室，無相害也。有渝發此。盟明神靈也。之俾使陳順其師，無克祚國。及其宣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後用。

斯時楚氛益急，周室及列國諸侯岌岌矣。又不比齊桓之世，止爭一鄒也。城濮之戰，楚師大創，而二百餘年不受其并吞者，皆一戰之力。傳中語語歸重先軫，軫為元帥，晉文尊懷之功所從立也。通篇以我可戰，彼肯戰，二意為主。細分之為六大段：自圍曹至分曹田為一段，殺賴頭以上為入曹事，以下為虐處曹衛以怒楚事，區區之曹不能節克，猶待與人為遷葬之謀，晉人兵力畧見一斑。況從亡之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 南

臣奸命，熟官則晉之諸將懼不可用。後發有莘之虛，晉侯及此，慮以與楚戰，能必勝乎？便有不能無藉於外援。意然齊秦兩大安能與我？於是先軫定計，使二國忽怨楚德，求晉來齊秦，遂合為一。此在我有可戰之具也。楚子居申至從晉師為第二段，先軫以為楚愛曹衛，必不釋宋之圍，而楚子忽居下申，且使子玉去宋，豈棄曹衛不顧耶？不知晉分田界宋之時，即齊秦受賂告楚之時。去宋者從齊秦之請也，即以復曹衛者使齊秦要晉，或不從則齊秦之怨不在楚而在晉矣。蓋楚子意在不戰，故晉之謂矣。之下定有一番命子玉之辭，傳點明楚愛曹衛，又點使子玉去宋，則已緊括之矣。而子玉意主於戰，使伯勞復命以為撤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 主

宋圍而請復曹衛，曹衛未必復也。吾愛曹衛，不如濟師。晉之倘或不許，即可決戰。其意與楚子不合，而不能難也。故怒而少與之師，不然楚成豈不足以制得臣哉？觀子玉使告晉曰：君復曹衛，則臣亦釋宋圍。固知早以此謀告楚子也。而先軫又定計，曹衛告絕，宛春見囚，使子玉怒不可忍，則無不戰也。晉師退至次，於城濮為第三段。知子玉肯戰矣。至此不妨故作紆回，不敢忘楚君之惠，退辟三舍，其實明示之怯，以堅子玉之心。且以我有禮形彼無禮，陰激四國將士之怒。觀下子犯云：曲在彼，子玉云：今日必無晉可見。楚師背鄴至詰朝，將見為第四段。在我可戰矣。而晉侯忽而與諸將忽而楚惠忽而噩夢，情恐于慮一失。子犯告以得天，又云：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蓋子犯為從亡元舅，言臨計從，故先軫使之力承當。可見晉侯審慎與剛愎之子玉正相反也。晉車七百乘至癸酉而還，為第五段。蓋楚人據險而陳，苟非誘之出，不可以猝敗也。晉師精銳在中軍，元帥帥之，而與公族皆為伏卒。於是晉臣以下重直衝陳蔡，楚右師潰。子玉進軍接戰，孤毛堅二旆與之敵，伴北二旆者中軍公族之旗也。樂枝曳柴作大奔狀，子玉望師煙塵漲天，不見二旆，以為公與原軫皆走。廐師急馳，猝然伏發，原軫卻添起而橫擊之。左師及中軍分為二首，尾不顧而二狐以上軍夾攻子西，樂枝復以下軍回擊楚遂不支。子玉收卒不敢收，左師亦潰，然則將戰以前著著

此敘敘得臣
將待後
服之耶與大
之服相映
方云子玉戰
而之事與楚
子戰後之命
及止用所
二主直捷
季自敗師
然無是謂
神施鬼設

佈置臨戰之時。事應手此正為先。慘也。自甲午至未
為第六段。鄭伯來歸。諸侯聽命。取威定霸。大功已成。天王
親勞三觀。愛策。是上段語語出力。此段語語稱皇。然無上
一段。則下段何由致之。可知大略。戎幣。彤弓。旅矢。與輻輳
鞅。軒。利。應。再拜。稍。首。奉。揚。休。命。與。少。長。有。禮。相。應。為。晉。侯
無非暗寫先軫也。信字承盟詞來。因以德字結通篇。言楚
用剛愎之人。故以威力偵事。晉用稱說德義之人。上德而
以德攻楚。故勝也。經書晉侯。傳予先軫。予先軫。即發明予
晉侯之義。而聖人所謂論者。亦自顯然。召陵之役。彼得
不挂滿意。以敵手是子文。城濮之役。彼得盡情。以主兵是
子玉。夷吾先軫。雖有正有。而有功周室。則同。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瓊弁。以鹿子皮為之。
如星。瓊。求。雲。會。弁。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載。
之。廣。水。草。之。交。日。廣。按。主。諸。今。何。南。歸。德。府。治。東。北。有。孟。
而。成。夢。也。弗。致。此。為。宋。澤。臣。楚。所。有。見。楚。君。臣。志。在。滅。宋。故。積。
○通。作。謂。弗。致。也。大。心。子。孫。伯。與。子。西。使。榮。黃。季。諫。復。故。因。
黃。弗。致。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泥。瓊。玉。乎。是。葬。土。也。而。
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
不。勤。民。實。自。敗。也。楚。史。問。答。隨。行。所。遇。原。有。和。其。山。川。之。應。
以。取。敗。則。淫。祀。也。而。謂。其。神。之。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大。若。入。其。
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一。也。子。弟。中。國。攻。中。國。而。死。言。何。以。見。其。
敵。如。是。役。陳。蔡。為。有。中。息。為。左。營。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
軍。皆。王。族。未。嘗。肯。使。其。孫。伯。與。子。西。使。榮。黃。季。諫。復。故。因。
思。之。老。何。申。息。一。也。子。弟。中。國。攻。中。國。而。死。言。何。以。見。其。
情。也。陳。蔡。之。人。地。則。不。同。矣。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

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二子以此告。王使及連穀而死。連
穀。王。無。故。命。故。曰。殺。也。按。文。十。年。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傳。云。王。使。子。玉。無。死。不。及。故。不。叙。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喜。見。於。色。補。曰。莫。余。毒。也。已。為。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
不。在。民。矣。民。使。之。職。非。謂。其。不。在。民。矣。也。
春秋多怪。祀子玉。可謂持正而榮黃輩謂昇之以濟師而
不昇。則自敗濟師者。益兵之謂也。關伯比黃。故晉避
三舍。楚衆欲止。不可者。獨一子玉。卽其子大心。亦知其必
敗也。榮黃以國人信鬼。命之沈玉。謂有神助。以鼓其奮往
之氣。猶之益兵也。又隱示以楚衆不可用以遏子玉之驕
而子玉自恃其才。孟諸之虞。如探囊神道。設教奚為乎。故
請戰則曰。戲。將戰則曰。必無晉。此天奪其魄而自敗也。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僖公 七

子玉剛愎。有為。如憤兵報復。晉君臣能無肝食。子玉死而
晉之喜可知矣。以見從前之危懼。正為此入。而後此之無
所忌憚。正為此人之已死也。楚國令尹。以強橫變詐。工
於術。夏者為功。而聖人之意。正以守已奉法為賢也。譬如
為盜者。在彼縣中。以善殺人掠取財物。多者為能。而自王
法視之。則免其能。自投首者。否則守巢不出。罪猶未減。春
秋於楚臣。當如是觀。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元咺。從公公使殺
之。咺不廢命。奉夷叔。孔。說。法。安。以。人。守。六。月。晉。人。復。衛。侯。
以。叔。武。安。盟。於。濮。甯。武。子。命。與。衛。人。盟。於。宛。濮。衛。曰。天。禍。衛。
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也。

經 143—418

結得正大不
專執上三聖

一氣貫來如
許股勢手執
衛侯却不言
替人不加替
人之秋也

厚之氣貫來如許股勢手執衛侯却不言替人不加替人之秋也

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人
文刑三罪顛頤何以獨載前篇蓋顛違命在入曹時則首
段違命之誅正映照後段無人不用品也若晉楚交鋒方
寫兵力之盛何處插入亡旗奸命之事故另作一篇而從
前未到者俱收於此引詩以綏四方正與下篇元咺之
訟相對殺上策則鍼莊子刑及無辜擅作威福四方所以
不服也覺晉自城濮之戰獻俘校誡受賞策勳衛自城濮
之後死生罪獄流離顛沛兩篇並列功首罪魁一覽可見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按此為下文
衛侯與元咺訟殺公子伋齊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

讀左補義

卷十二傳公

三

大士而欲官則合大命歸不躬生微訟元咺又不宜與其
正若今長吏有罪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衛侯
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則為衛子職納案
館焉素衣素裳也衛侯以盛衣亦可盛食則廷案以元
咺歸于衛立公子伋齊公

此討衛也本元咺訟衛侯而曰衛侯與元咺訟猶天王狩
于河陽之義先叙為輔為坐為大士復叙殺士榮則鍼莊
子免衛侯執衛侯一似天子之庭大司寇決獄不待六聽
入議而生者生死忽插歸之於京師一語方知決此
獄者為強國之諸侯也竊生殺之權奈君臣之位其惡與
用節子同其罪在國陽樊之上

此以明詩義

此以明詩義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侍
狩因得聖臣之體按補正云侍衛幸也非也傳加一且字
則此特自是田獵之謂冬獵曰狩使王行冬狩之典而諸侯
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按梁曰諸侯天子也全天
字該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河陽實以屬晉非
魯有常所故河陽非當狩之地且明德也以明晉之功德按
若云德守則不得言非其地矣
河陽去京師不過百里諸侯駐師於溫至洛朝王豈非東
周盛事齊桓初霸秦人未嘗與衣冠之會今既在列同詣
京師使西邽雄長知天澤之嚴何至臨周北門趨乘而過
乎乃重耳不明大義軫僂不能以道齊君徒知率諸侯見
天子為尊王而不知會天子為不臣故魯史直謂晉侯召

讀左補義

卷十二傳公

三

王也夫子以天子自稱為文一則全天子之尊非諸侯所
得會一則諒其為王之志而深諱其名王之名傳之釋經
精矣溫晉之賜邑溫原遠周乃後日事若此時則孤潯方
為溫大夫蓋河陽之地有賜晉者有未賜者必舉河陽亦
諱言溫也總來地曰河陽指一地曰溫本通
丁丑諸侯同許晉侯有疾曹伯之暨侯孺貨筮史
史使曰以曹為解按使之言晉侯曰當復曹以自解免則
恒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那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
之昭也叔振鐸曹叔封那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
兄弟非禮也與衛侯命曹叔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
罰非刑也衛侯已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合此三者君

將若之何按隱然見解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此討許也以國許爲主天王下狩陳蔡及鄭久服于楚者

畢朝許復不至宜伯主之間罪矣乃令十一國之師許終

從楚先備賈諸侯之不用力非也伯主服諸侯禮刑信耳

三者無足視許以爲一旦從晉不爲弦黃之亡則爲曹衛

之辱耳是以不服也中段詳敘曹事以釋經不予國許之

義呂氏云桓文先破楚之黨與是故桓先有事於蔡文

先有事於曹衛左氏於蔡則曰爲蔡姬故于曹衛則曰觀

裸與塊故毛舉細故而二公安接之烈不章予謂非然也

曹衛非大惡晉交原只披楚之黨楚敗則可以復矣況已

告絕於楚乎乃衛則欲殺之也曹與衛同執不與備復

也其刻酷之心非有夙怨必不至此左氏灼見其故以著

其假公濟私之實至齊桓之於蔡姬乃假以爲名使楚人

不覺非可以一律論也或謂衛侯歸國經以殺叔武名

之曹伯歸國以行賂名之豈知鄭世子忽衛侯衍其復歸

豈亦以殺弟名乎衛成之歸亦以賂何獨曹也夫不責受

賂之音而專責乞命之曹以臣子不得已之苦衷而適貽

君父以斥名之辱恐朱必然毛西河謂出奔歸國例當書

名至何以例稱名竟未之及愚按出奔歸國危疑之際所

當慎也故特書名宋真宗初立時宰相呂端平身殿下請

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即此意也否則衛太

子至闕下成帝子在民間鴻鵠易勝言哉

讀左補義

卷十二信公

三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有行先蔑將左

行解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擊二音計

讀左補義

卷十二信公

三

特提出無禮
於吾非無禮
於秦也僕伏
周問之根
汪云生平頂
戴起此傾吐

讀左補義

卷十二 律公

三

重云使乎犯
之請行則強
亦有不利但
文公新伯游
誣實過之不
救犯也
一論見同鄉
之議是金篇

讀生補義

四

卷十三倍公

讀左補義 卷十三倍公

五

溫于晉泉無役不從晉侯自衛莊公命後威福由已其龍
遇于天子得志于諸侯穆皆親見之忌心已不可遏晉侯
伐師獨與秦偕其實晉烟之好已離也燭之武與秦伯
之意言亡鄭于秦無益有害其最得力處在行李往來數
語蓋秦伯有志東舉主盟中夏東道主三字正中肺腑又
以前日之晉一證既修其雄心又動其夙怨秦伯聞之覺
從前無役不從大非爲已之策固與之盟結鄭好也且爲
之成圖中原也自此秦晉交兵七十餘年晉失秦援反增
一敵秦師暴骨毒遍生靈非均失策哉末叙鄭公子蘭事
不忍與國宗國晉人不奪其志使之待命於東皆有古人
之風焉鄭人逆蘭爲太子而求成于晉可知鄭本服晉此

叙明

冬王使周公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醴。昌歆昌蒲道自然
醴醴上聲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
象其德薦五味嘉嘉穀醴虎形以獻其功嘉穀嘉稻黍也以
象武也按象德獻功分書之者吾何以堪之

天子享諸侯之禮而魯用之享賓此與歌湛露彤弓同故
周公言已不敢當而魯之失禮自見杜解既不甚明而孔
疏誤引周官掌客王巡守主國之君供膳百官從者之禮

與叙斷注和

讀左補義 卷十三倍公

六

遂致傳旨全晦不知昌歆即醴人所謂昌本是也嘉穀形
醴即籩人所謂曰黑形醴是也王者祭祀賓客皆用之諸
侯不得僭也諸侯但朝王所王遂使三公兼冢宰者下
聘聘主兼及與朝之列侯周室陵夷極矣周公爲天子大
臣卿命至魯亦自知其非禮乎齊桓之朝王禁明而王臣
不下聘者六十年晉霸之不如桓也豈一二數哉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隱桓以來王臣聘魯者凡六皆不報聘也周公至而襄仲
往見魯周有人諸侯不敢肆然公不親行非禮也聘周聘
晉皆初事也襄仲兩事兼出傳著一初字于聘晉而周言
將不言初晉近於周也傳蓋體經遂字之義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濟西田分曹地也
今直隸開州有斷邱城
○冬杞伯姬來求婦免性免猶織也
魯之娶哀姜也○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帝丘故衛
今直隸開州有斷邱城

是乃以侯使滅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地名
今直隸開州有斷邱城人告曰晉新得諸
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
於齊也曹地也文仲不書諸田而已非聘享會
曹田也同也齊水自榮陽東過魯之西襄仲如晉拜

或疑晉侯既執其君安得復分其田况魯無功於晉安得

齊河州曰乃不郊者焉不郊之謂也亦郊之謂也人不得於此則郊之謂也仍未忘乎郊之辭也

讀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

七

分田及傳則取者以兵力取之也非也公羊謂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耳莊十八年公追戎至濟西則濟西本魯田而為曹侵得者傳曰盡曹田言盡所侵魯田歸之豈盡以曹國之田與魯哉晉侯主盟諸侯正小國疆界非以報怨之故亦非以魯有功干晉也或曰城濮之役曹田早界宋矣不知前此特激楚之怒耳及曹衛復而田亦俱復歸其君而奪其田無是理也卿出必書經不書文仲者趙氏曰晉大夫驅理曹田以分諸侯文仲至分田處受之非以使禮如晉故不書於策濟西田說者疑非曹地鄭漁仲曰魯之濟西北曹北比晉傳必有據矣傳云分曹田又曰盡曹田拜曹田正反托經一取字之義張氏曰無王命以正

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往邠諸侯不得郊天魯亦郊焉為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而卜其牲日牲與日知吉則卜上句更上一乃成爲四卜四卜則三望每旬一卜至四月上句更上一乃成爲四卜四卜則三望皆用辛日二月上句更上一乃成爲四卜四卜則三望辛日三望皆不吉則不郊已久而爲常祀矣不必卜日曰其宜祀精言魯之傳郊已久而爲常祀矣不必卜日曰牛既得吉且則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慢瀆龜策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郊者王者祭天之名禮行於郊故曰郊郊有二一爲報反之祭在子月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又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官大司樂祭天於圓邱仲夏之十一月周之正月也

讀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

八

一爲祈穀之祭在寅月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桓六年傳云啓蟄而郊月令孟春祈穀於土帝是也孟春者夏之正月啓蟄則正月之中氣朱子謂漢太初以前啓蟄爲正月中氣故二月初旬即寅月中氣之時乃周之四月也禮惟報反之郊爲大記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祈穀亦謂郊者以行於郊耳其重非報反之比董子曰魯郊不千日之至避王室也故魯但借祈穀之郊而未嘗借報反之郊張氏已言之朱子闕宮詩亦舉其說乃雜記引孟獻子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不知可以者泛言恆禮不可以證魯用日至之郊明堂位曰孟春魯侯祀帝於郊王氏炎曰此夏之孟春不從鄭註子月之說則魯郊之

爲祈穀明矣而或云宜三年正月郊牛傷不郊猶三望使牛不傷則正月郊矣正月而郊則日至之郊也非也正月但卜牛耳郊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而後用之四月郊則正月當卜牛矣非謂卜牛此月郊亦此月也望行於郊後魯既不郊故先時而望遲速任意此宜三年成七年同爲牛傷不郊而一望於春一望於夏皆失禮之甚也如以卜牛之時即爲郊時何以定十五年牛傷至五月而郊亥元年牛傷至四月而郊乎然則主廟謂魯日至祭天寅月又郊以祈穀馬昭謂魯郊月或用子或用寅皆不足據也望祭名望而祭之也春秋云三望周禮云四望鄭司農以日月星海爲四望杜預釋左因以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

卷十三 僖公

九

耳
陳謙
氏本

作三軍是年久又增置三行儼然天子六軍矣至此又廢

鬼神三句就
樹言相之不
享二句就帝
師言不可以
問斷康叔言
用三層寫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卜曰三百年孔疏案史記衛世家及年表衛從此年以後歷

十九君植國四十年衛元君乃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
 徙于邢王子角代立秦廣爲庶人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
 享_也孫居帝即享祭也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
 類不歆其祀_{欲料}杞郕何事_{言杞郕夏後}相之不享於此久
 矣非衛之罪也_{言帝即久不祀}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諸侯受命請改祀命_{改祀相}各有常祀

衛懿帝邱避狄人也晉文居狄十二年有昏姻之好故于狄聽之而小國遂不勝其殘惟有定讖者乃不爲鬼神所惑武子忠貞其輔成公卒爲令主遷于帝邱不滅文公中興至戰國時嗣君更號爲君猶守濮陽濮陽者帝邱也

卷十三 僖公

+

至秦始皇徙封元君於野王縣而帝邱始失何止三百年
乎此卜爲不驗矣有以左氏爲秦時人者可據此正之
鄭洩駕杜解鄭大夫隱五年洩駕恐公子瓊文公伯亦恐
之故公子瓊出奔楚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提卒○
癸巳穆公○衛人侵狄○杜預報前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
年秋國衛衛人及狄盟狄盧駟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公咻立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於晉荀陽處父位解晉大夫報之晉

自僖十九年宋襄圍荊楚始與夏盟其後宣申來獻捷而楚大夫始通中國至於晉則絕不與通者至此與楚平以

盜方遠謀行劫賊入乎而偷者隨之無一得脫者但竄其東西而北小不足以盡其奇姓孫氏謂此賊宜八

冬晉文公辛庚辰將殯於曲沃杜預云城也曲沃有晉宮焉疏云殯于西郭亦下棺于地故爲空棺禮諸侯五日而殯疏經文公以凶郭卒出綵柩而明日即殯者以曲沃遠故早有耳○空彼驗反出綵柩有聲如牛○如牛响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偃出故曰君命大事或事也。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秦穆公曰鄭人使我掌其柩

十一

門之管也。若涓師以來國可得也。舊志曲不在晉穆公訪諸
 蹇叔。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
 之，無乃不可乎？按遠主，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
 惻心。此兩句料得精審，按惻心謂一時惻隱之心也。
 行千里，其誰不知？不特鄭備公辭焉，其言曰：孟明、西乞術
 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世族稱以孟明爲百里奚之蹇
 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南
 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惻不可用，疏
 按補正淮南子以中壽爲七十，與此交義合。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樂
 師必於殽，今河南水寧縣北有轅山，役有二陵焉。大陵，其南
 陵，夏后皋之墓也；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

師途東

此爲滅滑敗魏張本當連下二篇詭智力窮蹇叔也春秋凡講信修睦不忍殘民構怨者聖人予之蹇叔之言聖人之所予者也穆公不用兵連禍結夫子錄秦誓一則爲悔過用人之法一則爲懷諫棄師之戒左氏體此義故處處歸注蹇叔而此一篇首段秦師伐東其謀甚闕而極已有蹇偃已先覺諸大夫已其知而杞子乃曰滑師而來也秦欲伐鄭鄭尚不聞而蹇叔提出晉人禦師必於蔽明見于里之外而秦伯則曰爾何知也南陵北陵說得鑒鑒可

讀左補義

注

據一以感動秦伯使止三帥之行一則明告三帥侯卿不
利或可飲兵而歸也秦師遂東在三帥自是興會踴躍在
蹇叔心目中已注殺尸
經甲午三寸有三年春壬子月秦八八滑世堅滅而書八不能有其地○齊
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補正及者疎夷狄之辭
按以大夫特告故書人於已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
取訾婁按邾地書在濟寧州界○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今山西太谷縣○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
東南有箕城
公薨于小寢小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萬
誤傳誤甚不然之獨此從於誤不可謂其為長歷推按言經
亥日有食之此乙巳距壬辰然已四十八九○限霜不殺草李梅
日則在十一月明矣此以經證經也

實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補正五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順氣不設草字悔實此洪範所謂恒煥者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秦師過周北門在鄭王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兵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此篇見左傳卷十三

笑於孺子之王孫由其狎侮老成之蹇叔鄭知秦師由弦高告之是用明寫故視客辭客客奔字字實下假知有秦師是用暗寫故下假何以知之並不提明然其暗寫處却用明說云有西師云擊之大捷絕不作一含糊語蓋不如是不足以一諸大夫之心其明寫處却用暗說弦高犒師並不說其襲鄭皇武辭客並不指其內應使之自會不如是安能談笑而使之奔也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往解迎勞送去曰贈賄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為公如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在解我也按見先軫

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先軫曰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謂秦則無禮何施之為

施不足顧也吾聞之一曰縱敵敗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遂發命遠與妻戎子墨衰經

服從戎梁卻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故墨之梁卻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記禮所由變文謂文公始適秦秦穆請三帥孟明曰彼實誘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也

以遠致結
汪云若服與
越級應制所
而哭與哭十
哭師應求恹
一筆吊勸後

此釋經敗散之義歸重蹇叔以深罪秦伯也故以違蹇叔起以違蹇叔結秦伯有爭霸之心杞子戍鄭爲規取東商之計獨楚申叔戌救之謀也然東距於晉動見掣肘至晉父已卒謂襄公在掌捭中一軍取鄭東諸侯皆可畏服

卷十三 僖公
韋叔之謀所以不用也。孟明恃勇貪功之徒過周。趙乘見其無王無故滅滑。見其不義。三年拜賜。見祭穆。憐怨殃民。皆由此輩往。意此秦之所謂良臣。孟子之所謂民賊。苟非般之敗。將觀兵問鼎。何獨楚旅哉。故文之弱在城濮。襄之繼弱在穀。

滑爲文王之後齊桓時同盟於幽後鄭嘗入滑蓋近鄭而
障於晉者秦滅之而盟土不問則蠲蕪荒矣故敗之是也
卽縱學將事亦是也而吾爲先軫晉者以其慮之之道未
能盡善也滑兄弟之國秦不得而入之晉亦不得而有之
也齊桓之存三亡國義聲震於天下乃秦入之晉有之是
滅滑者不在秦而在晉矣惡足以服秦穆之心哉夫伐秦

明以先輪爲王
常叙凡屏牖
職事則爲
善侯御伏之
敗將已暗焉
矜將中平之
功人佐死之
叙其節又見
中軍無得甲
段明叙排鉄
之臂可矣父

師公義也報秦施私恩也公義既伸則亦當憶其私恩禮
三帥而歸之予以文告如後呂相所謂懼社稷之傾而願
赦罪於穆公者行諸實事夫何待文嬴之請也夫秦嘗喪
惠公矣穆姬登空傍新而惠公卒歸嬴之請夫亦有自也
且先軫誤矣楚吾寇讎也秦吾昏姻也昏姻而及此吾之
不幸也既敗秦師而猶視爲寇讎不至七十年兵連禍結
而不止也吾視爲寇讎楚轉爲昏姻以謀我而晉卒爲楚
弱謀及子孫者顧如是乎迫不顧而唾自討而殉雖曰補
過更爲吾君失一良佐矣先軫曰數世之患吾於先軫亦
云殺之敗公穀云匹馬焚輪無反者而傳於前篇曰余
收爾骨焉下取王官曰封彼尸而已必不以全軍覆沒等

語輕入簡編一則恐啓嗜殺一則不忍形容也
狄侵齊因晉伐也晉滅文公死來侵春秋皆非
伯主時伐整頓如何成中國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陞之役從驪在二
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
仲復伐邾晉亦因晉襄
以故小國

因晉喪也。一語爲兩傳主。臍傳若曰。色猶狄也。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復自狄。千在解先軫曰。夫逞志於君而謂不顧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異於人。初。臼季使過冀。晉邑。按今山西河見冀缺。掘也。其妻藍。野饋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承事如祭。常謙敬也。亡之則也。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公在二十四年
對曰舜之罪也經
其舉也與禹
子不祇兄不支弟不共不相及也
無以下體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
先茅之縣
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黃
先軫恐不顧而唾強敵之患未除無君之慚已伏入狄死
之以明國有常刑一若烟知後此六卿專政而豫杜其幾
也故殺之役先軫定議而屈世之霸基立箕之役先軫捐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聞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樂豈止

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 七

是哉 文襄之用卻缺有齊桓舍射鈞之風焉然鮑叔於
管子信之平牛而晉臣於卻缺得於俄頃較勝一籌矣當
是時勳舊才望之臣衆矣而中軍之將獨使且居襄職非
有薦剡出自心裁後生新進遂躋居子犯子餘之上而子
餘且為其佐是孤趙之公衛志私正典高國同
先軫大功偉節凜凜生氣與欲統晉侯者不啻天淵之隔
而二子皆賢均為簡用君無成心國無異議此其所以相
繼而世霸也 狄之強壯矣中原無不受寄自邢衛黎之
滅且助叔帶以伐天王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宿辰身與其
難相文不能加以一矢也今乘晉告喪有秦師遂伐晉至
箕箕晉地也而晉侯率師大敗之其後狄遂猖獗震聲此

一役也紹桓文之業而有功於天下者大也傳故力表先
軫卻缺之功以發明聖經節取足職之義晉人不以親將
告也

冬公如齊朝且用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就所安不
終于寢寢

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 六

魯頌僖公諸善政無不綴惡載有其過之無不及也故
諸事皆不必善即僭郊禘亦未嘗善始郊始禘也其書者
因事變而紀之耳然則先君之過未嘗不諱而先君之善
夫豈忍沒之

晉陳鄭伐許討其賊於楚也

襄公繼厥厥敗狄復伐許以威楚許自是不貳晉又可
謂有子矣書人君不親將也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環
楚門于栢扶之門取獲于周氏之在也中領外僕楚屯禽之
以獻段段以文夫人欲而葬之鄭城之下言穆公所以縱有
國鄭城古鄭國按今河南
客城東北○鄭古外反

上齊在此
是皆爲處父
出力

讀左補義

卷十三 傳公

十九

楚師故與之相要而楚不敢竟渡。駕以待者。示以欲薄之。形使其必出於紆我。一策。豈知楚師竟退。卽硬坐以遁之名。此堯瑱之計。令人賤惡。慘所不爲也。侵蔡之役。經何以不書。蓋晉旣無功。楚未得志。未當來告。魯史不得而詳也。

葬僖公緩任解公實今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作主非禮也
劉原父曰常以緩作主爲切此傳文三年二月作僖公主之
義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當於葬後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
人不知作主當於葬後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
遲至明年則尤緩常從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
祀於主附注父母朝夕之喪無時既虞乃卒哭謂卒此無時之
應云諸侯五月而葬葬後虞月一虞祔祔于廟
之後明日爲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以主祔廟祔祔于廟
冬祭曰烝秋哭曰嘗三年禮畢又太極乃皆同於吉讀禮近
考祔後練祔祔之祭特祀死者於去至除喪之後乃始遷主

於新廟而行丞禘於廟爾其所謂廟乃喪畢還主之新廟也按此述魯史相傳之例其實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三年喪畢之祭也且禘於大祖之廟非禘於新廟也左氏以經有吉禘莊公之女嫁魯禘言之耳

杜預欲伸其天子無三年喪之說謂卒哭之後四時常祭如舊此與王制喪三年不祭小記喪者不祭曾子問兩言總不祭論語三年不爲禮樂無不相戾其謬夫人知之矣其云新死之神祔之于祖而木主特用喪禮祭於寢此本服虔鄭康成之說先儒多從之讀禮通考言之甚詳然終不如萬氏之以經證經也大意謂祔廟後如遷主於寢傳言特祭於寢可矣何以言主主已祔廟言主則在廟中可知也且反寢爲禮之大節士虞記自虞至禪無不縷述而獨無遷寢之文又擅弓設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讀左補義

卷十三 僖公

辛

亦以旣祔以後親日以遠周之邀不如殷之紆也。若主仍反寢則孔子何必善殷又曾子問已葬而世子生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祔三月乃名於祔云已葬虞祔之後也。祔祔廟也主祔乎祖卽將來之祔廟故云告於祔若主猶在寢當云告於寢耳安得言祔乎朱子從鄭說謂主反於寢猶日上食以展孝思夫上食不徹几筵乃殯宮朝夕之奠反哭之後不奠夫旣不奠矣主猶在寢得毋褻乎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旣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傳曰周人以諱事神若反寢而朝夕上食仍以人道事之非以神道矣孔氏謂卒哭則不復饋食是也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藏主也何休謂明年練祭

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粟也。蓋惟虞主在廟。故埋之於廟中。之兩階。練主亦在廟。故祭畢而藏於廟之西壁。皆廟中也。非寢也。故未葬有反哭於寢之禮。耐廟無反主於寢之事。此皆以經釋經也。然謂當耐練時卽遷廟。亦未盡合。陳氏曰。耐者附也。言耐祭於祖也。士虞記曰。降耐耐於爾皇祖某甫。明日以其班耐。又有兩告之文。是耐主時。祖主未遷之明證也。則廟猶祖廟。而非新死者之廟。新主旣不。可與祖並居。又不可旁列。以失其尊。當別爲一室以奉耐主。期年易以練主。皆在廟中。若後世之同堂異室者。其自故處而遷于新廟。則旣禫之後也。遷廟必於旣禫之後者。耐祭之後。有大小祥禫三祭。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

讀左補義

卷一三

主。

冠服雖趨於吉而未純乎吉。禴後則純乎吉也。故賈逵服虔范甯呂與叔謂三年喪畢而後遷廟也是杜云三年遷廟皆同於吉其說之可從者也。

讀左補義卷十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増叅

男
直
校

文公（孔）名與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以襄
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經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杜解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噴年無君○二月癸

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伯庸諸侯爲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孫○捕

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衛邑按今直隸開川北有古戚城此大夫專會諸侯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成王統于頹王
商○立。○憂倫反。

○公孫敖如齊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世解魯大夫慶父子聞其能

者以二子故
也叔服已灼
見其異日矣

於三月也。王時也。發於甲午。王於中。歸

於冬月三日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恭之日三百六十有

以正月有餘日則踐之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愆過○舉

正於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不失其常故無疑惑

一歲三百六十日。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爲

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爲朔虛以氣盈朔虛之

三

經書衛人伐
晉可知諸侯
伐晉之說其
詳

餘日積而成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三歲一閏。五歲
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閏月有節氣。
無中氣。閏月之前中氣在晦。閏月之後中氣在朔。王肅云。
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
以為閏。然則隨斗所指兩辰之間。即以爲閏月。不必定歸
於十有二月也。春秋時。歷法尙疎。不論中氣有無。但積其
餘日。至二年強半之後。輒歸之於歲終。十有二月置閏。故
凡經傳之文。言閏。不言月者。言閏。則歲之終可知也。今置
閏。在三月。或者在兩辰之間乎。然非當時歷法。故史以爲
非禮。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莊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
孤兒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莊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
諸侯繼世必命之天子喪葬以錫也。是役而命之此年則
見天子錫命之軼。故主以錫是也。叔孫得臣如周拜命。
在喪非錫命之時。未朝無錫命之禮。然則公將奈何。遺得
臣往拜辭。服闋。以士服見。受命而歸。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莊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
伐縣。營及匡。按今河南扶溝。晉襄公既葬。而孔達莊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
諸侯而伐衛。按傳見書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
今不朝。于是效衛。致禍。時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
在溫。故勸之。且子餘反。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
溫。先且居。晉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
獲孫昭子。食戚。已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以距晉。林解之。謂我爲衛。衛求和。衛孔達帥師伐晉。

結句補全

君子以爲古者。越國而謀。按古者事機未明。則往謀於人。
於謀。但言衛成遠謀之不見。若今日時勢。雖力相向。何待
而陳共。其策之不戰可見。

天下諸侯無朝王者。晉一行之。欲以此服諸侯。當來告。而
經制之可也。傳曰。晉侯祥。則三年之喪未終。非介圭入覲
之時。東萊又以伐衛而行。朝王非其本意。然此猶非聖人
所深求也。傳曰。朝王於溫。溫者。晉之賜邑。在南陽之內。去
王都百里。杜註云。時王在溫。王何以在溫。蓋晉侯新立。王
欲結歡於晉。聞其至南陽。而欲親勞之。故臨其賜邑也。襄
王乃父之故習。不朝王於京師。而朝於溫。不得爲朝王矣。
君子以爲古者。蓋發明聖人交罪晉衛之義。周初盛時。諸侯
行朝禮於天子。晉衛皆侯。爵無相朝者。今則盟主是崇矣。

卷十四 文公

論時不朝伐其與國。非取禍之逆乎。一則譏晉喪全昧。古
道而刻以求人。一則譏衛成不識時宜。而遽欲反古也。
秋。晉侯彊戚田。故公孫放舍之。晉取衛田
正其疆界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
也。商臣少。而又多愛。難乃亂也。楚國之舉也。恆在少者。且
是人也。雖目而射。聲忍人也。不能忍。行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
立王子職。商臣而然。大子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
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成王妹嫁於而勿敬也。
從之。江芊怒。曰。呼。發也。役夫。解者。宜君王之欲殺女。而
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職不能事。曰。不能。
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君試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

列國聘問往來不以兵革侵民故史以爲禮而他無論焉哉世之事也

忍人二字一篇主腦竊目豺聲描寫忍人刻酷子上爲令尹南臣雖兇猶不敢動於惡因先請殺之殺子上之故於此補出後此滅江之故於此伏根商臣弑父自立而史官直以名告諸侯想見當時史筆之直望溪以爲史官得之傳聞而書非也書人書國豈必無傳聞克惡如磨推行殺二太史卒以名告不可謂楚無良史也且商臣以宮甲圖

卷十四 文公

175

此語可作案
第一篇讀

嚮師而哭。叙其言曰。孤之過。孤之罪。以見其受過之勇。此則曰是食故。又曰孤實貪直。自挾其受病之根。已有悔過之意。而卒不能自克。致有彭衝之師。則孟明之不能將順其美。而兵敗思報也。

卷十四 文公

經 143—433

賁而偷生反
照
猶用孟明伯
欲報怨也
孟助師敗厚
庸志在於職
成子懼不與
敵志在於守
見者自有人
料其積銳再
來早立身於
不敗也首尾
融壘一氣

也。晉梁弘御戎，秦駒爲右職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因呼萊駒失戈，俱暉取戈以斬，因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筭之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俱暉怒其友曰：「豈死之暉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欲其殺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室，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疏云。鄭氏謂明堂在國之陽，填廟別處，杜不從附也。周志今見逸周書大匡解。

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死而不義，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今見然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今按七字可平于古不自量之氣。子姑待之及彭衙旣陳以其屬屈已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按旣旣陳二陣或謂晉師以君子謂狼暉於是乎君子詩小曰君子如怒誰掩取其謀矣。

讀左補義卷十四文公六

亂麻過沮言君子之怒必以止又雅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大曰毋念也爾祖聿脩厥德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息其可敵乎爲明年秦人伐晉傳

此叙彭衙事首段是敗秦師中段敗秦師之由末段保勝之策傳固深罪秦穆也於拜賜之師下忽插入戰於殽追叙回呼一段固見晉襄之忍然死者城骨於二陵生者手刃於狼臚穆之棄民其罪難逭至此又敗其死亡僧之殺也合千萬生靈之命僅以供一拜賜舊鬼煩冤新鬼哭何

秦民之不幸乎。末述趙成子善保其民。正是反形。殘民之秦穆胡傳以晉不告天子及方伯。故書及以罪晉。恐無此義法。及猶與也。非晉及則貶晉。秦及則貶秦也。猘暉一死而晉師大捷。可謂死而有功。假如縛之來。絳之去。去而復來。敗而又去。使敵國繁然曰。此拜賜之師。直愧死矣。寫猘暉之善怒。正形秦師之無恥。

下丑作僖公主。誓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休叔討公。即位不朝。故曰不時。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恥之也。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誓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按晉以非禮盟。公晉人恥之。故不書公以損其恥。故不書公不與。處父蔽公也。故公出不書反不。厭于姓反。適晉不書諱之也。按公出不書反不。故恥之。故諱之。

七

方望溪曰：屈完之盟諸侯，以爲功，則書其氏。處父之盟，魯人以爲恥，則削其氏。以此知爲舊史之文，不可以義求之也。或云：若書晉人，不足以顯大夫之專，必去族，乃見處父之惡，不知傳云晉人，使陽處父盟公，則君主之也，獨罪處父乎？晉人不顧公之喪而脅之使朝，公劫於威，釋服以往，又以處父盟公，辱之宜魯人深以爲恥也。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杜預：士穀，晉司空，非卿也。補注：司空，非卿也。補晉討衛，故也。計元年衛書士穀，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補二年，受一命之服，核其事者，史謂出盟諸侯受。陳侯爲衛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非聖人以爲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公未歸而內大夫出，命是大夫無諸侯也。以大夫主盟，諸

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和彫傳應在下今居閭上故曰逆祀
 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宗室廟略躋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
 鬼大故鬼小問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
 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為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
 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久矣齊肅故禹不先鯀禹湯不先契武不先不肖
 后稷也宋祖帝乙父微子鄭祖厲王鄭桓公父猶上祖也以帝乙
 厲王不肖猶尊尙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也皇
 極此破其踰聖賢皇祖后稷上夭配以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
 皇也也后帝也也皇祖后稷上夭配以后稷詩都風也衛女
 親而先帝也先稱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思歸而不得故
 讀左補義卷十四文公
 顧致問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傳親文公父夏父弗
 於姑姊南以此詩齊女其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
 意按此破其先大後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
 者三下展也之而而使在下位廢六闕凡六闕謂以禁
 絕未遊而也之而而使在下位廢六闕凡六闕謂以禁
 文仲置也之而而使在下位廢六闕凡六闕謂以禁
 其仲作虛器謂居於山節桑林也有縱逆祀躋僖公祀爰
 此爭何作虛器謂居於山節桑林也有縱逆祀躋僖公祀爰
 居三不知也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
 魯秉禮之國忽爲逆祀父子祖孫之大倫漸滅矣傳引禹
 湯文武引頌引詩三引君子層層批駁而結以仲尼之斷
 皆發明經文躋字之義也然躋僖之祀有縱之使躋者孰
 縱之文仲縱之也斯時執政者爲公子遂爲季孫行父主
 其事者爲夏父弗忌而獨罪文仲何也文仲爲立言不朽

之君子篇中引證與故夫豈肄業而忘之而竟爲小人所惑則餘子何誅焉通篇未嘗提出文仲至夫子斥爲縱逆祀覺字字刺著文仲且將文仲一生罪案托出千載下使竊位者無可容身弗忌意在迎合時君而文仲以爲新鬼果大而舊鬼果小也故與居蔡祀爰居同一可鄙若謂仲亦弗忌之心宜不至此故夫子不以爲不仁而譏其不知也

賈公彥曰文二年躋僖公謂以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上爲昭以閔爲穆故云逆祀

高抑崇曰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

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九

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人民土地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爲豈所以重受國之意也

徐氏讀禮通考云公羊謂先禘而後祖穀梁謂先親而後祖是明指閔公爲神僖公爲父矣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其義亦然而杜預范甯孔穎達諸家皆不明其義何休楊士助得之而亦未盡惟賈公彥家人津公墓之疏最得三傳之意蓋僖雖閔之庶兄而既承其統則降而爲子矣閔雖文之從父而既子乎伯則曾而爲祖矣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兄弟爲臣則其死也豈不

可以諸父兄弟爲子故弟而繼兄之統弟卽子也卽兄而繼弟之統兄亦子也今文公躋僖於閔上是躋祖於祖上矣若如杜范諸子之解與三傳祖禰之義不相刺謬哉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說本孔疏然考之春秋則兄弟自異昭穆隱桓兄弟也如兄弟同爲一廟丹楹刻桷何獨桓宮則桓雖狀而居隱於廟也閔僖不分祖禰則僖何以爲閔服三年之喪是僖雖兄而自安於子也說者泥大事太廟一語遂謂閔僖同班不過合食時升僖主於閔主之上耳是昭穆原未嘗紊則國語載魯有司何爲責弗忌以非昭穆也蓋大事太廟之後僖主歸祖閔主歸禰素君臣之分亂父子之經其悖逆莫大於此故曰逆祀也或又慮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兄弟而降爲子則諸弟諸孫當並降而廟中子姓之前後亂矣曰所降者止繼統者耳僖爲閔嗣文爲僖子文之諸弟諸子仍以其班爲次而不得視繼統者爲升降蓋族人

也兄弟六人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如非六人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卽如此言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爲無後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哉王者上承天命諸侯上承天子與士大夫不同心無窮而義有所止崑山通考本之僭先其說爲甚允也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或有謂僖父未立而桓王嗣若桓王之崩仍居孫之昭則僖父未嘗爲君似未可入廟若居穆廟則禰其祖矣又何誅乎衛出公此議禮者一大公案按太甲爲湯孫而伊訓曰祗見厥祖又曰明言烈祖之德何嘗以湯爲考而奉於廟廟也蓋當時桓王宜奉僖父於廟廟春秋母以子貴之說卽從此起不然以祖爲禰是無祖無父也而虛其廟亦有祖無父也雖桓王繼世爲君不同開初然僖父僖然平王太子宜有天下同非宋濮王明與獻本爲友子不得妄承大統者比也以僖父八廟廟豈非天理人情之至哉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唄轅選卿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替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彭衙秦地觀前年秦師伐晉晉侯邀於彭衙列陳與戰大敗之今年晉伐秦至彭衙設使秦師邀擊何至二邑見取而堅壁不出恣其逞欲而去明年秦取王官及郊晉師亦不出蓋秦伯有以感其心也不以克捷制勝爲能此卽悔心之萌轉暴爲仁之機而晉之苛讎不已可知矣故傳節

取之又云史官尊秦伯而書人不知自宣以前大夫將皆稱人也傳失之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祭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據萬氏考訂僖公實年三十三十一月至此已二十二月矣禮弓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又曰踰月則其善也此左氏以爲禮之說也孟獻子禪縣而不樂此御而不八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此公羊譏同喪娶之說也黃若晦曰若納幣在十一月以前爲喪娶十二月則否今經繫於冬時之下不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三

明其爲何月知聖人之所惡不在於喪娶矣何以書趙子曰婚禮不當使公族遠嫌也又納幣速而逆婦在四年之夏納幣以卿而逆婦則以徵者由敬寢內變襄仲同惡必有邪說以盡其心故於出姜獨傳言娶元妃奉祭盛爲禮之始正明後此之非禮也

經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潰今河南汝南縣東南沈潰自北始○夏五月王以虎卒○秋楚人圍江○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已巳公及晉侯盟

夫書師帥於左始知考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晉滅楚與國之沈而明年楚即滅晉與國之江晉不能有沈而江爲楚有襄之僕也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爲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鄭者撫綏諸侯中外輯睦拜唁往來亦衰世之禮也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必死也取王官及郊西臨晉縣東南有古王官城郭當爲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

爲君也衆人之罔也罔猶不屬以與人之意也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龍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

秦穆知已非晉敵孟明非先且居敵欲息肩久矣因以汪及彭衙予晉不與較也濟河焚舟勝晉以必死之心取王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十四

公羊云何以書記異也正與左合杜註隙而死不爲災也故不書宋災穀梁曰茅茨盡矣徐邁曰禾稼盡矣又食屋之茅茨甚之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陳德辨人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桓公周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皆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取文公之子桓公。書示威名不親伐。疏云：王叔文公，生是何王之子？字叔述，以叔爲氏，晉衛之公叔氏也。王叔陳生是後門于方城，過息公子朱江之帥而還兵，解故晉亦還。

先儒謂救江遣大夫。明年伐秦，則君親將比事以觀責。襄重于報怨而輕于救患，襄不能辭也。若胡傳罪襄不能令諸侯以救江，不知江偏于楚，非鄭宋之比，安能曠日待諸侯之集？又云：秦甲出武關時，秦方與晉爲敵，其能遠出耶？

一懼中伏後
三樂字

樂字

讀左補義

一、

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若臣臣
降辭再拜君辭之乃升成拜公謙降辭公賦嘉樂取其闕穆
拜而晉侯亦降辭辭公乃俱升成拜

前及處父盟諱不書公而此如晉及晉侯盟復至之者見
晉義之能改過也傳述其賓主辭讓彼此賦詩懼其無禮
卒歸于禮以發明于晉侯之義

經戊戌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有姑之辭○狄侵

齊○秋楚人歸江○卒仿什壽○循仿似容命牙耳○
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傳公母姬也赴同祔姑故稱去
人方解疑稱夫人齊稱小君仍薨

史之文而不苟司解
先儒貶爵稱人之蔽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年衛難

此當是
後鄭前
也處作
論者不
同

禮達以說晉傳夏衛侯如晉非禮達
將元年伐晉傳夏衛侯如晉非禮達
傳亦嘉晉襄之能改過也不肯故不書垂隴之盟晉衛受
成晉既改盟衛亦釋憾孔達既歸衛侯拜嘉與晉之賦詩
燕好相照

曹伯如晉會正注解會受賈賦之政也傳言襄

周官宰夫職歲終令羣吏正歲會月終令正月要注云正

定也會正者一歲定額以為貢賦自齊桓宣愛方物使自

貢于天子晉文繼霸則敘于列國而代之貢故諸侯于歲

終皆朝晉會正舉曹者見小國皆然曹獨於春有他故也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注解諸侯有君子是以知出

姜之不允也注信也始來不見魯侯故終不為國人所以費

謂左補義卷十四文公

聘而賤之注是晉聘也注小君而卑之立而廢之不以夫

是與之素信而壞其主注也。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

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注是保福也

春秋逆夫人惟此年最略胡傳謂譏同于喪昏則宣公之

昏更速何以書之特許公羊以不稱夫人為娶大夫女何

以魯公之女亦適大夫而書於策穀梁以書婦姜似成婦

而歸謂公成禮于齊故諱公然宣公成公亦稱婦姜未嘗

成禮于齊罪莫大于娶仇人之女莊公親逆哀姜未嘗諱

公也如魯公自逆而成禮于齊較之莊公初有間矣而獨

諱公乎細按之當以左氏為正蓋不以卿逆自卑其配故

不書夫人也何以不書逆女書逆女則當書婦姜至矣不

罪晉也

便見何不
伐秦之師以
救江

晉秦穆之
伐秦之師以
救江

視迎于館不告廟不可以書至也故千其始逆之時即據
其至之稱曰逆婦姜千齊以明其簡禮之甚也婦者對姑
而言如杞伯嫁來求婦之類非既婚而後謂之婦姑在稱
婦文宣成三公皆奉母命行之故皆云婦姜也文公凡事
謗千襄仲而仲與蕭氏比時宜公長矣故舉其小君而欲
廢之其千君之娶事使之不敬信千魯仲之志也殺惡及
視兆於此矣

秋晉侯伐秦國郿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注解王官役在前年

陝西洛陽縣東北有古新城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

不舉過數降服秦伯也出次大辟正寢不舉去墟解郿國之大

夫陳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不肯故不

謂左補義卷十四文公

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

秦穆之謂矣注詩大雅按詩義言上帝監觀夏商二國政既失

伯之能注究度耳

晉伐秦楚滅江一時事也經書滅江干伐秦之前見晉襄

坐視江滅不為救患之師而為報怨之師也傳稱滅江干

伐秦之後而備記秦伯降服出次是秦不邀擊晉師且有

哀矜同盟之心一若晉不伐秦秦或救之也者一若晉不

能救而復致秦不能救也者皆發經深罪晉侯之義晉侯

盟主也當知執則晉王執則執其君父毒中原孰慘脩怨

救患執急晉襄正坐不能究度耳傳以究度與秦伯蕭惠

所當矜怨不必報民莫宜求禍患可懼一一稱量得之與

只就三詩分
斷而千六禮
自見
朝正天子獻
功於王久不
見此類則得
之便臣猶見
成則之禮不
亦復與

晉之合當務而樂禍等仇者大相徑庭且以見寢兵保國
天之所予而窮兵殘民將為天棄也

衛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在彤非禮之常
示意故言為賦湛露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臣

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晉人失所昔諸侯朝正於王王朝而
教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謂正衛侯用命

也諸侯敵謂當王所佩根也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
彤弓一彤矢百按弓矢千以覺報宴之功王賜之彤矢又為

歌彤弓以明報功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君辱賜
也樂之其敢干也大禮以自取戾也

魯自禧公僭郊禘用天子禮樂文公之世習為固然寧子

讀左補義卷十四文公

來聘大樂以賜嘉賓而一經評騭天經地義義然云敢干
大禮以自取戾一切郊禘大路皆喝破賦詩時不辭不

答一似樂工對客肄業全不為已設者然及行人之私然
後說出不辭不答之故湛露彤弓分寫意在主不當用而

詞則客不敢當可謂服而婉

冬成風號為明年王使

經已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賵解珠玉日合含

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及庚戌喪故王使召伯來會

楚人滅六國名按今江北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按我立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昭昭公來合葬按史謂

帶系防歌六
衣而通神已
注著中原諸
國
王二十
一
篇

王朝之殊禮也然施于成風王失其
矣疏云稱王稱天子一也
初都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

定六年傳楚令尹子西遷郢于嫪則嫪終併於楚矣是時
秦不滅之者亦以都鄰于楚不能越國而鄰也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仲歸子家師師滅六冬楚公

了燹滅蓼國名按今在河南滅文仲間六與蓼滅曰泉陶

庭堅不祀始縣東北不建民之無援哀哉也傷二國之君不

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附注泉云庭堅泉陶字為示卿

六夢偏近荆楚至今尚存一則其君猶能立國一則桓文

繼霸楚不敢肆迫楚人滅江夷不能救商臣竊破自秋及
冬連滅二國文仲蓋歎二國無賢君而晉襄無霸志也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藏甯藏大夫從之甯陽邑按今河

及溫而還其妻問之藏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謂之周書附注漸書作潛言潛沈而潛退當剛克也夫子壹

之其不沒乎純剛性天為剛德猶不干時相順況在人乎且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華而不結實犯而聚怨剛則不可

以定身按不能使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六
年晉殺
處父
傳
一以剛之正直猶恐聚怨處父陽竊剛之名而無其實則
以剛濟慾是偽君子也安得不敗先從處父見殺趙盾

行行女下交伯小陽盡不多望陽

此篇論人多
未分明人
對三民已
論其所以
不可不
於用者人
人民所依
而治之也
民也
大也
古王
段言
以法
無不
更得此

舊好謀娶于陳故也

奈伯任好公名。子奄息仲行鍼虎爲列。以人從葬爲句林解秦堡公卒葬雍。其康反殉似後。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來得其所。傷三民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避世猶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人言善人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並建聖哲。以司牧民。樹之風聲。樹立其風。分之采物。旌旗衣服。著之話言。話言遺戒。爲之律度。鍾律度量。所陳之藝。藝準也。傳中。也。貢賦多少。之法。引也。之表儀。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先王教之防利。與利。讀左補義。卷十四。文公。三。委也。之常。官。司。道。之以。禮。則。以。禮。法。使。母。失。其。土。宜。王。制。方。之。民。各。有。性。其。政。不。易。衆。隸。賴。之。而。爲。民。者。而。後。則。命。焉。曰。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爲。諸。侯。以。者。穆。公。以。之。也。蓋。遺。命。使。卿。康。公。從。其。亂。命。耳。詩。及。左。氏。史。記。專。罪。秦。穆。風。俗。通。謂。任。好。因。是。證。曰。繆。非。末。滅。康。公。以。康。之。罪。不。待。言。也。孫。明。復。罪。康。而。恕。穆。謬。矣。又。應。氏。蘇。氏。責。三。良。輕。於。一。死。詩。黃。鳥。云。臨。其。穴。惻。惻。其。慄。三。良。本。不。肯。死。而。穆。命。於。前。康。起。于。後。惻。惻。恐。懼。其。如。生。納。殯。中。者。然。夫。三。良。非。懼。死。懼。死。不。得。其。所。也。秦。穆。有。賢。名。而。

此篇論人多
未分明人
對三民已
論其所以
不可不
於用者人
人民所依
而治之也
民也
大也
古王
段言
以法
無不
更得此

讀左補義

臨歿乃爲此策。紂不爲之事。故傳從王者。治法身後。高一層說。而秦穆之罪。莫可恕。秦穆在位三十九年。有罪四焉。貪賂而含重耳。索賂而執惠公。使晉臣弑逆。登見晉民。肝膽塗地。一也。懷襄妻重耳。迫之以不得不從。遂使文公亂天屬之大倫。二也。誤入燭之武。東道主人之說。二陵暴骨。三也。死以三良爲殉。四也。趙東山以秦穆爲中國之罪人。是也。而棄瑕取瑜。則有大功二焉。大義二焉。納文公。使中原有繼。霸之主。與戰城濮。楚師大創。大功也。師於河上。將納王。會于踐土。與朝王。大義也。秋季文子。父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開晉侯。其人從。日將需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讀左補義。卷十四。文公。三。八月乙亥。晉襄公卒。盛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請伐。與國。趙盾曰。立公子雍。公子雍。公子雍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雖必杼矣。作。特。曰。仲。也。服。虔。賈。季。姑。曰。不。如。立。公。子。樂。文。公。辰。羸。懷。嬖。於。二。君。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羸。賤。班。位。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預。云。伯。之。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世。子。故。杜。預。讓。使。在。已。土。爲。國。名。地。開。以。狄。故。讓。季。隄。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文。公。託。秋。

古之賢君寧輔得人托孤寄命委裘而天下怡盾棄先君顧命而舍嫡立庶求君遠國固孔父荀息之所羞稱也。自此殺樂拒雍挑釁愾國走士會先蔑後日開君臣之隙。種種禍胎皆伏於此。首段盾意已定。迨射姑遣使立其所私盾殺諸鄆亦見立雍其本意也。射姑之吉童子羞之然得此一難將從前文公傳未盡之事叙出皆以後事補前事也。吾文閨門多賢婦齊姜杜祁尤人所難不比齊桓之

番

如夫人者六人也儲位早定雖以交嬴之寵不爲少動可謂知本矣而不置公子樂于秦者以秦之彊挾其自出保無如宋莊之於突乎其預杜禍機事事與齊桓相反使能如齊桓之壽考則秦楚無由乘釁趙盾無由攬權而江滑六莖諸國至今存可也天不永年惜哉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杜預本中軍少族九月賈季使續鞫居之族師以爲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師氏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晉已命師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襄公已卒。靈公未立。當國者趙盾也。當君薨。聽於冢宰之日。而射姑公然殺一大臣。盾僅討操刃之鞠居。而於發縱指使之元兇。縱之使逃。又送其帑於所奔之國。將使亂臣

夷之禍由
禍根

忠又以龍臨
忠未以勇知
陪忠迷其言
正極力長其
驕之也也故
新固知之深
矣反擊河曲
之戰不用騎
謀

二五

賊子揆意於人事敗而已無與焉此大亂之道也處父剛而好犯盾未得志倚之以爲一時之黨援權旣入手除之以息將來之顧忌故殺一鞠居而其事已畢傳下無援二字已灼見盾之隱衷矣侵官者盾之所以告諸侯謂以國法討之而史以國殺書之也賈季將中軍處父一言而易盾將中軍保無有指執政之過而不利於盾者故於賈季殺處父以侵官告爲後來者鑒使無敢發吾私也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備伯杜預解續勒居賈季奔狄宣子使夷

○駢送其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疏云。帑者。細弱之號。夷之蒐。賈季戮夷。

駢夷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夷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三

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爲非對非對則爲壓怒

疏云謂有恩於彼不可望彼人之子孫報有怨於彼不可望彼人之子孫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

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也 以解官于使我送帑是寵在我介也

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宜以私

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

斯親帥扞也之送致諸竟

或謂盾知與駢怨於賈季有意使之令殺其帑因而殺與

駢非也。夫不正其罪於在國之日而誅其帑於出奔之時。

盾必不爲然亦足以見盾之疎矣。史駢不失爲忠一則曰

夫子之寵再則曰事夫子又以見駢不負盾後此盾實負

駢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禮記告朔明告月必以朔
正之時以作事命事以厚生則年豐生民之道於是乎
在矣不告朔朔時政也何以爲民孔疏論羊欲去告
廟謂之告朔八君即以此日禮視此朔之視朔文
六年傳曰公朔不視朔則何以爲民公羊傳視朔
謂之告朔公朔不視朔則何以爲民公羊傳視朔
祭於廟謂之告朔公朔不視朔則何以爲民公羊傳視朔
同日爲之按公穀傳曰爲月閏月不可不告朔是也
井也程頤曰主穀傳曰爲月閏月不可不告朔是也
右前也其四時各分爲三以閏月於二月閏月無定月自左
公月而居其所閏侯安得非以閏月於二月閏月無定月自左
公月而居其所閏侯安得非以閏月於二月閏月無定月自左
二傳皆以閏月不告朔爲是而左氏獨以爲其廟祀也天子以
人於聖

讀左補義 卷十四 文公 美

讀左補義卷十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埴 埴 校

文公二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杜預僖公反其君之
也遂城郛今山東泗水縣東南有郛城○夏四月宋
公王臣卒昭公卒○宋人殺其大夫公孫穀以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
自此及彼大晉先蔑奔秦不官出○秋八月
夫將書人晉先蔑奔秦在外奔○冬徐伐莒方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區鄭地按在河南○冬徐伐莒方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七年春公伐邾邾邾也○開晉難也杜預公固霸國三月甲戌取須
句賓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
故曰非禮左氏邾其子使仇
其父宋鈔此必仲延之謀也

僖二十二年邾滅須句僖取之而反其君使爲已附庸今
又爲邾城文直取其地而不反其君且以邾叛臣居之是
僖稱務其名文并不愛名矣霸國一有間隙而小國即
乘之以起傳曰開晉難也道出文公不言之隱故春秋不
可無霸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杜預莊爲右師公孫友目夷
爲左師樂豫戴公爲司馬驪瞻桓公孫爲司徒公子蕩桓公

此段軍在立
露公下而傳
遂接先義以
來獨得勝
立萬仞而穆
羸一轉乃見
死起死之
勢若依次直
叙文勢煥散
天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公族理不當去而勢亦不能去也昭公諒闇中欲如晉之無畜羣公子是迫之亂也樂豫言以德則皆股肱也誰敢攜去之則皆讎仇也何但攜哉乃惟冀之公族未嘗去得一人而親厚之公孫先已尋斧兩人矣六卿和公室豈非名分皆置不言但求嗣君無事而已成公宋之賢君身死未幾而嗣子不能存肩傳有餘慨矣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人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

杜解僖二十乃多與之徒衛善晉不告穆嬴公母四年文公入

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寔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素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

此與德勝之
言相對正深
異趣所也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則否去也。伏狐在河東當與刺首相。
今山西猗氏縣地。例若胡反。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
 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
 及禍。將樹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故不盡
 心乎？苟聽爲賦板之三章。板討大狝共三章義取又弗聽及
 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荀伯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其人能亡人於國。言能與
 于晉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用士季曰吾典之同罪。公子穿
 國之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王及歸遂不見爲正刺
罪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楚有
篤也士會歸在十三年

周云就一
開野已心折
正子夏曰
則以見此
原不為來
則不為來
可畏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四

之反恩為仇不待言叙出言猶在耳省却一大篇晉襄托孤文字而盾之負心不待言然傳不實盾於立靈之時而實盾於迎雍之日叙荀林父之言正以見盾誤國怒鄰而及先蔑士合也傳蓋無一不刺盾而尤着眼在畏僑二字穆嬴之啼豈足感動其心所懼雖怨甚多大義見討通國皆敵矣或以盾有悔過之心者誤也夫秦以昏姻之國文公所藉以伐楚者自彼之役兵連禍結至此秦人已閉關矣而盾忽爾挑釁並不告以立君而潛師敗之遂令僻晉益深楚人反得接秦以敵晉終春秋不解皆盾貽禍之烈也或曰安知晉不以立君告秦而康公不聽歟傳曰乃背先蔑立靈公以禦秦師知盾之立意戰秦矣然則秦無過歟秦晉相去千里而葬有常期秦當令雍速發居襄公喪豈有求君於外八月遣使九月至晉猶保其無他變乎十月葬襄公諸侯會葬秦豈不聞之蓋康本喜事之主度食立君之功故固其不古立君遂挾雍而來歟然則盾之坐待其來而不豫為之所尤不容誅孰謂可分咎於秦哉狄侵我而鄆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秋且讓之讓其伐魯也時晉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

許氏翰曰狄懲其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侵魯侵齊使宋衛晉冀既莫之思矣趙衰以元勳父執佐且居卽此便見存容可愛盾則日長炎矣其列正未有

周云就一
開野已心折
正子夏曰
則以見此
原不為來
則不為來
可畏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五

艾也賈季立公子樂之言。葬土也。論趙盾之言。月且也。公私之異也。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晉侯立故也。便見靈公在抱。無能出令。不比垂瞞之士。猶奉晉襄之命也。盾當辭諸侯。而公然盟。屈是大夫主盟。諸侯之始此書盟。晉大夫之義也。公後至。程子以為文公怠政。事多廢。後既約晉盟。而後至。愚謂觀明年使仲遂再往可知矣。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教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叔父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莒。穆伯如莒。治盟。且為仲逆。及鄆陵。莒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察。以修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使仲舍之。舍不。公孫敖反之。女。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放逐鄭子。子南之先聲也。子產能。並罪之。鄭所以治季文子。方以事權假之。魯所以亂。

晉郤缺言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杜預曰往月取衛地在元年

晉郤缺言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杜預曰往月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逸書疏云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也豈使睦者歟吾子宣子說之鄭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卻缺有德之人也引晉字字分析未作款動之詞盾能無從然不能用其人也胥臣死而缺無知已矣呂東萊曰趙左補義卷十五文公

宣子于他人之言皆不從卻缺請復衛田又請歸士會皆從之春秋脩身齊家之學不講故言語無力缺耕于田野妻鍾之敬相待如賓工夫皆自裏面做出故言語有力也王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王崩于王城王臣立王臣立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齊趙盾盟于衡雍王午五月王午王崩王午天子崩諸侯不奔喪而盾遂皆國之正乙酉公子遂會齊趙盾盟于某也某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自外行○益益○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預曰匡木街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且復致公增池之封自甲至於虎田皆見元年○解者張

卒之意杜預曰申至庚申晉侯歸地劉向從服處謂以爲致之干然也申當在河南池水縣界以三威還衛復以中虎申還鄭能從諫矣蓋盾初政整立規制盟應以為親諸侯歸田以為睦衛鄭盟衛雍以為親魯然心術不端剪除異已使強家大族眠不帖席而戎狄交訌未聞問罪此范山以為北方可圖也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今狐役在七年陳傳秋襄王崩為公孫敖晉人以屈之盟來討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按珍貴不知其人而珍之兩事並任故史而書公子遂非聖人之書法珍之也

屈之盟以公之後至恐魯之貳也因又與遂盟是不信其君而信其臣也王午距乙酉凡四日耳公以盟趙盾命遂又與齊戎約復使遂會戎于某而盟之蓋兼二事出也傳文自明而杜乃云戊戌伐魯不及復君乃專命而與之盟失傳義矣文公委靡不報盟晉盟戎恐委仲遂遂何人斯即與救爭室而欲作亂者也於是大權在握而弑逆之禍萌矣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已氏不至不至周也而復中道反也猶未歸魯即奔莒焉蓋即以弔周之金帛奔莒而魯亦未嘗遣他卿弔喪至明年毛伯求金而得臣始往致不足言文公不臣矣

宋襄夫人喪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莊公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鍼氏之族鍼氏之族也以殺我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

之族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節於府人而出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此為十六年宋弑昭公張本襄夫人為昭公適祖母暮年將奔位而通其孫是春秋所未見者且一老嫗耳何至輒聚衆殺三大夫逐一司城無人敢問此中大有主人主之者賊也夫人為賊之腹心欲弑昭公而不去昭之羽翼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不可得弑也司馬子印手握兵柄乃心公室孔叔鍾離與印同心事主意諸亦忠而有謀皆賊之所深忌者假手於夫人去之公不從將以無禮廢之昭本柔儒而夫人主於內羣臣附於外傳曰三人皆昭公之黨也君臣何可言黨况皆昭公之弟以見昭公親厚惟此三人餘皆賊黨也此三人可貴夫乃知十六年弑君時之六卿皆可誅矣宋人即後此弑君之人也其告諸侯也必云昭公無道殺印逐意諸而深賞其握節效節故並以官告史亦以官書夫子因舊史之文以見通國皆賊惟此二大夫猶是昭之司馬司城也凡攻左者皆誤又黃氏貴二子仕於亂邦不能其官濫膺戮辱舍殺人之盜而責被殺之人豈其然哉通篇

以襄夫人為主殺之逐之指麾自由隱然有一公子跪在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也莊公之姊也昭公不禮焉而使士穀有從亡先克也中軍齊制得田於革陰七年晉樂舉聞於莒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樂益耳制得作亂先克張本

城濮之役謀元帥趙衰獨舉卻毅以其說禮樂而敦詩書也箕之役晉臣舉卻缺為下軍知其能故必有德也從未狐趙之勳以狐射姑將中軍及陽處父易以趙盾而大權遂歸趙氏其後六卿次第秉政馴致剖分晉國所謂一盲而喪邦也

讀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莊公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姜氏如齊歸齊按出姜昭公女嫁於齊而後將○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葬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齊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齊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楚人伐鄭○秋八月曹伯襄卒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殯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殯○葬曹共公葬曹共公○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使賊殺先克

我鄭效尤而起

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

升爲辨雖踰年未辨亦

一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不親往而遣使共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伯

人者衆

都士穀相城就夢後

人定獄非一時而

順正補義 卷十一

無以駕馬人相而

是三軍將佐皆用

大夫

[illegible]

大夫

子逢會，起厝外。

不名成公

以前皆同。

王楚修陽勞盡丘南味

公自京夏任歸
而請平也傳言

所以有厭器之會按

連篇驚言寫秦竊宋幾忘繭目封豕之楚至此忽起一峰使人驚愕城濮後楚不改窺北方者十五年於是而知文襄之功晉君少執政無志而寇將戍心於是而知趙盾之罪盾將拔鄭至鄭而楚師已平然是月伐鄭卽於是月與師雖口緩不及事猶勝于倭陳而不之較也并記陳平以明救鄭猶有取焉

夏侵陳秋復侵陳而陳人能以敗獲見功盾能救陳則楚師大糾按兵不動陳所以擲而平也

冬楚子越椒子越椒子文使子來聘執幣傲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傲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幣若使廟故言傲其先君也爲宣四年楚滅若敖氏私木

續左補義 卷十五 文公

楚子商臣之罪大惡極覆載不容至是備君臣之辭使聘魯畏其強而以聘我爲喜故回于列國時問之典書之非聖人褒之也

宋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速禮也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諸侯相弔實也雖不當事尚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成風僖公之薨九年成風六年夫蔡人何物不可以將情而僖四年以問遺意僖公世崇祀神必有如後世中元安女僖公之祭以問遺意僖公世崇祀神必有如後世中元安女僖公之祭

以宛諸侯之問方氏時不當事數辭凡云禮也俱以此爲大旨而聖者必深求之殊失傳意

商臣駐師厥貉聲言伐宋而不帥伐者懼晉故也久之而晉救皆然華御事不得已獻開門排盜之策不爲所怯猶恐晉乘其後耳夫宋鄭之君爲左右孟與其左右司馬爲班儼然王矣故無異過惡敢辱上公入春秋以來陵夷未有如此之甚者乃廢子者國小於宋鄭而義憤所激輒然竟去明知力不能敵而不忍臣事弒逆之賊禮義廉恥之所以未盡消亡也嗚呼趙盾秉國而使文襄之業掃地罪可勝誅哉華氏自晉以來久不見傳至御事首獻逆楚之

讀本補義 卷十五 文公

謀傳於糜子之有志正形容御事之無恥

乙巳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注解討前年逃厥務會按

叔仲彭生會齊卻缺于承匡

秋齊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又

得臣敗狄于鹹池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牧麇而千方將社解成大心

孫伯也所治廢地
今爲湖廣所據
潘崇俊伐棄其下
陽穴廢地今爲湖
廣所據

康近楚小國伐麇而麇取之。麇之取之也。麇之取之也。

易曉也。兩敗不服。卽棄子之能自賊不爲。卒且

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平望。其情義之至也。九年。陳

十年宋 乃自商討僞之必放楚者 卽及楚

卷之六

秋曹文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補註傳見諸侯喪畢不朝京師而朝大國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齊也

往年楚次厥
將以伐宋

諸侯之卿出奔反國者皆書歸如宋華元衛孫林父之類

是也。此何以不書服虔云。施而不德春秋所善。疏云衛侯

鄉之歸衛侯朔之入邾子益之歸皆受魯施並書於經豈

皆施而德耶杜氏謂史失之夫魯史載其本國之事應未

失也。蓋意請之奔官屬皆來避末亂也。使意者有清亂之

才印爲司馬已爲司威皆謂想于未然可至而死已奪月

知無益于國而殺爵之清其立無幾而無恩義之用

卷十五 文公

者也。故不言其歸削之也。昭公弑，應者與其難，比則凡父。

仇敵之節也。荆兵歸與其節可以敵行而不孝。可以不壽。

不以信也

解曰：防風之後，諸姓疏云：秋是北夷。

用有力大號銅匙三國名會諸天仗越隨會稽獲甘節
 車關子仲尼曾思三品出鼓卒臣于台塔之山訪風氏後

之程守封隅之山者也在虞夏商為江淮戕夷公、吏又

氏於周爲長秋。今日大人之郵所求反。遂往。得公。一使叔

人冬十月一日入城。長三丈，不書。

兵車 冬十月甲午賜犒于勞趙長秋倭外賊夷狄也注

齊魯爲得片所遺杜氏誤以郡屬爲長秋國名僑如爲

一種故收秋之下夜僑如紆巧別以長秋傳義自明僑

其喉以戈殺之咽其首於子

100

馮云此篇乃
駢字雜處因
其字又倒叙
作者意欲解
本詩略變化
鍾離理潔

總

六

邨大子朱儒自安也處于夫鍾處國人弗拘順也為明年

其失人子之道。不足以主社稷。故別立君。蓋爲大臣所廢。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嫁而

卒不書諸侯反雖不安于杞而歸寧以反故杞伯來請而後
絕經不書嫁與來寧法與師李姬同卒不繫杞者既絕也
也傳不稱子亦省其可省詳說得子別異之辭非公之同母
姊妹公之女矣

此叔姬爲伯姬所求之婦不繫杞者既絕也杞桓請絕叔
姬而無絕昏公許之成五年來歸之叔姬九年杞伯逆其
喪以歸者即桓所請絕昏者也諸儒謂兩叔姬不應前後
皆出公不應兩從杞命因排傳妄不知左氏據魯史記載
安見前者出而後必不出耶公從其前安見不從其後耶
楚令尹大孫伯辛成嘉爲令尹莊解若故羣舒叛楚羣舒僂
舒鳩之屬按今江南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趙圖與君名
舒鳩之屬按今江南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趙圖與君名
舒鳩之屬按今江南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趙圖與君名
舒鳩之屬按今江南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趙圖與君名
舒鳩之屬按今江南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趙圖與君名
舒鳩之屬按今江南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趙圖與君名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一合尹新除而小國遺其毒者三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
之好臨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也寡君敢辭玉
不與與秦爲好故辭玉按聘義云已聘而還對曰不與敝器
主璋今始聘而辭玉者蓋辭其聘也杜不悞對曰不與敝器
不足辭也厚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微福于周公
魯公以事君不勝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
簡信也出聘必告要結好命所以藉薦寡君之命結二國之
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
也賄送之
以伐晉告魯欲魯不爲晉役而翦其羽翼也西乞歷聘諸

侯以散晉之與國不獨魯矣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焉莊經晉邑今孤役在
七年按今山西蒲州

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上會七對曰趙氏新出其屬
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上會七對曰趙氏新出其屬
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上會七對曰趙氏新出其屬
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上會七對曰趙氏新出其屬
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上會七對曰趙氏新出其屬
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上會七對曰趙氏新出其屬

趙穿追之不及穿獨追之反怒曰衰懼坐甲制禦非常所以
戰則執之于身未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
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
獲穿也獲一卿矣在軍帥之制然則晉自有一命命缺爲卿不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云綏是退軍之名秦行
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悉也也明日請相見也
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將遁矣薄
也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常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
惠也按凡軍非大敗則不棄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
於何則不及收者皆棄是也穿率師出木言無死傷今欲棄
只故曰棄之也不待期而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宣元年放
傳甲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按人暇者欲據桃林之秦故

傳蓋為桃園張本也河曲之役盾將中軍三軍將佐無趙
穿名以盾之威重何有干幸况殺人棘手誰不知之乃元
帥定深墨之謀而穿遂其節制以其屬出校之軍法可勝
也盾遂從穿幸而交綏否則喪師辱國皆所不計是穿為
重而三軍之命為輕也及史駢有薄河之策主帥定議而
穿拔晉甲一呼而止夏日之日炎威安在無他庸素與穿
比心倚之也
城諸及野晉時也

丁未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共公
卒○公平○鄉子遷葬卒○文公卒于○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
月○
續左補義卷十五 文公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齊○秋侵衛○十有二月已
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葵○鄭地按今河南新
蔡縣東南○芳味反○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預云今
河南新蔡縣東南○芳味反○
邑介於秦晉之衝○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南○按今
河南新蔡縣東南○芳味反○
鄭更交餘國故守此以斷其來往也○悉代反○
趙盾于晉功小罪大而懼此一著為晉百年來絕大之功
想亦史駢之謀也秦晉接境東南皆晉境惟潼關一路得
與周通命使往來之所必經也瑕即桃林旁邑其處險要
可守使嘉屯卒於此即以瑕為嘉為持久之計後呂相絕
秦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之絕我好正指此也藉非然
者始則聘列國以離盟主之交後且圖諸侯以肆東封之

陸然而趙盾
六難句受諸
士會
林父之聞已
見於此
不如隨會
極新章數語
曲盡士會可
謂知人

右可以補
左補義卷十五 文公

略大為中國患乃自有此成秦使不能出關轉從巴蜀通
楚而東諸侯不愛其害然則趙盾之功不獨在晉而且
天下不獨在一時而終春秋之世也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澤○
隨會在秦買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
父伯二十年始將曰請復買季能外事○
中行以爲氏曰請復買季能外事○
能知秋情得且由舊熟之舊熟都成子○
父故處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要而不犯○
也日無罪乃使魏壽餘之使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轡
毒餘于晉使夜過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
足於朝○
續左補義卷十五 文公
河之毒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
晉人在秦者其○
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
言所不歸爾幣者有河○
以策○
情既濟人謀而還○
身累之所○
既初左氏不願於世○
國誠明劉氏為秦○
或謂秦伯明知故縱之使其臣代言之康公似無此人看
之度然繞朝何以不告於君觀其言曰吾謀適不用知朝

御家書未竟
一語寫出中
危懼

起

供養精仁熟
之方亦一居
切作四層
周云和文公
用節子於交
大梅厥心而
吹殘氣為仁
意子

已告于秦伯公方利令智昏士會明白言之猶不為動况其臣乎然盾之歸士會非弱者之舉動也使繞朝之謀行且累及士會而終不得歸不如荀首之請知瑩遠矣自此晉人之言秦益不信而楚交益固

邾文公卜遷於繹陳傳凡自遷其國都者書繹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延遷於繹左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卒君子曰知命

讀左補義卷十五文公

重

文公在位凡五十二年當衰暮時而循理守正更難能也春秋得二君焉邾文公命在養民楚昭王祀不越望傳一以為知命一以為知道深與共不以死生亂也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軋

冬公如晉初且尋盟衛侯會公於有請平於晉

公還邾伯會公於萊亦請平於晉陳傳見諸侯之志

邾伯與公宴於萊于家賦德一傳而三國附諸侯之義也

邾雁有征行之勞言邾國寡弱欲使伯與宴於萊于家賦

曰寡君未免於此微特之愛文子賦四月論時思歸祭祀不

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鄭風四章以下義取文子

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意欲引大國以救文子

公其拜按不見公拜如晉

公朝晉而衛鄭之君皆因公以成於晉始知厥貉之次迫於魯命世有桓文何為至此觀邾伯賦詩文子答賦斯時之諸侯亦可哀矣春秋所以責趙盾也

讀左補義卷十五終

文公

重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直 校

文公三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在解告○邾人伐我南
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乙亥四月二
月從赴日參葬公名昭而○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晉趙盾齊國同盟于新城宋地按今在河南
許男曹伯晉趙盾齊國同盟于新城宋地按今在河南
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字等也既見而移人北斗非
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來奔貴之故
如齊○齊侯潘卒○齊侯潘卒○齊侯潘卒○
人執子叔姬○齊侯潘卒○齊侯潘卒○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問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
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邾文公之卒也○
惠伯伐邾○子叔姬如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桓公驥
施於國○施於國○施於國○施於國○
之有司○之有司○之有司○之有司○
商人與宋鮑行同一轍其驥施聚士原為弑潘起見幸昭

又明補其平
日之事四句
再詳問之五
句因安頓之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

公早卒得保首領觀下元曰爾求之久矣可見齊昭殊屬
夢夢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
定公捷菑○捷菑○捷菑○捷菑○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且謀邾也捷菑
從楚者服為晉幸為列國幸若曰可以同拒楚矣晉會晉
趙盾是時靈公差長而盾不使主盟諸侯盾之事也欲納
捷菑盾之悖也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商人兄齊惠公元口爾
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晉憾將免我乎○
此與僖九年殺夷齊吳楚里克之弑二君乃本國臣民告
之列國者故先君未葬稱子已葬稱君若商人七月弑舍
秘至九月始告晉蓋以他故赴而不敢明言已弑觀叔姬
未嘗大歸于魯可見而單伯之請叔姬直曰殺其子顯暴
其惡故怒而執之也豈知叔姬魯女舍為魯錫齊魯接壤
其于弑舍年月日時絲毫爽夫未踰年稱子緣孝子之
心而為之稱也若以邾國之史臣書現在之亂賊無論已
葬未葬已踰年未踰年直書曰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
已此所以與晉突齊異也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
將死○復三年宋戴昭公五年齊威公七年晉厲公

自此而昭之無道益著矣然後知聖人于魯不以女樂行
而以厥內去其用心為甚周也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不報故三月而齊
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懿公某甲
告難者告卒之由而不言已氏之也夫已氏稱謂奇創
元嘗曰我能事衛事之則君之矣而復如是知元之有異
志也

襄仲何知
命而昭伯
以所三子
殺其子三
仲之所忌
見其子於
仲一遂月
亦昭伯一
昭伯一遂

昭伯何知
命而昭伯
以所三子
殺其子三
仲之所忌
見其子於
仲一遂月
亦昭伯一
昭伯一遂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往解于齊曰殺其子焉
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按此襄仲請令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
人執之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命諸侯正商人之議乃為
亦昭伯一遂昭王之送也
卷十六文公
五
日請受而罪之夫昭姬何罪知舍弑甚闕而自昭姬發之
致國人之不服也弑君之賊天王不能誅魯人不能討執
單伯無王也又執昭姬無國母也公羊乃誣單伯道淫以
巖叔姬道聽塗說其謬至此
經已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族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
食之鼓用牲于社社非社也○單伯至自齊○晉卻缺帥師
伐蔡戊申入蔡傳曰非社也○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
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危危在齊侯言不足序列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八
其郛也

昭伯何知
命而昭伯
以所三子
殺其子三
仲之所忌
見其子於
仲一遂月
亦昭伯一
昭伯一遂

傳元王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因齊
卒子文侯申立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按其官皆從
系戴之也聖人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
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不其祀其敢辱君是也
人于孫故不敢請承命於亞旅夫也魯人以為敕無故揚
辱者對共食請承命於亞旅夫也魯人以為敕無故揚
心決不如此蓋盟以自託于魯為私計耳
不齊使絕之察使之非君命也石林云屈完以君命而專
盟者也華孫不以君命而擅盟者也魯人以為能其職而
書官以貨之聖人則深惡之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
馬華孫即代為司馬者既不能如子哀之奔復不能如意
諸之死手振兵柄不能以一旅加總并不能正帥甸手刃
其君之罪非賊黨而何襄夫人使司城去而不使華孫去
不必去也公與司城謀死而不與華孫謀亦以其為飽之
黨無可謀也此之來盟稱述先德魯先君能成宗亂郛鼎
猶在耶蓋陰欲魯成之也襄仲章心相照矣夫子因史之
文言彼司馬被殺此司馬任用也又言華氏名在諸侯而
此復踵其惡也皆正其黨賊之罪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亦五年傳為冬齊侯伐曹張本
劉公是曰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則諸侯于天子五年
一朝矣不得于諸侯亦五年一朝也按當時史官以為禮

一初字伯也
下惠伯兄弟
親愛一齊正

經已完

名

之云叔二子
氏結局

玉帛相見亦邦交之禮而不同千日事兵革者也古之制
東遷後之制非西周也

齊人武爲孟氏謀杜衡孟氏公孫叔家慶曰魯爾親也飾棺
與諸堂阜堂阜齊魯貴上地儀不預示無所歸孔建師氏
士有惟布荒荒榮也魯必取之從之十人魯十邑以告惠叔
君大夫加文章焉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
猶毀以爲請年而猶未已矣立於朝以待命許之
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齊人歸公孫敖之
喪爲孟氏且國故也爲惠叔數請且國之公葬視共仲制如
皆以罪降注趙鞅之誓曰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
機馬無人于兆此敖之葬神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者與
已惠叔不視帷堂而哭未毀故從舊女故帷堂云櫛弓云尸
之節又慘堂以至子殯記朝夕哭則帷堂仲欲勿哭其妻
不惟今聲已恨穆伯故朝夕哭仍帷堂仲欲勿哭其妻
讀孟補義卷十六文公
惠伯叔彭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
兄弟致美各盡其美救乏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
絕其愛親之道也禮記祭統謂祭于兄弟之家盡其敬也
其愛是相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
其二子來所生孟獻子仲孫愛之聞於國或謂之曰將
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
聞不亦遠於禮乎遠而不死一人門於句窺一人門於屏
邱皆死之而死句之侯反莫幸反
教義與國絕不許歸葬非過也傳特書聲已不視葬視其
仲又云喪歸爲孟氏且固故皆所以正教之罪然與教爭
室幾欲稱兵者遂也放固不材遂豈善類乃教則三年不

讀孟補義卷十六文公

出遂則獨乘國鈞始不許迎喪繼不許入哭假大義以根
私怨而操縱由已無君甚矣謂二子或謂遠謂之非也遂
使人譖之也使人譖之然後可以動獻子之聽蓋仇故因
仇已氏并仇已氏所出之子途之惡賁居穆伯之上慶
父與教皆凶德而孟氏代有偉人傳于其交關處叙明以
見餘蠱之類有賢嗣也齊人爲孟氏謀惠叔孝思哀感行
路雖齊人亦爲之謀也卞人既告仲猶不許惠叔哀父露
概并無以割乃兄付託之重故居喪既久猶骨立泣請於
朝幾至滅性禮衰經不八公門可見其形容毀瘠之甚
耳寫得孝子請喪無不感動恨如襄仲亦爲意移而下文
聲已之哭惠伯之請諸兄弟之哭皆惠叔之誠有以感
之也二子莒女之子惠叔之弟也他年惠叔卒獻子嗣立
之年也獻子爲文伯之子宣九年始見經傳並叙之以爲
穀也食子之證亦表孟氏之家世也獻子之賢未必聞諸
而怒乃二子自謂遠禮以死明心執父前驅沒爲國殤孝
子忠臣聚千一門而獻子盛德大賢爲魯社稷臣以後如
莊子倍子至誅子敬叔受業於洙泗雖誅子頗不類然叔
孫已不逮矣何有于季氏之文武平桓世濟其惡者哉此
周公魯公之遺澤獨鍾於孟氏而戰國之世亞聖爲生讀
此傳而知孟氏之源遠流長矣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按于社用鼓日
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伐鼓於社齊魯陰伐諸侯用幣於社

天子諸侯故請伐鼓於朝退自昭事神訓民事君不舉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

按亂征及周禮大僕所載凡救日月皆鼓傳述天子諸侯

之禮于此者以鼓社用牲之非禮故泛舉常禮以正之非

謂此月當鼓而餘月日食即可安然置之也否則食有常

度聖人但言正陽之月以示人而不必有三十六矣自杜

氏謂是月得常鼓之月致孫氏劉氏改傳不休不知傳自

不誤亦杜誤耳蓋禮者先王之常制非常制即非禮也魯

不伐鼓于朝而于社不用幣而用牲失其常制為非禮耳

豈謂餘月非常鼓之月耶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殺書曰單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齊人侵我西鄙改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

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郕郕新城之盟且謀伐

齊也齊侯王使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

公不明今不序諸侯書曰諸侯盟于郕無能為故也

不能凡諸侯會公不與不齊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齊不

別序與而不齊後也謂後期也今既諸侯以明之

趙木納曰盟扈而公不與者行父如晉求治齊晉既許矣

使魯合諸侯而會之則齊怨必深故魯知晉之會而不與

焉若據出于晉而魯不知也

晉受賂而八國俱退魯人大失所望深疾此盟故史氏從

公不與盟之例書曰諸侯盟于郕蓋以其無能為故舉而

不序非夫子學之也傳之釋經精矣望溪謂此年盟扈十

七年會扈俱趙盾主盟而序先於諸侯故夫子學之與傳

二十七年盟于宋同不知彼則子玉主盟此則靈公親惟

不可為北且七年之盟書晉大夫時靈公幼得盾不於

此時先諸侯追靈年所長始傲然而獨諸侯之上哉經明

言諸侯傳明言晉惡不必別為之說矣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為魯執節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謂已逐伐曹人其郭討其來

朝也此年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于使而

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

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詩小君子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

諸侯不能討賊而賊遂無所不爲。文子從禮字轉出。天迹其言。便見霸不可恃。悍鄰威偪。百計難免。惟有問之昭昭之天而已。此而謂孝經知其計窮也。如早任佛下惠以振衰傳。豈至是乎。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止信公處且

東阿縣境○鄆音西○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文公母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

祇其君忤曰推衡祇君以氏通者稱氏以名通者稱名若名氏不通者稱人賤者稱盜昭公陸渚文公竈立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魯魯爲受弱故平公有疾使季

人于會齊侯於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疾夢○
間如字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鄆

高印崇曰前七未有學不見月者○寺其有矣○則下○方○年○

而據今日市上未有書不祇勞者其有疾則亦常事耳此持書者見公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行父之言。使寧不

疑耳。曰：「四不視朔，則餘月猶視朔矣。」曰：「不視朔，則此告朔。」

聽朔之禮皆不行矣。

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伯陽公熙子

武公放子駘公缺弟午公彌子惠公弗皇子懿公息姑弟桓
公九子莊公申子開公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人以為
開兄寤公申十七君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

國無禮義則信妖信鬼誠信公鬼也毀泉臺妖也

易。以。畏。蓄。其。往。解。戊。山。夷。也。大。休。陽。耶。蓄。被。皆。楚。邑。炫。阜。

國丘以竹嘗杜山今湖廣房縣南大林今在荆門州西北昔
枝莊子云棄伐庸人油膏以反楚庸屬楚藥人率百樊衮

於選將伐楚白漢夷也選楚地按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

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陰城按當在襄陽府西。馮賈曰：「不可！我能往，寇

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

我出師必愷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

讀左傳義 卷十六 文公 主

振發也。原倉也。同。於。楚。西。界。地。接。夷。蠻。伐。終。廬。大。麥。

庸及庸方城庸地也竹山竹山在州西人逐之在州西子揚官最三宿而傷

逸曰庸師衆孳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何且起王卒合而

後進師叔楚狂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

後可克先伐蚡官楚武父所以服陞陞地名也家云蚡晉卒弟熊達

武王與杜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走唯裨條

魚今曰川水僅縣。碑嶺支反。僞直留反。唐

地名當在廟前坊分爲二家郎也兩子盛明有石溪子

自以伐庸石拔切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

人作不地地易

楚子盟蠻見楚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讀左補義

十

宋公子鮑禮昭公禮於國人宋儼竭其粟而饋之鮑之恤
 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治也時加珍珍異義遜也疏云謂
 之物加而進也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數不國之村人無
 不事也解言鮑之義也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疏言鮑之會祖納
 公子鮑美而醜憂大人欲通之而不可防閑乃助之
 施昭公無道按忽接此曰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
 元爲右師元華皆晉孫代公子成疏云世本有公孫友爲左
 師除怨友華耦爲司馬代公鱗臠爲司徒公孫友爲左
 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師事初司城蒍卒公孫壽子之辭司城
 授壽辭司寇事在請使意許子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
 意謂來奔之前

吾官近懼及焉。已禍及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姑且也。雖亡子猶不亡族。故也。既卒。夫人將使公田紆綬也。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孟意諸曰。盡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去。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按一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莊六卿使死無地。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帥拔蒲中者。書襄夫人至殺昭公。指名。蕩意諸死之。方解絕欲自掩其姦。以衆服王姬傳憤之也。蕩意諸死之。告意諸之死。無以爲辭。故隱而不宜。增也。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按劉氏謂如爲不臣。夫人爲不母。而公未有無道之責。獨于見殺加以無道與序事自相反。非也。蓋約以君無道。國人弑之。告諸侯。故謂之弑我。卷十六。文公。

萬應意謂之弟爲司馬謂司馬見惟殺意請左師以下皆在位漢
 連篇寫昭公事從未說起公子鮑至此忽首點出明公之
 所以失人心者此人陰土之蓋賊首也禮於國人以下連
 用四無不字直是形容不盡想見其心機無一不到作用
 無一不工精神無一不照顧至襄夫人欲逼之若以爲不
 可於是夫人立鮑之意益堅夫欲去公族而不禮襄夫人
 者昭公也鮑偏於其短處示以盡善而弑昭之心通國同
 之矣傳特插襄夫人欲逼句以見夫人帷薄不修故出力
 爲賊臣弔觀以因夫人句則夫人其下刃者也顧其罪總
 在列卿華元右師也而受鮑之餌華耦司馬棼兵柄者而

與鮑爲黨意諸而外。通朝皆賊也。公孫以死義命其子。可謂鐵中錚錚。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公何以知意諸洩之也。公與意諸自分一死矣。將田孟諸。驅而納諸死地。身方及郊。刃已加首。試思夫人之使。使者何人。帥師之攻。帥何誰氏。有王者起。一班卿佐。駢首市曹。以謝昭公。地下孰從而宥之哉。亂臣賊子。多以厚施。慕國陳氏。用之數世。然後得志。而鮑乘機施惠。不過七八年。間遂使通國之人。如趨慈父母。君弒而猶告于諸侯。曰君無道也。君受不韙之名。而賊若置身事外。傳盡情叙出。以發明聖人討賊之義。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莊解自開倍以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合在衛丁傳不。下終千春秋陳言陳公孫卒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夏四月癸亥葬我諸左補義。卷十六文公。主。

小君辟姜。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爲北。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文公以秋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猶不書失其所也。在經無不書謂也。失所言失其。稱人按此史例所討之人也。

上年冬。齊宋人弒君。次年春。即書伐宋。明明討賊矣。聖人不輕予人以討賊之名。受賂而還。安得爲討賊乎。蓋靈公既長。君臣已隙。前厄之盟。失之於齊矣。今伐宋之役。未嘗不欲親蒞也。肩貨抑之妻之林父。是四國之君皆欲討賊也。兵臨宋都。曰何故弒君。春秋討賊之師。未有大聲疾呼。

如斯者也。故大書曰伐宋。正其賊之爲鮑。而非赴告之所。能掩也。書人討賊之辭也。魯史却是沒與伐齊無異。故畧討賊之而府已授意林父。以討賊來以受賂去。明年靈公會諸侯于黃父。猶欲伸其前討而盾乃定賊而還。魯史以盾之盟。也故不列與。于是靈之惡盾益深。傳歷叙盾會之諸侯與盟。同。于是靈之惡盾益深。傳歷叙盾事俱爲桃園張本。使盾乘國釣于弒君。必討于赴穿。無噫。則弒在穿。安知其由于盾也。而竟不然是無待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已。知其有弒君之心矣。

夏四月癸亥葬辟姜。有齊難是以緩之。過五月。齊侯伐我北鄙。喪仲請盟。六月盟于穀。魯不能救。齊侯薨于黃父。莊解一名。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諸國而晉侯薨于黃父。莊解一名。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諸國而

此爲會盟傳。以首段爲主。討賊無功。更爲定賊。諸侯所以成也。下子家與書一。大篇須知無一語不有上。段意在說明。日張勝生。合然從上。段生來。如此事。而人前討賊。子家與書。入實可知。一大篇正色。

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宣子通訊問之。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朝晉。敝邑以侯宣多之難。蔡侯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移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滅宣也。雖未盡一語不有上。朝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太子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與侯新晉。十四年七月。蔡君又朝以蒞陳事。蒞也。蒞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通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書此。雖敝邑之事。君何

晉書卷六十六

以不免也。免罪在位之中一朝於夷。而再見於君。重公夷與。孤之二三臣。謂之武相。及於終。晉國都。生對晉當云。若代其君。之。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六國曰。爾未逞。吾志。微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又曰。鹿死不擇音。皆所法。而莊子。鹿死。不擇音。亦象往。云。野獸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評。不。得。此。書。未。有。從。楚。之。意。下。文。待。他。如。走。險。欲。一。關。而。死。其。言。過。屬。故。以。鹿。不。擇。音。為。喻。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道。知。事。不。德。則。其。度。也。延。而。走。險。急。何。能。擇。走。疾。承。命。之。同。極。亦。知。亡。矣。言。晉。命。將。悉。散。賦。以。待。於。條。唯。執。事。命。之。晉。按。此。正。急。何。能。擇。以。兵。距。文。公。二。年。六。月。王。申。朝。于。齊。莊。二。十。三。年。四。年。二。月。王。成。為。齊。侵。蔡。十。五。年。二。亦。獲。成。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

七

於楚。楚與。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令。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羣。朔。行。成。於。鄭。也。穿。公。瑣。池。為。質。焉。與。地。穿。皆。晉。侯。之。不。能。傳。言。晉。之。不。能。鮑。已。立。矣。何。待。屈。之。盟。猶。恐。其。君。未。列。于。會。而。四。國。之。外。本。國。之。中。或。起。問。罪。之。師。也。故。于。伐。宋。納。賂。之。日。預。訂。盟。屈。之。期。皆。林。父。一。力。承。當。而。趙。盾。主。之。子。是。國。國。大。夫。皆。曉。然。知。盾。之。黨。賊。而。無。能。為。也。鄭。子。家。後。此。之。獄。君。者。也。賊。臣。膽。肆。而。猶。諫。其。武。楚。子。家。笑。之。矣。由。今。追。昔。處。處。以。陳。蔡。夾。寫。見。二。國。之。密。邇。于。楚。不。敢。取。楚。者。皆。鄭。之。力。非。晉。近。今。威。令。足。以。使。之。無。貳。也。零。星。寫。來。年。月。分。明。鑒。鑒。可。據。復。總。寫。一。段。可。見。有。功。無。罪。今。大。國。曰。以。下。忽。翻。入。

晉書卷六十六

晉人直追到以待於條。幾於劍拔弩張。非復事大之體。故先云不擇音也。未段又引齊桓之事。不以朝楚見討。然後點明從於強令。不得為罪。而盾以不見鄭伯始。以行成為質終矣。秋周甘歇。周大敗戎於郟。重。周地按今為河南。乘其飲酒也。陳。成。元。年。王。師。敗。起。等。中原無霸。而甘氏能敗戎師。亦賁周所難。可知戎之橫。由齊晉之忽視王室也。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於晉。夷石公也。石襄仲如齊。拜殿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猶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讀左補義 卷十六 文公

六

經子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整卒。康公卒。立。○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公孫立。○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二。解。書。兩。事。行。非。冬。十。月。子。卒。之。在。喪。夫。人。姜。氏。歸。于。齊。按。子。卒。而。其。相。為。介。○冬。十。月。子。卒。之。在。喪。夫。人。姜。氏。歸。于。齊。按。子。卒。而。其。然。手。孫。行。父。如。齊。按。夫。人。歸。而。行。父。○苦。弒。其。君。庶。其。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問。之。卜。曰。尚。無。及。期。○先。師。期。死。惠。伯。合。龜。以。卜。事。卜。是。邱。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齊。侯。終。合。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以。咎。見。二。月。丁。丑。公。薨。於。小。北。為。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祁。歇。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川。之。○祁。歇。反。投。其。尸。足。○祁。音。內。歌。而。使。歌。僕。也。納。問。職。之。

其意也
右有池
今在山
反扶較
曰與則
竹中
所人無
家則堂
皆在不
謀根連
君子于
賊國不
讀左補
卷十六
文公

妻而使臨。乘夏五月。公游於中池。齊南城門名中門。有池。此即按二人浴于池。歌以扶。扶也。扶也。今在山東臨淄縣。西人浴于池。歌以扶。扶也。扶也。反扶較。乙反。歌曰。入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賊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乃謀殺。公納諸竹中。林。納於公于申池之竹。歸舍爵而行。飲酒。說乃去。言所人無。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家則堂曰。胡氏謂公卿用事。皆有黨賊之罪。可也。謂國人皆在不放。無乃非春秋之用法乎。漢人每當諸侯王有反謀。根連株連。徧及國中。此借經義以殺人。不可不辨。君子于齊商人。之弑而不得不於元是問也。商人弑君之賊。國人不服。三月而後定。元起問罪之師而殺之。則元之讀左補義。卷十六。文公。云。

一變平公
根
父公二妃敬康生宜公敬康變而私事襄仲宜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宜公惡太子視視不書書曰子卒諱之也按不替統諱之非仲以君命召惠伯惡命子其卒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替者史畏公冉務人奉其幣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其後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者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妻不允于魯

有軍士護衛。稱人環視而僕隸小臣安敢取而役之。即或弑之。必如鮒諸刺條而彼已當胸翻殺。蔡申而身已授首。胡然君既死。而人不之問。納之竹中。而人不之覺。舍爵而行。從容自在。而不虞齊人之討。夫固有主之者也。主之者元也。而元遂自立為君。絕不問惡死何故。出之竹中。何時二賊之奔何地。元固以為國人之討賊也。而左氏則以為元之弑君也。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齊來會葬。父公二妃敬康生宜公敬康變而私事襄仲宜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宜公惡太子視視不書書曰子卒諱之也按不替統諱之非仲以君命召惠伯惡命子其卒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替者史畏公冉務人奉其幣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其後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者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妻不允于魯諸侯必踰年改元正位既正位而書公若木踰年一年無二君不得稱公此惡之弑夫子不改書公薨也不名先君已葬也不地弑也母弟視與其難史狗仲遂之意畧而不

葛紀公生犬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紀號也。莒夷無故有別號。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敎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

讀左補義

三

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注：德以處事。處猶事以度功也。度景功以食民也。則爲吉德。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誓要信也。毀掩賊爲藏也。竊賄爲盜。賄財盜器爲盜。器國主藏之名也。掩賊賴茲之用。器也。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則有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刑八卽引小司寇八諸議親故賢能功貴勳賞之辟行。父還觀。苦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茲爲凶德。夫苦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茲兆也。附注：者茲之保而利之則主裁也。以訓則平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徵兆也。庶居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苦高陽氏帝顓頊有才子八之號。

真不能無能
之聲口保假
之甚

命云能不能
舉不能去非
眩亮也乃以
臣官辭舉所
乃以自焚

先寫三四
不能去後寫
詳去四因法
畢變亦化板
法

八人其著舒讚欽樞武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卽垂
人苗裔陶之倫庭堅卽吳嗣字○徵音類欽五才益馬桌
反音曉庭堅首挑賊音讀老莫江反陳音抗齊聖廣淵明允篤
 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江反陳音抗齊聖廣淵明允篤
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之號有
 才子八人八人亦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此卽娶契米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
虎熊狸之倫美也宜編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以至于
也元善也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地官禹佐司空平
舉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度也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
 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
成內諸夏外夷狄王伯厚曰古昔帝嚳氏黃有不才子掩義
者以德爲才十六才子是也帝嚳氏黃有不才子掩義
 隱賊爲賊云陰好行凶德魄也亦惡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

讀左補義 卷十六

備

比近也周書也疏云若友謂惡人不
 可親友而不才子與之附近親密
 通之貌謂驕蹇少卑氏金天氏有
 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
 惡言靖譁庸回服讒策惡以誣盛德
 崇聚也清安也唐用也
 人也林闡苑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謂其工其行顓頊氏有不
 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也
 告之則頑人心
 不道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桀
 謂桀頑心無
 惠信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
 堯不能去公比堯
 行父比舜故言堯亦不
 紉雲氏有不才子
 紉雲黃帝
 能去須賢臣而除之
 紉雲氏有不才子
 時官名
 食於飲
 食冒於貨賄使欲崇侈不可盈厭
 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
 孤寡不恤窮賤
 言亦食也盈滿也實則也
 天下之民以比三
 別以比三因謂之饕餮
 食則饕餮食食為饕餮云是舜
 非帝王子孫故謂之饕餮
 三苗○襄他刀反於他結反舜

總束一筆
周六必借史
盡教非此見
考証與校有
據其法不謬
有人也

臣堯為堯賓於四門以賓諸侯也達四門達四門也流四凶族流四凶族也使流放之
渾敦窮奇檮杌發投也諸四裔也以禦魑魅也使魑魅之
異氣所生為人害者也諸四裔也以禦魑魅也使魑魅之
春秋所記渾敦等也也諸四裔也以禦魑魅也使魑魅之
氏以義理釋之非也也諸四裔也以禦魑魅也使魑魅之
之四裔傳中裔裔子之類也也諸四裔也以禦魑魅也使魑魅之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藏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
去四凶也故虞書載舜之功曰慎徽也五典也五典克從無
違教也也此八元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也此八愷曰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
子也十六相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
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也盛稱文子之功一論一維其季氏
也徒

讀本補義 卷十六 文公

僕因衆以弑父便應得國如何來奔國人惡庶其何復立
其所愛趙匡氏曰僕因國人以弑紀公句改以字作之字
則經文了然因有二義此因緣之因非因附之因也僕見
國人弑君恐已得禍竊竊王以奔苟為利而已愚按趙氏
之說自允行父以國人弑君即以僕為弑君以甚宣公納
僕之罪不足據也如果僕弑則文子必命史以僕書於策
且史克黨於行父比僕為四凶而痛誅之其於策筆時自
當直書其事而不然者天良難昧終不敢以弑誣之也但
據舊人赴告之辭以為彼國有弑君之事而已此篇為
文子自己供狀言見有禮于君事如父母何以惠伯之死
埋之焉矢之中未聞一言即襄仲卒後未聞改葬惠伯史

無董狐不敢書于策微左氏不能死乎惡無禮於君如鷹
鵠逐鳥雀乃今日必授今日必出有此事君之禮耶僕為
盜賊器則衰兆而殺適立庶者獨非盜賊行路者獨非姦
兆耶此誠季友之不才子世濟其凶有王者起何止如四
凶之投而曰免於戾其誰信之季友以來三家鼎立然
政自上行猶不至視君父如弁髦也自行父立宜操縱由
已宜但拱手聽之馴至宿之卑公室意如之還君而君如
寄生矣故傳於季氏擅魯之始特錄此篇曼衍凌厲無復
大臣謀誥之遺亦非羣臣奏對之體以視二滅之諫草御
孫申矯誣之欺陳判然忠佞之別也蓋已籠罩後六公季
孫擅魯等篇

讀本補義 卷十六 文公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弟文公以作亂文公弑昭
以作亂其子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
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
道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使公孫師莊公孫師也桓族為司城公子朝卒
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樂呂莊公孫師也桓族三年宋師圍
陳生須須生大司寇呂今云魯孫誤也
呂東萊曰昭公果無道其子孫豈有剛足之地武氏逆昭
公子為亂雖不克成數年而後已使宋果憾昭公安能至
此宋文公純以仁義籠絡國人及得國則不仁不義殺
母弟恐效尤也及昭公子斬其兩也武氏出穆族窮不
附已也然後知禮于國人者之為賊也文公嗣位人人

以爲得君。而武穆二族。伺燭其姦。距弒君一年。而謀討亂賊。立昭公之子。豈非忠義之舉哉。奉公子須者。須爲鮑母弟。有心故君。故奉之以聲罪。國人信之也。爲鮑先發。並受屠戮。惜哉。

讀左補義卷十六終

宣公

讀左補義卷十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添
男 埭 埭

宣公（孔疏）史記名倭或作倭又作倭文公之子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孔疏）公即位如齊逆

女（孔疏）齊不識喪者不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孔疏）齊

不書氏（孔疏）齊孫行父如齊（孔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孔疏）衛

史闕文（孔疏）齊侯于平州（孔疏）齊地按今山東萊州府有平州城

之以遠（孔疏）公會齊侯于平州（孔疏）齊地按今山東萊州府有平州城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孔疏）魯以賂齊齊人不（孔疏）秋邾子來朝

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讀左補義卷十七宣公

會晉師于棠林伐鄭（孔疏）晉師按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

鄭地按今河南（孔疏）冬晉趙盾帥師侵鄭（孔疏）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孔疏）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孔疏）尊夫人也（孔疏）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

法成十四年僖如齊（孔疏）七年納同陳傳言逆鄭女以

君爲尊夫人稱夫人以夫人爲尊成十四年傳曰稱族尊君命

也（孔疏）無以公子爲族之義

出姜既歸恐如戴嬌之怨而陳侯爲懷之執也恐如叔姜

之歸而齊侯爲夷之戮也如齊逆女而圻於齊姜雖善哭

可以哀感路人必不可以義動齊惠篡逆之謀其罪大於

喪娶

宣公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孔疏）宣公篡立未列

先大夫臧文仲會以此立訓耶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而立胥克甲之先卒大夫之屬齊齊

河曲之戰至此已八年而忽討不用命望溪曰軍門之呼趙穿實為罪首疑靈公陰謀除盾後翦其羽翼命治舊獄意本在穿而盾乃釋穿而放甲故公之惡盾益深而穿之謀亂益急明年遂有桃園之弑也言討不用命幾不知為何命蓋提出河曲則趙穿必當見討故但以不用命三字加諸胥甲而放之且立其子以見其罪甚微也並不提起河曲何從累及趙穿盾之心跡躍如矣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蓋立者諸侯既與東門襄仲如齊拜成之會則不得復討

會也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齊西故曹地傳三十

會齊拜成而魯人簒弑之位定齊取濟田而齊人黨弑之功成傳曰定公位又曰為立公故而聖人誅賊之義躍然

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

晉平宋文公愛盟於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此語已為不

卒楚人不禮焉十三年陳靈公愛盟於晉從義然不能自強

上晉楚兩軍相持于平州

而致株林之變何足數乎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株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過於北林與晉師相遇於楚莊問其侵陳也救之而楚已在宋境矣晉師救陳境遠使宋晉楚未救宋非北林鄭地今因晉解揚晉大夫晉人乃還傳以晉不足與為主以兩軍皆受賂而還也自後彼伐此救兩者相當而爭鄭不得解揚見因則晉弱衰矣然弱雖衰能救陳則善之特不許其救弑逆之宋故略之一本云救患善也特不許楚救晉之鄭故亦略之一一衆出而聖人之情見矣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晉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讀左補義 卷十七 宣公

秦怨晉愈深則楚交益固和秦抗楚文公所以得志於城濮也晉欲者趙盾欲之也乃穿以一言止之謀卒不驗而盾未有以罪之也供隱伏桃園之事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因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辭於楚楚強也為明年

上皆言晉之不競于楚此明白點出以見盾之草草了事者意別有在也數語前後皆貫

經甲寅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解得大夫死皆曰獲州西有棘城戰皆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帥師侯之秋九月乙丑

俞云元帥被
獲之之謂
非亡也半
報他德不平
也復而通告
而人辱其故
未償罪詞以
刺元帥者反
美元爲大度
非也

讀左補義

馬逸不能止
卻寬以此成
功頒人使
知張都獨之
超乘元率四
百六十乘即
入都軍何至
見德三言反
敵於果是反
賊元元元苦
敗國終民赴
原取權元德
甚筆筆罪元
得此一讓從
前之車中停
歇而以兵車
之馬只換一
睜目瞠眼而
于思者極甚
焉甚

其私憾敗國殄盡也民於是刑就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
雅義取不良之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
人相怨以亡蓋文馬百駟蓋馬爲文四百四蹄先庭日以贖華元於鄭
文馬百駟馬之毛色自有文采重其難得告宋城門而見叔牂半
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後人言不苟見叔牂半
子之馬然也與賈得先歸華元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知前
言已顯故既合猶若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宋城
不敢讓罪既合也猶若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宋城
元爲植巡功其族植爲領主帥擊作者巡功城者誣曰睥其
目出醜其腹大棄甲而復謂亡于思于思多鬻貌釋文多棄
甲復求使其勝乘謂之曰牛則有皮庠兕尙多棄甲則那何
也按承棄甲來言牛與庠兕之皮似可爲甲即棄之何傷示以已之功多一敗不爲厚役人曰從其有
皮丹漆若何解縱使有皮可以爲甲何如丹而漆之使華
堅固若何快元雖有功能不敗則更美也華

著察寡二字
覺驚中許多
數目字何相
欲動

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言寬而容衆備
國人曰夫誰助作如李讀首非
宋鮑弑昭公自立晉合諸侯伐宋受賂而還而歸生帥師
討之聖人所亟予也然而鄭無是心也不過助楚爲虐耳
傳著受命于楚一語而聖人不書伐宋之義見矣顧鄭無
討賊之心而宋有負瑕之實華元宋之右師坐視昭公之
弑賂盾而立文公者也不能驅將輕用其民毅然決戰夷
師辱國咎將安歸乎狂狡大夫也失禮違命羊斟御也私
憾敗國均謂之殘民以逞夫二子之殘民主帥殘之也已
伏下巡城之詭意及既敗而入其君不聞嚮師之哭其臣
不聞降服之囚抱頭風竄立門告歸豈知滿城父老痛入
妻子之心乎聞城者之誣自當急爲謝過乃自矜功多敗

卷十七

崇師趙彝所

汪云分明自
已不戴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在崇在遂圍焦晉河內邑接今河南陝州城南上洛今陝西洛南縣陸渾今河南嵩縣以報大棘之役楚闕

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競強也閼敝若故之族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擊之傳爲四年楚若放氏張木杜氏誘吳楚申之盛託蕭班問失宋之心和諸侯之望

總領

讀左補義

卷十七 宣公

六

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雅也
 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亥職有
 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言厥衷者有君能補
 過亥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驥諫公患之使鉏麇晉力士○血
 賊之晨往寢門闕矣感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覺衣冠
 成鹿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
 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補正廣既退則秋
 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走
 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齊弼明拂
 而殺之英猶夫也衛懿狗四足爲憂那氏疏引公羊靈盾曰
 之公有罔刑言指擢如意之何也○蔡柔口反靈盾曰
 棄人用犬豕猛何爲國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靈於首

山舍於縣桑桑之多陰翳者按晉山見靈輒晉人餒問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爭也三年矣未知母之存
否今近焉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詩食與兩賓請

順果云反不討賊者老弱也

乘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間
何故對曰黷桑之轅人也問其名屠附註問其名不告而退
不遂自亡也報亦主按或乙丑趙穿屠之從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奔開公弑而遁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補注弑其君乃餘外之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胡傳是盾僞出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建詩也附註桓風雄雉鳴之異按盾言我之懷憂吾國致此嫌滅讎去反爲威並不討賊一層而又托爲老臣愛國之義正善于鋪排孔子曰

左傳卷十七宣公七

藥老好聲曰
宜子缺離牙
五字與仙實
試君

董狐古之良史也。舊法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善其爲法，受惡也。趙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道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陳云：周語成公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日，使有保國故，命之曰黑臀。晉世家。成公母王申朝於武宮。周女也。

盾未嘗弑君何以弑歸之傳。蓋言盾不弑君而實弑其君之故。以發明經義也。分三段。袞不廢矣。以上以靈公不君。領起。盾身受托孤之重。如前後左右罔非正人。靈雖不肖。何爲至此。傳寫靈無道數事。知盾之失于匡救也。迨其惡已成。急而挽之。君臣遂成讎隙矣。先述士會之諫。從容婉轉。正爲盾一驟字反照。前年伐鄭。傳曰驟諫。此又曰驟諫。驟者急而且數之謂。靈不能堪。不然士會亦諫。靈何不殺。

續生補義
卷十七 宣公

賢無公族
句領起

借以報恩
是私施

讀左補義

三年春不刻而望

胡氏云禮爲王服斬衰。周人告喪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其說是也。而杜謂不以王事廢天事。考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祀社稷則越絰而行。又豈魯之所得僭乎。又東發云。僖公僭郊而天不從。今宜欲僭而天又不從。可畏也。非也。蓋僭郊不書。有故而後書也。僭郊不書者。一則無以示訓。一則爲君諱惡。

晉侯伐鄭及鄭音延鄭音地及胥平士會入盟爲夏楚侵鄭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

伐戎以過之伐戎以過之定王使王孫滿夫周大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稱示微過周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

讀生補義

卷十七直公

+

提出德來繳
過鼎字又精
住鼎字帶出
天來紫紵鼎
墨由于失德
可見天神明
德不在鼎矣
因詳叙天簞
有周加教未
艾詩問皆
太早耳第中
義正辭嚴
懷奔後班
王命亦應以
此爲藍本

遠方圖物之圖張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
圖物若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圖象神百物之形使民
之千鼎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圖象神百物之形使民
經見學子云夏后開鼎命大康濟鼎于昆故民八川澤山林
吾灼得逢白雲之兆此說未知其審故民八川澤山林
不達不若逢遇也嚙魅罔兩罔兩魅罔兩水神莫能達之用能
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土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
祀六百釋文唐虞曰載夏曰祀周曰年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
雖小重也不可其姦固皆亂離大輒也言可天祥明德有所
底止底言旨成王定鼎於郊郊成王定之○郊古治反郊
辱小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
輕重未可問也孔疏律歷志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過
言之

陸渾之戎。秦晉遷于伊川。逼近王都。然未聞爲中國患。葦

戎之弱小者而楚以遠國忽其君自將舉大眾伐之蓋窺

周也。至雒。耀武周境。其未入周。咫尺。問鼎輕重。示欲取。

之東萊以爲傲然有篡逆無君之心是也傳于楚莊盟列

國之先特著是篇以見其平陳服鄭皆聖人所深惡也。

或云禹鼎所載必九州風土貢賦有關天下後世之故而

王孫泛引神姦不若何也曰陰斥楚旅也三代受命皆由

明德。明德者。由仁義行。其言皆從躬行中流出。其得天下

天實命之。心事如畫。天白日無人。不見楚旅。遠目豺聲之

子也。口爲仁義之言。明蹈備賊之事。晦曉厲鼎。欲取卒不

而不敢用兵而其欲逐逐萬難推歸罪

問心甚曖昧。正矯魅。罔兩之伎倆也。提出天字。明晉竊不

臣必不爲天之所容。後段示以下世三十。確實可徵。而後

面昏暴自取滅亡已足落魍魎之胆東萊又謂辨論日高。

其政不舉滿爲作俑然衰周氣象得此一二臣亦足生色

出儒又謂問鼎不過向葵之私欲一見之耳。然則靈之欲

得周鼎其亦向蔡之私哉。

是人侵鄭鄆即晉故也

所傳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鄒與鄒伯之能反正

故獨著楚人侵掠諸王之罪毛氏奇齡駁之曰何以朝

齊則朝褒暮從楚則暮貶當應之曰朝尊王則朝褒暮

助則轉貶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姑姓燕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嬴余而祖也伯嬴南燕祖以是爲而子宋初以是蘭蘭爲汝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宋淫服佩也古人以香草爲佩媚此南也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仰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政徵蘭乎信將不見信故欲計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姁鄭子數公叔父子也生子華子滅子滅得罪而出出奔誘子華而殺之南里鄭地在信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信二又娶於江生公子士朝於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楚地按今江南葉縣南有古葉城文娶於蘇生子瑕十俞彌俞彌早卒洩駕夫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信三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姬姓宜爲姬姓吉人也后復之元妃也姬姓是以興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姬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鄒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杜解莒邑按鄒國名今山東縣縣西南○鄒首談○秦伯稻卒○共公卒
 六月乙酉鄒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莒公堅立○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鄒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鄒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
 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往解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
 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通此負販小人之所差偽者也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穆公大公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子家歸將見子公
 之食指動○第二指也曉六五指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
 所信用服虔云係以大指為將指子以中指為將指食指者食
 所謂噬臍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與味及八
 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

以劑之也偷
竊歸生不露
權字隱寫歸
生有權井不
露歸生趙景
元著古今無
雨

讀左補義

出

讀左補義

卷十七 宣公

装

馮云此叙
 誠若執氏
 以子文爲
 越城之誠
 文將之於
 竟黃之於
 文助之於
 也

生安得以優柔之故轉咎公即杜氏乃以權不足謂子家而又以爲稱畜老憚殺爲仁夫大棘之役獲宋二卿與趙盾書晉卒以二圻賸而謂其無權不武乎掩君父於甯兒爲臣子所不忍言而謂其仁乎或云上云歸生弑其君則此數句自當指歸生然則上言晉殺其大夫下云侵官豈侵官者爲晉乎襄公初立欲去子公之族并去子公而獨不敢去歸生者以大權獨攬不可倖去耳不然何待歸生死而後棺行法哉子良之不可弑所以安反側之心正恐宋與歸生相倚爲好而生他變也

或曰以弑君爲君無道則臣爲無罪矣史例之謬至此不知傳之意謂列國以君無道國人殺之來告則無有左案

左補義 卷十七 宣公

無從歸罪于賊臣但書國晉人以爲其國弑之國人弑之耳若以名告則直書其名而望人國之稱國稱人有傷當時之庶賊直書其名者或討或否得失自見也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子良曰必殺之是子也豺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威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宋愷言椒若衆楚且位曰鬼政不故當速出奔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死助言及令尹子文卒鬬穀子文子爲令尹子越爲司馬爲買爲工正諸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而巳得椒處子越又惡之林昭惡乃以若敖氏之族四反伯薳爲於鄆陽楚邑而殺

一路野子狼心行徑而然
心橫出三楚
愚衆并隨熊
不足以制熊
虎
噲云此下本
可直接爲
夷紀又叙出
若敘生伯比
伯比生十女
上陳生楚樹
下映荒荆
不亂皮肌之
奇則首敘其
孤獨兩五映
文情適至
鬼不棲矣

之遂處焉楚將攻王王以三王
 於漳漳水遂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棠
 遂射王次輔及鼓跼著於丁寧
 以爲鼓伐陳王車上不得其策
 以賁登鼓
 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勞竊其二盡
 於是矣軍人之心
 國名按今湖廣安陸縣有鄧城古鄧國也
 於鄧子之女生子文焉鄧夫人使棄諸夢中
 虎乳之鄧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
 人謂乳穀謂虎於薳故命之曰鬬穀於薳以其女妻伯比
 所淫者故奴實爲令尹子文鬬氏婦自子
 反於薳青爲文爲令尹其孫熊尹名
 允黃子揚使於齊選及朱閭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熊尹曰
 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逮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
 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
 所改命曰牛易其名也

此叙越椒作亂以子文爲主首段統籠全局。聚族人告之者以無一端人易惑非義鬼猶求食數語聲淚與俱。斯時族人以爲迂且怪中段越椒既殺爲賈又欲攻王。狼子野心。子文之言駭矣。族猶不悟而反助賊。宜其舉若敖而滅之也。然若敖滅則子文不祀。末段因推原子文生時之異。云實爲介尹子文見方城漢水無不習聞。包舉一生事蹟。

轉舌論以求
女古疎無此

讀左補義

在內何可無後以其孫二字拍轉復命自拘的是象賢正與越椒之弗類相反從楚子語中點出勸善不善則滅爲善則昌理本如是也獨是蘇賈少時能諫子文之用子玉及老爲利昏偏親司馬而譖子揚子揚雖死於譖而子則更生賈雖得司馬而身則已戮子文之言何等英切而通族皆歸楚王三矢權爲詭語而三軍獨奮皆足異也子文生時之異於卒時寫出與鄒穆公同楚國僭王僭夏傳每高嘆然未足之意熊虎之狀豺狼之聲正與讎目豺聲同符一則其鬼猶假一則其子克昌天道茫茫何所憑據子文於楚實爲巨擘然素諸夢中來路不正不得以寒水鳥翼爲例也安望其能羽翼小邦共獎王室不遇虎爪狼牙

讀左補義 卷十七 宣公 七

共爲搏噬而已嗚呼皆天之降孽於宗周也

冬楚子伐鄒鄒未服也杜預前年楚侵鄒不從成故曰未服

鄒未服者明其意在爭鄒非討賊也夫聖人不輕予人以討賊之名上書鄒歸生弑君此書伐鄒非討賊而何不知鄒三年三破楚兵至內祖牽羊而後已其爲猾夏顯然不待別嫌而明其故也

經丁巳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莊姬高固齊大夫不韋女歸嫁於諸侯○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楚人伐鄧按書人鄧以大夫將告也若以爲昭明前書爵者爲重也義不可行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留公強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莊姬公既見止連昏於鄧國之臣服單列累其先君而於斯行欲至之禮故

宣公

宣公倚齊篡國受制於齊齊惠恃強陵魯請昏其臣皆過之大者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刺自逆也杜預書曰爲新例按不言凡者或聖人嫌文特冬來反馬也杜預書曰官隨時更定非皆聖人之新例也冬來反馬也杜預書曰官隨時更定非皆聖人之新例也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衛侯陳侯討賊聖人所予楚但猶夏故不予其討賊也救患聖人所予晉救弒君之賊故不書救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

冬十月

六年春晉衛侯侵陳陳即楚故也盾見於經見晉不能討盾也盾乘政如故而弒君之賊皆不能討獨爭此服楚之陳未矣

夏定王使子服周大求后於齊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州邱按今在河南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爲民所疾以盈其憤將可殲也晉侯曰不可如物之滿于匱也言其民之爲惡也周書曰殲戎股肱也注謂雅訓戎爲大戎也言其民之爲惡也周書曰殲戎股肱也注謂耳吉蔡傳以爲大戎也言其民之爲惡也周書曰殲戎股肱也注謂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不問晉故不書晉滅狄傳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按當云取成于厲而還

結出魯以將免卿卿將早入于也故許之乎此竹尾互應之也

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蓋楚取成于鄭欲盟鄭伯而逃歸不盟故明年鄭與晉有黑壤之會而九年楚復伐鄭也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謀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上離下震之離三三爲純離也豐上六變而爲六四其居其家則其尸問其無人三歲弗過之矣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冬十月

六年春晉衛侯侵陳陳即楚故也盾見於經見晉不能討盾也盾乘政如故而弒君之賊皆不能討獨爭此服楚之陳未矣

矣乃德其立已假以事權使鄰國之賊臣轉倚以自固而
逆。逆。善。于。天。下。恐。不。曉。者。或。起。而。問。罪。因。請。于。天。子。以。太。
巨。賂。之。謀。其。不。曉。而。因。以。不。明。罪。魯。是。賊。臣。肆。行。無。忌。也。
墨。橫。之。會。六。國。而。晉。宋。魯。鄭。皆。賊。臣。主。之。世。道。尚。可。問。乎。

廣左補義卷十七終

廣左補義卷十七宣公

子

廣左補義卷十八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男 堧 堧 堧

宣公二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偃如齊至黃乃復
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也卒已有事于大廟仲子
死以尸為事也仲子與祭同日不言公子因上行禮而無
重有車也仲子與祭同日不言公子因上行禮而無
山東平王午猶釋萬入去籍籍又祭臨昨日之禮所以有
除人知知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釋故內舞去皆
舞問何休口論吹以舞舞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舞謂之舞舞又謂之舞舞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入去論者又謂之舞舞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廣左補義卷十八終

夫人麻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
母也○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
按白狄○楚人滅舒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月三十○冬十月己丑葬我小

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城平陽
按今山東新泰縣○楚師伐陳
○城平陽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楚師伐陳
○城平陽

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釋非禮也○仲子卒而釋非禮也
仲子卒而釋非禮也○仲子卒而釋非禮也

仲氏非字也○弑君之賊乃與平友叔肝同卒傷魯之失刑
也

楚為衆舒反狄伐舒○楚為衆舒反狄伐舒○楚為衆舒反狄伐舒
楚為衆舒反狄伐舒○楚為衆舒反狄伐舒

詎稱墜引至於道遇日食止於道左以待明復則遭事之

曾于歷討不睦也諫陳侯不令楚成前年與晉荀林父以諸侯

康寧于不
可必之
之教而為
之教而為
之教而為

微勝
可傷

子公依
事而更
之教而
之教而

公之趨走齊惠自初立以至千死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
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其子多似以爲微舒公出自其廢射
而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蕞爾小國乘喪圖之又伐之宋鮑瑒實盈矣

鄭及楚平前午敗楚師於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

天王母弟敝一侯國大夫袁周陵夷至此

師伐邾取繹爲子家

李文本初聘於齊齊侯初

讀左補義卷十八宣公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侯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也

皆賊國武子來報聘報子也

滕人事晉竟爲宋虐魯人虐邾專向齊告皆晉霸之衰也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按潁水諸侯之師伐

鄭無此六字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逐

其族以四年秋晉故也葬幽公諡之曰靈諡法動靜

士會將兵迫趙林父逐楚師北殊足錄也而聖人削之高

氏曰雖得鄭而不能有也非也聖人豈必保其將來鄭之

弑君歸生業已漏網而陳之弑君微舒未奉天誅豈肯日

趙盾專晉固無望其能聲霸討也景公新立卻缺爲政士

季主兵四方想望風承急宜率師入陳得微舒誅之則霸

計彰而文襄之業可繼乃舍王法不容之陳而亟于爭鄭

且鄭亦弑君也斯棺收葬鄭人自討而晉無聞焉是以討

賊之師爲恤思之師也故五年荀林父及此年士會救鄭

皆不書傳叙討幽公之亂于救鄭之下此旨也既死而削

其棺何如未死而正其罪非襄公之能討罪國人歸惡于

歸生宋亦宜其罪以自解免也以卻缺之主故有禮稱

說詩書而不明大義置陳不討先人之所以難也士會無

論矣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如伯盟于辰陵

辰陵陳地按今河南○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

狄于欒晉侯往會之故以秋爲會主機而狄地陳鄭楚方

讀左補義卷十八宣公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丁亥楚子人

陳不有其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

陳鄭服也晉師主盟

陳侯成公也辰陵陳地十年五月微舒弑平國即立成公

凡因弑而立必與會盟其位乃定是冬楚伐鄭鄭既與平

明年正月微舒奉陳侯要楚子鄭伯爲辰陵之盟則是盟

所以服鄭伯亦以定陳侯也微舒儼然廟壇之間何嘗

有討賊之志哉不然師次辰陵執微舒甚易何待踰歷三

時始討夏氏乎聖人書之一以見羣賊而後之討賊非其

兵略成功竹
要介尹而卒
不屈其成任
用之專也

楚左尹子重莊解公子嬰齊莊王弟侵宋王待諸郟楚地按當在河南令尹蔦艾孫叔敖城沂楚地當在河南陽縣境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疏一

讀左補義

八

慮事謀慮以授司徒司徒量功按量用功命曰按度其日
 城築之事以授司徒司徒量功按量用功命曰按度其日
 財用築作其邑說謂分看四隅之平板輪孔藏輪兩旁
 所費多少而分配樑枋之平板輪木板在兩旁郭頭立
 平共高低厚薄稱脊中築其樑頭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程
 土物_古上_古是泥_古是木_古誠遠邇均勞累基趾_古行城足累
 先巡畧若_古具像糧先_古伐夫糧食皮有司謀監主_古巡_古
 高下曲直_古事三旬而成_古十日不_古於_古堯_古餘日一_古般_古並_古無_古增_古損_古柱_古云_古傳
 言以放之
 能使民

呂東萊曰左氏載版築用兵救焚之事纖悉備具亦足以見當時風氣近于三代皆著實做工夫爲有用之學

以仁義欺人

若直揭其陰則中其所忌妙在牽牛一喻陰陽躍蟠使之自食而於討賊不可爲利上昌言之手是復反其地象居仁義之名急黃二尤仍得陳編之利名也

汪云可乎可
茂間答極風
致又作一喻
與士喻相映

明明求成而云勤止是美其詞也赤狄潞氏之滅機在此然計賊大義讀之楚人可謂枉尋直尺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在釐十年夏徵舒弑君胡陳人無勳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閭子貞之名釐云氏猶言家也補注傳見經先背討賊然後書入陳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裂諸栗門陳城因縣陳殺徵舒于入陳之下而經書于入陳之士者李氏曰造其國都曰人株林野郢去國都遠楚子就其私邑執而殺之耳然則傳言遊入陳者人陳之寬也因縣陳以下乃陳侯在晉鑑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釋纍皆楚子入陳之義陳侯在晉成公午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

讀左補義

九

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家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號云經
楚私屬不女獨不慶家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辭以自解
以告耳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
 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
 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日討有
 罪也今縣陳食其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食歸之無乃不可
乎按牛有人牽之而蹊過人田罪之至微者也昔杜以喻法
君不偷矣不知此正陳侯在晉之喻言彼之朝晉不通雖
 走路頭卽取其國是猶蹊田而奪之牛也諸侯詰詰陳鄭言
 諸侯之服從我者以我能討賊也亦諸侯謂以討賊之名號
 諸侯若以食歸已恐陳非我有歸亦將去也諸侯俱謂同
 會之諸侯則辰陵之盟徵舒方相陳侯牛會豈以徵舒討徵
 舒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方經吾未之聞可見對
 曰可哉吾僭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

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按周官百家之內曰鄉疏云計夏氏
夏州今湖廣故晉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甯有禮
也後其縣陳本意全以討

楚子為辰陵之盟陳侯伯與焉陳侯即微舒所立者也
弒君已匝年矣楚子欲合諸侯微舒欲定陳侯之位孔寧
儀行父又為之締合遂為此盟則楚之黨賊可知也豈知
陳鄭二君復朝於晉乎傳于殺微舒後孟孫陳侯在晉在
晉者往朝于晉也莊以貳晉晉二克而二克鄭罪于微舒
且誘以利于是莊色動遂誅微舒而入陳何以見二克誘
之以其卒納二克故也向使陳侯服屬微舒不貳則楚方
微舒之為德也然則討賊者其名討賊者其實而罔以利

之耳豈人書楚人殺陳夏微舒者何也斯時弒君豈見總
無一問罪之師有能取賊臣轅之則不必問其為何人其
人為何心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楚人亦得而殺之
也夫何去其一賊納其二賊賊挾楚以制其國之命使其
君拱手聽命于淫昏之賊臣而陳之從楚者二十有八年
討賊之功豈足償納賊之罪哉二克不書陳以其為楚之
鷹犬非陳所得有也劉公是謂陳賴二克而存豈不謬哉
莊將入陳下令曰陳人無動不必拒戰也將討少西氏
罪止一人也可謂王者之教于是陳人開門遊莊入國忽
接因縣陳因者乘其勢之謂也乘其君不在國民不拒敵
因而取之黃東發曰是乃賊盜之行殆而取之也是也縣

陳矣何以卒舍之蓋陳終不為我有與其以興滅綱絕之
名乎晉不如以誅亂置君之與乎已如盜已贖珠捕者將
至不得不取諸其懷而還之也傳以微舒當誅存國為禮
但微舒侯在晉一語所以殺微舒之故已明下篇云鄭既
受盟於辰陵又楚事於晉知楚子之何以固鄭知楚子之
所以殺微舒矣

厲之役鄭伯逃歸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也自是楚未得志焉
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微事於晉為明年楚
鄭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往楚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
歸臣富國而兩位者非其子也成公凡弒君不戍喪者必
無能也楚子固鄭前年盟辰陵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
為也

及楚子威于鄭晉師敗績鄭地按河南鄭州○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宋附○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
盟于清邱衛地按今直隸開州東○宋師伐陳衛人救陳清
盟之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哭於大宮鄭祖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國人大臨守
陳城上陳者皆哭所以告諸侯也陳云陳侯視之名種
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不殺其
國之九十口按晉師獨出救鄭何入自皇門至於遠路九軌
日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示服為臣曰孤不天不為天能
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

或後漢書
 大略以由林
 分而後由林
 父張山孫叔
 兩頭相開一
 韓彭彭周
 方云觀戰而
 動一發開維
 晉人怙亂之
 數為其所竊
 楚人則無雲
 而動

是或五言武
 間或引起
 或後漢書
 大略以由林
 分而後由林
 父張山孫叔
 兩頭相開一
 韓彭彭周
 方云觀戰而
 動一發開維
 晉人怙亂之
 數為其所竊
 楚人則無雲
 而動

此順應不可
 敵例觀其
 而動

有經也矣
 敗其業而卒
 擄楚國之合
 在左者追求
 南侯又曰以
 賂侯皆持絳
 味之明也言
 則楚黃將特
 楚分其後三
 旌旗畫物類
 物象其所建
 之舉也內姓
 勞老有加惡
 有服章別也
 別也貴有常
 貴有常軍
 軍賊有等
 賊有等威
 威儀有禮
 儀有禮不逆
 不逆矣德
 矣德立刑
 立刑

有經也矣
 敗其業而卒
 擄楚國之合
 在左者追求
 南侯又曰以
 賂侯皆持絳
 味之明也言
 則楚黃將特
 楚分其後三
 旌旗畫物類
 物象其所建
 之舉也內姓
 勞老有加惡
 有服章別也
 別也貴有常
 貴有常軍
 軍賊有等
 賊有等威
 威儀有禮
 儀有禮不逆
 不逆矣德
 矣德立刑
 立刑

有經也矣
 敗其業而卒
 擄楚國之合
 在左者追求
 南侯又曰以
 賂侯皆持絳
 味之明也言
 則楚黃將特
 楚分其後三
 旌旗畫物類
 物象其所建
 之舉也內姓
 勞老有加惡
 有服章別也
 別也貴有常
 貴有常軍
 軍賊有等
 賊有等威
 威儀有禮
 儀有禮不逆
 不逆矣德
 矣德立刑
 立刑

有經也矣
 敗其業而卒
 擄楚國之合
 在左者追求
 南侯又曰以
 賂侯皆持絳
 味之明也言
 則楚黃將特
 楚分其後三
 旌旗畫物類
 物象其所建
 之舉也內姓
 勞老有加惡
 有服章別也
 別也貴有常
 貴有常軍
 軍賊有等
 賊有等威
 威儀有禮
 儀有禮不逆
 不逆矣德
 矣德立刑
 立刑

有經也矣
 敗其業而卒
 擄楚國之合
 在左者追求
 南侯又曰以
 賂侯皆持絳
 味之明也言
 則楚黃將特
 楚分其後三
 旌旗畫物類
 物象其所建
 之舉也內姓
 勞老有加惡
 有服章別也
 別也貴有常
 貴有常軍
 軍賊有等
 賊有等威
 威儀有禮
 儀有禮不逆
 不逆矣德
 矣德立刑
 立刑

有經也矣
 敗其業而卒
 擄楚國之合
 在左者追求
 南侯又曰以
 賂侯皆持絳
 味之明也言
 則楚黃將特
 楚分其後三
 旌旗畫物類
 物象其所建
 之舉也內姓
 勞老有加惡
 有服章別也
 別也貴有常
 貴有常軍
 軍賊有等
 賊有等威
 威儀有禮
 儀有禮不逆
 不逆矣德
 矣德立刑
 立刑

有經也矣
 敗其業而卒
 擄楚國之合
 在左者追求
 南侯又曰以
 賂侯皆持絳
 味之明也言
 則楚黃將特
 楚分其後三
 旌旗畫物類
 物象其所建
 之舉也內姓
 勞老有加惡
 有服章別也
 別也貴有常
 貴有常軍
 軍賊有等
 賊有等威
 威儀有禮
 儀有禮不逆
 不逆矣德
 矣德立刑
 立刑

有經也矣
 敗其業而卒
 擄楚國之合
 在左者追求
 南侯又曰以
 賂侯皆持絳
 味之明也言
 則楚黃將特
 楚分其後三
 旌旗畫物類
 物象其所建
 之舉也內姓
 勞老有加惡
 有服章別也
 別也貴有常
 貴有常軍
 軍賊有等
 賊有等威
 威儀有禮
 儀有禮不逆
 不逆矣德
 矣德立刑
 立刑

有經也矣
 敗其業而卒
 擄楚國之合
 在左者追求
 南侯又曰以
 賂侯皆持絳
 味之明也言
 則楚黃將特
 楚分其後三
 旌旗畫物類
 物象其所建
 之舉也內姓
 勞老有加惡
 有服章別也
 別也貴有常
 貴有常軍
 軍賊有等
 賊有等威
 威儀有禮
 儀有禮不逆
 不逆矣德
 矣德立刑
 立刑

有經也矣
 敗其業而卒
 擄楚國之合
 在左者追求
 南侯又曰以
 賂侯皆持絳
 味之明也言
 則楚黃將特
 楚分其後三
 旌旗畫物類
 物象其所建
 之舉也內姓
 勞老有加惡
 有服章別也
 別也貴有常
 貴有常軍
 軍賊有等
 賊有等威
 威儀有禮
 儀有禮不逆
 不逆矣德
 矣德立刑
 立刑

有經也矣
 敗其業而卒
 擄楚國之合
 在左者追求
 南侯又曰以
 賂侯皆持絳
 味之明也言
 則楚黃將特
 楚分其後三
 旌旗畫物類
 物象其所建
 之舉也內姓
 勞老有加惡
 有服章別也
 別也貴有常
 貴有常軍
 軍賊有等
 賊有等威
 威儀有禮
 儀有禮不逆
 不逆矣德
 矣德立刑
 立刑

有經也矣
 敗其業而卒
 擄楚國之合
 在左者追求
 南侯又曰以
 賂侯皆持絳
 味之明也言
 則楚黃將特
 楚分其後三
 旌旗畫物類
 物象其所建
 之舉也內姓
 勞老有加惡
 有服章別也
 別也貴有常
 貴有常軍
 軍賊有等
 賊有等威
 威儀有禮
 儀有禮不逆
 不逆矣德
 矣德立刑
 立刑

有經也矣
 敗其業而卒
 擄楚國之合
 在左者追求
 南侯又曰以
 賂侯皆持絳
 味之明也言
 則楚黃將特
 楚分其後三
 旌旗畫物類
 物象其所建
 之舉也內姓
 勞老有加惡
 有服章別也
 別也貴有常
 貴有常軍
 軍賊有等
 賊有等威
 威儀有禮
 儀有禮不逆
 不逆矣德
 矣德立刑
 立刑

有經也矣
 敗其業而卒
 擄楚國之合
 在左者追求
 南侯又曰以
 賂侯皆持絳
 味之明也言
 則楚黃將特
 楚分其後三
 旌旗畫物類
 物象其所建
 之舉也內姓
 勞老有加惡
 有服

楚公何人
制多門則八
心不一號令
不行

楚公何人
制多門則八
心不一號令
不行

楚公何人
制多門則八
心不一號令
不行

楚公何人
制多門則八
心不一號令
不行

楚公何人
制多門則八
心不一號令
不行

楚公何人
制多門則八
心不一號令
不行

楚公何人
制多門則八
心不一號令
不行

楚公何人
制多門則八
心不一號令
不行

楚公何人
制多門則八
心不一號令
不行

楚公何人
制多門則八
心不一號令
不行

晉以一期一
宋以一期一
晉相形

宋以一期一
晉相形

曰錯時繹思我祖惟求定錯布也繹陳也時是也里錯也
求安定其六六曰綏萬邦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之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德故使
子孫無忘其章釋義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突觀兵以威諸
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
民欲獨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發
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年荒則武有
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官告成事而已視先
戰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大魚名喻不義
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
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
官告成事而還傳言楚有是役也鄒石制實入楚師將以
分鄧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鄧役僕叔及子服石制孔疏入
師於鄧國分鄧國以半予楚以半立魚臣而已其亂也
是類也詩曰亂離憂矣其適歸詩小雅
憂病于何歸於怙亂者也夫禍亂之鄧伯許男如楚年晉伐
鄧伯許男如楚年晉伐
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滅濮之役晉師三日殺
年文公猶有愛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
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闘况國相乎及楚殺子
王得公喜而後可知也顏色見於曰其毒也已是晉再克而
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

而加晉所由
衰

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晉穆公楚子之不競
故也殺一驍蹇臣能損其強耶林父復用卒未有以難楚不
殺何爲不替孟明與乎日不類秦修食利而棄其師
罪也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
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
位
晉人全軍救鄭義也鄭人已平猶欲楚楚亦義也所恨元
帥不得其人而喪師辱國故傳懼經義處處敵罪林父人
謂晉之憂在先穀等五人然先穀力主戰楚失霸不如死
壯哉斯言可謂大義微發斯時士會卻克荀首欒武俱在
行間即既敗之後士會以七覆拒敵荀首以反戰見劫而
況全軍在搥士氣奮揚又何以畏之如虎也自知無能便
當知難而退何以隨先穀濟師隨季之對何以先穀得更
之皇成規軍楚子求成之說林父何以信之士會請備林
父獨不之信既欲其成何以不使荀首知墊而曲從二憾
之往故傳寫諸人信事皆所以罪林父也先儒謂義正雖
敗不辱可以論晉侯而無解于敗軍之將之刑也城濮
之役先穀利於戰而偏說不戰以使之不得不戰然後一
戰勝之此孫叔亦主於戰師之以不必戰使之俱不欲戰
然後以驍蹇勝之先穀步步英驍奇謀益出臨陣却小心
詳審四面布置孫叔步步開眼不動聲色臨陣則森然鷹
擊迅速不停兩人似不相上下然先穀雖語退則明告以
退戰則明告以戰且曰戒爾車乘敬爾君事備是霸者之

師若孫叔聲說盟息鼓設戈而忽然掩其不備如鬼如
 蟻蓋偃王之盜賊又先軫之所羞解者也篇中關鍵在盟
 有日矣一句楚人口中用此四字晉人心中只此四字而
 楚勝晉敗全在此 通篇分五大段第一段圍鄆盟鄆寫
 得楚子操縱因心不參旁議便與林父反照此時孫叔全
 未出相早見帷幄中大有人在 夏六月至師迎齊爲第
 二段是專寫晉林父將中軍一軍之主然自文六年救鄆
 伐陳迎年帥師未嘗逢一大敵蓋素與趙盾比膽識并出
 盾下又新將中軍無以厭人望故心實畏敵傳從隨武語
 中提出孫叔爲宰寫得軍法井井德立刑行正反射林父
 諸般敗局蓋諸將之不欲戰者正以元帥之非共人先數
 之病病在不知桓子耳桓子猶豫未決而中軍佐忽下令
 先濟元帥安在哉知莊明言軍律欲以刑威先殺而未嘗
 交鋒先思敗績誤入韓厥六人分惡之說迎爾濟師此林
 父不能裁決於未濟之先也此段已伏不知所爲之根
 楚子大郤至敗而先濟爲第三段是專寫楚晉爲霸國楚
 戰安能全勝必晉人無備而一鼓可殲也先使其驕令其
 易我此迎先殺諸人之意也後復以成令其信我此迎桓
 子諸人之意也易我謂不足信我謂不必備下段云乘
 晉師即乘此無備之師也先遣鄭皇戌驛晉且探虛實傳
 遲叙隨武與武極寫楚師之勦一則反照晉師一則便伏
 下段楚師之進銳不可當皇戌歸又使少宰如晉御將不

和俱不出伍參所料厥後又使人明白求成約以盟日乃
 許成者定盟期而致師者欲搏戰射麋獻麋遊戲三昧逆
 知主帥不綱妄夫技癢而後得以倖然乘之御獻子云弗
 備必敗幾子不可桓子遂亦不可也預透出士季與齊有
 備正深著林父無備之罪 潛黨逐魏鉤至終夜有聲爲
 第四段是專寫晉敗斯時在鄆諸將俱將釋兵卷甲振旅
 歸晉不過待盟日與飲血耳軌車逆之恐二子不善台盟
 或至恐楚欲迎以俱歸耳晉之三軍全然未動乃潛黨望
 塵偽告晉師之至於是孫叔叔出令師遂急馳晉軌車方在
 道而楚師已入晉軍矣傳著兩遂字一疾字云乘晉軍直
 如飛如輪從天而降林父若能躬冒矢石麾軍亟進猶可
 爭鋒否則按兵不動上軍七覆互爲聲援猶不至敗乃從
 軍中望見楚師遙湧錯愕不知所爲廼車先走且走且鼓
 曰先濟有賞先濟河者速走之謂也于是晉之中軍先奔
 下軍隨之前草轉後後勁反前後者楚軍殺之前者自相
 殺至爭舟指可掬而林父已駕嬰齊舟登岸矣方知傳叙
 伍參之言字字痛詆林父且傳于楚軍著懼王入晉軍句
 想見乘晉師時君臣俱率先陷陣於桓子著軍中二字想
 見楚師已至而元帥猶然安處一勝一敗于此已分工尹
 以右拒逐下軍潘黨唐侯從上軍不言中軍奔無可逐也
 而上軍猶全楚人合兵聚攻七覆疊起應接不暇故士會
 之上軍獨不敗晉零星敗卒廣陳馬旋亦是平日訓練之

疎正與上面二武之言相應遂使父子不救兄弟同死萬
骨皆枯屍成京觀嗚呼林父之肉其足食乎魏錡先歸至
師趙盾失車在後至此方見末寫莊子善射以明晉自有
人耳言宵濟是風聲月黑草木皆兵終夜有聲是傷痛叫
號無復部伍上段層層布置而孫叔總無一言兩段紛
紛饒舌而桓子絕無一語幾疑兩人胸中作何成竹至此
點出孫叔一鳴驚人方知從前賺晉皆渠詭計而益見其
謀之毒點出桓子舉足無措方知從前紛紛敗皆彼狐疑而
愈形其罪之大第五段丙辰起至末是專寫楚戰勝事
說楚子極得意處正明林父之當戮也楚子以武王為法
猶曹孟德之以周文王為法耳彼亦思二國暴骨其誰暴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宣公

之何不各守其國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其誰死之何不各
子其民親兵以威諸侯其誰威之何不奉盟主以共獎王
室且城濮之戰楚軍既敗子玉收其六卒未聞先軫又驅
四國之師而萃於子玉也邲之戰晉上軍未動楚子拍唐
侯之肩令其鼓勇而復佐以潘黨游闕四十乘合攻士介
是一卒不盡必不肯休設心更毒矣晉軍已覆積屍遍野
連斬林父懸之國門猶不足謝三軍之命反聽其黨淫濁
邪說稱為社稷之衛石制黃國而刃及其頸鄭何其明林
父喪師而使復其位晉何其謬傳引詩斷以怙亂收拾全
局所以激射晉侯之庇林父也通篇以河為界限晉前
及河欲還以先數言師遂濟河楚師將飲馬于河而歸聞

晉師既濟乃留及戰桓子曰先濟者有賞前濟是濟河而
南今濟是濟河而北也於是徐軍有濟楚子祀河並以河
為眼目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
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子衍
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
皆如挾纊也言說以忘疲傳於蕭還無社夫蕭大與司馬卯
言號申叔展無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叔展曰有夢
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言故夢語云夢作酒中無社所以解故曰無社中不致正
藥草之名也楚去六反鞠起弓反河魚腹疾奈何孔疏叔
則生腹疾無藥治奈何曰目於管井而拯之入井故使叔
展見虛墓井而求拯已若為茅經哭井則已以表井須哭乃
出為拯也晉鳥九反若為茅經哭井則已以表井須哭乃
信以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傳言蕭
守人無心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宣公

傳著楚旅之殘暴也蕭為宋附庸宋以蔡救故戰勝而囚
二子蕭人何敢殺楚臣宋殺之也師人多寒想見積雪較
脛裂膚墮指光景只寫楚軍一面而蕭人之城守宋蔡之
駐軍無不如此耐而勉之軍如挾纊寒者使之煖病者使
之起百道俱進三國遂不能支蕭潰後不言滅蕭但叙還
無社事叔展欲救一故人於不死甚足費力可知蕭之臣
民或殺或奔已盡也即無社之室家亦且離散死亡莫可
訴也河魚腹疾性命如懸不以鋒鏑死便以凍餒死而國

滅君殉城爲之洗是楚莊一言而楚之三軍有生氣蕭之
三軍皆死氣兩邊對照然暴不仁淪于堵墨黃東發譏傳
歸曲于蕭歸美于楚則未嘗細讀傳文也楚莊之智極難
其於陳鄭宋皆先代之後必不可得軍奔之於前若蕭甚
弱小滅之而已故中原諸侯得終春秋之世者惟晉之力
與之相較楚爲吞谷晉猶陽春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邱孔達先軫或稱原
亦其上世所食於時趙氏有
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
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氏以書人爲晉罪亦非也又左氏于明年楚人伐宋傳云宋
惟宋可免則此兼罪三國說不可行蓋趙盾史例而失之宋
爲盟故伐陳討貳于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

讀左補義

卷十八宣公

美

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晉盟
救陳而以死謝晉爲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宋人不從伐陳于弒君之日而伐陳于既定之後蓋以蕭
滅于楚而移禍于楚與國之陳也亦以陳鄭既服楚必謀
宋而自結于晉也宋救蕭不書以蕭不恃宋救而殺二臣
或未必即滅是宋無功于蕭而累于蕭也衛救陳則書以
衛師至而陳圍解宋不得逞志于陳也孔達明知皆清邱
之盟必爲晉討而寧守垂隴之信早辦一死雖計未盡善
而其救誠切其志誠可哀矣書同盟者兵敗之餘恐諸侯
之貳而同盟以一之也

讀左補義卷十八終

讀左補義卷十九

四明 姜炳璋 輯

毛 昇 增 泰

男

堉 校

宣公三

經三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爲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蕭同叔子齊頃公之母也蕭爲楚滅頃未聞發一旅以救
母族之難乃統大衆以陵弱小之莒有愧於晉傳矣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莊公後蕭在前年後又以宋爲晉
伐陳也而晉衛俱不顧盟以恤宋

讀左補義 卷十九宣公

美

君子曰清邱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傳見晉不救宋已背清邱
之盟安得獨以背盟責衛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卿職不得志故召名秋欲晉變
清一名清原按今山西懷山

冬晉人討鄭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

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盡滅
則宋已甚故曰惡之來也通說退師者衆人所吹進師者衆
人所召故曰惡之來也通說退師者衆人所吹進師者衆
則取之者言已之事取之自此而

舍林父之罪不問而咎先穀即林父亦咎之也適赤狄伐
晉乃歸罪殺之其云先穀召之即歸罪之詞夫先穀有大
功于國當十世宥之而使之不祀以視楚之報子文相去
懸絕

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邱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
懸絕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尤也

卒公盛立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四年春孔達殺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莊公以殺音逐告○諸侯曰寡君有不合之臣達構我敝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亦皆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妻使復其位○

文四年晉人歸孔達時先且居爲政以爲衛之良也故免

之乃晉不救宋而討衛之故陳使臣弗去自今年之秋至明年之春以待賢大夫之死○

而偏能殺以死任事之臣○夏晉侯伐鄭爲鄭故也○鄭遂屬楚告於諸侯○楚焉而還○簡閔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公孫代子良於楚○

有禮故名之○晉景公欲繼文襄之業銳意伐鄭四同盟皆君親之非無志於復霸也然敗鄭之後仍以逃將爲元帥何足以作三軍之氣耶鄭不能來宋亦將去林父不敢妄希勝楚并不敢遽言服鄭復位之後示之以整而已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以免爭起以謀其不虞或恐見其目也

讀左補義

卷十九宣公

四

嗚呼斯時之林父已不敢寢楚一步敢言拒楚乎此正南蠻虎視主憂臣辱之日而與之言魯樂觀獻子憂國之心卽知歸父思樂之謬兩篇並列賢否可見後此所謂欲去三桓不過以張公室爲名觀大權之獨攬耳儼如其志則所以亂魯者何減季孫

經 丁卯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按及者自此及彼也疏云魯及爲宋大所必非也設案曰我欲之是也○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杜預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同故稱氏子爵也按今山西路城縣東北有古潞城○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文伯札也蓋經文有古潞城○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札○初稅畝公田之法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

宋旣被圍嬰城死守正諸侯併力救患之日兵未及脅而望風納賄家氏以爲宣公簞立見楚戮微舒而懼也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晉大夫曰不可古

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

晉之疆能遠天平度時宜諺曰高下在心制川澤納汗受汗山藪

藏疾王氏左翼山璫瑜匿瑕 匿亦藏也雖美玉之國君舍垢

忍垢
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乃

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

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赦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讀全補義 卷十九 宣公 五

車使呼宋人而告之。上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

之言曰爾旣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

尙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

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

兩信無二命欲行信者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

無實。廢墜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按爲許楚君以

致晉君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下臣獲考也

死又何求。○某氏曰：古人審乎性命而定乎吉。一事之凶，折而數，幾可名，舉也。楚子舍之以歸。

楚莊此舉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

主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棗言焉王不能答

申叔時僕也。御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

14

經 143—493

此處見其
下在心
不與
利之
人與
子與
無去志王從其言

讀左補義 卷十九 宣公

于宋公兵歸用示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
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將左右謂者門者合人之姓各因而
利道之華元蓋用曰飯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雖然
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事以國斃去我三十里唯
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其後已與元盟而以吉
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補註平則不書盟兵交禍結以平為重
孔疏是兩國平後其盟而楚人為此辭
華元殺申舟以報田孟諸之辱壯哉何大義之激發也楚
子圍之經歷三時師老而糧匱矣晉景此時大有繼霸之
心使執政有人則晉攻其外宋擊其內宋圍解而晉霸振
乃聽伯宗之邪說含垢納汚甘居人下蓋林父使之也顧
不救宋而明告於宋早與楚平猶免生靈之塗炭而曰晉
師悉起欲其國守退敵固以為已功也中段寫解揚稟稟
忠義可以薄青曼而買金石揚不救反其言致其君命晉
顧反其言以欺與國易子析骸晉實使之寫解揚所以斥
晉侯也楚莊假無畏一死作伐宋引線原非為無畏復仇
申岸叩馬慚不能答因以虛聲喝喝而宋卒與之平皆晉
人為之也春秋晉國人物如伯宗師曠女齊史趙之屬
皆當時所謂君子也迹其居心忠恪時進讜言而伯宗乃
為荀林父言不救宋師曠為荀偃言不討衛女齊為韓起
言必事楚蓋為權臣所脅忤意則赤族是憂賢如叔向猶
委曲迎合趙武謬云楚為晉細况其他乎雖不可謂非諸

此處上篇
若同一伯宗
千校宋則云
運夫或伐以
云於宋則以
在人而歸秋
之利在已也
從宋晉則過
告於晉而回
朝宋之盟林
父母事則使
私人伐晉而
已晉不與焉
其後傳為衣

讀左補義 卷十九 宣公

人之玷然此日之時勢已兆分晉之局矣
路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妹也鄭師為政而殺之又
傷路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鄭師有三僇才
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舊酒二也棄仲章而奪
黎氏地三也仲章鄭賢人也黎氏鄭侯國按虐我伯姬四也
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僥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
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國其命容其若之何待之不
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人之惡惟恐
其不盈伯宗幸人之亂惟恐其不盈伯宗幸人之亂惟恐其
故滅也用天反時為災寒暑地反物為妖妖民反德為亂
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正則為乏字蓋在狄矣晉侯
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從起按
錄承年縣有曲梁故城今直隸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趙木訥曰外不能制楚而內滅狄雖若總小功之察然猶
勝於總小功之俱廢也終春秋之世不復有狄患者晉之
力也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
伯孫王命而殺二卿也卒立召襄謂周人卒立戴公
與札之亂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地按今山西朝王午
晉侯治兵於稷以畧狄土畧取也稷晉地晉時新破狄土境
未安陸秦師之禍故別遺陳顛距

經成十有六年秦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皆潞氏之邑今山西屯留縣南○夏成周宣榭火榭謂屋殿前流云殿前者無壁也如今之廳公羊宣王之宮則宣王之講武室也
秋邾伯姬來歸音談○冬大有年

秋郊伯姬來歸音談 ○冬大有年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杜預注辰不書

晉侯請於王戊申以

欽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傳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太傅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辛丑，職曰：吾聞之，卿伯有請命者。

之禹稱也。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

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林父已卒。而傳不叙明。同于趙盾。以喪師之罪大也。士會

爲政獻俘請命自是尊王大禮羣盜出境想見初政一新。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鄒伯姬來歸也。

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

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

王孫蘇使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國人_{不與}因而出奔則蘇

爲大逆罪不容誅。出奔晉。倚大國爲援也。卒中其術。士會

老成何無識至此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六月相也禮辭烝

士會屬卿官
用安禮不直
說出金壽得
妙

升也升穀於俎疏云鄭詩箋云凡非穀而食之曰穀切肉爲穀乃升于俎武子私問其故李當體孟故怪問之武子會益季其字疏云薦其半體謂之王聞之房丞武子謂已被王享亦當房丞云乃穀丞故問之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牛解其體而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林氏言士會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卿也雖享亦當用宴禮傳言典禮之廢久

范武子不知王室之禮能諱才典故脩晉國之法傷衆重

文物煥然更新羊舌肸所請善人也徧皆聽之

子之罪人也

經已十有七年。春王正月。虜三討。身鎡。季公肅立。
蔡侯申卒。○子景。○夏。韓厥伯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

讀左補義

卷十九宣公

十二

日有食之不書朔
官夫之 ○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

斷道晉地按今山西沁州東有斷架城○斷音短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

午公第叔肸幸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杜預曰魯欲爲斷道會齊頃公帷

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

母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而東獻子先

歸使藥京盧介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之罪乃

命御子至請伐齊齊侯弗許請以其私屬也。乃弗許。二年

聞力鉅齊怒仇故高○
夏會於
斷道子
也朝
於卷
墜○
印路道○
卷

鯀孟音廉于夏官國廷言也。豈於外矣。自權又育捲。辭齊人晉人執晏於野。王執蔡期於原。執南郭隍於盤。執

陸羽人言人華上易方聖三華珍味方月華而華作方注

經 143—496

之也。與公謀去三桓當始此。秋八月晉帥還范武子將老。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女子曰樊乎。樊其名。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遇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也。沮非也。耐。福也。朱子曰。祉。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禍害也。祉。音祉。君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不使之伐者。吾。不利。于。同列。而。余。將。老。使。卻。子。還。其。志。庶。有。身。乎。解。也。欲。政。快。志。以。解。亂。爾。從。二。三。子。大。夫。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此。以。卻。獻。子。為。政。為。生。克。兩。請。師。不。許。不。特。晉。侯。畏。事。師。諸。卿。俱。各。遠。巡。武。子。謂。此。舉。雖。屬。憤。兵。其。實。所。以。已。亂。懼。其。益。之。正。示。以。必。當。將。順。其。美。之。意。或。云。懼。克。為。亂。豈。有。其。益。之。正。示。以。必。當。將。順。其。美。之。意。或。云。懼。克。為。亂。豈。有。

子不書非卿按野王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關氏而奔晉今為河南懷慶府治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關氏而奔晉故因使而見之○賁扶云反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取志舉亦齊君恐不得禮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也止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欒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遊彼彼齊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之言信也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附注言三子見遣使之心今又久執不歸使反者得辭反者得辭以有辭而害來者子反受害三子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執使不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信禮諸侯所以疑按晏弱後于此時蔡南郭偃之逸在明年晉伐齊盟結後

斷道之盟同外楚也或曰謀齊謀齊即所以外楚也楚至莊強甚服鄒陳蔡而西諸侯在宇下矣服宋而東諸侯歸疆索矣又西結秦繞出周晉之後北聯齊牽制周晉之東天下大勢皆歸於楚齊不思桓公台陵之勲聘使南行互為間晉其不忘盟主名之即來者惟魯衛曹邾數小國晉霸中絕禍勝言乎故晉景翻然為斷道之盟若曰齊侯親至知其共獎王室也乃僅以四大夫塞責而至之者三於是以外楚始而以謀齊終此固天下之大機而晉霸之大關鍵也故經直書曰同盟齊頃莢視盟主助逆憑陵即婦人笑客一事蓋亦以晉當新敗之後玩視士卿耳魯何以忽舍齊而從晉蓋晉微會於齊知必微會於魯歸父主

之也。與公謀去三桓當始此。秋八月晉帥還范武子將老。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女子曰樊乎。樊其名。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遇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也。沮非也。耐。福也。朱子曰。祉。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禍害也。祉。音祉。君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不使之伐者。吾。不利。于。同列。而。余。將。老。使。卻。子。還。其。志。庶。有。身。乎。解。也。欲。政。快。志。以。解。亂。爾。從。二。三。子。大。夫。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此。以。卻。獻。子。為。政。為。生。克。兩。請。師。不。許。不。特。晉。侯。畏。事。師。諸。卿。俱。各。遠。巡。武。子。謂。此。舉。雖。屬。憤。兵。其。實。所。以。已。亂。懼。其。益。之。正。示。以。必。當。將。順。其。美。之。意。或。云。懼。克。為。亂。豈。有。

秋八月晉帥還范武子將老。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女子曰樊乎。樊其名。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遇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也。沮非也。耐。福也。朱子曰。祉。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禍害也。祉。音祉。君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不使之伐者。吾。不利。于。同列。而。余。將。老。使。卻。子。還。其。志。庶。有。身。乎。解。也。欲。政。快。志。以。解。亂。爾。從。二。三。子。大。夫。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此。以。卻。獻。子。為。政。為。生。克。兩。請。師。不。許。不。特。晉。侯。畏。事。師。諸。卿。俱。各。遠。巡。武。子。謂。此。舉。雖。屬。憤。兵。其。實。所。以。已。亂。懼。其。益。之。正。示。以。必。當。將。順。其。美。之。意。或。云。懼。克。為。亂。豈。有。

冬公弟叔幹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公之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和殺齊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為親之忌。崇友子之好。穀梁子云。其曰公弟叔幹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統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日不食宜公之食。君子以為通思。也以取貴乎春秋。趙氏曰。宣公之惡兄弟。則穀梁之說。可補傳所未及。

冬公弟叔幹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公之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和殺齊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為親之忌。崇友子之好。穀梁子云。其曰公弟叔幹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統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日不食宜公之食。君子以為通思。也以取貴乎春秋。趙氏曰。宣公之惡兄弟。則穀梁之說。可補傳所未及。

冬公弟叔幹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公之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和殺齊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為親之忌。崇友子之好。穀梁子云。其曰公弟叔幹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統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日不食宜公之食。君子以為通思。也以取貴乎春秋。趙氏曰。宣公之惡兄弟。則穀梁之說。可補傳所未及。

齊侯成公
子入齊所
諸侯自其
諸侯自其
諸侯自其

齊侯成公
子入齊所
諸侯自其
諸侯自其
諸侯自其

旅卒莊解與楚之養而不與故絕而不書同之與解○公
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
於魯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莊解與齊
於魯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莊解與齊
於魯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莊解與齊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與晉盟故懼
無妻之後公既不朝卿不往聘齊頃有嫌然未足之心至
斷道之盟公至晉境與謀伐齊於是頃公以為負乃父助
逆之恩得魚而忘筌也遂欲與師伐魯魯懼齊之甚此乞
師于楚之故也楚師不出以楚莊之卒且與齊好也

讀左補義 卷十九 宣公
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弑者殺者
或曰人微者當書殺殺鄆子或曰邾君當書邾人入鄆先
儒謂邾大夫之在鄆者乘其無備猝然而戕之皆晉伯之
衰故小國行無忌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按案上文知楚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
楚於是平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役
楚莊以桑雄之才而有并周室朝同列之志大約與後世魏
武相類毒害生靈窺伺神器其心術同也臨機應變仁義
之言藹如飾為大度謙讓之容可掬其作用同也俱善治
異國明於用人舉孫叔敖以為相用潘黨養由基以為將

與公孫一結
之生
想見初眉
足之狀

一人一曰如出
兩口
義不勝私
與公孫一結
之生
想見初眉
足之狀

與操之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者同也舍解揚以歸獨
魏武之禮壯繆不殺陳琳也滅庸滅蕭及舒夢無遺類也
則與魏武之滅袁劉同觀兵周疆而不敢動於惡入陳鄭
宋而不取則與魏武之不取漢鼎同望溪謂旅在楚為勤
政之賢君在春秋為犯上作亂之大盜皆哉斯言實獲我
心乃公穀二子極力護莊近日備者曾以不取三國為有
道氣夫周鼎且將取之如其可取而無患則豈惜此三國
哉而或又謂聖人以霸爭莊則更謬也
公孫歸父杜解襄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
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與公謀而勝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
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既謂子惡殺之而立宣公而適於楚滅宣叔怒曰當其
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
名時為司寇主行刑按當時二語乃怒心所形耐氣抗厲
足堪推好之魄既而思之大阿在伊執政與仲是隨口折
轉想見宣叔前倨後遜東門氏襄仲子家歸父還及笙
壘推復命於介介使介反命於君○遷奔齊齊曰歸
父還自晉善之也
或謂歸父欲倚晉以去三桓季氏誣之也行父三聘晉襄
仲未嘗一至歸父初聘安敢遽及此非也行父三聘俱在
文公之世宣讀齊而簒因而媚齊遂與晉絕十八年間行
父未嘗一至晉晉人未嘗不以為憾也此時士會卻克急

欲親魯歸父。即以實達君命者。歸罪三桓。猶鄭子華之欲去三良。正不嫌其交淺而言深也。况斷道之盟。晉魯同好。歸父早有成謀乎。乃方人晉都。宣公卽世。左右與聞其事。行父陰刺得之。而歸父遂矣。非也。此時晉卿非後范鞅。苟則經書公薨于路寢。非弒也。然不以欲去三桓罪而身受弒名。何也。蓋乍聞其事。憤極而驟出之也。口中切齒於仲意中。實切齒於宣使。已與乎弒君而轉欲逐已。使已失晉援。而轉援晉以害已。負心至此。加使我二字。自鳴其功。轉似操刃者之爲行。父傳述其憤極之辭。亦以顯行父之與聞乎弒也。如使以欲去三桓經之。何不卽以欲去三桓罪之。而必身受弒君之名哉。歸父不奔晉而奔齊。以晉欲親魯而齊謀伐魯。可以報行父也。殺適立庶。直斤之。不顧先君。獨不畏于新君之怒耶。知行父之無君矣。未寫歸父盡禮正形。文子之薄於先君。曰善之善。歸父正惡季孫。

成公一位。疏魯世家云。名黑。字穆。姜以定王十七年卽至此。始十八年二年。傳稱公薨。爲實於公。成公子也。城爲實。明年已長。成公若薨。姜之子未必有成。長之男。辛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水。社。卽周二月。今之十月。三月。作。王。甲。爲。井。四。非。爲。邑。四。邑。爲。法。一。成。之。賦。也。唐。李。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一。乘。甲。士。三。十。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二。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甲。所。出。之。中。共。八。人。一。甲。爲。兵。矣。每。乘。而。增。一。作。甲。者。卽。出。一。甲。是。一。句。甲。增。三。之。一。耳。曰。作。者。不。宜。作。也。○夏。戰。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地。○秋。王。師。敗。績。于。茅。戎。界。○冬。十。月。

○冬十月

平戌月成何
等鄭重
名生一策停
認得奇
論西明快逐
出將何以勝
視起敗類
以經緒反屈
一平一拜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往。視。平。文。十。七。年。都。垂。之。單。襄。公。王。如。晉。拜。成。謝。晉。爲。劉。康。公。王。季。微。戎。將。逐。伐。之。疎。云。單。使。來。平。不。足。伐。也。飲。叔。服。周。內。曰。背。盟。而。欺。大。國。此。伐。其。國。耳。以。既。平。戎。必。無。備。叔。服。史。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陳。傳。見。言。王。師。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也。茅。戎。之。別。以。信。義。將。夷。狄。成。功。猶。不。足。貴。况。敗。子。功。晉。侯。趨。王。事。似。有。禮。王。與。戎。平。又。伐。之。似。失。信。然。皆。霸。主。之。罪。也。茅。戎。授。王。室。當。率。諸。侯。正。其。罪。何。可。言。平。平。者。和。解。之。謂。自。桓。文。以。來。皆。言。平。戎。于。王。而。不。知。其。非。也。

111

接元師病僅
亦奇

四

言病吾子忍之朱血色血色久則敗今人謂赤黑爲敗色言
矢折其矢以御兵車緩曰自始令苟有餘余必下推車子
析之設反朕於間反不識已推般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豈穢之然子病矣車推他同反般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言此中軍成車一人
鎮壓之可以成勝資若之何其以病句收君之大事也撥甲
之事般多謀反之何其以病句收君之大事也撥甲
執兵固卽死也兵罷固將決戰而死敵下文問答一面說話
死吾子勉之一面擊鼓氣力雖微音終未斷也不然語華卻
鼓世能左非辨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克魯孔疏
及千撥擊鼓材也拔馬御克駕車之馬也張侯右手鼓左手御車
總從無力故克之馬逸不能止直人齊軍晉師雖敗後抱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按在山東濟南府城北
敗也惟伏陳參記引虞華作樹廣如韓厥夢子輿輿謂已
誤言此山孤秀如華拊之注於水也韓厥夢子輿
讀左補義卷二十成公五
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唐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卽夏
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
射其左越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秦母張母言其無
喪車從韓厥曰請寓寄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皆死不
微使立其尊疏云以臂肘韓厥俛定其右俛也故倭安隱之
得遇之使立於厥之後公與公易位山厥之遠丑父與公易位
疏又云此有爲下故並不見之侯音勉遠丑父與公易位
侯公將及華泉驂結於木而止驂馬也丑父寢於轡中
處韓厥周禮士乘捷車考工記捷車欲蛇出於其下以眩擊之
余介者上俠下闕轡捷音義同蛇出於其下以眩擊之
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爲木柱須下韓厥爲木柱須下
卽夏執御既不可下而丑父爲韓厥執繫馬前之示條臣僕
蛇傷不能推車爲韓厥追及韓厥執繫馬前之示條臣僕
張立反繫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敝以示曰寡君使羣臣爲

若以匹敵則亦青君之母

何以帷室笑
各取然道義
尤自處于不
孝也
先王封國自
行疆理何以
侵擾鄰國不
奪不壓身非
貴人則男

正義而專以私意徇人原爲正義所屈

經 143—502

承慶周文
其居周文
者也宋文
之賦不足
也

只帶言之明知必不可行而故為此洩憤之語也國佐傳
命義極正大然其責晉之詞曰若王命何無乃非先王之
命何以爲盟主從前結楚虐鄰不服盟主已將天澤大義
置之腦後至此師徒擄敗窮而反本不得不援引周天子
聲靈壓服大國又不得不以盟主尊周之美號發動鄰邦
曰畏威曰微福曰繼舊好是一篇乞盟表文雖帶風發其
中實賡晉惟欲其共拒蠻荆已耳克之許平又何待魯衛
之諫哉魯賂三帥如其命服想見慎重名譽亦以見晉太
夫皆恪守王命無求多于魯也正與曲縣繁縷相對晉
爲勝師而寫晉處元帥傷于矢張侯賁于肘既勝而後猶
述其左越車下右斃車中備極損傷齊爲敗師而寫齊處
君不介馬臣能築石三出三入不遠之禽丑父國佐正論
挺挺說者遂謂卻克僥倖成功齊頃到底弱而抑知傳
固大率之功也以一晉敵一齊加以魯衛舊秋之師傾國
而從且至于鼓聲欲絕幾殲于危力病忍死而後得勝倘
失此機會會衛必亡楚得收拾齊秦宋鄭及東南諸侯之
衆以敵一晉晉其能支乎此戰救魯衛服齊更謀楚楚漸
次圖成霸功以立故愈寫勝齊之難愈見戰功之大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廬炭盆車馬始用殉葬以爲
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廬炭盆車馬始用殉葬以爲

會之處皆有此物明是其飾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
皆王之禮也○○○○○○○○○○○○○○○○○○○○
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
謂文十八年死又益其後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用若何
諸侯皆無用厚葬者宋始爲之中原從無用人殉者宋始
殉之文不足責其何爲者華元樂舉何爲者文盡禮於國
華元以下無不以爲有道故弒昭立之及其即位至于如
此固桀宋也豈直盤已哉華元與閔乎紕種種不義皆元
成之所謂縱其惑者也

雨次獻忠
有自爲謀
子在不

王云繁華
亞區一則
神總爲夏
電情爲夏
備是餘事
迷至此可
千古才人

衛侯從反
昭來喪之
門內之與
映室之與

終歲修德
死無非爲
不止一事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
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食其色也食色爲淫淫爲
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
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
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不可是不祥人也是天
子之命也子反死無後之殺御叔也夏姬之夫絺靈侯陳靈
微舒子出孔儀孔儀死無後之殺御叔也夏姬之夫絺靈侯陳靈
其有不獲死乎取夏姬以連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
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直
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使歸如又使自鄭召
之曰尸可得也○○○○○○○○○○○○○○○○○○○
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臣對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
故不致成○衛人逆之○道於門外婦人哭於門內○哭於室○
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正以
後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正以

汪云先列在
師之由次叙
用師之廣而
於此舉則因
之舉則及於
許之侯位不
以明言之不
說也

爾侯何以
國之失位上
是子起未段

未與齊而
則以齊國
其心不能
其同心係
其後能用
使之同德
法一重言
之義深矣

大戶。閭民已責。遺鯨。老。收。之。赦。罪。悉。師。王。卒。並。行。彭。
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王。卒。並。行。彭。
之。位。疏。云。君。制。在。軍。當。車。中。御。皆。在。左。勇。力。之。士。在。右。此。
王。車。雖。行。王。不。在。故。不。立。戎。有。使。御。皆。在。左。勇。力。之。士。在。右。此。
有。之。位。者。二。君。弱。皆。疆。冠。之。冬。楚。師。使。衛。侯。我。師。于。蜀。
之。而。退。故。使。威。孫。宜。往。辭。曰。楚。遠。而。久。回。將。退。矣。無。功。而。受。
不。者。侵。使。威。孫。宜。往。辭。曰。楚。遠。而。久。回。將。退。矣。無。功。而。受。
名。臣。不。敢。不。收。虛。受。楚。侯。及。陽。橋。孟。孫。子。請。往。賂。之。楚。侯。遂。
孫。請。以。以。執。新。人。執。械。之。林。反。執。紅。纓。布。者。皆。百。人。公。衛。
子。成。公。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
許。男。蔡。有。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
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卿。不。書。置。盟。也。於。是。千。
畏。晉。而。與。楚。盟。故。曰。置。盟。知。而。云。痛。盟。者。不。敢。背。晉。而。私。
左。傳。補。義。卷。二。十。成。公。
與。之。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為。左。
甘。心。為。楚。人。也。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
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息。也。言。在。上。者。勤。正。其。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衛。逃。歸。陳。
位。則。國。矣。而。民。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衛。逃。歸。陳。
宜。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安。也。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
居。言。若。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矣。有。當。此。是。是。行。也。晉。
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
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周。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
者。衆。也。萬。民。曰。民。離。則。弱。合。則。成。
此。會。嬰。齊。盟。蜀。合。傳。從。宜。公。求。好。叙。起。及。成。公。之。時。齊。結。
楚。以。謀。魯。衛。魯。盟。晉。以。敗。齊。茲。掃。境。而。來。晉。猶。畏。衆。不。出。

劉云晉侯傳
子較之一境
思效之於城
一夫大章章
入周知先
王之與天朝
可于子
焉云首句叙
事即立篇

况魯乎師至于蜀。深人陽橋。使威宜叔求成。畏不敢往孟。
獻子冒險如師。賂楚復以公衛為質。請盟者。獻子請之嬰。
齊也。楚人許平。退師次于蜀。蜀為魯地。以蔡許二君為辭。
必欲得公為主人。故公不得已。遂會嬰齊于蜀。以俟諸國。
大夫之至。夫望國之君會。楚大夫其辱甚矣。然宗社之。
危。勉。強。與。會。其。與。盟。苟。庚。孫。良。夫。在。無。事。時。者。有。問。豈。得。
與。失。位。之。蔡。許。同。日。語。哉。此。發。明。經。書。公。會。之。義。也。或。曰。
輔。氏。之。役。秦。鋒。已。挫。鞍。之。戰。齊。堅。已。摧。皆。足。以。過。讓。楚。人。
之。膽。何。難。戰。楚。使。服。此。不。識。時。務。之。言。也。鞍。之。戰。至。此。甫。
三。月。楚。人。逆。料。晉。師。已。疲。而。三。月。中。厚。施。於。民。使。民。致。其。
死。力。傾。國。而。來。且。以。救。齊。為。名。俾。齊。不。為。晉。用。而。秦。人。助。
左。傳。補。義。卷。二。十。成。公。
惡。先。諸。侯。而。首。從。于。蜀。此。其。勢。豈。易。挫。哉。時。亟。臣。新。奔。晉。
如。可。覆。楚。必。為。晉。告。蓋。以。晉。之。力。不。足。以。制。之。也。然。晉。之。
無。以。制。楚。由。於。不。能。惠。恤。其。民。之。故。使。能。行。仁。政。而。善。用。
其。衆。同。心。同。德。周。之。十。人。可。敵。商。之。億。兆。而。况。強。大。之。晉。
夫。復。何。畏。哉。此。發。明。聖。人。歸。責。於。晉。之。義。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
狄。不。式。用。也。王。命。淫。汙。於。酒。而。善。反。毀。常。王。命。伐。之。則。有。
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勤。有。功。也。兄。弟。同。姓。甥。舅。
親。匪。告。伐。事。而。禁。淫。虐。請。獎。掠。百。姓。取。囚。也。今。叔。父。克。能。遂。
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單。伯。

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朝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于天子自稱又奸王之禮齊捷余雖欲於鞏伯其辭其敗廢日余一人又奸王之禮齊捷余雖欲於鞏伯其辭其敗廢舊典以忝叔父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昏故曰甥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鞏不能對王使委居於三夷也三公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者告之曰非禮也勿籍青也王畏齊故私要賄以慰鞏朝

前年定王邀擊茅戎反爲所敗使王人告難于晉而晉方謀齊不暇及此番獻齊捷于周王心不能曠也故首言勝夷狄則當獻捷而中國則不必用此禮兩王命伐之隱然見命之伐戎而不赴不命伐齊而伐之自以爲不世出之

讀左補義 卷二十 威公 太

功獻捷於王又不使上卿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矣齊爲大公之後以怒而伐之戎敗王師獨不怒而置之耶語語注到告難不赴上而却不明白說出覺風刺之旨嚴于斧鉞傳于楚盟中國之後特著此篇見周室聲靈未替霸國受責惟謹荆南僞天子無從厠足也

經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莊解宋西晉以接隣國非禮也按稱○辛亥葬衛穆公衛侯不臨而稱晉皆本其接隣國之辭○辛亥葬衛穆公衛侯不臨而葬○二月公至自伐鄭○用子新宮災三日哭宜公喪畢先君○二月公至自伐鄭○用子新宮災三日哭宜公喪畢而遇災故哀而哭之按杜說是也黃若晦謂如晉之既禍則何至三日哭哉○乙亥葬宋文公葬月考之知其僭禮○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

師圍棘汝陽田之邑按今當為直隸肥鄉縣地○大罍以過時書○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庸咎如咎音羔○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主○鄭伐許不書聘即告辭畢已本中曰先儒以不衛人有主一槩論喪臣實不在是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杜解計邾之役也邾役在宣公三年○晉諸侯侵鄭魯宋衛方與盟于蜀旋即悔而從晉聖人所與也○齊侯見中國諸侯不忘晉國之本心矣以德撫之義不改圖北向○遂東侵鄭晉潛軍○鄭公子偃驪公帥師禦之使東鄰覆也○諸鄭莫干反敗諸邱與軍為鄭所敗故不書○呈成如楚獻捷

前已服齊今又得宋晉霸有基矣。晉伐鄭而不書其敗重讀左補義卷二十歲公

霸主也。陽橋之役。鄭從楚師伐衛及魯。晉衛惡之。故有伯牛之役。傳云討邾戰者以鄭自邾役。久服于楚。而無惡不與借也。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邾邾自徹藩蔽以開楚密許近于楚楚楚許而後至鄭

鄭恃楚。許亦恃楚。乃以其不事鄭而伐之。不虞楚討者以伯牛之役。敗晉偏師。楚交益固也。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杜解之

戰楚獲於是荀首。知罃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遂知罃目知罃。於是荀首知罃

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古獲執事不以彘鼓。以血塗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

以楚師出也

其民各懲其忿以相脅也

無怨無德已
臣首稱曰異國
死且不封
不獲命許而
封疆雖過執
以盡臣禮所以
報也王曰晉未
可與爭重焉之
禮而歸之

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也
其民各懲其忿以相脅也有故而釋鼎鑒也因以成其好
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怨言二國本王曰子歸何以報
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
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鼎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
以爲戮死且不封勝其不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
臣首稱曰異國君曰外臣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封若
不獲命許而使嗣宗職之其宗祠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
封疆雖過執楚師其弗敢違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焉之禮而歸之
荀彘爲後來三駕成楚人物自有一種根柢故預爲叙出

讀左補義 卷二十 成公

太

以見霸佐非偶然也楚許歸晉者以歸殺臣之故乃首佐
中軍知其必用故欲邀一言爲後來口實如成王之子晉
公子重耳也因楚疑有怨釋晉疑有德第一誰敢在楚子
意中第二誰敢已是詞嚴義正而必欲責之以報也又從
歸晉上開出死生兩路尋常報德動曰身在國報此反云
身死則舍恩入地不朽楚德若或不死而又見用則以忠
於晉者報楚乃見晉得公忠盡禮之臣方不負楚君釋鼎
生還之義所以報也觀知武之對幾不知其後來若何伐
楚然讀至後三駕伐鄭却未遺以一矢可見英雄作用非
人所料

秋叔孫僑如叔孫得圍棘取汝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日抄

春秋時衛子
晉爲小國衛
之上卿也
晉之下卿則
三子同也
自當先勤王
之使矣使臣
爲之不以
爲憂已

服之邑水魯故邑今遺魯不
服吳稅賦印甲之苛政也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告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
如故討之厲告如潰上失民也
必欲盡潞氏餘孽用心何偏刻如此且不事捷楚之功而
邀殘狄之利故干其憤削之壯謂經闕非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衛侯使
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衛侯使
晉也其位在三下卿是其在於時卻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
下卿也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公國之上
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等一小國之上卿
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二等
讀左補義 卷二十 成公

左

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爲大國侯伯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春秋
時以弱國爲大小故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以計等則二人位
衛孫侯爵爲小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以計等則二人位
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禮也盟而不言公二子仇也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晉王也萬二千韓厥趙括鞅朔韓穿
荀息趙盾皆爲卿賞之功也別爲新上軍韓穿在之荀息
爲新下軍趙盾在之晉舊有三軍今增置三行以禦狄今則
已兆六卿之禍
不以蜀之盟爲恥但以鞍之戰爲榮郊之敗先穀旃括
皆債事之人而旃與魏錡欲敗晉尤晉之逆臣也即戰之
功亦在張侯邱緩之下乃殺滅其族而旃括爲卿何刑賞
之頗乎

在楚似春於
報恩歸香又
勤干報德實
人無功不敢
有其實勝干
楚子無功時
欲望其報

齊頃是不強人。兵敗則服。服則不貳。嚙御克己甚矣。厥語足擅辭命之長。

荀轅之在楚也。鄒賈人有將寘諸櫓中。以出林云諸櫓也。既謀之。未行而楚人跽之賈人如荀轅。轅視之如賈人。因言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

知然之賢

賈左補茂 一 卷二十 戊公

戶

貳二十成公

三

蜀之望公也
吾之計也故
如晉侯屈
公之與盟于
蜀也故不微
然吾誤矣晉
猶畏衆何可
責魯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

四明姜炳璋輯

受業毛 昇增叅

男
埴
校

成公二

經甲戌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悼公
立○祀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
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郭公欲叛晉故○城而爲衛○鄭伯伐許悼公稱許未踰年以吉踰從兵車之事自穆鄭三加兵於許矣繁露父伐人喪子以妾伐人父不義於人子失恩於親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卽位
王氏據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年公子遂往而宋不

讀左補義

報也。華元之來。其爲共謀。昏張本乎。

杞伯來朝。歸叔如故也。禮朝密言其故。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

侯必不免也。杜解言將不能薄終。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詩頌言天遠顯明聖其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

才敬乎得天命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陳傳傳積晉失諸侯之故季文子曰不

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也。近於我。諸侯聽地。王

未○大○非○吾○族○也○補○正○言○其○肯○字○也○愛○我○乎○公○乃○止○

晉連年不振一勝齊而驕公連年如晉一不敬而叛中國

便見前在鄭

明知鄭伯許
直伯以救鄭
至故鄭一

傳言人必
而得亡為
其得此此
于淫配之言

所以日替也。文子直言諫止謀國之忠。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其四年正其界。許人敗諸

展陂。許伯伐許。取郕在冷敦之田。按展陂在許州境。晉樂書

將中軍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地。

音凡。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爭曲直。皇戌攝鄭伯

之辭。代之。子反不能決也。曰。若君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

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也。其可知也。欲使自屈於不然。側反

名。不足以知二國之成。鄭於楚張本。

鄭與許皆仰庇於楚。而伐許不已。是與楚爭許也。楚人何

以不悟。及鄭伯許男訟於楚。於是悟鄭之與已爭也。而執

皇成公子國。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朔妻朔

乙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杞出也。傳在前年按文

乃其。仲孫茂如宋。夏叔孫僑如會。荀首于穀。地。

梁山崩。記異也。按梁山。今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已酉天

王崩。定王崩太子。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于柰。伯同盟于蟲牢。鄭地。按今河南封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同屏。放諸齊也。原。嬰曰。我在故樂氏

不作。我亡。言二昆其愛我。亡原屏必為樂氏所害。且人各

有能有不能。言已雖淫而能舍我何害。弗聽。夢天使謂已

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伯

既答趙嬰使者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

子以得族祭之。明日而亡。趙同趙括傳。

原屏以嬰之內亂。不顧其親而放之。義之公也。又不聽嬰

護已之言。心之正也。或曰。原屏自放之罪。原屏之事非也。

嬰豈甘就放者。必請於晉侯行之。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野饋曰餽。運糧饋之。

趙嬰淫人求福於神。宣伯淫人求福於人。似人靈于神。然

而先後俱亡。

梁山崩。經。蓋天地示變以警人。君聖人志之以示

傳。名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辟重人曰。待我

不如捷。出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問。曰。梁山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前將召伯宗謀之。重人問將若之何。問。曰。山有朽壤而崩

可。若何。國主山川。上謂所。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降

服。重。乘。緩。武。且。無。文。微。樂。息。八。出。次。舍。干。祝。幣。陳。王。史。辭。

自罪。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

晉君。見之。不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無傳。

胡傳謂重人所告以六者。禮之文也。必有恐懼備省之心

主平內持論甚正。然重人告以六者。上面自有脩省一層

觀而已。字若之何。字使人自會。伯宗依樣入告。不添一語

伯宗之咎也。請見不可。高人也。薦賢何必請於賢。需才之

際。伯宗不能舉之。與晉臣之舉。莫缺者異矣。此穀梁譏其

操善無績歟。

許靈公溺鄭伯於楚前兩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圉以鄭伯不直故也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晉地陳鄭外君皆不背此故

宋公子圍龜文公爲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樂以出鼓
謀以復入出入曰習攻華氏宋公役之宣十五年宋楚
代已爲質故怨而欲攻華氏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
靈之難宋公不執會以新諫子
龜之難是爲繼爲明年侵宋傳

鄭久服楚。一旦來歸晉。霸將復振矣。然天王計至。霸主宜帥以哭臨。且觀新君。使曉然知尊王之義。而僭王者不足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與也何以一盟後了無餘事故既得鄭又將失之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經在祿牛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補注
傳欲見王說非衍文張注魯不會葬

經西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杜之二月辛巳立武宮自解

之先君武公宮取郕○附庸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子○王申鄭伯

○秋仲孫蔑叔孫僑知帥師侵宋○楚公

子嬰齊帥師伐鄭按楚始齊大大將○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

師救鄭

傳簡王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子游公子相授玉干

東樹之東鄒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鄒伯其死于自棄

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鄧時不得志於楚。因倚晉爲援耳。何嘗心服哉。視流行述心術不定。成未可恃也。

二月季文子以褻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按立武宮言建立武公之宮也杜氏瑞會

聽于人以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

由人也按立如立德立功之立言武廟之立微立己之威武耳傳立武二字與經字同而義異

萬充宗曰公羊武宮武公之宮也據昭十一年有事於武

宮卽此武宮也。蓋戰時晦於武公而得勝。故立其廟。魯

人不知其非禮且僭之於魯公之廟而爲武世室明堂位

遂侈言之。夫所謂世室者。如周文武魯伯禽。自其崩薨之

後其廟世世不毀故曰世室也武公之廟至閔公現盡而

殷矣至今幾八十年中斷者三世忽然更立違例背制而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五

猶稱世家於世字之義何居甚矣魯人之陋而記禮者之

疎也。朱可亭曰：季氏自多其伐，齊取汶田之功。立武廟。

以示武功之當崇重也

取耶言易也。

恃霸者之睦而脅附庸以自肥

二月晉伯宗夏陽說晉大衛孫良夫寧胡鄭人伊緄之戎陸

渾懿氏戊別侵宋經推書銜孫夏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師

衛人不保衛人不守說說欲欲與與衛衛曰曰雖雖不不可可入入多多俘俘而而歸歸行行罪罪不不

又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誦在其郊而不設蒲若蓐之。」

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

登防、集同、亥說

100

爲云以辭會
 賈樂尤不富
 以無信失衛
 何以求諸侯
 正固此句故
 又云所謂海
 翁之機也爲
 不飛而動易
 危陽爲不下
 者也又何待
 良夫之過情

卷二十一 成公

五

東西京兩城
應以此爲器

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初田爲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瑁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鹽一里易七頃周總百一十六里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耶且爲僕大大僕大夫則君之親臣故爲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廢庭之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郇瑁氏土薄水淺下其惡易覬覦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惡也覬覦難云遇也言敏惡之積水無以流之興人相觸遇也墊隘社云歲年傳大瑯辛苦墊隘社云麥頓也然則墊隘是借尼字爲國頃之名不以地言附注駁之非是後於是乎有沈溺重跽之疾沈溺則民愁更非不如此田邑雖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冷水出大原入河澮水且民從教世之利也疏云十者大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謂左補義卷二十一 成公

侵路直爲蛇
足即口徒爲
然已避避引
張比相需也

二句反端起
下段

衆不在人而
在善治國名
言

戰危事也。愛大國之命而構怨強隣，可乎？幸孟獻子主其事，不敢深入與之言：「晉之利而已。」于是宋遂服晉。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救也。前年與晉盟

冬平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樂書救鄭，與堯師遇於轆角。地名，鄭界。堯師還，晉師逐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地名，補注杜氏曰：楚三軍二處不常出大抵用寄其故于城濮。楚子曰：『如申息之老何？』二十六年中公叔侯伐齊，交九年，申息之子朱伐陳。此年中息之師救王勇爲南國之房伯秦漢之際，南陽爲要地，故楚趙同趙括有圖北方之志，共害多居于申合謀候亦在焉。

欲破請於武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堯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敗不克，亦負不善之名。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矣？雖克不令，亦負不善之名。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攻口成師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元帥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有一人。六卿之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大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從之不亦可乎？傳著錄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時校襲立意，載楚三卿一言而立可爲昭謀運籌之法。

楚伐鄭喪而晉救之，楚師還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拔創之功，可謂勝算矣。而又侵蔡是遷戮也。聖人以救患爲德。

衛人來賡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賡之異姓則否
同姓者魯魯內至親所以息除訟誦說者云賡似已曹邨
媾弋同姓國少疑此禮難行蓋自大國忝後言之不可語
成周盛時如衛齊來賡苟非先王之制第習已久安肯如此
按齊人之賡蓋齊魯方睦而齊久事晉因晉人來賡同於
爲王者之後得備天子十二女之制故也考宋之以姬嬀從
王朝則女備十二非過制矣禮王后歸於京師以姬嬀從
國三人三國賡之亦以姪嬀從各三人故爲十二諸侯二國
賡之故一娶九女顧姪嬀行次不同共適一夫聖人制禮
無是事姑闕之

顧亭林曰十二公之世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勝蓋宣公元
如所生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

十

致不書媵。故伯姬歸于宋。特書。古人嫡庶之分不獨于也。女亦然矣。萬充宗曰。媵必與嫡偕行。必先期而至。嫡媵相習。並效于歸。兩無扞格。伯姬明年歸宋。而衛媵以今年冬至此。爲得禮。得禮而書。以見齊晉後期之失也。按程子胡氏以伯姬之賢。聞于諸侯。故晉齊來媵。夫伯姬以宋災守節。乃見其賢。登初嫁之時。卽知其賢。而三國來媵。耶毛西河謂春秋揚美之意。夫來媵常制耳。何足爲美耶。

經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和也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嫁。女所以致成婦禮。爲昏姻之好。晉人來媵。伯姬也。○秋七月。

丙子齊侯無野卒。○子雲。○晉人執鄆伯。鄆伯既受盟于鄆又受趙路會于鄆
故齊執之。稱人皆晉。晉樂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
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曰潰。楚人入郕。
莒別邑也。蒲莊見齊將○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
入書人一事。再見略之○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
中城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齊時。
九年春杞桓公來迎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
也。是爲杞婦。也。叔姬爲我。也。
故卒稱杞也。叔姬爲我。也。

家則堂曰叔姬之歸以至於逆喪皆繫之於棺。春秋與之能歸而爲之書也。自此見之史傳去。婦復反者多矣。未聞既去而還絕。絕而不復者也。彼謂子思不喪出母。齊東之說。按出者令其至母家省過。俟其改而後之也。若已適人則與斷絕。

讀左補義

幸

經凡書來者彼自然而來此非有所強也如來盟來歸
順來禰來勝之類今日來逆則杞伯自來逆也叔姬卒以
計至杞非以勢力脅之使逆即以勢力之何必共君親至
哉傳云請之者杞伯請之於我而後來逆也杜以爲公請
于杞誤矣意者叔姬之出非其罪杞伯久而知其枉故於
其卒請喪耳爲杞故言不得與廟絕生爲杞夫人沒當祔
于姑也爲我者恐魯以無罪兄棄賁杞因躬自逆之也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于蒲以翼
馬陵之盟馬陵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強也驛盟何
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喪之
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于其年

為出婦人
女有其一
兩至桂在內

記吳人不至為厲公會鍾離傳千載三年再記吳人不至為厲

悼公會威傳皆以見吳初不敢自列于諸侯而晉求之急行父之言本非無意文子之對亦是有心然魯不能自強終為勢屈晉無以服人何以主盟乎

二月伯姬歸于宋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伯姬

小國求成大國則用賂而大國求小國亦復如是是楚實晉強之驗也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詩大雅韓奕

名穆姜伯姬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行勢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也言

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末章而入也取風

晉人來賂禮也同姓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晉別縣也樂書

伐鄭鄭人使伯錫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

也明義行人例楚子重侯陳以救鄭陳與

前此蜀之盟楚合十一國之大夫晉何能盡執十一國之

君蓋不救魯衛自覺無顏魯衛要盟伴為不知也至此霸

威稍振鄭伯悔過來朝不以禮接而執其君殺其使伐其

國皆舉書為之也夫敬其君者必致禮于隣國之君鄰至

卷二十一 成公

六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囚而繫者誰也

楚以撓伯主凡二十年諸侯以失鄭為憂其執階之厲耶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囚而繫者誰也

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鍾儀曰鄭在七年

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潁人治公曰能樂

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敗使與之琴操南音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

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子反言其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得先職不背

卷二十一 成公

七

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君盡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

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晉

晉之所以為霸主以其尊周攘夷為小國所依也乃忽為

平晉楚之說十二年宋西門之盟遂與楚成其後向戌為

宋之盟實托基于此春秋一變局世道升降一大關鍵

也前此鄭之役荷林父待盟有日卒為楚覆至此晉霸畧

概而景公復國苟安不知楚不能以兵力服鄭而重賂使

鄭之貳使傾可見矣晉如惠恤其民以大義服人何楚之

經云兩城仇
雖下交從無
備罪及又極
開一步用信
字及得手法
敢發

按徐師望
本

俘萬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八月十楚遂入莒
莒無備故也終區臣之言經楚居州道遠于莒莒在吳
其前魯不敗其後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陳
官小國安得不慎
不虞晉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備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
其三都無備也夫至秀為十日從子至亥為十二日詩曰
雖有絲麻無棄蒯離有姬姜無棄翟萃凡百君子莫不代
豎言備之不可以已也人統體在位之人亦有匱乏之時須
得人承代○晉古頗反
七年莒同盟于馬陵今年盟于蒲其無備也恃晉故也而
晉方將結成于楚不敵救傳深責莒之無備而與上篇
連叙以見克其三都無地不為蹂躪天下無伯則列國皆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成公
莒也方知鍾儀之遺繹枝之使其策甚謬
秦人曰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貳則執莒患不救為人窺破故秦擄白狄伐之楚使之
也亦晉自致之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
師以圍許示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請晉示欲更立君
晉必歸君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
叔申之謀所以救時而竟以此見殺國家何以有任事之
臣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備好結成卒

命歸故
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明傳黑背生公孫刻
何如耳如謂章用他人則周公康叔非武王之弟也亦視其弟○夏
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者卜郊不從此年五卜疏云當
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二小皆不吉乃止也○齊人來賂伯姬也異姓○丙午晉侯驕卒
伐鄭晉侯杜預○齊人來賂伯姬也異姓○丙午晉侯驕卒
立景公卒于州蒲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年春晉侯使糴莩晉大夫○糴徒反如楚報大宰子商
子之使也前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殺之立三月子如公子立公子緡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成公
夏四月鄭人殺緡立髡頑鄭成公子如奔許樂武子曰鄭人
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
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孔疏應公
名州蒲或誤州蒲按太子驪行君事鄭子驪公賂以襄鍾
以終會耳非生立為君也傳失之鄭子驪公賂以襄鍾
之廟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公穆為質修澤地名按今在
已鄭伯歸不告人
晉人舉動一不善而立君殺君小國費幾許荼毒執君歸
君晉亦費幾許周旋皆樂書謀國之不滅也晉侯有疾
立木子為君而會諸侯伐鄭杜氏謂生代父位或曰直書
晉侯著其惡也或曰州蒲以世子主會序諸侯之下則失
列乃就景公始謀微會之得而書晉侯竊以為皆不然如

亦趙祖所為
下好殺者示
幾耳若國語
所言杜伯射
正此誠有車
倫理故內傳
不序以好殺
致夢以多夢
行殺心已死
矣欲不死得
平

果州蒲主盟何妨書諸侯會晉天子州蒲伐鄭伐鄭在五
月周五月夏三月也杜註景公卒於六月七日周六月夏
四月也正旬人獻麥之時非疾五月卒亦在五月也想景
公未會之前早已得疾而期不可爽故令太子從行至鄭
會諸侯疾甚不能終事乃先歸晉使太子攝行君事終伐
耳然則此行實景公主之且景公此時未卒何為而不稱
晉侯故晉以親會告而災書之也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
也八年晉侯殺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
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而問之桑田曰公夢之也公曰
言如夢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及食新麥公疾病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名爲之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
何膏也心下膏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
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達公曰良醫也厚爲之
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月來始熟腹滿如廁陷而
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而示而殺之將食張也如廁陷而
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口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
殉傳言正以明術見殺

君于脩德立命其于死生之際如陰陽寒暑之自然理有
定也景公誤聽婦人讒言殺其世臣趙氏其心必有怵然
不安者故常有懼心而人期反本天理益明懼心益甚故

心之靈爽夢幻大厲及聞巫言食生畏死惶惶往來及其
疾也又常有倖心神益衰倖心益甚欲于百死中求一生
路不得故尸居餘氣夢幻二豎巫交鬼神醫知生死其言
悉隨吾夢而無異傳述其說桑田稔惡于終殺小臣趙盾
于後而列葬一事與秦穆宋文而三皆天帝所不容者也
雖有服齊之功已萌成楚之志氣皆力情鬼神乘之安能
繼文襄之業乎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俞弟叔中君子曰忠爲令德非
其人猶不可況不合乎言叔申爲忠不
鄭成無道不及晉惡之於伯甥傳言非賢君不可爲此謀
況不善之人乎其斥成公至矣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歲公

秋公如晉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繼茂未反是秦晉使
結成晉謂魯於其虛實
公欲繼後還於其虛實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葉
林曰不書葬以
公親舍爲恥也

天子之喪諸侯送葬卿弔魯侯親弔于晉是以天子之禮
事晉而又過之也晉安然受之又不止其送葬是以天子
自處也晉實不德何以責或晉不自反而一意陵入魯不
自強而屈禮受辱交讓之

讀左補義卷二十一終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恭

男 埭 校

成公三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杜預正月晉侯使卻犇來聘已丑及卻犇盟○犇從父兄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齊○冬十月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人以公爲取於楚故止公

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至是乃得歸

之非也以天子之禮事大國與小國以天子之禮事魯則孔子

受之其禮同也孔子來齊魯人以爲榮而齊則孔子

不制

公送葬後猶留五月蓋待緇莪之反也幸我反而知魯無

貳於楚不然其所以處魯當何如已則求成而禁人之貳

可恥也彭山謂久留以致殷勤豈其然

卻犇來助且泣盟高氏曰公留九月晉侯不與盟故反

之母不助魯侯之母不助○魯侯之母不助

爲之魯侯之母不助○魯侯之母不助

夫之魯侯之母不助○魯侯之母不助

之魯侯之母不助○魯侯之母不助

其外魯侯之母不助○魯侯之母不助

氏婦以與之婦人魯侯之母不助○魯侯之母不助

曰烏獸猶不失儷也魯侯之母不助○魯侯之母不助

子將若何曰吾

氏婦以與之婦人

不能死亡

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婦人怒曰已不能

底其仇施氏之仇敵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也○將何

以終施氏之仇敵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也○將何

惡卻犇也三卻之勢何求不得欲此已離之婦蓋來聘而

聞其美故使犇伯奪之也穆姜奪犇伯之母而嫁之齊聲

伯又奪施氏之婦而嫁之魯侯猶不失儷一語將諸人

詆盡然聲伯於魯表表有聞豈奪人婦以與人者孝叔於

魯傳載其卜宰一事未有違德蓋卻犇之勢力足以震懾

魯臣死亡立親此聲伯孝叔無可控訴之苦衷而不得不

視顏應命二子之沈亦由怨毒甚深今而後得反之歟此

可作卻氏小傳一則讀

夏季文子知晉報聘且泣盟也

方聲漢曰晉侯在喪義不得盟諸侯傳載晉平公之喪子

皮請見新君晉人辭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以魯喪不見則

晉侯之不盟公非故卑魯也然留之九月則已真也

周公是惡惠襄之伯也惠王襄且與伯與周卿上爭政不勝

怒而出及陽樊晉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邑而入三日復出

魯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

秋宜伯聘于齊以脩前好之好

或曰魯受晉辱而改事齊或曰恐齊脩怨故求免焉夫齊

方睦于晉豈敢再伐魯衛魯即事齊亦不足以抗晉也蓋

行父滋盟于晉則晉已睦矣。晉睦而兼及與晉相睦之齊。聘問往來禮也。

叔事新制
至聖不致殊
蘇周初封
妙在面定俱
不說楚而田
田自見楚
至聖不致殊

晉郤至與周爭田。郤至別邑按河南王命劉康公單襄公
論諸晉。郤至欲伯田而晉不奉命。乃使大卻至曰。盟晉
故也。故不敢失。氏舊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各疆。有其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欒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
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欒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
蘇公也。與欒伯達俱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
平在僂。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僂二狐氏陽氏先處之。狐
食溫地。父先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
侯使卻至勿敢爭食。所以亡。

襄王以溫賜晉文狐。秦陽處父皆食邑于此。後晉侯以賜

郤氏。郤溫之旁邑。郤田與溫相連。因欲非有之故。至云溫
吾故也。劉子不屑屑論溫與郤田之疆界不同。即以溫論
襄王可賜今王可。然不得爲郤氏之故物矣。况郤本周之
境內乎。非并欲爭溫也。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羅夜
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爲
門外。宋西。

以爲成始以
其成終成處
爲成終成處
處成終成處
處成終成處

晉求楚成。而齊周懷夷之局。懷夷。晉欒元。皆春秋罪人也。
秦晉爲成。將會於合狐。晉侯先至。馬秦伯不肯。涉何。次於王
城。使史軺夫。大盟晉侯於河東。晉郤縠。秦伯於河西。王城
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成也。會所信之

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所乃二國質信之始。秦伯歸而背
晉成。爲十三年
秦每援楚以困晉。聞晉楚既成。因有爲成之志。其疑疑不
決者。以晉楚之交可得而問也。於是歸而謀。所以問晉於
楚。

楚。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地。解。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地。解。冬。十月。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奔。在。前。年。公。書。曰。周。公。出
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黃。氏。曰。政。出。一。人。豈。容。私
公。之。罪。大。矣。解。晉。爲。道。進。主。臣。
比。罪。人。以。抗。天。子。罪。可。勝。誅。哉。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

其不協而討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也。往來道路無壅。謀
師無克。昨。國。其。失。也。林。解。報。也。報。失。鄭。伯。如。晉。聽。成。受。也。
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私。考。公。羊。作。沙。澤。蓋。沙。鹿。近。水。
街。墟。者。也。與。交。剛。相。近。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
晉。人。敗。狄。于。交。剛。國。之。強。能。自。強。也。

瑣澤之會。諸儒以經不書宋鄭傳不志魯衛。遂以西門之
盟爲妄。非也。春秋狄楚爲其僭王得夏也。晉楚之盟。聖人
所惡。况盟而叛乎。不書者。爲其不成盟也。瑣澤不書。宋華

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賜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樂，賜也。疏云：飾辭辭。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祿乃州。見無用此樂。察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禱之爲？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開缺。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享有體薦，設兒而不侍，謂盈而宴以示慈惠。宴則折節，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少。不夕言無事，統云且見皆謂之朝。而莫見君謂之夕。百官承事皆朝，朝而莫見君謂之夕。百官承事皆朝，朝而莫見君謂之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官宴結好，故詩曰：「朝朝武夫。」公侯之與武夫止及。

晉侯及楚公子圍盟于赤地。
邠至夙慍風雅兼明君臣大義。吾子聘楚而知之。西門之
讀本補義 卷二十二 成公
盟楚方有意弭兵。而秦桓播弄其間。子反輩復萌北方可
圖之意。此番燕客。不過謬作周旋。而戲侮挑釁。幾與齊廷
笑客者同。邠至之折子反。從他一矢加遺語。以禍字代他
福字。分出治亂兩段。治世以禮。國之福也。衰世以爭。國之
禍也。提出天子見周室之聲靈轉出。諸侯見薄。天皆臣妾
扞城其民。武夫可貴。屠戮其民。武夫可誅。斥其貪冒侵欲。
而以腹心股肱爪牙禍人。適以自禍也。明目張膽。盡情指
斥。可使賊臣奪氣。

經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師 伐秦也。三月公如京。
師 因朝王。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
按宣公卒。公子自
弑。殺太子自立。即

東萊云在巾
庸爲天命之
性在大易是
各正性命
注云左氏言
禍福無從體
與敬上臨俱
語有詳畧耳
俞云開首數
言從原頭上
勸透大精

成公也。○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祁綰來乞師，將事。君命不敬。孟獻子曰：「祁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祁子無基。孔疏：幹爲喻基，以牆屋爲喻。祁子無基，則亦無幹。但言有所局不復得言幹耳。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爲？祁綰即克子，故曰嗣卿爲

二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
王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禴焉

不如厚按周語載僑如至京師王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
孫說見其人而賤之前言於公以辭故王公及諸侯朝王趙
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指公行史不書公及諸侯朝王趙
重賜之補注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公及諸侯朝王趙

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劉康公壬季子補注二成子
不齊職不在王室

受賑於社不敬
賑宜社之內也盛以厭器故曰賑出兵祭
社之名按服虔云祭社之肉盛以厭器故謂

卷二十二 成公

七

謂命也。按中謂是正理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按天生民有物有則順其則而天之能者養之以福以養威儀不能者命我者斯周所謂定命也。

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蘇解君子以位而言勤禮莫如小人盡力以位而言勤禮莫如

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蘇解敦致敬之道在篤其本篤之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成。祀有執燭祭戎有受脰神

篤之道。在守國之大事。在祀與成。祀有執燭祭戎有受脰神

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情則失中其不反乎

爲成肅公卒

干城張本

按林氏以爲傳云會諸侯伐秦似晉未嘗朝也然厲公頤知尊周之義意欲請一卿會伐以王命服秦故率諸侯朝王晉不朝王諸侯誰朝王者觀後悼公合十三國大夫伐

秦過周而未嘗入聘於周。可見矣。傳曰：公及諸侯別晉侯與朝矣。故二卿率之以宜於周社也。而聖人畧之以其意不在朝王也。春秋百數十年，桓弱而天下朝齊，文霸而天下朝晉，從無有率諸侯入京師行朝禮者。今一遇之，又以他故，嫌及安在其爲尊周室哉？此不敬之甚。情之大者也。傳述成子受脹而情而決其棄命不反，成子果卒于師，是情之小者動而獲咎，情之大者未見其殃，似養神守業之言，未爲盡駭。不知不敬其君，必有謀上之臣，齊移于陳氏，晉踣于六卿，篡弑相仍，取禍可勝言歟？故傳錄是篇，發明聖人不替朝王以深責伯主之義。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榘魏詩絕秦蓋口宣曰：昔遠我獻公。

爲云五起
 從相好說入
 伏下惟好是
 求又云感力
 同心不盡話
 領起一篇
 爲韓之師伐晉獲惠公
 十五年秦亦悔千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
 也成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草行爲踰越險阻征東
 之諸侯虞夏商周之亂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鄆人怒
 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鄆晉自以鄆底子楚故國
 誼秦事在僖三十年○揚青才○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鄆盟○
 夫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
 時無諸侯諸諸
 文公恐懼綏靜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有成功於秦○
 秦無

也。爲十七年
御氏亡傳

傳蓋惡御氏也。兩載上爲林父之歸。下爲御氏之嫁。若不
相。豈不知下截。卽上一截之斷語也。林父奔晉。德交御氏。
觀定姜夫婦。嚼嚼吞聲。忍辱俯首。從命樂之。惡乃逼及於
魯。衛矣。及其受享而傲。所其必亡。惟倣故。魯而奔已。惡
之婦。齊衛而納。不令之臣。林父叛君之臣。不可一日容
於國。而惡跡未著。定公惡之。知所惡者也。晉侯。惡見而不
可能。堅所惡者也。御氏挾之來。此時晉厲。頗勤諸侯。御至
相。知大義。明告權奸。當去。則理順。衛直。晉必不以一林父
而失諸侯。魯昭公失國。猶云所欲見夫人者。有如何。况賊
臣之奔已。至七年而進退。由已者。定姜徒知不許將亡。而
不知賊臣得志。貽禍子孫者。幾四十年。其不亡幸耳。婦人
誠不足與大事也。

卷之二十二

三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詳說。宣伯如齊。聲聞于外。冷
八月。鄒子罕伐許。敗焉。爲許。戊戌。鄒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
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不得定其封。今許以是所封。田
于。東。發。曰。鄒自。成。三。年。再。伐。許。四。年。伐。許。九。年。圖。許。今。又
伐之。晉不能救也。
九月。偕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合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志。而晦。言以記事。事以記義。義以
成章。章以記法。而示大綱。而爲篇。章而不行。其事實無所行。曲

例云此不
乃易其
以善其
而思之
又云知
苦口而
如不聽
結句是
一生得
爲四十
年

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事名之。此史例也。豈有爲尊夫人
而舍逆者之族。然此以去叔孫爲去族。餘可說也。宣元年
公子邴以去公子爲去族。公子非族也。更不可通矣。故趙
氏謂後人妄加之是也。春秋自有其權衡。故曰春秋之
稱。稱量度也。量度於史例。而或從其文。不從其例。或存其
例。明著其失。或變其文。直示其義。皆聖人之權衡也。故有
五者之美。傳示全經之大旨。豈一舍族卽足以見之。故知
非左氏本文也。

衛侯有疾。使孔戍子之孫。齊惠子立。敬如。定公之子。行公以
衛左補義。卷之二十二。成公。
爲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
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大也。林父之將。不唯衛國之敗。其
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公行無禮。必從已始。嗚呼。天禍衛
國也。夫吾不獲。雖也使主社稷。市朝。反一音事。大夫聞之。
無不聲懼。孫文子自是不敢合其重器。寶器。于衛盡其諸
戚。而甚善晉大夫。十四年。衛侯出奔。齊。
定姜賢夫人。其于太子。不爲訓誨之辭。而預發其端。遂使
人人解體。而國變頻仍。不無餘憾矣。甚善晉大夫。其於君
臣士。句趙武。無不逼交。後來俱得其用。不止御氏也。

經。乙未。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爲。子。仲。公。孫。也。以。要。齊。孫。公。孫。也。此。釋。仲。嬰。齊。卒。之。事。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杜預計其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而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而執不同於私意按周初太子之故執之以惡及其民告者故予之劉氏謂傳譏宣執犬其旨矣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補注凡桓人執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史策之垢辭此書君執經變文予伯主以討罪之義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下失節者愚者不動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陳傳奔者無非張元德謂晉侯不執負芻于未會之先使曹人得以藉口是也愚謂晉侯此舉有三悞焉負芻弑立親離衆叛晉執

讀在補義
卷三十二 成公

楚將北師侵鄧子囊莊王子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申叔時老矣在申皆為鄧陵之老歸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楚子侵鄧及暴隨遂侵衛及首止鄧子辛侵楚取新石得邑按今河南葉縣境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楚于鄢陵傳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公孫休解傷意諸子為司馬華喜華督之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鮒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吾罪蕩澤

色與姓無干
況不長原

史官去族以
告諸侯魯史

逐書於策

馬三不向石
師一處殺去
却從魚石一
以國外時

大矣不能泊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族也華元司城
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向帶魚府皆出桓公族也魚石將止
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桓公及六族討魚石
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桓公且多大功國人與
之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桓公以宋國之成物
怨桓氏逐華元右師討猶有戌在事元必討桓公其賢桓
氏雖亡必偏不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桓公桓公之
乃反奔晉告故歸奔晉自晉歸傳言至河上乃反者始去國以
所至者畧外也杜以外納告非也言自不皆挾晉為重不復詳
氏謂華元不待挾晉亦非也魚石止華元實畏晉耳使華喜
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官師非桓族故使攻書曰宋
殺其大夫山言昔其族也示其罪懷初君之罪大族之罪
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小史官但罪其族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
族非聖人之意也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
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
可乃反華元逐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入不得復右師視
迎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
駟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唯水涯決開門登陴矣左
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師為十八年魚石復入彭城傳
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佐
且桓氏可亡也而魚石不可罪也大義滅親石與有庸焉
此體聖經之義而以討亂與華元也于奔晉下捕叙三族
元為戴族僅與莊族司城為戴族觀下討澤即命司城率師
可見桓族逼六官為一黨而司馬主兵柄族橫而偏久矣

同學紀開云
伯宗弟士庶

伯宗弟士庶
伯宗弟士庶

然三族雖分皆宗之公族也山弱公室而擅殺子肥是無
君也元為右師討賊者正也即出奔而約晉為援猶正也
山為司馬手握兵權而束身符討者以華元倚晉為援而
國人助之耳當是時元解宋圍合晉楚國人歸心且甚睦
于梁武故桓族不敢助魚石不敢謀一舉而誅之也華元
兩止之五人不可必有邀于華元之事臣央雖登陴元之
止不過世故之周旋而非如魚石止元之實意盡遂之而
立私暱之向戌與子產之於伯有子皙異矣然五人援楚
入宋以禍宗邦則同惡相濟必非善類故君子不責華元
固黨之私而但與其討賊之正
晉三卻害伯宗伯宗三卻害伯宗
左補義卷二十二成公
伯州卒奔楚子伯宗韓獻子曰伯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
也而驟絕之亡何待也為十七年晉殺三卻傳初伯宗
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
難傳見韓婦人
弗忌晉賢大夫為樂書之族三卻安能殺之必有甚不便
于書者故書使三卻諸殺伯宗弗忌然後并除三卻于是
晉君孤立而惟書所為盜憎主人書其盜首歟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如與中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傳見
許以畏鄭故設外援以遷
故經不言遷之者他傳此
讀左補義卷二十二終

甲午購已下
一大段分八
節第一節點
出戰期爲晉
臣彼楚可敗
以數語已盡

二節舉一
望其言細

符方云邪之說
不妄致疑
而以數師
之口以之
虛為實也
則以實為
人軍中特
此于楚中
州之口是
謂出奇無

三節訂機泉
富於晉侯
上節百變
告運類代

并益占以
祭穀師之
網

四節有連十
前益功者
訂蓋而益
二國即從
若連類明

皆非精兵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然巢中以望晉軍中上

為糧以楚敵子重使大宰伯州犂晉伯宗子王後王

曰騁也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

張幕矣曰虔也下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躑且塵

上矣曰將塞井夷也竄而為行也皆棄矣左有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左將帥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

禱請於鬼神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孫侯按楚壓晉軍而陳

實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黃皇楚閻廋子宜四皆曰國

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

苗賈皇言於晉侯曰楚之畏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

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也集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箴之史曰吉其

請左補義卷二十三成公

卦遇復三三復無變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原目辭也便

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方故曰南國賊也南國勢弱則

陽受其害雖為越侯又為日陽氣盛而飛矢之象故曰射其

元王中庚曰正焉以外卦為南國賊之象九三曰明夷于南

狩是也彼一陽侵長而立于乾有南國賊之象故曰射其

者坎離為卦位南國賊引陽生于子為坎位震為雷侯坤為

國晉居北楚居南坎為弓輪離為戈甲一陽侵復而木上

飽水火交戰有激而為飛矢之象上六爻辭往復而木上

離既為目實為目疾行師大敗非則其元王中原目乎○賊

反○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而說有淖於前淖泥也

淖乃孝反○乃皆左右相違也淖淖有行相遇于淖步毅御

御晉厲公樂鉞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游黨為右石首御鄭

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在公左右陷於淖樂青

將載晉侯欒范晉侯之車陷於淖鉞曰書退國有大在焉得專

之在君前淖者欲取最以行鉞曰書退國有大在焉得專

大在淖淖者欲取最以行鉞曰書退國有大在焉得專

失官 離局殺也 遠其部曲為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
出於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五節已用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用千前一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不仙詰朝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如謀詰朝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共王中目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 撤公之欲也
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五

方事之殷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至見客免胄承命日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
間蒙甲冑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不為事之故敢肅使者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從之其御屈顧不在馬可及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止齊侯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余從之乘而俘以下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日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

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射再登盡瑋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轅晉師乃止 撤公之欲也
人之四楚公子茂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
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日又何如其餘臣對曰好以暇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
子重承奉也日寡君乏使使誠御持矛也 撤公之欲也
從者使某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撤公之欲也
補卒乘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晉人患之苗賁皇御日范也乘補卒 撤公之欲也
也列厚食申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八楚軍三日穀食楚范子
立於戎馬之前日君幼諸臣不佞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常命惟德是與 撤公之欲也
及瑕南棠城縣北江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六

子重承奉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從者使某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復鼓且而戰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補卒乘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晉人患之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也列厚食申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也夫余不可以待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立於戎馬之前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周書曰惟命不于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及瑕南棠城縣北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撤公之欲也

至受辱
於相中
之豎時
之古相

在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設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幸也。實齊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頃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豈圖之自殺終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則政不義已不敢不。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城濮之後，惟鄢陵之戰功為第一。否則楚挾鄭以窺東諸侯，其流毒可勝言哉。故以晉主是戰，所以予伯討也。樂書將中軍，力主伐鄭，戰楚似功在書。然此時晉侯在軍，書為固壘待退之計，迂而無當。卻至策敵甚明，步步促戰，則是功晉侯主之。卻至成之，故節節出色，寫卻至然自戰後，君臣修汰書以是役怨至并怨公之不用其言也，遂至喋血。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七

宮門又不得不為范文子而結穴在戎馬之前數語見卻至為楚楚之功。范文子為居功之道也。晉楚交鋒屢矣，從無趨風執轡溫文雅如此者。蓋卻至聘楚子反，武夫公然唐突嘉賓，卻至既以大義而折于前，復于此示以禮度，見晉臣即懷中猶不失天澤之防，鎬紆之誼，此寫卻至又須照應楚一篇傳恐讀者不悟此旨，將樂絨與子重言于楚者點出，以見與聘楚篇相照應，而一矢加遺適為中目之識矣。此篇分五段看，第一段有勝矣以上為統冒，蓋范文子是後日之慮，卻至是現在之功，苦于兩相刺謬，因以范文子作引起，而以樂武子折轉隱寓交相為濟之意。孟獻子語中透出一勝字，領起全局。第二段戍寅至

楚懼不可用也。是專寫楚師從申叔語中將致敗之由，極力供出，歸重疲民以逞，恰與卻至前所云爭尋常以盡其民相照。第三段至為外懼乎是專寫晉師文子總不欲戰，不以不勝為憂，而專以勝楚為懼，外寧內憂已灼見此。日君臣有難，以顯言者只作不了之詞，以呼起後段之意。

第四段至有德之謂是，實寫晉勝楚敗，公從之。以上是將戰時有裨於前至見星未已，是正寫戰時。以下是既戰後也，分八節相承而下，或連類而叙，或分叙，或追叙，或夾叙，或正叙，或帶叙，叙戰無詳盡於此者。蓋子反子重親見楚莊敗晉于邲，輕視晉人久矣，晨歷晉壘，察其無備，敷而殲之，此其志也。晉人乃結陳軍中極整，不可猝入，登巢車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八

一楚倍知紀律森嚴，楚子亦為之憊，震晉君臣方從容謀議，全不為動。卻至力開一速戰之局，六間可乘，如數計燭照，公用其言已掃過樂書。賁皇又為獻計，而晉軍遂出樂書有子規以三罪楚君有臣射穿七札，整暇輕銳，更是分明。及三遇楚子，知三軍之盡萃於王卒也，呂錡射其元王中厥目。楚人於是原原乎自救不暇，而晉人趨風肅使何等雍容，釋鄢不追何等謹恪。於戎馬雜沓之場，倣出一種禮度文明氣象來，幾疑左氏寫戰過於從容。忽接楚師薄於險一語，遂令通體皆震，可知晉軍鼓勇人人致死，鄭既不支，楚復危急，阨於險而無路可奔，或殺或囚，有士卒立蓋之虞。子重子反幾不知所為矣。維時養由基奮再發之

從以取敗
之曰不見公

扶叔山冉提搏人之能趨武健兒一時收死晉師乃止止者止而不致迫也於是樂緄乃見子重之旌蓋指麾敗軍復為接戰而樂緄執承飲依然肅使之風焉點出整暇二字晉之所以勝楚者全在乎此子重見星未已子反命察夷傷收合餘燼詰朝將戰晉人患之者恐我軍既勝而克也夫何醉不能見楚師皆遁此非天敗實本人為城濮之後何幸得此大捷哉然卻至有功則文子之言似乎迂闊不知後日福基全伏于此歸結到立于戎馬之前數語以惟命不子常收拾許多天字以有德之謂收拾許多鬼字恐懼字作憂盛危明之訓而卻至之功文子之識兩不相妨方知前之節節寫文子者節節為晉君臣作針砭也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九

使從其言何至此戰為禍胎此全篇之結束也 第五段至未只作餘波以了結子反而二卿相惡於此知之何義門曰楚師猶未甚敗而王遽遁者子重因子反之醉與王俱遁而幸其敗也王及令尹既遁而師有不潰者子然子反大有血性以視晉之林父相去霄壤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子至于師衛侯出子衛公出於墮墮之曰齊師敗績非衛侯明晉以窮如宜伯通於穆姜穆姜故不見公之墮戶姓反墮從回反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還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公偃見鉏趨過不諱指之曰女不可是晉君也言欲廢公更過齊公從已非真有廢立之心可知公待於墮墮申宮做備後此姜之幽為述兩極之刺焉

三師中樂光
極其驕驕
及樂緄

注云不助助
言今者無非
故周及諸侯
轉

兩又字承城
堵為宋

申輔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伐晉楚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令於沙隨謀伐鄭也樂緄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侯待於墮墮以待勝者之勞矣卻曄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齊之取貨於宣伯而訴諸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卻曄與樂氏交通驕之所為晉實主之觀下范文子獨告樂武可見僑如以強晉壓魯何求不得公子家難時能任用孟獻子子叔聲伯要以心腹可謂知人之明用人之當

晉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也補正謂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殺太子緄而後又討我寡君執晉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緄奔宋是大說也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罪而見討得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三 成公 十

前年晉于成晉伯在列盟畢君唯不遺失德刑以伯諸侯豈乃執之故晉人以為無罪君唯不遺失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選諸侯邑敢私布之以名告傳

須着上文卻曄主東諸侯取貨于魯想斯時曹伯之貨已入于晉有放鷹出籠之意故其黨敢向晉臣言之此篇純用虛筆君薨太子弑只點幾猶未弭四字討曹伯反側重在鎮公子以子臧高誼列國素聞不云負芻有罪而云先君有罪若有罪三字藏過寡君君已列諸會是君不以為罪而復討之非德刑也收到伯者必不失其德刑字字便依傳叙此篇所以深罪晉人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使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鄭東

見不敗過彭
之不足為彭

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逆者逆也於是逆作亂約
因奔齊疏云下云食使者不言食約約回請逆逆不還還者乃
約之介耳于時魯師在鄭從鄭向齊約約出於魯約必過魯乃
云故指于為食於鄭師迎以至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
庚宗也為食以待之食使者之介而後食言其請侯于制
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之介而後食言其請侯于制
田何南新鄭縣東北按今知武子佐下軍有晉以諸侯之師侵
陳至于鳴鹿鹿邑縣西南南遂侵蔡宋反侵陳蔡不與諸侯遷
于頤上戊午鄭子罕晉軍之謀候夜改齊衛皆失軍與軍
相火宋衛不書後也

晉厲一戰勝楚能如范文子所戒何愛一鄭乃侯國而役
天子之卿平諸侯伐之遂使魯君臣周顧家難不敢過鄭
四日不食皆晉貽之威也鄭人突出三國失軍此日諸侯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成公

尙堪用乎

曹人復請於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自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仕
晉侯已入卻擊之言負芻之貨而藉口子臧竟歸曹伯天
王聽之也先儒以不能君國討賊貴子臧夫負芻已列於
會天王未黜其爵欣時安得而有國唯潔身已耳
宣伯使告卻擊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
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由君不寧事齊楚有亡而
已蔑也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子義而殺之我斃
蔑也孟獻子時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
必頻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荅邱公還待于鄆今山東鄆

魯人之言
不免愧色

國大為害
亦非高利一
意折作兩局
一季文子而
聲伯以獻子
來魯為社
稷也花文子
即以聲伯作
信稱焉事出
無非為魯出
色請三則便

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擊曰荷去仲孫蔑而止季孫
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親魯也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
之矣聞其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
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
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少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
為難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卻擊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
魯之常隸也官隸敢介也國大國以求厚焉承也寡君之命以
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
孫於魯相二君成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讓
應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御謀國
家不貳以堅事晉國其身不忘其君先君而後身若虛其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成公

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
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成方勝經合
僑行父以九月齊放僑如以十月齊若執而遣之若則十
僑如方妄意季孟可除何故逐奔其義當以左為正也
二月季孫及卻擊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俱為姜所指
公不忌杜說非寔則公宜僑身齊家感化其母慈母而召叔
殺其弟可乎程氏曰僑如免而僑如刺焉魯刑之賊也而召叔
孫豹于齊而立之討僑如七月僑如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
乃召之故張二年約僑如見經傳于此同言其終
負芻弑君得以反國魯卿無罪乃肆執辱比事以觀經罪
晉人之義見矣僑如諸語字字鋒動聲伯喝破僑如止用
一情字使人自會僑嗟之詩不堪為人再誦也辭邑一節
尤令卻擊內愧傳力表聲伯見此番轉危為安皆其力也

出僑如而盟之共定其罪斯時文子怨穆姜而及假成公拱手聽於權臣魯弱而季益強

齊聲孟子齊公逼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問於卿僑如之使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驥稱其伐功也疏云

其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戰數自伐

軍士發佐之將銷將上軍有假佐之韓厥將下軍而求掩其

其上稱已之伐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位

亂豈在明不見是圖豈在明不見是圖豈在明不見是圖

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陳傳言卻至

鄆陵之役已為樂書所忌惟絕口不言功語語推功主帥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 成公

庶幾銷其猜忌據周語欲求晉國之政是直掩樂書而餽

其位卑喪公所謂兵在其頸者此也卻至粗知君臣大義

而以驕汰死此傳所以深惜之也

經丁亥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莊解括成

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服鄭

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先尹故假天子威

地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西

用郊非時也蓋諱神求福耳如秦苻堅為王猛病親祈南北

人參之類按九月非郊之時而用郊之禮非禮也劉係以為用

甚晉侯使荀躒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僑未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

申公孫嬰齊卒于貍廐地開到傳杜云十一月無王申此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貍且卒公假立遷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縠卻至○楚人滅舒庸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驪侵晉虛潁侵晉虛潁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干高氏南河夏五月鄭大子

甯侯侯猶夫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尹武

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水縣曲洧城臨洧

水今清川縣

晉范文子反自鄆陵前年鄆陵戰使其祝宗祈死祝宗王祭祝所

祝宗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

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禍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

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禍自裁云何休清官以為人生

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遺命以濟未聞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 成公

既勝楚又欲服鄭且合天子二卿士伐之不知內治不脩

軍小用事而禍已在藩牆之內也祈死者欲晉君臣聞之

而知惕耳事權不屬坐視不忍惟以一死謝君父晉有文

子魯有叔孫昭子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

楚子重拔師帥于首止諸侯還十五年

齊慶克慶封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亦為婦人服乘輦而

入于闕巷門云釋宮云宮中鮑叔牙見之以告國武

子武子名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

曰國子誦我也建素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高鮑處守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

廬國之君曰廬子儀

廬國之君曰廬子儀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廬子儀聞之曰高鮑將不納者而立公子角子儀之子也公之秋七月王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子儀之子也公之秋七月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鮑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幸匡句須吉句其供反施氏之幸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儀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而不在自為之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鮑氏居亂不能危行言孫此為齊高無咎出奔傳却隱隱歸魯國武子是時齊靈年非幼矣國武為政開悟主心豈不懷中菁之恥去慶克一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成公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廬子儀聞之曰高鮑將不納者而立公子角子儀之子也公之秋七月王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子儀之子也公之秋七月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鮑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幸匡句須吉句其供反施氏之幸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儀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而不在自為之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鮑氏居亂不能危行言孫此為齊高無咎出奔傳却隱隱歸魯國武子是時齊靈年非幼矣國武為政開悟主心豈不懷中菁之恥去慶克一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成公

一路同謀也
髮併剪書
假使人失驚

上文一語
從犯至此不
安人人難
忽然執事令
人不測
二子閉門生
禍方見欲去
諸大夫時已
合爲一黨

讀生補義

伏虎君立新
君以義公

死必能討賊此樂書之所以必去三郢也
舒庸東夷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固與伐蜀國
楚四邑按今吳地吳而不設備楚公子索師與舒庸
江南廬州府境楚師與而不設備楚公子索師與舒庸
高抑崇曰楚既獲敗而餘烈猶足以滅國使志於郢陵
則壽被華夏可勝言哉厲公有宏才而無令德是以威震
於外而亂生於內其身雖不終功亦足錄也
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假殺晉童以其初民不與祁氏晉童
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亂晉以祁氏失民晉童
初殺書者書假當國以討晉耳
童以甲切書假故以怨殺之若夷羊五清沸懸六七人皆
書素與謀者不然何待悼公之返哉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歲公
庚子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
庚申晉殺其君州蒲按晉人立襄公少子齊殺其大夫國
佐國武公如晉夏楚子鄒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宋邑按今江南徐州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築鹿門鹿苑○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房十有二月仲
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於平陸同盟于盧打地陳陳
齊齊侯者何齊侯以為大夫也而○丁未葬我君成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假使程滑大夫葬成公
成公葬主名故書國以葬之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葬葬亦當

如之故傳明不使荀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齊葬厲公之故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
非天乎言有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
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
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晉侯自殽之戰獲虢公孫赤下移利得虢
與惠公相反惠公路中大夫極惡不得人悼公先與要約而
庚午盟而入大盟諸大夫伯子同氏皆大夫家辛巳朝于
武宮命不還臣者七人之屬○夷羊五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
辨我我故不可立○荀偃者大也也豈世所自故以為
自古無有執其君至三月而後殺者願請熊蹯商臣不許
恐外收也遷延不迫諸大夫國人無一張天討其可哀已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歲公

蓋亂臣執逆必先邀結其民喪十四年士鞅告秦伯曰武
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是以屠同列執君父惟
其欲為然越二世而樂卻同為皂隸豈非天道哉十四齡
周子逆于清原英鋒奕奕過于漢昭曰豈非天乎示書偃
整不得修翊戮功又曰共而從君神之所福見天命天討
已不得私使不臣者氣奪朝于武宮將厲公時所云變大
夫者蓋驅出境雖書偃終免奔城之誅而下車先驅賊臣
之魄未以周子兄不懸結正為一天字作証言與晉非偶
然也或曰悼公何不取書偃誅之其後卒用荀偃安得有
此力量只做到八分已足稱也
齊為慶氏之難在喪前年國故甲申晦秋朔故字齊侯使士

國子不能誅亂而父子俱殉。謀之不臧。可爲浩歎。禮也。二字幸之也。憫之也。三罪。國子信有之。聖人原國子之心。故不以叛書。

三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於朝朝廟五日而卽位也屬公役
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屬公是文公之旨孫
服云喪服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期庶戚云謂期大夫

左補發
卷二十三
公

韓是安公元孫有總麻之親法當服斬則悼公不聞無服也
夫義與異姓漢王謂爲叔父而况人示其統禮齊爲其後子
然改葬行服當在討賊之後抑始命百官政施舍已責恩
公不能耐財故聚于木有聞焉臣舍勞役逮螺冥微及振廢滯起舊匡乏困救災患救也禁
止通貢
淫慝薄賦歛宥寬罪戾節也器用時用民使民欲無犯時
私使魏相號靖士飭士舍魏頤號顯趙武趙朔爲卿此四人
於有勞荀家荀會樂歷韓無忌韓厥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
子晉國荀家荀會樂歷韓無忌韓厥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
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子貞爲大傳使脩范武子之法子武
爲景公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蒨之法辛將右行圉以爲氏
太傅御式校正主馬屬禹使訓諸御知義戎士衛館義疏
弁射御式校正主馬屬禹使訓諸御知義戎士衛館義疏
人之苟實爲右司士屬焉孔該此司士蓋周禮司使訓勇刀
之士時使勇力甘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貽之
使疏云如國有千乘乘有一右皆舍此官制之

荆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茂卿介軍尉攝御而已邢奚爲中軍尉羊
 舌職佐之魏綽魏擊爲司馬張老爲候奄林解中軍主縛過
 寇爲上軍尉籍偃籍談爲之司馬爲上軍使訓卒乘親以聽
 命初親以桂鄭荀氏爲乘馬御僕也六駟屬焉使訓卒乘親以聽
 知禮羣驂使加越之周禮節侯有六開馬乘車尙禮容故訓
 掌鷲之官邦國六開之職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
 一百八人皆從鄭總理之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
 官則知爲官無非其爲文則爵不踰德量德師不陵正旅不偏
 遠方易務不能守其職矣爵不踰德量德師不陵正旅不偏
 正軍將命痛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式無旆官所以

朱子曰晉悼公是甚次第才甚高只十四歲說話便有操

有縱縱歸晉。做得便別。當時晉室大段費力。悼公便做得穩地。好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爲之一新。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自己做起來。悼公是現成基地。某嘗謂晉悼公。字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件事。都一做便成。

悼公新政。先命百官。而於命官之中。卽寓訓民之令。始命百官。包紐全篇。下十二句。皆百官頒發之政也。下八使字。卽上一命字也。命一官貴以一官之政。官舉政脩。民無諉言。復霸之基在此。晉厲執負芻而歸。京師三伐。擲而請王命。頗知尊王者也。若其功烈。則自敗交剛而狄服。戰鄆陵而楚薈。會鍾離而吳通。非碌碌矣。乃以侈汰殞身。予以

以惡二字一
篇之主
莊納二
在久有
茶其封
意其傳
侯其之
于其父
成之以下
直之使
隔之使
出之使
結論
以惡二字一
篇之主
莊納二
在久有
茶其封
意其傳
侯其之
于其父
成之以下
直之使
隔之使
出之使

惡論而悼公漫無設施魏相士魴輩俱以先人之功任用而會不為故君一叙其勤勞夫豈大公至正之心哉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宋城邀會楚子伐宋取朝鄭楚
子辛卿皇辰侵城郕取郕邱同伐彭城朝郕城郕納宋魚
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以三百乘
戊之而還書曰復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
之曰入謂本無位復其位曰復歸歸亦國諸侯納之曰歸謂
有仕無仕皆曰歸之惡曰復入謂身爲我首稱兵伐害國
例合者少與例違者多陳說傳言楚人伐宋以納石故書
人魴也衛人試其君以進行放書楚人伐宋以納石故書
傳意爲魴曰人曰歸曰復歸或名此不名皆從主人之辭
左補義卷二十三城公

宋人患之兩鉏吾居反吾言魚組仕曰何也言何若楚人與吾
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敗或矣惡謂也若楚人與吾
猶城言已市之則以我爲歸不然而收吾櫓使贊其政謂不
之使也政以開吾繫亦吾思也我因而歸我因可思也倘不
而反用之何吾開亦今將崇諸侯之遠而披其地謂楚今
可也也以封下交之意吳楚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楚今
石城分也也塞夷庚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楚今
而指服諸侯而懼吳晉也構解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
何爲晉必恤之

楚共納宋叛臣于宋塞吳晉交通之路使吳患不作事
北方此其志豈少焉者哉鉏吾謂諸侯而懼吳晉爲天
下患非徒宋之憂也可謂洞燭楚人之情矣末又進一層

楚一編而
小國事
知宋平非無
志

慶國宋威實
運其爲可惡

永成
與楚城
之與相得

卽爲宋憂晉必恤我亦無足患也可謂深知悼公之心矣
傳蓋發明經書復入之義故斤楚惡者甚詳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公問君子謂晉於是乎
有禮之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政公以晉君語之語其杞伯於
是驟朝於晉而請爲晉爲平公不微樂張本疏云
七月宋老佐華齊彭城老佐幸焉彭城所以不
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按國母幽名辱而自棄于死囿可謂失其
心本
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城公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使宋華元如
晉告急韓獻子爲政子重爲中軍韓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其急成厥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關以救宋遇楚師
於麇角之谷宋楚師還也
晉士魴來乞師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之叔叔曰伐
鄭之役知伯將實來下軍之佐也今楚季直例反亦佐下
軍如伐鄭可也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
之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於盧村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
圍彭城師爲襄元年圓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
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安葬世道不嗣故曰青順終

注云陽以
午東目共
彼昏不知
也

以不智爲主
明故以私
掩六義

求遠近有
公之爲也

公卒于僖公。○晉師宋師衛師殖侵鄭。○秋七月仲孫
會晉荀息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
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
會晉荀息齊孫林父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蒯人蒯人小
邾人于戚。○城虎牢。○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貽風少衛人。以索馬牛皆百匹。
○索所自反。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軍四重事以奄登受賜而還者。齊靈實始之。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以自爲櫛。也。與頌琴。不名。

人告之。○言順德之行。○言知者行。○言孫孫於是。○爲不替矣。○
且姜氏君之妣也。○曰君之妣。○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偕。○此則鬼神降福。○季孫氏不以禮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召萊子。○孔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召萊子。○孔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召萊子。○孔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召萊子。○孔

不謂大義
欲以見此
多對愚者

政既善其城
虎牢之新天
善其易之

不徒之師
孟獻子之言
威於三周

與言之。○其誰能免。○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
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是正卿。○此令子罕當國。○已
鄭間于晉。○楚國多難。○成公。○子國爲司馬。○晉師伐鄭。○非禮
鄭命其速從。○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君不從。○先
官命。○猶有公命。○按
公羊傳。○無失官命。

鄭成以集矢之思。○至死不回。○故晉厲三伐。○從楚如故。○此悼
公所以不急於得鄭也。○然新君即位而朝。○楚則楚矣。○益固
師入其境。○不以伐而以侵。○適示以服我而已。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被晉謀。○討之王氏。○源曰。○韓公力不足
韓之也。○荀息。○鄭故也。○鄭久被晉謀。○討之王氏。○源曰。○韓公力不足
韓之也。○荀息。○鄭故也。○鄭久被晉謀。○討之王氏。○源曰。○韓公力不足

不唯鄭言。○復憂。○登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齊侯之福也。○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
之。○齊侯之福也。○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
之。○齊侯之福也。○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
之。○齊侯之福也。○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

崔杼意不服。○晉而聯薛小邾皆不至。○則失齊何以服鄭。○更
何以制楚也。○蓋隱以拍齊者。○屬之獻子。
穆叔聘于宋。○過嗣君也。
久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聯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
言故也。○人懼小邾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

子此
亡分
所不
如所
在分
中開
正合
所
亡分
所不
如所
在分
中開
正合
所

方望漢曰先儒謂虎牢不繫鄭黃鄭不能守險非也城楚
印綠陵皆不繫國職方具在書某地則知為某國也若書
城鄭虎牢則似鄭已服而諸侯為之城以備楚矣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備子重子辛權勢其
楚人殺之故青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申嬰齊王夫焉
政故不載于晉

賊吏伏法以微有位楚所以終強也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按吳楚爭
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樺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
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
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詞也

讀左補義卷二十四襄公

王臣要言大亂之迫也兩說互異按王雖有命晉自當辭外
楚功也王臣與焉罪也陳病楚政而來屬晉本非戊寅叔孫豹
北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侯病而自來故曰如會
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別與之盟言諸侯乃至故使大夫
難澤之諸侯也陳袁僑者明秋公至自會冬晉荀偃帥師
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選練之師克鳩茲吳邑按今江
有鳩茲山名使鄧廖帥組甲組乙組丙組丁組戊組己組庚組辛組
至衡山名使鄧廖帥組甲組乙組丙組丁組戊組己組庚組辛組
備也至衡山名使鄧廖帥組甲組乙組丙組丁組戊組己組庚組辛組
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故不知如廖之敗既飲至三日吳人
伐楚陳吳伐楚自此至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
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了重子

一句以得

何公仲孫不
飲至承克鳩茲求越三日而獲取駕之報至飲至之
時正喪師失將之日覺賀者在室弔者在門
公如晉始朝也夏盟於長樺公即位而朝高氏曰童子侯不
朝同列于按行父周君而晉已安坐于孟獻子相也豈可
國可也晉悼公勤于用禮故不以幼忍之孟獻子相也豈可
首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九拜同禮
諸侯之事也孟獻子曰以微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齊楚
天子之禮也孟獻子曰以微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齊楚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陳使傳言諸侯
只天子在三字詰問秦楚之君能知此否晉順楚逆于是
而分然天子親踐祚何以不稽首于天子之庭也君臣之

讀左補義卷二十四襄公

義不明賢如二大夫俱未見及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與好鄭服在將台諸侯使士句告于齊
曰寡君使何以致之歲之不易也多難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
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何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
為不協乃盟于彤外與上句盟

此會悼公有三意一是鄭已服不可不會鄭伯一是欲脩
吳好故待吳子一是恐齊貳心故會齊士句告齊提出以
謀不協已射着齊侯
而吳請老晉侯問嗣焉其稱解狐其諱也將立之而卒解
音解又問焉對曰午之子也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
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也赤之子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

王或庵曰失
地之烈已弗
拘是矣然晉
謝安買也故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子哀公弱立○夏叔孫豹如

晉○初七月戊子夫人嬖氏薨公母嬖氏姓○葬陳成公
經筵陳成歸而卒中夏諸
侯會葬于鄆成遠矣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姒也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也今

河南新蔡縣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
北有策陽知時也今我易之知時未難哉智力未能服楚三月陳
紂唯知時也可爭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陳人不聽命楚命武仲問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

卷二十四 慶公

有智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爲下情陳

戰國之拒秦其大勢在韓魏春秋之拒楚其大勢在陳蔡

晉人但知爭鬪而不加意于陳蔡。猶爭堂奧而不爭門戶。

也○使○楚○師○得○長○驅○中○原○者○鄭○爲○之○得○長○驅○入○鄭○者○陳○蔡○爲○

之乃陳侯歸順而韓獻子以爲時未可爲其引女王事紂。

更遑不侖。咸氏中以爲小國必有咎。故以卓公之世。哲人

所謂事之而後可者而不亢也及東寺可持專口東寺

所請而後行。未而不執。楚陽夏待伺。傳曰。陽無

○神言倭國之故爲其無禮非云歸晉爲無禮也楚問喪而

止有古人之風焉。

穆如晉報知武子之勝也時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

之三不拜名美三日齡夏一名退四日納夏一名渠蓋擊鎗

不拜各之夏三拜各之詳而奏此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文王之三大雅之歌鹿鳴
而五音之詳三夏曲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韓獻子使行人子員通使之官問
又詳所以掩四杜皇皇名華之三三拜晉云問
其惡而揚其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薦之以樂以辱吾子
善也鄭合固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設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
宣知此

語云兩漢不
拜魏廷又是
非禮故宜
辭三拜始定

所以嘉賓君也敢不拜嘉賓取其義有嘉賓被採奉君命四壯

伯是二伯俱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與鹿鳴君

李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按伯孔融元長也周禮大宗伯八命作牧九命昨伯較是州長

周云此欺害武欲時不同
忠者自別
爲本而別
弄巧之臣
亦非千僞
自換一當
拜

君所以勞使臣也。欺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諒于
忠信。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問善。咨親爲詢。問親戚。咨禮
爲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問善。咨親爲詢。問親戚。咨禮
爲度。同。離。咨事爲諷。事。問政。咨難爲謀。問忠。臣獲五善。欺不重

讀左補義

卷二十四 襄公

十

當時諸侯皆不知有天王故提出天子見天子禮樂非諸

侯所得于當時大夫並不知有諸侯。故提出兩君相見。見

諸侯禮樂。非大夫所得僭。此等文有世道人心之係。故傳

存、事、武、子、穆、叔、兩、簡、雖、衰、世、魯、衛、之、賢、大、夫、猶、有、能、知、大、

體、辟、雅、樂、皆

火主以慈不貧于筋無親不寒。概親身棺季孫以定姻本愛

過廟又不反哭按漢叔疑定夫人稱定此常從公羊作

定弋補注定夫人直從夫論此乃妾母證定不嫌相向疏云
親身之常初死卽常有之將葬以與過南井窆三三爲大

尸于廟中也非訖日中反虞于正寢謂之反哭匠慶匠謂

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爲夫人禮不成不

終君也世其始君長誰受其咎將責季孫初季孫爲已

樹六櫃於蒲固與阿名樹東門之外爲定如匠慶請木作櫛季

孫曰畧不以道取爲畧匠廢用蒲圓之槓季孫不御止也傳言逆得成禮故經無異文官設至理所在雖微末之臣所守既正貴卿不能屈之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成風敬嬴獨非妾母乎。僖宣二公尊之過于夫人。宣公之世季文子未嘗一言正其失。今于定姒忽正妾母之分。以襄公之幼不知尊其母也。無觀不豫備也。畧杜註不以道取。僖言不論誰氏之木皆用之。匠慶因其言遂用季氏之木。通篇以不成喪爲主。多行無禮足盡行父一生。此時行父執政。匠慶乃能直言責之于前。權術制之于後。可謂守正不阿。以視仲叔昭伯之欲替季氏相去遠矣。經書葬我小君定姒。則以匠慶之言成喪矣。乃知首數語文子初

議如此君長誰受其咎以利害動之故言易入而用槓所以不御亦在此

冬公如晉聽政。文貢賦多晉侯享公。公請屬節。小國也欲得
句顯史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蒍相者爲之。言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
密適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節無賦于司馬。
晉司馬又掌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不
諸侯之其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幣以晉侯許之。爲明年叔孫豹節
也。寡君是以願借助焉。自助周衰。諸侯無貢賦。人周齊桓。初霸。官受方物。晉霸興。諸侯
輸賦于霸主。而因以貢于周。節無賦于司馬者。以節微。不
取之。而魯欲屬節。則附庸也。又不聞于天子。晉魯均夫之
楚人使頓開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間同
間缺

說者謂陳人圍頓以怒楚非也楚人挑釁以爲兵端圍頓伐不圍頓亦伐也陳人之圍頓恃晉也而不知晉臣已立志棄陳矣春秋小國之困類如此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按今直隸正定縣西有古無終城
因魏莊子饒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戎或與晉侯曰戎狄
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
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
也諸華必叛戎雋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夏有之
曰有窮國名按今河南縣境后羿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公曰后羿何如不次故
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
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按今直隸涿

寺其射也不脩民事而至於原狀淫放棄武羅自因

熊影龍圈四子皆昇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讎子俞也伯明其君名按寒國今山東濮縣東北浞在角反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內官而施賂於外外惡弄其民欺罔而虞羿於田樂之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外內咸服信羿猶不悛改也將歸自田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疏云家衆羿之家衆人反羿從浞孟子云逢蒙○亨首彭反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葛氏國名按今山東平度縣東北有故窮城竊正杜曰靡夏遺臣事羿者金仁山以爲左氏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靡之事羿蓋后相之將亡而靡乃出奔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靡之事浞因羿室就其妻生澆及豷恃其讎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按斟灌今山東壽光縣東北

得子更一語
朱德一語而
華元氏仲而
人面曰子
惡也左氏之
此
則公一人公
惡而樂國
矣

何義門以爲
將與楚爭
如又無以

晉霸振及其衰也。合楚而專事戎狄。是置腹心之毒。而瘕
疥是速也。可謂知類乎。魏絳扼定服陳威楚。而主于和戎。
使兵力有餘。此三駕之所托始也。

冬十月。邲人。晉人伐邲。滅之。武仲。救邲。使邲。敗于
狐貍。和地。按今山東。邲。人逆。喪者皆。邲。於是乎始。髮
合結也。邲。喪者。多。故。不。能。備。四。服。豎。國。八。謂。之。曰。城。之。狐。裘
而。已。○。例。瓜。分。時。計。本。義。作。晉。國。人。謂。之。曰。城。之。狐。裘
敗。我。於。狐。貍。賊。統。時。我。君。小。子。朱。備。是。使。朱。備。朱。備。使。我。敗
於。邲。故。曰。宋。備。敗。不。晉。晉。人。諱。之。
只。逆。喪。者。皆。豎。一。句。而。母。哭。其。子。婦。哭。其。夫。者。通。國。也。寫
敗。况。極。慘。

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 卷二十四 襄公 五

叔孫豹帥世子巫如晉。此魯大夫。成。○仲孫蒧衛孫林父會
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
云。時。始。本。吳。善。道。地。○。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王。夫。楚
以。食。○。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不復錄吳者。公至自會。○冬
戊辰。諸侯受命于戚。各還。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五年春公至自晉。命。解。公。在。晉。既。歸。屬。鄭。聞。其。見。伐。遂
王。使。王。叔。陳。生。周。知。我。於。晉。告。楚。於。盟。主。故。晉。人。執。之。士
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我。也。之。義。故。晉。執。之。願。因。傳。釋。經

王之盟則以
二其使人
使主也而日
止也哉然也
但時生難非
若無難於
亦可見

周云晉魯
又不重難
諸侯故使
衛侯先告
期失會于
如再失信則
四戶之非
我之

注云先國後
解

不書晉執且爲十
年王叔山奔起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
初即位
穆叔鄭師大子于晉以成屬鄭書曰叔孫豹鄭大子巫如晉
言比諸魯大夫也

干帥爲晉干魯爲晉晉不請命于王而聽從之皆非禮也
吳子使壽越吳大如晉醉不會于難澤之故三年會難澤吳
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
且言會期以其道遠故使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
諸侯皆命而行
故謀出干晉也
秋大雩早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
日旱也雩而不書旱
故書雩而不書旱

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 卷二十四 襄公 六

楚人討也。陳轅故曰由合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
殺其大夫公子王夫食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食。子辛之
用刑。失其節。詩曰。周道挺挺。正直我心。屬焉。王過反。詩
事不令。集人來定。善言聚殺。賢人以定之。已則無信而殺
人以退。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成然。後有成功。疏云。善
大禹

子辛之食殺之非妄。而傳云楚共不刑者。蓋伐宋而封魚
石背盟而敗鄭陵失信諸侯陳人背之非盡由壬夫也不
能自責八年之中殺三卿以逞是味其失信而專罪壬夫
非用刑之公也。劉氏攻傳非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

楚子囊為令尹
公曰范宣子曰我夷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所行而疾討陳也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

楚子囊為令尹
公曰范宣子曰我夷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所行而疾討陳也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

經筆說者疑陳魯成之魯安
放以寸兵抗楚諸侯同成也穆叔以屬師為不利使鄒大
夫聽命于會能救災致謹實故復乞退之傳言師人所以見
于戰

楚子囊為令尹公曰范宣子曰我夷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
囊必改行所行而疾討陳也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
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
公子貞而晉人皆通同室有冬諸侯成陳楚子囊伐陳十
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陳鄭地按今在河南陽武縣北
陳為北方之衝要陳不守則鄭不固晉悼爭鄭之難皆由
失陳之故陳失而楚得長驅中原悼悼公始則合諸侯以
伐陳及子囊伐陳即合諸侯以救之固已灼見其故而韓

厭昏老士句失策云無陳而後可是明與魏絳之吉相件
也不知霸者之勤諸侯非求自安也有陳非吾事將無鄭
不更無事乎一言快國者句是也

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西鄉望之無重器備兵之物
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兵之物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
不謂忠乎孔疏行父以文六年見經至今為相三君也備注
之情也自楚小廉者乃其大忠之德歟向使修
注如齊慶封適以殺身身能成其私心積于賜反
行父於魯罪大功小其罪皆無道專君之事其功則小廉
曲謹之善說者遂謂姜不衣帛馬不食粟為傳說言非也
文宣及襄之初傳每直書其惡豈至死填之哉然則富子

周公自辛孫宿始

甲午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公曰立夏宋華弱
來奔杞華○秋葬杞桓公○勝子來朝○莒人滅鄆○冬
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之行○十有二月齊侯使萊子
從告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起以名同盟故也杞桓公春秋未
赴以名

桓公在位七十年而卒睦子魯請晉于晉悼赴告會葬重
于諸侯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親長相侵○又相誘也子蕩樂怒以
弓結華弱于朝張弓以責其親若平公見之曰司武司而結

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樂怒曰子罕不復進
從我子罕之如初其射門之德若趙盾之子所季也

樂轡結華弱于朝乃逐其見結者故其誘之者子罕所謂
同罪異罰也子罕善之如初正與弱轡之凶終者相反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備注魯以往年屬鄆秋使聽命于會安
其謬矣乃趙氏謂莒以兵破鄆而立其子方氏又謂鄆惑
公穀謂立異姓以莅祭祀故書滅○胡氏本此作傳說者知

於莒欲立其出後迫於公義卒立世子巫故莒人憾而滅之皆未足據也按經書齊人滅遂秦人滅滑者多矣何獨于莒而疑之乎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晉人以師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父為

魯懲狐貍之敗不能庇鄆使鄆自輸賦于晉故威之會鄆人與焉則莒之滅鄆豈魯罪哉晉不正莒陵鄆之罪而乃以罪魯乎視荀林父之疆狄士立黎侯而遷殆不及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莒恃謀也按特守禦之謀非也於鄆子國

讀左補義卷二十四

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四月復託治甲寅埋之環城傳于堞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城因遂圍萊甲寅埋之環城傳于堞女牆也堞土山也周城音附及杞桓公卒之月三月乙未王狄故齊人成十師師及正與子萊大棠人軍齊師棠今山東即墨縣南有甘棠社齊師大敗之等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梁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字桓子完獻萊宗器于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孔德昭小邾高厚高固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按遷其民而田歸於齊此不過前年四月圍萊至今年十一月而滅兩言耳而云子國來聘之年杞伯卒之月幾疑左氏故意眩人耳目非也蓋採之於魯舊史也楚莊之圍宋也至九月而易子析

影楚靈之圍蔡也八閏月而君儀圍滅萊小於宋而弱同於蔡齊萊長圍自四月以至明年二月閏十有一月而王狄正與子棠人尚堪一戰勝于宋蔡遠矣戰敗猶相持十

讀左補義卷二十四

手

讀左補義二十四終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丹増参

男
直
校

襄公二

經乙未七年春郊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杜預注

○小邾子來朝 ○城費解費季氏邑自城費而

季氏強○秋季孫宿如齊○八月齊故書○冬十月德侯使孫

二月公會晉吳宋公。欒弼弒。曹伯莒子邴子壬。鄆謀救陳。

歸不成救故不書救
鄭伯乾頭如會未見諸侯
丙戌卒于鄆

讀生補義

實爲子駟所弑以瘞疾赴故不書弑如會會于鄆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不欲再稱鄆伯故約文書其名於會上鄆

公嘉立○僖公弑簡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盟於平邱

傳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也邾邾魯屬于魯而此邾用是不通于魯今而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社

[illegible]

春分。疏云：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卽是

是郊而後耕也。其下曰：「云正與禮合。」據此，郊天之禮必用周

之三月而祭。謂之禘。禘者。大祭也。此與禮記俱。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俱。日二文必有一誤。禘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

左傳當得其真

卜郊止于三月故三卜非失禮而四月始卜則失禮也公

之不能敬天勤民自在言外

南遺爲費季氏宰叔仲昭伯叔仲惠伯之孫爲隧主役徒疏云五正縣爲障則隧正

富問禮之逆人也。舉諸逆之政令。徒役出諸逆之民。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

城費使道請城平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

叔仲惠伯不附襄仲行父身死焉矢之中昭伯乃求媚季

氏固非繩武之孫行父相三君無私積宿乃首城其私邑

豈象豎之子

小射獵公來朝方如朝公也

和三年二月六日
 女俗事二
 耳上
 年言國家多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有廢疾。

讀本補義

將立之代勝爲卿豐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

子曰事君難非難不可以妄行耶云詩國風
 蟋蟀之子引之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
 又曰弗躬弗親庶

民弗信。言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名。不

才讓其可乎請立赴宣子也與田齊人游而曰如仁言

仁助也景血民爲德靖共其位正直爲正。正已正曲爲直。正人

參和爲仁。德乃爲三。有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

可乎。言起有此三庚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晉侯謂韓無忌。

仁使掌公族大夫爲之師長

宜子未立無事可見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則稱許於君子

卽是宣子之事實人徒知卿大夫重士不知士之能重卿

韓云和君乃
在食臥之時
毫無忌憚

大夫如此其後韓起適晉猶知易象春秋或得力於田蘇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而尋孫桓子之盟
 成三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之言云碑禮公迎賓于大
 年拱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如云叔孫穆子相趙述曰諸侯
 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也
 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並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
 過林解寡君未知何所吾子其少安也孫子無辭亦無悛也
 過夫而致有此不遜
 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
 食自公委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謂從順
 而委蛇必折衛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爲十四年林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晉會諸侯

卷二十五 襄公

三

屢師伐陳。國陳而不加兵於鄭者。楚共君臣何嘗一日忘鄭。陳爲之梗。鄭不可得而圖也。故國陳者伐鄭之地。失陳者鄭貳之基。晉人欲救而終棄之。此之謂不知務。

鄒僖公之爲犬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穆公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鄒僖元年魯襄三子豐欲想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鄒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鄒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弑曰說悼公方區霸業無誠心爲天下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賞善罰惡也

三傳皆言弑而經書卒蓋以瘡疾赴諸侯也斯時楚方圍陳則救陳當急乃濡滯不進述至失陳鄒僖奔命竟爲駢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五 襄公

四

弑聖人變文書曰鄭伯免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蓋欲見諸侯其志可予也未出境而卒其卒有故也穀梁曰諸侯不生名此之名卒之名也卒之名何爲加之如會之上以如會卒也而晉受其僞起弑逆者不見討勤事者不見恤又何怪鄭之叛乎此韓厥授意便白贊襄荀轡戒焉而初政遂不足觀木訥讀左不精便欲鳴鼓以攻傳異哉

陳人患楚楚國慶虎慶寅陳執政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公弟往而執之孔疏于時楚師圍陳楚人從之爲執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會之使公子黃入楚軍也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公子黃所以不書於陳傳言以見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五 襄公 四

楚十月圍陳至十二月陳侯于圍城中出而告急于晉晉不卽救也徒留陳侯會鄆以待諸侯之師以楚之強圍弱小之陳豈能遷延時日無怪陳侯之逃也胡傳歸罪陳侯而舍晉不問豈通論哉陳蔡爲楚偏鄭之要略楚所必爭而二國懼楚者彼豈不知尊王之爲美哉以密邇于楚中原大國不足以庇之也自蔡哀虜于楚穆侯而後爲楚屋國齊桓制霸侵蔡伐楚蔡雖潰九合諸侯陳在而蔡不至也晉文溫及翟泉陳蔡皆與稱極盛焉襄靈而還蔡多從楚而陳則屬晉迨微舒弑君晉不能討楚莊遂納二兒而陳之從楚者垂二十八年是失蔡又失陳矣悼公繼弱陳侯來歸正取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陳蔡皆為楚用此霸功之歷世通降者也

經申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鄉信公○鄭人使蔡復

蔡公子變莊公在晉時公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邾也夫蔡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句來聘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杜預晉悼復脩霸業故朝而鄭其多少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驪子驪先之夏四月庚辰辟

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闕注孫擊孫惡不告不書辟亦反

之子出奔衛

僖公行事未見於傳初不禮於子豐復不禮於驪遂殺

請左補義卷二十五 襄公

之雖以癘赴而國之人無不知其為欲也斯時知武子根

究暴卒之故必有發之者驪誅而鄭服矣又何待三駕之

師乃晉人不明大義視紂逆為等閒而鄭之諸卿亦皆疾

視其君父之死也羣公子方起意討賊賊臣先發而忠義

詠夷哀哉

庚寅鄉子國子耳子耳侵蔡後蔡司馬公子變不言敗唯

人皆喜唯子產子國不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

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

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

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是而行軍之命

驪立幼君以當國威福由已其侵蔡也內懼於心欲以媚

試初附義
族欲舉鄭未
嘗無入于成
至親疎不可
嘆

此周族有楚
無見於此
具見於此
武三小國好
亡無之有
命以兩大等
之而鄭之所
以下亡亦以

兩公之也

晉耳早為子產窺破千國云國有正卿顯指子驪以止子

產直言賈禍斯時楚已得陳將次圖鄭靜以待之猶懼

不免而遽興無名之師伐其與國以起兵端聖人之所惡

也傳叙子產之言而義自見

五月甲辰會于邾邱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

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謂正悼公之謀嚴駁也按當并合鄭伯使大夫聽命卓氏

晉侯會之今鄭伯與會是大夫得以會諸侯也鄭伯獻捷于

會故親聽命楚也大夫不書晉侯也

賀義敬曰齊桓官受方物亦是朝聘天子之數非自利之

也晉以強力挾諸侯使職貢歸於已不知始自何年而諸

侯有二王矣觀於子產爭承及女叔侯所謂職貢不乏玩

好時至者其為諸侯病久矣悼公辭諸侯而使大夫聽命

當有不安於心者康侯方責諸侯之不親會是明以諸侯

屬晉宜庭宜享也豈可為訓耶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郕田莒既滅郕曾侵其西界故伐魯東

其以子繼繼耶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驪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穆

子驪子國子耳欲待晉待晉子驪曰周詩有之曰

侯何之情人壽幾何不可待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兆

也云詢也謀多職主競作羅言既且謀多則競謀之多族民

之多違民多有心多相違戾事也無成民急矣姑從楚

之

秋九月大雩旱也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子驪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穆
子驪子國子耳欲待晉待晉子驪曰周詩有之曰
侯何之情人壽幾何不可待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兆
也云詢也謀多職主競作羅言既且謀多則競謀之多族民
之多違民多有心多相違戾事也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之

爲知禮一帛
相生

也敢不承命言已歸共祖父爲先君守君子以爲知禮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句受之所謂知禮

宣子來聘其賓請師而賦詩見志遜順自將武子答賦親如臭味未以匡王室者彼此交儆大義凜然晉悼銳志繼霸雖庸鄙如句克自奮勵如此

經丁酉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舊○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
夫人姜氏薨成公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四月而葬速○冬

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曹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戲地

宋災一佳樂
喜爲改鎮起

伯氏宋大司里孔氏使伯氏司城內諸里之火所未至徹小
 讀聖補義卷二十五 廣公
 九年春宋災樂喜子爲司城以爲政
 九素戒爲備火之暇使

全篇

伯氏宋大司馬孔曉使伯氏司城內諸里之火所未至徹小

便伯氏至奔
火所一設是
專爲救火

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室之陳春揭具綆春寶龍擲土鑿綆汲索作如器○春音本捫九

使華國至鉅
宮一段昇殿

天子之選大夫五屬爲縣五縣爲郡郡內屬於外屬運郭保之民既遠故使隨人所起奔往救之使華閭爲右師討治右官官庀其司凡具也向戌討左亦如之

道不應

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治典敎典禮典政典
刑典事典益其事載之于書故使具官守
寺倣宮內之事二師左右合四鄉正卿大夫
夫每鄉一人天子三鄉則魯立三鄉此命四
鄉正非鄉典之特誓云魯人三鄉三遂則魯立三鄉此命四

二師至祀盤庚一牧是用以禳
鄉正則宋朱四鄉祝宗用馬于四甯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大
祀宗云願御也祀盤庚不別言牲亦用馬也城以積土爲之
土甯則爲陰積陰之氣或能制火故祭城凡天災有幣無
牲用馬祀之庶皆非禮此祭非鄉正所爲文承二師合下亦
是魯公亦非

是乎知有天道何故扶知先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
於昧以出內火是故昧爲竊火心爲大火林經古之火正掌
視爲貴神心大火東方星也昧竊火南方杓星也或以火正
爲言何云言侯庶
閭乃相傳之
遂言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五 襄公
 食于大火之心星或以火正
 食于鶉火之極是季春
 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季秋建戌
 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禁民放火是謂內火
 味材又反出尺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 高辛氏之子 居商丘 傳
 遂反內音納 關音過

火皇宋其後也世同其占故先知火災按杜云開代關伯主

禍敗之肇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補正相主契之

一方法以商土因之故南主大火相土因之故南主大火

作燒乃禍進今爲宋星然則商印在宋地也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出丙

說到不可知通關伯于神印主辰居大火也

初法以商土因之故南主大火相土因之故南主大火

一步法以商土因之故南主大火相土因之故南主大火

一篇之言得火皇宋其後也世同其占故先知火災按杜云開代關伯主

云彙謂間隙也禍敗卽指火災言商人歷數火災之間豫必
始于大火謂大火鴛火也心爲天火鴛爲鴛火蓋以心星有
變必有火災是以日知大道之有惑也日知者每星變之日
卽知之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
之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則災變亦
殊哉不可必也

樂○喜○以○司○城○當○國○預○知○火○災○占○得○之○也○其○占○法○不○傳○救○火○
之○政○分○作○三○段○皆○未○火○之○前○號○令○官○屬○以○爲○備○火○之○用○此○

經 143—555

處於東宮下
接始往二字
便見顯然一
別竟無異辭

就應辭先
分統一段末
二句折轉頗
就德說節
節與象相反
直云弄位而
嫁也見怨艾
切之從求出之

鄭神龜魯梓慎所不敢自信而宋人之無疑故晉侯謂
之知有天道非既火而後謀此數者也自殷至宋世掌其
占未言有道見宋平君臣伏盟主獎王室人事周詳法制
世守而子平之救火係理秩然亦有道之一徵也左氏叙
火三魯鄭救之于臨時而此則備之于先事尤足異也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
穆姜薨於東宮公故從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
遇艮之八三三艮下民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則三
之八疏云七為少陽八為少陰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
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二易以不
為占占七八之爻此筮遇八謂艮之九六爻皆變者是八
不爻者杜氏雄用云三艮先備多是以為移今據說云周
三易之法此下文穆姜云是于周易晉師公于重耳筮得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襄公
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史曰是謂艮
于遇八之下別言周易如此遇八非周易也隨其出也
之隨三三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論之隨元亨利貞
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也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
孔疏易筮皆以變者為占若一爻獨變則得隨卦此爻若
以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論論義若二
姜指言周易以折之元體之長也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
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德乃不
無咎明無四德者則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
為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
而有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
利棄位而嫁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
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此是晉公
實錄妙從
臣說出
晉君類能而
使為一篇之
綱
據厥以下從
抽詳言之
總束

傳若眼在始往而筮之一語始往者初幽東宮時也其言
曰我婦人而與于亂四事自責固已創艾交深夫母有悔
過之心而子無迎母之意人子之禮缺然其忍之乎然予
於此有疑焉成十六年行父歸魯傳但云殺公子偃而未
嘗云幽穆姜或曰為成公諱也不知宣伯通於穆姜傳明
言之無所為諱也茲刺假之時公不忍幽其母故行父不
敢逞志越二年公薨襄公僅四歲於是惟所欲為而委幽
矣前此齊姜用其美櫛定姒幾不成喪權臣心目何有幼
君故死則尊夫人之名而生絕其養死則耐宣公之廟而
生橫於宮夫然從使知從前之欲殺我者適以自斃也此
行父之志也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襄公
三
秦景公使士雅田反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
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能舉不失選
得所官不易方也猶宜其卿讓於善讓其大夫不失守其
其士執干教命其上其庶人力於農穡日農商工阜隸不知
遷業不肆轉厥老矣知懼稟焉以為政中軍范句少千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何佐中軍韓起少千變歷而樂驥士
勤上之使佐上軍將下軍勤佐之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
賢而為之佐武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勞臣相讓當是時也
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國之德政本末無不備知
此當與卿之戰參看樂武等能歷數楚之利政本末無不備知
有腹心之臣互觀兩國之政所以二張國兩立百有餘年王
口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

秦後秦人侵晉傳不書至十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
傳惡秦也子襄語中寫出晉君臣一段激興氣象且云事
之而後可此自爭霸以來齊桓之所不能得于局完者非
悼公之極盛乎經不書伐晉以其侵伐不足輕重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郕從荀偃
士句門于郭門郭城門也三衛北宮括晉人邾人從荀偃韓
起門于師之梁亦從中軍三勝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
門下軍杞人邾人從趙武魏駟新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
也甲戌師于汜汜鄭地也取鄭虎牢故城盛饒
糧餼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使軍疾取鄭虎牢故城盛饒
以諸侯見知武三分四重之
請左補義卷二十五襄公
國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典之戰不勝無成恐楚敗鄭
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為三知武
侯之銳以逆來者也楚未病楚不能矣三來數日不能
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大勞未艾也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言當從勢諸侯皆不欲戰乃許
鄭成十一月已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古同盟將盟鄭六卿公
子驪子公子發子公子嘉子公孫輒子公孫蠆子公孫舍之
長及其大夫門子知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弱為載書書曰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
如此盟之罰公子驪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也居二大
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力以兵亂之使其鬼神

不獲飲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至也
無所底至也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
可以庇民者是從而賤有異志者亦如之此如荀偃曰敗載
書于策故欲敗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言以若
可敗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
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
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
人將至何特于鄭乃盟而還鄭用
傳予知武子之善謀也三駕服鄭之旨此篇挈其要領其
主腦有二一則三分四軍已不勞而楚自敝一則脩德息
民感以誠而鄭自服三篇總不出此說者謂楚莊有道氣
請左補義卷二十五襄公
夫莊狙猶之雄有何道氣其唯晉悼公乎不急於服鄭而
積誠感之也其唯知武子乎不忍暴骨以逞并不忍使
人暴骨而有志脩德也楚莊勝晉之後曰二國暴骨曰民
何安焉語語都是飾說欺人知武子未戰之前曰暴骨以
逞曰我實不德語語都從心坎流出一僞一真當從本來
處辨之傳鄭服也三字是晉人告諸侯之辭其實鄭之
不服晉人未嘗不知也子驪整情發揭以洩其朝晉不禮
之憤末以有禮與強兼說令晉人自悔其從前之不禮也
知武明於自責始盟而退曰豈禮又曰非禮何以主盟則
駢叛晉之由皆已心會或曰駢為弒君之賊豈不懼晉人
之討然彼已料及之矣苟偃依然軍帥苟偃亦同逆君豈

甚明於大義者故操縱由已而絕少顧忌也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問
月戌寅濟于陰阪前侵鄭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
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次于陰口名鄭地而還子孔
為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
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此傳可疑之甚十一月師還登十二月五日復召諸侯伐
鄭一也方責鄭之叛盟豈口血未乾而晉自來之二也前
伐行成乞盟六卿相鄭伯並至此番行成之使寂然若非
子展則子孔且帥師拒戰反致前恭後倨三也是年十二
月後無閏月是月無戌寅四也愚謂門其三門即是前篇
三門事晉原未嘗再伐此傳得之傳聞或採之他書欲刑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五 襄公 五

去未及者杜氏不能指出以閏月為五日祇見其鑿也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補注公有適祖母之喪晉侯
不當與宴季武子不能以公
國辭皆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十六
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始也歲星十二年而一
星終知是歲星者五星金木水火土三星終也周天流云直言一
十二年而一終惟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一百四十五度四者皆不
得二年而一終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故知是歲星國君
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知是歲星國君
夫易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祿享之禮行之深謂禮也
酒也享祭
先君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備之以先君之祧處之謂廟為祧
廟為祧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諸
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假鐘磬焉禮也
曾祖從衛所處

周云文章全
在詞理看也
前不遇為十
二年字後不
遇為一冠字
知用如許說
托如天牛未
定非紅映碧

時公年十有三已如晉者三如會者五悼公銳志圖霸魯
則事霸最殷故晏於河上成其勤勞相為慰藉開談致問
遂趣冠具益兄弟親親彼此關切亦示同屬英年可以協
力功名此悼公之厚意也武子說出國君冠禮因冠於衛
成之廟想見魯衛兄弟並睦於晉此中便有衛君與好一
層絕因霸主得志同姓解睦臨然行葦杜之仁豈如楚
子重之強冠蔡許二君哉而說者謂晉悼魯魯人相晉
又云恐其未冠生子皆謬也

楚子伐鄭成與晉子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
未乾而背之可乎子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
至晉不我救則楚盟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

周云明是背
盟之說豈敢
背之說豈不
可也上重
可也上重
要盟無質

讀左補義 卷二十五 襄公 六

弗臨也質主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端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
之神明神不獨也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
夫入盟同盟於中分鄭中楚莊夫人卒母共王王未能定鄭
而歸
如晉先背盟再伐則子孔子矯不必以為口血未乾而背
之矣子期子展亦必指出晉再伐之罪以為從楚之由而
止言戲之盟可知以諸侯復伐必無之事也當陳之服
晉也楚不敢爭鄭迫陳既朝楚楚思得鄭而晉復不禮於
晉也於是決意從楚然驂伐君之賊也舍之能取驂誅之
則內賊除而外寇禦矣乃以軍國之事委之賊臣聽其主
張玉帛待於二竟何國之能為或曰驂當國非易誅也當

以孟獻子一校日請班還師知伯荀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
日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偏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遠收之
命而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武
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莊師不榮克矣將言而余羸老
也可重任乎不在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平取之女以謝
不克五月庚寅日荀偃士句帥卒攻偏陽親受矢石躬在
甲午滅之月八書曰遂滅偏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
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
何既如之言見賜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
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為標榜故少師為賢行華元早
許可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荀偃士句為大漢別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襄公
事與暗相形勢絕
齊此一段因
是與前半映
知武不能力
止假句之請
一以見穆公
居於京大夫
大義德天子
面不白知也
故知武得周
之德而後
句達君之罪
大侯伏服罪
之從後無
使陽宗族賢者令居於重華云偏陽姓之祀祚之孫陸終第四子

詩言中國而
曰夷何不服
成而納諸
獲人皆謂諸
勝之不武也
宋之役夷以東世祀不絕今復繼之曰遂知中國自相
屠戮之恥故掩其姓名曰夷俾使周內史者蓋避其專封
處之以王命服衆亦發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勇力生
世之禮非謂其合義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勇力生
秦不茲事仲尼言董父以力相尚子
此滅偏陽傳經于是役罪之而未嘗不原之俘人之君殄
人之國罪之可誅者也因吳人犄角之勢通吳晉往來之
道取偏陽歸宋以援彭城而晉不自有則情之可原者也
經書滅而曰遂傳曰言自會也蓋蒙上會吳之文也偏陽
之固聚列國之勇力久于城下攻之不克使楚以一軍救
之假句雖宵矢石亦無能為而楚所以按兵不動者以吳
人之駐師為晉援也傳處處明偏陽之固正見楚人畏吳
而不敢救其發明遂字之義精矣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襄公
六月楚子囊薨子耳伐宋師于訾母斯反母音無庚午圍宋
門于桐門不成圍而
晉荀偃伐秦報其侵也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
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驪曰國病矣師數出子
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皆以為
然故鄭皇耳是戌帥師侵衛楚令也衛楚令也三字我足上
文杜云兼受楚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
命兼字殊未受楚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
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謀無羊正月皆以雄繇蒸
也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
蒯子獲鄭皇耳于大邱

經 143—561

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宜子知伯與直不飲自專故推之于王疏云人有左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爲右不助者爲左

此以王右伯與爲主。結云天子所有寡君亦有之。正與此應。陳生伯與爭政。王何以右伯與。蓋陳生之惡史狡發之也。按周官內史掌王八枋之法。凡生殺予奪皆得察其中。否。陳生之貪壘。政刑皆舛。狡爲史官言於王。故王惡陳生而右伯與也。陳生怒。非怒伯與。怒王也。乃殺執法之士。媚貪橫之臣。政不綱矣。而陳生急欲奔晉者何也。前此王孫

卷二十五 襄公

蘇典毛伯召伯爭政遂殺二卿士蘇奔晉士會復之定王拱手以聽晉人之送執朝權也豈一日哉王恐晉人是非不明又將復之故以陳生之罪告於晉晉使士句平王室而暇禽所言政以貶成刑放於寵者與王言不爽故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不然王右伯典士句何山知之哉及陳生奔晉而晉終不能復使歸周稔知陳生之惡而王怒未可平也若咎王之不能自制陳生及士句之僭妄則哀周景象山來已舊也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増奈

男
埴
校

襄公三

經 已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二千五百人為軍。○夏四月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公三駕之二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鄭地伐鄭而曹同盟鄭典盟可知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讀本補義

卷二十六 襄公

晉至摩光床解此

鄭地鄭服而

杞伯小邾子伐鄭鄭公三駕之會于蕭會諸侯會陳傳
序公至自會而不果伐也以會至者說兵○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公孫

提出季武子
惡有所歸

便有訪於孟氏不從一屈

公徒三萬郭注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則三軍者不計其
作不知凡幾成數皆東所見頃倭公曰公徒三萬止謂二軍矣
人大數當為四萬此可見頌倭公曰公徒三萬止謂二軍矣
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
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欽令民即屬已已所
虎得入稅取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皆無所稅其家
乃稅之耳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按此時孟獻子尚
侯曰勢必毀之為兼井之計不能有不能如此遂已也武子
穆子委明神曉告於衆此自為之意豈為公室謀哉武子
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偃闔偃宮
之門

詛諸五父之衢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三子各毀其乘孔疏往前三民皆屬公國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私乘知子產出兵車十乘七乘者自壞壞舊時車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謂其官力役今之役邑人謂賦稅若今之租則也不人者信征征之設利病欲驅使人已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疏云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孟氏取其半如叔孫所取又以半歸叔孫氏使盡爲臣其父兄歸公不然是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叔孫氏使盡爲臣其父兄歸公不然然不舍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詘之本言

二

於前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跋扈之戒。賀養敬曰。伯主不以爲計。蓋各國之強。臣實陰便之也。孟獻子魯賢大夫也。畜馬乘之戒。聖門實採焉。然而公室之分身親爲之。則社稷臣蓋難言哉。經書作中軍誅三家也。傳分一首二從。詳細區別。以釋經義。三分公室。孔疏最明其云。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人軍者。乃稅之。卽所謂父兄弟也。凡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牛兵甲皆歸於三家。而父兄弟役戍之人。則孟叔兩家以其五與公。蓋公自征於民也。自此車馬士卒。所謂軍者。公不得與焉矣。有事則三家帥師。以從是亂。先王之軍制也。奪君之兵權也。三家有軍而魯

收人心一旦舉事可以一呼而集後此昭公欲伐季氏
皆執水而踞其所由來者漸矣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也亡楚弱于晉晉
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子我言當
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晉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
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于宋使守疆場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以伐宋若我
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
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夏鄭子展侵宋以

三

君無軍也。雖可勝誅哉。傳又曰。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去有地有乘。卽有民一軍中。無入與不入之異。民各有井里廬舍。卽懷季恩。豈能舍之而就居于季如公及二家不倍。征季氏安得強使之哉。蓋魯自宣公稅畝。又取私畝之一則什取二矣。所謂倍征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作一句讀。役謂力役。邑謂賦稅。言季氏之乘以役邑入者。無稅畝之征。何也。季氏地腴人衆。無俟多取而用足也。其不入季氏而入公之五股及孟叔二氏之三。則有稅畝之征。謂之公征。卽倍征也。何也。公之用幣二氏寡。寡不用稅畝之制。則財不足。此皆季氏迫之以不得不然之勢。故曰季氏使之也。魯國之民視入季爲樂土。區德怨而

幸而免之
楚山曰
楚山曰
楚山曰

國之盛衰
國之盛衰
國之盛衰
國之盛衰

諸大夫立意服晉然晉伐鄭不疾則楚不能避無以拒楚
于是謀若何致晉之急伐也蓋見悼公伐鄭之心非有
所虐其城虎牢之心非有所利夫不以伐為可憂而轉以
不急伐為可憂悼公發駭乎仁義之師矣子展兩次之謀
傳並書之以見鄭之服晉再三圖之而出于此也又以見
晉侯深體其心屢屢版不以為怨也

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於東門
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偃至於西郊東侵舊
許之晉國鄭新邑故云衛孫林父使其北鄭六月諸侯會
於北林師於向西南有向戌氏縣右還次於填北行而西為右
北鄭鄭觀也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陰小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襄公

月同盟于毫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故
而無成能無貳乎教伐鄭皆乃盟戰書曰凡我同盟母恤年
而不分與母利之利山川母保我人母留隱惡去救災患
恤禍亂同好惡獎助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川司
天神號云名山謂五羣神羣祀在祀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
也鄭祖厲王之比七姓十二國之祖姓鄭小鄭齊姓朱子姓
齊姜姓已姓杞姓薛任明神祖也之仰失其民隊命亡
氏皆北其國家
范宣子云不慎必失諸侯蓋有鑒於邢邱厭掩不禮於驂
之失遂成不解之怨况當諸侯道故之時若不加禮保無
貳心如駢者傳述之正是遠照邢邱也盟辭詳而且厲歸

汪云所謂
而陳楚日
乞旅晉日
師張解也

汪云自後
以來此方
一齊收歸
賜子康之言
能不服其先
見云伐鄭大
口申叔明且
亦免於患

併於吳王室而鄭無一言不比戲之盟反遁出其一番痛
憤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
鄭陳楚之實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素
乞旅于秦知楚已不敵晉矣二國之師方至鄭伯出逆與
之伐宋更無躊躇所謂楚至吾又從之從楚愈易正服晉
愈深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鄭人使夏霄大宰
石負辰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左稷之故不能懷君君
若能以玉帛緩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
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襄公

以爲讎也既成而後告故書
在蕭魚下石負辰介故不書
此告將服于晉告絕于楚也又開出兩路玉帛緩晉文德
懷之威武攝晉武功震之而楚人計窮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用戊戌趙
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伯主史不書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相
禁侵掠晉侯使叔向告于諸侯使叔向亦公使城孫
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有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
入盟鄭伯出盟晉侯正敵國之禮不敢一毫矜張赦鄭囚
禮而歸之皆深鑒於不禮子駢之失而修禮以懷之也然

1

何云黃則言
武子乘其
以人即即
魏趙之特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晉也不善故
不加兵於晉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
二十年矣武濟自輔氏從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地
武濟自輔氏從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地
反晉師敗績易秦故也秦而敗故不告
前傳乞旅于秦不言乞師知秦兵之少矣然秦能善用其
少鮑先與魴戰武旁濟應鮑出其不意與之夾攻而兵敗
絳曰思則有備無患此即不思而無備有患之一端也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晉人伐我東鄙圍台按山東費縣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按文十二年城諸及郕此
昭元年季孫宿伐郕則又屬魯也○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
九月吳子乘卒吳立○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襄公
十二年春晉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郕杜解
見伐報取其鐘以為公盤杜解食器也按季氏歸
或謂經書述者與其能繼事也古者命將得專制閭外之
事凡可以利國家安社稷者則專之可也十年之間九作
同盟而三見侵我非大創何待矣胡氏曰專制閭外之事
以境外言之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不
敢為也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自文
建祿建祿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於其國同
姓于宗廟之廟始封君同族于廟廟同族謂

高祖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諸姬同為邢凡蔣茅胙祭臨
以下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
家則堂曰楚方盛而吳能與之為敵有功于中國甚大嗣
子諸樊讓國于季弟札兄弟交讓有泰伯之遺化焉而齊
夢之所以齊其家者可見矣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鄭
在前年按楊梁地名
今在歸德府城東南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
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舉
若如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孔
笑曰古人謂姑謂姊妹若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
父之姊妹為姊妹父之姊妹為姊妹九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襄公
人齊侯許晉王使陰里周大結成之為十五年
王靈雖齊諸侯猶知盡禮皆霸主之力也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按公如
秦處歸于楚秦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子午聘于秦為夫人
寧禮也謂侯夫人以母氏既歸寧使
秦處嫁楚有年而傳不書者齊景與吳昏而涕泣秦景與
楚昏而得意是秦不如齊矣失其羞惡無足齒也而必書
其歸寧者秦穆世與晉姻城濮踐土共獎王室秦景棄晉
即楚締為姻好伐鄭伐宋無役不從是景不如穆矣驚惡
之罪所當誅也傳敘一瑣事而前後秦師之由皆攝其中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杜解小國也傳例曰
辛丑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杜解小國也傳例曰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成二年大夫盟于蜀○冬城防

已城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莊公勞于廟禮也○冬城防

公朝晉屢矣何獨此書勞于廟想見晉人誇蕭魚之功且

歸功諸侯故公亦反魯書勞

夏郭亂分爲三國分爲三郎志力各異師教郭逐取之魯師

不稱師不滿二按郭城今濟寧州東南師徒及用師徒而

五百人傳通言之凡書取言易也勞師國亦曰滅敵入距根而

郭郭皆不絕其祀趙氏曰凡得用大師焉曰滅復存敵入距根而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亦曰滅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

之帥執敵萬人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諒

將執大政是也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爲汰弗敢違也

說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按上文宣子

讓爲善德人之所法也苟能法善則晉國一人刑善百姓休

以平數世賴之此例與文法就大衆說

和可不務乎按一人晉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示其

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周之典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乎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

而讓其下貴者在下位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

禮而讓惡然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在位

其功以加也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稱其能爲侯是以

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

必由之

或曰宣子勢利之徒悼公賢主志在崇賢退不肖故讓之

以爲名平公昏愚凡可以封殖私門者無不爲之然則讓

善之時豈有爲國之心哉而傳謂數世賴之者何也曰自

說者以數世之賴及兩一人俱指宣子而此篇之義幾不

可通蓋知武初卒善政猶存而此夷之蒐三易中軍敬成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六 襄公

三

汪云：要嫌沈
筆悔恨交積。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謂爲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在成十也以辱社稷爲大夫慶其弔也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

以有過起以
知過結楚子
何句是過子
襄番來却都
是共
急鳴以杜其
口

楚共承莊之餘烈蜀之盟其欲逖逖然求鄭而以賂與田
南風不競矣晉悼之興非子囊持重相時則其辱社稷而
爲大夫憂者豈獨郢陵哉傳言子囊之善非徒以其謀諡
之忠也晉侯服鄭謂魏絳曰願與子樂之晉所以日嬖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六 襄公

十三

也。楚子臨沒而深恨亡師于郢陵。以厲其臣。楚所以日振也。楚強晉弱。機兆于此。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楚司馬以師繼之。養叔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備也。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陳傳見

吳楚構兵。交相。獲畧不書。君子以吳爲不弔。不用天道詩曰。不弔昊天。亂廢有定言不爲吳天所傳則致罪也。爲明年會向傳。

吳人傲楚。無不得志而伐喪之役。獨爲楚敗。

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聞爲時。疏云此城防富在火見致用之前。當時農收。若早畢

天象未至而民事。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已聞故言書事時。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防武仲私邑。請畢農事。大異宿之城。費亦宿之所不樂也。

成敗存亡
是存敗亡

反離子

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幣幣而益敬其使言晉教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正齊子叔老也杜其使言字誤按魯以非卿而晉使輕幣則非他國之慢使重幣可知矣然則我子不

傳志悼公之忌也知武為帥而魏絳受賞君子之交不相疑貳也荀偃為帥而士甸有權小人之黨彼此引重也故此會以句主之斯時鄆方服晉楚不與爭無可乘之舉矣士甸何人吳人一告而輕言謀楚哉特以逼吳敵楚特為犄角之勢滅偏陽而楚不敢救服鄆而楚不敢爭吳有庸焉吳肯敗而晉無所事吳將據此為辭故會向之舉名為謀楚壹若不知其為伐夷而敗者既會而即此以婉謝吳人傳云數吳之不德乃晉人告諸侯之辭句固不敢直斥

左傳卷二十六襄公

其非而廢之去也當會執莒公子不言滅鄆侵魯而曰通楚使之故亦以媚吳也未詳駒友之言正以發明此會之故蓋恐吳人之為口實故以謀楚為名其實成懼相和樂豈真為伐楚之謀哉自此吳人絕好不相盟會夫差之世竟至黃池爭長是戎之慢梯依然而吳之慢梯無聞矣

四字直注春秋之末

吳子諸樊吳子承既除喪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有是將立季札少弟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成十五年子臧去之逐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故曰義嗣王肅曰適子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國禮之宜也

左傳卷二十六襄公

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讓其室而耕乃舍之言季札之義且觀後此之爭則知季札今日之讓有山然也功利援援之世而子臧季札獨以讓國稱亮節高風千秋仰止而必為之吹毛求疵則儒者之過也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之役也十一年晉侯待千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不稱晉侯及歷不齊諸侯之師也按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則厲厲則

諸侯之師而勤之濟濟而大傳言北宮括所以齊千伐秦使晉侯請于天子賜之大夫路可知察人壽陞上流師人多死

莊子曰不待中行伯荀子莊子曰夫子曰命從帥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焉待也樂伯下禽軍帥何以出何從樂伯曰吾合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索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成路謂將下軍敢不恥乎與士缺子馳泰師死焉士缺反樂驥謂士甸曰余弟不欲往而子白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

同二種又分別情義

之於秦亦不

之伯樂安得

傳美祖文

下殺余之弟也弗遂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于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公孫師會伐秦不書情也

也向之會亦如之林經向之會書齊衛北宮括不書于向

齊於伐秦攝也夫或書人亦或書名位次之或前或後皆以勢

意向為之回晉之古命魯史著于策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

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平秦伯曰以其次乎對曰然樂氏

沐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

樂書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按魏以武君之賊為召公全不知有大義入謂此段為樂

樂盈出奔伏恨而不知孰他日為政變及皆明於此

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殺矣而屬之怨實章將于是

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晉傳二十一年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襄公

傳倅悼公之不振也寫晉悼只待于境一語以下無一字

及之然歷寫諸侯之師寫荀偃寫樂壓寫樂鉞士鞅無一

字不注到悼公蓋尊周懷楚是霸者主冊苦但以報標之

役再煩道微之諸侯則已倅也乃必欲報伐則晉侯先濟

諸侯之大夫安敢不濟而已安坐于竟是遲延之役悼實

倡之荀偃弒君之賊也其將中軍不協人望濟涇而次師

人多死鄭子驥先進而諸軍勉強從之便見帥師之將無

林父帥衛後

人之計謀

者竟歸死者徒死公無一言方且聽屬逐獸是假與屬之

弁斃其君君亦自處于弁斃也合十三國之師遲延無功

職此之故未述秦伯一段所以反形晉師也師入秦竟使

秦以一軍擊其情歸則晉師將敗于棧林觀荀偃多遺秦

禽句可見而秦景閉關謝晉不與交鋒明年亦不報伐正

與報機之役者大相逕庭也因以請復士鞅作結見晉自

勞授秦自安閒彼此相形得失昭然矣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成二子皆服而朝命于朝

日吁反不召而射滿於園二子從之從公不釋皮冠而

與之言二年傳楚王見子革子皮冠是不與食疏云昭二

子紀孫文子如成子孫別文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樂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襄公

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某卒章曰彼何人斯大師辭

辭以為師曹人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輕

之公怒嬖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

歌之述誦之楚孫則不解宋則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

弗先必死也公并裕也於戚而入見遽伯玉遽曰君之暴

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

敢好也之雖奸之庸知愈乎立未幾能勝于今日不遂行從

近關出進出竟公使子驥子伯子皮公與孫子盟于邱

定姜氏而
才飲爲慶
使休以聞
于其怒者
如見

雖君臣對
而臣實側
林父直是
欲圖父以
隱而無一
言

傳似此對
是反義言
全不實也
昭侯寄和
昭侯無一
物

言公失民初尹公化學射于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
追公化與差爲氏運公公孫丁御公爲公子魚庚公曰
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禮中射兩而還者就
次射車而下曲尹公化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丁
者○射其俱反俱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其臂臂子
退悔而獨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其臂臂子
弟從公及竟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定姜
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証欺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
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廟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
比之也以巾衛事先君而恭姜使余三罪也按謂以暴戾之
余也稱正謂使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補注傳于此記定姜及
之加非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補注傳于此記定姜及
記右幸發之言見衍不子不君直失位按當時諸侯出奔宮
魯皆行說教以之命子鮮及出公不得入國辱其夫人可見
請左補義卷二十六襄公
蓋定姜教明與秋皆亡公使祝宗歸國告廟故姜較其罪使
之倚省而支此慈母訓誡之言非黨賊罪君之辭也杜云時
姜在國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叔名聞君不撫社
稷而越也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叔私于執
事大夫曰有君不弔不恤也謂有臣不敏達也按諸君不赦
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君之事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
儀衛大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
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豈其不
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
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國守子有母弟歸以出或撫
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都寄衛侯○初音求及
其復也以和權歸言共右宰穀夫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此一傳正全
爲格六處見
計亂全在初
人以反讀

孫使用昭侯
昭侯無一人

以其從君
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補注言已說從君出言自
裏而然○補注言一身盡善唯少有不善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則
孫公孫○孫林父齊頃柏之以聽命于諸侯之命○衛侯在
邾藏乾如齊○齊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入曰衛侯其
不得入矣其言其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背未爲
子展子解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八曰衛
君必入夫二子者或晚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爲二十六
○前率爲後推也四反推
傳于衛定公卒大書林父善交晉大夫則與偃句爲驚早
爲是傳張本曰肝不召不釋皮冠二事過之小者不聞進
規之言而勃然遽怒斯時尚有君臣之誼哉公復有意激
之而二子謀先矣然天經地義不可沒也故以伯玉之言
折轉而林父之罪定公使子矯以下連刃四公子尹庚二
八頗識師生罔知天澤非丁公一矢之遺公幾及矣淫刑
痛痒無所不爲然公不自取誰敢好之而公之罪非衛國
臣民所敢言故以母夫人之言折轉而公之罪亦定寧殖
謂其子曰吾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又魯
叔孫昭子謂意如曰子以出君成名則史策所書必曰出
君而夫子易爲自奔自遜之詞蓋審其致此之由以爲君
當脩德以禮取下母使大阿劍持以自及也豈怨賊臣哉
豈賊之當討無待言也○大叔居守子展子解從公歸國
大夫私議而俱不以討賊之舉望之晉者何也知今日之

汪子慰私而
義正

師歸自伐秦晉侯令新軍禮也成國大不過半天子之軍周
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孔疏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
世鄭伯次國而置六國二軍小國一軍於春秋之
興未必不爲三軍也於是知朔子養長生盈朔而死盈生而盈
生六年而武子卒懿襄子士魋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
舍之十三年荀營士魋卒其子皆幼
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適舍之

之舊然後黜出天子之制極稱其有廢而從前之非禮可見然晉之舍新軍非以僭天子之制故也以新軍無帥耳上所下叙無限感慨

師曠晉樂大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匿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傳信則君可出矣。補注二：衛太甚，樂師職。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其言紱風刺非鄭大夫比於危言不忌。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大夫有貳室。宗子之貳貳者，士

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
謂宣之過則匡正之。愚則救之。失則革之。白王以下各
場。有父兄子弟補正所謂以補察其政。猶其德過史爲書。太史公傳
則警爲詩。首者爲詩工訓箴諫工樂人也。謂樂諫或直諫云。
言大夫規誨規正諫士傳言君過失。得徑達聞庶人謗不與
取問君過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百工獻藝
以其技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逸書邇人行人之
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也。水鐸木舌金
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林樾官師相規注此征孔傳云官
今夏書亂征篇道在山反。官師相規注此征孔傳云官
工執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人有道
路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放于民上以從其淫而
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音阿曠能因問聖言則義所曠此

子用反本或作從
君爲定謀同意○作
悼公以出君爲已甚固將爲討賊之師也師曠素有賢名
故以此相訪而不意受荷偃之屬也然爲人君言之實足
爲座右之銘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
還子囊殿後以吳爲不能而弗微吳人自皋舟之陰吳險所
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
以師經楚深謀吳者以吳爲中國援而楚
不能逞也則康之謀尤出共之上可畏哉
庸浦之役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
戒故以三覆敗吳棠之役吳人不出子囊又以吳爲不能
而弗微也故要擊而敗楚敗開正是一轍

不計已矣

王使劉定公劉定公名其孫賜齊侯命齊侯名將啓于曰昔伯舅大公右
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齊侯名
之非謂世昨大師之王室之不壞齊侯名伯舅是賴今余命女
環公名茲率男氏之典纂齊侯名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
朕命齊侯名

齊靈是時方欲抗晉爭霸如狗齊意當以桓公九合之勳
相屬乃不勉以糾弱之桓公而但歸以始封之太公隱然
見盟主有人守太公侯服敬承王命則可以無過何嘗一
字過分傳詳書其文亦以哀周辭命猶見天朝典則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
之衛有君矣衛有君矣已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襄公
因重而掩之不可移仲虺相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
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時冬會於
戚謀定衛也王員道曰合列國于林父取邑如君而臣是助
義矣自此則行歸衛有二君者十年

荀偃弑君之賊國人未討者也如君臣之義明討賊之聲
著則禍必及已夫魯聲仲連之罪在十八年以後鄭斯歸
生之棺于身死之時况悼公英主也十四齡即位能逐不
臣者七人何有于偃故凡言討賊即為齊心觀後首隊之
夢可見其于衛事先使曠言之而已定其策所以堅公之
信曠以理言此以勢言傳並列此兩篇以著荀偃之惡悼
公之關維東山反謂左氏內此定弑君君無道之例則起

范宣子

也
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旌車
謂之羽毛宣子問而借觀之疏云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制名
全羽為旌旌羽為旌道車載旌旌車載旌旌車載旌旌車載旌
王以朝夕儀出入海車水路也王以田以
羽毛微物而此年宣子假于齊定四年晉人假于鄭疏謂
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非也蓋以此為名而索賂耳遂至
失與國之好為平陰之師士句之罪可勝誅乎句舉荀偃
不及魏絳絳之直不與已比而偃之慾實與已同可知會
戚定衛孫氏之賂並入於句矣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子庚子囊之子必
城郢楚都楚都郢未得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襄公

子囊忠君莫不忘增其名謂前年楚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
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忠信為
周言德行歸于忠信
即為萬民所瞻望

吾于楚得知幾之士二人焉一為子文一為子襄子文名
陵受盟而成齊桓九合之功子襄不與爭鄭而成晉悼三
駕之烈皆知彼知此憂國息民故傳並以爲忠然子文猶
夏自肥囊唯少挫于吳觀其以知過爲共則痛惜于郢陵
之殘民也以城郢告子庚不欲其爭中國也殆高出子文
一籌其君將死以爲辱社稷其臣將死不忘衛社稷楚安
得不強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終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堃 堃 按

襄公四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孔出國與盟故書其盟地猶晉侯與公山盟于長渚也
劉孔城外之近地許氏曰盟不在國與向戌故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和卿故書名疏云天子無外所命則已
成后矣故不書逆女劉○夏齊侯伐我北鄙國成公救成至
王季子來地夏康公子○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秋八
遇魯地者至遇公○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秋八
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七 襄公

侯周卒○子平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莊二十二年豹之聘見
孟獻子尤也○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
我在晉吾兄為之殷之重勞且不敢開于兄且不隱其實

朋友之切也兄弟之怡怡皆溢於楮墨之間或謂獻子官
引過歸已足友以誠規而吾以偽應也何以為獻子

官師劉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天子官師非
過晉告晉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晉使上卿

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子為大司馬○馬
孔疏案世本為艾孫叔敖兄艾孫之子是叔敖兄子也

以艾孫叔敖為一人馮是叔敖之子世本傳寫多誤○罷
皮公子葉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子為莫敖

不體則兄弟

思難行自

兄和合以

可操以手

臣相合以

于段之義

周云齊景公

晏子之宅

所 諸國人 能官人則民無觀心無觀心以求幸疏云服虔以楚尹為射
也 詩周南也蓋也此行也周備也詩人蓋美言我思王及
公侯伯子男向禾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下諸侯大
夫各在其職則是詩人同行之志也句承衛五服之名天子
所居千里曰甸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
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
服不啻侯男界象也

公子追舒子南為箴尹屈蕩為連尹襄由基為官廐尹以
靖國人君子謂老于是乎能官人○陳復傳言官人之急也
能官人則民無觀心無觀心以求幸疏云服虔以楚尹為射
也 詩周南也蓋也此行也周備也詩人蓋美言我思王及
公侯伯子男向禾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下諸侯大
夫各在其職則是詩人同行之志也句承衛五服之名天子
所居千里曰甸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
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
服不啻侯男界象也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七 襄公

楚人之所謂賢能者大率皆攻城掠地翦滅小國者也公
子午於楚無赫赫之功而傳謂楚於是能官人豈聖人於
楚臣不以善戰破民者為勇而以養兵息民者為賢子庚

書曰以靖國人所予在靖民則所貶在殘民皆體經義為
之 楚子能官人而子庚為令尹楚國以靖晉侯不能官
人而荀偃將中軍亂賊公行此與繇土之蒐相對而晉為
楚役之幾已伏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
之故納賂于宋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與師夜師
慧樂師也○三月公孫黑督為賁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
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實諸十

子罕以司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皆女父師慧過宋朝將私
臣托季氏相師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

焉便小其相者

王三三財明

東上即領下

數人字

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用謂子易淫樂之徒等味必無人焉故也言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而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陳傳終十年盜殺三卿傳

三人也。想見三卿復仇而猶飲恨於侯晉之逸於晉司臣之逸於魯也。然猶與子孔共事。子孔亦危矣哉。千乘之相。輕於浮樂之囑。一語直令討賊受賂者。容身無地。

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義如于莒于莒鄭成于楚則言親
 雖也此貳于晉於於是乎城成郭郭
 則言離遠也
 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于晉故也王氏曰邾屬于齊而使告于
 黨于莒齊魯來伐故邾亦發尤

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爲明年會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

讀生補義

荀偃爲政諸侯多貳故莒先伐魯齊復圍成邾又伐魯南
鄙經屢書之著晉弱之衰也

鄭公孫夏子如晉奔喪子嶠送葬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

五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

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

子罕實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也攻怡富而後使復其所玉賁

三

著子罕之賢也。傳以子罕之不食爲寶。爲諸侯君臣標準。

正爲後半部晉臣蹟貨失期反照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族。諸女父之妻而歸諸范氏。狗娶于晉范氏。婦人既嫁。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此時苟假當國范匄比。假易戒以非。故鄭執政以此絕亂本。

經甲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杜解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悞

梁不書高厚逕端故也按漢水名爾雅梁莫大二誤梁誤戊梁水隄也今濟源縣西北原山有白澗水卽吳梁也

實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羅澤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二國數
 ○齊侯伐我北鄙
齊文
 ○夏

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舍鄭伯晉荀偃衛甯殖

宋人伐許按大夫不得先諸侯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鄆

讀本訓義

卷二十七 藝文

四

○大雩書○冬叔孫豹如晉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杜解悼公即位。羊舌肸叔向爲傅。杜化

張君臣張老為中軍司馬代其祁奚韓襄無忌樂盈士鞅

為公族大夫禰奚去中軍財為公族大夫去別流為明官虞邱書為乘馬御代秘

服脩官。蒸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

主今晉踰月葬作主而蒸祭傳啓守而下會于潞梁頤故河東

命歸侵田諸侯相侵以我故執邾

且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號皆爲魯討之方解其返國且曰

齊楚之使公命歸魯用一王疆界物歸其手兵師可息皆

取也然侵用之利多入強家故僞有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

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常使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

三十一 生名從事考 卷之二十一 生名從事考

以在大夫自
侯有異志矣
侯有異志矣
侯有異志矣

焉云晉人
有以諸侯之
有以諸侯之
有以諸侯之

故云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荷假想且曰諸
歌之詩獨不取思好之義類故曰齊有齊心荷假想且曰諸
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
從者陳侯為齊於是叔孫約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
小邾之大大盟曰同討不庭小邾以下大夫之呂主叔曰大夫
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故平公命大大盟高厚高厚逃
歸大夫盟也然有盟高厚之命而無自為盟之命厚逃
故曰大夫皆不臣也

晉平欲繼乃父之業則當仍其善而改其不善悼公之善
者莫如圖彭城討魚石三駕服鄭而薄賦逮鯨允伯之基
也其不善者莫如定衛剔與賊臣而任用荀偃其亂之本
也伐秦之役齊人在焉自衛衍奔齊至戚之會而齊不至
蓋受衍之怨而義憤於出君之林父也豈獨羽毛之微哉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襄公

五

然則猶未列於會也平公嗣位改服脩官未聞善政而混
梁十國竟列衛侯是不繼父之善而成父之惡也試思剔
之篡國以視祁祁之擾降孰為輕重哉齊使規會而崇右
賊臣擅執小國宜其不服而逃歸也起處大書葬晉悼
公是新喪僅五月耳而大宴樂賓饗酣起舞聞樂不樂之
謂何意高厚見及此而以詩諷之故與宴樂之意不類
許男請遷於晉然許侯遷遷許許大夫不可陳國新時大
不可以晉人歸諸侯許侯以許許大夫不可陳國新時大
有為也晉人歸諸侯許侯以許許大夫不可陳國新時大
之也也今平公殺伯之鄭子驥聞將伐許遂相帥伯以
從諸侯之師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
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陳氏曰不使鄭伯

叙許

社注可前夏六月次于城林庚寅伐許次于國氏城林庚寅
晉荀偃襲鄭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圍鄭揚梁楚
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熒阪楚水東入於楚師敗績晉師
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鄭注楚師敗績晉師
許知伐許非晉意也猶人以此小國晉志莫矣

許為鄭偏請于楚而遷葉晉平即位執祁祁紆帶患許之
君因又求遷於晉而許大夫灼見晉霸之喪終不如楚之
足以庇已故晉為許召諸侯而許反却之也然荀偃伐許
傳兩言次之待許之成不欲人許猶見慎重之意其伐楚
也敗其偏師晉未有不以告諸侯而夫子削之何也前四
年楚一侵宋晉不敢救而是時楚不便鄭復不救許忽報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襄公

六

其使宋之役夫弒君與得夏義孰為重以中國之手刃其
君者帥諸侯師而問蠻夷之猾夏可乎哉經所以削之也
未襄伐楚欲繼齊桓之累雖敗而聖人諒其志荀偃伐楚
不得為問罪之師雖少勝而聖人畧其功此經之權衡也
秋齊侯圍郕晉放伐魯孟孺子速莊子速微嬰之齊侯
日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速寒侮陘而還
觀海陘知所云微之者在海陘之地矣扼隘拒齊齊無
能為故去之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之吉祭與民之未息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少引

周云一
是日如齊

天經地義時
京人夫起得
直叫人一詢
可以快死否
台臣後再殖
之極位同矣

齊二年之間三伐魯且欲撓晉晉之間罪宜何如急也奈
吳梁之會諸侯兵力敵於伐許晉力復敵於楚晉人言民
力水息自是實情未補其託辭也夫楚與許俱不爲害無
故興師雖欲問齊之罪而不能此偃之悞也偃曰偃敢不
從執事句曰句在此從前霸臣對鄰國之使每提出寡君
無自以爲功者至此風又一變而大夫顯然無君矣

讀左補義

七

經已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莊公也。以歸。
此書卒。晉人殺之也。○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石買。○秋。齊侯伐我北鄙。園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園防。
呂林解伐我大夫。○九月大雩。書。○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
將者大夫如此。○冬。邾人伐我南鄙。出。

伐陶爲晉也。畢宋恃楚也。

子罕當國何以任華臣之
辭受何成之
恩

任云爲運狗
作引

爲虐心人

之南其言其曹人怒於晉爲明年晉人
 遺毒乎言其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前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國滅。紇防之甚也。故異日犯衆怒。同國之深。景
 師自陽關縣東北有陽關故城。逆殲孫至干族松魯師長。
 齊不敢耶叔紇。滅疇滅。滅紇之。師甲三百宵。犯齊師。
 至防耶叔紇。滅疇滅。滅紇之。師甲三百宵。犯齊師。
 送之而復滅紇。千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滅。齊人
 獲滅堅。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自殺。堅楮。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土以杙。決其傷
 而死謂之刑。臣獄。歷杖。小水也。緣屬。○伐音弋。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子。
 宋華閭卒華臣。閭之弱。易泉。比閭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與賊六人以鐵皮反殺諸盧門宋賊合左師之後合向皮臣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梟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吳妻曰昇也余而大壁宋公問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累大亂朱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殉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孔疏服虔云堂夏蓋左師爲已短策苟遇華臣之門必駢孔疏服虔云堂夏蓋左師爲已短策苟遇華午國人逐疾狗疾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歸往經書華臣奔在秋而傳所據就緒或追殺者事日月外濟不與經合傳姑仍之以此○癸居世反傳敘華臣出奔罪向戌也臣弑賊六人殺華吳於左師宅

傳人伐楚
從子孔欲起
是子孔欲起
由是楚師來
一派師解便
是也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七 公

敵聞十二國之師便已落胆。作壘防門。為敵窺破。故士句
離辭。應敵。齊侯望師。輒驚。三層書色相告。不是為晉。臣之
明見。齊國長晉。晉亦與齊。今日之通。由盛之無勇。致之也。
二子見獲。聯以示威。總為暑字作案。晉人欲逐。歸者至數
閭。此正寫圍齊也。攻險即攻風沙。靖守之險。邑衝敵者也。
七日克京。茲十有一日克郭。圍廬不克。頓兵即當克之。而
偃不及待。遂撤師同圍齊。三日間。被門焚郭。焚申池。偏及
東。西南北。極寫師速。而疾。又恐人窺破。因以伐。殺大斬
梯數。閭示以從容。而不知早為太子及郭榮指出。使伺也。
未段齊侯。無以下見。無勇之齊侯。方欲逃死。而速疾之晉
師已將退步。點出略字。覺自出師至終。總不出此結二語。
見兵威迅速。而晉氣已盡。明年晉揚傳云。晉侯先歸。又云。
未卒事于齊。皆補結此篇。暑字意也。齊侯之虐魯。四年間。
四伐都六。國邑有可伐之罪。而荀偃欲乘此邀功。要諸侯
之不盡同者。同圍齊。而齊終不服也。徒為暴而已。安得有
尺寸之功哉。

庚欺曰。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
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當之。晉武其若可。君而繼之。不可。
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
河南開封府。於是子驥伯有子張。張公孫從。鄭伯伐齊。子孔
子展子西守二子。子展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完城郭。子孔
不攻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鄭地今右師城上。棘遂涉
頻次于旃。然將楚師。按上據今在河南。南師然水名。為子馮
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晉驪獻於雍梁。晉驪獻于雍。右同梅
山在榮陽東北。今鄭。鄭東。北至於蕞。半而反。子虎門於純
門。信可宿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故言涉。○聲音。水
苦雨及之。從北而南。遂及地。師楚師多陳。役徒幾盡。子庚
上不至。下亦不大。欺。晉人問。有楚師。按在國。齊師曠曰。
不害。晉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
也。晉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
者。晉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
道多在西北。歲在亥。章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建亥。故
日多在西北。歲在亥。章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建亥。故
言楚子食。累是以無功。無功。解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前篇同。圍齊。諸侯師在齊。楚固敗。晉之不及。救鄭。而鄭
伯之不在。國也。外患內變。一時伺間。並起。子展子西之功
其不為小。觀篇中。插子驥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句可見。
未用師曠等。三層作結。與前篇師曠之告。一律者。想見荷
偃此時。齊事未終。楚師又告。未能恤魯。又將失鄭。極其倉

皇故師曠等解之以安其心且以安卿伯之心也方知前篇固齊一段伐菽殺大故示從容正如吳子黃池之會問越師入國分外修張其中實驚過之甚也說者謂國齊一篇當與後齊揚並讀則厲公一夢倍見有勢予謂讀此篇當從讀國齊一篇纔知荷偃分身無術倍極驚援傳有前篇不言之隱讀後篇而信見分明者此類是也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國齊之末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諸侯也疏云周武王封黃帝之後于祝柯今山齊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東長清縣豐齊鎮北有祝柯城齊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鄒水取邾田以鄒水為界也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于莊公光立○晉士甸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八月丙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襄公
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各葬齊靈公○城西郭郭○叔孫豹會晉士甸于柯地名○城武城南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在齊國曰大母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之也既彼其用以擇魯則無辭以久之遂次於泗上盟我田也正邾魯之界取邾田自鄒水歸之於我邾田在鄒水北今更以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於蒲圃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魯戰還之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期荀偃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之子乘也獻中軍偃瘁疽瘁疽丁但反生瘍有瘡於頭濟河及若雍病目出大夫

又凡此日視之定當
白出
房三得樂益
一保死然死
而有如公爾
忘私無私
德之幸

先歸者皆反士甸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有吳其可士甸中門後也○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問宣子盟○齊而撫之曰事吳敗不如事主猶視大夫樂懷子樂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有將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與愛合謂也未合尸乃合非其有所知也傳因其異而記之耳宣子出曰吾德之為丈夫也自根以私待人

國齊之師不能正齊之罪舍首惡而但執黨惡之小國非霸討也魯宴六卿荀偃獨受重賂是諸侯不知晉君而但知執政大夫橫而霸衰也荀偃目出桓譚之說非也蓋上是著荀偃之逆報下是寫士甸之無能弒君之賊至今猶網際首見夢厲公之靈赫矣無功而還死有餘恨目未瞑

也句黨于偃偃之謀俱何成之而句之才又太遜于偃不以嗣事于齊慰晚蓋之心而以私庇其子阿舜臣之意豈知生平奸偽死見真性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乎傳于偃何更代之時明晉霸不振由此二人也

晉樂飭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樂飭此晉討齊何以獨書林父蓋獻公奔齊林父怒齊之受奔而欲令齊還之也故誘晉伐之傳用一從字明明是林父主是師以著林父之惡而樂飭不足書也釋經精矣季武子如晉拜師謂討晉侯季之范宣子為政代有便賦季武子如晉拜師謂討晉侯季之范宣子為政代有便賦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彼已賦

春秋之季強臣莫不樹功于國爲專政要君之地宿專魯政銘魯功者實自表其有功于魯也武仲直置之下等有以覲其心矣前用三層疊寫後又抽出借人救死而幸勝怒鄰非特無禮抑且致亡非特銘之可恥抑且銘之可危後此宿之逐臧孫正以誅心之論積憾于平日也

何云錄子蟠
伐秦之善所

經詳書之。傳復備載之。以得哀死之禮。不傷仁人孝子之心。士句第一善政。非淺之爲丈夫矣。而穀梁猶謂宜墮帷。請命何其謬也。向之會。數吳人之不德。以其伐喪也。此方不是。責人則明。

始則鑄鐘銘伐繼則懼敵屢城傳曰懼齊也穆叔曰齊猶未也俱照顧作林鐘篇

衛石共子石卒悼子石惡不哀孔成子衛大曰是謂麗其本麗求月反必不有其宗石惡出奔傳

與太子衍可謂是君是臣

經中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光以築立內不自安求成於晉說者謂晉不伐喪齊莊滅服者吾不敢信也土句當大會諸侯暴光之惡正村之罪別立賢君庶幾不伐喪者其仁必計賊者其義而比績桓文矣乃彼以服禮為名此以得成為利遂使崔杼得列於壇坫之側而無敢討夫齊襄無道猶能賴高渠彌而晉則悼助林父平助崔杼苟偃士何之所以罪不容誅也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

又取邾田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何謂未報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

黃東發曰澶淵方與邾同盟矣不宜更伐之也莊子父喪踰月而盟莒伐邾急於掩魯爾賀養敬曰非也莊子欲保世亢宗苟不事事則叔季收之矣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楚曰與蔡司馬子燮同謀之晉楚人以爲討陳公子黃出奔楚

楚人使蔡無常微發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此兩國事而驟並起於楚傳云不與民同欲言國人皆畏楚之威而變獨不然是以死也傳蓋惡楚人之暴傷晉弱之衰從義者之不得遂其志而禍其身故稱國以殺不與國人殺之也二慶欲專陳即以與蔡同謀罪黃楚即以是爲討楚氣如此蔡人所以寧違先君而殺燮也皆由晉人之奔陳蔡故二國反正無門此合傳之意也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賦臣未嘗不
有文宋

此方不難
衛侯之策曰孫林父寄殖出其君

之以受享繼以八國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
好合宜其室家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
相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
唯其時矣喻時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詩小雅喻武子奉
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所

此方不難
衛侯之策曰孫林父寄殖出其君孫林父寄殖出其君
衛侯之策曰孫林父寄殖出其君孫林父寄殖出其君
衛侯之策曰孫林父寄殖出其君孫林父寄殖出其君

衛侯之策曰孫林父寄殖出其君孫林父寄殖出其君
衛侯之策曰孫林父寄殖出其君孫林父寄殖出其君
衛侯之策曰孫林父寄殖出其君孫林父寄殖出其君
衛侯之策曰孫林父寄殖出其君孫林父寄殖出其君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終
以復衍命其子則將置剝于何地是無補于已之逐君而
又增其子之戕君也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終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升增恭
堉 埴 校

襄公五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按公羊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
見孔子卒下詳公如晉○却廬其以潞閭也來奔從史記出
言來奔內外之辭解千是公猶在○夏公至自晉○秋晉
樂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按此年與二十四年皆比月日食之理黃案洲博西歷言日
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無比月日食食之理黃案洲博西歷言日
比月而食食之理黃案洲博西歷言日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祁田也
公如晉拜師及取祁田也
公如晉拜師及取祁田也
公如晉拜師及取祁田也

盜是時魯多
盜而左氏說
來克似盜似
盜於魯絕

立案如山

分三柱下
一生所應
一發虛說用
一發實說用

一段實說用
徐云次小
分得奇
心與
相

此見世道
直不阿
而季不能
二年逐之

此見世道
直不阿
而季不能
二年逐之

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可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
仲曰子名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
外盜使絕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
之而與之邑問印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
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與馬給其賤役從中至牧凡八等
也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殺也
問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盡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
後可以治人後也按軌度法度也言人臣當先其心而
而人自服○酒濯禮反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
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
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謂行此事當念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襄公
使可施之于此疏釋茲在茲人亦當領已得無亦有所治除干名言
茲在茲當念此言此言皆允出茲在茲此則信也信出此惟帝
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忠
後守軌法而功不可圖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
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青則惡名彰以懲不義是教
夫列千諸侯之會無以名見者
此皆以接我書葉氏駁之非
庶其之納言賞盜而歸於酒濯其心蓋二邑之來欲為已
有是利心也時公在晉而季受之以公之姑姊妻之則其
無君之心尚可言哉人臣無貳心故能專一無肆心故合
軌度今則不知公室是貳心也專制自為是敗度也盜思
奪之矣字字刺其無君之心然不曰事君而曰待人似只

去聖公子用
慶氏皆推梓
為之千是六
縱橫計于其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襄公
三

病
子自有心
而拘知非也
得已之子
知有父更不
之身已亦止
父更不願父
父若止知
所忌三言
政兩字先授
風怨致以專
所樂未
宗為從來
之身其夫
乃謂其所
德惠之上
配顯其母
盈懷其母

于弭盜推進一層使之然喻亦立言之妙也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
瀆之邱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選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
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
牀焉重蘭衣裳鮮食而寢衣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瘵則甚
矣而血氣未動疾言無乃使子南公子馮為令尹為二十二年
令尹昔日越椒惟恐不得者馮加人一等矣然此時楚康
少年銳于猾夏無如晉席悼公餘烈無隙可乘國多寵而
王弱其托辭也
樂桓子樂娶於范宣子生懷子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
年樂氏一語則鞅為之微知非無故故與樂盈為公族大
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桓之母范氏棄後而姓與共老州賓
氏家臣通幾亡室矣言懷子患之耶懼其討也趙諸宣子
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其解謂盈已死而
之政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能報之怨鞅而不為厭實
又與吾同宮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吾父死而益富死吾
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復從之矣欲以死作難其謀如
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有此懷子好施士多
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軍宣子使城著
晉邑而遂逐之在外秋樂盈出奔楚按楚晉雖也宣子
直諫反而遂逐之易逐秋樂盈出奔楚因楚力以亂晉宣子
殺其遺黃淵嘉父司空靖耶豫董叔耶師申書羊舌虎叔向

應子之說

徐云此段與上文相連

不義不失

是說必教叔

向王是說叔

覺德前知字

儲云老成人

有蓋國家類

如此

叔羅子晉大夫四伯華叔向籍偃

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因何若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其書也樂王鮒子晉附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

出不拜其人皆皆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

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

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

能行所大夫外舉不棄雖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晉侯

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叔向曰虎親

謀於是祁奚老矣族大夫公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惡我

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書曰聖有暮勳

明徵定保信定安之說云夏書亂征文○第外胡反○夫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

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縣殛而

禹與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

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

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見公不見叔向而歸私言為國非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明不為已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

美而不使叔向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

蛇言非常之物多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敗也衰族

也國多大龍六知不仁人聞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

族其相及若

也無不與也

餘云此段與上文相連

前段云懷子

之至禍田并

所不為不知

之及禍田并

天之川恩又

是反照後日

兩端之端

兩端之端

兩端之端

兩端之端

兩端之端

兩端之端

兩端之端

兩端之端

兩端之端

兩端之端

兩端之端

兩端之端

兩端之端

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年舌氏之族及於難

樂盈過於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辭於行人王行曰天子

陪臣盈天子之臣何得罪於王之守臣命故曰守臣將

逃罪罪重于郊何謂郊外日郊外日何謂郊外日何謂郊外

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國以實戴天子其子

歷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王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

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歷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姦

之不敢還矣故布四體言無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

又甚焉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侯

出諸輶轅按今河南寧縣西有輶轅山

傳見樂氏積惡有可亡之道而范句專殺有可誅之罪無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

如王綱不振任其肆行也有罪之歷原不足以庇子孫即

輸力之書宮趙宗三邪并弑其君世稔其惡如此豈足以

保族而長世天不過取償于盈而假手權臣以誅之讀過

周一追叙所及傳之微意隱躍可思然范句之述不過

出於平日之私怨非真能明正國法也故其專政之罪却

早于淫邪口中逗出一則曰死桓主而專政再則曰與吾

同官而專之三則曰死吾父而專于國一字委書愈提愈

醒在而蕭借以行其讒豈知斧鉞之誅即在是哉殺十八

囚三人上大書宣子祁大夫不乘耶見晉侯但見宣子傳

文甚明至叔向之母以下足為叔虎之足以滅其族即知

變叔虎者之足以傾其宗我足盈奔一層未結出王曰尤

數語直達
心懷誠服
從言說出
以發之
不然
焉云侯景之
明年乃發
前用此
用件
注云不朝
我適足
更足

以爲口實
點睛

頃之役二年謂我敵邑通在晉國警諸草木吾臭味也晉
故而何敢差池不秀楚亦不競索君盡共土實土地重之以
宗終正武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實解蓋勝詞也其
於君見於當耐月之新熟重者爲耐新飲酒爲耐耐也重
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執燭焉助祭也間二年開君
將請東夏禮謂二十年四月又朝以聽事朝先禮訓二月往不
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
不虞荐至若仍也後國家指鄭不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
若安定之其朝少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其患而
以爲口實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剪爲仇讎言見利
則成仇讎故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國之
傳事皆以見伯政無節請侯不勝其勞晉之不競以此
士句貪鄙性成而中行已死樂氏又逐自以爲大權獨攬
惟我所爲矣此名爲微朝實爲微幣即假羽毛於齊之故
智也子產以爲小人可以剛勝而貪夫不難禮奪彼是微
朝姑就微朝上立論入手晉楚夾爲以見悼公服鄭之難
又見鄭人從楚之易前車之鑒昭然蕭魚歸晉之後三朝
晉君不朝之歲命使相繼在鄭可謂有禮而今以不朝見
微非不知其意旨特以鄭當罷微之餘災患荐至實有不
堪悉索以應大國之求者假使無所徵求不須幣帛而安

名言與發子
辭賦所見
通言曰富
不在國又不
在民而在故
從之大家則
生亂禍國則
危亡今人
見廉吏以爲
迂腐夫

定之則鄭君何妨朝夕在庭若意別有在而以微朝爲口
實則路鑿鑿盈區區之鄭不任命矣此時楚方有志中
原特無繫可乘耳而迫鄭使叛何難舍無禮而望澤於中
禮者哉恐歲時賁賦將爲仇讎有也通篇並不提起貨賄
等字語語抗其微朝却語語斥其賄賂貨明目張膽中仍自
隱隱使之自會子產辭命此見一斑
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
氏之命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
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
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
樂盈奔楚楚不伐晉納盈如陳侯之弟黃者以晉之強諸
侯猶睦也然楚不敢納而齊欲納之亦不知量矣
九月鄭公孫黑肱子有疾歸邑于公名室老宗人立段子石
子而使黑肱官無多齋祭以特牢殷以少牢三年歲祭以羊
家慶盛也疏云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祭
川少牢子與葬祭故用特牢禮記大夫有善于君給及五世
有股祭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
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
富也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
子張其有焉取慎法度戒未然
是時世和貨巨室富強不保其家遂滅其族而宋之子
罕不食爲寶鄭之子張貴而能貧皆空谷之足音實保家
之圭臬也傳錄其文與句假羽毛宿分公室觀超有馬林

此篇先立楚
主于南是
前牛實爲子
南而後半爲
子南亦是反
形子南也
借資南主法
若南人合
傳則無耳何
從追尋耳何
合于此
馮云疾君
之附可謂
窮矣對子
中此將若
之何曰洩
而逃其父
死可寃可也

父尊敵處處關照

冬會于沙隨復。樂氏也。齊知樂氏在。樂氏猶在。齊風子曰。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合諸侯。伐晉。晉傳曰。說兩。之問。安得不作。以然。也。火。救。薪。遂。使。滅。族。盈。之。罪。也。

樂盈在齊。沙隨之會。十國意在齊莊也。止盈出奔耳。而大。書。樂氏則樂樂樂。及樂氏之族從盈者。皆在所鋼中。而盈黨益固。范句外。謬曰。極。傳。特。書。之。爲。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土。車。觀。起。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

謂左補義。卷二十八。襄公。君焉用之。洩命重刑。洩。君。命。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輟。觀。起。於。四。竟。懷。重。罪。以。拘。許。遂。使。能。施。此。刑。于。子。南。之。臣。謂。棄。疾。請。殺。子。南。於。朝。取。罪。曰。君。臣。有。禮。唯。二。三。乎。不。伏。犯。命。移。尸。解。言。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雖。吾。弗。忍。也。遂。盜。而。死。韓。康。王。與。子。謀。父。失。君。臣。之。義。曰。棄。父。事。雖。也。遂。盜。而。死。韓。康。王。與。子。謀。父。失。君。臣。之。義。

令尹公子鮒。爲司馬。屈建。木。爲。英。敖。有。寵。於。選。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有。寵。臣。八。人。可。知。估。份。之。中。材。以。上。不。免。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子。不。欲。與。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遺。子。就。申。曰。子。三。因。我。於。朝。吾。懼。

深云本句不
是畢收遺子
已過抱子南

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

告子。言。恐。與。子。非。罪。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遺。子。惶。懼。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知。我。者。如。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大。夫。人。多。自。危。殺。

傳書一事。援一事。爲證。有似兩人合傳。其實全爲本事。相。形。也。蓋。子。南。有。一。觀。起。子。南。有。八。觀。起。叔。豫。能。全。子。南。又。能。全。所。寵。八。人。而。康。欲。全。子。南。之。賢。子。而。不。得。三。泣。臣。與。三。國。我。相。對。泣。之。者。求。其。生。乃。速。之。死。因。之。者。懼。其。死。乃。致。之。生。何。相。反。若。此。則。以。康。之。殺。子。南。處。心。積。慮。之。既。久。

也。其曰令尹不能不能何事竟未明言而棄疾亦若心知。其隱情而不求其故。蓋康五年不出師。自謂死不從禮。子。庚。一。出。無。功。益。怒。故。展。翅。出。師。而。子。南。不。可。耳。其。所。謂。不。能。者。即。子。庚。所。謂。懷。安。也。然。子。南。爲。令。尹。三。年。中。未。嘗。將。兵。且。諫。伐。舒。鳩。其。見。正。與。子。南。同。何。以。不。殺。子。南。不。知。子。南。辭。八。人。而。清。約。自。守。蓋。信。其。無。他。也。子。南。寵。觀。起。不。益。祿。而。有。馬。數。十。乘。非。攬。權。結。賄。何。以。得。之。子。南。之。富。盛。必。有。什。百。於。觀。起。者。然。且。不。能。據。概。赴。功。則。疑。其。有。異。志。而。如。叔。之。寵。而。叛。也。否。則。如。辛。與。王。夫。之。貪。而。失。諸。侯。也。故。子。南。子。南。皆。康。之。所。謂。不。能。而。於。子。南。無。所。忌。而。安。之。於。子。南。有。所。忌。而。殺。之。也。特。此。意。不。便。顯。言。於。棄。疾。故。專。

謂左補義。卷二十八。襄公。

就不能立言蓋疑忌固結於中有非語言規諷之所能移者非疾所為束手無策也

十二月鄭游販公孫游販呼板反將如晉未出竟道逆妻者奪之以

館於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

廢長子而立大叔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

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

怨以拘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子明之惡

子展力抑強家而立賢棄否尤是經國要著

經亥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

杞伯母卒公立○夏邾郚我來奔解界我是庶其之黨

奔故○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君言及史與

左補義卷二十八

樂盈復入于晉以惡入入于曲沃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

師救晉次于雍榆晉地約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已卯

仲孫速卒子也○冬十月乙亥城孫紇出奔邾按季氏以犯

侯○晉人殺樂盈○齊侯襲莒遷莒名不言遷者問有事於

解春秋書樂盈者此特筆也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葬公母杞

字平公不微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開禮侯絕期故以鄰國

鄰國之喪且猶微樂死於母之弟手

陳侯如楚也公子黃想二慶虎及於楚楚人名之二十年二

卒侯屈建

卒侯屈建

從陳侯歸似助陳侯歸楚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之族往殺之不政自往慶氏

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不敢夏屈建楚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治城以板隊而殺八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怨其板隊逐

亂而作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制見天倫滅矣君子

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言有義則

存無義

楚為陳討二慶陳侯在師而不書圍二慶拒守而不書叛

黃歸而書自楚何也傳以為二慶畏黃之偏想于楚謂黃

貳于晉也陳侯與黃亦想曰二慶詐也于是楚子城陳侯

圍陳二慶畏楚遂拒守焉是楚之圍陳利陳耳非公義也

二慶之拒守畏楚耳非叛君也二慶之誅由于民叛楚不

得而誅也黃由楚而歸非君命也故二慶不義也而黃亦

不得為義其釋經備矣

晉將嫁女於吳按同姓為昏盟主齊侯使析歸父賂之按賂

送勝非即以歸父為賂也否則公子結賂陳人之婦以蔣載

亦將以結為賂乎或引此為男子為勝之證者誤以蔣載

樂盈及其士蔣載之有蔣載者納諸曲沃蔣載也補注

公邑而此屬樂氏樂盈夜見晉午守曲沃而告之對曰不可

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附注言

樂非子之智也杜解非許諸伏之而觴曲沃人而飲其泉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樂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

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攝

此晉國中死

是白以...
此見樂氏...
則無為用者

唐云若云...
至則轉八王...
固宮必無害也

樂氏與...
已無丈夫...
子矣

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
樂盈佐魏莊子...
以原屏之難怨樂氏...
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
氏和親...
疏云十四年...
首之孫中行...
故相繼...
見其不助...
夫與之...
於范宣子...
固宮必無害也...
樂氏多怨子為政...
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

和魏氏乃...
之起因...
局前大...
字

晉人固之...
盈非有書之...
終老蠻荆...
其初心也...
段是樂盈...
諸人晉午...
黨也樂書...
蓋樂氏世...
下王辭語...
之所以誘...
由而公與...
在泰君走...
固宮權臣...
平日目無...
君父而臨...
難時每挾...
君以

樂氏與...
已無丈夫...
子矣

經 143—595

此段申論持論之正見幸孫廢立之難

未有艾也而晏崔二子之鍊不及助盈者其事甚閼不便
攻發其陰謀故報平陰之役亦其所以為名而應樂氏者
其寶也士甸父子惟不使曲沃與齊接應則殺盈必矣傳
點趙勝僅帥東陽之師可知但國俱圍曲沃遂使齊侯如
入無人之境攻取適與平陰相當而句不顧也私讎為重
君國為輕句之罪真難指數 同盟遍天下而盟主被伐
帥師以救止有一魯不可謂非義舉也欲以敵強大之齊
次而有待非可以逗遛之罪矣據外傳子服惠伯曰樂
氏之亂齊人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使叔孫豹急帥敝賦
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垓止晏萊焉晏萊即晏
不可謂無功于晉也說者以僖元年薛北為比不知彼次
師之時秋未伐邢及伐而後救之故先書次而後救此則
齊已伐晉豹為救晉而來次雍榆以待趙勝同擊齊師故
先書救而後次也書次紀實也書救成乎救也何軒輊哉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公長而愛悼子也欲立之訪于申豐
大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還歸
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爾 將具敝車而行乃止
訪于紇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武子遂豐守正不從
紇再訪武仲使能陳季氏飲大夫酒紇為客賓上既獻
酒紇命北面重席新樽絮之酒樽既新名悼子降逆之大
夫皆起迎悼子乃旅而召公鉏公鉏行為族使與之齒
子在下季孫失色出奔綠此可知天下事惟守其正道季氏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襄公

大

注云國權三
注東上起下
此傳陳氏
信有力於滅
氏公無救直
陳於女已知
季孫之深愛
已也
孫奔郭下可
直達孟氏門
門忽穆穆人
哭一敗承上
孫急求以
孫急求以
孫急求以

以公鉏為馬正家司 愠而不出閼子馬 見之曰子無然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忠無所處敬共父
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若能孝敬富信季氏可也則父寵之
故云悼子為季氏下言為孟孫亦然後姦回不軌禍信下民可
也禍甚于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也季孫喜使飲已
酒而以具往盡舍 其燕饗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季
氏家臣孟孫惡臧孫不相 季孫愛之已志 孟氏之御驕驢
點好錫子秋之弟季伯也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孫後再三
云錫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錫請錫臧氏與公鉏
共情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曰若錫立則季氏
信有力於滅氏矣 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之錫為有力於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襄公
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錫立于戶側之東西面立也季孫
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錫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
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季孫廢錫立紇云欲 且夫子之命
也孟孫遂立錫秩奔邾臧孫人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
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
我疾也常志相顧從身之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達
我疾也常志相顧從身之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達
疾之療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也疾之美其毒滋多孟
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開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
我葬欲為公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 冬十月孟氏將
葬若除於臧氏除葬道也於臧氏借人戒也 臧孫使正夫助之
皆先經始事 皆先經始事 皆先經始事 皆先經始事

與廢長立幼
相映

爲之兄弟
恰好與上面
父子映照

扶出以防
後誤案

注云一路故
叙起作聲

國有人焉
其此正季孫
外便與人哭
一殺應合

氏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滅氏見其有乙亥滅
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疏云初滅宣叔娶
于鑄城縣有鑄鄉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
奸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之母之姪妹同出爲姨兄弟云
也據父言之謂之姨姪姪母昆弟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
子故父語亦呼爲姨姪叔姪母昆弟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
姜氏愛之故立之叔姪母昆弟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
邾使告滅賈且致大蔡大龜疏云食貨志元龜爲蔡焉曰紇
不佞失守宗祧邾使告滅賈且致大蔡大龜疏云食貨志元龜爲蔡焉曰紇
及不祀言廢子以大蔡紇請其可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
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爲已請龜自
爲也爲自滅孫如防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請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三

言使甲從已非敢私請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敢
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乃立滅爲滅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
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滅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
將盟滅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謂奔亡者說云周禮外史掌
立此而問盟首焉盟首載書對曰盟東門氏也
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
孫氏也孫氏在成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
季孫公與季孫曰滅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盍以其犯門門
斬關季孫用之乃盟滅氏曰無或如滅孫紇千國之紀犯門
斬關千亦滅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
氏衰三家益專居音基

請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三

此滅孫紇出奔邾傳前三段是叙出奔之由後三段正寫
出奔時事滅氏世卿有功于國而攻之逐之盟之皆出于
季孫一人愛惡之私篇末提出公命公室國紀正以著季
氏無君之罪一段至季孫失色悼子餘祿絕少表見未
必勝于公鉏季孫欲立徒以私愛耳愛惡二字爲通篇眼
目武仲一爲私累絕頂人竟爲小智所誤使與之齒與衆
庶子叙齒也斯時公鉏衆賓無不失色是季孫極得意事
而季孫失色者蓋廢長立少于理不順中豐逃死而不從
季孫再訪而不得以爲極萬難事而滅氏不動聲色咄嗟
而辦此人向有重名又大義侃侃發我陰私一旦得志棄
季氏直腐鼠耳故喜懼交集不覺神銷氣沮也即此已伏

逐滅孫之根杜云恐公鉏不從季孫主之何憂其子不從
耶二段至爲公左宰是寫公鉏傾滅氏之謀子馬畫策
於父子天性上感動武子立少內慙于心若有微憾鮮不
買禍一以孝敬自勵遂使季武之心且憐且悔而不覺害
之深也于是致其富又致其貴父子相親而滅孫氏之命
乃懸于公鉏之手三段至亡無日矣是寫公鉏與孟氏
同離滅氏之由豐點好竭欲市立少之功其云從余言必
爲孟孫後此布置盡在個中然孟莊惡滅氏於前而公鉏
不敢讎者非爲季孫之愛也蓋莊惡其人未嘗不用其才
而季孫亦知孟莊之才足以制之故終莊之世疑忌不甚
讒間不生滅氏得安然無恙莊死而滅氏之亡無日矣故

西三兩人同
能中夜八同

虎結天之所
廢

曰疾之美其毒滋多是明知季孫必不見容而痛哭於知
已之厚我以生也此一段為通篇關鍵 四段至奔邾是
寫出奔季孫以為舉國之才無出滅氏之右而已無以制
之此時直如芒刺在背故孟孫直告以將為亂又以莫須
有者驗之而季孫遽怒蓋乘其疑忌而中之也 五段至
奔齊是寫諸後事追叙宣叔立武仲亦由私愛方知武仲
之為季孫謀者昔之為已謀者也滅為悼兄自為與紇之
于公鉏粥之于秩無不脗合而衰世父子兄弟之間人倫
漸滅殆盡要君不下斷語以盟辭在後且已著魯論不必
再述也 末段盟滅孫氏先叙盟首文傳非無意也蓋季
氏之專始于行父自襄仲殺嫡立庶而政歸焉自成公之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盟以盟要二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
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和梁
莒人行成 勝大國益齊侯歸 過和梁之妻於邾 邾死要
使申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 言若有罪若免於罪猶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邾用 過極于路必使人用之是
人離從極亦不得野受用 齊侯用諸其室 人有禮
據孟子華周和梁之妻善哭其夫則周亦戰死也以強大
之齊攻弱小之莒何至身傷將殲無功而還傳于未特書
和殖之婦以見王孫揮莒恒傳等一班如虎如獅之健
兒不如知禮守義一女子也
齊侯將為滅紇田 與之滅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齊侯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八 襄公

伐晉對曰多則多矣 蘇武功曰多下多字多少也 抑君似
之功對曰多則多矣 蘇武功曰多下多字多少也 抑君似
風夫鼠輩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 按寢廟有人守之
則不致伏 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 作起寧將事之非
鼠何如乃弗與田 滅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 仲尼曰知之
難也有滅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 作不順而施
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 順事恕施
也 按仲以廢立為他人之事不順不怨
齊莊乘晉亂得志而還因士句無暇禦敵也武仲之論齊
君可謂明矣不順不怨回其審事之明而想其出奔之故
蓋重惜之此一斷遂結出奔篇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終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叅

男
墳
校

襄公六

經子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杜預云克樂氏仲孫羯帥師侵

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齊崔杼

師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

公衞侯邾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絺宜咎出

奔楚陳威子入世○叔孫豹如京師○大饑和璧大

卷三十九 襄公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

而不可也。參叔未對。宜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

田解陶店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爲

唐自恭懿政升日爲天子乃治疏於晉陽王夏爲卽龍天楷劉里

唐非晉陽縣內之地也杜解非在夏爲彭姓其殷世失道

九年二十在商爲不韋氏商滅不韋以劉累之後代之昭二十

九年傳稱王莽於彼註云劉累代豕韋累尋還魯豕

復國至商而滅之
不韋氏按今直隸滑縣東南
在周爲唐杜氏國
名殷

未不承國及土會臣於范氏附劉引賈遠云武王

封堯後
唐杜二
國非滅
范氏乃
封杜也
元居大
自迷爲
其成遠
王祖所
合滅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范氏其是之謂乎

曰以爲所闢比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

宋 蘇軾曰：「此山在江陰之南，其水曰江。」

爲云宜乎曰
 跡不知爲天
 厚地只小
 原一丈仲以
 然其駒然亦
 沒之手爲不
 朽矣故文視
 非之立以視
 世祿夫何足

藏文仲既沒其言立謂不其是之謂乎約聞之大上有立德
 堯舜其次有立功禹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此之
 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廟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
 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確叔之知言
 三代之得天下以功而德未嘗不盛春秋之世亂世也自

桓文以至晉悼尊周室攘夷狄小補之功或有可稱而德已微矣。下追晉平士句專政不知周室並不知有晉侯。自此而南北主盟自此而黃池爭長德與功兩無足言。所見諸史書者惟有應對之文詞命之善猶有先王之遺澤焉。傳特書此篇以見自此以前霸者猶以功見而德不可問。自此以後名卿或以言著而功無足錄亦世道升降之一

大機也。士勾專盟主之權。自謂殊功。故歷稱宗袞。歸到范氏。穆叔以世祿掃閑。見先世尙有微功。子孫全無實事。一旦失勢。藥卻可鑒也。至若魯之立言。獨舉文仲。蓋文仲功德俱不足稱。而言有可法者。便見赫赫晉卿比一魯國能言之大夫而不足也。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鄒人病之二月鄒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閉重幣僑也或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叛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潰晉國潰則子之家壞何沒沒

之旨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韓須令名以達聞德國家之基。

甚介也然則
本國已足供
然後又就別
年發直是則
不為功而得
不為功而得
中故放寬
言通德名
兩字並說
則注以生
後以生而
民皆其者
十國用字
是理也一
作補然

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
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其德。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君子樂其德。上帝臨
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明其德。則令名如與
戰。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明其德。則令名如與
行。母。軍。使人。謂。子。實。生。我。母。軍。也。按。此。而。謂。子。沒。我
以。生。乎。沒。取。也。則。法。取。之。深。也。此。謂。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敵。邑。介。因。也。大。寡。君。是。以。請。罪。焉。
於。陳。也。敢。不。稽。首。為。明。年。鄭。
正。何。亦。丈。夫。也。得。志。而。驕。亦。賤。丈。夫。也。嗜。賄。無。厭。諸。侯。幣
重。而。日。范。宣。子。為。政。則。全。不。關。晉。侯。也。子。產。致。書。休。以。國
貳。則。家。壞。不。特。家。壞。而。且。身。焚。藥。石。之。言。安。得。不。令。貪。夫
奪。氣。
孟。孝。伯。使。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而。之。差。無。功。而。還。吳。召
起。本。
急。於。伐。吳。自。緩。于。爭。鄭。晉。悼。通。吳。以。徹。楚。不。為。無。功。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
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教。軍。陳。文。子。曰。齊
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敢。也。必。取。其。族。也。秋。齊。侯。聞
將。有。晉。師。之。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水。得

相。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莒。邑。齊。師。與。莒。平。因。兵。出
有。介。根。城。
諺。楚。使。如。楚。辭。乞。楚。師。送。楚。使。會。皇。勞。擾。皆。從。懼。字。生。來
然。又。便。道。伐。莒。以。報。身。傷。將。藏。之。恨。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報。前。年。見。伐
齊。莊。為。世。子。一。意。媚。晉。及。執。牙。斂。立。晉。人。不。討。且。定。其。位。
以。素。為。已。用。而。可。藉。其。力。也。豈。知。即。背。之。乎。晉。會。十。二。國
聲。言。伐。齊。而。在。會。諸。侯。無。為。晉。踴。躍。者。以。大。水。不。克。為。辭
是。不。成。伐。矣。傳。蓋。明。經。不。善。伐。之。義。也。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國。傳。不。言。四。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
左。師。故。也。按。傳。今。諸。侯。還。救。鄭。夷。儀。晉。侯。使。張。駘。輔。蹇。蹇
在。河。南。新。鄉。縣。東。南。諸。侯。還。救。鄭。夷。儀。晉。侯。使。張。駘。輔。蹇。蹇
左。補。義。卷。二。十九。慶。公。
大夫。○。魯。反。百。致。楚。師。使。求。御。於。鄭。欲。得。鄭。人。自。御。鄭。人
反。蹇。力。秋。反。百。致。楚。師。使。求。御。於。鄭。欲。得。鄭。人。自。御。鄭。人
小。宛。射。犬。鄭。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
等。也。欲。使。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已。上。者。有。常。分。無
是。麻。我。當。下。之。大。叔。曰。不。然。部。婁。反。婁。路。口。反。無。松。栢。木
論。小。國。異。二。子。張。在。幄。也。○。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
於。大。國。二。子。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安。將。及。楚。師。而
之。不。為。之。禮。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安。將。及。楚。師。而
後。從。之。乘。二。子。同。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流。云。衣。裝。衣
也。○。轉。張。逆。反。近。不。告。而。馳。之。敵。不。告。而。馳。皆。取。胃。於。乘
而。胃。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二。子。取。胃。於。乘。皆
入。楚。壘。二。子。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二。子。取。胃。於。乘。皆
其。車。收。其。所。獲。挾。囚。二。子。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二。子。取。胃。於。乘。皆
趙。乘。抽。弓。而。射。乘。登。車。射。楚。人。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

結由說字
二下已收

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胡再不謀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
入而已。今則怯也。被志人者言志在入庫故不戰而告笑曰
公孫之亟也。亟也言其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
啓疆帥師送陳無字。傳言齊楚之師

楚久失鄒固深與齊結諸侯伐齊無字請師楚之伐鄒志
在救齊也。然此時諸侯未嘗伐齊何待救乎故但言伐
鄒而救齊削之也。何以不書救鄒曰亦未嘗救鄒也。諸侯
不能伐齊安能拒楚蓋楚人門于東門師已臨其城下忽
次于棘澤則鄒有以却之而後諸侯至也。楚子有將歸之
心晉人無伐楚之志二子致師所以速之歸也。時鄒國于
展為政子產輔之射大敗以私憤敗乃公事而子產肯以

讀左補義 卷二十九 襄公

國事付之輕躁之人。觀子太叔一戒固以慎重者命之也。
不知二子超羣執倫之勇射大知之而求御于鄒以爲之
導彼即於御見作用不肯而馳而後人壘皆下收禽挾囚
之能顯又不待而出而後超乘抽弓之勇著使二子一往
一來楚師驚歎欲絕而師歸矣蓋以不可陵侮者示本國
有人而以得盡長才者使荆發聲氣皆射大之作用也。追
既免之後語若咎之却是出險放心笑而置之不失鼓琴
故態而射大若爲不知也。夫豈羊斟之御華元可同年而
語哉。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召舒鳩人。楚國召舒鳩人
叛楚楚子師于荒浦。舒鳩人與共伐楚。皆楚讓之舒

情推舉到

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無之無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
欲伐之。遣子馬。令升遠日不可彼肯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
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
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明楚無辭有庸乃還

子馮持論爲戮於荒孫叔敖所不及
陳人復討廣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齊人城郕。王城也於是殺陳鍼宜咎出奔楚
不與其詳。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宣九年。齊如京師後五十餘年始有豹如京師自是不復聘

讀左補義 卷二十九 襄公

曰齊欲媚王以免晉討故不書此不然也春秋之趨王事
者豈皆無所爲而爲哉聖人樂與人善必不逆其從來之
心蓋役不及諸侯故魯史界之而齊與晉雖不樂其事故
諸侯諱言齊功豹之如京師亦以明爲名不明言賀城也
晉侯驪程知使佐下軍。代驪程知使佐下軍
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曰降階何由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
猶道平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
也不在程驪程知所及。其有亡繼乎不然其有威疾將死而
受也。子驪程知死其言善俱是失
然明料程驪知有至理故爲子產所服晉平所用爲軍列者

周云家言
有人奪之
而不爭也
從月一變

如此晉之所以日偷也

二十有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

齊崔杼弒其君光○莊公結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

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此不重列也○衛侯入于夷儀○行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晉人者自

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行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晉人者自

外而入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上經在下從告○冬

鄭公孫夏帥師伐陳○未戰○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干棠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卒○過陳○焚也○為牛臣所殺不書城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

卷二十九襄公

七

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杜

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晉大夫○曰崔子

將有大志○志在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害

使民不殷○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疏云楚僭號

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

以用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別

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棠姜之甥○疏云臣出自桓○不可○齊桓

姓偃之甥同姜○武子筮之遇困三三○坎下兌之大過三三○

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吉○和史筮人以阿崔子○示陳文子

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風順妻不可娶也○風能

女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風順妻不可娶也○風能

女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風順妻不可娶也○風能

女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風順妻不可娶也○風能

女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風順妻不可娶也○風能

卷二十九襄公

物者變而四落矣○曰素不可娶○按國之六三變大過之九三

是為棟桷之凶○男女相為室○家風順棟折則家室壞○而身將

堅何利○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六三○爻辭曰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人

父獨被殺○為占主○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人

干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

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和接坎為水○而連四五之剛○水

中極剛險者○崔石○坎為水○而連四五之剛○水

易坎為水○而連四五之剛○水

二四為離○離為火○而連二五之剛○火

無由互離○離為火○而連二五之剛○火

之矣○宋公曰○發言案公已遂取之○莊公通焉○如崔氏○

也○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言雖不為崔子○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而伐之難

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輒侍人賈舉而

又近之乃為崔子問○公曰夏五月莒為且干之役○在二十

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亥

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

而歌○歌以侍人賈止○衆從者而入○閉門○言侍人者別下賈

舉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還

廟自皆曰君之臣行疾病不能聽命○聽公命○近于公宮○言崔

近公宮○或曰陪臣干祿有淫者○不知二命○得從人受命○行夜

封具饗父襄侯僕壘皆死○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僕力侯

反祝佗父祭於高唐○有齊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祭

只此一語
晏子係然
天外來

時方啓
西風開門此

光榮錄後
立今不國者
仍見錄之子
豈非天哉

或得史官一
技錄筆刀錄
不能移直生
體立萬仞

○說他 申劄侍漁者之官 退謂其宰曰爾以格免 紇率之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反死 紇氏殺

饒茂 平陰大夫 于平陰 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 晏子立於棧

氏之門外 而難其入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 吾死也 與

異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 吾亡也 自謂曰歸乎曰君死安

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臣君者豈為其口實 社稷是

養 言君不徒居民上 臣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為社稷亡則

亡之 謂以公若為已死而為已亡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所親

愛也 非所親愛 且人有君而紇之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無為當其禍 補注由釋上文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以公尸與

將庸何歸 君死安歸 杜誤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以公尸與

三踊而出 人謂崔子必殺之 崔子曰民之望也 舍之得民 盧

漸左補義 卷二十九 襄公 九

蕭奔奔 晉王何奔 莒 二子莊公黨為二十 叔孫宣伯 魯叔孫

之在齊也 年奔齊 叔孫還 齊公納其女 伯女於還 公嬖生景

公丁丑 崔杼立而相之 慶封為左相 盟國人於大宮 廟 大 公 曰

所不與崔慶者 晏子仰天歎曰 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

是與 有如上帝乃歎 言所不與崔慶者 有如上帝 請 辛

已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言未終 晏子步於易其辭曰 大史書曰 崔

杼弑其君 崔子殺之 其弟嗣舊而死者二人 有三人死 其

弟又書乃舍之 南史氏聞大史盡死 執簡以往 聞既書矣 乃

還 言齊有直史崔杼之弊 所以聞林 南史氏齊史之在外

史執簡亦往 更太史其弟嗣舊而死者二人 有三人死 其

寄傳千趙盾之執書 董狐之直於崔杼之執書 太史之死 以

見凡執書不諱其名 而書人者皆由國無良史 受制 以

成臣不以實 實請侯也 凡執書三十六 皆以此兩條為準 固

正論仇視與
晏子反照

想見國人
一呼無不
應

邱嬰以唯縛其妻而載之 與申鮮虞乘而出 二子莊公近臣

鮮虞推而下之 下嬰 曰君昏不能匡危 不能救死 不能死而

知匿其罪 雖親也 其誰納之行及奔中 依道 介 將舍嬰曰

崔嬰其追我 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人戰無所用 人與

遂舍枕轡而寢 恐失食馬而食駕而行 出奔中 謂嬰曰速驅

之 崔慶之衆不可當也 遂來奔 故不可當 崔氏側莊公子

北郭 例崔慶之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三日便葬 不待五月

四襲 喪車之飾 諸侯六襲 諸大夫四襲 諸士三襲 諸大夫四襲

衣以白布 從者皆素 雲氣其衣 各如其象 兩角 蓋

持以白布 從者皆素 雲氣其衣 各如其象 兩角 蓋

是弱之類也 雖葬于墳中 方古云自開而東 謂為要則要

夫四驅之八襲者 加龍襲二〇所甲反 不辟 辟止行人 下車

送葬七乘 不以兵甲 齊魯故土 公禮九乘 又有兵甲 不皆

此傳崔杼弑君事 春秋實備賢者傳于晏子 有子有奪分

兩大段 前段至王何奔莒 所以予晏子處變之宜 後段至

末 所以正晏子與盟之謬 前段以晏子之言為斷 後段以

鮮虞之言為斷 伐晉之役 杼欲弑莊 說晉久矣 而未得

其間 因以姜為餌 故公從姜氏 拊楹而歌 姜已與崔氏從

側戶出矣 然莊悍然宣淫于強臣之家 恃有私暱之人 耳

豈知侍人止衆入 即閉門 歌聲未闌 矢已當胸 先射又射

飲刃而死 于是死于崔氏之門者 八人 焉自外至 崔氏死

者 三人 焉為崔氏殺者 一人 焉彼以為殉君之義 而其實

皆下日逢君之惡者 晏子提出社稷為重 君為社稷死 臣

安得獨生 不為社稷 臣何必共死 以視紛紛絕脰死相枕

主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

五

子止其帑以來五庸留衛侯妻子以質之
晉侯以一卿一大夫逆獻于齊而致之衛齊以必從也。子
是范句既卒趙武爲政欲結諸侯之心爲盟宋之地。燭戲
之流離請衛之一邑如寓公然原非教之爭國也。而崔杼
遂以復國之說與獻謀陰與相結觀其求五鹿道知獻之
必得國矣。

子展子美前
後對寫中問
極陳供數語
乃見情痛

讀左補義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邱。齊成故也。以明齊亦同盟。

或疑齊不與盟重印齊地未有諸侯已臨其地而其君猶安處者君一列千會則諸侯不敢討尤崔杼之所亟欲盟者也文十七年晉人受賂定宋與此正同何以彼書伐宋與此異蓋師至宋城下曰何故弑君僮能聲其罪也此不書伐齊者夷儀再會將報朝歌之役及聞崔杼弑君觀趙武之告穆叔詳見下篇方將乘崔慶得政之機為弭兵之地是重印同盟亦為盟宋設而受賂定齊者其餘事也何嘗聲

楚師兩軍不相及而吳計以擊之是以一軍以擊之而一軍以私之與敵而以情師持危妙在美人登山望並不見有饋師蓋伏於此處遂爲簡師所敗

齊之罪耶傳之釋經精矣

趙文子爲政趙武代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止也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疏云下文始言屈建爲令尹者因伐郢追叔之其實遂子西卒在此盟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朱傳

士句專政五年。政以賄成。雖子產有藥石之言。不能盡已也。趙武爲政。盡革其食。而重禮于諸侯。新政攷觀諸侯並睦。復桓文之勲不難也。乃不爲懷楚而立憲。善楚借弭兵之名。遂媿安之計。而諸侯益以不靖傳深惡之。故於此先發其端。蒲諸侯之幣。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讀本補義

楚遂子馮卒屈建子爲令尹屈蕩爲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
爲左廣之右世志屈蕩屈建之舒鳩人卒叛前年辭楚令尹
屈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
子木伐之及離城舒鳩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舒鳩
子木伐之及離城
蘧患桓子攄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先居
其間七日居楚兩子驅曰久將蹙陰蹙乃禽也不如速戰
慮水兩蹙云慮水兩大至民將困病按傳三用蹙陰請以其
俱以病言蓋蹙者濕疾陰者羸疾也蹙丁念反
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師精兵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
視其形勢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
而救功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
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
逐五子至其本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
軍○傳音附
楚滅舒鳩五子駢敗吳師遂前
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江云直道
到數十年前
之與武子本
息不致語
傳附解是

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武公及喜九

甯喜許之與甯惠子疾傳悼子許諸相應似喜於劉為罪
於衍為功而于殖則為幹蠱之子也傳以為不然甯氏世
為上卿武子有大功于國至甯殖出君名在諸侯甯氏之
罪人也殖以復衍命喜亂命也喜臣于劉未嘗臣衍臣子
劉則始終事劉可矣即有父命或使劉全衍可矣安得弑
劉而迎衍乎夫但曰許之其事成否尚未可知而太叔儀
斷其族滅者蓋許之而劉如之則喜死劉不知而劉死則
衍必疑疑則喜亦死是齊與不齊皆死也夫殺其身以蓋
父愆君子為之若躬蹈弑逆身死宗滅而父之名在諸侯

讀左補義卷二十九襄公

者仍不能沒其不可也必矣太叔引誓言其終必有弑引
詩言其貳心當誅固不得以從親之命未滅其弑君之惡
此傳先經始事也

讀左補義卷二十九終

讀左補義卷三十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
男 堃 校

襄公七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襄公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其
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泚盟秦伯車秦伯之如晉泚盟
成而不結不結國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宋而
行而者謂之跳此者傳為失之疏云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
盟而不合是以宋之役諸夏始判遂成南北之勢故特出之
秦晉相仇久矣至此為成而深惜其不結先經總敘非傳
寫誤也

讀左補義卷三十襄公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劉劉秋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按書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復其位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
人曹人于澶淵齊以侯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
之按此史例也○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子相殘以殺其父○
○澶市楚反○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子相殘以殺其父○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寡卒于楚公買立○冬楚
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經解脩會夷叔向命
召行人子員欲使答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次當行三云叔
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大夫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
向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成晉國賴之不

和蘇是晉伯
絕大機附借
襄公悼公甘
未之喻叔向
之極直過先
珍說則三
丘墓骨一腔

一筆驚狂

國人助齊子
孫已勝楊柳
奔後諸之志
只就以父
出將麻而
此之統亦由
於此一筆全
身俱廣

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解久也。林而無
憂色亦無寬言猶未人也。言其為大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
曰：子鮮在右幸哉！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
義多不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
過出亡悼子曰：雖然後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
康居守子之。二月庚寅南齊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孫傷父兄皆不在齊子出舍于郊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
名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言子叔
故疏云此則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于獻公為從父昆弟陳
氏曰秋君強殺太子不書以弑君為重葉百林曰為衛則可
以殺劉為實不可書曰甯齊弑其君劉言罪之在甯氏也。
父有納賄孫林父以威如晉以已屬晉書曰人于戚以叛罪孫氏
君故發之孫林父以威如晉以已屬晉書曰人于戚以叛罪孫氏
也臣之神君實有之裁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

讀左補義 卷三十襄公 三

甲午衛侯歸
是後通車
紅為下段投
筆

以道之遠近
為總之恭作
正與欲通太
叔候一申

也甲午衛侯入齊曰復歸國約之也。木晉納之夷儀今從夷
發國納之例言國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遠者
之所納而復其位。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遠者
自車揖之道於門者頷之而已。言衍驛心易生林錯反領公
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諸大皆使寡人
朝夕問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補正在如乃心問不在
不通內外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親親對曰
之言也。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
出者謂有居者謂臣不能貳過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
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開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
行書名與衛侯鄭復歸於衛曹伯襄復歸于曹同更代之
際聖人謹之獻有志於復國借大國之力而誅翦及喜可

也。否則夷儀人乘間誅剽可也。若事喜則父子臣剽公矣。欲其迎已勢必弑剽。弑君大逆也。行一不義仁者不為。況使之弑君定姒之命。弑命也。猶之弑以復獻命其子也。一父一母。豈為厲階。而獻與弑之非義。不待言也。其最中賊臣之欲者。尤在政由齊氏。一語得傳。命。齊信之。喜何嘗必欲踐其父之言。而矢心於故君哉。亦曰事祿以周旋耳。說者以專祿專論。林父且謂不足以蔽其辜。不知亂臣賊子。起於一念之私。而患得患失。遂無所不至。是林父以是而逐君。叛君者。即齊喜以是而弑君也。此林父之罪。不得諉咎於獻公及齊大夫。而齊喜之惡。不得歸過於公子鱄也。以發明經書弑書叛之義。

國名補義 卷三十 襄公 四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怨於晉。晉成茅氏。戚東。孫氏。今求在衛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則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也。按言女豈惡。遂從衛師。敗之。國。還逐往。韓州。東有固城。雍鉅。孫氏。獲。孫。復。怨。于。晉。孫。一。戰。而。殺。晉。成。可以。寒。趙。武。之。膽。兩。怨。于。晉。皆。趙。武。主。之。而。孫。氏。得。終。老。于。戚。晉。臣。為。德。于。孫。氏。深。矣。州。綽。綽。綽。齊。之。勇。士。一。為。齊。莊。死。一。為。衛。獻。死。各。殉。所。事。之。主。鄭。伯。賁。入。陳。之。功。前。在。三。月。甲。寅。朔。享。子。展。孫。子。展。為。之。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補。注。晉。命。士。會。傳。言。請。于。知。禮。樂。自。請。侯。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賜。子。產。出。久。矣。杜。預。非。先。八。邑。十二。非。疏。云。周。禮。四。井。為。邑。三。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四。井。也。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隨。

國名補義 卷三十 襄公

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夏。在。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大。當。受。二。邑。以。公。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政。知。國。讓。不。失。禮。失。其。次。之。禮。子。產。果。斷。不。畏。強。禦。却。以。禮。讓。傲。骨。子。聖。人。言。為。國。必。以。禮。讓。子。產。庶。幾。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晉。為。盟。主。召。天。下。諸。侯。將。討。弑。君。之。賊。豈。非。桓。文。以。來。所。僅。見。乎。然。其。討。賊。乃。為。孫。氏。故。孫。氏。逐。君。之。賊。而。為。其。討。弑。君。之。賊。豈。由。善。交。晉。大。夫。盟。會。多。在。其。私。邑。傳。著。為。孫。氏。一。語。而。前。後。篇。皆。貫。

國名補義 卷三十 襄公 五

楚子秦人侵吳。及。零。婁。按。今。江。南。零。婁。縣。是。問。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大。成。之。守。城。麇。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靈。王。也。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也。直。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也。第。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孫。氏。皇。頡。已。解。其。意。陳。說。見。國。公。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大。與。皇。頡。成。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令。之。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請。以。責。

也。以貨免之。小。若曰。拜君之勤。鄒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
 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蓋父可得按勤鄒國者。言秦之有
 以卽去。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晉悼三駕服鄭。至此十有六年。秦楚併力爭鄭。此正霸業
 興衰之機。世泄之晉不知也。而晉遂失霸。傳蓋爲宋之盟
 張本。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鄆良霄曹人千澶淵以討衛驅戚
 田正威之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威城西北五十里
 城今田六井也戚有懿城因姓以名
 城今在直隸涿州北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
 也後會鄆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按數語於是衛侯會之將
 也期也明史官之例
 請左補義
 卷三十 襄公
 大

二君爲衛侯如晉而大夫賦詩却不起起衛事想見欲自反正無厭喉嚨痛下股方知未嘗告楚文子雖言無益安我宗統

齊人叛已也魏君不至以兵爭先至

司馬以先歸晉人曰爾曷爲納君而伐孫氏云爾詩說晉執坐林父之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主獄大而執之則悻也

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欲其晉侯兼享之晉侯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

賦嘉樂景子相齊侯國弱賦薹蕭詩小雅音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

以喻晉君恩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風叔向命晉侯拜二君

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

也蒙蕭繻女二詩所起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

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爲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

魏子上言取衛田益孫氏下即取衛嬖嬖見趙武叔向皆從君子皆棄晉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國子賦
之柔矣逸詩見周書輶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繫剛馬
子剛書之餘按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
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虛靡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
見是也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賦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
儉而壹子展婦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一鄭雅言七穆疏
云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
石公孫段豐氏也伯有良氏也子太叔游吉游氏也子
孔去疾也子罕公孫喜也子輅公子驍公子驍也子國公子發也子
士子孔也世族諸子羽穆公子其後爲羽氏羽如頤其孫也
非行人

晉人之處衛事前已大謬至此惟有並誅孫寧以定衍而

南左補義 卷三十 襄公 七

已復因林父而執君家氏謂由晉臣羽翼諸侯之大夫使
交相爲亂以爲彼剖分宗國之地是也傳于上段却不提
明正意只閒論史例而正意留在末段國子言之以發明
聖經罪晉之義 澶淵之會不義之大者諸侯嘖有煩言
齊不與會宋人役至小國之至 晉平亦自知其不義而妥
摩曹可見列國皆知其非義 於魯君主之趙武以公之親至且爲晉任過也故德公之
甚其告諸侯以卿不會公侯自抑以畏晉之至先宋以悅
鄆而宋則正其後期之慢春秋以求諸侯告命未有鄙倍
如此者聖人存其文所以著其罪也然齊人何以不會宋
人何以後至並執衛君何以獨書寧喜蓋爲臣討君古今
之奇變觀齊鄆二君皆爲衛侯諸國子平仲復直言於叔

馮云中段駉
伊戾怨棟
皆曰國聞之
則罪歸夫人
左師矣又筆
一筆左師歸
而與之詎則
罪又獨歸左
師此史家註
并一路之法

觀而心願而氏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狠左師向戩而惡之寺人惠
 牆氏伊戾名爲大子內師人之長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
 過宋上已有秋夜發傳者中問有初大子知之孔疏謂與楚客實相知
 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謂太不惡女乎對曰
 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違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
 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爲太子內師不行恐內侮府門臣請往也
 按忠愛之言出于小人之口已覺可疑且道之至則欲
 知其惡女於戾之語不能辨由戾于夫人已久告公曰大子將
 用性加書微之詐作盟處爲太子反而馳也
 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
 後較驪姬云女何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也問諸夫人棄
 選子爲君更贅辣微也問諸夫人棄
 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其

猶自掩飾不敢顯然自居小人至此則情狀畢露棄詔太子欲立其子也美而狠狠戾也謂與衆不順下急接左師畏而惡之知一狠字亦左師之徒誣之畏者畏其不能容惡者惡其爲已害大抵痤是英斷一流人觀下文云惟佐能免我及過期自縊可見夫人左師皆惡之而太子危矣人臣義無外交太子享容非禮也况於野亭迨伊戾獻譏問諸夫人與左師皆曰固聞之可知左師先與夫人定謀而伊戾不過奉意以行耳罪豈在伊戾下然宮中府中不相關會夫人之意何以聞於向戌此中情節尙未明著故叙左師見步馬一段以見左師夫人早有使命往來餽遺相報不覺彎弓下石異口而同聲也

鄭伯歸自晉。請衛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
免於戾。言自衛失敬於使，更子西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按傳氏謂鄭之事晉，
過於恭，國將弗勝也。非也。傳蓋言諸侯之睦，以著來盟之非
初楚在諛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也。與舉子朝之
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出奔楚。人
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送奔晉。舉子將如晉，遇之於鄭
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荆也。荆地也。朋友世親，荆子曰：子
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明年，聲子還使於晉，為國
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事且曰：晉大夫與楚
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柏、木
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子木曰：夫獨
讀左補義 卷三十 襄公 十

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
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藥。所謂不能也。入不能治，其材
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四年，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為謀
主。晉侯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
多鼓鉦聲，以夜軍之，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有潰。晉
遂侵蔡。蔡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而還。成六
年，晉侯與楚師遇于狹谷。楚師還晉，侵鄭。於是不敢南面。
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
善，是也。子為善，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許六反，以為謀主。
彭城之役，晉楚遇於廣角之谷。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
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秣，秣馬
讀左補義 卷三十 襄公 十

子鮮所為君
陳信也

和公校意恐
獨其怒

俞云一片慈
氣皆得無上

報其子為
是為對君
如金武子之
後可矣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封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賊相鼠亦不知也詩曰不知此詩為已言其齊魯三十年不通好此時來聘而以此等人充使齊景新政已見一斑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夫大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此反國吾與之言矣甯氏言政由事未可知也勝之祗適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大夫皆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公出時公孫臣之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按案殺甯氏所殺先甯喜不從改及此而石惡將會宋之盟受身與其難方知伯玉近謂以行之是

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年石惡奔傳子鮮曰逐戎者出林久納我者死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就云沮止也止人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饋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晉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謂治深也吾所以出也將誰怨乎事治則明已出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不仕之服喪也謂記過而追服實名為稅以聞凶之口為喪夫之稅服也杜云獻公葬公與免餘邑六十僻曰唯卿備百歲故言終身稅如字公與免餘邑六十僻曰唯卿備百臣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臣

喜正死於
不傷死於事

勿敢聞且甯子惟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儀為卿

此傳殺甯喜歸出奔二事分三段前二段深罪衛獻後一段兼罪子鮮體經義以立言也喜見殺於免餘由公授意篇首二專字喜所以見殺非闕弑君也一患字獻所以殺喜非討賊也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是衛獻罪案子鮮歸實使之是子鮮罪案蓋喜未嘗弑君而歸咎之弑陷喜於弑逆致喜於殞命此負心事欲想諸天下後世而無由者然歸至此方知不可立於人之朝豈知與賊臣立朝者之早處於不義乎傳形容其憤恨之深正以明其

欲以為名而
實通其便
方云皆於
言知其不可
告於齊侯知
其不可而姑
許之則向成
亦自知其不
可特欲以欺
道諸侯耳

初言之謬後一段免餘之辭邑正與專祿者相反若太叔儀不與謀立剽亦不與謀歸獻彼此無貳可以輔君贊大政此正與鱗相反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向戌助伊及祁也受賂稱大人貪也貪食邪自欲而欲已入之亂妄人也備註見向戌惟欲竊虛名阿兵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非遠暑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害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雖知兵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可謂多矣
多矣
一節
多矣
一節

大國之兵
大國之兵
大國之兵
大國之兵
大國之兵

力一結
力一結
力一結
力一結
力一結

方士子水
方士子水
方士子水
方士子水
方士子水

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
文子叔向爲介司馬屠折祖禮也折祖禮解折升之於祖也
宋向成自美兵之事折之仲尼使樂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資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按武取內因事安之會展
世謂之孔氏時雖不知孔子何取乎是役而用之沈氏曰
謂之孔氏時雖不知孔子何取乎是役而用之沈氏曰
因使弟子錄之以備參考文義而相傳宋趙武之禮最盛
虛文飾說多而周勤王之意不足法也服氏說戊申叔
孫豹齊慶封陳須無子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壬戌楚公子
黑肱先至成言於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
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辰滕成公至亦小
自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交相見也使路侯從晉楚庚午
晉左補義卷三十

伯州犂曰谷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
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
大率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
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
而後身信亡何以及三木死起本趙武思楚衷甲以告叔向
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音也斃其死
也誠云言無得生者前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
食言者不病得病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夫以信名
人而以信信之信成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
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也彼也諸宋也附諸宋也而病
則宋與受其禍必與宋致死雖信楚可也宋爲地主致死助
能致死助我也與宋致死雖信楚可也宋爲地主致死助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即使至是亦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
侯而釋兵以害我晉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
因以安趙武之心率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
季孫孫命曰叔孫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
出公臣在叔孫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
也叔孫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
勝皆不與盟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
視之宋衛晉匹也乃盟服於三叔孫不爲人私故不書其族
言違命也按是時季氏專魯以叔孫孫之命使史不書
卒名之也故因其文晉楚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
也且晉楚師也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武

趙武主盟已
成其信已
行其治耳

力云仲尼所
編趙武主盟
此所編也
多傳蓋其
而約言以包
失之否則元

既而之後
趙武主盟
得稱心滿意
於趙武已
於趙武已
於趙武已

曰諸侯歸晉之德只語非歸其尸也盟也子孫無爭先且

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主盟使楚

諸侯為盟小國必有司盟主辨具者楚後尸盟自同於小國

在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既云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

向欲趙孟下楚故假此以勸之耳乃先楚人昔先晉晉有信

也趙武為主有信者乎向成之約而先至於宋非以此正中

趙武大夫盟乃正中外之防也及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

夫趙孟為客一坐所會皆補注云兼享晉楚大夫不爭其

小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

西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公禮也今宋公以近

在其國故緣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子木問於趙

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諸侯皆曰對曰天子之家事治言

讀左補義卷三十襄公

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

王曰尚也矣哉能敬神人飲享也使神享宜其光輔五君

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大夫也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

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晉荀盈遂如楚盟盟是之好鄭伯享趙孟於垂隴趙孟

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孫段公從趙孟曰七子從

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子

展賦草蟲詩召南以趙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故在上不忘降

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惟善於子產賦隰桑詩小趙孟曰武
請愛其辛辛卒章曰心乎愛矣不謂矣中心憐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詩趙孟曰君子之惠也故趙孟愛其惠印段賦
蟋蟀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隰桑詩趙孟曰匪交匪放福將焉往幸章趙孟
因以若保是言也欲辭禍祿得乎卒享父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經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實榮趙孟
反歌之為賓龍著則衷心之甚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先亡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十年猶長
晉傳得文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我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惟善於子產賦隰桑詩小趙孟曰武
請愛其辛辛卒章曰心乎愛矣不謂矣中心憐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詩趙孟曰君子之惠也故趙孟愛其惠印段賦
蟋蟀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隰桑詩趙孟曰匪交匪放福將焉往幸章趙孟
因以若保是言也欲辭禍祿得乎卒享父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經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實榮趙孟
反歌之為賓龍著則衷心之甚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先亡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十年猶長
晉傳得文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我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惟善於子產賦隰桑詩小趙孟曰武
請愛其辛辛卒章曰心乎愛矣不謂矣中心憐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詩趙孟曰君子之惠也故趙孟愛其惠印段賦
蟋蟀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隰桑詩趙孟曰匪交匪放福將焉往幸章趙孟
因以若保是言也欲辭禍祿得乎卒享父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經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實榮趙孟
反歌之為賓龍著則衷心之甚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先亡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十年猶長
晉傳得文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我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惟善於子產賦隰桑詩小趙孟曰武
請愛其辛辛卒章曰心乎愛矣不謂矣中心憐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詩趙孟曰君子之惠也故趙孟愛其惠印段賦
蟋蟀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隰桑詩趙孟曰匪交匪放福將焉往幸章趙孟
因以若保是言也欲辭禍祿得乎卒享父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經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實榮趙孟
反歌之為賓龍著則衷心之甚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先亡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十年猶長
晉傳得文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我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惟善於子產賦隰桑詩小趙孟曰武
請愛其辛辛卒章曰心乎愛矣不謂矣中心憐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詩趙孟曰君子之惠也故趙孟愛其惠印段賦
蟋蟀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隰桑詩趙孟曰匪交匪放福將焉往幸章趙孟
因以若保是言也欲辭禍祿得乎卒享父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經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實榮趙孟
反歌之為賓龍著則衷心之甚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先亡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十年猶長
晉傳得文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我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惟善於子產賦隰桑詩小趙孟曰武
請愛其辛辛卒章曰心乎愛矣不謂矣中心憐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詩趙孟曰君子之惠也故趙孟愛其惠印段賦
蟋蟀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隰桑詩趙孟曰匪交匪放福將焉往幸章趙孟
因以若保是言也欲辭禍祿得乎卒享父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經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實榮趙孟
反歌之為賓龍著則衷心之甚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先亡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十年猶長
晉傳得文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我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惟善於子產賦隰桑詩小趙孟曰武
請愛其辛辛卒章曰心乎愛矣不謂矣中心憐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詩趙孟曰君子之惠也故趙孟愛其惠印段賦
蟋蟀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隰桑詩趙孟曰匪交匪放福將焉往幸章趙孟
因以若保是言也欲辭禍祿得乎卒享父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經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實榮趙孟
反歌之為賓龍著則衷心之甚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先亡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十年猶長
晉傳得文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我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惟善於子產賦隰桑詩小趙孟曰武
請愛其辛辛卒章曰心乎愛矣不謂矣中心憐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詩趙孟曰君子之惠也故趙孟愛其惠印段賦
蟋蟀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隰桑詩趙孟曰匪交匪放福將焉往幸章趙孟
因以若保是言也欲辭禍祿得乎卒享父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經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實榮趙孟
反歌之為賓龍著則衷心之甚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先亡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十年猶長
晉傳得文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穆也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我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若何
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韓奕也收收也按向戌之謂乎善向
過其

此篇若將未段割開則傳義全晦蓋以誣道蔽諸侯是通
篇斷結起處欲以為名是通篇脈絡微特向戌以為名也
即趙武亦以為名佈其畏楚之實而以弭兵為名且任其
懷惡欺陵而又笑其名曰守信後世史官亦以武為真能
守信而其實皆誣道也夫寢兵息民者聖人之心敦信務
德者王者之事趙武向戌能去楚淫名率其與國以事天
子雖桓文不能及乃僭王如故魏周鼎滅諸姬無虛日桓
文以來欲正其罪而不能武成兩人忽攔入冠裳之會讓

讀左補義卷三十

三

以先歟列國諸侯未聞朝王而僕僕於楚廷是率天下而
王楚也且事晉者賦於楚事楚者賦於晉賦入晉者猶其
職於天王賦入楚者儼然自為天子頃使魯衛曹許諸國
忽增倍賦而取給於殘喘之民是不以兵殺之而以賦殺
之也况申之舍執徐伐吳滅賴滅陳蔡以蔡太子為犧兵
何嘗與哉亦名而已矣當是時諸侯大勢從楚者什之三
從晉者什之七悼公三駕後二十年間楚再伐鄭無功乃
不折一矢而中原皆入於楚是趙武向戌欲得其虛名楚
則舉顯名厚實兼收之而諸侯無一不受其賁禍也弭兵
之罪可勝言哉無他晉卿封殖私家利於無事故此盟皆
王以大夫而君如寄生傳至叙子木使駟謁諸王一語以

讀左補義卷三十

三

見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向戌之志則在樹功邀賞而已又
卑於趙武者也分七段看前三段將盟之時中一段正
叙盟事後三段既盟之後也第一段至多文辭弭兵之
說齊人獨有難色猶有桓公尊懷餘風焉特畏受殘民之
名卒勉從晉命是諸侯皆為名蔽也木享趙武必有賦詩
酬酢諸文辭傳留下垂隴地步故括以仲尼之言然楚欲
交相見又欲先欺未聞以大義折之文辭何為文辭愈多
則誣道愈甚連下文叔向兩番飾說鄭七子賦詩俱斷在
內二段戊申至曹許大夫至即曰弭兵而晉楚之從不
交相見則事機未盡失也趙武若曰楚倍賦吾不減賦也
且吾亦倍賦也慢然許之遂墮其術而中原之事去矣傳

忽揮是夜趙武與子皙盟以齊言便見趙武唯恐不盟豈
知楚為吳敝亦欲成盟何武之愚也三段至言違命也
盟之利在楚楚人何為挑釁其意為先欺地也故楚人極
無信處却是極得計趙武極有信處却極是無能四段
至晉有信也至此方提出楚人本意方知其前此氣惡衷
甲皆為此而叔向以文辭飾之既曰信又曰德夫趙武即
黨林父以執衛君者安知德信說者方之宋襄之仁義而
吾謂殆不如也宋襄欲以服楚楚則服於楚耳五段正
寫盟宋忽言范武子事蓋光輔五君以為盟主至平公而
霸業墮地以執政無武子其人有一叔向便謂楚無以當
之可見楚材非甚卓越而惜趙武之不足以有為也此傳

君之強明亦其傳國用人之獨善也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

鳩反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能言楚

一不忘舊君而楚即錄用子木之政高出趙武百倍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

申閏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矣十

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

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問得例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始

覺其差遂領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述西後閏建戌補注劉

氏謂司歷能正交朔而不能置閏非人情今按傳言司歷過

七年傳曰官失之也意司其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

官居卿以成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則所謂司歷與

官非魯人明矣杜以為魯之司歷承劉歆之說而非傳意也

國當先為之而所差若此則當時所書會盟卒葬日月皆史

當以何國為正使魯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錄宜于見魯史

讀左補義卷三十義公

秋何以日月禮盡在

魯矣此必無之事也

讀左補義卷三十義公

讀左補義卷三十義公

讀左補義卷三十一

四明姜炳璋輯

男堉堉堉

受業毛昇增泰

襄公八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在解前年知其再失閏量兩閏

無冰為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

如楚陳傳列國之君旅見於楚也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也太子晉母弟乙未楚子昭卒通說甲寅至乙未相去

實立是為景王乙未楚子昭卒通說甲寅至乙未相去

也不書閏月明喪不數閏也

也康王卒子郊敗廢立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

星紀而淫於亥楊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

楊今已在元楊淫行失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

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五者皆右

緯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故謂二十八宿為五者皆右

之辰也次之與辰土下相有十二次故謂二十八宿為五者皆右

云星紀斗牽牛也元楊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

始故謂之星紀處在正北也孫炎曰星紀在五月楊虛危之次

一周天十八年在亥至北也孫炎曰星紀在五月楊虛危之次

不堪陽無水為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蛇元武之宿虛

所乘也虛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被乘勢
所不能祐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饑也
元祐必饑玄枵虛中也元祐
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
虛星在其中拔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
不饑何爲之星今失
三宿女虛危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
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
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孔疏謂正月無冰。必是時於建申之後。連閏兩月。而後十二月仍在亥。正月仍在子。故春無冰。以見災異。義自不刊。劉氏啖氏恣意抨駁。而未能指出經義不足據也。連閏兩月者。以酉月爲閏十一月。戌月爲十二月。亥月爲閏十二月。而二十八年之春。仍爲子月也。孟春無冰。不爲災。惟歷子丑寅月。而無冰。知天道之常燠。而爲災異也。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

讀左補義

卷三十

義公

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公沈子楚圍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說云。譜云。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按北燕今京城大興縣州。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宋國今江西南潁州。盟釋。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當先從其攻。專而後薦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孔疏。若未獲大國所命之事。但如其志之所欲。從之。如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邱之盟。在二十五年。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敢叛晉乎重邱之盟在二十五年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蒞盟則晉先往楚交相見則楚之與國先朝於晉楚蓋先施而急欲得宋鄒魯衛諸國也夫楚之與國朝晉者不過近楚之陳蔡以及一二小國遠夷之國耳而鄒宋魯衛諸國皆旅見楚庭晉之失策未有甚於此也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圉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碚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後
武子亦
何以不立

庄云不敵台
情也這溯一
層見其做又
追進一層明
其注兼此三
哲人心亡人
道絕

禮也二字悠然想到二百年前之石碣。

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曰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廷往也○廷音旺○晉時○林解不○敬出其○心○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
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衛聞之如是者恆有子鵬

爲三十年蔡世
子班弑其君傳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111

十字爲一句
 如閭太息之
 聲
 上言孝伯告
 如楚下言游
 吉如楚忽撫
 蔡侯如晉一
 語楚以陳蔡
 比爲媿如晉
 傳一筆已足
 下面專爲鄭
 事亦值形容
 之之法
 如韓儼鄭像
 天子自居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
 君實親辱君謂鄭伯按宋之盟鄭伯不在而云親辱以良齊實與盟也今吾子來寡君謂
 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來朝否問鄭君應子大叔曰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
 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也法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
 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破荒之難故今按謂女大夫何不得自朝楚
 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與朝聘之政令必使而君棄
 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
 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
 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擲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

如聘傲朝儀
然天子自居

太叔所出
一段讀之

微諸人乎

諸君逸樂

微諸天道

宋之盟傳

死之君子

亦同濟子

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平周
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之順三三震上艮之復曰迷復
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其楚子之謂
乎欲復其類以復其類而棄其本德不歸無所是謂迷
復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官必
死君往當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疏云以易有
期之以吾乃休也吾民矣言楚不能禪讓大曰今茲周王
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島帑周楚
惡之族客處也處星乘星紀之次客在元枵歲星所在其國
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
宋鄭之將死也則曰周楚王死傳政備舉以示卜古疏云若
人亦鳥之後故供以幣為言

太叔之言雖工無以服楚幾以為不如魯之奔命而傳許
敘之蓋有深意焉楚自鄢陵後鄭叛吳強勢亦少替宋盟
之時竟有交相見之約晉之自棄已甚且越于垣而往朝
名為安小國而適以徹之也以鄭之密邇於楚猶云棄而
封守蒙犯霜露况宋魯曹衛之遠隔者乎宋盟既成列國
皆往而子太叔以小國大夫猶面折其非况趙武精堂堂
之盟主而兵力有餘者乎傳蓋深慨晉無子太叔其人而
惟楚之命是從以貽害於小國也宋盟以前諸侯之從
晉者每以楚為辭如云翦為仇讎寧事齊楚之類從楚者
亦然雖供役不辭而語有脅制使晉楚之君惟恐為敵國
利而不敢稔其惡宋盟以後晉楚更無他慮任其削剝而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四

此節已伏結
處與所結
一語便見
封賜諸侯
故下只詳慶

兩起兩應隨
應隨

兩起兩應隨
在末句時
非古制

俯首無詞此小國之禍之極皆戍武之流毒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
如楚舍不為壇至為壇以受郊外侯舍者言曰昔先大夫
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實至於近
郊君侯卿用束帛勞無設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
壇之法按為壇當時之制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
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荷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
美有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舊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
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
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說其不足行其政事國之政共
其職貢從其時命之命會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甲
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
禍焉可也

悼公武子服鄭極難而趙武棄鄭極易子產所為悼恨於
宋之盟而無如何者於是詳說五惡抒其憤懣又明已則
苟舍而深望子孫之輔盟主無至楚廷又望晉之子孫振
興繼霸拊膺於晉霸之衰者何極歟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子政慶封富國不自則以其內
實衰也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移而居慶家統
國遷朝焉孔疏國之卿大夫皆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
之孔疏莊公之黨莊氏名之為賊者當時莊氏出奔慶封名
以告於齊也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慶有寵妻之女妻慶
舍之上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而後可相姓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五

| | | | | |
|--|---|---|--|---------------------|
| <p>兵戎故先 叙此而告 莫止亦以類 類叙之法不 然更無底賴 故矣文亦曲 折通一詳</p> | <p>史云農氏之 馬其馬越 子之馬耶 在廟止有慶 氏其父何力 之義焉為力</p> | <p>容得此時於 亦可其其 於其用皆持 此也二語全</p> | <p>身皆度 此節者處封 原云諸語可 作後讀</p> | <p>與賦詩斷章 相映</p> |
| <p>之告飲教 姜曰夫子 謂慶 莫之止 將不出我 請止之 癸曰 之慶舍 泣事 於祭 盧蒲姜 告之 諾十一月 乙亥嘗於 大公之廟 慶舍泣事 於祭 盧蒲姜 告之 且止之弗 聽曰誰敢 者遂如公 所 麻嬰為尸 慶與 結反為 上獻上獻 先歎者疏 云然體主 人先獻時 公親盧蒲 姜王何 執寢戈慶 氏以其甲 環公宮 廟在陳氏 鮑氏之國 人為僂 僕</p> | <p>慶氏之馬 善驚 孔疏 數士皆釋 甲束馬之 也而飲酒 且觀優 至於魚里 里名優在 魚樂雅高 尾陳無飽 飽之徒介 慶氏之 甲洗遶四 族因慶氏 之子尼抽 柄擊屏子 以柄擊屏 為叩也 盧蒲姜自 後刺子之 王何以戈 擊之解其 左肩猶援 廟枋動 於莢屋棟 桷舍雖傷 重猶能援 大廟之以 祖盜祭器 投 殺人而後 死多力遂 殺慶掘慶 麻嬰公懼 鮑國曰羣 臣為君</p> | <p>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要公 故也言欲 辱公陳須 無以公歸 稅服而如 內宮 言公懼 於外 反慶封歸 遇告亂者 丁亥伐西 門弗克還 伐北門克 之入伐 內宮 陳鮑在 弗克反陳 於秋 名請戰弗 許遂來奔 獻車于季 武子美澤 可以鑑 形也 展莊叔 魯大 見之曰車 甚澤人必 瘁 宜其亡也 夫所譏笑 者僅備車 服飲食之 細而於秋 逆三大 會不叔孫 穆子食慶 封慶封祀 祭祭遠散 所祭不共 疏云 齒也 法食必先 祭祭古之 先食以示 有所先也 公食大夫 賁云賓 升席坐取 盃酒於上 豆之間 楚祭又言 祭祭於上 食之禮各 有其處也 犯芳劍反 穆子不說 使工築為 之誦 茅鷄不敬 亦不知既 而齊人來 讓魯魯受 慶封歸魯 奔吳 吳何餘矣 未子之朱 方月關試 除祭此是 餘祭尚非 夷末杜 以此年之 未封始來 奔齊禮而 後聚其族 焉而居之 富於其 奔吳傳蓋 終言之耳 心句占侯 反</p> | | |

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
人富謂之貧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也
之也爲昭四年穀慶封傳。

崔杼弑君慶封與謀慶亦弑君之賊也杼秉政而避賊出奔者反得賊名慶既傾崔居然當國總無一人有討賊之志乃天殲淫人忽反二嬖而討賊有人矣更驚饋洎雅尾怒而討賊有輔矣傳獨於盧蒲癸王何大書卜攻慶氏以見爲故君復仇者獨有二嬖人而已陳氏父子以木爲喻見齊廷無人政將歸於陳氏也分三段看前段至可慎守是言慶封出奔之由封之反諸亡人蓋反崔杼之政收拾人心而不知其聚而殲之機已伏也獨是癸爲舍壻既

汪云放開誠
道運鍾勢寬
展
誅磨癸何之
力也詣卿受
賞而二千無
聞見齊君臣
無討賊之志

以淫人天殃總收蓋虔封當國孰攫其鋒而二孽暑施小術慶氏遂一鼓而滅蓋淫人積惡天奪之魄使皆昏然如夢中一已授首於二孽一將負鉞於楚國故以天字純結全篇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背林經書十月甲寅禮也嫌時已聞喪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邱按二十一年齊侯復討公子牙之黨三子斥逐雖出於及慶莊公然皆舒爲之故統曰崔氏之亂陸氏駁之非是齊別都

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也其邑焉與晏子抑殿齊別都

反其郕六十以郕殿邊郕六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

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林經邑多則厭足其欲驕倭橫生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抑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幸吾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九

一邑林解若存亡在外雖我之不受抑殿非惡富也恐失富

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邇移也夫民生

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黜放嫗嫗德爲邊幅使

有度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

嫗同嫗

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

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也放盧蒲癸於北竟求崔杼之

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治臣十人崔

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

不能同心耳非以武王比杼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氏

也陸氏譏其擬人不倫拘矣

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太

更更積也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崔子欲莊公葬又不如禮故以莊公柩若崔子尸遷

傳人自傳可
為世監

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禁楚人使公親視諸侯有遺
露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楚人使公親視諸侯有遺
露今楚欲依遺使之比公思之穆叔曰祓殯而秘則布幣
也先使正祓殯之凶邪而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也
也行祓殯與祓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也
惡列其可掃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也
之悔桃其也○菊音例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乃祓殯也楚

春王正月之下書公在楚知為魯之大變也不朝正於廟
而朝正於僑王之楚故與昭公之失國同傳述在楚之辱
以發明經義且以見穆叔之先祓而秘不如向戌之中道
而反也桃茢祓殯掩耳盜鈴然榮禮望國廉恥猶存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城故葬北郭
淫人尚寓於宋方齊莊之目未瞑

讀左補義卷三十一義公

十一

神柏從無如
此用者皆難
為松栢矣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遂葬至於西門之外
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敖康王子即位王子圍康王為
令尹鄒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
殖言楚若弱令尹強物不兩盛
為昭元年國故葬起本

魯與三國皆親送葬是以天子之禮事楚也上書四國之
君送葬及諸侯大夫至墓以次旅見何等聲氣而下讀葬
靈王傳災涼迥別使人浩歎

知其正意
不便却

公還於方城季武子取十取十邑以自益按國語宿取十公
日不如予之宿之事君也不欲出楚師以伐魯樂駕勝止之且
乃此可知十極為公邑而宿取之也使公治季氏屬問起居
敬書追而與之今之印章也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簡鄭氏云
泰以來天子曰閔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之印獨稱璽

不致重斥其
罪故曰祓殯
已不依入季
此之知松栢

只寫公治一
而而季之罪
公之信信見

告此聖書公治政使而退致季氏及舍而後聞取十發書乃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十而欺我言彼益
音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云祓殯作多古人多祓殯
敢違君公與公治見服以卿服元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
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後出季氏久無君五月公至自楚
公治政其邑於季氏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曰欺
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
季氏祓殯季武子若就其家見之則言季政及疾聚其臣大
家曰我死必無以見服飲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實且無
使季氏葬我祓殯不義季氏欺君故生
此為致公傳公在楚七月幸而得還復遇季孫取十微榮

讀左補義卷三十一義公

十一

成伯挽之先昭出奔矣然成伯之賦式微以黎侯寓衛歸
而與黎非徒欲其復國而漫然無事也當是時公翻然振
厲則如叔孫穆子公治輩皆足相助為理又何患宿之無
忌乎乃一歸之後耽逸樂作楚宮聊為晚景之娛頓忘及
膚之偏夫公治為季之屬大夫忿其無君雖之終身至死
猶恨入肺腑公為人君受侮不少而處之泰然傳叙公治
之忠慎正深咎公之無志也

葬靈王不書魯卿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
官年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
處詩小雅雅不堅東南西北誰敢寧處上堅事晉楚以蕃
上室也所以養房王室乃主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

韓云大臣以
知人爲本

請朝禮也。仍以子男之禮見。故魯史賤之。

杞之朝魯者六。自是無來朝之事。不書治杞田。亦不書歸田於杞。魯史畧之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好善而不能擇人。問曰。知人是善。德後好之。何以言。

秦之繼周
數百年後
子豈非神
故有謂前
爲左氏附
者富以是

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既滅故憂思不懼爲之歌第
 亡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政治之音訊其煩碎却
 不能爲之歌齊詩第曰美哉泱泱之聲大乎大風也哉表東海
 者其大公乎太公封齊爲國未可量也哀世數長短未可定
 也爲之歌幽詩第十五幽周之舊國曰美哉蕩蕩坦蕩乎樂而
 不淫言有其周公之東乎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爲成
 業故云其周爲之歌秦詩第十後仲尼小不敢荒淫以成王
 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亡
 逸甚少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
 意之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有
 在西北沂淮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文
 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因王東遷而愛其故地故
 日周爲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周因曰美哉泱泱乎聲○泱○泱○

是扶綱常
鍾子學子
于百一有
時一處不
將一處不

能收其變化轉移之速使末延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
君之前與札虞未必不改其跡於晉國之政說叔向將行謂
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說叔向將行謂
叔向曰吾子勉之君優而多良人爲良而善之大夫皆富政
將在家富必厚施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傳於與衰交關處必有一篇大文半龍後來全局春秋至
襄之末政出私門天下無霸故述吳公子評論列國名卿
以爲後半部張本前書穆叔告范宣子見霸功自此而
衰名卿大夫唯有立言垂世然春秋伯功之錄非得已也
又錄此篇以見德必如舜風俗必如堯功必如禹如湯武
而後可稱若瑣瑣功當時赫奕久之日就陵夷所謂十
世希不失也此春秋之大旨歸宿處聞樂而知德故前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半以德爲主人國而知政故後半以政爲主 論樂固於
聲音中悟出亦即於詩中得來三衛之時最繁而該以一
憂字卽床第之言皆有憂思不困言猶知乘義而不爲時
政所困也王風思而不懼不言憂而曰思思文武成康之
業不能再振而閉周之不復西也鄭與齊正相反細者綱
密也上之法網密而下之辟患深往往爲婦人女子之詞
以寓其忠君愛國之意以言爲諱亡之徵也大風者博大
無所隱問之謂雄狐諸篇直刺其君無所忌諱亦可見其
法網之寬矣幽風曰蕩乎蕩乎蕩之之意幽之得名以七月
一篇而周公遭變將居於東作此以戒成王故謂周公之
東也秦與王對王言周之東秦言周之舊一云思而不懼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一 襄公

一云大之至也代周者秦乎魏滅於唐唐滅於曲沃於魏
則惜其無明主而於唐則深予其有遺民曲沃奄晉自祖
及孫至七十餘年而後得之遺民之力也小雅有美有刺
而云周德之衰以刺幽之什獨多杜以先王爲殷王者非
也於小雅專言其變大雅專論其正亦各舉其一也商周
之頌歌揚功德而陳於祭祀用十有四語形容不盡有手
革神往之致至於韶舞則形容俱絕仰慕彌殷與夫子聞
韶之嘆正相符契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通接首段以東
筆爲提筆而前半論樂已納人聘魯嗣君指餘祭孔疏甚
明西河志意翻駁不必也適齊云政將有歸觀樂云未可
量語似相左不知大風恢擴政教可行然發洩易盡與衰
難定或以爲指田齊者謬也適鄭見子產綽紵之風百世
如見一禮字爲子產終身受用適衡稱六子爲君子瑗
荆發皆夫子所系稱者也然一路皆叙其友朋莫逆或予
或規而獨載聞樂去之一節見其於君子有神交而於小
人尤嚴終終身不聽琴瑟不是言文子服善正見一言之
贈在小人猶棄之不立宜平仲致邑而子產叔向之書紳
銘凡也適晉說趙鞅魏武專政似無足觀而告叔向曰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則於三卿已萬不足而此來脩好難
於明言且以其人非如平仲輩之善愛直言也
秋九月齊公孫蒍子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故者
以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所以示罪高止好以事自爲

功且專故難及之（此）功好於人己功且專故難及之（此）功好於人己功且專故難及之（此）

此必請於君放之而云二公孫放其大夫罪主使也經不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此）也此年夏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此）以盧叛十月庚寅間即嬰帥師圍

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此）還邑齊人立敬仲侯之曾

孫（此）敬仲是也○音假頁敬仲也（此）十一月乙卯高豎致

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絛而寅旆（此）其政邑

此可悟滅武仲要君之像高豎說得拙故其迹彰武仲說

得巧故其迹晦

鄭伯有使公孫黑（此）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

也伯有曰世行也（此）言女世子哲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

伯有將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

鄭大夫盟于伯有氏神謀夫大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此）言不詳

曰君子厲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

而後能紓（此）然明曰政將焉往神謀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

其焉辟子產（此）言政必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此）子產位班擇善而

舉則世隆也（此）高也天又除之季伯有魄（此）喪其精神為子西即

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此）也

不然將亡矣

讀左補義卷三十二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康 校

襄公九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此）○夏四月蔡

世子般弒其君固（此）○子般音班 ○五月甲午宋災（此）火日災宋

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佖（此）夫王殺弟以惡王子瑕奔晉○秋七

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此）從夫過厚三月而葬速殺微內女不葬

葬者皆非常也（此）劉備葬內女未有言諡者曰鄭良霄出奔

許（此）許自許入于鄭（此）鄭還無兵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

景公（此）魯氏或問蔡楚屬也○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此）○子般音班 ○五月甲午宋災

通也○通嗣君也（此）叔弓叔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

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

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

焉助之匿其情矣（此）子固素貴知微弱請侯皆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

在此歲也（此）昭子其有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成吾得見乃可

知也叔向曰不說和矣（此）乎（此）蔡前年大夫已與兩對曰伯有

侈而復也（此）子皆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

汪云爾也字
者出未句

也惡至無日矣爲此年秋良

此二事連屬晉之遺罷諱圖之惡而穆叔已知其情蓋罷
爲大夫安得以小人自例述其縣閃而平日之與謀顯然
叔向問鄭國之政子產一腔憂國苦衷絕不一毫隱闊蓋
其友廣問以誠相告其憂思歷歷如見合看正君子小人
之辨

時未二字
可知城紀金
身夫人作主
極隱顯極
分明三之一
小官未甲子
少四十月也

明白點出得
師曠此年史
趙說曰
史趙借說文
伯明說然于
老人三之一
師曠說云七
十三則但歷
成數可矣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與來也城終縣人或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幾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按觀
則其年者即並事之計吏也相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
與幾其年而四使之自言也相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
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
也所謂正月朔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畫外
也未補正劉待制曰季猶未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
也謂三十二歲公

乃全甲子其未一甲子六十日而合日史走問諸朝皆不知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御成子于承筐之歲也在文十是歲
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
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秋名林解自乙巳至今年
戊午七十四年而言七史趙晉大曰亥有二首六身畫在上
十三年以甲子計之也史趙晉大曰亥有二首六身畫在上
始生至今之日數蓋以二首爲二萬六身爲六千六百六十
日也史歷亭曰即今之市井用馬子字也聞之周道存云
士文伯之子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聞其縣
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城云絳非趙武私邑蓋凡召之而謝
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用晉子
使晉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

武用也
武不飲也
武不飲也
武不飲也
武不飲也
武不飲也
武不飲也
武不飲也
武不飲也
武不飲也

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之官以爲絳縣師掌
其夫家人民疎云周而廢其與尉尉以役孤老故服虔云與
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始也有
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容度焉
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始乎勉事之
而後可失言晉所以強不

晉至趙武爲政奄奄無生氣其故在有賢不能用卽用亦
無以盡其才老人以七十之年且無子受城杞之役想見
司牧俱不稱職以老人之賢辱在泥塗想見沉淪草野尙
多有伯瑕史趙師曠叔向女齊則賢才猶盛季武子有晉
未可始之言則諸侯猶睦當得爲之勢用有爲之人文襄

之業不難繼述而無如其不能也自謝不才便是趙武降
案有謂嘉武受過及贊武卽贊老人者皆非傳義傳著
矣未二字蓋四百四十五甲子以此造數爲全篇之主臆
也老人晉之賢者爲執政所庇故作新奇語使人茫然不
知其年之幾許然亦具有顛倒趙孟手段非預設此以待
問也觀其使助爲政辭以老誠高人一等矣邵氏謂裕老
既爲隱語師曠史趙亦爲隱語非也曠明言七十三矣何
隱之有蓋因其言甲子故一以國政一以字書說得原委
折得零星而士文伯又以一言蔽之皆各顯其才以明晉
廷有人無輕視也故以朝多君子結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明良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

年伯歸宋至此四十年矣因學紀聞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陸淳以爲非可法可傳之道宜其黨叔文而不羞

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人

入謂子產
之官為以
子皮為政
與出奔事

提出見弟
三族

政伯有以
子皮為政
政伯有以
子皮為政

子產就直助。時謂子產曰。豈為我徒。言不以國
之禍難。誰知所敵。或主疆直。乃不生。言能與則可。有
方姑成吾所。欲以無所。辛丑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賓之
不及謀。而遂行。國不與。於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
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王
賓子產入。於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王
大夫盟于大宮。廟盟。國人於師之梁。城之外。伯有聞鄭人
之盟。已也。怒。問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發
丑晨自塞門。鄭城之潰。音。入。因馬師。顏子羽。孫林。解。即。羽
介子襄庫。以伐舊北門。圍。帶。會。之。衆。主。子。帥。國。人。以。伐。之。皆
召子產。有。伯。子。產。曰。兄弟。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故。無。所。偏
左補義。卷三十二。襄公。六。
助伯有死。于羊肆。市。子產。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
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陳留縣。有斗城。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為葬。伯有。於是游吉。如晉。還。問。難。不。入。并。及。復。命。于。介。八。月
甲子。奔。晉。驪。帶。追。之。及。酸。漿。與。子。上。帶。盟。用。兩。珪。質。於。河。北
於。河。南。信。也。按。今。河。南。使。公。孫。屏。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歸。也
延。清。縣。北。有。古。臺。城。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復。歸。大。夫。非。於。子
書曰。鄭人殺貝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復歸大夫。非於子
崎。公孫之卒。在也。將葬。公孫。與。神。廟。長。會。中。馬。事。會。葬。過
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公孫。曰。其莠猶在。平。以。莠。喻。伯。有
久。存。於。是。歲。在。降。葉。降。葉。也。降。葉。中。而。且。降。葉。中。而。天。明
神。寬。指。之。曰。猶。可。以。終。歲。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

注云子皮兩
子產知也
不抹也亦不
子產也
伯有死子皮見
皮為政

不及及其亡也。歲在如。營之口。孔。孟。姬。營之口。皆室東壁也。
降。變。元。年。已。在。元。年。今。三。十。八。年。始。在。星。紀。而。從。千。元。次。
二十八年。元。年。已。在。元。年。今。三。十。八。年。始。在。星。紀。而。從。千。元。次。
歲。星。住。元。年。已。在。元。年。今。三。十。八。年。始。在。星。紀。而。從。千。元。次。
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任。晉。縣。按。今。直。隸。在。雞
澤。之。會。年。三。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
文。子。言。伐。鄒。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弭。兵。故。子。皮。以。公。孫
之。子。為。馬。師。代。羽。
經。罪。良。香。傳。兼。罪。罪。首。段。至。師。之。梁。之。外。叙。伯。有。出。奔。事
伯。有。乘。國。之。鈞。酤。酤。窟。室。強。大。難。堪。况。鄭。乎。子。皮。取。亂。侮
亡。與。公。孫。揮。神。祀。之。言。相。合。逐。之。宜。也。然。黑。以。使。楚。之。怨
不。請。於。公。而。攻。之。其。專。伐。伯。有。可。見。黑。之。罪。不。在。伯。有
左補義。卷三十二。襄公。七。
下乃罕。咽。豐。同。母。咽。豐。二。氏。皆。有。作。亂。之。才。持。正。僅。一。子
皮。亦。不。能。正。子。智。專。伐。之。罪。傳。特。叙。出。以。見。去。伯。有。易。去
子。智。難。伯。有。禍。國。攻。伯。有。者。未。嘗。非。禍。國。也。兩。人。均。罪。而
獨。罪。伯。有。苟。非。子。產。執。篤。親。親。之。誼。哉。宜。子。皮。之。心。折。也
中。段。自。外。入。也。已。上。叙。良。香。入。鄭。及。殺。良。香。事。伯。有。出。奔
本。非。賊。也。自。許。入。於。鄭。志。在。亂。鄭。則。賊。而。已。驪。帶。率。國。人
殺。之。則。討。賊。矣。子。產。何。以。不。與。蓋。七。穆。俱。穆。公。後。伯。有。與
三。族。原。其。始。實。為。同。父。而。子。孫。以。母。為。親。疎。是。知。母。而。不
知。父。禽。道。也。子。產。繼。之。葬。之。哭。之。又。子。皮。之。所。心。折。也。感
其。禮。於。死。者。之。誼。而。曉。然。於。其。憂。國。之。忠。他。日。授。之。以。政
實。助。於。此。未。段。追。叙。旁。觀。指。之。為。秀。者。敗。苗。者。也。亂。臣

此非面語也
公乃深為公
憂耳

此非面語也
公乃深為公
憂耳

人不得于故能再合諸侯。三合大夫事雖無當。猶有諸侯之心焉。韓起為政。事權分屬。賄賂多門。晉事益不可為。晉公室卑以下六句。已發春秋季世大槩。魯之季宿則卑其公室而私門者。豈知公室之卑。私門亦替。故平即會而意如見執。

齊子尾害閭印與秋殺之。絲與直以嬰皆使帥師以伐陽州。地我問師故齊何故伐我。夏五月子尾殺閭印嬰以說。字。于我師言伐陽州不書不伐也。工僕瀝消竈孔池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出羣公子。為昭十年樂高之。所傾反。羣公子起本。欲害之而故使之後世小人遂傳為殺君子奇策。齊景即位六年。何以太阿授人而不自主也。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二 襄公 主

公作楚宮。通楚好其官。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諸儒舉之。充云。諸儒謂美魏馬融。鄭元。王肅等。漢初尚書二十八篇。大誓孔安國以爲故。二十八宿。不知尚書有百篇。及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君欲楚也。願如歐孔安國所註古文。而書其內有大誓文。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官。若不復遠楚。必死是官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壁。公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公不以朝楚送葬爲恥。而轉效其宮。夫楚宮之畫棟雕梁。狗馬圭壁。豈魯所能堪。傳特敘一竊壁事。而此中充物可見也。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敬也。以致滅性。

趙木訥曰。季氏之事。尤非廣父仲遂之比。弒野而立昭公。以毀言於朝。而世不察耳。不然。文與般惡同。文同則義不應異也。

公薨於楚宮。則公極當即遷於殯宮。季子朝夕不離苦茨。豈有殯宮在公宮而喪次轉在季氏之理。十二公惟莊公薨立子般。次於黨氏。襄公薨立子野。次於季氏。耳。公宮嚴密之地。無從行弒。惟以計賺之。出居於外。然後惟我所爲。故子般次於黨氏。而慶父之志行。子野次於季氏。而宿之志行。又不比仲遂。明請於齊。公然弒也。蓋子野有賢行。不利於季氏。宿托故延於其室。自六月以至秋九月。即以般卒告其實。陰弒之也。事甚閎。記載不敢詳。而史官書於左。讀左補義 卷三十二 襄公 主

已亥孟孝伯卒。叔孫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則以年。年約擇賢。義約則卜。古之道也。失人事後。卜筮非適。則何必弟之子。言子野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虐。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

非徒造心如

馮云主人雅
容而形多
清皮常之真

增補

衰衰衽如故衰言其瘠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重心有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爲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

子野之立公遺命立之也季之所憂在賢明不在昏懦在感有嘉容魯之憂季之利矣則知宿早有立嗣之心子野豈真不勝喪而卒哉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傅不面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有死能無從乎。為略三年。滕子

癸酉葬公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按
公三年之喪而襄梁曼舞乃以魯喪子產使壘壞其館之垣
之缺而辭不見實是視小功之祭也

卷三十二

十四

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
充滿斥見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
所館高其閭閻門也反閭反閭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無令
盜寇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
主緒完葺牆葺便也何忍李滄刊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
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請命毀垣之命曉云士文伯字伯瑕
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夏齊是文公之孫仲於
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銘印股方公孫氏從父昆弟之子且
同時宣之二子石然則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介于大國誅求
伯股與宣子何病同乎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介于大國誅求
無時是以不敢密庸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逢執事
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
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爲陳見也

備主所以遺
運之故先對
畧說明而後
稱文公以資
比立言之序

正云堯鑑公
箴以上是言
平日以下是
言隨時

讀左補義

五

何云觀其
之實則其
將自其子
以位私其
衆所也宜

其無恥久矣然且托爲魯侯留宿不見於是盡讓館垣待
其詰責分制所以壞垣之故又因其親願自居盟主即從
盟主二字推由文公之謂今日之衰文公之謂在宮室卑
庫上包無數憂動在內今日之衰在銅鞮之宮數里上包
無數荒淫在內蓋魯侯之勳實之禍後惟區區一節之待
賓甚是不堪而猶自以爲盟主豈不羞天下士哉趙武自
認不德似已而粘住館垣叔向稱其有辭是已而以築館
爲諸侯賴之可知晉人所見總不出一館一垣全不喻子
產獻規之意前後三段互相照應末乃點出如楚以趙晉
告以見子產之意欲其發憤成楚而晉臣皆夢夢也
晉左補義 卷三十二 襄公 六
廢之舉此公虛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絃
之乃立爲君去疾奔齊齊出也女也展與吳出也爲明年
晉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之字言罪之在也罪之在者告辭也
言罪之在君故史書人也
傳載密州事與文十八年庶其同趙氏匡云因國人之攻
莒子絃之而立耳以字爲之字之誤胡傳主之是也
吳子使屈狐庸年適吳爲行人聘于晉通路也通吳晉趙文
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子名肸食邑二邑故
延言果順諸禁五年間收載吳十九年天似啓之何如
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令嗣
君謂子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歸度不失事齊事民朝則

其居光之爭
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
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
吳者悼公所藉以敗楚成三駕之勳者也今南北兵吳
倫欲通吳晉之路蓋不忘伐楚也而晉人忘之傳曰通路
也無限惋惜矣
十二月北宮文子佗相衛襄公獻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晉
之從交過鄭印段廷勞于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郊勞之
辭見也文子入聘報印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犬叔逆客
子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
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之于政如
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救熱以救其亂何患之有文子辭子
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犬叔美秀而
文其貌美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而辨於其大夫之
族姓班位貴賤能而及善爲辭令神謀能謀於野則獲
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靈也鄭國將有
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碑
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
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
也明北宮文子之言
一禮字爲一部春秋主腦天澤之分中外之防治亂之故
皆於禮辨之文子稱鄭有禮而未嘗明指其人其事傳以
子產擇能而使一句提起則諸子之能皆子產之能而子

產轉不以能見又重叙一段乃問且使使謀乃投逐一歸
到子產蓋休休有容因材器使無不如其分量而適其性
情故不忌不爭從容表見各盡所長是舉文子未言者悉
為敘明而有禮之全體皆見然仍以宋之盟領起何故見
而不憚煩乎晉平之世其禮久矣趙氏以盟會要結荀
氏以戰伐樹功無非封殖不顧公家苟能如子產以禮治
鄭則晉國多材人人自奮何至決天澤之分潰中外之防
使鄭衛君臣僕僕於鬻刑也哉述文子言逝不以濯亦謂
濯不救熱同歸於淪胥而已此傳之微意也

鄭人游于鄉校鄉校以論執政論其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如何也人於中談論國政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如何也然明豈不神之如何者特試之之言子產曰何為夫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二

六

人朝少退而游焉解見早見曰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
忠善以損怨怨為忠善則不聞作威以防怨即作威防怨豈不遠
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附注曰穆公
民之口甚於防川用壅而潰傷人必多漢賈誼云治土而防
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遠止然其死可立而待遠
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也我問數語雖三代
名臣所言不過如此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
此子產地位儘高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
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鄉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
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
十歲民而後聞之
子產聖人所深褒故傳之推崇不遺餘力子皮授政約舉

德無所歸
自待歸非心
便見是仁室

第一不如承
上言不克救
第二不如承
起事隨意

伯鄭之大綱壞晉館垣來其交鄰之忠告上篇言其能用
羣材下篇著其取信僚友而此一篇直揭其根柢處仲由
喜聞過與舜禹一例蓋聞過而改是去私第一關雖諸有
大小純雜而其於仁不悖則一也分兩層寫上層見不當
毀下層取喻言毀之害一反一正歸到藥字師以規過藥
以攻疾藥石之言即吾師也且大決則欲救不能小決使
通正如藥石之投猶可救吾之生而不字將子產誠心
樂善曲曲傳出便是仁人忘私虛受氣象故不同於美言
欺人者然明一贊猶未直揭心體夫子許其仁乃見子產
真本領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邑邑大夫按邑是子皮食子產曰少何
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也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
焉夫亦愈知治矣夫何謂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
吾子愛人則以政與之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讀左補義

充

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
折榱崩榱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也焉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官
邑之重多僑問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
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也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
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
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
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微子

昭云第一物
昭云愛之
第二喻作引
第三喻取使
往學

第四喻兩意
雙黃

第五喻來
照其義來

徐云子皮
凡三節
八情
子皮又用
喻之

徐云子皮
凡三節
八情
子皮又用
喻之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按前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
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謀其家不自今請雖吾家子而
行子產內人必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初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
為鄭國其至誠懇切尤在使尹何為政前而許多事皆不
見心見意

須體會子產一段忠告之意連下四喻惟棟折榱崩一喻
是青與已休戚相關餘三喻只是未聞政學之意意蓋謂
繁一若惟恐不喻已意而多方指示之者又若惟恐其不
見聽而旁引曲喻以告之者蓋無語不從心所謂危慮出
故只於意而節節曉暢只一喻而步步生新覺言有盡而
意無盡

心之傾注者猶有未終可謂忠告善道兼而有之矣子皮
為子產第一知己子皮之過正如負痛於身必欲其盡去
之也子皮抽出製錦一項即衣服為喻以前後數喻不出
乎此子為鄭國以下正對棟折榱崩將厭焉一喻讀此
傳須體會子產之忠又須體會子產心所謂危末三句又見
上下諸篇子產之功皆子皮委政而能有為於其國也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
君矣將有他志言語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
初解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
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
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

引詩一末以
見其不可有
者之威儀也

鄭云王之德
數其愛則家
四半德分
既節節相生

將與愛則象
將和在內更
奇

一筆總收

長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
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
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以
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絜也詩風棣棣也
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
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
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逸書按武
邦其力小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雅言則
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
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問崇崇而伐
而後伐之變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謂而歌舞之
謂左補義

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
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正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
有威儀也音俗
提出見令尹之威儀以為全篇主腦首段分兩層上層從
威儀知其似君而決其不能終下層直斥其無威儀無威
儀者無君子之威儀也蓋有似君之威儀而荒暴之氣併
無逆取順守手段其不能終必矣公曰善哉已繳過令尹
何謂威儀則問君子之威儀也文子即就君子之威儀反
托令尹分出君臣縮人有終意引文王為畏愛則象作証
蓋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正是對証藥石

此時衛襄初立文子因問納規其主意在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句蓋前此衍剽相殘孫寧執逆起樂皆由威儀之廢遂釀成國家之禍故君子一段續後相箴以新君剛立不堪再誤而欲其正已率物庶臣下不臣生心地

讀左補義卷三十二終

讀左補義

三

讀左補義卷三十三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埭 校

昭公一昭公魯世家名朔襄公之子母齊歸以昭公四年即位法威儀共明曰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國

齊國賜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莊公五年公子友同衛在陳蔡上先至于會○三月

取郕書取言○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弟襄秦伯○六月

丁巳邾子華卒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太原說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終

三

與出奔吳吳以國氏紀其實也魯林○叔弓帥師驅邾田春秋取邾今父叔弓伐邾封奔吳皆繫之國○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正其封疆○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楚故不書葬○楚靈王楚靈王○楚公子比出奔晉楚公子比出奔晉

元年春楚公子國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伍舉為

介也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既聘將以衆逆以兵人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

福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揮聽命行於城外除地為壇令尹命

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園謂國將使豐氏公孫撫

有而室園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國之祖共王國

國自吉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

諸卿也言不得寧唯是又使園蒙其先君而來不得成禮

此會禮極分
三段皆以中
段為主
作三層寫得
十分有禮以
人無禮加鄭

此取卿傳
之爲國中
許爲武之
故詩一武
武之樂劉

仍先趙武者。猶會宋之以趙武先至也。子圖之強而豎豈
氏荆繼之陋而行親迎。皆不必然之事。欲棄邦人無備襲
之。然後號名諸侯兵威。服觀下伍。舉知共有備。句可見
子產乃唐之郊外。舉以行禮。開門謝客。是閉關拒盜也。伯
州舉分三層詰問。極遜順有禮。即此便見其包藏禍心。子
羽明白指破。畧不作周旋。說到距違君命。示以如此作爲
人心共忿。十一國諸侯一時解體。懼非楚之利也。於是
鼠之技窮。然則小國有人。楚兵立却。而况與大之晉子乃
宋之盟。楚人先晉。猶待虛聲。响喝。往復辨難。此更全不費
力。公然如舊。宋之盟。並釋齊秦。此則秦未至晉。齊已會楚
而趙武恬不爲怪也。方以信字塗飾耳。曰華言欺人。可謂
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四

也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弗與梁
其。叔孫家臣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
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義其使是禍之也。何衛之
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已爲國衛牆之隙。讓誰之咎也。在
滿林解有隙。可慮有虞。如牆爲人蔽牆之隙。讓誰之咎也。在
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目來矣。吾又誰怨。出使所從來久
今遇此。然則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
其。禍矣。附也。禍小矣。亦不爲。若不解其意。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
忠也。國言魯思難不越官信也。出季處國忘死。貞也。請楚
免。謀主三者義也。忠信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乃請諸楚
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敵命矣。謂不敵于若免
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五

完結取勝是
餘波

月於外一且于是庸何傷統受言已勞役數月在外今買而欲贏而惡圖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焉望圖之望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也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以喻

前篇以鄭入手非子產謀國之威鄭將為楚滅矣此篇以季武入手非趙武非解固請則魯卿將為楚滅矣而致此者皆由於趙武晉能自強宿何敢妄取昔何敢妄取即此已見晉之失霸夫一楚介尹耳會中原而專戰春秋所絕無者且苗弒君變之大者也季武取邑罪之小者也而季武在會幾使大怨漏網小罪受誅罪人安用無事被戮而晉人恬不知恥墨者方乘機以求貨倘有人心哉叔孫死生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八

呼吸之際不為威惕且不使季孫取邑無君之惡無露強鄰貽禍本國直以季罪為已罪矣語及叔行季處心平氣和死無所恨斷之以忠信真義誰曰不然趙武請於楚如指明季孫專魯之罪正與叔孫之意相謬故趙孟聞之一贊最著眼其告楚也欲免叔孫又恐無以克免引三代令主而以盟主屬楚一請再請太阿授人矣或曰前篇設服離衛一段寫圖已盡此合尹享趙孟又述叔向之言不已登乎曰此正攝起劉子一段意來圖為令尹倚肆行無忌他日簒立號召天下諸侯則受殃者不獨魯鄭將天下胥為荆蠻而趙武方賦詩得意也又是反揭起鄭伯享趙孟一段來三國大夫自說人於鄭知楚圖已擁衆遠去公

已傳之女公
自恃有什物
之共故敢如
此子產姑處
其後台北周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九

享私宴趙孟此時滿眼皆威恩之人舉念皆得意之事此一大段只寫趙武之樂然已想見前此叔孫受驚諸大夫屏息即趙武亦惴惴危懼至此而雍容閒雅飲酒賦詩都從一番驚恐中來也武之懦弱無遠畧已見於此天王使勞一大段蓋請免叔孫人以爲趙武之功絕不知趙武弱晉大罪案劉定公忽觀河能歎焉功令趙武不知所謂然後提出弁冕瑞委以治睦然有夫子微管仲吾其左衽之意以見中原將淪於楚盟主之輔何以救之免叔孫者不過小庇諸侯復文襄之業以匡周室乃大庇斯民也一段與會數舞豎起千丈而趙武一齊放下故知其生氣已盡而不復平也令尹享趙孟鄭伯享趙孟兩大段俱收拾於此以見盟宋會就直是神怒民叛真山謂其罪不至此非然也叔孫歸一段是歸結取卿事實而欲贏為季孫極確敘事但言伐苗取卿而其自爲封殖處至此補出以見叔孫之禍季孫利心陷之也河斥不遺餘力而所以致此者由於晉弱之衰或又謂宋之盟就之會晉人實不與何得云犯濟齊盟不知弭兵爲名必有大無侵小之約若不與會者便可藉以自肥則不得傷弭兵矣自魯取卿而楚遂滅賴頓滅陳蔡放手爲之季孫之貽害何窮哉鄭徐有犯大之妹美公孫楚外孫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委禽焉此用屈也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文澤焉皆許之子皆

盛飾入布幣而出布幣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起乘而出女自
 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附註女以子南先 大夫
 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囊甲以見子南欲殺
 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衛交擊之以戈子皙傷
 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
 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
 能討賊鉤共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犯
 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
 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謂傳不聽政也
 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畏不
 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十
 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召殺子南之時
 以子哲之族強未必不可有將行子南子產咨于大叔游楚
 伯有之風也補注不替非和 子南子產咨于大叔之兄
 子產子產遂將游生變也而昭氏強大叔曰吉不能亢藏身
 於諸游傳蓋明子產不罪子哲之故大叔曰吉不能亢也
 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
 焉周公殺管叔而祭放也 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
 獲辰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爲二年鄭微公孫黑傳
 讀此傳者疑疑子南爲寃獄而抑知非也首三語似直在
 子南然時與強委禽皆爲其色之美也知二子志趣皆非
 正路犯告子產何妨據理直斷而馴氏最強子哲尤橫此
 時楚圖以暴趙武懦弱且執之會伯州犂日子姑憂子哲
 之背誣也國之病根早爲窺破一有內變外患乘之其何

兩句對起
後子之過
母亦有誠
罪禁伯失教
一篇之主
叙法簡鍊

以禦故曰國無政非子之患言爲國之患也唯所欲與亦
冀二子稍有人心或自愧沮耳子皆盛飾而八子南超乘
而出不得謂子皆無恥而子南尙有面目直鈞之斷何待
後此用戈哉及至用戈非子南傷皆則子皆殺南總之身
爲大夫全然不知君國自相讎殺皆法所必誅也子產先
施其易後圖其難專就顯然受傷一節數子南逐之所云
五罪非強加於無辜之大夫矣逐子南者誅亂之道置子
哲者防亂之心太叔揭出國難灼見其至公無私又引周
公爲証隱然以管叔喻子皆而以蔡叔喻子南一放一殺
國有常刑迅速之間何足爲疑末將言獲戾一陪亦以杜
諸游之口子產知已子皮而外非子太叔其誰與歸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七

正當知過見
非不可學之
人

知存

知生

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
 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女叔齊侯司馬以告公且曰秦公
 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
 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易歸當歸問何時對曰誠懼選于寡君是
 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
 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絕也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言欲輔助之者多補正言其先世必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
 大功德于民故與天地並立未易傾也
 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
 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作鮮不五秘鮮少也少尚當歷趙
 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
 誰能待五蔭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
 蔭於金反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既歲而惕
 左補義卷三十三
 三
 通篇是說后子之知過而上段極寫後衰幾自相矛盾不
 知后子率車千乘徒役萬人突八人國其迹可駭故深自
 次飭以二百乘自隨迫行享禮以酬幣為名即以前此徒
 衆還取後車八反而畢於是八百乘之卒不必入晉此即
 公子固垂藥而八鄭之意而處置盡善不使人疑尤見后
 子之令圖也微惕貪也歲月非可貪謂趙孟此時增一歲
 則享一歲之安惟受朝不及夕法焉朝露蓋盟宋之後公
 室民生一齊擱過偷情至此生理盡矣便見后子於此處
 兢兢危懼恐罪累之及也即此言可為知過之證
 仁人之於弟也親之欲貴愛之欲富然有節焉非可以寵

汪云先提後敘
 又云一段敘

祿過而如二君也秦人深有鑒於中原強家如晉六卿魯
 三家足以制其君父故雖在至親而富盛耦國即不能以
 相容是以無尾大不掉之患篇中以趙武相形其義可見
 而經罪秦伯者何也蓋于乘二君者后子之過而釀成其
 過則秦伯之罪也誠非叔段州吁之儔母亦非武姜之比
 為之教誨自當翻然改悟何至懼選逃死傷母之心乎幸
 其知過而奔否則將置其弟於何所是自棄其弟也杜云
 議失敘釋經之義精矣
 鄭為游楚南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
 罕虎公孫儀公孫段叩段游吉與帶私盟于闔門闔門之外
 賈蘇陸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子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大
 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于六子產弗討之恐亂國
 子產每事剛明此獨以柔道行之非畏子哲畏駟氏也亦
 非畏駟氏不忍盡誅駟氏也誅止子哲而駟氏全國亦以
 靖此中大有操縱彼輕於一發者固愧其權宜而養將貽
 患者不得為口實也至其防制之方已密密周到否則作
 亂何待異日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戎及羣狄于大原即大原也卒也將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以什共車必克按此
 專言步卒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不以什為數則所乘三人無
 所屬故以五乘為率則所乘又成什數得三十六什下五
 百六十人也謂以十八為什之法當車戰之用也因請阨
 又克按請而因秋請皆卒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

生九格臺駘駘駘能業其官之業宜通汾洮二水名障大

黃實守其祀四國晉主汾而滅之矣國由是觀之則

災於是乎崇之禮四日祭祭為祭用幣以祈福神云日

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時營其地立壇表用幣日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
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政國書以訪問問可少以脩
令施所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勿使有所壅閉滯
底以露其體秋寒也底肅也露風也也之則血氣集而體
讀左補義卷三十三昭公
小反子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神形則神常隨形則
而感哀也既露其體則神弱矣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按四
使此心不明而亂百度之節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按四
節也則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病不及同姓其生不殖長
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子是以惡之故志
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蓋四時取
古人男女辨別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
其無乃是也子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治也已四姬有省也
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朕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
出行入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哲對曰其與幾何言
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公孫黑傳
晉侯問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

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非
鬼非食感以喪志感女色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君過故將死
而不為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
也孔張之為節不可故有五節五節遲速木末以相及中
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以中聲節之也宮聲遲速木末
者緩材聲速者急宮為本羽為末聲有遲速故樂則前
通以相及惟於中聲為節度也傳氏云五聲以黃鐘為宮然未
遇相為宮其律不可上於君角為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投其有
臣過君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中聲應之是為
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而可彈自五降後非復正聲
勿於是有煩手淫聲怡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勿聽也降
待後聲非作樂息也統變招徠之聲云息謂前聲罷退以
他刀反物亦如之音不可失倫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讀左補義卷三十三昭公
則生疾君子之近聲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為心之節儀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
色色赤白黃色青黑色微為五聲白聲微黃聲商角黑聲羽
淫生六疾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
為四時序為五節節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
日有時以無五行之節計一歲每季之末有十八日過則為
寒疾寒過則陽淫熱疾熱過則風淫末疾風過則濕淫陰淫
疾為濕之氣時淫感疾時淫感疾時淫感疾時淫感疾時淫
疾生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感濕之疾女常感男多心
也故言時時云以女陽物故內熱以時感濕之疾女常感男
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

傳叙一段開
文正是一篇
何忌也欲謀
中楚王以
後之法亦以
解法然正
以之法
事知討賊無
人而分修
錄也與中修

趙孟之疾勝
於王與矣

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於晉，臣爲主，史佚有言曰：非霸
何忌也。欲謀楚靈王，即位還罷爲令尹，遣居庸爲
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鄭敖，且聘立君，謂子產曰：具行器矣。
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
不數年未能也。會申傳。

經書：楚子康卒，蓋以疾卒，赴諸侯，猶鄭伯、兒頤齊侯、陽生
之書卒也。故傳明著其就，復以使赴於鄭，數語釋經不書
就君之故，杜云：以瘧疾赴諸侯，經但言卒，傳但言王疾，安
見其爲瘧也？蓋以兒頤傳附會之。晉平、趙孟皆行尸耳。安
望其正楚國之罪哉？傳之立義，蓋傷天下無人討賊也。或
曰：不以就赴諸侯，何以知之？不知就之會三邑之城，明眼

窺破久矣。況比奔晉，黑肱奔鄭，未有不輸其情者。君薨不
諡，死不成禮，葬不歸於先君之兆，皆就跡之顯然者也。夫
陳恒厚施而不與，猶半况圖之暴乎？諸侯大國若齊、若宋，
愛舉義旗，內外響應矣。趙孟斤斤以比與，賊同食而叔
向以爲不長，強擊嗚呼！其禍哉！未以鄭臣私議作結，見
鄭爲小國，雖有賢大夫，無如縣紂之國何也。

十二月晉既葬也。趙孟適南陽，州會孟子餘。趙武之
往會，祭之甲辰，朔於溫。趙武之弟肸，甲辰朔，晉既
在甲辰之前，傳庚戌卒，十二月七日終，定公亦傳叔
言十二月月，乃復言大夫強諸侯民而弔之。
檀弓載趙文子退然如不勝衣，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晉也賢大夫願如是哉

三

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以爲賢大夫也。傳所載惟輕幣
禮使，差強人意。其大子名義者，莫如爲孫林父執君及盟。
宋二事執君無可辨矣，而盟宋猶有謂暫得苟安爲其功
者，不知貪五六十年之少安而實貽亡國之禍，愚者不爲也。
蓋大罪有九焉：失累世之伯業一也，諸侯增倍賦二也，驅
天下王楚三也。說已以弭兵爲名，而諸侯集就吞噬皆不
敢問，反使楚得執言四也，楚人篡弒不敢問，遂至無令不
從五也。君荒於上，恣意淫樂，更無外懼六也，六卿皆安於
無事，便其私家而公室益卑七也，武備全弛，戎馬不駕，革
車四千乘，錢無一卒可用八也，公乘無人，簡車蒐乘，君皆
不與分晉之禍，遂至不可救九也。故曰盟宋弭兵，所以亡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堉 校

昭公二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殺其大夫公孫黑以爲盟子產不討○冬公如晉至何乃復
人辭之故還季孫宿如晉秋行不遠也公實以
也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脩好同恩故曰禮補述不觀書於
大史氏之書告今秘閣也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昭公

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
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宜子適魯而說之按太卜掌
三易此周禮也魯占周易或用交辭或推演卦意其用二易
者亦釋以周易之文無不合者故韓宣以三易獨備於魯若
列國用周易兼用雜占如盛之雄狐復之飛矢與周易迥異
非復周官之舊也公享之季武子賦鵲之卒章詩大雅卒章
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韓子賦角弓詩小雅取兄弟義李武
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謂以兄弟之義也武
子賦節之卒章詩小雅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
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
詩召南封厚也殖長也武子欲封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
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名子族子雅使
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見子尾子尾見疆

儲云魯春秋
有典則成經
子國必不多
後儒字爲
之說不亦
乎

汪云明倫
王齊尚是
前詳後略
詳主與實
奇從是借
索隱主

知字後漢
前一層知字
兩賦詩收首
賦詩一居四

子尾 宣子謂之知子族臣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
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爲十年齊樂施自齊聘
子術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
賦木瓜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

晉自趙武弭兵實安偷情大夫各樹私門以弱公室而分
晉之局成是時尊周懷楚直等迂諛非有絕大本領不能
舉積習一振刷之也韓起繼相以上卿執政而脩好隣邦
爲從來未有似有志親諸侯矣然會申而楚主夏盟滅陳
蔡而晉不能救色荒峻字皆無一言此治世文學侍從之
臣非亂世救時定國之相也篇中叙出爲政而聘魯仰慕
周德未聞何以尊周賦詩義取角弓未聞何以維魯於齊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昭公

卜子旗及疆之不臣而未知政歸陳氏於衛賦木瓜而未
知比續齊桓起之爲起可知矣傳所以告欬於春秋之季
也此爲起聘傳加禮諸侯其初政大主卿也易象春秋
低回倡嘆恍如置身盛時既而賓主賦詩武子將所譽嘉
樹所賦角弓合併而賦甘棠謙光遜謝以完聘魯之局至
聘齊品評人物知之者晏嬰聘衛賦詩倡之者文子而中
間點出信字君子字見宣子爲政而諸侯禮於晉者以
宣子能守君子之信故也信正與禮對卽以爲宣子之相
業可也
夏四月韓須韓起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逆女致少姜少
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爲立別號所謂陳無宇非卿

汪云一筆寫
盡龍字

唐云首南行
聞聞而起陸
梭子座乘速
而至似覺飄

子產在鄭問之懼弗及乘遽傳而至使吏數之其罪曰伯有之亂十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燕隨之盟女嬀君位書七子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賊之不逮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已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子曾爲補師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逮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于木賀景贍曰黑雖欲作亂傷疾未能何懼弗及若驪氏及諸大夫之公惡又惡用懼曰黑之作亂應死而驪氏與諸大夫非殺黑之人也若使死千衆人之手不但國法未伸國體大傷而亂亦不可長此其所以懼也子產誅黑加木焉明正其罪一日大刑將至又曰司寇將至已明請於君而不同子哲之專伐伯有也然子產賢大夫也但知子哲不諱之鄭伯爲專伐伯有而不知鄭伯之殺子哲不告諸天王爲專殺大夫故春秋大夫之殺無論有罪無罪皆以國殺爲義不得以其相時討亂之功爲屈法原情之筆也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晉侯辭於所享爲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弗不致以私原諸侯以止之故即伉儷豈可以辱諸侯晉失詞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繼服公以未休諸侯失十三年公如晉晉在河乃復還子也子愁如晉同未必宿專擅自行也

光緒無年

周云咄然

朱可亭曰晉以非伉儷公方羞愧不暇如胡傳求其必達是以稽首於少姜之喪為榮也無恥就大於此至河乃復幸公之悔過與他處不同

叔向言陳無字于晉侯曰彼無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其君求以貪圖則不共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利已頗平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請無不十月陳無字歸晉侯

十一月鄭印投如晉弔弔少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悼公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公孫子來會於厚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欽出奔齊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昭公 五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

之葬二子皆大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過禮甚矣

此來為少姜而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止昔文襄之霸也

也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而會不協而盟此則再會一盟今以諸主不可自同天子又皆制太煩故設此以簡之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

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足

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繼無加命矣

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取以其位卑而今雖能

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按秋云守適者夫時適夫人之喪弔

外職吏守內職言守內職之適夫人也唯懼獲戾豈敢肆

再述建原

頃按煩勞也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復薦今茲晉又將來

賀不唯此行也按應為張超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按聞此

葬之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心焉火中寒暑乃退季夏

冬中而暑退季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

不獲言將不能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

君子之後子○補正言庶幾可以為君子也按猶在猶字從當

猶在君子之類子大夫言從大夫之後正謂與大夫一類

若實其不諱即惡則下篇叔向曼子皆明言矣補正是

晉平百務嗟嘆以雙妾之喪致子太叔充使來弔梁丙當

有不安於心閑惜其跋涉之意此猝然面會只說得一邊

固不是滿口輕薄亦不是本國弊政不便明言也大叔有

感其言不覺盡情告訴不惟來弔又將來賀示以恤使臣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昭公 六

之勞當去君心之惑因進之以法文襄而小國受賜矣張

趯既善其言又謂晉運將衰子將無事言外有私門盤結

無能為力意也括無限悲愴故太叔以君子許之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政書名同盟千襄之世亦應從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復以女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

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

自不腆先君之適○謂少以備內官規耀寡人之望已之意

則又無祿早世限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

國厚收寡人微要福於大公子○齊先昭臨敝邑鎮撫其社

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言如范

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正振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

諺曰接蓋後半截語也按宅人謂隣人反之反其舊室也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禮小人
不犯不
祥古之
制也吾
故違諸
乎卒復
其舊宅
公弗
禮
二
三
子
許
因
陳
桓
子
以
請
乃
許
之

此爲六卿專晉陳氏篡齊一大冒前段是請晉成昏絕妙
好辭中段是閔時憂國十分嗚咽幾於哀樂不類而不知
前半正中段之由也二君不能自強同一病根上段乃其
病症發現處昏禮男下於女齊景既以少姜博晉之歡復
請繼室固晉之好以先君適作交隣幣除却涕出女吳俊
倆更無奇策可知其平日國事民生毫不經意而茫然無
氣至此曠晏子薦女之詞使人顏汗晉平善子產賢和之

卷三十四 昭公

九

言而不能用舊疾未瘳死期將至其平日全副精神都注女寵是以富而溢尤至民無所依而強家因得自爲封殖以肆其分晉之謀也蓋晉用六卿齊用雅尾陳氏而以請皆成昏等事使兩賢人往還雖辭禮斐然而含涕爲歎強顏從事彼此相視苦衷早已默喻也叔向有問晏子於知己之前盡情傾吐以公之棄民陳氏得民互寫却不歸罪陳氏蓋民之歸陳由公廠之不然何愛如父母而歸如流水哉有媽如許祖宗靈爽陰踞於齊寫得鑿鑿駭人而大公丁公立見其不祀老臣至此真無淚可揮矣叔向先寫公室之卑由於君之失德色荒故宮室侈役繁故民罷敝是一串事四語忽用對說恍見對齊成禮文詞斐然便是

伯石之汰何
以有禮其事
可疑此處亦
通無宜妙

謹令禱焉

卷三十四

十

飢婦餓夫怨聲滿耳。寫到八姓舊臣降爲皂隸。可知此目私門更無牽制。欲移晉不過一舉手之易。公所謂樂吾所謂憂。直與晏子之言同聲一哭也。此時更從何處提起。私室及晏子問及。極言已有不祀之憂。中間補公亦從之一語。是將晏子箕伯直柄廣遠伯戲一段意思包舉在裏。則唐叔以下不其餒而寵嘉云乎哉。二子所云皆與上段反照。意實一片也。然晏子身相齊國。叔向日侍君左右。非疎迷之臣之比。何以目擊其危。束手無策。蓋由二君平日不能任用。故也未段因從晏子屢賤。踴貴四字。追叙更生初規而公之繁刑轉移於彼。頃使二君任用二子言聽計從。則仁人之言其利甚博。何至數傳而後國爲他人所有。無如景之類情。日甚其從晏子未嘗無一二事而段民而歸陳氏者。如故也。平之蠱惑日甚。其用叔向雖稍有補救而公室之卑如故也。未引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正歸其責於君身。以統結全篇。其後段補出晏子全身保家之道。暗照叔向則傳之餘意也。或又以叔向正君不如晏子不知景猶樂愛善言。晉則啓口禍及時勢固有不同。而二子之賢不得妄爲軒輊也。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傲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段之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懷疏云子

豐有勞事無所見芝韓宣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欲爲己代故特爲之傳耳

楮首受策以出驢法傳以出晉侯命外大君子曰禮其人之

注云此賓主
同五六略甚
奇以前段爲
主則末段乃
伯石撥州之
由以彼段爲
主則首段又
足韓宣取州
之計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十一

急也乎。伯石之汰驕也。一爲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伯石反逐伯縣獫狁之邑也。初，欒及欒氏亡，二十三年，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盍吾孫也。」州本屬焉。趙氏邑。二宣子曰：自卻栢以別三傳矣。謂晉大夫始受州自是晉之別縣不惟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之。文子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使獲二子。二宣之言義也。建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患不知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校主韓氏。校，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爲主人，按此則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起欲得州，豐氏早已心服。

韓起貪鄙，其人猶在。范句趙武之下主意，至末二句方點明。通篇無一非伏筆。細按之，晉侯嘉段之言，卽起代請之辭也。何以代請？自欲取之也。君子贊段而用，相風反照，意刺起也。范句不以正議而妄自與，正惡起之自與也。文子不違義以徼禍，正惡起之違義也。讀至末二句，覆按一遍，正無一語不罪韓起也。

晉平之病在於色荒，六卿之病在於封殖。霸業所以銷亡也。欒氏旣亡，州田應歸於公室，而三家並欲之。趙文子以死謝州，止趙獲之求者，恐干怒韓范。由此賀禍非有歸，豈於公之意也？天下熙熙，皆爲利來。言小人也。居君子之位。

此以百夫入
爲王候是內
作色荒楚強
晉弱之本叔
向明鄭其故
無風况臨而
不得不去嬌
其辭以全國
體太叔却出
畏大國焉天

周去娶夫人
何等事而兩
君家宗祠有
之廷與鬼魅
公行也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昭公

士

而志小人之志。將何所不爲哉。讀此篇。晉卿無不言利而韓起獨工言利。工拙雖異。而終必至於踣晉而後已。則一也。此失廟之病根也。

五月叔弓如滕。葬麇。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懿伯。敬之叔父。敬子。叔弓也。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八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廟。劉氏以忌爲忌。日是也。附注云。杜解及檀弓注疏以爲辟。辟皆臂說也。

晉韓起如齊。逆女。爲平公逆。公孫蠆。勅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朗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遺其寵寵。將來乎。龍謂子尾。林解我欲得齊而遺我反遺之子。是將以齊賂我子。

以上彌逆以上彌逆。知逆夫人也。其爲繼室乃繼正夫人。非繼少姜也。晏子請繼室於晉篇。棟韓宣子使叔向對一語。知晉平之逆夫人。起成之也。此子尾以已女易公女以圖晉寵。知齊之請繼室子尾成之也。而薑欺齊景。起賺晉平。玩兩君於股掌之上。千寵罪小。無君罪大。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也。汝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也。陳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尚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昭公 三

人與起疑相
應難出庶幾
無事又說身
求煩不復相
聞也

此篇再論
上經宜來聘
一經能使人
人便知臣服
子心肝也

寡君猜也。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君其往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左比年小人冀除先人之敝，盧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上廟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張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言幾如

子皮以上卿如晉，賀夫人。又比大叔弔葬而加重。晉之失諸侯，可立俟也。因帶叙請朝楚事，叔向作四轉折，以在楚猶在晉一語輕住。極大度却極卑，茶正無可奈何之語也。張趯於太叔有針芥之投，小人失望，自是愛慕之誠，太叔借其前日之言復之。言今日無事，庶免一日之勢，爾必欲我馳驅西道乎。蓋聞人傾心於已，而為此親暱之辭，傳以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駱公

此作結，正與子皮如晉相應，連篇相屬，俱為晉失諸侯伏脉。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勝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謂小邾也。邾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自黎來受王命，為小邾子。世守其國，衣冠文物之會，母則瓊地之間，而不以僻陋自卑。曹勝邾三國往往為人執辱，亦或乘閒侵掠，而小邾至春秋之季，未聞有此。其於魯朝，莊公僂公、襄公者，各一至，此不忘舊好。而季孫忽欲卑之，蓋來朝朝公也，界其一睦而羣好以離是季，不特聞公於

唐云：小人事
府說極往往
此出一副意
而令人主僕
而收之
又云：千古大
奸偽是變種
種時會事

子產警微趙
子修築一
如璧

霸國而使之辱，亦且惡公於小國而使之孤。夫然後齊之逐之，唯我所為也。穆叔洞燭其奸，以天怒降災，休之季不，敢肆。於是十七年復來朝矣。

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于莒，齊東盧蒲癸之黨封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短，余奚能為？言言老不能復為。公曰：諾。吾告二子。子子雅雅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其復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言其復

毛氏作春秋條貫於崔慶之誅，歸功於盧蒲癸，愚謂癸為慶封私人，謀行者其心，謀封者非其心也。為封誅行，而王

讀左補義 卷三十四 駱公

何因以殄封？癸易視之不為備，天奪其魄也。投界何疑？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以殺公之外甥，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欽出奔齊，罪之也。

春秋君為臣逐，皆以自奔為文。為人君失道之微，如鄭突衛衍皆是也。此聖人手定之文，不從舊史氏者罪之，罪其君非為賊臣寬也。春秋發微：臣之叛逆，不待言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詩小雅王田伯共田，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齊公孫寵卒，司馬寵大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以其始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陳二惠鏡衣猶可，子孫孫也。來明也。又弱一个焉，其危哉。

當時齊國之士勒公室之憂者晏子一人惜也惜子雅也
於哉殆子尾也危哉危姜氏也字字傳哀婉之神子雅之
識高於子尾觀放盧蒲可見故陳氏有所忌而不敢恣子
雅沒而去子尾易矣然猶延至樂高之世而子尾得役於
齊不可謂非幸也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終
請左補義

主

讀左補義卷三十五

四明 養病璋 母

受業毛 升增添

男 堉 堉 堉

昭公三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壯解當雪而雹故以爲災而書之○蒲學反夏楚

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

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重王始會諸侯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以不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

伐吳不言諸侯者雖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慶封殺之慶封殺之○齊計慶封故齊

九月取郕郕已○齊計慶封故齊齊人取之齊人取之○齊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五 昭公

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莊解欲遂止鄭伯復

田江南前年楚子已與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

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在襄二

日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

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也○則願假寵以請

於諸侯欲借君之威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修

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夫可知也其使能終

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

奔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殆也其何敵之有國險而

前段如齊水
諸侯後以
所求不遂以
中段諸君已
爲上不修德
故其多而
從令唯謹也

諸侯皆言
志雖弱而
三代之治
三代之治
三代之治

諸侯皆言

諸侯皆言

諸侯皆言

多馬河漢北流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
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嶽南嶽衡北嶽嵩
三望在河南嵩縣今陽城山名今河南大室山在登封
山嶽今在河南嵩縣今陽城山名今河南大室山在登封
則險無德之北土代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
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也通神人不聞
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
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垂為字若何虞難齊有
仲孫無知之難而獲桓公事在莊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
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在僖九年衛無難敵亦喪之滅
滅衛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

對楚而後
諸侯皆言

諸侯皆言

而終不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
與也人必建之以與人同欲盡濟中事
此為楚靈有申原起當以子產晉君少安數語為主少安
者不脩德之謂乃晉弱畏楚之本也晉自宋之盟兩國弭
兵楚方統意諸侯而晉已及時般樂韓起為政才復出趙
武下營殖私家無心公室安得禁楚之不大合諸侯然猶
使椒舉如晉求之求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其告子產
曰晉共許我乎恐晉人之未必許也司馬侯不規以抗楚
而勸趙楚命折以三殆且隨命於天知公無振弱之累六
卿非輔弱之人以桓文為法以衛邢為戒未復以文王紂
比較言今日直如文王事紂以待後日之與而已無畏憤
讀左補義卷三十五昭公
適俱由於君不脩德而輔政無人所政乃楚之求未已也
既得諸侯復求薦女令人難堪而既許諸侯復許送女平
公絕少廉恥六卿總無人心未述子產之對歸罪於君閭
臣貪而禍買始於宋之盟復點出魯衛曹滕諸國不忍忘
晉方知十三國諸侯皆休於楚威而晉之不德有以歐之
也求無不可統承上文求諸侯求昏而更求其可如所
云余尚得天下矣子產所為折其逆心也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夫曰雹可禦也乎對曰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曰在北陸而戴冰陸道也謂夏十
冰堅而西陸朝覲而出之冰春分之中不可凍疏雖解亦未安
既云夏三月又云春分之中不可凍疏雖解亦未安
氏以日在昴畢二句解西陸望星句解朝覲亦未安

注云再引陸
男作一華文
情通若

正大古者以下歷叙藏冰出冰之政。冰不時則民有夭札之虞。故王者冰政不脩，則有雨雹之應。蓋雹亦冰屬。今之雨雹，實關冰政。因引七月之詩證之。以七月一詩勤於民事，藏冰民事之終也。冰政脩，民事咸理，所謂聖人在上無愆者也。也是時周禮廢墜，傳以其言有典，則意主勸民，故不以人廢事。孫宿以立少訪於申豐，不從豐之讖，似高於城孫。然平子逐君而豐爲行賂，則武仲所不爲也。雨雹之對如在武仲必將直言致電之由，何至如豐之遷就其說哉？春秋之季列國大夫敢於直刺其君而不敢稍忤權臣之意，以生殺操於其手也。避權奸之鋒而曲爲之說，豈獨一申豐哉？於是知武仲爲難能矣。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五 昭公

五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產言補述傳見東鄭伯先待於申自楚先赴會地六月兩午楚子令諸侯於申椒衆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禹有鈞臺之享召諸侯按今河南商陽有景毫之命今河內縣南武有孟津盟即之誓將伐成有岐陽之蒐成大蒐於岐山之陽今陝西康有鄠官之朝西鄂縣東穆有塗山之會西武功縣西北山齊桓有召陵之師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今河南懷慶縣東南齊桓有召陵之師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用王曰吾用齊桓用會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明謙獻公合諸

侯之禮六其禮六也公故也公故也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子男會公之禮六其禮六也公故也公故也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侯之禮六其禮六也公故也公故也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侯之禮六其禮六也公故也公故也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侯之禮六其禮六也公故也公故也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子男會公之禮六其禮六也公故也公故也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侯之禮六其禮六也公故也公故也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侯之禮六其禮六也公故也公故也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未見有六想見芻豢木偶全然不省而南冠臨其上考應

如劉盆子想見芻豢木偶文化及戰慄不能言矣六也大禮

不職奸謀有餘兵名諸侯而忽辭宋太子忽轉徐君在

會諸侯一似自來供其刀祖七也傳特寫出春秋絕無之

分見子產
向成而結六
於兩無字

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齊國漏網忽膺大戮快哉乘機忘乎已之爲賊也蓋以

疾卒赴諸侯自謂人不知之而慶封將從前賤昧事大聲

疾呼織悉畢見使之亦同負鏡而從伐之諸侯無不大快

款梁所謂軍人衆然皆笑是也可知討賊人有同心弑廢

之日晉舉義旗則天下響應何至肆行無忌如此哉然而

申無字以爲楚禍在此蓋亂臣賊子未有不禍天刑隨

之者也楚處弑君經書楚子麇卒傳自襄二十九年鄭

子羽知之以後處處爲國弑君立案而結穴於慶封之術

蓋聖經不書故昌言其顛末使亂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所謂錯經以合異也

九月取節言易也莒亂著印公去疾○著立而不撫節節叛

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不書奔者潰散而來特

自來而

魯書屬節節爲莒滅其後不堪去疾之虐叛莒歸魯若因

其念舊之誠爲繼絕之舉擇賢而立之則大義著於諸侯

矣乃彼乘亂而來此乘亂而愛方幸從前欲用師徒而不

敢者今乃不用師徒得之也聖人以此不義而取之也

親女叔齊以此事爲利人之難舜昭公可知季享其利而

公受其名

鄭子產作印賦印十六井當出馬一四牛三頭今子產別賦

周子子產
左氏所心服
者獨不滿刑
書印賦二事
蓋戒其美

注云印賦之法因其田財逼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

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彼家資使出

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若今輪租更出馬一匹牛三頭

秋國有田而印之之說國人所共知是則國之田爲子產所

已爲其尾姓口蓋救過反以合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大

夫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用之且吾聞爲善者

不改其度也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

愆何恤於人言時吾不遷移也矣渾罕寬曰國氏其先亡乎

爲氏也○彈平彈君子作法於涼薄其敝猶食作法於貪敝

將若之何言與三代成法並行法在列者國者蔡及曹勝其

先亡乎偶而無禮勝偏宋鄭先衛亡偶而無法偶而無政不

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濟平權

讀左補義卷三十五鄭公

原數百年存亡典

其之述其議也遠

鄉國蒙強兼井風俗頹靡子產消除內患田疇子弟四竟

樂業此時國用應不待加賦而不知皆宋之盟有以致之

昔曰事一強國今日兼事兩強况晉則六卿賸貨楚更難

空難盈不得不向我黎庶再續加派其一段苦衷不堪爲

同列告也然利社稷三字言利之小人依托之何恤人言

四字悞諱之君相依托之子產實爲作俑夫救在一時禍

在後世君子不爲况未必可救而頓易其不毀鄉校之心

斷然以行耕國家之元氣傳固不能爲賢者恕也春秋

無窮之悔

各失伐楚。入陳。陳。皆楚東鄙邑。按今河南新蔡縣北。即古
以報朱方之役。設在此。楚沈尹射奔命於夏。內。楚兵在東。城
南。以紀其後。夏。漢水。入江。威尹。宜。告。上。陳。大夫。楚。二。城
鍾離。道。皆。城。巢。然。丹。和。公。孫。葉。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
城。彭。生。大。龍。頭。之。師。龍。頭。章。絕。

尹射疾至夏。內。為。斷。後。計。恐。其。深入。也。即。城。近。楚。三。邑。恐
其。奔。掠。也。賴。以。水。暫。止。役。將。帥。並。出。工。役。勢。興。一。時。倉。皇
情。景。皆。從。秋。間。得。意。來。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時。備。如。之。難。奔。庚。宗。辛
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而。哭。之。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五 昭公

此先敘後
家禍未末
為因人妙在
與後文相照
與前文相照

通。義。娶。於。國。氏。齊。正。卿。生。孟。兩。仲。王。夢。天。壓。已。弗。勝。穆。子。願
而。見。人。黑。而。上。僂。力。主。反。深。日。而。假。喙。口。象。諸。號。之。曰。牛
助。余。乃。勝。之。且。而。背。召。其。徒。者。無。之。且。曰。志。之。不。明。竟。爾。齊
合。穆。子。忘。身。衛。國。大。節。炳。然。而。一。事。不。謹。妖。及。宣。伯。如。齊。齊
之。穆。子。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白。女
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蓋。魯。人。召。之。不。告。而。歸。後。時。備。如。奔
告。既。立。傳。成。十。六。年。奔。齊。至。其。二。年。歸。為。叔。孫。後。始。見。使
齊。四。年。其。生。孟。兩。仲。王。夫。後。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子
問。其。姓。問。有。對。曰。余。子。長。矣。能。奉。維。而。從。我。矣。牛。五。六。歲。召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
之。遂。使。為。聲。小。有。龍。長。使。為。政。公。孫。明。有。大。夫。知。叔。孫

於齊與叔孫歸未逆國妻孟仲子明取之故怒其子孟丙長

而後使逆之。明。取。去。時。明。尚。在。安。得。逆。歸。田。於。邱。猶。名。遂。遇
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已。叔。孫
為。孟。鐘。曰。爾。未。際。接。獎。大。夫。以。落。之。以。殺。雞。血。豎。牛。請。日。請。樂
見。同。案。孟。丙。未。與。大。夫。交。接。故。既。具。其。禮。豎。牛。請。日。請。樂
為。之。作。鐘。因。落。鐘。令。與。相。見。既。具。其。禮。豎。牛。請。日。請。樂
入。弗。謂。白。也。叔。孫。弗。出。命。之。曰。昨。命。及。賓。至。聞。鐘。豎。牛。解。不。知
事。實。聞。鐘。豎。牛。曰。孟。有。北。婦。人。也。國。妻。之。客。豎。牛。請。日。請。樂
豎。牛。曰。孟。有。北。婦。人。也。國。妻。之。客。豎。牛。請。日。請。樂
豎。牛。曰。孟。有。北。婦。人。也。國。妻。之。客。豎。牛。請。日。請。樂

於公。公。官。公。與。之。環。賜。玉。使。牛。人。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
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大。夫。立。子。為。逆。必。見。之。叔。孫
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大。夫。立。子。為。逆。必。見。之。叔。孫

讀左補義 卷三十五 昭公

此敘叔孫
之牛以環
於仲以環

日。何。為。豎。牛。曰。不。見。既。自。見。矣。豎。牛。若。不。將。見。則。自。公。與
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按。此。牛。假。移。疾。急。命。召。仲。牛。許
而。不。召。杜。復。氏。幸。見。告。之。飢。渴。授。之。戈。牛。不。食。叔。孫。對
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按。授。之。戈。此。時。叔。孫。已。無。能。為。杜。復
大。權。歸。牛。已。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其。子。個。東
無。如。牛。何。也。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其。子。個。東
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孫。已。食。命。去。之。叔。孫。子。西
叔。孫。不。食。已。卯。辛。三。日。牛。立。昭。子。叔。孫。子。而。相。之。公。使。杜
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叔。孫。子。而。相。之。公。使。杜
季。孫。而。去。之。豎。牛。不。與。杜。洩。將。以。路。葬。且。豎。卿。禮。王。所。賜
南。道。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豎。卿。禮。王。所。賜
卿。以。葬。不。亦。左。子。左。不。便。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也。豎。牛。不。可

用之叔孫
之牛以環

馮云忽將舍
軍倒掃一筆
以佳句爲提
句跨節生枝
妙絕 校叔
孫路宿在此
一結

申。公如晉。夏。莒平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按防邑今山東安邱縣西
前莒邑諸城縣。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汾泉。魯地。○汾。秦伯卒。子莫。冬。楚子秦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吳地。○吳。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公室也。師五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疏云。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四分。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室。已。是。公。孫。氏。今。舍。中。軍。公。室。獨。身。矣。李。氏。自。取。其。稅。咸。已。稅。以。買。於。公。孫。氏。不。復。屬。公。室。知。舍。中。軍。爲。季。氏。專。魯。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不。復。從。祀。先。公。爲。陽。虎。諸。季。氏。也。襲。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不。復。發。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軍。求。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氏。取。其。牛。焉。便。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分。使。杜。洩。告。於。殯。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旣。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毀。諸。僂。聞。詛。諸。五。父。之。衛。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也。投。帥。士。而。哭。之。痛。叔。孫。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見。以。葬。終。爲。鮮。而。門。非。之。爲。鮮。帶。以。此。言。告。季。孫。則。季。孫。知。豎。牛。餓。季。孫。命。杜。洩。使。殺。叔。孫。矣。而。不。討。者。利。其。禍。而。已。得。專。也。季。孫。命。杜。洩。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也。按。言。知。其。禮。不。羣。臣。懼。死。不。敢。自。從。也。既。葬。而。行。能。辟。禍。仲。至。自。齊。而。喪。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按。數。語。深。中。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皮。諸。大。庫。之。庭。戎。仲。王。也。魯。城。南。有。大。庫。氏。之。墓。於。其。上。公。孫。氏。已。去。

明云盤詞制
 斷無非就卦
 體卦象卦變
 甘之非有他
 謬巧也
 徐云子占易
 以此法多可
 中夫易以上
 經小用之也
 今并小用莫
 之知可勝歎
 哉

馬云三日不食應餓字尚未說出死字故以不終我足

魁
應傳
情更
爲公
室

讀全備彙

比晉平無恥

讀左補義卷三十五昭公

六

其事是自處於弁髦也。夫誅豎牛南遺葬一士師之力耳。觀昭子即位之始，立豎牛不假餘力而叔帶葬不敗，豎牛孫不敢爭况公以人君而治一二小臣哉。仲尼之贊昭子深為公惜也。獨是山川土田附庸錫之天子，世守勿墜。何至昭公為季孫所驅而不恤，穆子表表人物何至為豎牛顛倒而不之知。豎牛也因叙叔鉏詞隱然與後進譏遙相映照。夫乃知豎牛之入夢即鸚鵡之來巢也。前篇豎牛斃叔孫未嘗明著季氏知之，故此篇特筆點出仲叔帶告季孫葬鮮之辭，以見豎牛之作亂季孫知之且季孫授意也。又點出南遺云叔孫厚季氏薄以見仲王之殺季孫叔之也。叔孫之邑豎牛何敢取以予人，知牛與季一氣也是一父二子皆死於季孫之手。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去北而事仇，雖足以敘其身而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遊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蕘氏。屈氏晉侯送女於鄭，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邱，傳言楚強諸侯畏其使，云凡於天子則諸侯皆行公不自送，禮父母送女不下堂。今晉侯親送女至邢邱是楚也。公如晉往見而自如勞至于贈賄去有贈賄無失禮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夫不能取也，有子家駒，此公直弗能用也，好太園之豎。」

昭公及趙氏
昭公分三股
昭公才圖之始
昭公才圖之始
昭公才圖之始

讀左補義卷三十五昭公

七

陵唐小國，謂伐晉，利人之難。謂往年晉不知其私，有私難。室四分民食於他，按謂三家也。民食思莫在公，不圖其終。公謀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始者，民而屑屑焉習儀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叔齊以此歸諫。

昭公衆世守之人民土地讓之三家而不之省。方習儀是急，講求於俯仰罄折之文，亦未嘗思朝覲述職一見天子，不過為朝見頒鄰之用，而抑知是儀也。非禮也，燕于集於高厦，不知火之將及已，是其亟亟積求而實他務於未遑者，乃破家亡國之繁文而送之人於乾侯者也。叔侯之言似也，然公之智惟不用子家駒耳，其餘三事皆季孫為之。公焉得而禁之哉。如叔侯欲晉君薄公使公不重於晉，此全為季孫謀小人之意也。如為晉侯亦失政，故以公為諷，則猶君子之心也。然明年季孫如晉拜莒田，蒯徹遂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叔侯何不曰：「是儀也，非禮也，取耶。」取耶不奉君命，是無君也。四分公室，是竊國也。乃敢於斥昭公而不敢斥季孫者，蓋以平公昭公之類也。六卿季孫之類也。忤平可無害也，忤六卿則其禍立至也。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地名。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日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晉幣帛，慎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恩終，終無不復，復行也。而不失儀敬而不。」

失威道之以刑辭奉之以舊法考而先王度之以二端... 夫大夫莫對遂啓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 亦大夫莫對遂啓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 亦大夫莫對遂啓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

叔向叔子羽... 羊舌四族皆晉家也... 叔向叔子羽... 羊舌四族皆晉家也... 叔向叔子羽... 羊舌四族皆晉家也...

孫不獲罪

楚并數倍於楚而君耽逸樂臣盡行私有一叔向而不能

用遂至甘為楚役而不辭傳之所為扼腕也

鄒平虎加齊娶子子尾氏自為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

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產政子子產治鄭之功實由子皮民之主也贊得確當晏子求一

子皮不可得故不能有為於齊或云以諷桓子不知桓子

方欲纂齊何能用善

夏莒牟夷以年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

地故書以名其莒人愬于晉想魯受晉侯欲止公晉凡七見

止者及切不至若五惟此年善於往來微范獻言又不免辱矣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

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

乃不可乎請歸之聞也而以師討焉乃歸公蘇氏古史者

孫於大戮至昭公之立疆苗田取鄭又納其叛邑公幾被

止范獻為公解免非為公也為宿愛邑地也早與宿心契

矣公方至而叔弓又敗莒師奉季之命而不忘公皆恃晉

臣之庇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稊麻之役役在楚

三立業

臣云若王不

伯克與而法

主腦

周區

加一倍法

俞云收案

不卜言常一

楚師從之及

以厥由歸楚

楚三路之師

吉乎便從卜

于瑣楚地按今江南霍邱縣聞吳師出遂啓疆帥師從之

也遠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鵲岸今江南霍邱縣楚子以

師至於羅洧羅洧水名吳子使其弟蹇由崎師崎師蹇人

執之將以繫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

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目余亟使人鳩師請行以觀王

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如龜兆告吉曰克

可知也宋其其事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解怠而忘

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焉盛怒虐執使臣將以繫鼓

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備其可以息師之師

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蒙軍

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地共何事

讀左補義卷三十五

挾。出。其。致。敗。之。由。而。使。之。失。驚。殺。則。吉。不。殺。不。吉。知。楚。必。
 殺。故。卜。以。吉。告。也。既。據。理。斷。又。引。事。證。之。城。濮。吉。兆。應。却。
 在。郊。隱。臨。前。師。之。敗。繼。此。可。以。取。勝。何。必。遷。怒。使。臣。然。却。
 不。露。圭。角。偏。說。此。行。吳。庸。有。報。楚。之。志。厥。由。如。殺。則。必。如。
 郊。之。報。城。濮。也。或。以。爲。暗。指。晉。人。楚。虔。至。此。氣。餒。矣。篇。中。
 純。用。反。射。法。若。仰。面。丐。命。涕。泗。橫。流。其。於。曩。鼓。豈。顧。問。哉。
 唐。云。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故。扼。定。使。臣。二。字。愚。云。吳。以。弟。
 簡。師。豈。甚。愛。其。弟。殺。之。只。一。匹。夫。故。特。點。一。人。二。字。結。出。
 吳。以。有。備。而。楚。無。功。楚。鑒。前。失。而。使。待。命。以。見。厥。由。之。言。
 深。中。當。日。軍。機。也。

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景公卒、故也、終五稔
 晉景公卒、故也、終五稔

三



ZW 21181888541811